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肆輯・叁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肆輯・叁册目錄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解不分卷 〔清〕楊鍾泰撰 一
尚書因文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武士選撰 一五一
讀尚書日記不分卷 〔清〕余宏淦撰 二四七
經笥質疑書義原古二卷 〔清〕張瓚昭撰 二七三
禹貢錐指節要一卷 〔清〕汪彥石輯 三〇五
禹貢山水詩九卷 〔清〕崔启晦撰 三二三
禹貢釋詁一卷附文集摘刻一卷 〔清〕孫喬年撰 三六九
禹貢今釋二卷 〔清〕芮日松撰 三九一

禹貢正詮四卷 〔清〕姚彥渠撰 四二五

禹貢古今注通釋六卷 〔清〕侯楨撰 四六七

禹貢章句四卷末一卷 〔清〕譚澐撰 五四九

禹貢滙解六卷首一卷 〔清〕洪兆雲撰 六二一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二卷 〔清〕皮錫瑞撰 七三五

〔清〕楊鍾泰撰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解不分卷

清道光十八年載德堂刻本

道光戊戌年栞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解

載德堂藏板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解序

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吳州盧曰二十八篇伏生口授晁錯意讀其

間闕誤固多然不害其為古書也漢魏數千年來解經者輩出經愈明而經亦愈晦即如尚書二字禮記經解云疏通知遠書教也未嘗云尚書左傳國語及戰國諸子書凡引書或曰夏書或曰商書周書亦皆無尚書之

名其稱為尚書者言伏生始孔安國所謂伏生口授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是也而王肅乃謂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則以上為君矣鄭康成云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則以尚為天矣康成又據緯

璿璣鈐之說謂孔子尊而命之曰尚書則又以尚書為孔子所加矣說經至此穿鑿已極然則實盦先生此篇之不可以不作也　實盦以辛酉孝廉屢困春闈丁丑大挑一等籤掣北河顧其志不屑小就顧以其學開導

後進兩司長邑鐸於課士之外垂簾著書經史子多所發明此其一班也余聞而慕之久矣道光丙戌春始獲晤面一見恨晚嗣是詩酒唱和時相過從因出此篇以示余竊以六體十例三科七觀之道後學習焉不察即

間有一二稽古儒生而摭拾既浮折衷鮮當得此篇以正之是真能表聖賢之心跡彙眾說之精粹為後學之津梁不亦快哉目之曰尚書仍伏生所定之名也標之曰今文以孔壁所藏古文出之稍後也定之曰二十八

篇刪秦摺偽書而從其原本非
取象於二十八宿之謂也昔人
謂杜預為左氏功臣林西仲又
為杜預功臣然則伏生為尚書
功臣實盦又為伏生功臣矣
其急梓之以公同好是為序
道光九年歲次己丑孟夏月上
澣書亭程題雁書於長山官廨
之觀我堂

闔學公栞

校字門人

李敬熺 仲曜	王蓁吉 六謙	石炳南 伯芬
劉夢周 石齋	李敬涑 勉實	李敬潞 彥齋
李敬灝 若梁	劉　澐 鍊堂	王　煜 旭村
王　炘 崑山	王　焜 耀亭	李肇晉 接三
王錫齡 與九	趙景西 宏齋	王經星 曜垣
石孔涵 虛谷	賈漢南 渭川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目錄

虞書

堯典

皐陶謨

夏書

禹貢

甘誓

商書

湯誓

盤庚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尚書今文二十八篇乃伏生口授鼂錯以隸寫者每篇各順經文添設虛字解作俗語期於易曉而後已其添設之字用圓識別其非俗語所能通者則更爲解說用方識別除方與圓悉仍經文非剏格也朱子教人解易之法曰只添虛字迎過意來泰嘗苦今文難讀竊取其法以讀是經讀之既久文章從口義理愜心佶屈聱牙若無有焉因臆聖人先得人心之所同其所爲言爲人

人所不能言未嘗非人人所欲言其所爲行爲人人所
不能行未嘗非人人所欲行從千載下尙論古人則處
局外者心自無私以無私之心求合往哲此心此理當
無不同故其記言記動垂在簡策者皆可以意逆也何
事守後儒糟粕信傳以疑經哉今文出自伏生口授訛
文錯簡理固應有然自漢世以來相傳如此生古人後
不見全經拾殘補闕以就己意雖博極徵引而岐中有
岐非得聖人復起手訂而面命之誰能信所徵之不又
誤乎是以固守經文不辭膠滯順文考義因義敷辭雖
極奧義必合時語古今語言有不相同此訓詁之所由

來也苟能通俗不敢株守先儒緒餘亦無專從期得於
心無畔乎經而已至於古文之僞才老發其端朱子暢
厥旨草廬益以詳延及我
朝經學昌明諸儒疏通愈證愈明存而不論二十五篇具在
文從字順無庸更解司馬文正公有言經猶的也一人
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雖不能中抑亦欲張
弓屬矢擬觀德於矍相之圃當亦古人所不禁歟招遠
楊鍾泰學

尙書今文二十八篇解

招遠楊鍾泰

堯典

堯典一篇夏史臣追述堯舜治天下之事也典冊在几
上尊閣之也謂存治天下之道於冊而尊之以爲法也
篇首有帝堯字因摘堯字冠於典上以名篇篇內紀言
紀事悉夏史追述之語故以曰若稽古起之曰者史官
發語詞若順也稽考也夏史臣曰由今若順而上稽考
古之帝堯堯名堯舜禹皆名下云有鰥在下曰虞舜帝
曰咨禹知堯亦名也自古謂之曰放勳放大也勳功也

廟諱敬避下同

是古稱堯之詞後遂稱之爲堯號故孟子曰放勳乃殂落
又曰放勳曰其爲人也欽敬明哲文章外著而睿思內
涵安安然無爲皃其恭也允乎其恭也其讓也眞克讓
者也其光被於四表猶言四極格至于上天下地克明
俊德俊猶美也以親其九族九族既親睦矣以平章於
百姓平讀爲辨辨治也章明也百姓謂百官百姓既
昭著而明顯矣謂各事其事各盡其職以協和於萬邦
萬邦黎民於美矣哉皆變化於善而其時雍和也乃命
羲氏和氏案尙書大傳有羲伯和伯茲所命者是其伯
也元金仁山謂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厤法

敬避

無所統矣盖伯在國都中以主厤象四子則分遣之測
驗於四極之地命之以欽敬若順乎昊天以厤數書象
日月星辰以知天時以敬授人時分命羲氏之仲使宅
居於嵎夷其所居之地曰暘谷孔傳東表之地稱嵎夷
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嵎夷暘谷一也馬云嵎海
隅也夷萊夷也宋薛氏季宣云在今登州齊乘以寍海
州爲嵎夷後漢書以東夷爲嵎夷近胡朏明云當在朝
鮮以寅賓乎出日賓讀爲儐謂敬迎出日如儐接然平
治秩序東作之事春主東方故春事曰東作此時之日
永短適中昏中星惟鳥鄭注鶉火之方以殷仲春之時

殷正也時至仲春厥民則析析而東作鳥獸則孳尾孔
傳乳化曰孳交接曰尾申命羲氏之叔命其仲又命其
叔曰申命也使宅居於南交宋林氏之奇曰南交即交
趾地理今釋今安南國今文尚書有曰明都三字鄭注
不言曰明都三字者摩滅也以平治秩序南訛之事夏
主南方故夏事曰南訛訛化也物盛而化史記作南爲
正義譌于僞反索隱云爲依字讀春言東作夏言南爲
皆是耕作營爲勸農之事近惠定宇云訛與譌古字相
通詩或寢或訛韓詩作譌說文引詩民之譌言今詩作
訛訛動也索隱作爲者古僞字皆省作爲索隱是也使

廟諱敬避下同

敬以致力於其事此時之日極於永長昏中星惟火鄭
注大火之屬以正仲夏之時時至仲夏厥民則因因春
事而加增鳥獸則毛稀而革見分命和氏之仲使宅居
於西方鄭注西者隴西西縣之八充山史記注引作兌
山地理今釋西朔方皆非地名西之不可爲西縣猶朔
方不可爲朔方郡皆不得專指一處黃度尚書云禹貢
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於職方故稱
西以見境域不止此也朔則北限沙漠荒茫攸遠山川
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爲大界其所居之地曰昧谷孔傳
昧冥也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宋王伯厚困學

紀聞謂虞翻云當爲柳谷魏明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
涌寶石負圖卽其地也近閻伯詩云隋地理志張掖郡
張掖縣注曰有大柳谷今爲甘州以寅餞而納日謂敬
以餞日而納入之平治秩序西成之事秋主西方萬物
至秋而成故曰西成此時之宵永短適中昏中星惟虛
鄭注玄武中虛宿以殷仲秋之時時至仲秋厥民則夷
孔傳夷平也蔡氏集傳暑退而人氣平鳥獸則毛落更
生毨好也毨鮮好也說文毨仲秋鳥獸毛盛可選取以
爲器用讀若選申命和氏之叔使宅居於朔方其地曰
幽都孔傳北稱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

則南稱朔從可知也都謂所聚也元朱氏祖義曰幽都
即幽州史記黃帝之地北至幽陵案朔藴也故李巡曰
萬物盡於北方藴而復生以平治在察朔方變易之事
冬主北方一歲之事至冬冬而盡與春變易故曰朔易此
時之日極於短昏中星惟昴鄭注昴白虎中宿宋王伯
厚云日右轉星左轉約八十年差一度故沈存中云堯
典日短星昴今日短星東壁近程易田謂巴藐之云堯
典中星盖就一方七宿之處其中者而言何承天云堯
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則以正仲冬當在胃五度今曰日
短星昴非以昴爲西陸七宿之中歟案虛昴處西陸北

陸之中南陸七宿處中者房房謂大辰亦曰大火得曰
星火東陸七宿之中則星也曰星鳥似謂張翼則非七
宿之中矣鄭注亦非盡舉中宿而言以正仲冬之時時
至仲冬厥民則隩隩室之深處民入室深處也鳥獸則
氄毛氄毛之細而暖者帝曰咨汝羲氏暨和氏凡朞歲
之中統計得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四時十二月此
非置閏則四時不定歲將不成汝等其以閏月定四時
使無差以成歲史記堯紀定作正宋晁氏以道謂唐開元方
誤作定閻百詩云開元當作天寶則允信釐正乎百工
而庶績咸熙矣釐正也熙和也百工不止百官凡作事

廟諱敬避下同

皆謂之工歲成則百事正而庶績和庶績衆功也帝曰
疇疇字句誰也呼衆臣而問也咨咨字句歎聲呼而又
歎見其難也有能若順此時以爲治可登此帝位有庸
者乎庸功也放齊臣名曰帝之胄嗣子朱開啟明哲可
登庸帝曰吁歎聲嚚不忠信訟多辨爭可乎言不可帝
曰疇咨有能若順予之采者乎采事也驩兜臣名曰都
歎美詞共工可今方鳩聚衆工以僝布功謂方鳩工治
水僝字之訓於古無聞史記作旁聚布功則訓僝爲布
馬注具也與傳訓見者俱布意帝曰吁其爲人也靜則
能言庸之則違其象則似恭矣不觀其治水乎實使水

勢滔漫於天此時盖以共工治水帝曰咨四岳主四方
山岳者盖四人鄭注以二仲二叔爲四岳湯湯然洪水
方割害民蕩蕩乎懷山懷抱也襄陵襄駕也浩浩乎其
勢將滔漫乎天下民其皆咨嗟有能俾之乂治者乎僉
曰四岳同對於歎美詞鯀其可哉帝曰吁咈哉咈逆也
謂不然也其爲人也方命圮族方命謂不用命物圓則
行方則止故不用命謂方命圮敗也謂敗其族類岳曰
前僉曰是四岳同對此岳曰是一人復進也其才實异
哉异異通列子何以异哉說文舉也爲試之可乃已耳
帝戒之曰往宜欽哉鯀往治水九載績功用弗能成帝

曰咨四岳朕在位巳七十載孔傳堯年十六以唐侯升
爲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汝能庸朕之命其
巽朕位於汝乎巽遜通岳曰否德猶云不德忝辱帝位
曰汝當明明然揚舉側陋中之有德者側陋微賤者所
居之處師錫帝曰師衆也錫予也帝不知而告之猶予
也故曰錫有鰥者在下曰虞舜下云嬪于虞虞是地名
舜所居也故曰虞舜後遂以虞爲有天下之號晉皇甫
謐曰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案虞當在今山西蒲
州帝不待其言之畢急問曰俞猶是也予亦聞之矣其
人如何乎岳曰瞽之子其父頑不則德義之經其母嚚

不道忠信之言其弟曰象傲傲狠舜則克諧之以孝以
孝和其父母弟烝烝然日進於乂治使不格至於姦惡
帝曰我其試之哉馬鄭王三家本俱無帝曰二字我其
試哉四岳言也鄭注試以爲臣之事帝於是女于時舜
時是也指舜女讀去聲以觀厥刑于二女觀其閨門之
化也刑如詩曰刑于寡妻之刑法也釐正其事降下二
女于嬀汭水北曰汭嬀水之汭舜所居處地理今釋嬀
汭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界案水經云歷山有舜井嬀
水出焉北曰汭水史記正義引地記云河東青山東山
中有二泉南流爲嬀水北流爲汭水今考山西平陽蒲

州南有嬀汭二水皆注大河與水經地記二書合蓋汭
本訓北訓內又爲小水入大水之名後人見嬀水北有
小水入嬀遂蒙堯典文而加之名耳使作嬪于虞帝戒
二女曰欽哉梅賾所上古文斷此以上爲堯典於是帝
使舜愼徽乎五典五倫典常謹愼乎五常使皆徽美也
五典則克從從順也納之于百揆以揆度百事百揆則
時叙賓之于四門蓋使舜主四方賓客鄭注賓讀爲儐
舜爲上儐以迎諸侯惠定宇云賓古文儐四門卽明堂
位東門南門西門北門也四門之人則穆穆然敬謂秩
化也故曰無凶人納之于大麓蓋使巡行山川將以治

水山足曰麓遇烈風雷雨而舜弗迷自愼徽至此蓋由
觀刑而漸次以試舜也文自筋脈相接而姚方興乃增
多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別爲舜典何哉帝曰
格汝舜格來也呼之使近詢爾以事考爾之言乃所言
者厎可爲績厎致也今三載矣汝其陟此帝位舜讓于
有德者而弗敢嗣於正月上日孔傳朔日舜受堯之終
于文祖之廟受終謂堯終其事而舜受之所謂堯老而
舜攝也孔傳文祖堯文德之始祖馬云文祖天也天爲
文萬物之祖鄭云文祖者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在察也璿玉類璣器名馬云渾天

儀可旋轉故曰璣孔疏璣爲轉運衡爲橫簫謂以璿璣
玉衡察日月五星七者以齊其政也鄭注七政謂春秋
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人道盡而萬事順成
惠定宇謂羲和主天地仲叔主四時皆爲授民事而設
即七政也於是肆類祭于上帝肆大也孔傳遂也禋祭
于六宗孔傳宗尊也所尊者有六四時也寒暑也日也
月也星也水旱也案六宗伏生大傳謂天地春夏秋冬
歐陽大小夏侯皆云所祭者六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
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宗賈
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辰地宗三河海岱馬融以爲天

地四時鄭康成以爲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
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惠定宇以受終文
祖爲至明堂施政云明堂有六天其天子覲諸侯則有
六宗六宗即六天之神又謂之方明虞禮六宗而覲四
岳羣牧周祀方明而覲公侯伯子男其制一也六天者
昊天上帝與五帝之神爲六上帝雖與五帝爲六其祀
之則仍有別蓋上帝又爲五帝之主宰故也望祭于山
川徧祭于羣神徧周徧也無不祭也非祭名輯五等諸
侯之瑞瑞諸侯所執之玉也輯盖修治之既盡此正月
乃日覲四岳之臣與羣爲牧者以班次給其瑞于羣后

此瑞即上文所謂輯五瑞者歲五年巡守之歲二月東
巡守至于岱宗孔傳泰山地理今釋在今山東泰安州
北五里柴孔傳謂燔柴祭天告至范甯注祭山曰燔柴
望而以秩序祭于東方山川祭泰山之後凡東方山川
悉按大小以次序望而祭之肆覲東方羣后協其時月
正其日同其律度量衡等器修其五等諸后朝覲之禮
五玉五等諸后所執之玉三帛帛有三等鄭云高陽氏
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二生
生禽二一死死禽一以爲朝覲之贄悉如乎其五器五
器五瑞也贄各視乎其器以爲輕重既卒事乃復歸國

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孔傳衡山地理今釋在今湖廣
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接衡陽縣及長沙府界亦
如岱宗一切之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孔傳華山地
理今釋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如初巡守之
禮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孔傳恒山地理今釋在
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接直隸真定府界如
西巡守之禮歸格于藝祖用特牲格如神保是格之格
謂神格也孔傳藝文也馬王俱云禰也五載之中一巡
守羣后四入京師朝皆敷陳奏進以其言而明試之以
其功其有功者則用車服以庸之賞功曰庸肇始分爲

十有二州孔傳謂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
始置十二州則十二州者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并幽
營也愚意堯之時四岳主四方無所謂九州也舜始分
四方爲十二州禹治水乃定爲九州耳封其十有二州
之山並濬其川象天下以有典之刑謂著之爲典使人
象之如後世之律以放流輕宥五刑之罪謂五刑之當
輕者或流之或宥之五刑當是於五典有犯失者刑之
故刑亦曰五堯舜時未必有如呂刑之所謂五刑也范
蜀公正書曰舜之五刑流也官也教也贖也賊也流宥
五刑者舜制五流以宥三苗之劓刵椓宮大辟也以鞭

作官刑官刑謂在官者得自刑其下非國刑故曰官刑
以扑作教刑教刑學校之刑如周禮夏楚以金作贖刑
定爲何等罪得贖須如干金其爲青災歟青謂無心之
過災謂被人牽連則肆而赦之肆如春秋肆大青之肆
大赦也謂不須贖怙終歟怙謂有所恃終謂不肯改則
賊而刑之戒之曰欽哉欽哉惟用刑之宜恤哉一刑不
可復贖故宜恤流共工于幽洲共工即象恭滔天者幽
洲孔傳謂北裔閻伯詩云括地志故龔城在檀州燕樂
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于幽洲居此城今鎮遠軍密
雲縣也放驩兜于崇山驩兜即薦共工者崇山孔傳謂

南裔地理今釋在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竄三苗
于三危三苗即苗民孔傳謂國名縉雲氏之後竄逐之
使遠也三危孔傳謂西裔地理今釋在今陝西嘉峪關
外廢沙州衛界非禹貢三危殛鯀于羽山鯀禹父即九
載績用弗成者羽山孔傳謂東裔在海中地理今釋在
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近南一百里接郯城縣及江南淮
安府海州贛榆縣界胡朏明云今登州府蓬萊縣東五
十里有羽山即殛鯀處禹貢之羽山在徐域堯典之羽
山在青域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從不敢爲惡二十有八
載舜攝位二十八載帝乃殂落殂而落謂死也百姓如

喪考妣三載百姓百官百官服喪三年四海皆遏絕密
閉八音不用於三年喪畢之月正元日舜乃格于文祖
之廟而即帝位詢于四岳闢四方進賢之門明四方之
目達四方之聰視聽用人悉與四方共之惠定宇謂格
文祖舜至明堂命官也四門即明堂四門咨於十有二
州之牧戒之曰民食之宜重哉惟當敬授以時也柔遠
者能邇者惇厚有德者允信元善之人而難乎任人謂
以任人爲難任孔傳訓佞蔡傳謂古文作壬則謂難之
使不得進也則蠻夷且率從而來服矣舜曰以舜曰別
之以下帝曰悉爲舜言矣咨四岳有能奮發其功庸以

熙和帝堯之載者乎載事也使宅居此百揆之職以揆
度百事亮明其采采事也惠此疇類僉曰答四岳每答
以僉曰知四岳非一人伯禹方作司空者可帝曰俞是
也咨禹汝其平水土惟時宜懋勉哉是時事莫大於治
水水土平而後百事興故即以平水土爲百揆禹聞命
拜而稽首至地讓于稷契暨皋陶帝不允其讓曰俞汝
之讓此三人是也但各有其事汝其往哉帝曰棄黎民
方阻厄於飢汝其后此稷官后者君也君爲國之主主
此官有君道故曰后播布其時於民以種殖百穀鄭注
時讀曰蒔帝曰契百姓之不相親以五品之不遜也汝

其作司徒以敬敷陳五倫之教於百姓在寬以待之帝
曰皋陶蠻夷猾亂於中夏爲寇爲賊爲姦爲宄在內曰
姦在外曰宄汝其作士以五刑治之五刑各有所宜服
得何罪宜服何刑五刑之服則有三就鄭注原野也市
朝也甸師氏也五刑當宥而爲五流亦各有其宅居之
地犯何罪宜居何地五流之宅則有三居鄭注若周之
夷服鎮服蕃服惟明方克允當也案三就三居蓋謂服
流之中臨時酌宜有三等用法耳故惟明方克允當也
至何者爲三經無明文難可臆定稷契皋陶是帝特簡
故不允禹之讓而直命之不須問也帝曰疇能若順予

之工者乎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其共工共供也謂
供其職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其
諧此三人者使佐汝帝曰疇其若順予之上下草木鳥
獸者乎僉曰馬鄭王三家並作禹曰益哉帝曰俞咨益
汝其作朕虞官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
汝其諧此四人者使佐汝帝曰咨四岳有能典主朕之
三禮者乎孔傳天地人之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
其作秩序宗廟之官夙夜惟當寅敬直哉惟宜清潔其
心祀神無謟故曰直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宜
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樂主教教諸胄胄子使之直而

能溫寬而能栗栗嚴栗也剛而無失之暴虐簡而無失
之傲慢樂必有詩詩所以言其志詩必須歌歌所以永
長其言所謂長言之歌則有聲聲必依乎其永言者所
謂永歎之有聲則有律律所以和其聲聲與律和八音
克諧無有相奪倫理者而神人以和矣夔應之曰於美
矣哉予其用此以擊石拊石以諧八音不惟神人和雖
百獸亦且相率而舞也帝曰龍朕堲惡讒亂之說堲疾
聲近古通說文除也殄絕善行以震動驚懼朕之師衆
命汝作納言之官汝其夙夜出納朕命惟當允信也帝
曰咨汝等二十有二人所命九官與殳斨伯與朱虎熊

羆爲十六加四岳四入止二十人再加十二牧則三十
二人上二字或三字之誤蔡傳以四岳爲一人除殳斨
伯與朱虎熊羆不數適符二十二人之數鄭注十二牧
禹垂益朱虎熊羆伯夷夔龍皆月正元日格于文祖時
所敕命也馬注謂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
美之無所復敕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
牧四岳凡二十二人孔傳同俱未甚確不如闕之爲是
各宜欽哉惟時所命之事原於天雖人之事實天之事
其各盡乃力以亮顯天功哉舜言止此史臣總紀當時
內外各官凡三載一考其功績三考之後黜陟幽明幽

不明者黜之明者陟之黜謂黜其職陟謂升其位庶績
咸皆熙和乃分北三苗不使爲惡於內地孔傳分謂分
其善惡愚意分者分逐之也北古作𠦂即背字背者分
逐使不得居其故地所謂竄也惠定宇云苗本一也分
別流之故有三苗猶三危本一也分三苗居三危之地
亦因分別而名蓋依三居之法離絕之使不得通也又
總紀舜生三十年堯徵而庸之庸用也徵庸而三十年
在臣位攝位二十八載並喪三年合得三十年乃受禪
禪爲天子五十載以陟方乃死陟猶登也方謂方岳陟
方謂巡守也巡守必登方岳故曰陟方蔡傳謂陟方猶

言殂落韓子以陟字絕句謂方乃死所以釋陟爲死皆
非也據經文則舜年百有十歲舜之壽舜之勤悉於陟
方乃死一句見之孔傳謂舜壽百一十二歲則加三年
喪數也經明云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加三年喪並數
殂落之年合得三十年故總云三十在位三十之外又
加二年於經不合鄭康成讀舜生三十爲句謂生三十
年也徵庸二十爲句謂歷試二十年也下三字作二故
云舜年百歲閻伯詩云自朕在位七十載至舜讓于德
弗嗣皆結於三十徵庸一句自正月上日至四海遏密
八音皆結於三十在位一句自月正元日至分北三苗

皆結於五十載陟方乃死一句益悟晚出書强析爲二
之非案堯典一篇首尾完好脉絡分明其爲一篇無疑
篇內並紀堯舜之事獨以堯典名篇者古人文章非如
後世命題作文文既成摘舉篇首之字志別而已此篇
開首有曰若稽古帝堯之語故摘堯字名爲堯典以下
自言舜事而篇首無舜字故不及也非有意也經前題
虞書二字馬融鄭康成王肅別錄皆曰虞夏書康成叙
贊以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爲三科
之倸是虞夏同科以皆成於夏史之手也又案閻伯詩
云蔡氏集傳汝羲暨和一節純用朱子訂傳余因以授

時時憲二厤之理與數補之曰論其理天周之度歲周之日皆三百六十有五而又有餘分自今歲冬至距來歲冬至爲一朞歷三百六十五日而日行一周凡四周積千四百六十則餘一日析而四之則四分之一也經言有六日者舉其成數也自正月朔日至十二月晦日爲一歲得三百五十四日而十二晦朔終焉朱子云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盖一歲有二十四氣假如一月約計三十日則宜十五日交一節氣矣然朞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則不止於三百六十日故必十五日零二時五刻爲一節三十日五時二刻爲兩

節所謂氣盈也月之合朔二十九日半則月不能滿三十日之數積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計之內虛五日零六時三刻是爲朔虛故每歲常六箇月小止得三百五十四日也氣盈於三百六十日之外有二日零三時朔虛於三百六十日之內有五日零六時三刻則一歲之間大約多出十日零八時三歲則多出三十二日有奇所以置閏也三歲而一閏卽以閏月計之亦不須三十二日有奇故置閏之法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論其數天周三百六十五度二十五分七十五秒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而日與天會月一日不及天一十三度三十六分八十七秒五十微積二十九日五十三刻五分九十三秒而月與日會十二會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三十六刻七十一分一十六秒是一歲月行之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爲朔虛合氣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爲一歲閏率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

十九分二十秒十有九歲七閏則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三十二分九十六秒盖不用積年日法而以實得之豈不較勝於訏傳之本正義者哉

堯典古意
案今文尚書出自伏生口授訛文異義理所應有
又漢儒傳經各由師授録爲定本亦難盡一茲解
期達已意豈能强同而古意流傳棄爲可惜姑卽
聞見所及録於各篇之後以備參考如史記所載
時以訓故易經文句讀短長亦隨文勢爲增減似
非原經要不失其爲眞古文之學至於古注之存
馬鄭王散見較多其有一注而彼此互異者則兩
存之其兩人注同者亦並録之釋文之非確指某
作某字者不録

曰若稽古帝堯堯順古道而行之賈逵訓堯謚也翼善
傳聖曰堯馬注稽同也古天也言堯同於天也鄭注
曰放勳放勳堯名馬注
欽明文思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
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馬注敬事節用謂之欽
照臨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
思鄭注
安安尚書考靈耀作晏晏
允恭克讓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鄭注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
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鄭注後
漢書作橫被四表 馮異傳
格于上下說文作假于上下
克明俊德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衛宏訓旨
俊德賢才兼人者鄭注史記作能明馴德 五帝紀
以親九族九族旣睦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注
鄭注睦親也鄭注九族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凡九
皆同姓詩疏引古尚書說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
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書疏引尚書緯夏侯歐陽說
平章百姓辨別也章明也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鄭注

史記作便章百姓 五帝紀 漢書作辯章百姓 劉愷傳
尚書大傳作辯章百姓汗簡云古文尚書平章字作
釆玉篇同
協和萬邦史記作合和萬國 五帝紀
黎民於變時雍漢書作黎民於蕃時雍 成帝紀
乃命羲和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馬注
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犁爲火正司地堯育重
犁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
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鄭注論衡
作乃命曦和

欽若昊天史記作敬順昊天五帝紀漢書同藝文志
厤象日月星辰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鄭注
史記作數法日月星辰五帝紀漢書作歷象日月星
辰律厤志藝文志
敬授人時史記作敬授民時五帝紀
宅嵎夷嵎海嵎也夷萊夷也馬注史記作居郁夷五帝
紀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釋文尚書
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說文作堣夷
曰暘谷暘谷海嵎夷之地名馬注史記索隱暘谷本作
湯谷五帝紀

寅賓出日賓從也馬注春分朝日鄭注史記作敬道日
出五帝紀
平秩東作釋文平馬本作苹云使也史記作便程東作
五帝紀索隱引尚書大傳作辯秩東作周禮注作辯
秩東作說文作平豑東作
日中星鳥日中宵中晝夜各五十刻馬注日中宵中者
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星鳥鶉火之方鄭注
以殷仲春殷中也馬注鄭注
鳥獸孳尾史記作鳥獸字微五帝紀汗簡云古文尚書
字作孳

宅南郊不言曰明都三字者摩滅也鄭注夏無明都避
敬致然飢幽足見明闕文相避王注史記作居南交
五帝紀
平秩南訛史記作便程南爲五帝紀漢書作南僞王莽
傳尚書大傳作辯秩南譌羣經音辨作平秩南僞
日永星火日長晝漏六十刻馬注日長者日見之漏五
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星火大火之屬鄭注
鳥獸希革夏時鳥獸毛疏皮見鄭注
宅西曰昧谷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鄭注史記
作居西土曰昧谷集解徐廣曰一作柳谷五帝紀周

禮注作度西曰柳穀尚書大傳作度西曰柳穀注五
色聚爲柳尚書正義夏侯等書作柳谷
寅餞納日餞滅也馬注淺在演切馬音秋分夕日鄭注
史記作敬道日入五帝紀尚書大傳作寅餞入日羣
經音辨作寅淺內日
宵中星虛立武中虛宿鄭注史記作夜中星虛五帝紀
以殷仲秋史記作以正中秋五帝紀
平秩西成史記作便程西成五帝紀尚書大傳作辯秩
西成
鳥獸毛毨毨理也毛更生整理鄭注周禮注作鳥獸毨

毴

宅朔方史記作居北方 五帝紀

平在朔易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王注史記作便程伏物 五帝紀 尚書大傳作辯在朔易

日短星昴晝漏四十刻馬注四十五刻昴白虎中宿也鄭注

厥民隩隩煖也馬注奥内也鄭注史記作其民燠 五帝紀

鳥獸氄毛氄温柔皃馬注說文作鳥獸䩛髦 毛部 鳥獸褎毛 毳部 汗簡引尚書作㲝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朞四時四分度之一又入六日之内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王注史記作歲三百六十六日 五帝紀 漢書作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律麻志 說文作稘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唐石經篆傳朞俱作期

以閏月定四時以閏月推四時使啟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麻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鄭注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王注史記作以閏月正四時 五帝紀

允釐百工史記作信飭百官 五帝紀 漢書作允釐百官

律麻志

庶績咸熙史記作衆功皆興 五帝紀 漢書作衆功皆美 律麻志

疇咨若時登庸史記作誰可順此事 五帝紀

胤子朱啟明胤嗣也馬注史記作嗣子丹朱開明 五帝紀

嚚訟可乎馬本作嚚庸可乎史記作頑凶可乎 五帝紀

若予采采官也馬注

共工水官名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薦舉鄭注

驩兜古文尚書作鴅吺

方鳩僝功僝具也馬注史記作旁聚布功 五帝紀 說文作旁逑孱功 走部 方鳩僝功 人部

靜言庸違漢書作靖言庸違 王尊傳 三國志作靖譖庸回 陸抗傳 論衡作靖言庸回

象恭滔天史記作似恭漫天 五帝紀 漢書作象龔滔天 王尊傳

咨四岳堯旣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羲和之子死分四岳爲八伯八伯皆王官唯驩兜共工放齊敫四人而

已餘四人無文可知鄭注史記作㗖四岳　五帝紀
懷山襄陵漢書作褱山襄陵　地理志
下民其咨史記作下民其憂　五帝紀
有能俾乂史記作有能使治者　五帝紀　說文作有能俾
嬖
僉曰於於者烏聲鄭注
鯀哉鯀臣名禹父馬注國語作鮌　附　鯀字㷍見史記夏
本紀索隱
方命圮族方放也馬注史記作負命毀族　五帝紀　漢書
作放命圮族　傳喜傳王商傳　羣經音辨作匚命圮族

試可乃已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王注
九載績用弗成史記作九歲功用不成　五帝紀　後漢書
作績用不成　張衡傳
朕在位七十載朕我也馬注
巽朕位巽讓也馬注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
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鄭注史記作踐朕
位　五帝紀
否德忝帝位史記作鄙德忝帝位　五帝紀
師錫帝曰師諸侯之師鄭注
有鰥在下史記作有矜在民間　五帝紀

曰虞舜虞氏舜謚也馬注舜名鄭注虞地名也王注
克諧以孝史記作能和以孝　五帝紀
烝烝乂不格姦史記作烝烝治不至姦　五帝紀
帝曰我其試哉馬鄭王本皆無帝曰試以爲臣之事鄭
注試之以官王注
釐降二女于媯汭媯水之曲水所入曰汭馬注媯汭虞
地名王注史記作舜飭下二女於媯汭　五帝紀
愼徽五典徽善也馬注徽美王注五典五教也蓋試以
司徒之職鄭注史記作愼和五典　五帝紀
五典克從史記作五典能從　五帝紀

百揆時叙史記作百官時序　五帝紀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賓讀爲儐舜爲上儐以迎諸侯鄭
注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
德也馬注
納于大麓麓山足也馬注鄭注麓錄也王注論衡作入
于大麓
烈風雷雨弗迷堯得舜任之事無不統王注史記作暴
風雷雨弗迷　五帝紀　漢書作不迷　王莽傳　論衡同
乃言底可績底定也馬注致也王注史記作女言致可
績　夏本紀

三載賓四門之後三年也鄭注
汝陟帝位史記作女登帝位 五帝紀
舜讓于德弗嗣史記作不懌徐廣曰今文作不怡 五帝紀
典引作不台
正月上日上日朔日也馬注
受終于文祖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馬注文祖者
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鄭注文祖廟名王注
詢于四岳史記作謀于四嶽 五帝紀
在璿璣玉衡璿美玉也機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
中橫筩以璿爲機以玉爲衡盖貴天象也馬注其轉

運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鄭注璿爲衡
機者轉也衡者平也若今渾天儀王者所以正天文
之器范甯注尚書大傳作在琁機玉衡
以齊七政七政者北斗七星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
第二曰主月法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
謂填星也第五曰伐木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
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
政馬注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機衡視其行度以觀
天意鄭注
肆類于上帝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夏侯歐陽說非
時祭天謂之類古尚書說上帝大乙神在紫微宮天
之最尊者馬注禮祭上帝於圜丘鄭注肆緩也上帝
天也王注說文作䋣類于上帝
禋于六宗六宗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在六
者之間助陰陽變化歐陽夏侯說謂日宗月宗星宗
岱宗海宗河宗賈逵訓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
三地宗三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
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
祀周禮疏引古尚書說精意以享謂之禋六宗爲日
月星辰泰山河海馬注天地春夏秋冬馬注禋之言

煙鄭注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
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禋柴祀也王注四時
寒暑日月星水旱也王注尚書大傳注煙祭也字當
爲禋
徧于羣神史記作辯于羣神 五帝紀
輯五瑞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
將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馬注輯合王注
史記作揖五瑞 五帝紀 漢書同注揖與輯同 郊祀志
覲四岳羣牧史記作見四嶽諸牧 五帝紀 漢書同 郊祀
志

歲二月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馬注建卯之月鄭注
至于岱宗岱宗者東嶽名也鄭注
柴望秩于山川柴祭時積柴加牲其上而燔之馬注柴者考績燎也遍以尊卑次秩祭之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矣秩次也鄭注祭山曰燔柴范甯注說文作祡
肆覲東后東后謂東方之諸侯也鄭注史記作遂見東方君長 五帝紀 漢書作遂見東后 郊祀志
協時月正日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鈌誤鄭注其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巡守而合正之鄭注

史記作合時月正日 五帝紀 漢書同 郊祀志 後漢書作叶時月正日 律厤志
同律度量衡律法也馬注律音律陰呂陽律也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鄭注稱旨衡鄭注同齊也律六律也王注
修五禮吉凶軍賓嘉馬注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鄭注
五玉執之曰瑞陳之曰玉鄭注五等諸侯之瑞圭璧也范甯注
三帛三孤所執馬注帛所以薦玉也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受瑞玉者以帛受之周禮改之爲繅鄭注
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范甯注史記作二牲 封禪書 漢書作二牲 郊祀志 風俗通同
一死雉士所執馬注
贄贄之言至所執以自至也鄭注總謂上所執之以爲贄范甯注
如五器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馬注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未聞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雁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如乃箇切鄭注

卒乃復復歸也鄭注
如西禮馬本作如初
歸格于藝祖藝禰也馬注王注藝祖文祖猶周之明堂鄭注史記作歸至于祖禰廟 五帝紀 尚書大傳作歸假於禰祖
用特每歸用特鄭注
五載一巡守史記作五歲一巡狩 五帝紀
羣后四朝四朝四面朝於方岳之下馬注王注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分來朝於京師歲徧鄭注

敷奏以言史記作徧告以言 五帝紀 漢書作傅納以言 文帝紀成帝紀

車服以庸春秋繁露作轝服有庸

肇十有二州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北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馬注尚書大傳作兆十有二州

濬川更爲之定界濬水害馬注史記作央川 五帝紀

象以典刑言咎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馬注

流宥五刑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惷愚

堯典古意 十三

馬注其輕者或流放之四罪是也鄭注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王注

鞭作官刑爲辨治官事者爲刑馬注

扑作教刑爲教官爲刑鄭注

金作贖刑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馬注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九刑鄭注

眚災肆赦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鄭注史記作眚烖過赦 五帝紀

怙終賊刑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鄭注

惟刑之恤哉史記作惟刑之靜哉集解徐廣曰今文作惟刑之謐哉 五帝紀

流共工于幽洲幽州北裔馬注孟子作幽州

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南裔馬注

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三危西裔馬注史記作遷三苗 五帝紀 說文作𢿟三苗

殛鯀于羽山殛誅也羽山東裔馬注禹治水旣畢乃流四凶鄭注

帝乃殂落說文作放勳乃殂落容齋隨筆云說文引爲

堯典古意 十四

勛乃殂

遏密八音春秋繁露作閼密八音

月正元日月正元日猶言正月上日變文耳夏而上皆寅正王注

舜格于文祖史記作舜乃至于文祖 五帝紀

闢四門卿士之職使爲已出政教於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注史記作辟四門 五帝紀 說文作闢四門

達四聰後漢書作開四聰 郅壽傳

柔遠能邇能安遠者先能安近王注
惇德允元史記作厚德允元 五帝紀
而難任人史記作遠佞人 五帝紀
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奮明庸功也馬注載行也鄭注熙
成也載事也王注史記作有能奮庸美堯之事者 五
帝紀
伯禹作司空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
聖德必成功故改名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
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
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鄭注史記作伯禹爲司空 五

帝紀
僉然其舉得其人鄭注
惟時懋哉懋美也馬注勉也王注史記作惟時勉哉 五
帝紀
讓于稷契暨皋陶稷棄也時天下賴后稷之功故以官
名通稱鄭注史記作讓于稷契與皋陶 五帝紀 說文
作臮咎繇
汝往哉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鄭注
棄史記作弃 周本紀 唐石經同
黎民阻飢祖始也馬注阻讀爲俎阻厄也鄭注阻難也

王注史記作黎民始饑集解引徐廣曰今文尚書作
祖饑索隱古文作阻饑 五帝紀 漢書作黎民阻饑食
貨志
播時百穀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饑汝居稷
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鄭注播敷也王注
契漢書作卨 古今人表 說文作偰
五品不遜五品父母兄弟子也鄭注五品五常也王注
史記作五品不馴 五帝紀 後漢書作五品不訓 鄧禹
傳 說文作五品不愻
汝作司徒史記作汝爲司徒 五帝紀

敬敷五教五品之教馬注
寇賊姦宄強聚爲寇殺人爲賊由內爲姦起外爲軌鄭
注史記作寇賊姦軌 五帝紀
汝作士獄官之長馬注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鄭注
五服三就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
甸師氏既伏五刑當就三處馬注原野也市朝也甸
師氏也鄭注王注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
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
中國之外馬注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

有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鄭
注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
周之夷服鎮服蕃服鄭注史記作五流有度五帝紀
惟明克允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馬注惟明共罪能使
之信服王注史記作維明能信五帝紀
疇若予工謂主百工之官馬注史記作誰能馴予工五
帝紀
汝共工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馬注
殳斨暨伯與漢書作朱斨伯譽古今人表
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上謂原下謂濕馬注史記作誰

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五帝紀
僉曰益哉馬鄭王本並作禹曰益哉
汝作朕虞虞掌山澤之官名馬注言朕虞重鳥獸草木
鄭注
有能典朕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馬注天事地事人
事之禮鄭注
汝作秩宗主次秩尊卑鄭注周禮司農注作女秩宗
直哉惟清史記作直哉惟靜五帝紀
夔水經注作歸
教胄子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馬注胄子國子也王

注史記作教穉子五帝紀說文作教育子
詩言志史記作詩言意五帝紀
歌永言歌所以長言詩之意馬注鄭注漢書作歌詠言
禮樂志
聲依永聲之曲折又依長言鄭注
律和聲聲中律乃爲和也鄭注
八音克諧說文作八音克龤
神人以和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鄭注
百獸率舞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鄭注
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殄絕也馬注所謂色取仁而

行違是驚動我之臣衆使之疑惑鄭注史記作朕畏
忌讒說珍行振驚朕衆五帝紀
命汝作納言史記作命汝爲納言五帝紀
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史記作夙夜出入朕命惟信五帝
紀
汝二十有二人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
之無所復勅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
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馬注十二牧禹垂益朱虎熊羆
伯夷夔龍皆格于文祖時所勅命也鄭注自咨十有
二牧至帝曰龍皆月正元日曰格于文祖所勅命也

鄭注
惟時亮天功史記作惟時相天事五帝紀
三載考績史記作三歲一考功五帝紀 尚書大傳作三
歲攷績
分北三苗北猶別也鄭注三苗之民有赦宥者復不從
化不令相從分北流之王注
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也徵庸二
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
死為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鄭注歷試三載其一在
徵庸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王
注論衡作三十徵用

皋陶謨
皋陶謨一篇亦夏史追叙之文篇首有曰若稽古皋陶
謨明弼諧之語故錯舉皋陶謨三字名篇夏史臣曰若
順今而上稽古時古字句皋陶發言於廷曰人臣允信
廸蹈厥德則其謨明顯而輔弼於君君悉諧和矣謨謀
猷也禹曰俞如何乎皋陶曰都美哉謹慎厥身以修其
德而思之永長以惇厚叙於其九族德及九族則庶事
通明以勉勵輔翼其君由邇可以及遠者在茲德也禹
拜其昌言曰俞昌盛也皋陶曰都美哉德之所以可遠
者在於知人在於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時是也惟帝其

難之言難得其人知人則哲哲則能官人安民則惠惠
則黎民懷之能哲而又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
畏乎巧言令色者之孔壬乎孔大壬惡也巧言令色為
大惡人共工象恭是指共工皋陶曰都德誠難而德亦
可知其見於行者有九德亦以言而知其人之有德也
乃其言曰載采采載任也采事也采采猶云事事謂所
言者何德任何事則足以知其德矣禹曰何言本混淪
故問其詳皋陶曰所謂九德寬裕而能溫栗柔和而能
自立愿厚而能恭恪有治亂之才而能敬慎擾[illegible]而能
柔毅徑直而能溫和簡大而有廉隅簡疏謂寬大率略

之名剛斷而能充塞氣充塞則非外屬內荏彊勝而能
合義以此九者彰著於事厥有常則則其人皆吉哉於
九德之中日日宣著三德於厥事孔傳九德之中有其
三則能夙夜浚明於有家浚孔傳訓須馬云大也蔡傳
浚治也日日嚴恪祇敬於六德則能亮明其采於有邦
若翕合此九德而咸受之敷陳以施於事則九德咸任
君之事俊者千人曰俊乂者百人曰乂皆在乎官百官
僚友以德之大小相爲師師百工惟以時趍功撫于五
辰而庶績其凝矣孔傳五辰爲五行凝成也馬云猶定
也蔡集傳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寄旺

於四季禮運播五行於四時是也慮意撫者順也辰者
時也謂順五行以時作事也故曰五辰無教逸欲於有
邦者須兢兢然懼業業然勤一日二日實有萬幾微伏
於厥事庶官皆有事者無或曠此庶官曠空也官非其
人便是曠其所爲事乃天之工人其代之耳何以謂之
天工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典常乃天之自然
敘次天敘有此典常以勅正於我而有五典則五者皆
宜惇厚哉天之秩序自然有禮自我行之而爲五禮五
典之禮須各有其庸功哉有庸馬本作五庸此當同其
寅畏協其恭敬以和協天降之衷哉天命有德則順天

而有五等之服須五章著哉天討有罪則順天而有五
等之刑須五用哉以此推之凡國之政事何一非代天
工哉其懋勉哉其懋勉哉故天至聰明非天自聰明也
自我民而天聰明矣天有明畏畏馬本作威非天自明
畏也自我民而天明威矣孔傳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
威案威畏通是聰明明畏實通達于上天下民敬之哉
其惟此有土者皐陶曰朕所言惠順於事可厎而行也
厎致也禹曰俞乃所言者信厎而行之可以有積功也
皐陶曰予未有知其必有積也惟思之曰贊而復贊贊
助也以襄成帝治哉梅賾所上古文斷此以下爲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有昌言乎禹拜曰都帝予何言哉予惟
思日孜孜然勉不敢怠耳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方洪水
滔漫於天浩浩乎懷山襄陵下民皆昏迷而墊陷予乘
四載孔傳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隨山而行
刊除其木此事暨益共之奏進厥功而庶民得鮮食焉
鮮食果蔬鳥獸魚鼈皆是也山木旣刊予則決九州之
川距之於四海濬疏其田中之畎澮田中水道大曰畎
小曰澮距之於川於是水有所歸而田可耕治暨稷以
播種奏功而庶民並得艱食鮮食焉艱食稼穡艱難之
食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使懋勉遷其有無化

之以各安其所居烝民乃咸得粒食而萬邦作乂矣遷
有無謂糴食鮮食有無相遷也此時稼穡未遍山居澤
居鮮食陸居糴食故必相遷而後烝民粒萬邦乂也皋
陶曰俞師汝之昌言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是也
禹曰安於汝之所宜止者惟其幾微之宜辨惟其安康
之宜圖其輔弼汝者乃直無所曲如此則惟有動作天
下皆丕大應之以徯迎汝志用以昭明受上帝之休命
天其重申命汝用休也帝曰吁君誠不能不藉助於臣
臣哉其爲君之鄰哉鄰哉其惟在此臣哉禹曰俞帝曰
臣實能作朕之股肱耳目予欲左之右之有此民人謂

民歸之也汝其翼輔予哉予欲宣著其力於四方汝其
代爲其事哉予欲觀古人之象象法也日也月也星辰
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孔傳雉也六者作會於衣會繪通
宗彝也孔傳謂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鄭云宗
彝虎也蔡傳虎蜼取其孝藻也火也粉米也蔡傳白米
取其養黼也黻也六者以絺繡於裳皆以五采彰施于
五色鄭云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以作服
汝其明之哉蔡傳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予欲聞六律
五聲八音在治忽在察也忽謂怠忽怠忽則不治以出
納五言孔傳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汝其聽而審之哉

予若有所違於是汝當弼之汝無面則從之而退有後
言欽之哉四隣呼羣臣爲四隣因上文隣哉之語也鄭
注謂左輔右弼前疑後丞庶民之有頑不順化而爲讒
慝之說者若其人不在乎時在察也察猶明也時是也
統指上文翼爲明聽等事不明乎是謂不曉是事而頑
讒也爲之侯者宜以明辨之侯君也明謂分別之既明
之則撻責以記之謂撻之以記其過既撻之當書其名
以用識之哉此蓋欲其改而並生善心哉善心生則與
人同故曰並嗣後則使各獻其工以納其所言工事也
時而颺舉之以觀其改否果其格與格改也則承之庸

之承者承以事庸者用在位否則以刑威之禹曰俞哉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並萬邦之黎獻共惟帝臣
惟帝以時察舉而用之敷陳而納以其言明試於庶事
以考其功其有功者則用車服以庸之誰敢不讓於有
德者敢不敬應帝之求乎帝若不以時察舉之則敷陳
之言雖同而日奏之事終以罔功無若丹朱之傲丹朱
堯子朱封於丹淵故曰丹朱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
晝與夜額額然罔水行舟額額人推舟聲鄭注謂丹朱
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額額使人推行
之與人朋比以淫于家用以殄絶厥世殄世謂不即帝

位予創其若時創懲也時是也是以娶于塗山地理今
釋塗山在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東南八里自辛歷壬
癸甲四日即出治水後生子啟方呱呱而泣予弗子愛
之愛子曰子惟荒大度治於土功弼君以成五服甸侯
綏要荒也至于五千之遠孔傳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爲
五千里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州凡十有二各爲立
師孔傳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盖以二千
五百人爲師每州用十有二師合爲三萬人鄭云師長
也謂每州立十二人爲諸侯長愚意十二州者堯舜之
時因分天下爲十二州禹治水始定爲九州此盖推本

言之十二師即十二州之長外薄四海薄迫也迫近四
海咸建立五服之長各皆開廸有功矣惟苗民尚頑弗
肯即工帝其念之哉帝曰開廸朕德以至此者時乃之
功乃汝也今惟皆有叙矣叙謂就叙如上文所言是就
叙也皐陶方祗敬厥已就叙者方且施象刑於民惟能
明也則罔已念此苗民矣夔亦有言曰戛擊鳴球孔傳
球玉磬搏拊琴瑟以詠歌乎堂上則祖考來格虞之賓
客咸在其位孔傳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於虞愚意即
下羣后耳而羣后無不以德相讓者下而用管與鼗與
鼓合之止之以柷無敔鄭云柷狀如漆筩而有椎合樂

時投椎其中而撞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
以止樂又用笙鏞以間之鳥獸且蹌蹌然至簫韶至於
九成鳳皇且來有儀容矣剡苗民乎蔡傳簫古文作箾
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盖舜樂之總名鄭云
樂備作謂之成九成猶周禮九變樂以九而成也案夔
曰以下舜述夔之言言德盛樂成神人感格鳥獸悉化
則苗頑自當即工夔應之曰於美哉予擊石拊石百獸
皆相率來舞庶尹允信其諧和矣帝庸之以作歌曰勅
敬天之命惟其以時惟其在幾微之間乃歌曰爲股肱
者其喜樂哉爲元首者益起而有功哉百工無不熙和

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孔傳大言而疾曰颺凡百臣
工念之哉各率其屬作起興事宜謹慎乃之憲守欽之
哉屢屢省察之乃克有成也欽之哉乃賡和帝之歌載
歌曰載始也别又歌爲元首者能明哉則爲股肱者亦
良哉庶事無不康安哉又歌曰若爲元首者叢脞哉馬
云叢總也脞小也鄭云總聚小小之事蔡傳叢脞煩碎
也則股肱惰哉萬事將墮哉蔡傳墮傾圮也帝拜之曰
俞往欽哉案夔曰以下蔡氏謂與上下文勢不相屬史
官即其言尤彰明者集而記之諸儒之說牽合不通深
爲有理今以上夔曰爲帝述夔之語下夔曰乃夔應之

之詞文勢亦自相屬不爲牽合矣說經之難也非生當其時親聆其語皆爲臆說耳則亦各從其心之所安而已又案余初解皋陶謨命篇之義云唐虞五臣大禹而外以皋陶爲最故孟子言道統曰禹皋陶禹別有貢傳爲史書則陳謨自宜以皋陶爲首嗣悟皋陶謨乃錯舉篇首之字因悟初解堯典命篇之義以爲唐之治至虞而終舜之治代堯而成者爲非而改爲摘取篇首堯字於義似確並意夏史追述前代之事二篇已備而舜典益稷等篇漢儒信爲已逸者余亦疑爲小序之妄說也奚事割裂而附會之哉

皋陶謨古意

皋陶謨說文作告繇謨

允迪厥德史記作信道其德　夏本紀

謨明弼諧史記作謀明輔和　夏本紀

慎厥身修思永史記作慎其身修思長　夏本紀

惇敘九族敘次序鄭注史記作敦序九族　夏本紀　漢書作惇序九族　王莽傳

庶明勵翼庶衆也勵作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臣也鄭注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王注史記作衆明高翼　夏本紀

邇可遠在茲此政由近可以及遠鄭注史記作近可遠在已　夏本紀

禹拜昌言史記作禹拜美言　夏本紀　孟子趙注引作禹拜讜言

咸若時史記作皆若是　夏本紀

知人則哲史記作知人則智　夏本紀

安民則惠後漢書作安人則惠　左雄傳

能哲而惠史記作能智而惠　夏本紀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馬注鄭注史記作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　夏本紀

亦言其人有德史記作亦言其有德 夏本紀 唐石經同

載采采史記作始事事 夏本紀

寬而栗謂度量寬宏鄭注

愿而恭史記作愿而共 夏本紀

亂而敬亂謂剛柔治理鄭注史記作治而敬 夏本紀

擾而毅擾謂事理順鄭注致果曰毅也鄭注

剛而塞史記作剛而實夏本紀 說文作剛而𡫳

彊而義彊謂性行堅彊鄭注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鄭注

彰厥有常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鄭注明其有常則善也王注史記作章其有常 夏本紀

夙夜浚明有家浚大也馬注史記作蚤夜翊明有家 夏本紀

日嚴祗敬六德史記作日嚴振敬六德 夏本紀

亮采有邦亮信也采事也馬注史記作亮采有國 夏本紀

翕受敷施史記作翕受普施 夏本紀

俊乂在官才過千人曰俊百人曰乂馬注鄭注漢書作俊艾在官 谷永傳

敬避廟諱下同

庶績其凝凝定也馬注凝成也鄭注凝猶定也王注羣經音辨冰字下云尚書古文凝字則古文作其冰

無教逸欲有邦漢書作亡敖佚欲有國 王嘉傳

一日二日萬幾一日二日猶日日也馬注王注漢書作一日二日萬機 王嘉傳

天工人其代之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王注漢書作天功人其代之 律厤志

天叙有典馬本作五典自我五禮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鄭注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王注有庸哉馬本作五庸哉

同寅協恭和衷哉并上典禮共有此事鄭注

五服五章哉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鄭注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鄭注

天明畏馬本作天明威

思曰贊贊襄哉襄因也馬注贊明也襄之言暢鄭注贊猶贊奏也王注襄因也劉焯正義

都帝予何言帝在上皐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王注

予思曰孜孜史記作予思日孳孳 夏本紀

洪水滔天史記作鴻水滔天 夏本紀

下民昏墊昏沒也鄭注

暨益奏庶鮮食史記作與益予衆庶稻鮮食 夏本紀

距四海史記作致四海 夏本紀

濬畎澮距川畎澮田閒溝也鄭注澮所以通水於川也

鄭注史記作浚畎澮致之川 夏本紀 說文作濬〈〈巜

距川 川部 睿畎澮距川 川部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根生之食謂百穀馬注鮮生也

馬注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阨之食授以水

之衆鱻食謂魚鼈也鄭注史記作與稷予衆庶艱得

之食 夏本紀

懋遷有無化居漢書作楙遷有無化居 刑罰志

烝民乃粒粒米也鄭注

萬邦作乂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邦作相養之禮鄭

注史記作萬國爲治 夏本紀

安汝止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鄭注史記作安

爾止 夏本紀

天其申命用休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鄭注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臣哉汝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

我臣哉鄭注臣作股肱耳目動作視聽皆由臣也

鄭注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馬

注史記作女輔之 夏本紀

作會會讀爲繪凡畫者爲繪鄭注繢讀爲繪凡畫者爲

繪鄭注釋文馬鄭會作繪說文作作繪

宗彝虎也馬注宗彝謂宗廟之中鬱鬯樽也鄭注宗彝

虎也鄭注

藻火粉米米白米也鄭注說文作璪火黺米釋文藻本

又作薻米徐本作絲

絺繡絺讀爲帶帶紩也紩以爲繡也鄭注絺讀爲紩鄭

注畫與紩皆有六畫以爲繪施之於衣紩以爲繡施

之於裳鄭注刺者爲繡鄭注尚書大傳作黹繡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

色鄭注

在治忽曶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

出納政教於五官鄭注史記作來始滑索隱古文尚

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 夏本紀 漢書作七始詠

律厤志 尚書大傳作在治曶

以出納五言出納政教五言鄭注漢書作以出內五言

律厤志

汝欲西從史記作女無面諛之　夏本紀
欽四隣左輔右弼前疑後丞鄭注
撻以記之說文作遷以記之
車服以庸春秋繁露作舉服有庸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左傳作賦納以言明試以功潛夫
論作明試以功
敷同日奏罔功史記作布同善惡則毋功　夏本紀
無若丹朱傲漢書作毋若丹朱敖劉向傳說文作若丹
絑奡
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
治猶居舟中頟頟使人推行之鄭注史記作毋水行
舟　夏本紀
朋淫于家朋淫淫門內鄭注說文作堋淫于家
用殄厥世史記作用絕其世　夏本紀
娶于塗山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
治水鄭注說文作予娶嵞山
啟呱呱而泣論衡作開呱呱而泣
予弗子子將吏反鄭注
惟荒度土功荒奄也鄭注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馬注數土既

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
萬里鄭注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鄭注五千里
者直方之數王注說文作卬成五服
州十有二師師長也鄭注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
則每州千二百國畿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其餘四
百國在畿內鄭注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鄭注
外薄四海薄補各芳夫二切鄭注
各迪有功史記作各道有功　夏本紀
苗頑弗卽功史記作苗頑不卽功　夏本紀
迪朕德史記作道吾德　夏本紀
方施象刑惟明歸美於二臣鄭注新序作旁施象刑惟
明
戛擊鳴球戛櫟也馬注戛櫟也櫟擊鳴球已下數器鳴
球卽玉磬也鄭注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
尊之也鄭注
搏拊琴瑟以詠搏拊以韋爲之裘之以康所以節樂以
詠者謂歌詩也鄭注
祖考來格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馬注祖考
來至者見其光輝也王注後漢書作祖考來假　章帝

廟諱敬避

紀 尙書大傳同

虞賓在位謂舜以爲賓卽二王後丹朱也鄭注

下管鼗鼓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鄭注

合止柷敔柷狀如漆筩而有椎合樂之時投椎其中而

擽之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櫟之所以止樂鄭注

笙鏞以閒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

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鏞庸功也西方物熟有

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閒者堂上堂下

閒代而作鄭注

鳥獸蹌蹌鳥獸筍簴也馬注奏百人之樂致玄鶴之舞

內傳說文作鳥獸䑌䑌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成猶終也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

九備而鳳凰來儀止巢乘匹鄭注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

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鄭注

庶尹允諧庶衆也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

之官信得其諧和鄭注史記作百官信諧 夏本紀

帝庸作歌史記作帝用作此歌 夏本紀

勑天之命史記作陟天之命 夏本紀

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史記作皐陶拜手稽首揚言曰

夏本紀

念哉使羣臣念帝之戒鄭注

欽哉史記作敬哉 夏本紀

乃賡載歌曰載始也鄭注

元首叢脞哉叢總也脞小也馬注叢脞總聚小小之事

鄭注

禹貢禹貢述禹治水之功任土作貢史言貢故摘出貢字名篇殊無義例也史臣述禹分州之始總一筆曰禹敷土功隨山而行刊除其木以奠定高山大川其施功於冀州也孔傳堯所都也此州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宋晁氏以道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胡朏明云冀州之域以今輿地言之山西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三府直隸則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五府及真定河間二府之西北境大名府濬縣之西境又新置宣化

府及故遼東都司之西境其北則踰塞抵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皆古冀州域也既載事於壺口壺口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卽龍門詳導山順而西行治梁及岐梁岐皆雍山詳雍州宋曾氏旼曰壺口梁岐一役也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幷言於冀案梁岐古注皆以爲雍山宋晁氏用水經注以爲呂梁狐岐蔡傳從之近閻百詩胡朏明深斥其非戴東原則以爲蔡傳非晁氏是也考禹貢之文自西而盡於東故先壺口以見龍門西河就治而次梁岐次太原岳陽次覃懷次衡漳或嶨山或嶨地梁岐之西水歸於河

敬避御名下同

梁岐之東水歸於汾此二山爲汾川以西羣山自北而南之脊舉之以見汾西河東就治也呂梁在今永寍州狐岐在今孝義縣既修太原蔡傳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至于岳陽宋曾氏曰導汾水也太原卽今山西太原府彘縣地廣平曰原太岳霍山在今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詳導山覃懷之地底致功績至于衡漳孔傳覃懷近河地名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胡朏明云覃懷在今河南懷慶府武陟縣西衡漳一名降水其入河在今直隸廣平府肥鄉曲州二縣界經所謂北過降水者也地理今釋衡漳淸漳水出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西南

三十里沾嶺東南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交漳口會濁漳水又東北流入直隸界至廣平縣分二支一支東行入衛河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山東邱縣界復分二支一支北行入大陸澤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直隸淸河阜城交河至淸縣合衛河北流至天津西沽合桑乾諸水東行入海所謂老漳河也其一支入大陸者亦東北行至天津西沽合諸水入海所謂新漳河也濁漳水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亦東南流至交漳口會淸漳於是水患退而土可耕厥土惟色白而壤壤軟土厥賦惟上上第一等於上上之中稍有差錯

謂不及上上厥田惟中中第五等胡朏明云餘州先田
後賦正例也此州兼有土賦故變例書之以見賦不皆
出於田耳恒衛二水既從其道大陸之地既可耕作胡
朏明云恒卽滱水衛卽滹沱古今異名耳大陸當在今
獲嘉縣西北吳澤陂旁近地卽大陸也高平曰陸地理
今釋恒水一名長溪源出恒山自直隸眞定府阜平縣
龍泉關北迤還流經大泒山爲大泒水亦曰泒水又東
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於唐水唐水卽滱水也
衛水今名雷溝河出眞定府靈壽縣艮同村南流至縣
東南入滹沱河海島之夷以皮服入貢夾右碣石入于

河以達帝都夾古讀如挾泰山之挾今如字蓋碣石當
河入海之道由海逆河流而出或左或右皆可夾之而
行而島夷之來則由碣石以南夾之於右以行也胡朏
明云碣石當在直隸永平府昌黎縣東南今其地無山
以應之蓋淪於海閻伯詩云今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
海尚三十里近韓恭簡邦奇曰大海至永平府南發出
一洋東西百餘里河從此洋之西北流注之此洋正逆
河也碣石在海洋北洋濶五百餘里自洋南遠望如在
海中實未淪於海也地理今釋漢書地里志云大碣石
山在右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武帝紀注文頴云碣石在

遼西絫縣驪城卽今直隸永平府撫寧縣絫縣卽今昌
黎縣二縣壤地接連杳無碣石踪跡而海水蕩滅之說
又荒誕不可信考肇域志云山東海豐縣有馬谷山卽
古碣石劉文偉亦以馬谷山在九河之下合於禹貢入
河入海之文斷爲碣石無疑近世論碣石者惟此說庶
幾近之濟河之間是惟兗州孔傳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濟詳下胡朏明云兗州之域以今輿地言之河南衛輝
府之胙縣直隸大名府及眞定河間二府之東南境山
東則東昌府其兗州府則曹州陽穀壽張鄆城濟南青
州二府則西北境皆古兗州域也九河既道九河之名

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也至所在之
地漢唐以來諸儒異說今無跡可驗不可詳也約在德
州以北河間以南數百里之地雷夏既澤灉沮二水皆
會同於此澤雷夏在今山東曹州之東北濮州之東南
史記舜漁於雷澤卽此灉沮二水在澤西北平地案此
沮非雍州漆沮之沮水去而宜桑之土既與蠶功於是
民皆降高邱而宅居平土厥土色黑而墳起厥草惟繇
繇茂也厥木惟條條長也厥田惟中下第六等厥賦貞
需之乎作十有三載乃同貞正也讀如春秋傳戰不正
勝之正謂正之於役也故下卽足之云作十有三載乃

同同猶齊也蓋此州水患最深降邱宅土人功未齊必
待耕作至於十三載以後人功旣齊而後以九州第之
爲下下也不言下下者以餘州可見古解此字紛紛異
說胡朏明取韓康伯注易貞勝曰貞正也一也謂十三
載之中賦法始終如一亦未明暢宋蘇氏軾謂賦隨田高
下者正也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故曰貞則賦第六等
與雍賦重不合蔡傳謂兗賦最薄君天下者以薄賦爲
正則他州皆非正乎反復經義當如戰不正勝之正謂
此刻不必定其等第且期之於後也以事理推之他州
亦未有水患退卽定其賦爲何等者不若此之作十有

三載之久耳故特書一筆見聖人之取民不苟如此鄭
云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亦訓貞
爲正讀去聲耳厥貢者漆與絲厥貢而盛於篚者織之
有文者也其貢道則浮于濟水漯水達于河以達帝都
濟漯二水今不可考胡朏明曰今之平陰長清齊河歷
城界中之大清河及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
安界中之小清河卽漢時濟水會汶入海之故道漯水
則濬縣滑縣開州清豐觀城濮州范縣朝城莘縣堂邑
聊城清平博平禹城臨邑濟陽章邱鄒平齊東青城高
苑諸州縣界中皆古漯水之所經自宋世河決商胡朝

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地理今釋今山東東昌府
朝城縣南有漯河陂廣十餘里又青州府高苑縣北有
漯河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
土河東北入臨邑縣界案朝城漢之東武陽縣高苑漢
之千乘縣禹城漢之高唐縣也蓋漯水本出高唐至千
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
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
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故漢志於平原郡高唐注則云
漯水所出於東郡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
海疏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蔡傳誤解程大昌此河乃

漢河元非禹河之語竟不知漯水所在善乎陳師凱曰
程氏之意非指漯爲漢河蓋言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
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其漯水
仍以東武陽爲是也海與岱是惟青州孔傳東北據海
西南距河岱卽泰山在今泰安縣胡朏明云青州之域
以今輿地言之山東登州萊州二府其青州則益都臨
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之南境
濟南府則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及
泰安萊蕪之北境兗州府則惟東阿及平陰之北境其
東北跨海爲故遼東都司之北境及朝鮮國皆古青州

夾也嵎夷之地既已經略嵎夷海隅之夷即堯典所謂宅嵎夷胡朏明云當在今朝鮮青州跨海而有東夷故先略其封畛濰水淄水各循其道蔡傳上文言既道禹爲之道也此言其道氾濫既去水循其道也地理今釋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濰山也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東北五十里入海濰地理志省作淮後遂誤讀曰淮今土人名曰淮河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即原山也其山接濟南府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於山之東谷東北流至青州府壽光縣

北由青水泊入海禹時淄水入海不入濟水經注叙甚明史記河渠書亦云禹治水之後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是二水不通可知蔡傳因漢書淄水入沛一語云淄水東入濟非是厥土色白而墳海濱之地寬廣而斥鹵厥田惟上下第三等厥賦中上第四等厥貢鹽也絺也海物惟錯雜無定額岱畎所產之絲也枲也枲麻也鉛也松也怪石也怪石孔傳以爲石似玉者胡朏明引名醫別録言白紫石英皆生泰山山谷則怪石其石英之謂乎萊山之夷則興作牧事水土平則牧事興今登州府黃縣有萊山萊夷當是近萊之夷胡朏明云今萊州登

州皆萊夷之地其成功獨後故書作牧於賦貢之下與冀之恒衛大陸同一變例厥盛於篚者檿桑之絲檿山桑絲中琴瑟之絃浮于汶達于濟以達河至帝都地理今釋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於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青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海與岱及淮是惟徐州孔傳東至海北

至岱南及淮淮水出今河南南陽府桐栢縣自鳳陽府壽州界東流經懷遠五河泗州南又東北經淮安府清河縣南與黃河合又東經安東縣南而東北入於海詳導水胡朏明云徐州之域以今輿地言之江南徐州及鳳陽府之懷遠五河虹縣泗州宿州靈璧淮安府之桃源清河安東邳州宿遷睢甯海州贛榆山東兗州府則滋陽曲阜甯陽鄒縣泗水滕縣嶧縣金鄉魚臺濟甯嘉祥鉅野東平汶上沂州郯城費縣及平陰之南境濟南府則新泰及泰安萊蕪之南境青州府則蒙陰沂水莒州日照及諸城之南境皆古徐州域也淮水沂水其已

又治沂水出今沂水縣歷郯城至邳州合泗水又東南
至清河縣入淮地理今釋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
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遷
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蒙山羽山其已種藝地
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接兗
州府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羽山在今兗州府沂州近
南一百里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大
野之澤既已停豬東原之地厎致於平大野即鉅野今
兗州府鉅野縣胡朏明云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
度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跡之舊遂元至正四年河又決

入此地及河南徙澤遂涸爲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
東原在今東平州及泰安西南境廣平曰原厥土色赤
性埴埴膩也而墳草木漸進於包茂厥田惟上中第二
等厥賦中中第五等厥貢惟土具五色羽山之畎所產
夏翟大雉也嶧山之陽所產孤桐特生之桐嶧山在今
江南淮安府邳州西南六里又名葛嶧山泗水之濱浮
出之石可爲磬者闕百詩云孔傳水中見石可以爲磬
案泗水中無此石磬石山在泗水南四十里今取磬石
上供樂府聲清亮大小擊之皆然與安國說不同恐禹
治水之時水至此山矣山在今鳳陽府宿州靈璧縣北

廟諱敬避下同

七十里馬公驌云淮水之夷所捕蠙珠暨魚厥篚者玄
色纖縞纖縞細繒浮于淮泗泗水在今山東兗州府泗
水縣歷曲阜滋陽濟寧鄒縣魚台滕縣江南徐州之沛
縣淮安府之邳州宿遷桃源至清河縣入淮此禹迹也
今其故道自徐城而南悉爲黃河所占而淮不得會泗
矣地理今釋泗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
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金口壩
分爲二派一越壩西南流至濟寧州界爲泗河又西南
至魯橋入運河一從壩上西流至兗州府城西爲府河
又西南至濟寧州東合洸水又西南至天井牐入運河

以達于河以達帝都元金仁山曰河古文尚書作菏說
文亦作菏今俗本譌作河胡朏明云菏謂菏澤在今兗
州府定陶東北濟水豬爲菏澤此州蒙青之文曰達于
菏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又曰兗青徐揚四州貢道前後
相承不複不亂汶與濟連故青曰浮于汶達于濟徐揚
道由淮泗從泗入濟必由菏澤故曰達于菏若作河則
複而無理河漯青且不言矣而徐復云達于河陵亂失
次禹貢無此書法淮與海是惟揚州孔傳北據淮南距
海胡朏明云揚州之域以今輿地言之浙江江西福建
皆是江南則江寧揚州盧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

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其鳳陽府
則鳳陽臨淮定遠壽州霍邱盱眙天長淮安府則山陽
鹽城河南則汝寧府之光州光山固始湖廣則黃州府
之羅田蘄水蘄州廣濟黃梅廣東則潮州府皆古揚州
域也彭蠡之澤旣已停豬隨陽之鳥爰有攸居陽鳥隨
陽之鳥雁也胡朏明云彭蠡澤後稱彭蠡湖在今江西
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
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周廻四百五十里
浸四郡之境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三江旣
入於海而震澤亦厎於定宋易氏祓曰三江自入於海不

通震澤而經何以言震澤厎定蓋當時洪水橫流震澤
與江水莽爲一壑自禹導之而三江入海震澤乃厎於
定也鄭康成謂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
居其中爲中江胡朏明云今大江自西南來至石城枝
分爲分江水至餘姚入海又東北流至蕪湖枝分爲永
陽江由吳松入海其經流則東經毗陵至江都入海毗
陵江都最北故謂之北江石城餘姚最南故謂之南江
蕪湖吳縣居二江之中故謂之中江震澤孔傳謂卽太
湖爾雅具區注吳縣西南太湖卽震澤也在今江南蘇
州府之吳吳江常州府之武進無錫宜興浙江湖州府

之烏程長興七縣境內篠小竹簜大竹旣敷布而生厥
草惟夭夭然而茂厥木惟喬喬然而高厥土惟塗泥而
多濕厥田惟下下第九等厥賦下上第七等上錯蓋少
不足於第七等愚意錯猶差也當時九州之賦分爲上
中下三等又於上中下中各分上中下爲九等以當九
州而揚於諸州第當次七而微有不足故於上字中稍
有所錯此錯字嵩承上字故云上錯也所錯者少冀州
上上錯錯字總承上上字所錯者多厥貢惟金三品金
銀銅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所製之卉服厥篚
織貝鄭康成曰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厥包而貢者橘

與柚此物必須錫命乃貢非常貢也其貢道沿于江以
入海由海達于淮以達泗入徐貢道以達帝都胡朏明
云此蒙徐之文達于淮泗則由菏入濟可知經敘東南
四州之貢道首尾相銜層層脫卸化工也非畫筆也荊
及衡陽是惟荊州孔傳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荊山
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詳導山非雍州荊山衡山在
今衡州府衡山縣詳導山胡朏明云荊州之域以今輿
地言之湖廣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
辰州寶慶永平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其襄陽府則
惟南漳縣德安府則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及隨州

之南境廣光化縣地黃州府則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
川則夔州府之建始廣西則桂林府之全州及興安縣
越城嶺北之地皆古荆州域也江漢二水朝宗于海江
漢並詳導水謂二水既無壅阻合流赴海有似朝宗九
江之水孔甚殷盛謂九水會於此江甚盛也宋晁氏曰
洞庭九江也曾氏曰沅漸元辰敘酉湘資醴水皆合洞
庭中東入於江是爲九江導江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陵今之岳州府巴陵巴陵之上卽洞庭也因九水所合
遂名九江孔疏引潯陽地記所云九江者非曾注元當
作無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

安鄉二縣西南接常德府龍陽縣東南接長沙府湘陰
縣界沱水潛水既順其道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地
理今釋案荆州之沱有二說漢書地理志云南郡枝江
縣江沱出西東入江顔師古曰沱卽江別出者也水經
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注云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
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是古枝江縣有
沱水也今不可考又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華容有夏
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謂沱也夏水自今荆州府江陵
縣東南首受江水曰中夏口經監利縣沔陽州界入漢
水以其冬竭夏流故名夏亦其在梁州者則今四川城

都府郫縣沱江是江在縣北六里一名郫江至瀘州入
大江其上流爲成都府灌縣蔡傳所謂永康軍導江縣
也案漢華容縣今荆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非今之岳
州府華容縣也又曰潛水一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由
蘆洑腦分流繞城東南一支通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
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漢水此荆州之潛也胡朏明云
韻會潛水伏流也荆州之潛雖不如龍門石穴之奇亦
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湧出故謂之潛今漢水之分流者
名蘆洑宜取伏流之意以爲古潛水庶幾得之盖禹時
本自伏流湧出復入於漢及乎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

際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跡遂不可知耳一在
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亦名龍門水自朝天驛北穿穴
而出入嘉陵江此梁州之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
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
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卽禹貢潛也又四川順慶
府渠縣東有潛水渠縣蔡傳所謂渠州流江縣也宋程
氏大昌曰江有汜之詩始曰汜中曰渚終曰沱三者展
轉變稱皆取聲協亦可見其不主一地不專一名也今
二州皆言沱潛既道盖甚喜江漢之底平也雲中之地
土則見夢澤之土可以作乂宋羅氏泌曰雲夢二澤也

江南爲夢江北爲雲後世以爲一澤雲前爲水所没至
是始得爲土夢前雖土而未可作至是始可作而乂之
盖夢地差高而雲下胡朏明云漢書作雲夢土史記水
經注並作雲土夢沈括筆談云石經倒土夢字唐太宗
案太宗是宋太宗朏明誤作唐太宗芸台先生校勘記云得古本尙書乃雲土夢作
乂詔改從古本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中有澤有湖有
土雲夢土作乂謂江漢九江沱潛之功畢則水去而雲
夢之土已耕治也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
以北皆爲雲夢闔百詩云雲夢在周官可名曰澤藪唐
虞時不爾也旣書曰土曰作乂其非爲水之所鍾也明

矣數禹治水成功至周公作禮時凡一千一百六十九
年時代有改易陵谷有變遷不得以後之槩前今之格
古也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等厥賦上下第三
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栢杶栝栢皆木名
榦材中弓榦者礪砥砮丹礪粗磨石砥細磨石砮石中
矢鏃丹丹砂惟箘簵楛箘簵皆美竹楛木名皆可爲矢
三邦底貢厥有名者三邦之解胡朏明云當闕疑愚意
箘簵楛當非獨揚産産此者揚之附近有三邦耳包而
盛於匭者菁茅也匭匣也菁茅縮酒共祭尤重故包而
又匭厥篚者玄纁之璣組玄纁是組之色胡朏明謂玄

纁之質盖織也不言織者蒙徐玄織之文似太迂此州
産璣善爲組故貫珠於組以獻璣組是一物九江納錫
大龜謂九江之中若出大龜則納錫於上錫如師錫帝
曰之錫重其事則曰錫後世以上賜下曰錫亦重辭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以達帝都逾越也水
道不通由陸越洛也孔傳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
至南河荆與河是惟豫州孔傳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胡朏明云河南河不言南者蒙上至于南河省文而可
知也豫州之域以今輿地言之河南則河南開封歸德
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隸則大名府之東明長垣山

東兗州府之定陶曹縣城武單縣江南則鳳陽府之潁
州潁上太和亳州蒙城湖廣則襄陽府之襄陽光化宜
城棗陽穀城均州鄖陽府之鄖縣保康及鄖西之東境
德安府隨州之北境皆古豫州域也伊水洛水瀍水澗
水既合流而入于河地理今釋伊水出今河南河南府
盧氏縣熊耳山至偃師縣南入河洛水出今陝西西安
府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瀍水出今
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澗水出今河
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胡朏明
云四水洛爲大伊次之澗又次之瀍爲小而爲害則三

水不減於洛計當時治瀍澗之功不少於伊洛故四水並書滎波之水既已過豬地理今釋滎波即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古城村案孔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洪水之時此澤大水動成波浪今壅遏而為豬不泛溢也是謂滎水之波既遏豬也正義又曰沇水入河溢為滎滎是澤名鄭云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然皆謂一水非二水也宋林氏之奇本周禮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水自洛出為波別滎波為二水蔡傳因之閻百詩云余嘗反覆參究而覺一為

濟之溢流一為洛之枝流兩不相蒙而忽合而言之與大野彭蠡同一書法不亦參雜乎善夫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導菏澤被及於孟豬胡朏明云此治陶邱後出之濟也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洩餘波入焉以殺濟瀆之勢也閻百詩云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地理今釋菏澤古濟水所匯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南及定陶縣界孟豬澤今河南歸德府商邱虞城二縣界有孟豬臺寰宇記云虞城孟豬澤俗呼為澗臺盖澤中有臺也厥土惟壤不言色不一色也下土墳壚墳黑剛土或墳或壚也厥田惟中上第四等厥賦錯上中第二等錯上中謂不足於上中以此州當上中而微有差錯也上上錯定為上上而錯之錯上中錯其賦仍居上中下上上錯於下上上字稍有所錯也然則冀所錯者多豫所錯者少揚所錯者為尤少皆不足於其數謂錯出他等者非也厥貢漆枲絺紵紵織紵為布也厥篚纖纊纊絮也錫命則貢磬錯治磬之錯浮于洛達于河以達帝都華山之陽至於黑水是惟梁州孔傳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華山即西岳在今陝西

西安府華陰縣南八里黑水胡朏明謂梁州自有黑水為界與導水之黑水不相涉即古之若水漢名瀘水唐以後名金沙江而黑水之名遂隱地理今釋梁州黑水即今雲南之金沙江其源發於西蕃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流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腳鄉北打沖河自鹽井衛來會之又東入四川境逕會川衛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流經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經敘州府南入岷江梁州之域以今輿地言之陝西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之商州洛南山陽鎮

安商南鞏昌府之鳳縣兩當徽州成縣階州文縣湖廣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溪及鄖西縣之西境四川則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叙州瀘州重慶夔州之江北諸州縣松潘衛疊溪營天全六番招討司黎大所建昌衛皆古梁州域也岷(山)嶓(山)既(可)(種)藝地理今釋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陜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重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派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北西番界之浪架嶺漢書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是也嶓

冢有二一在陜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派隱然聯屬郡縣志所謂隴東之山皆嶓冢是也沱(水)潛(水)既(從)(其)道此沱水當在今四川成都府灌縣界潛水當在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界詳荆州蔡(山)蒙(山)(亦)旅(其)平謂水土平而旅祭也闞百詩云蔡山班志酈注並闕唐孔穎達司馬貞並言不知所在要就蒙山以求最爲近之胡朏明云就蒙山以求其峨嵋乎地理今釋蔡山宋葉少藴謂卽周公山在今四川雅州東五里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西五里接

雅州及蘆山縣界和夷(之)(地)底(致)績(功)蔡傳和夷地名鄭康成謂和上夷所居之地胡朏明云和水卽涐水聲相誤在今茂州界閻百詩云水經注和讀曰桓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今桓水無所考或曰卽大渡河則大渡河以南今建昌衛爲宋藝祖以玉斧畫而棄之者蓋古和夷云地理今釋和卽和川水在今四川雅州滎經縣寰宇記謂滎經縣北九十里有和川水從羅岩古蠻州來也厥土(色)青(而)(質)黎黎細疏厥田惟下上第七等厥賦下中第八等三錯定爲下中於下字錯於中字錯於下中又有所錯此之謂三錯下上上錯

惟錯一上字是一錯法錯上中上上錯乃二字並錯又一錯法此則先於下字上錯去幾許又於中字上錯去幾許定爲下中而又總錯之故曰三錯也厥貢璆玉名鐵銀鏤剛鐵可以鏤刻砮磬胡朏明云元和志鐵石山在登臺縣東三十里有砮石火鍊成鐵極剛利山在今建昌衛冕山營東是砮磬一物也熊羆狐狸織皮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乃)(是)西傾(山)(戎)因桓(水)是來(附)(梁)(作)(貢)(也)西傾山在今陜西洮州衛桓水出其南西傾之戎在山西南唐爲吐蕃地北連吐谷渾西接黨垣黨垣故析支也地理今釋西傾山一名强臺山在今陜西鞏

昌府洮州衛西番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枹水一名白
水出今陝西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至四川保寧府昭化
縣東入西漢水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以)(達)(帝)
(都)橫渡曰亂胡朏明云河謂西河地理今釋沔一名沮
水出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東南至沔縣西南入漢水
名曰沮口渭詳雍州黑水西河(見)惟雍州孔傳西距黑
水東據河黑水見導水非梁州黑水地理今釋雍州黑
水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
通河河經龍門而南至於華陰爲西河以在冀州西界
故曰西河胡朏明云雍州之域以今輿地言之陝西臨

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之長安咸寧咸陽
興平臨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
朝邑郃陽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永壽三
水淳化長武二十七縣同華耀乾邠五州鞏昌府隴西
安定會寧通渭寧遠伏羌西和秦安清水漳禮十一縣
又榆林衛寧夏衛寧夏中衛及靖遠岷州洮州三衛行
都司所領甘州莊浪等諸衛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
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古雍州域也弱水既(導)(之)
(使)西地理今釋弱水今陝西山丹衛城西有山丹河古
弱水也出衛西南窮石山正流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

又東北至甘州衛北迤邐流至塞外入居延澤其餘波
溢入流沙也詳導水涇(水)(則)(連)屬(於)渭(之)汭地理今釋
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笄頭山亦名崆峒
山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渭水出今陝西臨
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至西安府華陰縣東北入河
水相入曰汭蔡傳謂渭汭二水非是漆沮(二)(水)此沮水
非兖州之沮既從(入)(渭)(水)胡朏明云按酈元以濁水爲
漆水宋人則以銅官川水來合沮水者爲漆水近志皆
承其說地理今釋漆水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
流經縣城東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與沮水合沮水出

延安府中部縣西南流經宜君同官二縣境至耀州城
南會漆水東南入富平縣界名石川河又南流至臨潼
縣北交口鎮入渭水灃水(亦)攸同(於)(渭)曰屬曰從曰同
皆主渭而言地理今釋灃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
南終南山自紫閣而下至咸陽縣東南入渭水荆(山)岐
(山)既(已)(功)(畢)(而)旅(祭)(以)(及)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孔傳荆
在岐東非荆州之荆山地理今釋荆山在今陝西西安
府富平縣西南十里下有荆闕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
東北四十里終南在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
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亘八百餘里惇物圖志不載

此山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縣武功注太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武功今鳳翔府郿縣禹貢錐指以爲太乙之北峰在縣東四十里者是也鳥鼠山在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高）原（下）隰厎（致）（功）績（以）至于豬野地理今釋豬野在今陝西鎮番衛東北八十里卽漢書地理志所云屠休澤也三危（之）（山）旣（可）宅（居）三苗（之）（族）丕（有）（次）叙三危卽竄三苗處三危山有三峰故名亦名卑羽山在今陝西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地理今釋謂禹貢三危在大河以南非竄三苗處詳導水厥土惟（色）黃（而）（質）壤厥田惟上上[第一等]厥賦中

下[第六等]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皆玉名琅玕石似玉]浮于積石（之）（河）至于龍門西河（其）（出）（渭）（之）（冊）（逆）（河）（而）（上）（與）（浮）（河）（之）（冊）會于渭（水）（之）汭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於此詳導水龍門山在西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大河之西東與壺口隔水相望渭汭卽涇屬渭汭者也胡朏明謂在河之西岸華陰朝邑韓城之地皆是也[以]織皮（作）（貢）（者）崑崙[鄭云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析支渠搜（三）（國）（而）西戎卽叙（矣）[鄭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是皆居山因以

爲國號地理今釋崑崙山在今西蕃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析支今西蕃在陝西臨洮府河州西渠搜當在西域胡朏明云傳記言崑崙凡四處一在西域山海經云崑崙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水經注云拔山海經自崑崙至積石一千七百四十里禹紀所云崑崙者是也一在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崑崙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此山與條支大秦國相近禹本紀云去嵩高五萬里者是也一在酒泉漢

志金城臨羌縣西北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括地志云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今肅州衛西南崑崙山是也一在吐蕃通典云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是也渭案酒泉在雍州之域不可謂西戎西海距玉門陽關四萬餘里而崑崙更在西海之南去積石太遠其非禹貢之崑崙國明甚西域吐蕃未知孰是以劉元鼎言計之吐蕃之崑崙東北距大積石不過千餘里浮河甚便然自唐以前

未有言崑崙在羌中者西域之崑崙據山海經云至積石一千七百餘里則浮河亦不難案朱蘇氏謂織皮以下文當在球琳琅玕之下胡朏明云當從之愚意不然葉州無北境言島夷入貢雍州無西境言崑崙析支渠搜入貢見化及徼外與他州例自不同殊非錯簡也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導循行也卽隨山刊木觀水之源委察地勢將施功也胡朏明云岍山卽吳山又謂嶽山又合之謂吳嶽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在今陜西鳳翔府隴州界內閻百詩云岍山地志扶風汧縣西吳山古文以爲汧山此則余所舊遊岍山在隴

州西四十里唐六典隴右道名山曰秦嶺者是吳嶽山在隴州南八十里唐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吳山者是非一山岐山荊山並詳雍州河謂西河(則)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壺口卽龍門河水傾注中形如壺然故名壺口江海大魚上則爲龍故名龍門兩山對峙體分而勢合漢志壺口在北屈北屈今吉州龍門在夏陽夏陽今韓城則東爲壺口西爲龍門雷首山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南三十里一名首陽山夷齊採薇卽此山地理今釋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太岳卽霍山又名霍太山在今平陽府

霍州東三十里及岳縣西北九十里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厎柱析城至于王屋胡朏明云厎柱山在今山西平陽府平陸縣東南五十里河南河南府陜州東四十里兩柱相對距岸而立其實山在水中不與岸相連析城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山頂有黑龍洞洞前有太乙池卽濟水發源處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胡朏明云逾河謂禹逾河則入海亦禹涉海也按入于海與導河入于海文法無異謂禹入海不合當是察山形水勢由此入海也太行自河南懷慶

府入山西澤州遶而東北跨陵川壺關平順潞城黎城武鄉遼州和順平定樂平以及河南之輝縣武安直隸之井陘獲鹿諸州縣界中皆有太行山延袤千餘里恒山卽北岳在今直隸真定府定州之曲陽縣西北碣石詳冀州(自)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西傾詳梁州朱圉山在今陜西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鳥鼠詳雍州太華卽西岳詳梁州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熊耳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七十里東西兩峯相競如熊耳然故名此山自陜西西安府商州至盧氏綿亘二百餘里伊水出

虍氏洛水出商州外方先儒皆謂即嵩高山在今河南
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跨洛陽縣北跨鞏縣東接開
封府密縣界綿亘百五十里太室中為峻極峯左右列
峯各十二凡二十四少室峯三十六總名嵩高即中岳
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東南接湖廣德
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大腹山胎簪山皆
其支峯禹貢則總謂之桐柏陪尾山在今山東兗州府
泗水縣東五十里泗水出焉詳徐州泗水下導嶓冢至
于荆山嶓冢山在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見
梁州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此

荆山是荆州荆山(由)內方至于大别內方山在今湖廣
荆門州東北與鍾祥縣接界一名章山大别山在今湖
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水西岸一名魯山小别
一名甑山在漢川縣東南十里岷山之陽至于衡山岷
山詳梁州衡山即南岳又名岣嶁在今湖廣衡州府衡
山縣周回八百里拔九千餘丈尊卑差次七十二峯最
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祝融為最高過九江
至于敷淺原九江即洞庭詳荆州敷淺原當在今饒州
府之鄱陽湖西落星之畔說文原高平之野人所登原
固有山體故古文以傳陽山為敷淺原禹導山至此彭

蠡三江之形勢皆在目中而鄱陽以東亦率是山谿無
甚水患禹自此還矣案朱子語類謂敷淺原合是衡山
東北一支盡處疑即廬阜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
縣南山北隸南康府星子縣導弱水至于合黎胡朏明
云導亦循行之謂與導菏澤之導異禹治水或躬親其
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於利
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九州
所記諸水是禹施功之次第導水所紀九川是禹循行
之次第弱水詳雍州合黎山在今陝西甘州衛西北四
十里綿延而西接高臺鎮夷二所界(其)餘波入于流沙

胡朏明云弱水入流沙而謂之餘波蓋時遇衍溢則分
泄於流沙不常入也其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入居
延澤故此云餘波地理今釋流沙在今陝西嘉峪關外
居延澤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
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導黑水至于
三危入于南海地理今釋導川黑水即今雲南之瀾滄
江其源發於西番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
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歧一支為漾備江東
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
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

江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陝
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蕃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
圖括地象云三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
南鄭康成云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是也胡朏明云
南海疑海也自揭陽以西至象林皆是經所謂海盡東
海也惟黑水所入爲南海故言南以別之又地理今釋
家黑水之辨諸家紛如今考地圖禹貢之黑水有三正
不必強合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鷄山今甘州至於燉
煌今廢沙州此雍州之黑水也漢書地理志犍爲郡南廣
注云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南廣今南溪縣北至僰道入江今叙州府

唐樊綽亦以麗江爲古黑水云羅些城北有三危山羅些
城在今麗江府北境其水從山南行上流出吐蕃界宋薛季宣謂
瀘水爲黑水今打冲河引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即若水
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是也
以麗江之說爲非不知打冲河至大姚縣即合金沙江
會流入岷江薛氏之說原與漢志相合此梁州之黑水
也宋程大昌以瀾滄江爲黑水李元陽黑水辨亦云隴
蜀無入南海之水惟滇之瀾滄足以當之而元史載勸
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以至其國近吳任臣山海
經注亦以瀾滄爲古黑水此導州之黑水也蓋雍州之

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皆在
黃河之南有截然不相紊者然主瀘水麗江瀾滄之說
者亦皆未能確指水之分合不知瀘水麗江源異而流
同歷江瀾滄源近而流別分合言之梁州之黑水有兩
支而與導川之黑水實出一地也而古未有及之者蓋
以二水僻在蕃界從古未通中國今海內一統西南徼
外咸入版圖爰遣使臣徧歷其地究源討委寫圖以誌
支派經絡瞭如指掌諸家浮說有所折衷矣導河(自)積
石至于龍門胡朏明云先儒皆以導爲施功洪水爲帝
都切近之災龍門未闢而從事積石無是理積石在陝

西西寧衛西南塞外所謂大積石也河西自塞外流入
經衛之東南與河州分水州在臨洮府西一百八十里西
至生蕃界七百里有小積石山兩崖如削河流其中西
南去大積石千餘里龍門詳導山(由)(龍)(門)(而)南至于華
陰華山之北華山詳梁州(由)(華)(陰)(而)東至于底柱底柱
詳導山又東至于孟津地理今釋孟津即今河陽渡又
名富平津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十八里東過洛汭至
于大伾洛汭洛水入河處在今河南河南府鞏縣大伾
山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南二里亦名黎山北過降
水至于大陸降水即濁漳地理今釋降水出今山西潞

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成縣入濁漳而濁漳水由是亦名降水矣又詳冀州横漳下漳水横流入河故曰過大陸詳冀州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鄭康成云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逆河今淪於海當在永平府灤州界内閻百詩云自平原以下天津以上皆古九河之道抵天津已是盡頭無復有地可澤以作逆河水經注謂同碣石苞淪洪波碣石現存止逆河淪海耳地理今釋案地圖河出今西番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即星宿海匯爲查靈鄂靈二海子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

南轉東南流千餘里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藍莽乃山下有多母打禿昆多倫河多拉昆多倫河自東南來入之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木倆馬勒產毋孫山之東即崑崙山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河呼呼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迆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跆克圖亥俄羅濟諸水歷歸德堡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寧夏衛流出塞外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南流至潼關衛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由嶓冢導漾水嶓冢詳梁州東流爲漢又東

爲滄浪之水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有滄浪洲又名滄浪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胡朏明云按說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三澨漢水之三大防一在襄城北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東匯澤爲彭蠡孔傳匯迴也朱子曰彭蠡之爲澤實在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於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却而自豬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彭蠡詳揚州東爲北江入于海地理今釋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寧羌州北嶓冢山東至南鄭縣南爲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

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案朱子謂自匯澤爲彭蠡至入于海十三字爲衍文非也漢雖入江合流要各自爲一瀆故必叙至入海而止自岷山導江東流别出者爲沱自江水溢出别爲支流者皆名沱梁荆二州皆有之詳前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澧釋文音禮史記漢書並作醴澧水出湖廣岳州府永定衛西歷山至岳州府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東陵即巴陵在今岳州府城内西南隅亦名巴邱山又名天岳九江

詳荆州東㴲北會于匯㴲㴲邐邪行也胡朏明云江水㴲北由沙羨始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㴲北𠫤經先漢後江東匯爲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故曰東㴲北會于匯言與漢所匯之彭蠡會也于字俗語作爲則其義不可通矣東爲中江入于海胡朏明云江漢共爲一瀆而其入海也則漢爲北江江爲中江南江無所致力不用循行故導水無文地理今釋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衛北西蕃界源有三支正支自岷山之浪架嶺南流東支自弓槓口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

茂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離堆歧爲數十股滂沱南下左抱成都府西環崇慶州衆流以次會於新津縣南又南行逕眉州嘉定州至叙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州嘉陵江涪江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經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荆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江寍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水經濟水出王

屋山爲沇水東至温縣西北爲濟水至鞏縣北南入於河王屋山在今懷慶府濟源縣西北八十里濟水故道今陷河中自河以南溢而爲滎滎詳豫州滎波東出于陶邱北地理今釋陶邱在今山東兖州府定陶縣西南七里又東至于菏菏即菏澤詳豫州元吳氏澄曰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絶河而南溢爲滎澤再出於陶邱北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湔非有來處如菏澤被孟豬之被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如某水至某處之至滎澤後既塡塞陶邱亦無實濟瀆故道不可復尋矣明焦弱侯云伏見不常而識其爲濟此禹之所以

爲神又東北會于汶汶詳青州又北東入于海又東句又北句地理今釋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旣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温縣東南入河導淮水自桐栢桐栢詳導山東會于泗沂泗沂二水相敵故並稱泗沂並詳徐州東入于海地理今釋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水經云出胎簪山者即桐栢之支峰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鳳陽府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淠水入之又東北至懷遠縣合渦河又東經長淮衛至五合縣合澮河又東經泗州城南

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河縣之清
口與黄河會東則刷黄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清
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導渭水
自鳥鼠同穴鳥鼠山詳雍州鄭云鳥名鵌似鵽而黄黑
鼠同家鼠而短尾穿穴共處鼠內而鳥外東會于澧澧
水詳雍州又東會于涇涇水詳雍州又東過漆沮漆沮
並詳雍州入于河澧涇水大故曰會漆沮水小故曰過
導洛水自熊耳熊耳山詳導山東北會于澗瀍孔傳會
於河南城南胡朏明云河南即王城洛水至其城西南
澗水側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澗水側城東來

注之瀍水並詳豫州又東會于伊胡朏明云至洛陽故
城南伊水從偃師縣西來注之伊水詳豫州又東北入
于河胡朏明云至今鞏縣北少東八里洛口入河今洛
水自鞏界東過汜水縣北又東從滿家溝入河而洛口
乃移於東於是九州攸同謂九州之內無一處未治者
四隩既宅隩者水曲幽隱之處猶室之有奥四方之隩
皆可宅居也九州之山皆刊除而旅祭九州之川皆疏
滌其源流金仁山云所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
壅塞之患九州之澤既陂障無有決溢胡朏明云陂亦
堤也其異於堤者蓋有水門以時蓄洩之使無決溢之

患四海之內皆會同於京師四海兼蠻夷戎狄而言六
府孔修金仁山云府官府也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之府
庶土交正以底慎於財賦庶衆也衆土謂不一土孔傳
謂壤墳壚蔡謂非特穀土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
焉以任土事胡朏明云此兼土田貢賦而言之底慎者
聖人兢業之心制其法使歸於中正行之萬世無弊也
咸皆則其三壤以成賦於中邦三壤上中下大較三等
於三等之中又各分三等以配九州故有九等中邦猶
言中國金仁山云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
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隘塞之地疆以戎

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胡朏明云中邦謂甸侯綏三服
泛言九州者非中邦乃井牧之地田賦所出視土貢尤
急故特於上二句抽出言之錫土姓水土平則修封建
之法錫土錫姓也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台我也祗敬我
德以爲率先而天下皆不距違朕行此台朕有指堯舜
言者非也有謂禹自言者亦非也金仁山謂如春秋之
我魯是也於王城四面五百里制爲甸服孔傳去王城
面五百里規方千里胡朏明云五千里之內皆供王事
故通謂之服而甸服則主爲天子治田出穀者也閻百
詩云堯都平陽其故城在汾水西括地志云平陽城東

面堯築者是以是爲中東至河南彰德府六百里當古
五百里南至河南河南府盧氏縣東南界六百里跨入
豫州西至陝西延安府鄜州六百里跨入雍州北至山
西太原府西靜樂縣南界六百里東南到河南開封府
許州南界亦跨入豫州西南到陝西西安府鎮安縣界
亦跨入雍州西北到延安府米脂縣西北榆林衛界亦
跨入雍州則冀不盡甸服甸服亦不盡於冀明矣其最
爲左驗者甸服有賦而無貢冀果盡畿內不應有島夷
皮服之文百里賦(則)納總孔傳禾稾曰總二百里納銍
孔傳銍刈謂禾穗稾銍刈也當是刈去根納穗連稾也

總蓋全禾總穗稾根而納之三百里納秸服孔傳秸稾
也蔡傳半稾去皮曰秸案秸當更輕於銍蓋半禾服者
輸將之事金仁山謂並代外二百里轉輸粟米故下不
言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有殼曰粟無曰米(又)五百里
(曰)侯服侯國之賦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百里采
天子大夫之食邑采者事也爲其供王事也二百里男
邦三百里諸侯胡朏明云男始言邦則王官采地不得
稱邦宋蘇氏云小國在內依天子大國在外以禦侮(又)
五百里(曰)綏服綏安也謂安王室也宋張氏九成曰此亦諸
侯耳以其稍遠變名爲綏欲其知建諸侯所以安王室

也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丙三百里揆度文教
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揚武衛所以
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文教武衛皆綏安王室也(又)五
百里(曰)要服要約也奮武衛防其猾夏也欲其嚮風慕
義則唯以文教約束之三百里夷於此皆夷二百里蔡
宋蘇氏曰放有罪曰蔡左傳蔡蔡叔胡朏明云蔡說文
作𥻍𥻍蔡篆寫相似隸遂訛爲蔡𥻍放也放有罪者於
此(又)五百里(曰)荒服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三
百里蠻二百里流劉氏敞曰夷性近於人蠻性遠於人
流如流共工之流胡朏明云五服之文牽以前包後甸

服舉天子以見諸侯非謂其外無田服也侯服謂有諸
侯自此始非謂其外無諸侯也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
百里奮武衛謂揆之奮之自此始非謂其外無文教武
衛也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
流謂要荒之邊鄙爲流放罪人之地非謂此二百里者
非蠻夷也學者求其意勿泥其辭則善矣東漸于海漸
進也西被于流沙被加也朔南暨暨及也聲教訖于四
海訖盡也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孔傳謂堯錫禹玄圭以
彰顯之胡朏明云經言禹錫不言錫禹蓋下於上亦可
言錫與師錫帝曰九江納錫大龜之錫同義按此二句

倒裝文法謂禹告成功得錫玄圭於帝也錫玄圭所以嘉其功水色黑故圭以玄又按宋鄭漁仲謂禹貢一書爲萬代地理家成憲則解禹貢者不可不識地理篇內凡言地理悉以今地釋之實適用地理今釋參以胡朏明閻百詩兩先生之說其府州縣衛疆域分屬與今少異者並仍其舊未敢擅易又案書本分虞夏商周四目此篇全述堯舜時事而云夏書孔傳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愚意堯舜時未立史官堯典皋陶謨實爲夏史追述之書此篇亦係追述以夏史述禹事故無曰若稽古之文初未必虞夏別題也虞夏商周之目蓋後儒所加左氏傳引皋陶謨曰夏書引洪範曰商書而尚書大傳說堯典謂之唐傳說文引五品不遜亦曰唐書蔡傳於虞書云或以爲孔子所定未審也茲概削去不錄則以所解者止此二十八篇經文故也

禹貢古意

禹敷土敷分也馬注敷布也鄭注史記作與人徒以傅土 夏本紀

隨山刊木史記作行山表木 夏本紀 漢書作隨山栞木 地理志 說文作隨山栞木

奠高山大川定其左秩祀禮所視馬注史記作定高山大川 夏本紀

冀州既載載於書也馬注兩河間曰冀州載之言事事謂作徒役也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 鄭注

壺口壺口山名馬注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鄭注

治梁岐梁山在左馮翊夏陽鄭注

及岐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鄭注

至于岳陽太岳之南鄭注史記作至于太嶽 夏本紀 漢書同 地理志

覃懷底績覃懷縣屬河內鄭注史記作覃懷致功 夏本紀

至于衡漳衡水名馬注漳水橫流入河鄭注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鄭注漢書作至于衡章 地理志

厥土惟白壤壤天性和美也馬注
厥賦惟上上錯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馬注一井上
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
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
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鄭注此州入穀不
貢鄭注
厥田惟中中土地有高下馬注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
水害備也鄭注言其土地各有肥瘠王注
恒衛既從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鄭注史記
作常衛既從 夏本紀

大陸既作大陸澤名在鉅鹿北鄭注史記作大陸既爲
夏本紀
鳥夷皮服鳥夷北夷國馬注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
者也鄭注鳥夷東北夷國名也王注史記作鳥夷皮
服 夏本紀 漢書作鳥夷卉服 地理志
濟河惟兖州在此兩河閒鄭注東南據濟西北距河王
注史記作濟河爲沇州 夏本紀
九河既道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
九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鄭注周時齊桓公塞
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

其遺處鄭注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灉水沮水相觸而入此澤中地理
志曰雷澤在濟陰城南鄭注史記作雍沮會同 夏本
紀
桑土既蠶其地尤宜蠶桑故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
桑間者鄭注
是降丘宅土此州寡於山而夾於兩大流之間遭洪水
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
喜故記之鄭注史記作於是民得下丘居土 夏本紀
風俗通作民乃降丘度土

厥土黑墳墳有膏肥也馬注史記作其土黑墳 夏本紀
厥草惟繇繇抽也馬注說文作厥草惟蘨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禹治水十三年八州平故堯
以爲功而禪舜馬注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
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鄭注釋文
馬鄭本載作年史記作作十有三年乃同 夏本紀 漢
書作作十有三年迺同 地理志
厥貢漆絲史記作其貢漆絲 夏本紀
厥篚織文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
女功故以貢篚別之鄭注史記作其篚織文 夏本紀

漢書作厥桼織文 地理志

浮于濟漯漯水出東郡東武陽鄭注漢書作浮于泲漯 地理志

達于河史記作通于河 夏本紀 漢書同 地理志

海岱惟青州東自海西至岱鄭注東岳曰泰山鄭注

嵎夷既略用功少曰略馬注

濰淄其道濰淄二水名鄭注地理志濰水出琅邪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鄭注漢書作惟甾其道 地理志

釋文濰本作惟又本作維

海濱廣斥斥謂地鹹鹵鄭注史記作海濱廣潟 夏本紀

漢書作海瀕廣潟 地理志

萊夷作牧史記作萊夷爲牧 夏本紀

厥篚檿絲史記作其篚酓絲 夏本紀

浮于汶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鄭注

達于濟史記作通于濟 夏本紀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界又南至淮水鄭注

淮沂其乂淮沂二水名鄭注沂水出沂山鄭注地理志

沂水出泰山蓋縣鄭注史記作淮沂其治 夏本紀

蒙羽其藝蒙羽二山名鄭注

大野既豬水所停止深者曰豬馬注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鄭注史記作大野既都 夏本紀 漢書作大壄既豬 地理志

東原厎平東原地名今東平郡鄭注尚書大傳作東遠厎平 見水經注

厥土赤埴墳埴黏土也鄭注熾赤也鄭注史記作其土赤埴墳 夏本紀

草木漸包相包裹也馬注說文作艸木蔪苞

惟土五色所以爲大社之封鄭注王者取五色土爲大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王者覆四方也王注

羽畎夏翟羽山之谷鄭注周禮注作羽畎夏狄

嶧陽孤桐嶧今在下邳西葛嶧山也鄭注

泗濱浮磬泗水出濟陰乘氏鄭注

淮夷蠙珠淮夷二水名馬注淮水之夷民也鄭注說文作玭珠

曁魚史記作臮魚 夏本紀 漢書同 地理志

厥篚玄纖縞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鄭注史記作其篚玄纖縞 夏本紀 漢書作厥棐玄纖縞 地理志

達于河說文作達于菏水經同

淮海惟揚州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鄭注

彭蠡既豬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蠡西鄭注南方謂
都爲豬鄭注史記作彭蠡既都 夏本紀
陽鳥攸居陽鳥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鄭注史記作陽
鳥所居 夏本紀 漢書作陽鳥逌居 地理志
三江既入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在其
中則爲中江鄭注江自彭蠡分爲三既入者入海也
鄭注
震澤厎定厎致也王注史記作震澤致定 夏本紀
篠簜既敷篠箭簜大竹也鄭注史記作竹箭既布 夏本
紀

厥草惟夭夭長也馬注史記作其草惟夭 夏本紀 漢書
作厥草中繇 地理志
厥木惟喬史記作其木惟喬 夏本紀
厥土惟塗泥塗泥漸洳也馬注史記作其土塗泥 夏本
紀
厥賦下上上錯史記作厥賦下上上雜 夏本紀
厥貢惟金三品銅三色也鄭注金銀銅也鄭注王注
瑤琨篠簜瑤琨美石次玉者王注漢書作瑤瓚筱簜 地
理志 釋文馬本作瓚說文作瑤琨筱簜
島夷卉服此州下濕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
官鄭注史記作島夷 夏本紀 漢書作島夷 地理志
厥篚織貝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而
織之即成矣鄭注史記作其篚織貝 夏本紀 漢書作
厥棐織貝注貝水蟲也古以爲貨 地理志
厥包橘柚包橘柚乃三物包晉膠切鄭注史記作其包
橘柚 夏本紀
錫貢有錫則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鄭注橘
與柚錫其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之無也王
注
沿于江海均平馬注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鄭注釋文

鄭本作松馬本作均史記漢書並作均于江海 夏本
紀地理志
達于淮泗漢書作通于淮泗 地理志
荊及衡陽惟荊州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鄭注
江漢朝宗于海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
也鄭注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宗尊也欲其尊王
也鄭注
九江孔殷地理志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爲大江鄭注
九江者廬外之尋陽山谿分枝散出而合於大江者
也鄭注廬江尋陽間九小谿入江鄭注殷猶多也鄭

注史記作九江甚中 夏本紀
沱潛既道沱湖也其中泉出而不流者謂之潛馬注今
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於江出也鄭
注潛蓋漢西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者鄭注
雲土夢作乂釋文雲徐本作云史記作雲土夢爲治 夏
本紀
厥貢羽毛齒革史記作羽旄齒革 夏本紀 漢書同 地理
志
杶榦栝栢栝白栝馬注榦柘榦鄭注栢葉松身曰栝鄭
注

礪砥砮丹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鄭注丹可以爲采
王注漢書作厲砥砮丹 地理志
惟箘簵楛楛木名可以爲箭馬注箘簵是兩種竹也鄭
注箘竹聆風楛木類此州中生聆風與楛者衆多鄭
注說文作惟箘簬楛 竹部 唯箘輅枯 木部
三邦底貢厥名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馬注
史記作三國致貢其名 夏本紀
包匭菁茅匭纏結也菁菁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
之故包裹又纏結也鄭注菁蔓菁也鄭注揚州厥包
橘柚從省可知也王注

厥篚玄纁璣組組文也馬注史記作其篚玄纁璣組 夏
本紀
九江納錫大龜納入也馬注史記作入錫大龜 夏本紀
逾于洛史記作踰于雒 夏本紀
荆河惟豫州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河鄭注
榮波既豬榮播澤名馬注沇水溢出河爲澤衛狄戰在
此地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都音豬
鄭注釋文馬本作播周禮注同疏云馬鄭王本皆作
播尚書大傳作榮播既都
導菏澤被孟豬史記作道荷澤被明都 夏本紀 漢書作

道荷澤被盟豬 地理志 周禮職方氏疏引作道柯澤
被明都尚書大傳作被明都
厥土惟壤史記作其土惟壤 夏本紀
下土墳壚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馬注豫州地青
馬注壚疏也鄭注
厥賦錯上中史記作賦雜上中 夏本紀
厥篚纖纊史記作其篚纖絮 夏本紀 漢書作厥棐纖纊
地理志
浮于洛史記作浮于雒 夏本紀
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於黑水三危

山黑水出其南鄭注
岷嶓既藝地理志岷山在蜀郡煎氐道嶓冢山在漢陽
西鄭注史記作汶嶓既蓺夏本紀
沱潛既道沱湖也馬注水出江爲沱漢爲潛潛水禹疏
通爲西漢水鄭注史記作沱涔已道夏本紀
蔡蒙旅平蔡蒙皆在漢嘉縣鄭注
和夷厎績和夷地名也馬注和讀爲桓地志曰桓水出
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鄭注
厥土青黎黎小疏也馬注王注史記作其土青驪夏本紀

厥賦下中三錯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中之賦者
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小鄭注
璆鐵銀鏤黃金之美者謂璆鐵剛鐵可以刻鏤也鄭注
西傾因桓是來治西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
馬注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鄭注織皮謂西戎
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
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
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爲盤也鄭
注
逾于沔或謂漢爲沔鄭注

黑水西河惟雍州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鄭注
西據黑水東距西河王注
弱水既西衆水皆東此水獨西故記其西下也鄭注
涇屬渭汭水所出曰汭馬注汭入也馬注涇水渭水發
源皆幾二十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地
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幵頭山東南至京兆
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鄭注汭之言
內鄭注
灃水攸同漢書作酆水逌同地理志
荆岐既旅史記作荆岐已旅夏本紀

終南惇物地理志皆在右扶風武功鄭注史記作終南
敦物夏本紀
原隰厎績詩云度其隰原即此原隰鄭注
至于豬野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鄭注史記
作至于都野夏本紀漢書作至于豬壄地理志
三危既宅三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鄭注史記作
三危既度夏本紀
三苗丕敘史記作三苗大序夏本紀
厥土惟黃壤史記作其土黃壤夏本紀
球琳琅玕球美玉琳美石琅玕珠也鄭注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關西馬
注王注衣皮之人居崑崙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
别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鄭注析支在河關西王注
西戎即叙西戎西域也王注
導岍及岐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馬注
王注地理志岍在右扶風鄭注導岍爲陰列西傾爲
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鄭注
至于太岳今河東彘縣霍太山是也鄭注
厎柱按地說河水貫砥柱觸闕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
乃闕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鄭注

太行恒山史記作太行常山 夏本紀
朱圉地理志曰在漢陽南鄭注
至于太華地理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鄭注
熊耳外方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屬豫州
鄭注
桐栢桐栢在南陽平氏東南鄭注
至于陪尾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横尾者鄭注
至于荊山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鄭注
内方地理志在竟陵名立章山鄭注
至于大别在廬江安豐縣鄭注

岷山之陽史記作汶山之陽 夏本紀 漢書作崏山之陽
地理志
導弱水弱水出張掖鄭注凡言導者發源於上未成流
鄭注
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合黎流沙是地名馬注王注
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
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鄭注
導黑水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
在鄭注今中國無也鄭注
至于三危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

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鄭注
導河積石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馬
注王注史記作故道河自積石 河渠書
南至于華陰漢書作南到華陰 溝洫志
東至于厎柱史記作東至砥 夏本紀 漢書作東下厎柱
溝洫志
又東至于孟津史記作又東至于盟津 夏本紀 漢書同
地理志
至于大伾大伾地喉也沇出伾際矣鄭注史記作至于
大邳 夏本紀 釋文伾本作岯或作㔻

東過洛汭史記作東過雒汭 夏本紀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降水千里
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
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
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
字非也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
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如郲降于齊師之降蓋
周時國于地者惡言降故改之共耳又今河所從去
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鄭注降水在信
都南鄭注 案降蔡本作洚芸臺先生校宋本作降云唐石經宋臨安石經亦俱作降

同爲逆河下尾合曰逆河言相逆受也鄭注同逆一大
河納之於海王注漢書作同爲迎河 溝洫志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
爲漢至江夏爲夏水鄭注漢氏釋淮水改秩漢水爲
四瀆以其國所氏裴秀禹貢地域圖史記作嶓冢道
漾 夏本紀
又東爲滄浪之水滄浪夏水卽漢河別流馬注鄭注史
記作蒼浪之水 夏本紀
過三澨三澨水名馬注鄭注在江夏竟陵之界鄭注
東匯澤匯回也鄭注

東爲北江入于海三江既入入于海不入震澤也鄭注
岷山導江史記作汶山道江 夏本紀 漢書作湣山道江
地理志
東別爲沱此沱尾入江不於江出鄭注
又東至于澧醴水名馬注王注醴陵名大阜曰陵長沙有
醴陵縣鄭注史記作又東至于醴 夏本紀
東迆迆靡也馬注東迆者爲南江鄭注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地理志沇水出河東
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溢爲滎鄭注史記
作泆爲滎 夏本紀 漢書作軼爲滎 地理志

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鄭注說文作東
至于陶丘
又東至于菏史記作又東至于荷 夏本紀 漢書同 地理
志
導渭自鳥鼠同穴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又
有止而同穴之山焉鄭注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
榦也鄭注鳥名鵌似鵽而黃黑鼠同家鼠而短尾穿
穴共處鼠內而鳥外鄭注
東會于澧漢書作東會于酆 地理志
又東會于涇漢書作又東至于涇 地理志

九州攸同漢書作九州逌同地理志
四隩既宅史記作四奥既居夏本紀漢書作四奥既宅
地理志
九山刊旅史記作九山栞旅夏本紀漢書同地理志
庶土交正厎愼財賦𧰼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
其貢篚愼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鄭注
史記作衆土交正致愼財賦夏本紀
咸則三壤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鄭注
成賦中邦中邦九州也鄭注史記作成賦中國夏本紀
錫土姓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鄭注

史記作賜土姓夏本紀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
我天子政教所行鄭注
五百里甸服百里服納總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
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
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
是服外更有其地也賈逵訓馬注每言五百里一服
者是堯舊服每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
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
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鄭注甸服堯制賦其田使

入穀爲弼其外百里者兼入總謂入刈禾也鄭注漢
書作百里服內總地理志
二百里納銍銍斷去藁也鄭注漢書作二百里內銍地
理志
三百里納秸服秸去其穎也馬注鄭注漢書作三百里
內戛服地理志禮記注引作三百里納鞂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遠彌輕也鄭注
百里采采事也各受王事者馬注
二百里男邦史記作二百里任國夏本紀漢書作二百
里男國地理志

三百里夷夷易也馬注
二百里蔡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馬注蔡之言殺減
殺其賦鄭注說文作二百里𥻦
五百里荒服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馬注王注
三百里蠻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馬注蠻者
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鄭注蠻
慢也禮儀簡慢王注
二百里流流行無城郭常居處馬注
朔南暨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鄭注漢書作朔南泉地
理志

甘誓

甘誓書序以爲夏啟征有扈氏誓師於甘也馬云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地理今釋今陝西西安府鄠有甘亭史記述夏王啟與有扈氏大戰于甘其將戰也乃召六卿天子六軍皆命卿王作誓曰嗟凡有六軍之事之人予誓告汝等有扈氏威虐侮慢於五行謂不順五行以爲政怠忽棄去乎三正子丑寅三正謂不用天子正朔也鄭云天地人之正道天用是勦滅斷絕其命今予惟恭敬行天之罰以征之在左者不攻于其左攻謂用力是汝之不恭予命也在右者不攻于其右是汝之不恭予

命也御者非惟其馬之正是御是汝之不恭予命也用命者則賞之于祖不用命者則戮之于社其戮也非惟戮及爾身也予則並孥戮於汝蓋畏之也宋王伯厚云予則孥戮汝孔傳謂辱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註謂戮之以爲奴也泰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案上文既云戮于社矣又贅一句曰予則戮之以爲奴有此理乎從傳爲長又案匡謬正俗孥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耳

甘誓古意

大戰于甘甘有扈南郊地名馬注天子之兵故曰大鄭注

乃召六卿六卿者六軍之將鄭注

六事之人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鄭注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及士卒也鄭注

予誓告汝軍旅曰誓會同曰誥馬注

有扈氏漢書作有鄠氏 地理志

威侮五行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鄭注

怠棄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馬注天地人之正道

鄭注唐石經棄作弃

天用勦絕其命釋文馬本勦作巢說文作天用剿絕其命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史記作共行天之罰 夏本紀

左不攻于左車左鄭注壘子作左不共于左

汝不恭命壘子作若不共命

右不攻于右車右鄭注

御非其馬之正壘子作御非爾馬之政

不用命戮于社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

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尙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雷氏五經要義史記作不用命僇于社 夏本紀

予則孥戮汝 戮猶辱也鄭注匡謬正俗云或以爲奴或加刑戮耳漢書作予則奴戮汝 王莽傳

湯誓

〔湯誓成湯伐夏作誓也〕王曰格(來)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台我也〕敢行稱(舉)亂(事)(以)(臣)(伐)(君)(也)有夏(之)(所)(爲)(實)多(有)罪(故)天命(我)殛之今爾(等)有衆汝(其)曰我后不(憂)恤我衆舍我(稼)穡(之)事而割正夏〔謂割之使正孔傳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割剝之政孔本葢無夏字〕予(亦)惟聞汝衆(之)言(奈)夏氏有罪(天)(命)(殛)(之)予畏上帝(故)不敢不正(耳)今汝(等)其(又)曰夏罪(虐)(及)(夏)(民)(耳)其如台(何)(耶)夏王(相)率遏(絕)衆(民)(之)力(使)(不)(得)(耕)(相)率割(害)(於)夏邑(其)有衆(亦)(相)率(爲)怠(忽)(而)弗協(於)(上)曰時〔是通〕日曷(時)(則)喪(乎)(果)(其)(喪)(也)予及汝皆亡(亦)(所)(願)(也)夏德(之)(虐)(民)若茲今朕必往(正)(之)(矣)爾尙(其)輔予一人致天之罰(於)(有)(夏)予其大(賞)賚汝爾無不信(我)(也)朕(斷)不(自)食(其)言爾(若)不從(朕)(之)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案閻百詩云桀以乙卯日亡以授時法推之爲桀五十二歲乙未八月七日也師初發當於前此七月故曰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湯伐桀以十八祀乙未秋往越明年丙申三月建卯歸殷本紀所謂紬夏還亳作湯誥雜三月是也〕

湯誓古意

湯誓匡謬正俗作湯斷

非台小子台我也馬注

敢行稱亂史記作敢行舉亂 殷本紀

我后不恤我衆史記作我君不恤我衆 殷本紀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史記作舍我嗇事而割政 殷本紀

夏王率遏衆力遏止也馬注史記作率止衆力 殷本紀

率割夏邑史記作率奪夏國 殷本紀

有衆率怠弗協史記作有衆率怠不和 殷本紀

時日曷喪孟子作時日害喪史記作是日何時喪 殷本紀

予及汝皆亡孟子作予及女偕亡

爾尚輔予一人史記作爾尚及予一人 殷本紀

予其大賚汝賚賜也鄭注史記作予其大理女 殷本紀

爾無不信史記作女無不信 殷本紀

爾不從誓言史記作女不從誓言 殷本紀

予則孥戮汝大罪不止其身又孥戮其子孫鄭注史記作予則帑僇女 殷本紀 匡謬正俗作予則孥戮汝

盤庚

盤庚一篇盤庚遷殷民咨胥怨盤庚作誥也篇首有盤庚字故以名篇史記謂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而作反復經文辭義難通鄭康成謂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盤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上篇是盤庚爲臣時事中篇下篇是盤庚爲君時事於經文亦未見確且依經文解之

（史）（臣）（述）盤庚（將）遷于殷殷西亳別名閻百詩云亳有三一南亳後漢梁國穀熟縣是湯所都也一北亳梁國蒙縣是卽景亳湯所盟地一西亳河南郡偃師縣是盤庚之所遷也地理今釋案漢志河南郡偃師縣注云尸鄉殷湯所都又山陽郡薄縣注云湯所都皇甫謐曰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葛卽今梁國寍陵之葛鄉也若湯居偃師去寍陵八百餘里豈當使民爲之耕乎亳今梁國穀熟縣也張守節史記正義曰湯卽位居南亳後從西亳蓋湯未伐桀居南亳後自南亳遷西亳與葛爲鄰乃居南亳時事穀熟故城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尸鄉在今開封府偃師縣西十里

寍敬避御名下同

民不適有居（適）往也不欲適而有其居（相）率籲（呼）衆（皆）（憂）慼出矢言曰我王（當）（日）來（居）（此）（地）（我）（民）既爰宅于玆（矣）玆謂舊

邦（今）（若）重我民無盡劉（殺）（也）無勿遷不欲遷故謂遷爲
盡劉（既）不能胥匡以生（徒）卜稽曰 曰言也猶云徒曰卜
稽其如台（何）（哉）其如台如湯誓夏罪其如台猶云其如
我何先王（成）（湯）（當）（日）（居）（亳）（實）（惟）有服 謂有法度（能）恪謹
天命（於）茲（尚）猶不常（安）寧 茲謂亳邑 不常（於）厥邑于今
（已）五邦（矣）孔傳謂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
居耿盤庚遷殷爲五邦按時將遷殷而作誥不得數盤
庚遷殷爲五邦五邦蓋數南亳北亳爲二以皆湯所都
也羅氏路史謂囂相庇耿奄亦未見確言此者謂自成
湯以來恪謹天命經五遷而邑於此不可更遷也地理

今釋囂史記作隞並音敖字水經注云敖山上有城即
殷仲丁之所遷秦置倉於其中亦曰敖倉城敖山在今
河南開封府滎澤縣西北相亦名故殷城括地志云故
殷城在相州內黃縣今直隸大名府東南十三里即河亶甲所
都耿城在今山西平陽府吉州南隋置耿州於此以祖
乙遷耿爲名史記索隱云祖乙遷於邢邢音耿近代本
亦作耿今河東皮氏縣有耿鄉蔡傳以祖乙兩遷分耿
邢爲二非也 今（實）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 謂天之斷
絕殷命必有其故徙遷無益也故曰罔知矧曰其克從
先王之烈（乎）（而）（欲）（從）（先）（王）（居）（耶）（今）（日）（之）民若（已）顛（之）木

之（尚）有由蘖（耳）由木生條也左傳猶將復由即此由說
文作甹蘖說文作欁欁伐木餘也（不）（可）（復）（動）天其（能）永
我命于茲新邑（乎）（誠）（欲）紹（緒）復先王之大業（則）（宜）厎綏
四方（也）厎致綏安也致安四方謂不遷此以上皆民言
盤庚（聞）（衆）（感）（失）（言）（如）（此）（乃）斆于民 斆教也（知）（民）（不）（欲）（遷）
由（於）乃在位（之）（人）當時不欲遷者皆世家大族富貴之
人倡惑衆民（倉）（卒）（之）（間）以（所）常（服）（之）舊服 不暇更衣臨
朝 正（其）法度（發）（命）曰無（有）或敢伏（蔽）小人之攸箴 箴謂
規箴之言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來）汝衆予告汝
訓（言）汝（宜）（出）（乃）（謀）猷（以）黜乃（私）心無傲（慢）從（於）（苟）（且）（安）

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用）舊人共（行）政（事）王（有）（所）播告
（於）（民）之修（厥）（正）（事）（者）播布也（而）（舊）（人）不匿厥（王）（之）指（使）
（上）（下）（情）（通）王用（以）丕（大）欽（敬）（其）（事）（舊）（人）罔（肯）有逸（失）（之）
言（以）（惑）（亂）（民）民用（以）丕（大）變（化）（無）（不）（從）（王）（者）今汝聒聒
（然）多言貌 起（而）（專）信（艱）險（淺）膚之言（相）（爭）（如）訟予（實）弗
知乃所訟（者）（何）（事）（予）（之）（遷）（爾）（於）（殷）（也）非予自荒（失）茲德
（實）（爲）（汝）（故）惟汝含（予）（之）德 含德猶云戴德 不惕（懼）予一
人予（視）（汝）（情）若觀火（然）言至明亮 予亦拙（於）謀（耳）（原）（爲）
作乃（安）逸 乃汝也 （反）（致）（汝）（怨）（耶）（今）（日）（之）（事）若網（之）在綱
（方）（能）有條而不紊若農（之）服田（用）力（稼）穡乃亦有秋汝

克黜去乃之私心施實德于民至于汝之婚姻朋友丕
乃敢大言則以汝有積德於民矣今乃不畏戎毒于遠
邇戎毒大害不遷將有大害於後日如惰農之自安不
昬作勞孔傳昬強也不服田畝越其罔能收穫而有黍
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吉言謂善言倡民不遷是不以
善言和民惟汝自生毒不遷之害由汝而生乃至敗禍
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倡民不遷是先惡
于民乃奉其恫恫痛也不遷則有禍毒是爲奉其恫汝
以後雖悔於身何及乎相時憸利小民平時猶皆胥顧
于箴規之言今其發者有逸口矣逸口猶逸言謂口出

過失之言也是皆汝倡之也矧予能制乃短長之命汝
曷弗告於朕而胥動以浮言以恐嚇沈溺于衆乎今發
有逸口將若火之燎于原野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乎
此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也言爾自取罰非予
之咎當曰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汝舊
人也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勞逸共之予豈
敢動用非常之罰將世世選爾之勞予不掩爾之善茲
予將大享于先王爾之祖其從與享之其作福於汝歟
其作災於汝歟自有先王與爾祖監之予亦不敢動用
非德也言福災自有先王與爾祖作之非我不求舊予

今告汝于難難若射之有志必期於中予亦必期汝聽
也汝無侮此老成人無弱此孤有幼若有幼如有夏有
周之有語詞倡不欲遷是侮弱之也宜各長于厥居長
久也謂遷殷則長久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所作
謀猷相從以遷凡汝等無有遠邇其嫡戚於衆者斯爲
罪用罪則伐厥死伐猶殺也其不嫡戚於衆者斯爲德
用德則彰厥善遷而邦之臧歟惟汝衆之功遷而邦之
不臧歟惟予一人有佚罰佚罰謂佚失之罰凡爾衆我
其惟致告爾自今至于後日其各共爾之事齊乃位勿
妄作度乃口勿妄言若罰及爾身則弗可悔此以上梅

賾所上古文分爲盤庚上盤庚作惟央意涉河以民遷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誕大亶誠也用誠心大告之
其有衆咸造前云王命衆悉至於庭命之至尚未悉至
也故所詰者專在世家大族在位之人此咸造命下於
國民悉至也無有敢褻慢在王庭者衆皆嚴肅盤庚乃
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廢失墜朕之命嗚呼古我
前后罔不惟民之承承順也視民利而爲之以承順乎
民民用保厥后以胥爲憂感故其所行鮮以不浮于天
時蔡傳謂有天時之災鮮有不以人力勝之者是也孔
傳浮行也舟浮水而行故以浮爲行水之浮物水勝物

也故浮得爲勝禮記注在上曰浮亦勝意將言亳殷有
災前后用遷是能勝天時故云鮮以不浮于天時當曰
亳殷天降大虐先王不以爲懷懷安也厥攸作而視民
之利用遷今日者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猶云所聞於
古后之事我亦欲承汝俾汝惟喜樂安康之與共非於
汝有咎比之于罰也予告汝若顧呼然必欲懷兹新邑
者亦惟汝之故欲以汝丕從厥志也今予將試以汝遷
以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布乃心
欽敬其念以忱信之心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耳鞠
窮也若乘舟然汝若弗濟必臭厥載孔傳訓臭爲敗案

臭腐也爾時具舟將濟遷家作客之用已載舟中故盤
庚指以爲喻若爾忱心不相連屬以共濟惟有相胥以
沈溺而已謂相守而沈其舟不其或稽察耳徒自怒出
怨言曷能瘳乎汝不謀長久之計以思乃災謂不遷後
必有災汝誕勸憂勸不遷是大勸憂今者其將有今罔
後矣汝何能生而在後人之上乎在上猶云在前謂不
遷不惟遺患後人將及身而亡也今予命汝一其心無
起穢惡以自臭臭亦惡也明明當遷却圖安不遷是起
穢以自留臭名恐造作浮言之人倚乃身聽從浮言則
身倚於偏而不正迂乃心聽從浮言則用心迂曲而不

直予迓續乃命于天不遷之則天命將絕故遷爲迓續天
命迓匡謬正俗作御予豈汝威哉用奉畜汝衆也予念
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予丕克羞養爾今日之使爾遷
也用懷安爾故然也於此而既失于政尚陳久于兹兹
謂舊邑言於此舊邑既不能行養民之政尚陳久於兹
而不遷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爲虐朕民乎崇重也
若汝萬民乃不以生爲生遷欲生民民不遷是不以生
爲生暨予一人之謀猷有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
曷不暨朕幼孫有比而故有爽德乎爽失也自上其罰
汝汝罔能迪迪開也謂開釋其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

乃父曰汝共作而爲我畜斯民是畜民之責乃祖父與
我先后共之者也今汝若有戕害則雖在乃心未明其
迹浮言惑衆是戕在乃心也我先后必安綏乃祖乃父
用罰於汝乃祖乃父乃斷絕棄汝不救乃死兹予若有
亂政之人同於厥位具乃貝玉以自私乃祖乃父丕乃
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自高后言之曰朕孫乃祖
乃父是高后之臣臣與君言不得曰爾孫故若代高后
之自稱者立言之體也乃祖父迪我高后迪開也丕乃
崇降弗祥於予罰民曰殺乃祖乃父罰君曰迪高后說
得先后君臣一體同情眞能令聽者感泣嗚呼今予告

汝(良)不易(矣)(宜)永敬大恤無胥絕遠(而)(不)(聽)汝(共)分(予)
猷念以相從各(宜)設中于乃心〔中則不倚不迓〕乃有不
吉不迪顛(隕)越(墜)不(爲)恭(敬)暫(時)(相)遇(卽)(爾)姦宄(之)(人)
我乃劓殄滅之無(使)遺(留)(生)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易
種謂以惡傳惡如種之更易種樹不絕言不聽從遷徙
盡滅絕之不使至新邑仍爲惡也〕往哉(汝)(共)(以)生(爲)生
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常)建(立)乃家(也)〔此以上梅賾分爲
盤庚中〕盤庚既遷奠厥攸居〔奠定也〕乃正厥位綏爰有
衆〔綏安也〕曰無戲怠(宜)懋(勉)建(爾)(之)大命今予其敷(布)
心腹腎腸歷(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有)罪(於)爾衆爾無

共怒(以)協比讒言(於)予一人古我先王將(欲)多(大)于前
(人)功(故)(遷)適于山〔先王歷指以前遷都先王如前云五
邦多是適山〕(今)(天)用降我凶德〔謂舊邑有災〕(使)(之)(遷)(實)
(欲)嘉(其)績(功)于朕邦今我民(於)(茲)用蕩析離居罔有(底)
定極(止)〔言災日甚無極止〕爾謂朕曷(爲)震動萬民以遷
(乎)肆上帝(之)(降)(災)將(使)(我)(從)(先)(王)(居)復我高祖之德(以)
亂越我(國)家〔亂治也〕朕及篤敬(之)(臣)恭承民命用(遷)(爾)
(而)永(有)(此)地于新邑肆予冲人(必)(欲)(以)(爾)(遷)(者)非(是)廢
厥謀(猷)(也)弔(爾)(之)(蕩)(析)(離)(居)(不)(知)(永)(地)(於)(新)(邑)(而)(使)(之)
由靈(善)(之)(道)(也)〔弔如弔民之弔由從靈善也〕(今)各(但)非

敢違卜(而)(從)(遷)(矣)用(以)宏(大)(其)(基)(業)(於)茲(而)(有)賁(光)(矣)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痛)哉〔慰之也謂皆
有懷故之痛〕予其懋(勉)簡(閱)相(助)(於)爾(爾)(須)念敬我衆
(民)朕不肩好貨(財)〔肩任也負也謂不以好貨財爲任負
也〕(用)敢恭(敬)(乎)(民)(以)生(其)生(凡)(能)鞠(養)人謀(畫)人之保
居(者)(必)叙(次)(而)欽(敬)(之)〔謂用爲臣〕今我既羞告爾于朕
志〔羞進也〕(果)若(順)(於)(爾)(乎)否(乎)(予)(固)罔有弗欽(敬)(也)(爾)
(等)(亦)(宜)無總于貨寶〔總謂緜於己〕生(民)(之)生(以)自(爲)(功)
庸式(用)敷(布)(養)民(之)德永(常)肩(任)(此)一心(而)(無)(二)(也)〔此
以上梅賾分爲盤庚下案此篇實非一時之事自篇首

至罰及爾身弗可悔專爲世家大族在位之人而發故
史臣於發端則標明曰由乃在位自盤庚作至永建乃
家告民之意爲多則標明曰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
自盤庚既遷盡篇末爲既遷而告民之辭則又標明曰
綏爰有衆謂安綏慰勞之也嗚呼以下專與在位之人
更約又將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一提古人文章長篇
其用筆顯亮蓋如此又案盤庚舊都孔傳以爲耿蔡氏
因之所以用遷之故則爲蕩析離居而蕩析離居之故
孔傳以爲水泉沉溺蔡氏謂河水圮壞沉溺墊隘似皆
依小序祖乙圮于耿之文而爲此說王肅則謂宮室奢

侈下民邑居墊隘水泉瀉鹵不可以行政化玩失于政
陳于茲汝不謀長以思乃災予迓續乃命于天等語知
盤庚之遷爲行政計也蓋當時之爲災其中於民也微
而民不能自察也是以若是其難也未必邑居果爲河
水圮壞而民猶坐守而不欲徙也

盤庚古意

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馬注湯十世孫祖乙之曾孫
鄭注釋文盤作般漢書作般古今人表 漢石經尚書
殘碑般□既□盤作般
遷于殷商家自徙此而號曰殷鄭注
既爰宅于茲爰于也鄭注
于今五邦五邦謂商丘亳囂相耿也馬注
若顛木之有由蘖顛木而肄生曰枿馬注說文作若顚
木之有㽕櫱木部 若顚木之有㽕枿弓部
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箴諫也馬注耆侈之俗小民咸
苦之欲言於王今將屬民而詢焉故勑以無伏之鄭
注

格汝衆白虎通作裕汝衆
王播告之修說文作王譒告之
今汝聒聒聒聒拒善自用之意馬注聒讀如聒耳之聒
聒聒難告之皃鄭注聒聒善自用之意王注說文作
今汝懖懖
予亦拙謀說文作予亦炪謀
服田力穡漢書作服田力嗇成帝紀
不昬作勞昬勉也馬注鄭注

延其罔有黍稷釋文越本又作粵
身何及石經殘碑作命何及
相時憸民相視也馬注說文作相時悉民今說文誤作詩曰集韻引
說文作商書石經殘碑作相□散□
自作不靖靖安也馬注
遲任有言曰遲任古老成人馬注王注古之賢史鄭注
人惟求舊器非求舊石經殘碑作人惟舊□□救舊
茲予大享于先王大享烝嘗鄭注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我告汝於我心至難矣夫射
者張弓屬矢而志在所射必中然後發之為政之道
亦如是也鄭注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老弱皆輕忽之意也鄭注
石經殘碑作女毋翕侮成人毋流□□□
度乃口石經殘碑作度爾口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作渡河之具鄭注爲此思南渡
河之事王注
乃話民之弗率話告也言也馬注
誕告用亶單誠也馬注釋文馬本亶作單
勿褻在王庭造爲忠馬注
保后胥慼石經殘碑作保后胥高

爾忱不屬屬獨也馬注
予迓續乃命于天匡謬正俗迓作御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石經殘碑作□□□試以
爾遷安定厥國
不其或稽自怒曷瘳石經殘碑作□其或迪自怨□□
汝誕勸憂石經殘碑作□永勸憂
高后丕乃崇降罪疾石經殘碑作高后不乃知降罪疾
汝有戕則在乃心石經殘碑作女有近則在乃心
崇降弗祥石經殘碑作興降不永
嗚呼石經殘碑作於戲
今予告汝不易我所以告汝者不變易言必行之鄭注
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王注
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石經殘碑作女比猶
念以相從各翕中□□□
奠厥攸居乃正厥位徙主於民故先定其里宅所處次
乃正宗廟朝廷之位鄭注
綏爰有衆爰於也安穩於其衆也鄭注
無戲怠石經殘碑作女罔台民
懋建大命勉立我大命使心識教令常行之鄭注勉立
大教建性命致之五福王注石經殘碑作勖建大命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石經殘碑作今予我堯典正義云夏
侯等書曰憂腎陽魏志注引作憂賢揚歷魏都賦注
引作優賢揚歷
嘉績于朕邦石經殘碑作綏績□□□
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石經殘碑作今爾惠朕□柾
動萬民以遷東觀餘論云作爾惠服曷祗動萬民以
遷
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石經殘碑作□□乘哉予其
勖簡相爾

廟諱敬避下同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序以爲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
已訓王也史臣記高宗肜祭之日肜祭之明日又祭也
周謂之繹殷謂之肜越有雊雉之異祖已曰惟先格正
王心以正厥事此異當消乃訓于王曰惟天監視下民
典厥義典主也謂以義爲主其降年於民有永有不永
其不永者非天夭此民民自不義故中絕厥命耳民有
不若順於德不聽從其罪謂有罪而不改天既孚信以
永不永之命民自宜正厥德也今雊雉之異是天欲正
王之德乃曰其如台何哉嗚呼王司敬民者也王與民
罔非天之所亂謂天嗣之以生典祀謂祀有常典無豐
于昵孔傳昵近也謂近廟蔡傳以爲禰廟案金仁山前
編曰高宗肜日高宗之訓史遷繫於祖庚之紀內則是
祖已爲祖庚作凡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
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而此書訓體乃繫之
君既非義例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
以廟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
繹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
不親矣而曰高宗且以廟號稱之曰典祀無豐于
昵詳味其辭安知非祖庚之廟而有雊

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已以訓祖庚明矣據此則高宗肜日謂祭高宗之肜日乃訓于王王謂祖庚也祖庚高宗之子蓋祖庚祀高宗過於豐故祖已因雊雉之異作訓也

高宗肜日古意

越有雊雉漢書作粤有雊雉 外戚傳

祖已曰謂其黨鄭注言于王王注

惟先格王漢書作惟先假王 成帝紀五行志孔光傳外戚傳

降年有永有不永年命者惷愚之人尤悔焉故引以諫王也鄭注

天旣孚命正厥德史記作天旣附命 殷本紀 漢書作天旣付命 孔光傳 漢石經殘碑作天旣付□

王司敬民史記作王嗣敬民 殷本紀

罔非天亂史記作罔非天繼 殷本紀

典祀無豐于昵昵考也謂禰廟也馬注高宗豐于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鼎之異王注史記作常祀無豐于棄道 殷本紀

西伯戡黎

西伯戡黎祖伊懼亡諫紂也祖伊知殷之亡兆於西伯
戡黎故史臣述其原由曰西伯既戡勝黎國西伯文王
黎孔傳謂近王圻諸侯地理今釋黎國今山西潞安府
黎城平順二縣地祖伊恐奔走而來告于王曰天子天
既訖盡我殷之命格人元龜皆罔敢知吉言必凶格人
至人此非先王不相助我後人惟王淫亂戲虐用自絕
厥命耳故天之棄我不有安康之食謂多凶年不虞度
乎天性謂民失常性不迪蹈乎當率之典常謂亂法今
我民罔有弗欲喪者皆曰天曷不降威是大命不篤摯

於我矣摯謂篤摯猶言厚也今王其如台猶云王其奈
我國家何史記作今王其奈何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
在天乎祖伊反謂反其國邑前云奔告祖伊當是在外
之臣故曰奔也私僕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罪參於天
乃能責命于天責求也猶求取於人者謂之誅求殷之
即喪指乃功功事也此三字非祖伊之言祖伊反顧其
國事手指之而言故史臣著此三字不能無戮于爾邦
爾邦猶云此邦謂巳國無聊之言自分必亡也案祖伊
孔傳謂祖巳後賢臣殷多以祖名蓋同姓之臣又案金
仁山前編云案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

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里三百餘
里耳則黎蓋商畿內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昔者紂
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於
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
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昔者商紂爲黎之蒐
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於商則戡黎之師或者
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觀祖伊之
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殷已阽危亡無
日矣故吳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益以其辭
氣觀之居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宋陳少南呂伯恭

薛季龍亦皆以爲武王朱子云此等無證據且闕之

西伯戡黎古意

西伯既戡黎文王爲雍州之伯南兼荆梁在西故曰西伯鄭注王者中分天下爲二公摠治之謂之二伯得專行征伐文王爲西伯黎侯無道文王伐而勝之王注說文作西伯既戓黎戈部西伯𢧵𨜒邑部爾雅注引作堪黎尚書大傳作或耆釋文伯亦作柏

格人元龜大龜也長尺二寸馬注史記作假人元龜殷本紀

罔敢知吉史記作無敢知吉殷本紀

惟王淫戲用自絕史記作維王淫虐用自絕殷本紀

故天棄我史記作故天弃我殷本紀

不有康食王暴虐于民使民不得安食鄭注史記作不有安食殷本紀

不虞天性逆亂陰陽不度天性鄭注

不迪率典倣狠明德不修法教鄭注

今我民罔弗欲喪史記作罔不欲喪殷本紀

大命不摯史記作大命胡不至殷本紀說文作大命不𡠗

今王其如台史記作今王其奈何殷本紀

微子

微子一篇微子傷殷之將亡與父師少師謀存殷祀也

微孔傳謂圻內國名子爵也地理今釋寰宇記云微子城在潞東北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鎮卽故城也史臣記微子若曰父師箕子少師比干父師少師皆官名殷其弗或能亂正四方矣亂治也當曰我祖成湯底致其功遂能陳列于上上謂上世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下對上言謂今也殷罔不小大言無小無大皆如下文所云好草野竊盜爲姦爲宄卿士則相爲師師專行非度凡作惡而有辜罪之人

乃罔有恒獲之者小民方興而相爲敵讎今殷其淪沒喪亡若涉大水其無津涯矣殷遂即喪亡越至于今不須臾日也言畢而父師少師無言又呼之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言問於汝吾一家之耄老也吾其遜于荒野何如微子蓋紂庶長兄故曰吾家耄言將遜遯荒野以存宗祀不敢自是以爲狂而商二師也今爾無所指告於予予字句絕顛隮隮字句絕謂殷祀顛隕隮墜將若之何其問之也父師答之若曰王子天加毒害降災於殷以荒殷邦方興起沈酗于酒乃罔畏其所當畏咈逆其耇長舊有位之人今殷民乃至攘竊神祇之犧牲

牲臣用以相容將食之而無災天降而監視殷民凡所
用以乂治此民者皆以讎爲斂謂斂讎於民猶詩云斂
怨以爲德召敵讎不怠召招也不怠謂不懈怠猶云無
已罪合于一罪多合而爲一實多瘠病於民罔有道詔
告於汝而救之矣故無指告也商今其有滅亡之災我
等適興而受其敗商其淪喪矣我罔能爲之臣僕矣言
將不能爲商臣詔告王子出爲迪也迪蹈也謂蹈於道
出遯猶能存宗祀故爲蹈於道我舊常云子賢以商家
宗祀刻責乎子刻責也王子若弗出我商家宗祀乃眞
顚隮也宜各自靖靖安也謂各自行其道以安靖禍亂

不必同也人人各自獻納其所爲于先王我則不宜顧
宗祀而行遯也

微子古意
微子微國名子爵入爲王卿士王注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作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宋世
家
我祖湯也馬注
我用沈酗于酒說文作我用沈酗于酒
于下下下世也馬注
卿士師師非度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
效爲非法度馬注
凡有辠罪乃罔恒獲凡猶皆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

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鄭注史記作乃無維獲
宋世家
今殷其淪喪史記作殷其典喪宋世家
越至于今越於也於是至矣馬注
我其發出狂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鄭
注
吾家耄卿大夫稱家馬注耄昏亂也在家不堪耄亂故
欲遯出於荒野鄭注
今爾無指告予顚隮隮猶墜也恐顚墜於非義當如之
何馬注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王注

若之何其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鄭
注史記作如之何其　宋世家
父師若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鄭注
天毒降災荒殷邦史記作天篤下菑亡殷國　宋世家
乃罔畏畏史記作乃毋畏畏　宋世家
咈其耇長史記作不用老長　宋世家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徒盜曰竊馬注地曰祇
馬注犧純毛牷體完具鄭注攘博士讀曰𡨥鄭注
用乂讎斂釋文讎馬本作稠
我興受其敗說文作我興受其退
微子古意　二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云言也刻侵刻也馬注論衡作
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
自靖釋文靖馬本作清謂潔也

御名下同敬避

[illegible]牧誓[illegible]伐紂誓師於牧野也[illegible]時(維)甲子(之日)
[illegible]傳鄭注[illegible]月四日閏百詩云[illegible]年紂三十三祀
巳卯正月五日昧爽昧冥爽明也爽而尙昧王朝至于
商郊牧野孔傳謂紂近郊三十里地名牧地理今釋案
紂都妹土在朝歌北隋置衛縣於此唐武德時爲衛州
治即今之淇縣也牧野當在今淇縣南迆邐以至汲縣
故九域志謂汲城亦牧野之地也乃誓王左杖黃鉞右
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先慰勞之也王曰嗟我
友邦冢君猶云大君御事(之人)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孔
何書今文解　牧誓　一
傳亞次旅衆也衆大夫其位次卿蔡氏謂亞者卿之貳
大夫也旅者卿之屬士也師氏以兵守門王舉則從者
千夫長孔傳師帥百夫長孔傳卒帥及庸蜀羌髳微盧
彭濮人八國皆蠻夷戎狄從伐紂者地理今釋庸今湖
廣鄖陽府竹山縣蜀今四川城都府羌當在今陝西甘
肅以西南接蜀漢塞外髳微孔傳謂在巴蜀疏云漢之
巴郡所治江州縣也江州縣今巴縣地屬四川重慶府
盧古盧戎國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中盧故城是
彭今四川眉州州北廢彭山縣有彭亡城濮春秋釋例
建寍郡南有濮夷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建寍故城在

朝諱　敬避

今湖廣荆州府石首縣其地要在石首之南也稱爾戈
稱舉也比爾干立爾矛矛長戈故曰立矛其誓王曰古
人有言曰牝雞無晨晨謂司晨而鳴牝雞之晨乃惟家
之索索盡也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亂棄絕厥肆當
陳之祭祀而弗報答昏亂棄絕厥遺王父母弟而不待
之以迪道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尊崇之是長以
爲民長是信信任之是使任使之是以爲大夫卿士俾
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武王名惟恭行天
之罰以伐之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愆
過也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伐刺也乃

止齊焉勗哉夫子尚其皆桓桓然武貌如虎如貔如熊
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來以役我西土者古讀于商郊
爲句今讀至西土爲句迓古御字謂能奔來降以爲西
土役者則弗禦之勗哉夫子反覆其辭以丁寍之爾所
弗勗其于爾躬有戮案閻百詩云古文武城篇建武之
際亡當建武以前劉歆父子校理秘書其篇固具在也
故歆作三統厤引武城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霸粤翼
日癸巳武王廼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粤若來二月既死
霸粤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
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

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武王以周正月三日癸巳伐商
二十八日戊午度于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明日
庚申二月朔四日癸亥至牧野五日甲子商王紂死三
十日己丑晦大寒中明日閏二月庚寅朔孔傳謂二月
四日則己未冬至不得在晦日與己丑大寒中不得在
閏前之一日矣

牧誓古意

昧爽昧未旦也馬注

商郊牧野郊外曰野將戰于郊故至牧野而誓鄭注牧
野紂南郊地名鄭注紂近郊三十里名牧鄭注

右秉白旄旄牛尾馬注

我友邦冢君冢大也馬注史記作我友國冢君周本紀

微盧彭濮人史記作微纑彭濮人周本紀

稱爾戈爾雅注作偁爾戈

惟婦言是用漢書作惟婦言用五行志

昏棄厥肆祀弗答肆祭名答問也鄭注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
母弟舉親者言之也鄭注誓首言此者神怒民怨紂
所以亡也鄭注史記作遺其王父母弟不用周本紀
漢石經殘碑作厥遺任父母弟不迪

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漢書作四方之逋逃
多罪是宗是長谷永傳

以姦宄于商邑史記作以姦軌于商國周本紀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史記作共行天之罰周本紀

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
齊正行列鄭注

夫子勗哉史記作夫子勉哉周本紀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伐謂擊刺也及
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止齊正行列也鄭
注

尚桓桓桓桓威武貌鄭注說文作尚狟狟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螭猛獸也歐陽說貔一名豹虎類
也鄭注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也鄭注史記作如虎
如羆如豺如離周本紀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役爲也馬注禦彊禦謂彊暴也克
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者當以爲周之役也鄭

注禦禁也鄭注釋文馬本迓作禦史記作不禦克犇
周本紀匡謬正俗作弗御克奔

爾所弗勗所言且也鄭注史記作爾所不勉周本紀

洪範

洪範一篇箕子陳治天下之策也篇首有洪範字故以名篇自古說此篇者以爲卽洛書九數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是圖書皆出之伏羲之世而篇內明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九疇者言治天下之道有此九策也九疇本於五行五行𤔡一不叙則五行並亂而九疇不得其叙矣堯之時洪水氾濫是水不得其性而五行亂禹治之則水得其性而五行叙五行叙而九疇可得而用矣故曰錫禹洪範九疇其果卽洛書九數與否經無明文且依經文解之惟十有三祀蔡傳商

曰祀周曰年此曰祀者因箕子之詞謂變年言祀尊箕子也以周之年易商之祀史臣載筆未便擅自變亂若此案商謂年爲祀武王克商未反國卽就箕子而訪政此時固未改祀爲年也史臣故仍其舊而書之見武王訪政之急也地理今釋箕蔡傳國名姓纂云商之圻內僖三十三年晉敗狄于箕杜預云太原陽邑有箕城在今山西遼州榆社縣東南三十里王訪問于箕子以求治天下之道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暗中騭定下民使之相協而安厥居此非叙其彝倫不可也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彝倫之所以叙者在治天下

者以九疇大爲範圍而洪範九疇本於五行五行皆天所生我聞在昔帝堯之時洪水氾濫使鯀治之鯀陻塞洪水水不得其性而水亂水亂而五行並亂是鯀汨亂陳其五行也天實以五行陰騭下民而鯀亂之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斁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治水水治則五行得其性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五行生於天五行脩而後九疇得其用故曰帝不畀天乃錫帝亦天也互文耳九疇惟何初第一疇曰五行次第二疇曰敬用五事次第三疇曰農用八政馬云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鄭云農讀爲醲傳厚也

次第四疇曰協用五紀孔傳協和也和天時使得正用五紀次第五疇曰建用皇極次第六疇曰乂用三德次第七疇曰明用稽疑次第八疇曰念用庶政次第九疇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孔傳言天之所以嚮勸人用五福威沮人用六極其一五行惟何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潤而善下火曰炎上炎而上行木曰曲直有曲有直金曰從革可從可革土爰稼穡稼穡生於土潤下能作鹹炎上能作苦曲直能作酸從革能作辛稼穡能作甘其二五事惟何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則曰恭言則曰從視則曰

敬避廟諱下同

明聽則曰聽思則曰睿恭則作肅從則作乂明則作哲
聽則作謀睿則作聖其三八政惟何一曰食二曰貨三
曰祀四曰司空主土功五曰司徒主教六曰司寇主刑
七曰賓鄭云掌諸侯朝覲之官八曰師鄭云掌軍旅之
官五行生於天人君體之爲五事五事咸從而政行矣
故五事次五行八政次五事其四五紀惟何一曰歲二
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孔傳二十八宿迭見以叙氣節
十二辰以紀日月所會五曰厤數政行而四時和故五
紀次八政其五皇極惟何惟皇須建其有極以歛時五
福時是也用以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亦同于汝之

極用錫汝而與汝共保此極錫賜也賜予也君建其極
而福歛於君建極而使民效之而福亦及民是之謂敷
錫厥庶民庶民不效其極非所謂極也庶民效之亦如
君之極方謂皇建其有極而皇極始可保是之謂錫汝
保極皇君也極至也宋蘇氏軾曰至而無餘之爲極凡厥
庶民無有淫邪朋黨在位之人無有比周之德此惟皇
作之極也凡厥庶民有猷謀猷有爲作爲有守操守汝
則常念於心思有以用之若不能協于極亦不至罹于
咎皇則受而教之而其人舉動安康而其人顏色和順
曰予攸好者德也若此者汝則錫之以福時人斯其惟

皇之極言與皇同極無虐於煢獨而畏其高明者孔傳
煢單無兄弟也煢獨民之微弱者高明民之聰明特出
者聰明特出之人不幸於教尤爲可畏人之有能有爲
者既已念之有時用之使羞進其行而邦其昌盛凡厥
中正之人必須既予之祿以富之而其人方益進於穀
穀善也若汝弗能使其人有好德于而之國家謂不益
進於善時人斯即其辜時人是弗能有好于而家之人
斯其辜謂弗有好于而家即其辜罪或云辜負也謂負
此人于其無有好德之人汝雖錫之以福其將累及於
汝而作汝用咎也福以錫好德而斯人無好德于而家

是本錫福實爲用咎故曰其作汝用咎宜使民無有所
偏偏頗無有所頗頗邪此字唐開元中改作陂字以協
義字唐書藝文志具載其事宋吳氏棫謂義本音俄與頗
協無須改也今仍作頗惠定宇云說文詖古文以爲頗
字音彼義切是頗有詖音正與義字協古義字皆作誼
漢書猶然吳才老以此經義字音俄謂與頗協而不知
本是誼字以遵王之義無有造作於好以遵王之道無
有造作於惡以遵王之路無有所偏無有所黨朋比周
見王道之蕩蕩蕩蕩平也無有所黨無有所偏用見王
道之平平音便辨治也無反反覆無側不正用見王道

敬避御名下同

之正直以會其有極謂與皇極會合而各有其極以歸其有極謂以皇極爲歸而各有其極蔡傳會者合而來歸者來而至曰此曰字箕子既陳皇極又加辭以丁寍之也皇極之所敷言即上文五皇極以下之言是彝常之道是宜訓從也訓順也誠訓乎此于帝其訓之矣謂順天凡厥庶民於極之敷言是訓之是行之則足以近天子之光曰民協於極實出於天子天子誠能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九疇以皇極居中皇極建而九疇方得其用其六三德惟何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其平正安康之人則以中正平直之道行之其彊而弗友

順者此其人宜乎剛則以剛克之克勝也其燮和而友順者此其人宜於柔則以柔克之其沉深潛伏者此其人失於柔則以剛克之其高亢明爽者此其人失於剛則以柔克之惟辟斯可作福惟辟斯可作威惟辟斯可玉食謂食用貴重如玉然臣無得有作福作威玉食者臣兼臣民言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有害于而之家凶于而之國在有位之人用之則必反側頗邪而偏僻在民用之則必僭亂而差忒皇極成已三德成物故以三德次皇極其七稽疑惟何事之疑者須稽考之而稽考莫如卜筮當先擇建立卜筮之人事至乃命卜筮卜

筮之兆曰雨如雨而濕蔡傳屬水曰霽開霽蔡傳屬火曰蒙蒙昧蔡傳屬木曰驛孔傳氣落驛不連屬蔡傳削絡驛不屬屬金曰克孔傳兆交錯蔡傳有交錯相勝之意屬土曰貞曰悔蔡傳內卦爲貞外卦爲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又遇卦爲貞之卦爲悔國語貞屯悔豫凡七卜用其五雨霽蒙驛克占用二貞悔案鄭注云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圛雺克二衍貳謂貞悔也是以占用爲句與史記同以占耑屬龜卜其實易亦曰占易曰玩其占論語不占而已矣此占字耑指筮說屬下讀以推衍差忒立時卜筮之人作爲卜筮使三人占兼卜筮言若

有不同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先謀及於乃心再謀及於卿士再謀及於庶人然後謀及於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主爾之身其康強爾之子孫其逢大昌盛是大吉也馬云逢大也案逢當讀如逢蒙之逢逢字句絕與強字協韻吉字自爲句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事則吉作外事則凶龜筮共違于人言人從龜筮並逆也用靜而不作則吉若不靜而用作則凶人事既偕又當質諸鬼神以

考得失故稽疑次三德其八庶徵惟何曰雨曰暘曰燠
曰寒曰風曰時時即時雨時暘之時惠定宇云案經文
日時五者來備時是也言是五者皆備至也五者雨暘
燠寒風來備各以其敘庶草亦且蕃息而廡盛一極備
則凶一極無則凶曰休徵歟人君貌恭而曰肅矣則雨
應之而時雨若言從而曰乂矣則暘應之而時暘若視
明而曰哲矣則燠應之而時燠若聽聰而曰謀矣則寒
應之而時寒若思睿而曰聖矣則風應之而時風若曰
咎徵歟不肅而曰狂則恒雨若不乂而曰僭則恒暘若
不哲而曰豫豫謂猶豫多疑則恒燠若不謀而曰急則

恒寒若不聖而曰蒙則恒風若曰徵之休咎可以省身
王省惟在一歲卿士則惟月師尹則惟日庶徵休咎皆
由人致致此者王卿士師尹也其所及有淺深故所感
有遲速省猶察也歲月日時無所易則百穀用成乂用
明俊秀之民用皆章明家用平安而康寧日月歲時若
既易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秀之民用微而不
顯家用不寧庶民之為道惟若星然星有好風者鄭云
箕東方木宿木克土為妻風土氣也從妻所好故好風
星有好雨者鄭云畢西方金宿金克木為妻雨木氣也
從妻所好故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

以風雨蔡傳月行東北入於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於
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案詩月離于畢
俾滂沱矣而箕之為風經無明文鄭引春秋緯云月離
于箕則風揚沙而史記天官書漢書天文志並言軫星
主風蓋星各有風雨之驗必以箕畢當之恐未足以盡
之也閻百詩云近代西人穆尼閣著天文實用篇專測
各方風雨其法以太陰為主五星衡照之而風雨生焉
歷歷不爽是月之從五星又非盡貼經星言也稽疑所
以作事事成又驗諸天故庶徵次稽疑其九五福惟何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

極惟何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凶
惡與攸好德相反六曰弱微弱五福用嚮六極用威威
嚮悉以天道行事天人合矣故九疇曰天錫至此而治
天下之道備故以福極終之案史記以箕子既陳洪範
而後受封尚書大傳則以為既受封而後朝周始陳洪
範篇內曰汝曰而是未為臣之辭從史記為長又案明
歸熙甫洪範傳謂九疇並陳若無統紀而義實聯絡通
貫皇極居中而以前四疇會為皇極後四疇皆皇極之
所出五行天道之常敬之於五事所以修己厚之於八
政所以治人協之於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之於

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皷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參肅乂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責之於已治天下之根本要會從四疇取之於外治天下之枝葉緒餘箕子於皇極而言五福於庶徵而言五事此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之義下文不過敘其目而演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又案閻百詩云蘇子瞻以曰王省爲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爲五紀之傳繫於五曰歷數之下金仁山又以無偏無頗至歸其有極爲皇極經文曰

皇極之敷言至以爲天下王爲皇極傳文共一百字皆繫於皇建其有極之下歛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一百四十六字繫於五曰考終命下爲五福之傳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四十八字繫於六曰弱下爲五福六極之總傳讀之頗覺如昌黎所謂文從字順皇甫湜所謂章妥句適云愚意九疇悉箕子語無分爲經爲傳也其曰洪範九疇者謂爲治之道無出此九者之範耳九疇之中事有重輕故語有詳略未嘗不文從字順章妥句適也歸熙甫謂義實聯絡貫通者爲是

洪範古意

王訪于箕子　箕國名子爵馬注箕子紂之諸父馬注鄭注王注北魏孝文帝弔比干碑箕子作其子

王乃言曰　漢書作王迺言曰　五行志

嗚呼　漢書作烏嘑　五行志

惟天陰騭下民　陰覆也騭升也馬注陰深也王注史記作天陰定下民　宋世家

相協厥居　史記作相和其居　宋世家

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史記作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宋世家　漢書作彝倫逌叙　五行志

箕子乃言曰　漢書作箕子迺言曰　五行志

鯀陻洪水　史記作鯀陻鴻水　宋世家　說文作鯀垔洪水

汩陳其五行　漢石經殘碑作曰陳其五行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　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鄭注史記作不從鴻範九等　宋世家　漢書作弗畀洪範九疇　五行志　後漢書作不畀鴻範九疇　質帝紀

彝倫攸斁　史記作常倫所斁　宋世家　說文作彝倫攸殬

鯀則殛死　釋文殛本作極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史記作天乃錫禹鴻範九等　宋世

家

初一曰五行行者言順天行氣鄭注

農用八政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名之馬注農讀爲醲鄭注農食之本也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言之王注

協用五紀漢書作叶用五紀五行志

建用皇極尚書大傳作建用王極文獻通考引作建立王極

乂用三德漢書作艾用三德五行志石經殘碑同

嚮用五福漢書作饗用五福谷永傳

威用六極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馬注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馬注史記作畏用六極宋世家漢書同谷永傳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鄭注

木曰曲直本兵者名曰木丁洪範五行傳

金曰從革金之性從人而更可消鑠馬注

土爰稼穡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王注史記作土曰稼穡宋世家

潤下作鹹石經殘碑作潤下作醎

一曰貌貌屬木鄭注

二曰言言屬金鄭注

言曰從發言當使可從馬注

思曰睿睿通也馬注王注睿通於政事鄭注此恭明聰睿行之於我身其從則是彼人從我以與上下違者我是而彼從亦我所爲不乖倒也鄭注漢書作思曰睿五行志春秋繁露同

四曰聽聽屬水鄭注

恭作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劉向洪範五行傳記

從作乂出令而從所以爲治馬注漢書作從作艾五行志

明作哲哲知也洪範五行傳哲鄭本作哲王肅本作悊史記作明作智宋世家漢書作明作悊五行志

聰作謀上聰則下進其謀馬注

睿作聖皆謂其政所致也君貌恭則臣禮肅君言從則臣職治君視明則臣照哲君聽聰則臣進謀君思睿則臣賢智鄭注

二曰貨貨掌金泉之官鄭注石經殘碑作二曰貨

三曰祀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舉國相率而行順四時之序無介過差劉向洪範五行傳

四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馬注

六日司寇主誅冦害馬注
七日賓掌諸侯朝覲之官鄭注掌賓客之官也王注
八曰師掌軍旅之官鄭注此數本諸其職先後之官也
鄭注
三曰日夏至影一尺五寸八分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
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日者照明之大表光
景之大紀羣陽之精衆貴之象也故曰日出而天下
光明日入而天下晦冥此其效也劉向洪範傳
四曰星辰彗者去穢布新者也劉向洪範傳星二十八
宿辰日月所會十二次馬注星五星也鄭注

五曰厤數記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
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洪範傳
民間亦有黄帝諸厯不如史官記之明也劉向洪範
五紀論日月星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王注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
民馬注史記作用傳錫其庶民宋世家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以其能敛是五福故衆民于汝取
中正以歸心也馬注錫汝保極又賜汝以守中之道鄭注
無有淫朋史記作毋有淫朋宋世家　石經殘碑作無有
淫朋

人無有比德史記作人毋有比德宋世家
汝則念之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馬注
不罹于咎史記作不離于咎宋世家
而康而色史記作而安而色宋世家
予攸好德史記作予所好德宋世家
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疏云此經或言時人德鄭王諸本
皆無德字
無虐煢獨馬本作亡侮煢獨史記作毋虐煢獨宋世家
而畏高明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馬注
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

王注史記作而國其昌宋世家
于其無好德史記作于其毋好德宋世家
其作汝用咎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天子結怨于民鄭
注
無偏無陂釋文陂本作頗蔡邕石經作無偏無頗史記
作毋偏毋頗宋世家
遵王之義匡謬正俗作遵王之誼
無有作好好私好也馬注史記作毋有作好宋世家說
文作無有作政吕覽作毋或作好
無有作惡史記作毋有作惡宋世家　吕覽作毋或作惡

無偏無黨黨朋黨鄭注史記作毋偏毋黨 宋世家 漢書
作不偏不黨 東方朔傳 毋偏毋黨 車千秋傳 石經殘
碑同墨子作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
偏
無黨無偏史記作毋黨毋偏 宋世家
無反無側反反道側傾側也馬注史記作毋反毋側 宋
世家
會其有極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鄭注
歸其有極謂臣也鄭注
皇極之敷言王者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馬注史

記作王極之傳言 宋世家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于天
下於天爲順也馬注史記作是夷是訓于帝其順 宋
世家
極之敷言言盡極數陳其言於上也馬注史記作極之
傳言 宋世家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民納言于上而得中者則順
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王注
史記作是順是行 宋世家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

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歸往王注
六三德人各有一德鄭注石經殘碑作三德無六字
一曰正直中平之人鄭注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克勝也馬注克能也剛而能柔柔
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功剛則彊柔則弱此陷
于滅亡之道非能也鄭注
強弗友史記作彊不友 宋世家
燮友柔克安平之國使中平守一之人治之使不失舊
職而已國有不順孝敬之行者則使剛能之人誅治
之其有中和之行者則使柔能之人治之鄭注史記

作內友柔克 宋世家
沈潛剛克沈陰也潛伏也馬注史記作沈漸剛克 宋世
家
高明柔克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馬注
惟辟作福辟君也馬注作福專爵祿也鄭注
惟辟作威作威專刑罰也鄭注
惟辟玉食玉食美食不言王者關諸侯也馬注辟君也
不言王者關諸侯也王注玉食備珍美也此凡君抑
臣之言也鄭注
臣無有作福作威漢書作臣不作福不作威 武五子傳

共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大夫稱家王注漢書注引作廼
凶于廼國害于厥家 翟方進傳 石經殘碑作口口口
口家而凶于而國
民用僭忒忒惡也馬注
七稽疑說文作卟疑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
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
乃立之也鄭注
曰雨兆之體氣如雨然鄭注
曰霽霽者兆之光明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鄭注濟

才禮切鄭汁史記作曰濟 宋世家 周禮注同
曰蒙雺者氣澤鬱鬱冥冥也鄭注雺聲近蒙鄭注曰蟊
者氣不澤鬱冥也鄭注雺天氣下地不應闇冥也王
注鄭王本皆在曰驛之下史記作曰霧集解引徐廣
曰一作曰被 宋世家 漢書作曰霧 五行志
曰驛驛者古文作悌今文爲圛賈逵古文同異圛者色
澤而光明者也鄭注圛霍驛消滅如雲陰王注史記
作曰涕 宋世家 周禮注作曰圛說文作曰圛
曰克如祲氣之色相犯也鄭注克者如雨氣色相侵入
鄭注兆相侵入王注周禮注作曰尅

曰貞曰悔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
終也鄭注說文作曰貞曰𠧩
卜五占用二衍忒占筮也馬注卜五占之用謂雨濟圛
霧克也二衍貞謂貞悔也卦象多變故言衍貣鄭注
卜五者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占用二者以貞悔
占六爻衍忒者當推衍其爻義以極其意王注
立時人作卜筮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
鄭注史記作立時人爲卜筮 宋世家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筮各三人太卜掌三兆三易
鄭注從其多者蓍龜之道幽深難明愼之深鄭注公

羊傳注作三人議
謀及乃心史記作謀及女心 宋世家
謀及卿士卿士六卿掌事者鄭注
謀及庶人石經殘碑作謀及庶民
子孫其逢吉逢大也馬注
卿士逆吉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鄭注
作內吉作外凶此逆者多以故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
則凶鄭注
龜筮共違于人此禽獸草木之久而能知吉凶也洪範
五行傳

用作凶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鄭注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知土氣爲風鄭注史記作曰奥

五者來備備者大順之總名鄭注史記作五是來備見困學紀聞今宋世家仍作者後漢書作五氏來備李雲傳五韙咸備荀爽傳

各以其叙史記作各以其序宋世家

庶草蕃廡史記作庶草繁廡宋世家說文作庶草繁無

一極無凶史記作一極毋凶宋世家

曰乂史記作曰治宋世家

時暘若漢書作時陽若五行志

曰哲史記作曰知宋世家

時燠若史記作時奥若宋世家

曰狂侣慢鄭注

恒雨若史記作常雨若宋世家

恒暘若時則有口痾劉向洪範五行傳時則有毛蟲之孽劉歆洪範傳史記作常暘若宋世家

曰豫恒燠若時則有羽蟲之孽劉歆洪範傳舒遲也鄭注舒惰也王注恒常也鄭注正義豫鄭王一本並作舒史記作曰舒常奥若宋世家三國志作曰舒毛玠傳論衡作曰舒恒燠若周髀算經注作急常寒若舒常燠若

曰急急促自用也鄭注

恒寒若時則有介蟲之孽謂蝗屬也劉歆洪範傳史記作常寒若宋世家

曰蒙蒙見冒亂也鄭注蒙瞀蒙王注

恒風若時則有贏蟲之孽謂螟屬也劉歆洪範傳史記

作常風若宋世家

王省惟歲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馬注史記作王眚惟歲宋世家

乂用明史記作治用明宋世家

俊民用章史記作畯民用章宋世家漢樊毅碑作稼民用章

乂用昏不明史記作治用昏不明宋世家

俊民用微史記作畯民用微宋世家

家用不寧所以承休徵告徵言之者休告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

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
煥而已鄭注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箕星好風畢星好雨馬注中央土
氣爲風東方木氣爲雨箕屬東方木木剋土土爲妃
尙妃之所好故好風西方金氣爲陰剋東方木木爲
妃畢屬西方尙妃之所好故好雨鄭注土十爲木八
妻木八爲金九妻鄭注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有中道月有九行洪範傳曰
時之間合于黃道鄭注日月行有常度君臣禮有常
法以齊其民王注

月之從星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鄭注
九五福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爲先
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爲先以下緣人意輕
重爲次耳鄭注
攸好德民皆好有德也鄭注言人君所好者道德爲福
王注
考終命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鄭注
凶短折凶終也馬注未齔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鄭
注
六曰弱愚懦不壯毅曰弱鄭注

金縢

金縢一篇記周公遭讒始末事關金縢之匱故擇篇內
金縢二字名篇縢鄭王並云束也史臣記既克商之二
年武王有疾弗豫弗豫蔡傳以爲不悅豫案白虎通天
子曰不豫謂不復豫政事言此者見疾甚也二公大公
召公其周公議曰我其爲王穆卜以決吉凶乎周公有
欲代王之意不肯明言却之曰卜須告神我先王開之
必以爲戚未可以戚我先王也既却二公周公乃自以
爲功功事也爲三壇同一墠壇築土爲堂也墠除地也
除地爲三壇於其中以爲三王之位又爲壇於三壇之

南方北面向三壇周公立焉植置通璧秉珪乃告大王
王季文王史乃奉冊讀祝曰惟爾元孫某此是發字後
諱武王名以某字代之遘厲虐之疾若爾三王是有丕
子之責任于在天請以旦代某之身謂三王在天之靈
若須以大子任役使則以旦代之丕大也非長之謂責
任也謂任役使之責也二孔言負天一大子責必須一
子死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是將有不愛子孫之
過爲天所責朱子曰見以道解丕子之責如責其侍子
之責言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也只有此說好而蔡傳則
以爲武王爲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皆未見情

文好處周公方思以身代武王故思入渺茫無可據之
中而求三王者不覺其言之懇切一至於此冥心細會
眞有此無可如何之情形眞有此一定不易之至理故
知此祝辭非周公不能作也惠定宇曰白虎通天子曰
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
子之也公羊傳曰屬負兹負與丕音相近予與兹同予
仁能若順祖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受命于帝庭敷布其德以保
佑四方之民用能定爾之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有
不祗敬而畏之者嗚呼無令之死以墜天之降寶命我

先王亦永有依歸也今我即待命于元龜吉爲許不吉
爲不許爾之許我乎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
我乎我乃屛棄此璧與珪孺子侍愛撒嬌以勒其親之
語却非大聖人不能道以此知千古至文必自千古之
至性流出乃有斤斤以謙伐論之者何哉乃卜三龜一
習吉習重也啟籥見所藏占書鄭云籥開藏之管也乃
并是吉三龜占辭并吉公曰以龜兆之體觀之王其罔
害予小子新受命于三王許身代矣凡事與物之初至
者爲新新命者猶言才受命也惟使王永終是圖矣謂
令武王圖功攸終兹予其攸俟謂俟死是三王之能念

予一人也予一人周公自稱與君稱一人者不同亦如
朕字後世不得稱在古人初不避也公歸乃納其祝册
于金縢之匱中必納匱中者凡占國家大事之册必藏
此匱以偹考驗葢定例也此匱非占大事不得啟故至
風雷之變始啟也王翼日乃瘳其後武王既喪周公相
成王踐祚而治管叔及其羣弟地理今釋管國今河南
開封府鄭州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外城古管國城也
乃造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聞國流言乃
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去此位我死無以告我先王周公
遂辟而居東蔡傳謂居國之東鄭謂避居東都王肅云

東洛邑也金仁山曰古文尚書辟字作辟古文凡君辟
刑辟之辟皆作侵惟此作辟此必孔壁書本是避字也
辟諧聲从𠬝从并皆屛避之義居二年則散布流言之
罪人斯得乃管叔也斯得云者謂周公得流言所自來
由管叔武庚也管叔流言實與武庚同謀于罪人既得
之後公不忍斥言管叔乃歸罪武庚爲詩以貽王直名
之曰鴟鴞名武庚爲鴟鴞古人但有詩初無篇名後編
詩者摘篇中字作篇名以別之周公作詩貽王以鴟鴞
比武庚故云名之曰鴟鴞非名詩爲鴟鴞也後遂以鴟
鴞名此詩王亦未敢竟加誚讓於公以常理揣之周公

既辟成王自當不知其處今詩有自來已知周公所在乎果帶罪而行當得譴兩否亦宜召還而詰讓其無故輕辟之罪成王得詩雖未即悟亦未敢誚見成王原未嘗以常人待周公

(是)(年)秋(歲)(已)大熟(稍)未(久)穫天(忽)大(作)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用)弁(服)以啟金縢之書(欲)(卜)(吉)(凶)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於)(所)(藏)(之)(冊)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有)(此)(事)噫公命我(等)勿(有)敢言(此)(事)(者)

當時周公恐武王知故命勿敢言非逆知有後事而禁之言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須)穆卜(矣)昔公(如)(此)(等)勤勞

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實)以彰周公之德(耳)(非)(有)(他)(也)

公上周字乃以後史官所加成王口中不曰周公也

惟朕小子其新逆(之)

以前未逆至此始逆故曰新逆馬本作親迎

(於)我國家(之)禮(應)亦宜之

決意迎公恐於禮或不宜故自決曰禮亦宜之

王(逆)(周)(公)(既)出郊天乃雨反風

如前北今反而南將以扶所偃

禾則(因)(風)盡起(木)(不)(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

猶云所偃大木

盡(扶)起而(加)(土)築之(禾)(亦)(無)(所)(傷)(木)(亦)(無)(所)(損)歲則大熟

案金仁山據竹書紀年謂武王年五十四閻百詩曰史記周本紀載武王初得天下告周公旦曰惟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今六十年厥後武王享天下七年是其崩壽且六十六豈五十四乎且必六十六生當於殷帝乙十一年庚辰巳卯有天下年六十故曰武王末受命不然五十四耳有天下方四十八與文王受命之年同中身也而得謂之老乎又案閻百詩謂蔡傳計金縢書首尾凡七年非也克商二年歲在庚辰後五年乙酉武王崩明年成王紀元周公辟居東凡二年罪人始得秋大熟輒係於此二年中獨仁山以于後二字謂詩當作於二年之後秋大熟乃成王三年戊子尤合蓋是書首尾凡九年云通計之召誥洛誥合一年禹貢十三年

堯典一百五十二年以月計之召誥起二月訖三月洛誥起三月訖十二月以日計之顧命十一日始四月癸亥訖癸酉召誥三十五日始二月庚寅訖三月甲子洛誥三百一十四日始三月乙卯中閏九月訖十二月戊辰古文武成一百四十四日始一月壬辰中閏二月訖四月乙卯其他書則未有出一日者泰案盤庚一篇決非一日之事

金縢古意
王有疾弗豫說文作有疾不悆云悆喜也
穆卜二公欲就文王廟卜鄭注
未可以戚我先王戚憂也周公旣內知武王有九齡之
命又有文王曰吾與爾三之期今必瘳不以此終故
止二公之卜云未可憂怖我先王鄭注
爲三壇同墠壇土堂馬注時爲壇墠於豐壇墠之處猶
存焉鄭注
植璧秉珪植古置字鄭注史記作戴璧秉珪魯世家
史乃冊祝策周公所祝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

三王鄭注
惟爾元孫某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鄭注
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鄭注史記
作負子魯世家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武王受命於天帝之庭布其道
以佑助四方馬注
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史記作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
魯世家
罔不祗畏史記作罔不敬畏魯世家
無墜天之降寶命降下也寶猶神也鄭注史記作無墜

天之降葆命魯世家
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鄭注
歸俟爾命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馬注
啟籥見書籥藏卜兆書管馬注籥開藏之管也鄭注籥
開藏占兆書管也王注史記作開籥乃見書魯世家
周禮注作開籥見書
王其罔害史記作王其無害魯世家
惟永終是圖史記作維長終是圖魯世家
茲攸俟茲此也鄭注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縢東也鄭注史記作周公

藏其策金縢匱中魯世家
王翼日乃瘳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
八十三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
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
崩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
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成
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卽政時年二十二也
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鄭注文王十五而生
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
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

十二月共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
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作樂出入四
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
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
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
成王年二十王注
武王既喪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
十歲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
代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
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族黨時成王年十

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年成
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四年封
康叔作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子太子
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一也明年成王
即政年二十二也鄭注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
十三推武王以庚辰年崩譙周五經然否論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流公
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鄭注墨子作關叔
我之弗辟釋文辟馬鄭音避謂避居東都說文作我之
不辟

周公居東二年東洛邑也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說何
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王注
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返譙周五經然否論
則罪人斯得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
年盡爲成王所得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鄭注
于後於二年後也鄭注
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
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
鴞之詩以貽王今豳風鴟鴞也鄭注
王亦未敢誚公成王疑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

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鄭注
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鄭注
王與大夫盡弁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
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
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慎五經異
義成王是喪冠五經異義弁爵弁也天子諸侯十二
而冠成王此年十五於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故
降服也鄭注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
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年
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慎五經

單義云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
二遠則十五必冠矣譙周五經然否論史記作成王
與大夫朝服 魯世家
以啓金縢之書周禮注作開金縢之書
乃問諸史同審然否鄭注
信噫懿猶億也馬注
以泣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鄭注
惟予冲人弗及知史記作惟予幼人弗及知 魯世家
惟朕小子其新逆新逆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
鄭注馬本作惟朕小子其親迎

禮亦宜之亦宜褒有德也王注
天乃雨反風風還反也馬注
盡起而築之築拾也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
乃無所亡失也馬注鄭注王注

敬避御名下同

大誥

大誥一篇周公東征武庚代成王發命誥多邦也大意
言武庚之叛正天之除絕殷命而管叔之罪自不言而
明此事實爲千古第一難題自因有此千古第一大文
章周公述王意若曰猷猷字一句歎謀猷之難也此字
之訓不一釋詁謀也釋言圖也言也此當合圖謀言誥
義會之見其難也孔傳以猷大爲順大道大誥爾多邦
越爾御事之臣今我弗爲天所弔天降割于我家不肯
少延留我武王而使之早終洪惟我幼冲人嗣緒無疆
大歷數而服厥政我冲人弗能造就於明哲以迪導民

而安康之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乎已歎聲予惟小子
若涉淵水予惟往而求朕之攸濟以敷布賁文之治賁
文也謂文明之治敷布前人所受之命茲惟不敢忘前
人之大功予故不敢閉塞不聽于天之所降威用謂武
庚之叛乃天用威以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閉之不用
也當日寍王寍王武王遺留我大寶龜以紹傳天之明
命即命曰將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我西土之人亦不
安靜越於今茲果蠢動矣殷今者乃小腆厚之邦耳謂
武庚初封豈誕敢紀其敘次誕大也紀其敘謂紀綱其
敘次欲復其國是爲紀其敘彼之叛是天之降威於彼

而欲絶之也天所以降威者誠知我國有此殷邦終爲
疵累以致民不安康天蓋曰予其復動以威以除之先
除紂又除武庚故曰復是殷之叛實天之厚我周邦也
而反以爲鄙我周邦乎今蠢動矣今實天翼助我之日
也民之獻者有十夫獻賢也爲予翼助以于于往也敉
定安寍於厥事以武圖其功足矣我有此大事實是休
美朕之卜亦並吉也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
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逃播棄之臣
于往也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告予曰此事艱
實大民固不靜亦惟在王家宮內之親作邦君於王室

者有與不靜越予小子及壽考之人咸翼助王奈有不
可征者在也王害何通不違卜而不用乎肆予冲人亦
永長思其艱矣曰嗚呼允信乎其蠢動也民之鰥寡可
哀也哉予造天役造遭通史記甫刑云兩遭具備造又
作遭王莽作大誥云予遭天役遺大投艱于朕之身越
予冲人不卬自恤矣卬我也我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
氏御事之言其安綏予曰無爲毖勞于憂恤此言宜納
但不可不成乃寍考所圖之功而可不往征乎巳歎聲
予惟小子不敢替墜上帝命天既休于寍王興我小邦
周寍王當日惟卜是用克安綏受茲天命今天其欲相

助我民矧亦惟卜是用乎嗚呼是天之明畏也實輔弼
我以丕丕之基丕大也王曰爾惟舊日事我寍考之人
爾丕克遠省記既往之事爾知我寍王當日若彼之勤
哉今者天閟毖勞我以成功之所予不敢不極卒我
寍王所圖之事肆予大化導誘掖我友邦君我所謂殷
叛乃天之棐助我者棐輔也猶言輔助是忱信之辭非
妄言也其考諸我民自可知予曷其不于前寍人所圖
之功有攸終乎天亦惟用勤動毖勞我民若有疾然言
武庚不除終爲民病予曷敢不于前寍人攸受之命休
美以畢其事乎元陳氏櫟曰寍王寍人前寍人皆謂武

王王曰若昔猶言前日朕其將逝伐殷朕亦言其艱而
日思之矣譬若考欲作室既厎法矣厥子乃弗肯爲之
堂矧其肯構而成之乎厥父既菑而耕矣厥子乃弗肯
播而種之矧其肯有穫乎若此者厥考雖欲翼助之其
肯曰予有後弗棄我之基業乎肆予曷敢不越卬之身
敉定寍王之大命又若爲兄考者乃有友伐厥子弟民
豈可養成之其勸曰弗救乎民人也養長也謂人養成
其兄考之過而勸其不救厥子弟也武庚之叛事由管
叔周公不忍明言隱約委曲大意已見親恩國體聖人
之難也字字淚字字血千古之下如聞其聲王曰嗚呼

肆哉肆大也謂艱大也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當日開爽
邦國實由哲人亦惟十人迪知上帝之命越天棐輔我
周是忱信之事故爾時罔有敢易法者十人即上所謂
民獻有十夫正義云十人史無姓名是知彼必殷棄而
歸周者故謂之爲賢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謂
武庚誕鄰胥伐于厥室誕大鄰近也謂大近於伐其室
家者即詩既取我子無毀我室之意爾亦不知天命之
不可易易更也不伐殷是易天命予永念曰天惟喪殷
若穡夫之終畝予曷敢不終朕之畝乎天亦惟休于前
寧人以終其事耳予曷其敢極於卜敢弗于汝是從乎

以率循寧人有指定之疆土不得不征故也卜即不吉
亦往征之矧今卜并吉予肆朕誕以爾東征是乃天命
不可僭也卜兆之所陳惟若茲

大誥古意

案此篇見諸漢書者係王莽擬作非經文也然各
篇所錄散見諸書者能必其果真經文乎過而存
之聊以廣異聞爾

王若曰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鄭注稱成
王命故稱王王注

猷大誥爾多邦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鄭王本同

天降割于我家不少釋文割馬本作害馬讀不少延爲
句鄭王皆以延上屬爲句

洪惟我幼沖人惟念也王注

寧王遺我大寶龜受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鄭注時既
卜乃後出話故先云然鄭注

有大艱于西土漢書作有大難于西土 翟方進傳

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周民亦不定其心騷動言以兵
應之鄭注

殷小腆腆至也馬注腆謂小國鄭注腆主也王注

天降威謂三叔流言當誅伐之王注

知我國有疵疵瑕也馬注知我國有疵病之瑕鄭注王
注

民不康漢書作使民不安 翟方進傳

民儀有十夫尚書大傳作民儀有十夫

朕卜并吉卜并吉者謂三龜皆從也鄭注何以言美以三龜一習吉是言并吉證其休也王注

罔不反曰艱大汝國君及下羣臣不與我同志者無不反我之意云三監叛其爲難大鄭注漢書作無不反曰難大 翟方進傳

永思艱漢書作長思厥難 翟方進傳

予造天役遺也馬注漢書作予遭天役 翟方進傳

遺大投艱于朕身漢書作遺大解難于予身 翟方進傳

不卬自恤漢書作不身自恤 翟方進傳

無毖于恤說文作無毖于卹

不敢替上帝命漢書作予不敢僭上帝命 翟方進傳

天閟毖我成功所漢書作天閟勞我成功所 翟方進傳

天棐忱辭漢書作天棐諶辭 孔光傳 天輔誠辭 翟方進傳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漢書作予害敢不于祖宗安人圖功所終 翟方進傳

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漢書作予害敢不于祖宗所受休畢 翟方進傳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鄭注

民養其勸弗救漢書作民長其勸弗救 翟方進傳

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我未伐而知民弗救者以民十夫用知天命故也王注

越天棐忱漢書作粵天輔誠 翟方進傳

允蠢鰥寡漢書作誠動鰥寡 翟方進傳

惟大艱人謂管蔡也王注漢書作惟大囏人 翟方進傳

誕鄰胥伐于厥室大近相伐於其室家明不可不誅王注漢書作欲相伐于厥室 翟方進傳

予曷敢不終朕畝漢書作予害敢不終予畮 翟方進傳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順文王安人之道有旨意盡天下疆土使皆得其所不必須卜筮也況今卜三龜皆吉明不可不從也王注

肆朕誕以爾東征漢書作故予大以爾東征 翟方進傳

卜陳惟若茲漢書作卜陳惟若此 翟方進傳

康誥

康誥一篇序以爲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者是也蓋武庚既滅遷殷頑民營洛居之使近王化而妹土餘民仍稱難治康叔爲周司寇習於明德慎罰者久矣故特命出而監殷刑亂國用重典此篇專以用刑爲監殷之急務篇首惟三月盡乃洪大誥治四十八字乃叙命康叔之由實因洛役既興諸侯咸在誥康叔亦以誥四方諸侯皆以明德爲慎罰之本也今依經文解之史臣記惟三月成王七年三月建寅閻百詩云康誥惟三月即召誥之三月多士惟三月即康誥之三月合以多方五月建辰總同一周正月哉生魄哉始也閻百詩云哉生魄十六日是歲三月甲辰朔乙卯周公至洛丁巳用牲于郊戊午社于新邑祭告事畢翼日己未望方大興斧斤版築之事侯甸男邦采衛咸在周公乃作誥也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地理今釋東國洛洛有王城有成周王城在今河南河南府洛陽縣西五里成周在今洛陽縣東三十里四方民大和會咸來從役不止殷民故曰四方侯甸男邦采衛咸在百工皆播布民之和以見士于周謂營洛之作無不用命見庶民之行如士然又士事也謂赴事于

敬避廟諱下同

周以見其和周公咸勤勞之乃遂發洪大之命大誥康叔以治朕之道周公代王呼康叔若曰孟侯孟長也猶言長諸侯也尊之也朕其弟小子封朕周公自謂也其猶之也朕之弟小子封親之也周公雖代王發命言實已出故呼曰朕其弟小子封骨肉情親以下直作兄弟相語聲口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以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其所當庸庸用也祇其所當祇祇敬也威其所當威威畏也以顯明於民用肇造我區夏區夏猶言夏區謂中夏之區越我一二邦以修其治我西土惟時怙之冒之聞于上帝帝休嘉之天乃大命文王殪絕戎殷之命戎大也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皆有次叙矣乃寡有之兄勗而勉之肆汝小子封乃得在茲東土寡兄孔傳以爲寡有之兄稱武王也肆是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治民之道將在祇敬遹循乃文考紹繼其聲聞衣服其德與言往之爾國敷布廣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乂治也汝其丕大遠惟商之耉成人以宅居乃心而知其訓更別求多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使德之及民弘大于天若德誠弘大而裕乃身矣是乃爲不廢在王命也王曰嗚呼小子封民之恫瘝在乃身恫痛瘝病也敬之哉天貴可畏所棐輔者惟忱信之德耳民情

大可見小人實爲難保往之爾國宜盡乃心無康好逸
豫乃其能久治此民也我聞曰人之怨我不在乎大亦
不在小惟在惠與不惠懋與不懋耳懋勉也已歎聲汝
惟小子乃服厥事實惟弘大王之治應天休命以保和
於殷民果其保和殷民是亦惟能助王宅居天命作新
斯民矣謂殷民染紂之惡作而新之也王曰嗚呼封宜
敬慎明乃刑罰人有小罪非是眚災眚謂無心之過乃
惟終於爲惡是自作不典也典法也是將以爲式爾式
法也謂將以爲法而常爲之有厥罪雖小乃不可不殺
乃有大罪非終於爲惡乃惟眚災適不知而然爾既道

極厥辜謂明言其當得何罪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
刑皆有次敘時乃能大明服於民惟民其將勑正懋勉
於和矣用刑於民若已有疾然惟民其將畢棄其咎矣
愛民之心若保已之赤子然惟民其將安康而乂治矣
非汝封刑人殺人乎無或偶有刑人殺人非自汝封主
之也又曰劓刵人亦然無或偶不自檢而劓刵人也㢘
其用刑之權稍移也王曰國內之事汝自主之外邑之
事汝當陳時臬司臬法也臬司司法之官謂陳法於是
司法之官也使之師用茲殷刑罰之有倫理者有倫者
當師矣而要囚則尤當念故汝又當戒之曰要囚服念

五六日至于旬時方可至六蔽斷要囚也王曰汝陳時
臬事臬事謂法律之事猶今律用罰當蔽斷於殷法之
彝常者專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之以次汝封之意乃汝
則盡能遜順於法曰時敘矣惟自言曰尚未有遜順於
事已歎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者朕之心朕
之德惟乃知之乃汝也凡民有自得之罪或寇攘或姦
宄或殺人或顛越人于貨謂殺人越人而奪其貨暋然
不畏於死暋強也人罔有弗憝惡之者王曰封元惡如
暋不畏死固是大憝元大也矧惟不孝不友之人子而
弗祇敬服事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爲父者不能字愛

厥子乃疾惡厥子于爲弟者弗念天顯明之親乃弗克
恭敬厥兄兄亦不念厥父母鞠養子之哀大不友愛于
弟惟弔茲我惟弔傷若此者若不于我爲政之人得其
應得之罪天惟與我民之彝倫大泯亂矣惟曰乃其速
由文王所作之刑罰刑茲人而無赦民之不幸於道者
固置之大戛矣戛常也謂常法也矧惟外之庶子以訓
人爲責者謂衆庶君子在國外受邑治民者惟厥正人
之不正也越及小臣諸節謂諸握符節者仕外當有節
如今印信乃以別道播揚敷布造作以干民大譽弗念
其職弗庸其功以瘝病厥君時乃引民爲惡也惟朕實

憝惡之已數聲汝乃其速由茲義刑辛而殺之臣之引
惡固可殺矣亦惟君惟長不能治厥家人越厥小臣與
在外正人之人惟用其威惟用其虐大放棄王命不用
乃亦非以德用乂也由民及臣由臣及君於民於臣曰
刑曰殺王於君方對大衆不可說盡故以乃非德用乂
一句頓駐以下接口極道康叔好處立言之工如此汝
亦罔不克敬典乃所由裕民也裕寛也惟文王之敬而
忌有所不爲乃能裕民須自省曰我惟有及於裕民乎
如此則予一人以懌悅矣王曰封爽惟民爽開也言欲
開啟於民須迪導之以吉善安康之道我於時其惟殷

先哲王之德用能康乂於民須於其有德者作而求之
以乂此民也矧今之民已和亦罔有迪導之而不適者
若不之迪則是罔有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立
爾以監於殷民予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所以行猶言
以德行罰之說今惟民不靜謂從武庚叛未戾止於厥
心開迪之已屢而未能相同爽惟天其罰殛我爽明也
我其不怨惟厥民之罪無在乎大亦無在多皆君之咎
矧曰其罪尙顯聞于天乎謂其叛也王曰嗚呼封敬之
哉無作可怨之事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信之心丕則
能敏厥德矣言如此則大能敏德往之妹邦用康乃心

敬避御名下同

心不妄動顧乃德事不妄爲遠乃猷勿欲速裕乃以民
寍寛裕其寍民之道勿使治功狹隘方言猷裕道也則
裕字句絕則不以汝爲瑕疵而殄絕之矣王曰嗚呼肆
汝小子封惟天之命不于一家而常在也汝念之哉無
以我殄絕所享之天命明乃所受之服命高乃聽於予
之誥用康乂於殷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墜此當敬之
典常聽朕告汝之言乃以殷民世世享天之命

康誥古意

康國名以殷餘民封康叔馬注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

旣滅管蔡更封爲衛侯王注

哉生魄魄朏也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馬注說文

作載生霸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岐鎬之域處五岳之外周公爲其

於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鄭

注

四方民大合會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效其

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鄭注

侯甸男邦采衛不言要服者以遠於役事而恒闕焉鄭

注

乃洪大誥治洪代也鄭注

克明德愼罰尚書大傳作克明俊德

以修隆平巳至鄭注

殪戎殷禮記作壹戎衣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

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胄

與鄭注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遹紹述也馬注

古先哲王虞夏也鄭注

恫瘝乃身刑罰及巳爲痛病鄭注後漢書注引作恫瘝

乃身和帝紀注

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潛夫論作於戲封敬

明乃罰人有小罪匪省

暋不畏死孟子作閔不畏死

矧惟外庶子訓人訓人師長鄭注

酒誥

酒誥一篇仍是命康叔之詞蓋以殷俗化紂之酗沈酒
於酒故嚴立制防又爲此誥也周公述王意若曰馬鄭
王本並作成王若曰馬云言成王者未聞也明治民之
大命于妹邦地理今釋妹邦今河南衛輝府淇縣北有
妹鄉孔傳云妹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乃穆考文王當
日肇造邦國在西土之時厥誥勑毖慎庶邦庶士越少
正御事之人少正御事之爲少爲正者猶今正卿少卿
朝夕戒之曰惟祀用茲酒惟天降命肇始我民惟元祀
猶言惟祀爲重故惟祀得用酒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

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故文
王誥教小子有正矣謂以正道教之有事矣謂教之作
事無彝於酒者彝常也有正事則不常於酒越及庶國
欲飲酒惟是祀事又須以德將之而無醉何爲其無醉
乎惟曰我民迪導乎小子須迪之以惟土物是愛厥心
自臧善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德大德小子惟一於正
飲酒而醉莫謂小德可以不正也其在妹土之人當繼
嗣爾之股肱謂以股肱繼事不事事則股肱無所繼純
其力以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出服賈
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矣始可自洗潔腆厚致用酒

以相慶也庶士有正謂衆官之正越庶伯衆官之長諸
君子當時妹邦之臣從役於洛故得呼之其爾典重聽
朕之教爾大克羞養爾之耇老以孝養厥父母則亦惟
君所重矣爾乃可以飲食醉飽爾之君丕惟曰爾克永
遠觀省所作之事稽考之皆中乎德故飲不妨也爾尚
其克羞進於饋養於祭祀爾乃自有所介於身謂身有
德以自衛始可以用逸樂也茲乃允信惟王正事之臣
茲亦惟天所若順之元德永久不忘在王家王曰封當
日我西土能棐輔其君已徂之邦君御事小子徂往也
謂已往之臣小子猶言小臣尚克用文王之教不敢腆

厚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
昔殷先哲王迪蹈乎道畏天顯明之命及此小民以經
其德秉持明哲自成湯而下咸皆如是至于帝乙莫不
皆然皆能成就王道畏其輔相亦惟御事之臣厥能棐
輔其君皆有恭敬之心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尚
於飲乎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
其惟亞者惟服事者及宗主百工者越及百姓里居之
人罔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皆有正事助其
君以成就王德而顯明之越及官尹之人以祗敬厥辟
謂敬其君事故不暇飲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則

不然惟以酒酗酣其身厥命罔能顯明于民祇保其越
怨而不肯改易謂越及於民咸怨之而紂祇保之而不
易也祇適也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彝常也用燕飲以
喪其威儀民罔不盡痛傷心者惟皆化之以荒亂腆厚
于酒不惟自止息乃逸樂厥心疾且狠不克畏死以致
辜罪聚在商邑越殷國至於滅亡而無罹罹憂也是酒
也以德祀則馨香以荒腆則腥聞而紂弗有惟德馨香
之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以致庶羣自酒其腥聞於在
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是惟逸樂於酒之故天非
虐也惟民自速辜耳民人也言人自速取罪辜王曰封

予不惟若茲多所誥戒古人有言曰人無須於水為監
當於民為監監鑑也今惟殷墜失厥命我其可不大以
為監而撫于時哉時是也指殷墜厥命言當撫之使無
然予惟曰汝劼毖殷之獻臣劼勤也毖慎也謂勤慎戒
殷之獻臣使無飲及鄰國之侯甸男衛皆當劼毖之矧
巳國之太史素相友者內史素相友者越獻臣百宗工
矧皆惟爾之事服其休服其采采事也矧惟若與巳為
疇匹之圻父是薄逐違君命者薄廹也農父是若順於
道以保民者宏父是定厥辟者辟君也矧汝等皆宜剛
強自制于酒孔傳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按此

欲康叔督率鄰國諸侯並巳國之臣皆毖於酒一大氣
只作一句讀之自然易解朱子謂荊公讀違保辟為句
覺出諸儒之表良然厥或誥汝曰羣飲汝勿佚失之盡
執拘之以歸于周予其殺之又惟殷之巳迪導之諸臣
惟工謂殷舊臣巳受周迪教者乃或湎于酒勿庸殺之
姑惟教之耳教之而有斯教也謂聽教是能明享於厥
世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有所弗恤矣以其弗蠲潔
乃事時同于殺之爾王曰封汝宜典重聽朕誥毖之言
若勿能辨治於乃所司之事民將湎于酒矣乃可謂所
司之事所司謂監殷監殷莫先於戒酒酒當戒而不可

絕故祀用酒孝養厥父母用酒除此而飲勢將湎於酒
矣故曰勿辨乃司民湎於酒案此篇雖是誥康叔之詞
當日妹土臣民受役於洛誥康叔即誥庶殷也故有明
大命于妹邦嗣爾股肱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飲食醉
飽等語

王若曰釋文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俗儒以爲成王骨節始成故曰成王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成王沒因爲謚衛賈以爲戒成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也故曰成此三者吾無取焉吾以爲後錄書者加之未敢專從故曰未聞也成王所言成道之王鄭注馬鄭王本並作成王若曰

明大命于妹邦妹邦即牧野釋文作養益字之誤之地馬注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祿父見誅康叔爲其連屬之監鄭注

罔敢湎于酒飲酒齊色曰湎鄭注

矧太史友內史友太史內史掌記言記行鄭注

服休服采服休燕息之近臣服采朝祭之近臣鄭注

矧惟若疇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圻之事鄭注

薄違農父違行也馬注羣經音辨引書薄韋農父云韋違行也

盡執拘以歸于周說文作盡執抲云抲撝也

有斯明享斯祈也鄭注

王曰封唯曰若圭璧尚書大傳酒誥

[梓材一篇仍是誥康叔之詞康誥誥以用刑酒誥誥以禁酒而此篇則專誥以用德恭廣其作法於涼也故又有此誥篇內有梓材二字因摘以名篇](周)(公)(代)王曰封(爾)(宜)以厥庶民(之)(情)暨厥臣(之)(情)達(之)(於)大家[大家王家也猶云天家](其)(能)以厥臣(之)(情)[兼臣民統謂之臣]達(諸)王(者)惟邦君(爾)汝(當)若(順)(此)恒(常)(之)(道)越(發)(諸)(言)曰我有師(道)(而)師(用)(之)[康誥師殷罰有倫由文王作罰皆是](則)司徒司馬司空尹旅(皆)曰予罔(敢)厲(人)殺人(矣)(此)亦厥君先敬(慎)(勤)勞肆(自)(此)徂(往)厥(皆)敬(慎)(勤)勞(矣)[徂往也言自此以往無不敬勞者]肆往(日)(之)姦宄(當)殺(之)人歷(久)(未)(釋)(之)人(咸)宥(之)肆(庶)(官)亦(將)見厥君事(當)戕(賊)(當)敗(壞)(之)人(皆)宥(之)(矣)[戕敗人謂當傷殘其形體之罪人也]王啟監[謂立監以啟迪殷民]厥亂爲民[亂治也謂爲民用治](蓋)曰無胥戕(之)無胥虐(之)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寡謂鰥夫婦謂娶婦二語互文謂至於鰥寡夫婦悉畏敬而連屬之使無失所案孔鮒小爾雅云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則敬寡當是矜寡之異文呂刑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漢書又作哀鰥敬矜鰥古字蓋通(咸)合(而)由以(有)容(之)(道)王

其責效於邦君越御事者厥命曷所以哉猶言何爲蓋欲其相引以養育其體相引以恬和其性耳自古王皆若茲也爾之爲監罔攸專事於刑辟辟讀爲刑辟之辟惟曰若稽田然稽治也既勤敷菑功菑而開墾之惟其陳修治之事而爲成厥疆界畎畝而後田始成也若作室家然既勤垣墉而爲之基址惟其塗塈之以泥塈飾也茨之以茅而後室始成也若作梓材然謂以梓木成器材既勤樸斲之事矣惟其塗之以丹雘之采色而後器始成也馬云雘美丹也此喻監殷之道既革其俗染之汚又當化之以德以成就其人材也今我王惟曰先

王既勤用明德於民今欲懷來斯民須爾爲我夾輔也今厥邦既享周而丕作矣謂營洛庶殷丕作作字句絕兄弟之國方來而無已是亦既用明德之故可見爲后者式用典常以和集其民厥邦無不丕享者皇天既盡付中國之民越及厥疆土于我先王肆王惟德是用欲以和懌先後迷惑之民用懌慰於先王所受之命已歎辭誠能若茲以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此民也案周公雖代王發命與康叔兄弟情親固不妨徑以已意親切言之故有王啟監今王惟曰等語蔡傳以爲武王誥康叔之書自然於情事難合不得不疑爲錯簡而誤合也又案蔡傳所以以康誥以下三篇爲武王之書者總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不得其解故也其所以斷此四十八字非康誥本文則以寡兄二字非成王與周公口中所應出而以爲武王自謙之詞則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周公咸勤等語自不得冠康誥之首今用孔傳寡兄作寡有之兄解而斷以爲周公之語恰合情事而篇首四十八字確非錯簡三篇之中情文畢貫素然易解矣

梓材尚書大傳作杍材
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於邑言達大家於
國言達王與邦君王謂二王之後鄭注
戕敗人宥王啟監厥亂爲民戕殘也馬注鄭注論衡作
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
無胥戕無胥虐無相殘賊無相暴虐鄭注
至于屬婦說文作至于嫋婦王篇同云嫋婦人妊身也
既勤垣墉早日垣高曰墉馬注
惟其塗墍茨墍堊色馬注羣經音辨塗作斁芸臺先生挍戡記云

塗疏作斁下同此古文之見於疏者
衛包改斁爲塗幸正義猶存斁字
若作梓材治木器曰梓馬注
既勤樸斲樸未成器也馬注
惟其塗丹雘雘美丹也馬注說文作惟其敷丹雘
懷惟夾夾近也釋文
皇天既付中國民釋文付馬本作附

召誥一篇召公先周公營洛相宅既得卜而經營周公
歸報成王召公率庶邦冢君奉幣供王寓書陳保殷民
之道以達王也誥詞出之召公故以召誥名篇史臣記
惟二月成王七年二月建丑月既望越六日乙未閻百
詩云望者十六日庚寅自庚寅數至二十一日乙未正
六日蓋連望日而數非離本日此今文書法也王朝步
自周步行也周鎬京鄭云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
廟即行不以遠爲災恭也地理今釋史記正義曰太王
所居周原因號曰周文王因之有岐城亦曰周城在今

陝西鳳翔府岐山縣則至于豐地理今釋豐邑在今陝
西西安府鄠縣東鎬京在今西安府長安縣南三輔決
錄云鎬在豐水東豐在豐水西相去二十五里自漢武
帝穿昆明池於此鎬京遺址淪陷焉告文武廟遣使營
洛惟太保召公先周公至洛相宅越若來謂既順行而
來三月建寅惟丙午月則朏朏明也初二日越三日戊
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其基址越三
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作城郭宗廟朝市之方位定
其基址于洛之汭孔傳洛水北鄭云汭隈曲中也越五
日甲寅位成若順而至於翼日明日乙卯周公朝至于

洛則達觀于新邑所營者無不善越三日丁巳用牲
于郊祭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祭于新邑牛一羊一豕
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登記工役之書發命庶
殷侯甸男邦伯各受役與工厥既命殷庶庶殷丕大興
作無不用力者於是周公歸周復命成王太保乃以庶
邦冢君出而取幣乃復入錫錫予也周公曰拜手稽首
用旅進於王若公若與也公其誥告王以治庶殷之道
越自乃御事之臣始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
天子猶言天之元子茲大國殷之命今惟王受命矣此
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也嗚呼曷其奈何弗敬乎天既

遐遠終此大邦殷之命茲殷亦多有先哲王之在天者
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天命而已不知恤也厥及其終
智者藏而瘝民者在位以致其民夫知保抱攜持厥婦
子以哀籲天徂厥亡謂往而亡也出而執之謂執亡者
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於我周乃用懋也懋勉
也謂勉出力眷命於周王其可不疾速敬德乎我相視
古先民有夏之代天啟迪之以從子而保厥位謂傳子
面向稽考天道而若順之今時既墜厥命矣今相視有
殷之代天啟迪之以格夏而保厥位謂湯除夏面向稽
考天道而若順之今時既墜厥命矣今冲子嗣守天命

則無遺棄壽耉之人曰其能稽考我古人之德矧曰其
有能稽考謀猷自天乎嗚呼有王雖幼小實爲天之元
子哉其丕能諴和于小民今則休美矣王宜不敢後此
諴小民爲後圖也須用顧畏于民之險碞碞巖也民衆
巖巖險也王來此洛邑紹緒上帝自服治于土中洛邑
居天下之中宅中服治即紹緒上帝旦周公曰其作此大
邑其自時克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宅中而乂治
矣旦之言即王之命也王厥有成命治民之道今其休
美哉王先服殷御事之臣使親比夾介于我有周御事
之臣以節其性惟日其邁邁行也謂日日行節性之事

則殷御事之性節而殷民之性亦日節矣凡此者須以
敬爲本王其以敬作所不可不敬乃德也我不可不監
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如有夏之服
天命惟有歷年數我亦不敢知曰不如此其延長也謂
不如夏之年數延長所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耳我不敢知曰如有殷之受天命惟有歷年數我亦不
敢知曰不如此其延長也謂不如殷之年數延長所知
者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耳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
茲夏殷二國之命嗣緒若順以爲功王乃是初服厥政
命之長短惟於初服基之耳嗚呼若生子然罔有不在

厥初生之時教誨之以自貽哲命者言於初生時教之
則哲是爲自貽哲命今天其命我有哲嗣乎命我以吉
乎以凶乎命我以多歷年數乎皆不可知所知者今我
初服厥政耳宅此新邑肆惟王其疾速敬厥德王其敬
德而惟德之用矣是即能祈天永命也其惟王勿以小
民淫用非彝之刑彝常也亦敢以殄戮用爲乂治使民
若順乎已以爲有功其惟王之位在於以德爲元則小
民從之而善乃不啻惟刑之用于天下而民不敢爲惡
越及於王皆顯明也尚其上與下咸相勤恤其曰我受
天命丕若有夏之歷年式勿替隆有殷之歷年欲王以

小民受天永長之命言畢而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
王之讎民謂殷頑民頑民於周爲讎故曰讎民百君子
謂殷臣越友民謂周民友順也保受王威嚴之命明顯
之德王末有所成於天命末後也對初服言則王亦顯
明哉我非敢曰勤也惟恭奉幣用因公供王冀王能祈
天永命

召誥古意

惟二月既望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
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鄭注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
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馬
注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
廟即行不以遠爲父恭也鄭注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相視也鄭注
太保朝至于洛周禮注作太保朝至于雒
攻位于洛汭汭隈曲中也鄭注周禮注作攻位于雒汭

乃復入錫周公召公見衆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
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
幣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鄭注爲戒成王
錫周公王注
智藏瘝在瘝病也鄭注王注
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匹夫知欲安其室抱
其子攜其妻以悲呼天也王注
面稽天若面猶回向也鄭注
則無遺壽耇漢書作則無遺耇老 孔光傳
其丕能諴于小民說文作不能諴于小民

自服于土中自用也鄭注王注
旦曰旦周公名也王注
亦不可不監于有殷後漢書監作鑒崔駰傳

洛誥

洛誥一篇乃周公歸自洛邑既達召公陳戒之誥後陳戒於王而王命公留治洛邑也所誥皆治洛之事故曰洛誥史臣記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進言於子明辟復者既陳召公之誥復自陳誥也王常如弗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亂太保大相東土亂繼也其基作民明辟之道基作洛邑宅中而治示天下以無偏私卽基作明辟之道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猶言京師我卜河朔黎水地理今釋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續文獻通考云衛河淇水合流至黎陽故城爲黎水亦曰瀦水黎陽故城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北我乃卜澗水之東瀍水之西營王城爲朝會之地惟洛食兆墨瀍澗洛並詳禹貢我又卜瀍水以東營下都以居殷頑亦惟洛食伻來伻猶逮也此字古訓使也篇中六伻字作使解俱難通爾雅釋詁抨又作伻抨從也抨拼字同釋文云以利使人曰拼說文伻撣也撣提也合此數義則伻者逮行之意也使從提并得有逮義羣經音辨引此伻作伻平堯典平秩東作馬本平又作苹伻平苹亦通苹浮水動無止息亦具逮義近俗凡行逮者云伻疑古遺語正如此以所營圖及獻卜兆於王於是王拜手稽首答公曰公不

廟諱敬避下同

敢不敬天之休來洛相宅其作我周之匹休予匹休猶
言並美謂公與周相匹休美公既定宅伻來來而視予
以所卜之休為恒吉視示也此吉卜我二人共貞之貞
當也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命拜手稽首公其盡
誨我之言公進言才至以圖獻卜以下將有誨言王不
待其言之終即急拜謝請盡誨言也周公曰王其肇始
稱舉殷禮殷禮謂殷家祀有功者之禮祀于新邑咸秩
序以前有功之人而無以為具文當予齊百工伻從王
于周之時謂用書命殷庶時從王于周猶云從王事于
我周家也予惟曰王庶幾其有事予有事言有思貴之

事今王即發命曰記功功字句絕其有功者使得立宗
以其功作後世之元祀蓋以殷庶新遷於洛立家之始
忻動之建功而爲不祧之始祖於新邑也詩曰軍之宗
之即此宗字之義惟其命之蓋曰汝殷庶之受命者咸
篤厚輔弼我我乃丕視記功之載籍以序其功此乃是
汝其悉自教於百工也此汝字汝成王孺子其有朋此
之心乎孺子其有朋比之心其自此以往將無若火始
燄燄厥攸灼盛以漸叙次至於弗其可絕矣厥亦若順
其彝常之道及一切撫殷民之事當須如予也惟以其
皆在周工耳謂殷庶亦周工也往之新邑伻嚮之謂使

速嚮化以即工於有僚若其明明作而有功以惇厚廣
大成此裕國之功則汝永有辭於彼矣謂治殷庶使之
嚮化與周民無異則汝永終有辭以謝殷頑汝汝成王
也公曰已汝惟冲子當思惟其終於始事思終即申上
文若火弗絕之意今百辟咸以幣來享矣汝其敬識百
辟之所以享亦須識其有不享者享之多儀也將其敬
也若儀不及其物謂有物而無儀惟曰不享惟其不役
志于享故凡民惟皆曰不享也以此為享惟事其爽侮
矣爽則不忠侮則不敬不忠不敬皆自不享中來此因
召公以庶邦冢君恭奉幣逆王即事陳戒也乃惟孺子

頒布朕所不暇頒者頒孔傳謂分也分亦布也頒朕不
暇謂布朕所不暇布之政聽朕教汝于棐輔民彝常之
道汝乃於是而不蘉蘉勉也乃時惟不永命哉汝惟篤
厚叙述乃正父之道乃正父謂武王罔不若予之不敢
廢乃正父之命汝往之洛邑其敬之哉茲予其明農事
哉於彼洛邑能裕我民則無有遠而皆用戾至矣明農
謂明農事明農事不必去位蓋洛邑即成周公欲王親
政洛邑治殷頑朝諸侯事本重大已則退而修明農事
如周禮溝洫耒耜一切教稼之法須修明之亦所以為
治也特非若親政洛邑之重耳不然謂周公於洛邑即

成天下初基未臻明備遽欲退位以農終老豈周公之
心哉觀於留召共濟不應周公前後判若兩人如此言
至此成王急答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實稱丕大顯
德以予小子揚文武功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蔡傳
和者使不乖恒者使可久公實居師道教予小子而然
公教我惇厚殷庶忻動之以立宗以將大其禮稱舉秩
叙乎元祀咸秩叙之無以爲具文予敢不聽從至於治
洛仍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然之
迓衡旁蔡傳以爲無方是也衡宰衡也迓衡謂迎治平
之宰衡伊尹亦稱保衡蓋古冢宰稱爲衡其一字則隨

人而加耳不致迷惑文武之勤教予冲子惟有夙夜慎
毖祀事而已惟應祀新邑一事王曰公之功若是以後
棐輔我開迪篤厚罔不若時也豈可專任明農一事乎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爲辟于周周鎬京退謂不敢當
治洛重任卽辟于周卽退也謂惟於鎬京卽君位命公
留後於洛臨治天下方今四方向迪蹈乎亂謂殷頑未
定于宗禮宗禮卽上文所謂惇宗將禮亦未克敉定公
之功公須開迪將順其後監臨我士師百工誕保文武
所受之民亂爲四輔而兼任之亂治也四輔之任公以
一人兼任之以爲治惠定宇云四輔如左輔右弼前疑

廟諱敬避

後丞言至此周公欲拜有所言王急止之曰公定無拜
予往已謂往之洛邑公之功人皆嚴肅將順祇敬歡悅
之公無委之我而困我哉我惟無厭斁其安康小民之
事公不留洛此刑替矣公勿替此刑刑法也則四方其
世世享公之德周公於是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洛承
保乃文祖所受之命與民文祖文王也對成王言之故
曰文祖越及乃光烈考武王謂文王武王所受之命與
民也鄭注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以弘大朕之恭
敬孺子來相宅其亦須大惇厚典主此殷之獻民以亂
爲四方之新辟亂治也謂以爲治之道用新四方臣民

之耳曰使四方臣民如獲新君然用作周家恭敬之主
爲後人先曰其自時宅中而乂治萬邦咸休矣此惟王
之有成績也予旦於是以多子越御事多子衆君子也
謂百官篤厚前人之成烈答其師衆作周家孚信之臣
爲後人先考成朕昭子之刑昭子謂昭明人子之職人
子以篤前烈爲職刑法也言成昭明子職之法乃爲單
盡文祖之德也單殫通盡也文祖文王也鄭注成我所
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祀五帝太皡
之屬爲用其法度也留治洛邑周公不敢固辭但勸王
至洛須一朝百官臨萬民新天下之耳目示之以恭巳

敬避御名下同

宅中之治而有成績其事公乃任之矣(王)伻來(洛)(邑)(以)毖殷(民)乃(發)命寍予(於)(洛)寍安也止也謂安止予於洛邑也(則)以秬鬯二卣(命)(予)曰明禋(祀)(於)(洛)(予)(當)拜手稽首(以)(爲)休(美)(而)享(於)(神)予不敢宿(留)則禋(祀)于文王武王(神)惠篤(厚)敘(次)(其)(福)(使)無有遘(過)自(罹)(之)疾(而)萬年厭(足)于乃(之)德(以)殷(盛)乃引考殷盛也引考謂引長其壽考猶云引年也王(其)伻(來)殷(邑)(乎)乃(所)(以)承敘(於)萬年其(將)永觀(法)(於)朕子(而)懷(其)德(矣)朕子猶云吾子親之之辭子本美稱故周公得以稱成王周公不得辭治洛之責教王親至洛邑朝羣臣臨萬民發命留已於洛

代王出治則治皆成王之治獲皆成王之福民所懷者皆成王之德公之用心微矣哉(史)(臣)(記)戊辰(日)王(來)在新邑烝祭歲祭字句時在冬十二月故曰烝祭歲歲字句謂並舉一歲之祭文王(用)騂牛一武王(用)騂牛一王命作冊(史)逸(作)祝冊惟告周公其(留)後(治)(洛)王(之)(助)(祭)(之)賓(以)殺(次)(助)禋(祭)咸格(矣)殺讀如必殺之之殺次也助祭者以殺而禋王(乃)入太室(行)祼(禮)王命周公(留)後作冊逸誥謂史逸作冊既祭又誥諸侯(其)(事)在十有二月惟周公(留)(後)誕保文武受命惟(在)(成)(王)七年(也)閻百詩云史記魯世家成王七年周公往營雒邑此七年即在

敬避廟諱下同

成王紀年內成王共三十七年又云唐孔氏疏周公營洛此年閏九月故戊辰得爲十二月晦以厤推之成王七年壬辰歲距積二千三百八十九年中積八十七萬二千五百七十〇日〇三九八三一冬至五日〇二〇一七九己巳日閏餘二十〇日一二七一四三周正閏八月夏正閏六月天正經朔四十一日八九三〇三六乙巳日小步至二月建丑經朔一十〇日九二三六二九甲戌日大三月建寅經朔四十〇日九五四二二二甲辰日小四月建卯經朔九日九八四八一五癸酉日大五月建辰經朔三十九日五一五四〇八癸卯日大六月建巳經朔九日〇四六〇一癸酉日小七

月建午經朔三十八日五七六五九四壬寅日大八月建未經朔八日一〇七一八六壬申日小閏八月經朔三十七日六三七七八辛丑日大九月建申經朔七日一六八三七三辛未日小十月建酉經朔三十六日六九八九六六庚子日大十一月建戌經朔六日二二九五五九庚午日小十二月建亥經朔三十五日七六〇一五二己亥日大又步至明年正月建子經朔五日二九〇七四五己巳日小則戊辰正爲十二月晦經之鑿然可信如此

洛誥古意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
召公所卜之處皆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鄭注
我又卜瀍水東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
召公所卜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鄭注
伻來以圖羣經音辨引書乎來以圖
伻來來來者使二人也鄭注
我二人共貞貞當也馬注
王肇稱殷禮猶用殷禮者至成王即位乃用周禮鄭注
王者未制禮樂恒用先王之禮樂鄭注

咸秩無文漢書作咸秩亡文翟方進傳
乃汝其悉自教工此其盡自教百官王注尚書大傳作
乃女其悉自學功
孺子其朋孺子幼少之稱謂成王也鄭注
無若火始燄燄漢書作毋若火始庸庸梅福傳
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朝聘之禮至大其禮之儀不及物
所謂貢篚多而威儀簡也威儀既簡亦是不享也鄭
注
乃惟孺子頒頒猶也馬注說文作乃惟孺子攽
汝乃是不蘉蘉勉也馬注疏云蘉之為勉相傳訓也鄭

王皆以為勉
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尚書大傳作揚文武
之德烈奉對天命和恒萬邦四方民
迓衡迓牛據切鄭注釋文馬鄭王皆音魚據反
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成王前春亦俱至洛邑
是顧無事旣會而還宗周周公往營成周還來致政
成王也王注
亦未克敉公功敉安也鄭注
公無困哉漢書作公毋困我杜欽傳
承保乃文祖受命民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鄭注

越乃光烈考武王烈威也鄭注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單信也馬注成我所用明子
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祭五帝太皞之處
為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
之鄭注
則禋于文王武王禋芬芳之祭鄭注
萬年厭于乃德厭飫也馬注
烝祭歲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鄭注釋文鄭讀王在
新邑烝絕句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用二特牛祫祭文武于文王

廟鄭注
王命作冊漢書作王命作策律厤志
逸祝冊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神鄭注
惟告周公其後告神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鄭注
王賓成王尊周公不敢臣之以爲賓故封其子王注
王入太室祼太室廟中之夾室馬注太室清廟中央之
室王注
惟七年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馬注文王受[illegible]雀武
王俯取白魚皆七年鄭注文王武王受命[illegible]公居
攝皆七年鄭注

敬避御名下同

[illegible]既成洛邑遷殷頑民[illegible]以近王化而誥
[illegible]可違謗其典家於[illegible]之士者所遷多
是世家大族尊之也其名篇則於爾殷遺多士句取多
士二字耳史臣記惟三月建寅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
商王士曰商王士是商之世族國戚周公代王發命若
曰爾殷遺多士弗爲天所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實受眷佑之命將天明威致王之罰勅正殷命以終事
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取殷命惟天不畀爾殷
命允信乎天之罔固命於亂邦乃以命弼輔於我我豈

其敢求此位哉惟帝之不畀殷命也惟我下民之秉爲
弗善耳我下民謂殷民謂之我者親之也是惟天之明
畏也我聞曰上帝引人以逸道有夏當日不自適於逸
道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嚮向也謂意向於夏而察之
夏弗克庸帝之嚮謂不改大淫泆有辭如有命在天日
亡予亡之辭惟時天罔念聞謂若天不念聞者厥惟廢
其元命降而致罰於有夏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去夏命
用俊民甸治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其德以恤
厥祀事亦惟天丕建立殷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有失
於帝者罔不配天以施其德澤在今後嗣王則不然誕

御名敬避下同

罔顯明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以勤國家乎誕淫
厥泆罔有顧于天之顯命與民宜敬祇惟時上帝不保
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命於殷以其不明厥德也此非
天之私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者謂罰當其
罪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大靈善以承帝天
之事帝有命曰割正殷邦我周王勑正之以告勑正于
帝惟我之事畢矣不貳適矣貳再也謂再適殷惟爾王
家又不靖使我再適於殷是爾王家實我適也予其曰
惟爾洪大無法度我不爾動由爾自在於乃邑不必爾
遷予亦念及天即于殷降大疾戾肆爾皆不正則又不

可不遷也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是其遷居西爾謂遷
爾居於西疏云從殷適洛南行而西迴非我一人奉持
厥德不康寧也謂非我恃德妄動遷爾時惟天命無能
違當日告勑於帝之後爾仍殷士也朕不敢有爾有字
句絕後武庚又叛則我不能不除殷而有爾矣爾無以
我為怨也惟爾所素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謂載之典
冊殷革夏命今爾其又曰殷之革夏也夏之士迪簡在
於殷王之庭有服在於殷之百僚是謂我不爾用也予
一人惟聽用有德之人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
耳天邑猶言大邑重之也予之遷爾惟率肆矜憐於爾

肆大也謂牽率大矜憐爾非予之罪時惟天命以爾無
德而然尚謂我不爾用乎王曰多士昔者朕來自奄之
日地理今釋奄國在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境括地志
云兗州曲阜縣奄里即奄國之地也予固大降下爾四
國民命矣謂誅武庚踐奄之日已下命令於四國民將
遷之今我乃明致天之罰於爾移爾於遐逖謂遷於洛
使相比近奉事臣服於我宗周而多所遜順於事王曰
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重申於爾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固惟四方罔攸賓謂四方罔不來
賓洛居天下之中四方來賓道適均亦惟爾多士攸服

事奔走臣事於我而多所遜順故也爾乃於茲洛邑尚
有爾之土謂授之田也爾乃尚安寧於茲而幹厥事以
得所止爾克敬天惟畀與矜憐爾而降之福爾不克敬
爾不啻不有爾之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
宅爾之邑繼爾之居謂定宅於洛邑繼嗣其室家爾以
後厥有幹事業有歷年數于茲洛邑爾之子孫小子乃
興爾世業皆從爾遷之故王曰王蓋又曰王曰者周公
代王出言也故凡周公之言皆曰王曰又曰者周公言
王又如此說也故史臣記王曰又曰用見周公言王有
惓惓不盡之意時予之乃或言者止於此爾其攸居於

廟諱 敬避

此無自疑案蔡傳謂昔朕來自奄移爾遐逖是前日先有一遷詳味經文大降爾四國民命乃是降命將遷非已遷也若遷一次又遷一次鎮撫殷頑恐不宜如此紛更也又案周公於克商二年武王十四年庚辰告三王請代武王又五年武王十九年乙酉武王崩成王即位據前編成王生於殷紂二十七祀時年十三歲成王元年丙戌管叔及羣弟流言於國周公居東居東之二年成王二年丁亥罪人斯得次年成王三年戊子爲詩貽王秋王迎周公管叔武庚叛命周公東征作大誥次年成王四年己丑王東伐淮夷遂踐奄次年成王五年庚寅王來自奄遷殷四國從亂之民

於洛邑此時尚未作洛當是洛上舊有邑據詩周公東征三年周公亦於此年歸作多方閻百詩攷歷法推之五月丁亥爲成王五年五月四日也以事理揣之周公既誅武庚歸即當營洛營洛即遷殷頑則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皆當作於此時而金仁山前編以爲成王七年壬辰營洛閻百詩推其年月日悉符蓋周公歸而有無逸君奭立政等書當作於成王六年辛卯朝廷之大綱已定卽於七年營洛有召誥洛誥洛邑既成卽命康叔治殷餘民而有康誥酒誥梓材其遷來者多是世家舊族豪右之民恐康叔不能鎮撫故使居於洛而有多士之誥此亦情理之可信者也前編又云胡氏大紀叙多方於前多士於後然則古者事之前後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書則每篇自爲首尾固未必諸篇相爲次序也又安知書之前後安國伏生不無所差互與今取其說以次諸篇之序當如此而未敢易其第

多士古意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成王元年三月

周公自王城初往成周之邑用成王命告殷衆士以

撫安之鄭注

旻天大降喪于殷秋曰旻天秋氣殺也方言降喪故稱

旻天也馬注

非我小國敢弋殷命翼取也馬注王注翼驅也非我周

敢驅取汝殷之王命鄭注釋文馬本作翼疏云鄭王

本並作翼

嚮于時夏釋文馬以時字絕句

大淫泆有辭屑過也馬注釋文泆馬本作屑

時惟天命無違石經殘碑作維天命元

朕不敢有後唐石經後下有誅字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言天邑商者亦本天之所建鄭

注言商今爲我之天邑王注

予惟率肆矜爾論衡作予惟率夷憐爾

王曰多士石經殘碑作王曰告爾多士

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君爲民命爲君不能順民意故誅

之也王注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漢石經作作大邑于茲雒

予惟四方罔攸賓賓却也馬注石經殘碑作予惟四方

罔攸責

不啻不有爾土釋文啻徐本作翅

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汝共有安事有長久年於此洛

邑王注石經殘碑作□□有年于茲雒

時予乃或言唐石經或下有誨字

敬避
御名下同

無逸

無逸周公戒成王也周公曰嗚呼君子之所其惟無逸
乎必須先知稼穡之艱難乃可以逸以知稼穡之艱難
則知小人之所依者惟此稼穡故也小人猶小民相彼
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
矣乃諺矣既至放誕矣否則侮慢厥父母曰昔之人惟
知有稼穡耳他無聞知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
王中宗孔傳太戊也嚴恭寅畏以天命自度治民祇敬
而畏懼不敢荒淫以安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其在高宗孔傳武丁時或舊日勞苦于在外爰曁同於
小人孔傳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稼穡與小人
同事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亮信也陰闇通治喪廬謂以
誠信之心居喪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和不敢荒
寧嘉美安靖於殷邦至于小事大事無時或怨之者肆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蔡傳祖
甲高宗子祖庚弟馬云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
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舊日曾爲小人作其
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安子惠于庶民不敢有侮於
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
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

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
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不獨殷也厥亦惟我周太王王
季克自抑損畏懼文王卑其衣服惟即於康功康安也
安民之功田功田土之功徽柔懿恭以懷保於小民惠
鮮於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於萬民
咸和使咸相和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盤安也以庶邦
惟正之供無妄費故無妄取文王之受命猶言受國已
惟中身猶言中年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
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無皇自寬曰今日且耽樂乎一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
天攸若若順也時人丕則有愆愆過也其無若殷王受
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
爲訓告胥爲保惠胥爲教誨民無有或胥譸張爲幻者
胥相也譸張誑也幻眩惑也案說文譸詶互訓字並从
言當是言語詐誑之意釋文云馬本作輈則輈張者强
梁也後漢書注輈張猶强梁也於此厥或不聽則人乃
訓從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刑法也至于小事大事致
使民否則厥心違而怨之否則厥口詛而祝之周公曰
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玆四人
迪蹈乎明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矣詈汝矣則皇皇

(然)自敬(厥)德厥(有)愆(過)(則)曰朕之愆允若時(苦)(其)(心)不
啻不敢含怒(於)(怨)(詈)(者)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以)
(欺)(汝)曰小人怨汝詈汝(矣)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於)厥
(爲)辟(之)(道)辟君也不寬綽(於)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其)
怨(汝)(也)(人)有同(心)是(之)(謂)叢(其)(怨)于厥身周公曰嗚呼
嗣王其(有)監于茲 茲統指上文所言案閻百詩云三宗
之後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邵子經
世書證之或十年者則太戊後陽甲七年武丁後祖庚
七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則祖甲後廩辛六年武乙
四年太丁三年歷歷皆合

無逸古意

無逸尚書大傳作毋佚史記作無佚 魯世家 論衡同
君子所其無逸君子止謂在官長者所猶處也君子處
位爲政其無自逸豫也鄭注
稼穡之艱難石經殘碑作口嗇之艱難
乃逸乃諺漢石經殘碑作乃劮乃憲
既誕石經殘碑作既延
嚴恭寅畏敬在心恭在貌鄭注釋文馬本嚴作儼史記
作嚴恭敬畏 魯世家
天命自度石經殘碑作天命自亮
治民祗懼史記作治民震懼 魯世家 石經殘碑作以民
柢懼
不敢荒寧寧安也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馬注
肆中宗之享國中宗太戊鄭注史記作肆中宗之饗國
魯世家
舊勞于外舊猶久也鄭注史記作久勞于外 魯世家
爰暨小人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
于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馬注爰於也
鄭注洎與也鄭注史記作咸與小人 魯世家
乃或亮陰亮信也陰默也馬注楣謂之梁闇廬也鄭注

史記作乃有亮闇魯世家
言乃雍其不言之時時有所言則羣臣皆和諧鄭注雝
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鄭注史記作
言乃讙魯世家禮記同
嘉靖殷邦史記作密靖殷國魯世家
至于小大小大謂萬人上及羣臣言人臣小大皆無怨
王也鄭注
肆高宗之享國高宗武丁也史記作肆高宗之饗國魯世
家
五十有九年石經殘碑作饗國百年

無逸古意　二

其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馬注祖甲武丁子帝甲也有
兄祖庚賢武丁欲廢兄立弟祖甲以此爲不義逃於
人間鄭注湯孫太甲王注
舊爲小人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
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爲王久爲
小人也馬注史記作久爲小人魯世家
能保惠於庶民史記作能保施于小人魯世家
肆祖甲之享國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王注
史記作肆祖甲之饗國魯世家
惟耽樂之從漢書作惟耽樂是從鄭崇傳

亦罔或克壽漢書作亦罔有克壽鄭崇傳
文王卑服俾使也馬注釋文馬本卑作俾
徽柔懿恭石經殘碑作徽柔懿恭
懷保小民漢書作懷保小人谷永傳石經殘碑同
惠鮮鰥寡石經殘碑作惠于矜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後漢書注引作
文王不敢槃于游田以萬人惟政之共郅惲傳
文王受命惟中身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位之
命鄭注文王受命嗣位爲君王注
厥享年五十年史記作厥饗國五十年魯世家

無逸古意　三

則其無淫于觀淫放恣也鄭注
無皇曰石經殘碑作無兄曰
民無或胥譸張爲幻譸釋文馬本作輈說文作無或譸
張爲幻爾雅注作無或侜張爲幻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石經殘碑作
口厥不聖人乃訓變亂正刑
則皇自敬德皇暇寬暇自敬鄭注正義曰王肅本作則
況滋敬德況滋益用敬德也石經殘碑作則兄自敬
德
不啻不敢含怒不但不敢含怒乃欲屢聞之以知己政

得失之源也鄭注

嗚呼嗣王其監于茲石經殘碑作於戲嗣王監于茲

厥兆天子爵 尚書大傳毋佚

無逸古意 四

御名 下同 敬避

君奭

君奭一篇古說鄙悖殆不足信蔡傳因朱子蘇呂諸家開闢之功斷以爲召公欲避權位於余心猶以爲未安竊以周公既沒召公猶歷相成康不宜於天下初定冲人同未在位之時翻然求去玩經文似是召公於國家之事多所謙退委讓周公葢自以爲不如也故周公歷言廢興之故而以爲獨力難支求助共濟也今依經文解之

周公若曰君奭 奭召公名君者尊之之辭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失)厥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厥基(業)永(長)孚(信)于休(美)若(順)(乎)天棐(輔)(我)(爲)忱(信)

(之)(事)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或)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惟)(在)我 我周公自我也 我(固)亦不敢(安)寍于上帝(之)命(而)(憚)(厥)(勞)弗永遠念天(之)威越(及)我民罔(所)尤(怨)(而)違(背)(亦)(非)(一)(人)(所)(能)惟(在)(多)人(輔)(助)(乃)(可)(也)(若)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敬)上(天)下(民)遏佚前人(之)光 佚失也 在(我)(一)家(之)(人)(可)(云)不知(乎) 在家猶云在一家也召公同姓之臣 天命(至)不易天(心)難諶(信)(莫)(謂)(今)(已)(得)(天)(命)乃其(已)墜(厥)命弗克經(營)(悶)歷(矣)嗣前人恭明德(須)在(於)今(也) 今字句絕 予小子旦非克有正(所)(敬)迪(者)惟前人(之)光施于我冲子(耳) 冲子謂成王 又曰天(雖)不可信我

之道惟寍王之德是延（寍王武王也延長也）則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矣（釋解也言天不用解棄文王受命）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能咸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保衡伊尹也衡蓋官名宰衡也周公亦稱冡衡保者取保安之義）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又有巫咸克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皆惟玆有所陳列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陟升也謂於禮宜升而克配彼天）多歷年所天惟純一佑助殷命則以商國有人而實其百姓王人（王人猶云王官）罔不秉德明恤小

臣與爲藩屏之侯甸矧咸皆奔走臣殷惟玆惟皆與德相稱用乂治厥辟（辟君也謂代君出治）故其時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若筮罔不是孚信於吉公曰君奭天之壽人國也至平主格（格正也）無有邪曲本欲保乂有殷有殷嗣天命者滅絕天威故亡耳今汝永念此則天有固命於我厥惟與我共亂（亂治也）以明我新造之邦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殷而申威命以勸寍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惟文王當日尚克修治和柔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宫括又曰玆數人者若無能往來於玆開迪彝教（玆指周

文王亦將茂德降于國人矣亦惟玆數人純一佑助秉持大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明我文王開迪其德使見怙冒於斯民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至武王而人缺其一惟玆四人尚迪有祿（死曰無祿則生曰有祿謂尚能迪君而有其祿也）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謂除殷劉殺也）惟玆四人昭明武王之德惟怙冒於天下天下丕大單盡皆稱其德是文武之治皆以有人故也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涉此川必暨汝奭乃其能濟也我王小子同未在位然其責在我君其助我誕無我責（猶云無大我責）君若收而罔勖我之不及（收

謂收其德而不用勖猶助也罔勖不及即收也）則君耇造之德（耇造猶云老成）不降於民我則鳴鳥不聞（鳴鳥謂鳳鳴）矧曰其有能咸格於天乎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玆所言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此君字謂成王也勸君奭勉出乃猷告君以治天下之道猷字句絕）以寬裕我（我字句絕方言猷裕道也則我字屬下句讀亦可）自不致以後人迷亂矣公曰前人敷布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謂命汝作民極極如歸極之極）曰汝明勖助於王兩人相偶以輔王在於各出亶誠（此述先王之命也前人蓋謂武王）乘玆先王之大命滋能

(率)文王(之)德丕(大)(以)承無疆之(憂)恤公曰(我)君(爽)告汝
(曰)〔汝字句絕〕朕允(信)(以)汝(爲)保(也)〔保字句絕〕奭(乎)其汝
克敬以予監于殷喪(之)大否肆(能)念我天威〔此述成王
言也〕予不允惟若茲誥〔允猶宜也言我不宜如此多誥
汝〕予惟曰襄(助)我二人(以)(爲)(治)〔謂我二人襄助爲治〕(惟)
汝(與)(我)有合哉(故)言曰在時二人(而)(已)天(之)休(美)滋(益)
至(矣)惟時(我)二人弗戡(定)(之)其汝克敬德(能)明我俊民
(尚)(弗)(戡)(定)(則)(將)(讓)(於)(後)(人)(戡)(定)(乎)在讓後人于丕時(乎)
〔丕時猶言何時丕者大也大則無定方故無定時爲丕
時〕嗚呼篤(厚)棐(輔)(以)(爲)(治)時(我)二人(之)(責)我式(用)克(能)

至于今日(之)休(美)我(尚)(欲)咸成文王(之)功于不(懈)怠(以)
(至)丕(爲)(怙)冒海隅出日(之)(民)罔不率(從)(惟)(所)俾(使)(也)公
曰君予(豈)不惠(順)(於)(情)(而)若茲多誥(乎)予惟用閔于天
越(及)(斯)民(耳)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汝)亦罔不能(於)
厥初(矣)〔言其初能降德於民也〕(當)惟其終〔言不宜終收
也〕祗(敬)(聽)(我)(所)(誥)若茲(其)往(而)(共)(我)敬用治(乎)

君奭古意

君奭說文奭召公名讀若郝史篇召公名醜
其終出于不祥崇充也馬注石經殘碑作道出於不詳
嗚呼石經殘碑作於戲
大弗克恭上下漢書作大不克共上下　王莽傳
遏佚前人光漢書作遏失前人光　王莽傳
乃其墜命漢書作乃亡隊命　王莽傳　唐石經墜下本有
厥字
又曰人又云鄭注重言天不可信明已之留蓋畏其天
命王注

我道惟寧王德延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
爲寧王鄭注
時則有若伊尹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
衡阿衡保衡皆公官鄭注
格于皇天皇天北極大帝鄭注史記作假于皇天　燕世家
時則有若保衡保安也鄭注
時則有若伊陟伊陟伊尹之子鄭注
格于上帝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馬注上帝太微中
其所統也鄭注史記作假于上帝　燕世家

巫咸乂王家殷巫也馬注史記作巫咸治王家燕世家
時則有若甘盤史記作時則有若甘般燕世家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
殷也王注
王人罔不秉德明恤王人猶君人也王注
小臣屏侯甸小臣臣之微者王注
天壽平格格謂至于天也鄭注
保乂有殷殷君臣之有德故安治有殷王注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
南宮括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

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
以大德謙不自比焉鄭注尚書大傳作南宮适
文王蔑德蔑小也鄭注
迪見冒勖勉也馬注釋文馬本作勖
武王惟茲四人至武王時虢叔等有死者餘四人也鄭
注
昭武王惟冒說文作武王惟睸
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鳴鳥謂鳳
皇也馬注耇老也造成也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
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

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鄭注
告君乃猷裕召公不說似隘急故令謀於寬裕也鄭注
罔不率俾率循也俾使也鄭注
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召公是時意說周
公恐其復不說故依違託言民德以剴切之鄭注

多方

多方一篇亦是誥殷頑之詞按經文王來自奄則書序
所謂遂踐奄者信有之矣武王誅紂滅奄奄共黨惡之
國此次從亂又復不靜故並遷之而有此誥多士所誥
是武庚本國之民多世家舊族故曰多士此所誥者乃
四國從亂之人故曰多方多方名篇亦取篇首多方字
也(史)(臣)(記)惟五月建辰丁亥王來自(伐)奄奄詳多士至
于宗周宗周孔傳謂鎬京疏引禮記卽宫于宗周謂宗
周者天下所宗之周也則此宗周葢指洛邑言周公(發)
(命)曰王若曰周公代王發命故曰周公曰王若曰猷告

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下)爾命(令)爾罔
(可)不知侯諸侯尹官民庶民也(我)洪(大)(思)惟(凡)圖(謀)天
之命(者)(俱)弗(能)永(長)寅(敬)念于(其)(先)祀(者)(也)言必亡其
祀也此二句總提一筆見我周之命非自圖謀而來而
武庚之叛是欲自絶其祀也以下歷言夏殷之事以明
之惟帝(天)降(而)(感)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出)(憂)(感)(之)
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之)(間)勸(勉)于帝之迪(道)乃
爾(多)(方)(之)攸聞(者)厥圖(謀)帝(天)之命不克開(啟)于民之
麗麗附也謂民所依附(天)乃大降罰(於)(夏)(以)崇(長)(其)亂
(於)有夏因甲于內亂言夏內亂甲于天下不克(以)靈(善)

(之)(道)承于旅(衆)旅衆百姓也罔丕惟進之恭謂進用之
人罔有恭敬者洪(大)舒(施)(其)(虐)于民亦惟有夏之民(以)
叨懫日(相)欽(崇)叨貪也懫踣也礙不行也說文作懫
念戾也(有)劓割(於)夏邑(而)(已)言刑濫天惟時(別)求民主
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用)刑(以)殄(絶)(於)有夏惟天(之)畀
(命)不畀純(於)(一)(家)(也)謂不純畀於一家乃惟(夏)以爾多
方之義民不克永(長)于多享惟夏之(所)恭(敬)(而)進(用)(之)
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暴)虐于民至于百(所)
爲(之)(事)大不克開(啟)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應)(帝)(之)簡
代夏作民主(當)(是)(時)(所)愼(者)厥(惟)(民)(之)麗(而)(民)乃勸(也)

厥民(卽)(用)刑(以)(威)(之)(亦)用勸(也)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
(以)(愼)(麗)愼罰(以)(用)(刑)亦克用勸(其)(爲)(緊)要(之)囚殄戮(其)
多罪(者)亦克用勸開釋(其)無辜(者)亦克用勸今至于爾
辟(則)(不)(然)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矣)嗚呼王若曰誥
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釋解也謂天解棄夏命非天
庸釋有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泆)圖(謀)天之命(以)
(致)屑(於)(其)(國)有辭(於)(罰)(耳)屑削也屑者碎也物因削而
碎故屑卽削也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永)(遠)享(國)(之)
(道)(故)天降時喪(使)(宜)有(此)(夏)邦(者)間(隔)(之)(而)(有)(其)(命)乃
惟爾商(之)後王逸厥逸謂止知逸樂圖厥政不(蠲)(潔)(其)

御名敬避

烝(享)(之)(祀)天惟降時喪(耳)惟聖罔念(卽)作狂惟狂克念
(卽)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謂天以五年
之暇須待其子孫之善者大爲民主五年未審自何數
起鄭云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而)(其)(子)(孫)(又)罔
可念聽(於)(天)(者)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啟)厥(端)(而)
(使)(之)顧天惟爾多方(又)罔堪顧之顧天則不敢違天惟
我周王(以)靈(善)(之)(道)承于旅(衆)克堪用德惟(使)典(主)神
天(之)(祀)天惟式教我用休(美)(之)(道)(以)(伐)(殷)簡(於)(心)(而)畀
(我)殷命(以)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於)(爾)我惟大降(下)
爾四國民命(令)爾曷不忱(心)(寬)裕之于爾多方(乎)爾曷

不夾(輔)介(助)(以)(成)乂(治)(於)我周王享天之命(乎)今爾尚
宅(居)爾(之)宅畋(治)爾(之)田謂仍予之田宅說文畋平田
也爾曷不惠(順)(於)王熙(和)天之命(乎)爾乃(開)迪(之)(已)屢
(而)(終)不靜(是)爾心未(知)(自)愛(也)爾乃不大宅(居)天命爾
乃屑播天命屑削也播棄也爾乃自作不典典法也(自)
(謂)圖(忠)忱于正(道)(乎)殷庶不靜未嘗不自以爲忠于殷
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勝)(而)要囚之(苟)至于
再至于三乃有(終)不用我降爾(之)命(令)我乃其(用)大罰
殛(戮)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寍(也)乃惟爾(衆)自速(罪)辜
(耳)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四國從亂之民暨殷多

士武庚之民今爾奔走臣(服)我(之)(爲)監(者)(已)五祀(矣)越
惟有(爲)胥(爲)伯(爲)小大多正(以)(治)爾(者)罔不克(用)臬(法)
(也)(爾)自作不和爾惟和(之)哉言和於爾也爾室不(相)睦
爾惟和(之)哉爾邑(旣)克明(矣)爾惟(宜)克勤乃事(乃)爾尚
不忌(諱)于凶德亦則以(致)(天)(子)穆穆(然)(欲)在乃位克閱
(兵)于乃邑(而)謀介(冑)(之)(事)(乎)責其叛也(今)(遷)(爾)(於)(洛)(矣)
爾乃自時洛邑尚(其)永(用)力畋(治)爾田天惟畀矜(憐)(於)
爾我有周惟其大介(助)賚(予)(於)爾(啟)迪(之)簡(擇)(之)(使)在
(周)王(之)庭(爾)尚(其)(盡)(心)(於)爾(之)事(將)有服(官)在(於)大僚
(者)王曰嗚呼多士爾(若)不克(相)勸忱(信)我(之)命(令)爾亦

則惟不克享(天)(之)(命)(矣)凡民惟(皆)曰(爾)不(克)享(天)(命)(矣)
爾乃惟逸(豫)惟頗(邪)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取)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於)爾(之)土不使居洛王曰我
不惟多誥我惟祗告爾(如)(此)(之)命(令)又曰時惟爾(之)初
初猶言更始(以)(後)(若)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也)言我必
致大罰於爾畏之也案金仁山前編繫多士於成王七
年三月下繫多方於成王五年五月下謂多方云惟五
月丁亥王來自奄多士云昔朕來自奄則多方在多士
前甚明多方云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卽三監謂其
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也是書非作於五年而何閒百

若以歷法推之成王五年庚寅歲距積二千三百九十
一年中積八十七萬三千三百〇〇日五三四三八一
冬至五十四日五二五六一九戊午日天正經朔二十二
日六二八二一一丙戌日步至五月建辰之月經朔二十
〇日七五〇五八三甲申日則丁亥月之四日也據此則
五月丁亥為成王五年五月四日丁亥無疑但奔走臣
我監五祀分明言臣於我之為監者已五祀謂監即三
監言其從三監以叛於今五年於本句既不可強解於
下文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及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等
語益難通矣今於惟五月丁亥從金氏說而於奔走臣

我監五祀則作臣服於我之為監者已五年解蓋當時
為監者非止三叔前編又曰凡封於殷墟者皆監殷者
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是我監不指三叔
說亦自可通奔走臣我監五祀謂奔走臣服于我之為
監者五年也我字當指成王言此時立監監殷已十二
年矣

多方古意
周公曰王若曰周公攝政稱成王命以告及還政稱王
曰嫌自成王辭故加周公以明之王注
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馬本作不克終日勸于帝之攸
云攸所也
因甲于內亂習為鳥獸之行於內為淫亂鄭注狎習災
異於內外為禍亂王注
亦惟爾有夏之民叨懫說文作有夏氏之民叨𪘲
簡代夏作民主以大道代夏為民主王注
不蠲烝蠲明也烝升也馬注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夏之言暇天觀紂能改故待其
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
年也鄭注
開厥顧天顧由視念也鄭注
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四方之國王注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尚書大傳作胥賦小大多政
爾罔不克臬馬本臬作剿
爾尚不忌于凶德說文作爾尚不惎于凶德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其無成雖五年亦不得
反也王注

離逖爾土分離奪汝土也鄭注

多方古意　二

立政

立政一篇乃周公率羣臣進戒於王而周公贊之之詞
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周公言也用咸戒于王史臣
言也王左右盡虎賁羣臣之言以下當有戒詞周公不
待其詞之畢而急贊之見周公急於用善急於告王也
其各篇仍是摘篇內立政二字今依經文解之周公率
羣臣咸拜宣言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言成王
年已長能臨治百官爲王矣史臣記此時羣臣用咸齊
聲進戒于王曰王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當
云皆須用得其人如下文云云也言王此周公不待其

尙書今文解　立政　一

詞之畢急接口歎息曰嗚呼休哉兹戒知恤此者鮮哉
古之人迪蹈乎此道者厥惟有夏乃在有室大競強之
時謂其國家強盛之時有室猶云其室能籲求俊士尊
於上帝其臣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謂真知誠心信于
九德之行也九德蓋即皋陶謨所謂九德乃敢進而告
教厥后曰拜手稽首於我后矣教之曰宅乃事宅謂擇
人以居職事謂宰事之官應是總宰宅乃牧牧謂牧民
之官主養民者宅乃準準謂立民準則者應是掌教之
官如兹則惟后矣若徒謀於面貌而遂用之以爲丕大
訓順於德之人則乃宅人言如此宅人兹乃三宅無一

義民矣三宅謂事牧準義民猶言義人後至於桀之爲
德惟乃弗作而用往日堪任之人是惟暴德故桀亦罔
有後於世亦越成湯陟陟起也陟字句絕丕大釐正上
帝之耿命耿明也乃用三有宅克卽於宅謂三宅皆當
也曰三宅皆有俊士克卽於皆俊士嚴惟丕大其式法
故克能任用三宅皆三俊也其在商邑謂畿內用協和
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大爲式法而皆見其德嗚呼其
在受之爲德則督亂矣督昏通孔傳以受德爲紂之字
乃其父帝乙爲作善字也閻百詩云蓋帝乙少子名辛
字受德紂則其號爾案受德猶云桀德耳馬云受所謂

德惟蒙羞冒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於安逸
以爲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敬罰之乃伻我周以有此
中夏伻使也用式正於商而受厥命奄甸治乎萬姓奄
如奄有九有之奄同也甸治也詩曰維禹甸之蔡傳以
爲井牧其地什伍其民是也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
宅心灼見三有俊心灼明也謂三宅皆俊文武克明見
其心以敬事上帝立民之長立民之伯以立政任事之
人準則之夫牧民之官作三事作三宅之事虎賁綴衣
趣馬是爲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爲大都者爲小伯
者藝人謂掌技藝之人如周禮匠人表臣謂掌朝宁之

表位及野塗表疆界之臣百司蔡傳此百司蓋外百司
太史尹伯庶官皆常德吉士司徒司馬司空爲亞者爲
旅者司徒司馬司空之亞則小司徒小司馬小司空也
旅者衆也謂衆屬官及夷之微盧烝衆三亳之地俱立
之阪尹孔傳謂山阪之地立長鄭謂其長居險皆從山
阪生義案阪當讀如公羊傳諸大夫扳隱而立之之扳
引也謂微盧之夷三亳之衆皆爲立尹而引之以義故
曰阪尹微盧詳牧誓三亳詳盤庚又案水經注汳水東
經大蒙城北大蒙城在今商邱縣北四十里實爲亳地
或是三亳之地汳水之上爲立尹也文王惟克盡厥宅

居衆職之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盡用俊有德
者文王罔攸兼于庶納言者庶理獄者庶慎事者謂無
兼官惟於有所司事之牧夫是訓之以察其用命違
命歟其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矣謂不侵其職亦
越武王率惟敉定文王之功不敢替廢厥義德率惟其
謀猷以從文王之容德容德謂有德者文王悉能容之
也用以並受此丕丕基業嗚呼孺子其已能爲王矣繼
自今以往我其立政以立事如準人如牧夫我其克灼
知厥若順於道者丕乃俾爲亂亂治也相助我所受之
民和順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者言小人勿得間

之(我)(所)(言)(者)自一話一言我則(居)(於)末〔言一話一言我
不敢主参末議耳〕惟成德之彥(用)(咸)(告)(王)(欲)以乂我(所)
受(之)民〔此是周公推尊咸戒王之臣以動王聽也〕嗚呼
予旦已受人之徽言〔謂受羣臣之美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爲)文(王)(之)子文(王)(之)孫(者)其勿誤于庶獄庶慎
惟(以)正(道)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以)立
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謂宅得其人〕克由繹之〔謂由克
宅之故而繹之使不絕〕茲乃(能)俾乂(也)國則罔有立政
(而)用憸(利)(之)(小)人(彼)(憸)(人)不訓(順)于德是(以)罔(能)顯(明)
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亦)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以)勱

(勉)(輔)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
惟(慎)(用)(乎)有司(事)之牧夫其克詰(治)爾(之)戎兵以陟禹
(所)(治)(九)(州)之迹〔陟禹之迹謂巡行天下如堯典所謂陟
方〕方(正)(其)行(於)天下至于海表〔表外也〕罔有不服以覲
(見)文王之耿光以揚(明)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
立政其惟克用常(德)(之)人(矣)〔告王之辭至此畢〕周公若
曰太史〔呼太史以其掌書記脩典故〕司寇蘇公〔呼蘇公
以其典獄〕(其)(以)式(法)敬爾由獄〔由獄謂獄由爾斷也〕以
長(久)我王國(自)茲(以)(後)(王)(其)(以)式(法)有慎(於)(刑)以(等)列
用中(正)(之)罰(矣)〔此周公告王已畢又呼太史使記言動

呼司寇蘇公使慎刑也蘇公或即蘇忿生或忿生之子
孫世爲司寇不可考案篇內所稱官職今古異名難以
臆定三宅三俊非官名也三謂事牧準宅謂擇人居此
職俊謂三宅俱得俊士克任其職也通篇言立政之道
在于慎官慎官所以爲民也獄則民命所關尤所當慎
故篇末重言之又案周公率羣臣告王而通篇皆周公
自言何也告王蓋周公意也必率羣臣咸告者周公嫌
以成德之彥自居蓋此時成王雖長仍是冲幼周公權
重不宜美由已出周公之用心微矣哉又案明王恭脩
樵說此篇謂周公以立政之道得人爲本是以率羣臣

將有言於王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
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云云辭未畢周公歎息言曰
美哉此官然知憂得其人者少哉周公與羣臣之言錯
互相足古書無此體蓋史官在旁親見而記之所謂堪
畫者也觀篇末周公呼太史而告以司寇蘇公一段益
知此篇蓋記於即時者余解此篇已成方得此說適與
相符不覺躍然自信心理果有相同也附記以志一快〕

立政古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於時周公會羣臣共戒成王其言
曰拜手稽首者是周公讚羣臣之辭王注
常伯常任準人石經殘碑作常伯常任牂口說文伯作
敀
休兹此五官美哉王注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古之人道惟有夏之大
禹爲天子也王注
其在受德暋受所謂德也馬注說文作受德忞
謀面用丕訓德石經殘碑作亂謀面用口口口

灼見三有俊心石經殘碑作口有會心說文作焯見三
有俊心汗簡云古文尚書灼作焯
三亳阪尹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其長居險
故曰阪尹蓋東成皐南轘轅西降谷也鄭注
文王惟克厥宅心石經殘碑作口王維厥度心
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石經殘碑作口口受兹丕丕其
於戲
時則勿有間之論衡作時則物有間之
予旦已受人之徽言石經殘碑作口旦以前人之微言
則克宅之克由繹之兹乃俾乂則能居之在位能用陳
其才力如此故能使天下治也王注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憸利佞人也馬注
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石經殘碑作口訓德是罔顯
哉厥世
勿以憸人說文作勿以譣人
用勱相我國家說文作用勱相我邦家云勱勉力也
其克詰爾戎兵詰實也馬注
以覲文王之耿光石經殘碑作口口口王之鮮光

顧命

顧命一篇記成王崩傳位康王傳受之際愼始愼終典
禮隆俗故史臣詳書之以爲後世法孔傳臨終之命曰
顧命鄭云臨終出命故謂之顧則顧命者臨終回顧之
命也史臣記惟四月建卯月哉生魄王有疾不懌懌悅
也至甲子日王乃洮頮水謂洮水頮面洮猶淅也以當
沐浴相者爲被冕服憑玉几以坐乃同召大保奭芮伯
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芮彤畢衛毛皆國名以國君入爲
天子卿王注彤似姓之國其餘姬姓畢毛文王庶子地
理今釋芮孔傳周同姓圻內之國杜預云馮翊臨晉縣

芮鄉今陝西西安府朝邑縣有南芮鄉北芮鄉古芮伯
國也彤案胡三省通鑑注彤伯之國當在鄭縣界鄭縣
今陝西西安府華州西南有彤城畢杜注云在長安縣
西北長安今屬陝西西安府衛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毛
路史云毛伯國上邽藉水旁有毛泉上邽今陝西鞏昌
府秦州地案毛泉見水經注亦未言卽毛伯之國路史
不知何據今毛地未知確在何所姑存其說師氏虎臣
百尹御事諸臣畢至王曰嗚呼疾大漸矣漸進也惟幾
幾近也謂近於死病日臻臻至也既此彌甚而少留連
誠恐既死不獲與汝等誓言嗣位之事茲予詳審其訓

敬避
廟諱下同

以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著重光謂兩世宣光以奠定
民之麗依陳教於民則肄肄然勤勞而不違用克達其
道於殷邦集此大命在後人如我之侗愚敬迓天威嗣
守文武之大訓無敢昏亂逾越今天降疾殆弗興起弗
醒悟矣殆近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
艱難其柔於遠者能於邇者以安定勸導於小大庶邦
思夫人亂所自始自亂于威儀之不謹一刻不謹便是
非幾爾勿以釗冒昧貢進于非幾幾近也非幾謂非近
於道茲既受王命羣臣皆還乃出綴衣于庭綴衣綴設
之衣出王衣以備綴設越翼日明日乙丑王崩太保命

仲桓南宮毛俾爰及齊侯呂伋之所孔傳伋爲太子虎
賁氏地理今釋史記武王封師尚父於齊都營邱正義
云營邱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今山東青州府臨
淄縣西北三里有營邱城是也以二干戈率虎賁百人
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孔傳臣子皆侍左右將正太子之
尊故出於路寢門外使桓毛二臣於齊侯呂伋索虎賁
百人更新逆門外所以殊之閻百詩云南門卽下應門
前於路門故謂之南門穀梁傳南門者法門也范甯注
法門謂天子諸侯皆南面而治法令之所出入故名法
門延引而入於翼室孔傳明室路寢疏云天子亦崩於

敬避廟諱下同

路寢延太子入室必延入喪所知翼室是明室路寢也
蔡傳謂路寢旁左右室以憂恤宅居於此以爲宗毛玉
丁卯日第三日命史作冊度命作冊記法度越七日癸
酉伯相卽太保命士須材須者取足待用之意蓋偹葬
用狄設黼扆扆字句孔傳謂屏風畫斧文狄小臣喪大
記狄人設階綴衣衣字句卽前出於庭之衣今綴設之
設於牖間則南嚮唐孔氏曰牖窻也窻東戶西戶牖之
間所敷布者重以篾席孔傳謂桃枝竹席以黼爲純純
緣也黼白黑雜繒華玉仍几仍因也謂仍此華玉之几
凶事仍几設於西序則東嚮孔傳東西廂謂之序所敷

者重以底席孔傳底蒻苹蔡云蒲席綴純綴雜彩文貝
仍几設於東序則西嚮所敷者重以豐席孔傳豐莞蔡
云筍席畫純畫彩帛爲緣雕玉仍几設於西夾則南嚮
孔傳西夾室之前所敷者重以筍席孔傳筍蒻竹蔡云
竹席玄紛純孔傳玄紛黑綬鄭云以玄組爲之緣漆仍
几案喪大記大歛於阼君以簟又云君陳衣于庭北領
西上則席所以藉衣天子襲衣百稱故所設非一處蓋
王平日所在之處皆設之像其生也鄭云宗廟路寢之
制如明堂五室此路寢有東西序者成王崩於鎬京其
宮室因文王不改作故同諸侯之制越及所陳之玉有

敬避御諱下同

五重孔傳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並陳寶器其赤刀
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
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孔傳西房西夾坐東兌之戈
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孔傳大輅玉在賓階面
綴輅孔傳綴輅金蔡傳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
輅謂之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孔傳先輅象蔡傳謂木輅
其行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木輅賤先行故木輅爲先
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孔傳次輅木蔡傳謂象輅以木輅
爲先則象輅爲次在右塾之前孔傳在路寢門內左右
塾前北面按云面當是在階上前當是在階下二人雀

弁執惠雀弁鄭謂赤黑白如雀頭色惠孔傳謂三隅矛
立于畢門之內孔傳路寢門一名畢門四人綦弁執戈
上刃夾兩階戺孔傳綦文鹿皮堂廉曰戺疏云雀弁綦
弁皆士也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
堂孔傳劉鉞屬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一人冕執戣立于
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垂謂階上孔傳立于東西
堂之階上一人冕執銳蔡傳從說文作鈗鈗侍臣所執
兵立于側階孔傳銳矛屬側階北下立階上疏云謂堂
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服冕者皆大
夫也王麻冕黼裳孔傳麻冕三十升鄭云黼裳冕服有

文者也由賓階隮賓階西階孔傳西階升不敢當主卿
士及邦君皆麻冕蟻裳孔傳蟻色立入各即其位位在
中庭之左右葢侍立也故不言升堂蔡傳不言升堂從
王賓階非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孔傳彤纁也疏
云祭服皆玄衣纁裳此玄裳者卿士邦君於此無事不
可全與祭同改其裳以示變於常也太保太史太宗有
所主者則純於祭服暫從吉也太保承介圭上宗即太
宗奉同與瑁孔傳同爵名瑁所以冒諸侯圭以齊瑞信
由阼階隮阼階東階鄭康成儀禮注云阼猶酢也東階
所以酢賓客太史秉書即冊命由賓階隮孔傳冊書顧

命進王故同賓階御進王冊命曰皇后臨崩時憑玉几
道揚末命謂臨終之命命汝嗣訓傳成王命故曰汝臨
君周邦率循大卞卞法也以燮和於天下用對答揚明
文武之光訓康王於是再拜興起答曰眇眇無知予末
小子其能而亂四方而如亂治也言不能如文武之治
四方以敬忌天之威敬則忌心生而有所不敢故曰敬
忌乃受同與瑁王三宿宿當如儀禮乃宿賓之宿進也
鄭云徐行前曰肅三祭謂三獻三咤孔傳以咤爲奠爵
鄭云卻行曰咤按咤亦吒字三咤葢以同及爵者三如
祭而飲福者然曲禮毋咤食疏云咤謂以口舌作聲上

宗曰饗矣按三宿三祭三咤謂王既受同瑁同所以祭
瑁所以朝此天子重器受之將以明有事也故三宿者
肅於神者三三祭者向神獻者三三咤則飲福也竊以
受重器於先王自當有祭而康王以親喪不能成祭禮
又不得不祭故畧其禮文三宿三祭三咤上宗即曰神
已饗矣王遂以同授太保太保受同降階而盥復以異
同秉璋以酢於王王不能成禮受酢太保遂授宗人同
拜王答拜孔傳報祭曰酢謂太保報祭也案酢葢酢王
王不能成禮受酢故太保即以此同授宗人而拜王答
拜也太保酢王王宜酬太保王以喪不能爲禮太保拜

起即又受同於宗人若受自王然受而祭祭而嚌嚌以
同至齒如飲福嚌而宅此宅葢奠同也上咤字馬本作
詫亦作宅宅咤詫葢通故孔傳以咤爲奠爵授宗人同
拜王答拜太保降階收收同瑁等器諸侯咸出廟門俟
將以臣禮朝王也按王崩在路寢以上皆言路寢事此
言出廟門者朱子云士喪禮云殯宮曰廟此以下梅賾
所上古文分爲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孔傳出畢
門立於應門內之中庭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
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陳乘馬或黃或朱賓即
諸侯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土之奠奠葢如

今奠儀喪大記云陳乘黃大路于中庭北嚮執圭將命
此所布者蓋朋也故曰奠 皆再拜稽首王(於)義嗣德(爲)
(君)(當)(答)(臣)(之)(拜)(王)答拜 此明王當答拜不以在喪爲嫌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謂相揖而進 皆再拜稽首曰敢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我)周文(王)武(王)誕受
(厥)(命)(由)(於)羑(進)(善)(道)若(順)(之)(而)(不)(替)(用)克恤(愛)西土(之)
(民)(故)(也)羑馬王訓爲道案說文羑進善也从芊久聲當
是久於爲善之意故云進善也訓羑爲道似較順於作
羑里解 惟新陟王 此時未擬成王謚故曰新陟王 畢協
賞罰戡定厥功用敷(布)遺(留)後人(以)休(美)今王敬之哉

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有)(之)命 成王之功在於戡定
戡定之功在賞罰畢協然則六師張皇仍是協賞罰耳
於此見周家締造世世忠厚而羣臣進戒新君首在張
皇六師可謂得其要領矣而說者以爲守成宜武猶後
也馬鄭王本斷此以上爲顧命以下爲康王之誥歐陽
大小夏侯同爲顧命 王若曰 此非王親言也蓋大臣擬
詞代王耳此時康王居憂不能發命而大臣代王報誥
故史臣以若字別之與他處若曰不同例 庶邦侯甸男
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丕(大)(均)平(以)(施)富(於)(民)
不務(爲)咎(惡)(之)(事) 從逆凶不務咎不從逆也 底(致)(於)至

(道)(以)齊(其)信用(能)昭明于天下則亦(惟)有熊羆之士不
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正)(其)命于上帝皇天用訓(順)
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立)(諸)侯樹(之)屏(藩)(今)(固)(全)在我
後之人(矣)今予一二伯父尚(其)胥(相)暨顧綏(安)爾先公
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持)
(憂)恤厥若(順)(之)(道)無遺(我)鞠子(之)羞 鞠窮也猶言窮人
居憂之稱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於)(是)釋冕反喪
服 案越玉五重孔傳以弘璧琬琰爲二重大玉夷玉天
球爲三重以當五重穿鑿難信弘璧等既分陳於東西
序總之曰陳寶矣乃先以越玉五重領之而所陳者又

不止此五玉文章不已雜亂乎越玉五重渾言所陳之
玉有五重耳越者承上之詞非冐下語也陳寶以下所
陳盡是寶器更非玉可比赤刀孔傳云赤刀削削亦刀
也殊不可解鄭云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
色想當然耳大訓孔傳以爲虞書典謨鄭謂禮法先王
禮教即虞書典謨夷玉孔傳夷常也蓋謂常玉常玉似
不得謂寶王肅云東夷之美玉鄭亦謂東方之珣玗琪
天球孔傳謂球雍州所貢王肅云天球玉磬也鄭謂其
色如天愚意天球當是測天之物如今渾天球故以爲
寶河圖孔傳以爲龍馬出河伏羲則之所畫八卦是也

亂舞衣兌戈和弓垂竹矢孔傳以爲所爲皆法故傳寶之惠孔傳謂三隅矛鄭云惠狀蓋斜刃宜芟刈戈即今時勾子戟劉蓋今鑱斧鉞大斧戣瞿蓋今三鋒矛鈗矛屬王肅以爲皆兵器之名疏云古今兵器名異體殊形制不可得而知也善矣吾於陳寶亦云然又案閻百詩云蔡傳引蘇氏曰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案之於禮亦未盡然也何則三年之喪不祭矣若既殯後天地社稷之祭猶越紼而行事蓋不敢以卑廢尊漢志引古文伊訓以爲太甲當喪越茀行事是其證也郊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蓋不獨王被大裘龍

袞戴冕璪抑且合畿內臣庶雖有私喪之服盡釋之而即吉以聽命乎上其嚴於事天如此推之於地與社若稷一歲之間蓋不啻疊舉矣服亦屢屢釋矣先王豈爲其薄哉蘇氏曰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諒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予案朱子謂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故漢君臣亦皆吉服黃直卿謂太子即位禮有四一始死正嗣子之位顧命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是也一既殯正繼體之位王麻冕黼裳入即位是也然則王麻冕黼裳入即位乃儲君初即天子位之禮身爲天地社稷之主上承祖宗世緊之重蓋國大事莫踰于此縱遭親喪猶所謂卑者爾其可不如事天地社稷者而一暫釋其服耶蘇氏一則曰諸侯哭再則曰王哭案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太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命毋哭注曰將有事宜清靜也夫世子甫生繼體有人尚且止其哭以致祝辭況眞即繼體位而又追述先王冊命以告之而必以哭從事耶蘇氏謂書失禮不可以不辨予則謂蘇氏失言不可以不辨

廟諱敬避

顧命古意

成王將崩顧命康王命召公畢公率諸侯輔相之馬注

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鄭注

哉生魄說文作載生霸

王不懌不釋疾不解馬注釋文馬本作不釋

王乃洮頮水洮洮髮也頮頮面也馬注洮頮謂濯瀚衣

成事鄭注漢書作王乃洮沫水注洮盥手也律厤志

相被冕服相者正王服位之臣謂大僕冕玄冕鄭注

憑玉几說文作凭玉几

芮伯芮伯亦爲宗伯鄭注

彤伯姒姓之國王注

畢公畢公入爲司馬鄭注

毛公畢毛文王庶子王注

御事治事益羣士也王注

宣重光重光日月星也太極上元十一月朔旦冬至日

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馬注

用克達殷集大命石經殘碑作□□通殷就大命

在後之侗詷共也馬注釋文馬本作詷說文作在夏后

之詷

爾無以元子釗冒貢于非幾贛陷也馬注釋文贛馬鄭

王並作勗貢馬鄭王並作贛

出綴衣于庭連綴小歛大歛之衣於庭中鄭注

王崩成王二十八年崩鄭注釋文馬本作成王崩注安

民立政曰成

恤宅宗後漢書作恤度宗班彪傳

癸酉癸酉蓋大歛之明日也鄭注

伯相命士須材召公爲二伯相王室故曰伯相王注

狄設黼扆石經殘碑作黼衣

敷重篾席篾席纖蒻馬注篾析竹之次青者鄭注篾席

纖蒻苹席王注說文作布重莧席玉篇同

華玉仍几華玉五色玉也鄭注

敷重厎席厎青蒲也馬注厎致也篾纖致席也鄭注厎

席青蒲席也王注

敷重豐席豐席刮凍竹席鄭注豐席莞王注

畫純畫純似雲氣畫之爲緣鄭注

東序西嚮宗廟路寢之制如明堂五室此路寢有東西

序者成王崩于鎬京其宮室因文王不改作故同諸

侯之制鄭注

敷重筍席筍箬箬馬注筍笞篛筍箬箬並馬注筍析竹

青皮也鄭注

玄紛純以玄組爲之緣鄭注
越玉越地所獻玉也馬注
陳寶陳寶者方有大事以華國也鄭注說文作陳宲
赤刀赤刀者武王誅紂時刀赤爲飾周正色鄭注
大訓禮法先王德教皆是卽虞書典謨鄭注
弘璧琬琰弘大也大璧大琰皆度尺二寸鄭注
大玉大玉華山之球鄭注
夷玉夷玉東夷之美玉馬注王注東方之珣玗琪也鄭
注
天球球玉磬馬注雍州所供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

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鄭注天球玉磬也王注
河圖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鄭注河圖八卦也王
注
垂之竹矢亂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鄭注
大輅玉路鄭注
綴輅在阼階面贅次次在玉輅後謂玉輅之貳鄭注周
禮注作贅路在阼階面
先輅在左塾之前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
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鄭注
次輅在右塾之前次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
路門內之東北面鄭注不陳戎輅者兵事非常故不
陳之馬注王注不陳象輅木輅革輅者主於朝祀而
已鄭注
二人雀弁執惠赤黑曰雀惠狀蓋斜刃宜芟刈鄭注赤
黑白如雀頭色鄭注
四人綦弁騏青黑色馬注青黑曰綦鄭注綦赤黑色王
注釋文綦馬本作騏
執戈上刃戈今時句孑戟鄭注
一人冕執劉劉蓋今鑱斧鄭注
一人冕執鉞鉞大斧鄭注

立于西堂序內半以前曰堂鄭注
一人冕執瞿戣瞿蓋今三鋒矛鄭注
一人冕執銳銳矛屬鄭注皆兵器之名王注說文作一
人冕執鈗
立于側階側階東下階鄭注王注
王麻冕黼裳黼裳者冕服有文者也鄭注
入卽位卿西面諸侯北面鄭注
太保承介圭說文作稱奉玠圭
上宗奉同瑁同者大同天下馬注同酒杯鄭注上宗猶
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

人凡三人使共上二人也一人奉同一人奉瑁鄭注
銅天子副璽尚書詁訓 不知作者姓名吳志注引
御王冊命御猶嚮也鄭注
乃受同瑁王既對神則一手受同一手受瑁鄭注
王三宿徐行前曰肅鄭注
三咤卻行曰咤鄭注咤奠爵王注釋文字亦作宅馬本
作詫說文作三託
祭嚌宅說文引周書曰太保受同祭嚌云嚌嘗也
畢公率東方諸侯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
王注
賓稱奉圭兼幣此幣圭以馬蓋畢王者之後以言耳鄭
注
皆再拜稽首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鄭
注朝兼享禮也鄭注
誕受羑若羑道也馬注王注
無壞我高祖寡命美文王少有及之故曰寡有也王注
昔君文武丕平富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王注
底至齊信立大中之道也王注釋文馬讀齊絕句
羣公既皆聽命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
焉鄭注

呂刑

呂刑穆王訓刑也謂之呂刑者當時呂侯入為天子司
寇主刑穆王訓以用刑之道故曰呂刑也史臣總一句
曰惟呂命紀訓刑之由曰王享國百年百年謂穆王壽
已百年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又五十五年而
崩則已耄矣乃荒度作刑荒大也宋蘇氏謂猶荒度土
功是也以詰治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
及于平民罔不為寇為賊惡如鴟梟以害於義鄭云盜
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馬云鴟輕也姦宄其行以奪以
攘矯詐為心以相虔殺苗民繼之弗用靈善之道而制

以刑鄭云苗民謂九黎之君九黎之君於少昊衰而棄
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後王深惡此族凶惡故著其氏而
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惟作五等暴虐之刑名
之曰法以殺戮無辜之人爰始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
於刑者麗附也不加審量而並制之罔差別於有辭者
民興而胥相漸染泯泯然昏棼棼然亂罔有中而出于
信者以反覆之情相為詛盟於是用虐威於衆衆庶咸
被殺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視苗民罔有馨香之德
惟虐刑發揚聞之惟腥謂刑濫腥穢發揚也皇帝孔傳
君帝堯也蔡傳舜也哀矜庶戮之不辜報其虐大動以

戚遏絕苗民使無後世在於下乃命重與黎孔傳重卽
羲黎卽和也司地司天使人神不擾以絕地天之通而
民罔有言降格者降言神降格謂感格其時羣后之逮
在下謂逮在下之臣皆明明然棐輔常道於其君而鰥
寡之情得達於上無有蓋之者皇帝清心問於下民鰥
寡悉有辭于苗帝於是乎以德威之而天下惟畏以德
明之而天下惟明乃命三后施愛恤之功于民伯夷降
下典禮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
嘉穀三后既成厥功惟時殷盛于民謂民殷盛士乃制
百姓于刑之中以教之使祗敬厥德其時穆穆然敬者

在於上明明有常者在於下謂民有定向灼然照明于
四方四方之民罔不惟德之勤故乃能明于刑之中刑
當其罪無所疑也相率乂治于民以棐輔其彝常之性
是以典獄一事非訖盡其法以極于威也惟訖盡其法
于富厚之家惟此事爲宜敬忌敬則有所不敢忽忌則
有所不敢爲賄賂不行而威訖於富矣罔使有指擇之
言在於厥身擇摘也謂摘論其短長惟克與天合德以
自作元命元命天命謂天命自我作之配享於在下謂
配享天命王曰嗟四方司政事有典獄之責者非爾等
惟作天牧乎謂爲天牧民今爾宜何監乎非時伯夷播

御名敬避

刑之迪乎謂播布刑以啟迪斯民其今爾宜何徵乎惟
時苗民匪察于獄之所麗罔擇吉人但觀于五刑之中
以意刑之惟時庶威奪貨謂多所刑威使之贖以取貨
也常以已意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以爲蠲潔而
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乎十句一氣作一
句讀之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
孫凡有典獄之責者皆聽朕言庶乎其有能感格天命
乎今爾罔不由已慰者而日勤焉爾罔或戒於不勤也
謂人之作事苟其已慰於心則怠心生而不日勤矣不
勤必敗事事敗以爲戒則已晚矣爾無然案日孔傳作

曰字解刑者天所以齊民之不齊也天欲齊于民俾我
齊之俾使也我字句絕一日之間非能終其事者終字
句絕惟終之在於多人也人字句絕爾等尚其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刑用而民咸畏矣勿以爲已畏也雖
刑用而民咸以爲休矣勿以爲已休也所謂由慰日勤
惟敬於五刑以成民之三德三德着民言刑所以成民
德也孔傳謂剛柔正直之三德若此則予一人有慶猶
慶以地之慶而兆民賴之其寧爾邦也惟永矣王曰吁
來凡爾有邦有土者予告爾以祥刑吉祥之刑謂善刑
也猶善人謂之吉人在今爾等有安百姓之責宜何所

擇乎非典獄之人乎何所敬乎非用刑之事乎何所審
度乎非及此用刑之時乎謂及時審度也死者不可復
生斷者不可復續故宜及時審度也兩造具備兩造猶
云兩端謂獄之兩家備謂並至師聽五辭以五刑斷獄
故辭亦曰五辭簡該而孚信矣則正之于五刑以五
刑正不正者若五刑不簡謂簡其辭與五刑不相孚則
正之于五罰若五罰不服謂五罰仍不相孚不孚則不
服則正之于五過至於五過輕之極矣以輕之故斷獄
者遂不加審往往生疵五過之疵惟官官官相爲惟反
反復報施惟內內謁惟貨行賄惟來往來干求苟有此

疵斷斯獄者其罪與有過者惟均其必審而後克之謂
克當其任五刑之疑有當宜赦者五罰之疑有當宜赦
者孔傳謂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非此赦者宜赦而
不須贖也言已定爲五刑定爲五罰而允當矣卻有可
疑者如殺人復讎不逃罪之類其必審而後克之欲簡
孚於有衆惟其人之面貌當有稽察如周禮色聽無有
所簡而不親聽之則具嚴憚之如天威然其在墨辟有
疑而當赦其墨者此疑謂疑其罪未甚允當故減而爲
罰赦其墨而爲罰其罰則定以百鍰孔傳六兩曰鍰須
簡閱使實當其罪劓辟有疑而當赦其劓者赦其劓而

罰其罰則惟倍於百鍰須簡閱使實當其罪剕辟有疑
而當赦其剕者赦其剕而罰其罰則倍於二百鍰而差
去百鍰蓋三百鍰須簡閱使實當其罪宮辟有疑而當
赦其宮者赦其宮而罰其罰則六百鍰須簡閱使實當
其罪大辟有疑而當赦其大辟者赦其大辟而罰其罰
則千鍰須簡閱使實當其罪凡墨罰之屬千條劓罰之
屬千條剕罰之屬五百條宮罰之屬三百條大辟之罰
其屬二百條五刑之屬共三千條以上下比其罪無使
有僭亂之辭罰鍰無定則易爲僭亂勿用不可行之法
非閱實其罪則不行惟察於獄之情惟當乎刑之法其

必審而後克之其或罪當上刑服以上刑而情適當輕
則以下刑服之罪當下刑服以下刑而情適當重則以
上刑服之宜輕宜重之諸罰實有權變之宜刑罰之世
輕世重謂古今輕重隨世合宜惟其齊民之非齊故須
有倫次有要須也罰者懲民之過非欲置之死地人猶
極于病故折獄者非佞以折獄佞謂以口給禦人惟良
以折獄良謂用心良善罔非在於中道謂不偏察其辭
于差別謂辭同而少有差別當以中正之心察之其或
非從歟惟從歟從猶服也要以哀憐敬慎之心折獄明
啟刑書與衆庶胥相占驗刑書如今律文占猶驗也咸

庶以爲中正矣謂衆庶咸以爲中正而後刑之罰之則
其刑其罰其審克之謂方爲審克之也獄既成而孚矣
孚信也謂無誣枉其輸者而以爲孚矣則其刑雖上備
一家謂備用於一家上猶極也有如幷兩造而俱刑之
者被刑者知所懲其不被刑者亦有所畏故曰有幷兩
刑兩造必有一輸一贏獄乎則輸贏皆畏輸墮也謂不
勝也今訟而不勝者猶曰輸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
姓朕之此言多有所懼朕惟敬于刑必有德者惟可以
用刑今天相助斯民使人君作配於在下在下代天相
民故曰作配莫獄爲重其獄之明者明字句絕謂明顯

易聽者可清之于單辭單辭謂一家之辭對兩辭言若
民之亂獄罔不以中正聽於獄之兩辭兩造之辭無或
私一家于獄之兩辭謂兩造之辭不可私於一家私於
一家必是賄行聽獄而賄行所得之貨非寶也惟府聚
罪辜以爲功耳府所以藏貨貨聚實辜聚故曰府辜功
天必報之以庶尤謂尤之多可永畏者其惟用罰乎刑
罰之設皆天理也此非天不以中道待民惟人自取之
亦在爲之君者之命教使然天罰不欲極之庶民也實
由於爲君者罔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故民罹於罪天
極於罰耳王曰嗚呼嗣孫猶言嗣世子孫謂諸侯也即

前所呼有邦有土者今往之爾國宜何監乎非德于民
之中乎謂以德立中於民尙其明聽之哉須明哲之人
惟能用刑也民之獄其辭無疆無疆之辭將聽而屬之
于五刑之極謂五刑極用可不中乎咸能中矣是爲有
慶受王嘉師嘉善師衆也當監于茲祥刑也

呂刑古意

呂刑呂侯受王命入爲三公書說云周穆王以甫侯爲
相鄭注尚書大傳作甫刑史記周本紀漢書古今人
表並作甫

耄荒秏音毫鄭注釋文本亦作薹

度作刑以詰四方度法度也馬注鄭本作度作詳刑注
詳審察之也尚書大傳作鮮度作刑

蚩尤惟始作亂蚩尤少昊之末九黎君名馬注學蚩尤
爲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鄭注周禮注作蚩
蚘

呂刑古意　一

鴟義姦宄鴟輕也馬注盜賊狀如鴟梟鈔掠良善劫奪
人物鄭注

奪攘矯虔有因而盜曰攘撟虔謂撓擾春秋傳虔劉我
邊垂謂劫奪人物以相撓擾也鄭注說文作敓攘撟
虔

苗民弗用靈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衰
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
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爲居於
西裔者三苗至高辛氏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
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
生凶惡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
鄭注禮記作苗民匪用命墨子作苗民否用練

制以刑墨子作折則刑

惟作五虐之刑墨子作惟作五殺之刑

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刵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黥爲
羈黥人面鄭注說文作刖劓斀黥

越茲麗刑越於也麗施也於此施刑並制其無罪鄭注

庶戮方告無辜于上論衡作庶僇旁告無辜於天帝

皇帝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動八方以化合神者稱
皇德合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樊文深七經義
綱釋文君帝君宜作皇字

呂刑古意　二

報虐以威論衡作報虐用威

羣后之逮在下墨子作羣后之肆在下

明明棐常墨子作明明不常

鰥寡無蓋墨子作鰥寡不蓋

皇帝清問下民清問清訊馬注

鰥寡有辭于苗墨子作鰥寡有辭與苗

德威惟畏墨子作德威惟威

折民惟刑悊智也馬注釋文折馬鄭王皆音悊漢書作
悊民惟刑　刑罰志

惟殷于民墨子作維假於民
自作元命大命謂延期長久也鄭注
上帝不蠲降告于苗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絜故下禍
誅之鄭注
今爾罔不由慰日勤釋文日人實反一音曰孔傳本作
曰唐石經作日
天齊于民齊中也馬注後漢書作天齊乎民 楊賜傳
俾我釋文俾馬本作矜矜哀也
兆民賴之漢書作萬民賴之 刑罰志 後漢書同 安帝紀
王曰吁釋文吁馬本作于云于於也墨子作於

有邦有土史記作有國有土 周本紀 墨子同
告爾祥刑詳審察之也鄭注史記作告汝祥刑 周本紀
後漢書作告爾詳刑 劉愷傳 墨子作告女訟刑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
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王注墨子作在今而安百姓
何敬非刑墨子作何敬不刑
何度非及度造謀也馬注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
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王注史記作何居非其 周本紀
墨子作何度不及
五辭簡孚史記作五辭簡信 周本紀

兩造具備史記集解引徐廣曰造一作遺 周本紀
惟貨惟來求有求請賕也馬注釋文來馬本作求
其罪惟均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馬注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
過不赦也鄭注
簡孚有衆史記作簡信有衆 周本紀
惟貌有稽史記作惟訊有稽 周本紀 說文作惟緢有稽
墨辟疑赦史記作黥辟疑赦 周本紀
其罰百鍰鍰六鋝也馬注鍰六兩也鄭注史記作百率
周本紀 周禮注引古尚書注古之鎰多作鍰疏云古

尚書說鍰率也一鎰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
剕辟疑赦史記作臏辟疑赦 周本紀
倍差倍二百爲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
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馬注
千鍰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用財少爾鄭
注
剕罰之屬五百史記作臏罰之屬五百 周本紀 漢書作
髕罰之屬五百 刑罰志
上刑適輕後漢書作上刑挾輕 劉愷傳
下刑適重後漢書作下刑挾重 劉愷傳

刑罰世輕世重後漢書作時輕時重應劭傳

哀敬折獄尚書大傳作哀矜哲獄漢書作哀鰥哲獄于定國等傳贊

報以庶尤說文作報以庶訧

[敬避御名下同]

文侯之命

文侯之命序以爲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據左傳文侯名仇王若曰父義和孔傳同姓故稱父義和孔傳字也馬云能以義和諸侯(當)(日)丕(大)顯(明)(如)文(王)武(王)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世)(之)正(臣)克左右(之)(以)昭事厥辟越(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我)先祖懷在位(也)懷安也嗚呼閔予小子嗣(先)(人)(之)(位)(而)造天丕愆造遭也(實)殄資澤于下民殄絕也(人)(之)侵戎我國家(也)(益)純(矣)戎伐也純甚也即我御事之(臣)罔或(有)耆壽之(人)(以)俊在厥服(者)謂無俊傑在位服厥事予則罔克(任)(此)(艱)曰惟(予)(之)祖惟(予)(之)父呼同姓諸侯其伊(誰)(能)恤朕躬(乎)嗚呼(若)(能)有績(功)(於)予一人(予)(一)(人)(乃)永綏在位(也)綏安也父義和汝克昭(明)乃顯祖汝(其)肇刑(法)(於)文武用會(合)紹(緒)(於)乃辟(以)追孝于前文人前文人即乃顯祖蔡傳謂唐叔是也汝多(所)修(行)(以)扞我于艱若汝(者)予(甚)(以)(爲)嘉(也)孔傳救周誅犬戎汝功我所善之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之)師寧爾(之)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孔傳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罇也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怠)荒(安)寧簡(閱)恤

民於爾之都用成爾顯德

文侯之命古意

王若曰父義和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馬注儀仇

　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鄭注

克慎明德史記作能慎明德晉世家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馬注史記

　作布聞在下晉世家

亦惟先正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鄭注

嗣造天丕愆遭天之大愆謂幽王爲犬戎所殺王注

即我御事唐石經即作既

汝多修扞我于艱說文作斁我于艱

若汝予嘉如汝之功我所善也王注

賚爾秬鬯一卣說文作賚尒秬鬯

脩恤爾都都國都也鄭注

費誓

費誓魯公伯禽征淮夷徐戎誓師於費也地理今釋孔傳費魯東郊地名蘇氏云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季氏之費邑今山東兖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是孔安國謂魯東郊地則是今曲阜縣境未詳所在公曰嗟人無(喧)譁聽(予)(之)命(今)(予)徂(往)(征)茲淮(浦)(之)夷徐(州)(之)戎地理今釋孔傳徐戎徐州之戎括地志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三十里徐城縣今廢屬江南鳳翔府泗州括地志又謂徐國即淮夷非是案禹貢徐州有淮夷此淮夷徐戎並列而下甲戌所征惟曰徐戎夷戎即非

一國當必壤地相接有唇齒犄角之勢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則兩地之相接可知(爲)(其)並興(起)(爲)(寇)(也)(甫)(其)善敹穿徹之蔡傳縫完乃甲冑敿繫連之鄭云敿猶繫也乃干無敢不弔弔至也謂至善也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師)(出)(將)惟淫舍牿牛馬淫大也牿孔傳以爲牢鄭以牿爲梏梏杜乃擭杜塞斂乃穽斂窒也擭穽淹捕禽獸之機檻無敢傷(於)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若)馬牛其(有)風(逸)(者)臣妾(其)(有)逋逃(者)無敢越(已)(之)(伍)(而)(追)逐之(人)(之)得(其)(馬)(牛)(臣)(妾)(者)(則)祗(敬)(以)復之(如)(此)(則)我商(酌)(各)賚(賞)汝乃越(伍)(而)逐(或)不(之)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人)馬牛誘(人)臣妾(若)(竊)(之)(誘)(之)汝則有常刑(並)甲戌(日)我惟征徐戎(預)峙乃糗糧峙具也無敢不逮(若)(不)(逮)汝則有大刑(我)魯人三郊三遂地理今釋括地志云兖州曲阜縣外城即伯禽所築古魯城也曲阜縣今屬山東兖州府(預)峙乃楨榦孔傳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郊距守不峙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若)(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僅)非殺(耳)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鄭云茭乾芻也無敢不多(若)(不)(多)汝則有大刑

費誓古意

費誓史記作肸誓周本紀 尚書大傳作鮮誓說文作柴誓

人無譁人謂軍之士衆及費地之民鄭注

善敹乃甲冑史記作陳爾甲冑魯世家 說文作敹乃甲冑

繫乃干繫猶繫也鄭注繫楯當有紛繫持之王注

無敢不弔至尤善也鄭注

今惟淫舍牿馬牛牿桎牿之鄭注

杜乃擭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爲穽或設擭其中以遮獸擭柞鄂也鄭注杜閉也擭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王注尚書大傳作敜乃擭

敜乃穽敜塞也穽穿地爲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王注周禮注作敜乃阱尚書大傳同

汝則有常刑爾雅注引汝則有逸罰

馬牛其風風走逸鄭注

無敢寇攘竊劫取也因其亡失曰攘鄭注

峙乃糗糧糗擣熬穀也鄭注說文作峙乃餱粻

汝則有大刑大刑死刑馬注

魯人三郊三遂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王注史記作三郊三隧魯世家

峙乃楨榦楨榦皆築具楨在前榦在兩旁馬注

汝則有無餘刑非殺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在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舂槀不殺之鄭注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王注

峙乃芻茭茭乾芻也鄭注

秦誓

秦誓秦穆公悔過作誓也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
汝羣言之首言告言甚多先舉其首古人有言曰民訖
自若是多所盤安於心民人也訖盡也盤安也謂不肯
虛懷受善其責人斯無難惟受人之責俾如水之流俾
使也如流言易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
來矣惟古之謀人言謀猷老成若古人者則曰是未予
就予忌之惟今日新進之謀人則姑將以爲可親而信
之雖則云然尙其猷詢於茲黃髮老成若古人者則罔
所愆過彼番番猶皤皤然良士旅力既愆我尙其有之

仡仡然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然謂其言截
然善巧諞其言諞辨也俾君子變易其辭者我皇敢多
有之乎昧昧中我自思之如有一介臣一介如一介行
李之一介謂獨立無偶斷斷猗無有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
啻如自其口出者是能容之用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
有利哉職主也若人之有技冒蔽疾害以惡之人之彥
聖而違之俾不得達是不能容因以不能保我子孫黎
民亦曰殆哉一臣也有容則利冒疾則殆是邦之杌隉
不安杌隉危不安也宋張氏九成曰杌如木之動搖隉如阜

之圮壞曰由於一人邦之榮懷懷安也亦尙賴於一人
之慶也

秦誓古意

公曰嗟我士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中言之

鄭注

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

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恨改

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王注正義曰員即云也是尚

書本作員

截截善諞言截截辭語截削省要也偏少也辭約損明

大辨佞之人馬注釋文馬本諞作偏說文作戔戔善

諞言 言部 戔戔巧言 戈部

如有一介臣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馬注王注釋文馬

本介作界禮記作若有一个臣

斷斷猗斷斷守善之貌王注禮記作斷斷兮說文作𠷔

𠷔猗

無他技能徒守善而已王注

其心休休焉休休寬容貌鄭注休休好善之貌王注

是能容之禮記作寔能容之

邦之杌隉說文作邦之阢隉

〔清〕武士選撰

尚書因文六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光緒十七年桂垣書局刻本

尚書因文

光緒辛卯仲秋
刊於桂垣書局

經莫先于易然庖犧畫卦未有文辭至尚書而六
體咸備文明大啟矣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
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
事別紀以其事之首尾若網在綱尤爲後世紀傳
鼻祖世儒談經動云經不可以文論愚謂文以載
道考道而弗詳求之于文其見道處必不的即如
帝堯放勳全在于舉舜輔治虞舜行事盡在于相
堯二十有八載唐虞之際詎可劃然分開治經者
必欲將帝典裂而爲二此猶兩人共治一田通力
合作初未嘗此疆爾界後之人必欲計功量地而

強爲分之吾未見其能適均也且典謨自有定體
曰若稽古帝堯曰若稽古大禹曰若稽古皐陶先
提明其人而後乃詳敘其事例固昭然若揭矣作
僞者于慎徽五典上添作二十八字蓋惟恐于典
之體不肖也至裂皐陶謨後半爲益稷直以帝曰
來禹汝亦昌言作起手成何體製兼且篇中並無
益稷語祇有暨益暨稷四字求之于道章意既絕
不相貫衡之以文在當時亦直無此格自漢以來
文家相承襲用舉曰二典三謨其果何居愚幼讀
尚書時觀時下講義每苦其節節作爲過文自添

步障穉讀崑山徐氏經史辨體中尙書一冊羅列前輩評語頗爲富有然濃圈密點尙嫌其有句法而鮮章法因而殫精竭慮詳究其理復爲參諸意度波瀾所以然不獨肖征湯誥泰誓諸篇顯然明白卽周誥殷盤詰曲聱牙亦不難細爲分晰獨虞書一卷千思百慮莫能指定其章法卽草廬吳氏震川歸氏京山郝氏于今文古文辨不少衰然徒齗齗于詞氣艱澁平易之分而未嘗深衷之以道返諸吾心終難定今文何以是古文何以非因此橫撐于中者二十有餘年後從四書中凡言堯舜

禹皐者細爲研求以滙之于書乃覺伏生所傳今文本義理章法絲毫不可動非敢謂因文以見道亦不過因文順義因文論文編既成藏諸篋笥襄城門人雷生風留意經學兼受學爲古文詞與兒其田子田謀所以梓之業付諸門下後學尹生致中謄寫因爲懸敘平日讀書之難如此且以見凡言六藝者須折中于吾夫子也長葛武士選萬青

凡例

書有今古文之分是今文者每詆古文以爲僞懸謂經以垂道今文固無可議古文亦豈容妄薄因文論文惟期與道大適不徒斤斤于詞氣平易艱澁之辨

傳以翼經經一而傳不一後人讀經遇經之難解處不顧義理安否惟曰此說出于某氏絀經從傳矣茲編依經解經凡說之與經不合者槪不敢從

程子傳易言未有不通其詞而能通其義者況書

旨深奧詎容自矜妙悟不求甚解茲編爲受讀書而未能貫串者說法若必字解句釋則仍復忘卻上下相貫矣且學人案頭固皆有一部蔡傳在

名人注書最忌犯複故凡說之已見者後不再贅但尙書文法世久置之弗講兼以學人半屬中材若謂指定一篇餘卽可悟移之彼篇恐仍不知文法何在矣茲編惟期有益于人意匠章法篇篇注明雖或蒙重複之誚弗計也

前人經籍之刻于分卷中篇多以次相連茲則篇

篇獨鈔以評語繁多令讀者覽之心淸兼以尠見寡聞或有匡余不逮者好便添換抽毀

蔡氏集傳目次依唐天寶時定本但古文分裂今文諸篇求之道理按之文法有難以適得其安者茲編篇目皆依蔡傳鈔去而評論則總綴于後何去何從以俟學者自領

尙書包含廣大千古天德王道無不淵源于此非淺見寡聞所能闡其萬一茲于每篇之末廣輯前賢議論令讀者頓改其耳目之觀覺天地間別有世界

聖賢言語何句不佳混爲圈去反致眯目茲于一篇中綱領及案據關鍵處或用雙標‖或用空點△緊要字眼或字外用方城口或旁用短雙標‖議論精妙警策處或連用圈〇〇〇〇或連用點丶丶丶丶大段落用鉤勒乚小段落用橫截一令讀者一覽卽得或長篇之中諸筆參用讀者涉于疑似仍向主意篇法上尋求自知

讀法

夫子以一貫語曾子曾子曰唯而門人問其何謂此無他曾子眞積力久門人素無散碎功夫耳未嘗積錢而動言串子此窮兒妄想欲求尙書之所以爲文須字解句釋先從蔡傳上喫力

典謨訓誥誓命定爲六體蓋取諸人身以爲喻也體不備謂之不成人讀尙書者能卽身體貼于各體中見得五官百骸無不全具精神毛髮一一都動則不必斤斤言文而天下之妙文出矣

昌黎云記事者必提其要書以道政讀者須要認

得洪範中天民我三字堯舜敬天勤民湯武應天順人全是于我上認淸桀紂錯認爲我弗敬上天因而流毒虐民伊傅周召皆匡其君以敬天勤民者也至文侯之命天民我三字直是全道不著故以費誓秦誓終焉識得此旨全部尙書若網在綱

天地之間有獨則有對有對則有反有反則有仇祇此陰陽翕闢而事功起焉而文字生焉要之一篇各有一篇主意讀者能于一篇中認淸宗旨再徐審其賓主開合斷續變化可以篇篇有獲

讀書之法探源自能得流因流亦可溯源學人中

材居多典謨渾噩豈能乍曉讀者須就肩征湯誥泰誓諸篇將開合二字講明次及于無逸君奭等篇覺得開合依舊如此然後再讀盤庚八誥末乃溯歸典謨禹貢庶不至無階可升

尚書中有議論之文有敘事之文有夾議夾敘之文而敘事一體爲難昌黎平淮西碑淩轢古今義山僅云點竄堯典舜典字也讀者宜先從議論講起

有尚書而後有左國有左國而後有史漢有史漢而後有八家此歷代相承之文統也讀者從八家文逆溯而上以至于尚書便知古今文法相通因文論文尚書絕不遠于人情

不但古文可以印尚書卽時文之佳者亦無不可以相通時文初曰經義其理固本經來其法固自經出也試觀王唐歸茅其文有一不本諸經乎學者但知文章有理然後有法通篇是一氣開合便可與道古可與談經

十齋口授　子稽其 廣于　田述　孫受讀

金檢　同人　天民　朗選　列宿　暻書　鄭書　穀貽

古文尚書原敘

漢孔安國撰

(原有書之始)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引證黜緻是六朝風神)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入孔子刪書)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妍麗的)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是六朝)(程子云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去之)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上云言大道言常道此云浮辭)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自相背謬)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治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秦焚書)及秦始皇滅先(爲古文)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溯源)(漢求書)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爲古文作襯)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

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
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
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點出古文）虞夏商周之書
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
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
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
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數篇依今文讀皆首尾完善依古文）
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皐（總篇篇俱不成體乃反非伏生眞以不悖爲悖）
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
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

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承詔（又作書傳）
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
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
于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按序多與經意不應）
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
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
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六朝風神）

朱子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
曰孔傳并序皆不類西漢文字氣象與孔叢子
同是一手僞書無疑
吳才老曰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後人所托
金仁山曰周官外史未聞墳典之名左氏稱三
墳五典八索九邱之書未知何書也或當時別

有異書倚相讀之以爲博耳書序以堯舜有二
典遂引三墳五典以配三皇五帝之數證定其書
之原反滋紛紛近世有三墳書蓋書序說啟其
僞也
閻百詩曰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
淮太守早卒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
不誤然考之漢書又有可疑者兒寬傳寬以郡
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
張湯爲廷尉案湯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
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
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漢制擇民年十
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爲之師者
年又長于弟子安國爲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
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
五六年始獻書卽甫獻書而卽死其年已五十
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爲蚤卒乎考荀悅漢紀成
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
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
官于安國下增一家字足補漢書之漏而僞孔

序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于安國口中其僞
不待辨矣
朱竹垞曰司馬遷與都尉朝同受書于安國者
也世家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
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
征和二年詎安國沒久矣藝文志古文尚書遭
巫蠱云云者乃史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
耳而僞序云云竟出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
或曰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載漢書文選稱古文
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邪
曰荀悅漢紀于成帝三年備述劉向典校經傳
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
之則知漢書文選錄本流傳脫去其字耳或曰
史記雖訖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七年而
遭李陵之禍實天漢三年也故漢紀亦云司馬
遷據左氏春秋國語采世家戰國策述楚漢春
秋接其後事迄于天漢今于李廣傳附載陵事
大宛傳載李廣利事衛將軍驃騎傳載公孫賀
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
年事安見安國不卒天漢後乎曰家語附錄稱

安國受書于伏生年六十卒伏生文帝時年過
九十安國從問業最幼巳十五六矣就文帝末
安國年十五六計之則其卒在元鼎間若天漢
後安國巳七十二三征和二年安國七十七八
矣當依漢紀增家字爲是
王禮堂日閭朱二說俱佳宋本文選劉歆遺書
亦有家字巫蠱出安國口中其謬可知但安國
之生卒當依史記世家爲定世家載孔氏子孫
年皆四十五十皆不謂之早卒而獨言安國早
卒則安國之年只可以四十爲斷家語附錄云
六十者不可信家語本王肅私定況附錄又何
足據以安國年四十推之兒寬受業于安國在
元朔三年時安國約年二十餘則其生當在景
帝中年其卒當在元鼎元封之間此爲定論則
謂安國于文帝時巳受業于伏生者更謬再考
景十三王傳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年王魯二十
八年薨其下又云恭王初好治宮室壞孔子宅
云云玩一初字知壞宅卽初王魯事時安國尙
未生今僞孔序似安國親見壞宅一事者亦不
合又詳其上下語氣則以獻書爲一時作傳欲
獻爲又一時第作傳欲獻會有巫蠱經籍道息
則其初獻無巫蠱何以不立學耶究其實當景
帝初書出時孔氏但得其書而巳直至安國長
始讀而寫之天漢後安國久逝其家始獻之並
無兩次上獻稾亦並無作傳事也核當日之情
節實是如此作僞者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
傳今又并傳突出不得不遷就附會其說以售
其欺耳○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狩五年初置諫
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傳安國爲諫大夫按都
尉朝古文蓋初置此官而安國卽爲之何者元
狩五年癸亥上距博士時乙卯凡九年後又幾
年至臨淮太守遂卒此安國生平之歷官也爲
博士年二十餘則諫大夫時年三十外卒于郡
太守應亦不滿四十與孔氏他子孫異故日早
卒此安國之壽命也博士秩比六百石郡守秩
二千石由比六百石遷比八百石由比八百石
遷二千石此安國之祿秩也
極意典重卻自不免纖穠極意周旋卻終不免
破綻雖昭明見選卒至屢爲有識者掎摭易故
日修辭立其誠

書經集傳序

宋蔡九峯撰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沈作書集傳明年先生
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
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
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于數千載之下而
欲講明于數千載之前亦巳難矣然二帝三王之
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則道與（提綱）
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申說[illegible]如此）
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
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

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
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
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
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紂亡此
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
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
有志于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于二
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上言書此下言集傳）
以哉沈自受讀以來沈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
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三謨先生

蓋嘗是正手澤尚新嗚呼惜哉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説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于書猶化工之妙著于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畧矣

以心字貫全書若綱在綱有條不紊羽翼聖道皆自一腔熱血中流出此性情眞文異于孔序之僞撰者也

前儒今古文辨

臨川吳氏曰書二十五篇晉梅賾奏上所謂古文書也書有今古文之異何哉晁錯受伏生書以隸寫隸當世通行故曰今文孔壁中藏科斗書科斗蒼頡所製字故曰古文然孔壁眞古文不傳張霸僞作二十四篇目爲古文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二十九篇者卽伏生今文書二十八篇及武帝時增泰誓一篇也古文十六卷者卽張霸僞古文書二十四篇也漢儒所治不過伏生書及泰誓共二十九篇耳張霸僞古文雖在

不足重于世及梅賾二十五篇出則凡傳記所引書語注家指爲逸書者收拾無遺既有證驗而其言率依于禮比張霸僞書遼絶矣析伏氏書二十八篇爲三十三雜以新出之書通爲五十八篇并書序一篇凡五十九有孔安國傳及序世遂以爲眞孔壁所藏也唐初諸儒爲之疏義自是漢世大小夏侯歐陽氏所傳尚書止有二十九篇者廢不復行惟此孔傳五十八篇孤行于世竊嘗讀之伏氏書雖不盡通然辭義古奥其爲上古書無疑梅賾所增二十五篇體製如出一手采集補綴雖無

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畧無脫誤文勢畧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吳才老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定爲一體其亦難言矣朱仲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曰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書序伏生時無之其文甚弱亦不是前漢人文字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孔安國爲名耳夫以吳氏及朱子之所疑者如此顧澄何敢質斯疑而斷斷然不敢信此二十五篇之爲古書則是非之心不可得而昧也

歸震川曰余少讀尚書卽疑今文古文之說後見吳文正公敘錄忻然以爲有當于心揭曼石稱其綱明目張如禹之治水信矣自是數訪其書未得也己亥之歲讀書于鄧尉山中頗得深究書之文義益信吳公所著爲不刊之典因念聖人之書存者年代久遠多爲諸儒所亂其可賴以別其眞僞惟其文辭格制之不同後之人雖悉力模擬終無以得其萬一之似學者由其辭可以達于聖人而不惑于異說今伏生書與孔壁所傳其辭之不同固不待于別白而可知昔班固志藝文有尚書二十九篇古經十六卷古經漢世之僞書別于經不以相混蓋當時儒者之愼重如此而唐之諸臣不能深考猥以晚晉雜亂之書定爲義疏而漢魏專門之學遂以廢絕夫書之厄已至矣伏生掇石于流亡之餘以篤老之年僅僅垂如綫之緒于其女子之口于萬世之下因是可以稍見唐虞三代之遺而可不知所愛惜哉朱子蓋有所不安而未及是正吳公實有以成之而今列于學官者既有著令薦紳先生莫知廣石渠白虎之異義學者蹈常襲故漫不復有所尋省以數百年雜亂之書表章于一代大儒之手而世亦莫能以尊信之可歎也已余未見吳公書乃依髣其意釐爲今文如左而存其敘錄于前以俟他日得公書參考焉

郝楚望曰伏書二十八篇二帝同典五臣共謨始

信古人制作精深周書周公無殺管叔事益疑孔書爲僞作孔書四代文字一律宜無是理詩如商頌縝密而淵塞周頌清越而馴雅二代文質之殊詩然書亦宜然豈得商書清淺反不如周書樸茂耶若以伊訓太甲較康誥大誥諸篇先後文質倒置矣○孔書伊訓不切放桐復亳說命不切帝賚良弼君陳畢命不切尹東郊其他皆然轉移變換可通用若眞古文如大誥諸篇任說得縱橫而悉有典要眞僞如天壤懸絕諸傳獨孟子最古七篇中引書如太甲伊訓湯誓等語質直而少逸響與二十八篇一律足徵伏書是眞又如大學引康誥等語篇內自然渾合其他孔書所引語塡補痕跡宛然

顧亭林曰漢時尚書今文與古文爲二而古文又自有二漢書藝文志曰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玄序贊云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又曰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二卷歐陽生字和伯史失其名夏侯勝勝從兄子建皆傳伏生尚書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內泰誓非伏生所傳師古并言之詳見下此今文與古文爲二也又曰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師古曰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更得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師古曰中者天子之書也校歐陽大小夏侯二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

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志目云此所述者本之劉歆七畧不知中古文即安國所獻否及王莽末遭赤眉之亂焚燒無餘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茲多於是矣言此爲最多者明張霸加之以百二篇爲僞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眞子眞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傳末又言平帝時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而後漢書十四博士無之蓋光武時廢劉歆爲國師璜惲等皆貴顯言劉歆者哀帝時歆移書太常博士

欲立此諸家之學故也。又曰、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爲數十。或分析之。或合之。又采左氏傳書序爲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眞古文者。霸以能爲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孔氏古文與張霸之書爲二也。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尙書。又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賈逵傳肅宗好古文尙書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爲三卷。帝善之。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尙書遂顯於世。又曰、建初中詔高才生受古文尙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然則孔僖所受之安國者。竟無其傳。而杜林賈逵馬融鄭玄。則不見安國之傳。而爲之作訓。作傳。作注解。此則孔鄭之學。又當爲二。而無可考矣。劉陶傳曰、陶明尙書春秋。爲之訓詁。推三家尙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尙書。言參用今文古文之中。漢末之亂。無傳。若馬融注古文尙書十卷。又鄭玄注古文尙書九卷。則見於舊唐書藝文志。有王肅范甯李顒姜道成注古文尙書。新唐書作姜道盛。開元之時。尙有其書。而未嘗亡也。按陸氏釋文言馬鄭所注二十九篇。

則亦不過伏生所傳之二十八。一堯典并舜典愼徽以下爲一篇二皐陶謨并益稷爲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肜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康王之誥爲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費誓二十八秦誓。而泰誓別得之民間。合之爲二十九。孔氏正義曰。史記及漢書儒林傳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然泰誓非伏生所得。按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且非今之泰誓。有白魚入於王舟等語。董仲舒對策引之。其所謂得多十六篇者。不與其間也。隋書經籍志曰、馬融鄭玄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書。自餘絕無所說。正義曰。鄭氏書於伏生所傳之外。增益二十四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一篇爲一卷。九共九篇合爲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藝文志得多十六篇之數。此卽張霸之徒所作僞書也。與舊唐書所載卷日不同。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尙書並亡。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上之。正義引晉書云。太保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賾遂上其書。又云其書亡失舜典一篇。此書東京以下諸儒皆

不曾見鄭玄注禮記韋昭注國語杜預注左氏趙岐注孟子凡引此書文並注云逸書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偽泰誓又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為篇則為今之五十八篇矣其舜典亡闕取王肅本慎徽以下之傳續之陸氏釋文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齊明帝建武四年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獻之朝議咸以為

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遂以列諸本第然則今之尚書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雜取伏生安國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於梅賾舜典二十八字之出於姚方興又合而一之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於今日而益驗之矣。竊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為舜典者非矣左氏傳莊公八年引皋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為虞書者贅矣正義言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何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為言明非當日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夫惟以夏之臣而追記二帝

之事則言堯可以見舜不若後人之史每帝立一本紀而後為全書也

前儒讀尚書說

朱子曰尚書初讀甚難後來熟讀見得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于己又曰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其味自別

橫渠張子曰尚書難看蓋難得胸臆如此之大他書卻有次第且如大學格物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合下便大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不小分命四時成歲便見心中包得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又曰今人只做得西漢以下工夫無

人向堯舜三代原頭處理會

程去華曰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臣戒君耳禹臯陶戒君儆于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肜日旅獒等篇不憚費辭矣啟與有扈戰于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强侯敵前此未聞也湯伐夏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慚德武王伐紂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畧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

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盤庚圮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譊譊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更三紀之久幸而訖干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騰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于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汚風俗

有厚薄因應如此讀書者其毋苟乎哉

董季亨曰一書之中明新修齊治平之目卽堯典已盡其要而危微精一以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以示博約之義務學則說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要齊天運有義和之歷定地理有禹貢之篇正官僚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有無逸立政諸書煨燼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尚如此故嘗謂六經莫古于書易雖始于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于文王爾六經莫備于書五經各主一事而作耳易主卜筮卽洪範之稽疑也

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皋。陶。命。德。討。罪。之。權。也。帝王之規模事業盡在此書矣。

尚書因文目次

長葛武士選學

鼂錯受伏生口授尚書

虞書 二篇

堯典 無古文舜典之名古文所謂舜典者俱統在內慎徽以上無日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　皋陶謨 無古文益稷之名古文所謂益稷者俱統在內

夏書 二篇

禹貢　甘誓

商書 五篇

湯誓　盤庚 通爲一篇無古文上中下之名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十九篇

牧誓　洪範　金縢　大誥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多方　立政　顧命 無古文康王之誥之名古文所謂康王之誥者俱統在內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四代書二十八篇伏生授鼂錯用隸書所謂今文尚書也

梅賾奏上孔氏尚書

孔安國序 今錄卷首內　尚書序 今附錄卷末以備考

虞書
舜典分今文堯典慎徽以下充之篇首尚無曰若稽古二十八字 大禹謨
益稷分今文皐陶謨帝曰來禹以下充之
夏書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今文通爲一篇無上中下之名今分爲三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武成 旅獒
微子之命 蔡仲之命 周官 君陳
康王之誥分今文顧命王出在應門之內以下充之 畢命 君牙
冏命
右梅賾奏上孔安國尚書所謂古文也以孔壁科斗文故曰古文而孔氏書於東晉時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三年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今所傳乃天寶所定本也

蔡傳尚書篇目

卷一
虞書
堯典 舜典依孔氏正義慎徽以上添姚方興所獻曰若稽古二十八字
大禹謨 皐陶謨 益稷
卷二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卷三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下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四
周書一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蔡傳今考定武成震川考定武成附覽○歸 洪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卷五
周書二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

之命　多方　立政

卷六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周書三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右書五十八篇今文古文合而爲一蔡傳依

唐天寶所定本也

開手擒定下乃放開詳敘開千古文章之昧

詳敘處以欽天爲發源以勤民爲實事以命官作綫起而究以得舜爲歸宿

命官前後總中間分後代排法自此開祖地理天文政事時令民物錯插有法句字亦脈鍊

急于求人而入鮮可用是未得舜以前波瀾孟子所謂堯以不得舜爲己憂爲天下得人難也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提綱）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

交蔡傳云陳氏以爲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

三人非必無才所少祇是一欽
讓岳又一近波
拾出虞舜特筆鄭重
欽哉向解作戒女之詞然嫁女以觀厥刑意在舜不在帝女愼徽以下所謂欽
所謂我其試也句句含一欽字
弗嗣下㫋接受終如駿馬下坂王文憲謂論語引堯曰節當在弗嗣下義非不周但終覺文氣不甚相入
歷敘攝位行政孟子所謂舜相堯二十

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文勢不住依今文連愼徽節合讀爲長）

舜典（舜典之名今文所無觀孟子所引皆堯典也）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

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二十八字亦今文所無詳辨列後）愼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下蔡傳云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如五器卒

有八載也細寫舜績正極形堯勳之放處祇象刑節言欽餘不言欽卻無一不有欽在
姜上均疑此節乃命戒之辭非記敘之體爲命皋陶文偶脫簡于此愚按欽哉句屬史臣贊嘆非誤也敘明殂落下好完巽位之局非至此即畢堯案
以舜之命官作歸宿有咨而命者有不待咨而命者有因讓而及者有讓而絕不及者聳齊變化與前堯之命官相映成章如日月合璧五星聯珠
王雙溪曰百揆百官之首故先命禹養民治之先務故次命稷富然後教故次命契刑以弼教故次命皋

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

聰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

陶工立成器以爲天下利人治之末故次命垂如此治人者莫尚矣然後及草木鳥獸故次命益民物如此則降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蓋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

間衛羣賢以成其終卽位命官而後幾五十年無事可見止乎其所不得不止

諧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蔡傳云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夔于此獨言其功此益稷之文簡編脫誤復見于此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蔡傳云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案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于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注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過論也

金仁山曰子王子曰孟子引堯典今皆載于舜典有以證孟子所謂未嘗分也孔壁之分以刪書舒卷之長分之無他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以二十八字加于愼徽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勢不得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此莊老之言晉宋所尚愚知其非本語履祥案重華見于楚辭玄德見于淮南子則此二十八字虞書當已有之非至宋齊間方作北附會也

徐退山曰伏生所傳欽哉下直按愼徽五典云云本一典而後人溢二十八字分作舜典今按文脈欽哉句績揔不佳蓋篇首曰若稽古提句冒起至於變時雍結帝德乃命羲和下詳帝治之節日特提命官先經天次緯地畢在下治歷至定時成歲一結疇咨下求賢至九載句一結朕在位下巽位至汝陟帝位一結續虞將巽位而試之也至受終文祖方畢巽位之案此下摘位行事雖舜事皆堯事至遏密八音方畢堯案帝日欽哉尚未結巽位一段如何結堯典二篇且其文勢義和五段整筆序事只紀意不紀言簡錬質與疇咨下忽變散筆紀言疏宕清越辭響如聞父執滔滔弃注至格汝舜一段方歇何得于嬪虞欽哉句横截也

王禮堂曰愼徽五典與帝曰欽哉緊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眞古文與之合安國于堯典之外又別有舜典如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祇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並亡好事者別排二十五篇卽今本也東晉梅賾獻之遂行于世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爲亡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既分愼徽以下爲舜典而又亡失其傳亦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亡二篇必不可合僞一耳乃又有姚方興者僞撰舜典孔傳一篇并于篇首僞增十二字此則梅賾之所不及料也劉知幾史通云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舜典孔傳云于大航購得詣闕以獻梁初集議咸以爲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夫方興所賊梁主既黜其謬舉朝咸以爲非廢已久矣妄一劉炫擅取列之辱輙之罪已無可追乃濬

哲十六字并非方興所有即炫所造耳開皇中購古文孝經二十二章當時以爲劉炫僞作此十六字及濬深哲知等訓非炫造而何炫又興之所不及料也然歐陽詢藝文類聚帝王部于堯采曰若稽古至於變時雍于舜止采慎徵云云十二十八字亦不信用陸德明釋文載其首十二字而雜之至十六字則并不載于大字中蓮于小字而衣注中引而駁之其慎徵以下傳毖用方興本而經文則仍用王肅本音之惟親達作玩始于二十八字及慎徵以下遂之經與傳一幾遵方興及劉炫所造而用之遂爲典據直傳至今顯達謂炫貿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明知其不可信如此而用之者蓋奉被作疏既用孔傳僞本而方興及劉炫所造之舜典既自稱孔傳遂不暇辨其眞僞且貪其與堯典起一段相配齊整可觀耳朱子始疑今本爲僞千古卓竄而近日毛奇齡立意排詆朱子既以梅賾本爲眞孔傳并以二十八字爲眞妄據釋文謂出于王肅本不如釋文聊出之爲句于王注無施也爲句聊出之者不知何自而來聊復出之而已于王注無施者二十八字于王注無所施用也若果出于王本則釋文于二十八字之傳何無一言及之耶于既取慎徵以下合于堯典并存二十八字而辨之如此○釋文曰舜典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頗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徵五典以下爲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造孔傳舜典一稿上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于王注無施也○或疑德明于舜典用王肅注不知慎徵以下小字中引王注其多而孔傳則大字寫其悉依方興僞孔傳熙然惟于二十八字能分析辨駁差勝穎達耳

堯典一篇說者紛紛是古文者泥于堯舜二聖之名二任割裂而不求其通是今文者雖能有所據亦尚未能盡揭其蘊而使讀者深信不疑也竊以爲讀經者莫善于以經而解經間有不

合處須依史遷所云折中于夫子次惟孟子之言爲可據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即書之統以放勳始于欽天終于亮天也曰唐虞之際即堯舜二聖之不得離異也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即受終文祖後不必更撰一典也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堯舜之知而不偏物堯舜之仁不偏愛人即書之堯以求人始舜以命官終也又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又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即書之于堯詳其爲君于舜詳其爲臣也蓋君人之道莫大于欽天欽天之質全在于勤民勤民之要全在于用人而用人之急務尤在于得相堯一得舜則不必自爲其功而合眾賢之功皆其功矣依今文讀參之孔孟無一不合若照古文本至欽哉橫截則治歷以後求人而人尚未得試舜而試尚未終篇首特書之曰放勳堯之勳何由而放也哉○論語書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故舜爲天子後其言只散見于禹皐二漢中必謂堯典之外更有舜典不知于恭已正南面之外復從何處若筆○君臣之際記者謹之月正元日而後命禹猶稱舜曰見堯在時舜未嘗稱帝臨文時恐其或混于堯也下數節皆稱帝曰至篇末又特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以典爲堯典終徵庸之局自不得不變文而稱舜也若欽哉以下試舜未訖即旨插曰若稽古帝舜古史應不自相背謬若此○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前人辨之綦審但舜典之名未究其詳故論者終疑出于孔壁孔安國所得眞古文于堯典之外又別有舜典愚竊二字之僞應始于劉歆按史漢成帝朝王莽薦劉歆爲侍中貴幸更名秀上復令典領五經卒父前業秀于是總羣書而奏其七畧欲人修六藝之術觀九家之言哀帝朝歆欲立古文尚書請置博士廷議不可大臣龔勝以去就爭師丹劾歆改亂舊章新莽地皇二年南郡秦豐兵起故左將軍公孫祿劾國師劉秀顚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觀歆移書太常博士書十六篇雖未知所顚倒者何在

但洪紹堯祚莽認舜裔莽作金縢作大誥無一不仿乎書則歆私立舜典以為媚莽篡漢地也夫復何疑謂者徒歸咎于姚方興劉炫毋乃治脅從而不然厥渠魁乎。陳氏謂宅南郊下當有日明都三字蔡氏列諸傳內丹陽姜氏遂割入正文愚謂陳氏之說非必有書可據不過因下文幽都二字對照云然竊按朔方曰幽都記其幽獨昃異于他方若朱夏日麗中天無不明之區何緣于南方獨曰明都且參之史記五帝本紀云黃帝之地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阯想交阯之對幽都其來已久又按漢初置交阯郡後改交州杜佑通典曰復禹舊號朔未聞因明都二字有所謂明州者書不過于南字下省卻方日字以從簡易古史之體豈必枝枝相對葉葉相當聖經固未可妄添也。古聖之事卽有不過有始有繼有終古史之文卽奇不過有頭有腹有尾謹按開手提出放勳至於變時雍渾敍為一段乃命六節詳放勳之在于欽天晧咨三節為詳放勳之急于求人為得舜在于巽位至弗嗣詳放勳之在于試舜而讓舜正張本巽月上日至過密八音敍舜攝位行政詳放勳相舜之實月正元日以下敍舜卽位以終放勳禪位之局共六段要而言之末得舜以前為一頭得舜以後試舜攝位為一腹格于文祖以下為一尾前後記言中間敘事章法天成亦帝典體裁合應如是至每段中各有小段則大隊藏小隊大營藏小營法也。通篇有渾冒有分貼有探源有結穴每段有提挈有過峽有整齊行錯綜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而卒歸于渾浩無迹此開天闢地之文亦天造地設之文三代而下全領其益者惟有昌黎韓子觀平淮西碑可見楊子雲以為渾渾尚屬皮相餘信任割裂者無論矣。通篇欽字是肯綮字是脈絡庶績咸熙績用弗成乃言底可績章末庶績咸熙皆前後緊相呼吸處至天民二字是一篇大眼目亦全部尚書大眼目。文無論古今氣脈章法皆有一定而不可易如禹之治水舜之禪禹豈非大事命禹時止該以汝平水土惟時懋哉餘俟禹貢補出以此處固為氣所不受也章末敍舜事渾該以五十載陟方乃死讓禹事絕不之及待禹謨中補出

以終堯巽位之局至舜命官已訖餘固為章之所不容也謂古人法疏者再從此細參

先記功後記言謨體中變文特例

君臣同德一堂言治敘次處卽以賓主之法行之此謨中正體賓位高則主位益襯得起

九字中天人感應無所不該

一綱八目小段中自成章法

禹貢洪範悉括其中

時乃功下陡接巽位嶺斷雲連

以讓皋為曲折又從此蹴起大波

帝美皋皋美帝絕不及禹一字斷法之妙令人無從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

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

捉摸

陡然續合讓禹神龍出沒夭矯不測贊禹功而推本于心故下申戒勉先緊接心說

禹再讓仍就功說

以征苗作後勁武功仍歸文德文情文瀾奇異不測

哉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

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

例翻文命如水將入海忽逆而上令人驚駭

文命文德天然章法

其克有勳（健力一頓）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仍以益陪贊處亦有意）無遠弗屆（法）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即以帝終）往于田（波瀾）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主位反賓餘韻有法）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王方麓曰禹謨一篇義理宏大傳心之要在焉孟子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所見而知者此也六府三事洪範之原也禹以發之自得之學初陳于帝後敘爲疇箕子傳之以授武王至矣哉有典必更須有謨此本紀與世家所自昉也典之言帝爲主乾道也乾故筆筆尊嚴重在用人命官雖有良臣之言而僅誌其畧謨之言臣爲主坤道也坤故層層細實重在責難陳善雖有

聖帝在上而不禁其詳故典與謨分讀則各爲一篇合讀則共成一篇要而言之典爲正文謨于正文所不能盡者後又用抽敘補敘也○地道無成禹謨中獨特誌其功以禹受舜禪君天下者必功在斯民乃克享天心也故其體雖純乎謨而義則實參乎典○文命提頭文德結尾中間萬世永賴時乃功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枚卜功臣以及惟帝念功時乃功懋哉等句皆關鍵脈絡一氣貫輸相成不亂處○禹謨一篇分上下兩截自閉手至萬世永賴時乃功是誌其功自格汝禹至末是讓以位乃文命數于四海節禪位之本兩截中實旋相爲宮○文有賓王之分天定地設不能相廢此篇禹是主益與皐陶是賓節舜亦主中之賓也乃雜然並敘若無統紀及細讀去但覺禹是主人秩然而不可亂其要只是並敘以爲奇單抽以爲正○自禹謨出于古文京山郝氏并人心惟危十六字而亦駁之其言曰古史簡要故有堯典不復作舜典有禹貢不復作禹謨今孔傳別爲禹謨人心惟危十六字先儒謂爲心學之要然自是

三代以後語在漢儒記錄中庸及南宋理學諸書則爲名言若神聖面授何庸此贅言也古人即事是道無道可傳堯命舜允執厥中盡矣中本無象一加分疏便成枝指乃爲惟危惟微惟精惟一等語孔子語得唯曰一以貫之舜禹競面授受有是啜啜者與愚竊以爲郝氏之說妄也禹貢一書專紀禹之治水若無禹謨舜之讓禹將于何著子之語參固曰一以貫之顏淵問仁子則告以克己復禮五句請問其目又告以非禮勿視四句豈顏之造詣反下于曾且皐陶謨罔今文也禹之語舜嘗曰帝不時敷同日奏岡功無若丹朱傲云云矣豈天下相授舜命禹以人心惟危十六字而反爲啜啜言非一端義各有當郝氏之說亦論古而不求其逼也○古文出于後代其分離乖隔處余平日亦不敢盡以爲眞至禹謨則絕不敢以爲僞以義理精深文筆高古無人可以擬得也試觀三代下左氏而外首推司馬子長乃夏禹本紀較之禹謨便覺平近外此而謂尙有人能擬得者吾未之信○德爲功之本即文命天與民乃其所數考驗處

開手記言創格創調

昌言字從賓位中醒出以賓主問答爲節奏愈推愈細由允迪而知人安民因歸本于天是昌言究竟與堯典因欽天而命官亮工同一根源但彼爲敘事此則言理是謨與典不同

處

此段調法鏗鏘鼓舞

以天人一理推民之不可不安而終之以敬自與知人意神迴氣合

就言字作收束文勢一歇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迪○德○提○頭○）禹曰俞如何（推○成○允○迪○謨○明○之○義○大○學○修○齊○治○平○中○）皋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庸○三○德○五○道 九 經 原 本 于○此）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又○推○廣○未○盡○）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之○旨 標 出○知 人 安○民 兩 目）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長、句、疊、句○法）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此○下）（言○知○人○之○事○ ○皋○立○名○九○德○者○從○此○說○三 德、局○公）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說、臣○迪○知○忱○恂○亦○云○九○德○之○行○蓋○羣○聖○遞○傳○）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述○之○）（九 德）

（辨之甚詳而用○人則不求備非○不欲得全○德之人○而用之以爲求人太○全則天下○無全材不○若）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因 德○命 官 之 爲○無○失○也○）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知○人○安○民○過○峽○處○ ○此○下○言○）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安○民○之○事○ ○典○禮○自○天○才○出○故○日○我○自○我○若○）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夫○罰○人○于○朝○與○眾○共○之○刑○人○于○市○與○眾○棄○之○天○）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于○不○得○而○私○焉 此 其 立○言○之○異○也○）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蔡氏云曰當作日）

陡接昌言轉開文瀾不測

用皋贊昌言陪說翻主作賓

一

此下竟與皋陶一字不涉縱到極處擒處越見入妙

一

孫月峯云排段極鎔裁之妙然亦只是嚴密無贅詞此下卻接以散文殊覺有態大抵一方必一員觚可全員不可全方

舜以大聖之資而益以[illegible]

益稷

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正與贊贊襄哉句文勢接續從今文合讀爲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贅、益 稷 兩○）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按 意、判○而 論 不○叶 錯 綜○有 態○）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帝愼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禹 既 述 政 治○之 難、因○陳 修、治○）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上○九○遁○）（跟 弼 直○）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詳 臣 所 以 爲 鄰○之○義○四 鄰 各 有○職○而○）

（悉○以 責 禹 者○禹○百○揆○無○所 不 統 也○）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至○此○舜○述○一○身○是○非○之○責○）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盡○付○之○禹○徐 點）（并○欲 共 敎 忠○直 于 人 臣○鄰 意）後言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酬○竭 到 極 處○）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承 上○言○頑○讒○者○加○之○）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更○戒○以○丹○朱○之 傲○亮○無○忌○）

荒戒皐陶以逸欲戒禹又有做虐戒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

陡然續合皐陶神龍變化出沒不測不卽說皐陶又用夔曰一段間之恰好引起賡歌如雲霞托日帝是賓是主皐陶是主是賓八面玲瓏有神無迹化

工之文入力不與昌言賡歌章法在有意無意間

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此禹部已○入皐陶明修[illegible]）皐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全部）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天○字○結○穴）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

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全○部○欽○字○結○穴）

蔡氏曰典謨皆稱稽古而所稽以記者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事謨主記言故禹皐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皐陶比此立言輕重之體也

王方麓曰禹謨中有益而篇名大禹謨以禹爲主也皐陶謨中有禹而篇名皐陶謨以皐陶爲主也

郝楚望曰若稽古稱堯舜禹三聖而皐陶亦與焉舜禪禹禹獨推皐陶孟子論見知亦曰皐陶又曰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子夏亦曰舉皐陶觀于謨而知皐陶之學之粹也

皐陶謨純是記言以昌言二字爲通篇之樞其法亦以賓主開合勝而章法益大操縱益奇如開手數節皐與禹言尙是借賓形主至來禹汝亦昌言後滔滔與禹言全是帝與禹答述直令觀者忘卻主人何在矣到皐陶方祗厥敘忽然一筆醒出以夔曰收以賡歌賓主仍自歷歷且意脈神理收本篇并收虞書全部蓋收本篇以皐爲主收全部以帝爲主也○孟子曰若禹皐陶則見而知之絕不及於益稷知書止二謨初無益稷之說也且謨以記言必有體作篇中既無益稷之言無端以帝曰汝亦昌言有起按之禹皐二謨體例亦初不合向歆父子名爲校書其所校者何在余謂此卽劉歆之詭彼旣謂有舜典以姤蒸而又恐人之抵其隙也于是并皐陶謨而裂之夾以益稷以爲出于孔壁文多散亂有其篇名者非後人所可去亦不可以尋常體例求姑使觀者意迷耳

尚書因文卷一終

一禹字領局如金之弁因成功後着想局是順領神則逆追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九州皆先山水土田而後貢賦是貢賦之源隨刋諸州貢賦皆以河為歸以冀州三面距河故敘法即以河為線其有不言河者省文也達于濟不言河因兖有浮于濟漯達于河

尚書因文卷第二

長葛武士選學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刋木奠高山大川（總提）冀州既載（分敘）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賦第一等雜出第二等）厥田惟中中（田第五等）恆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灉沮會同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厥田惟中下（第六等）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第九等）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漯達于河海岱惟青州（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嵎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第三等）厥賦中上（第四等）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第二等）厥賦中中（第五等）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淮海惟揚州（北至淮東南至海）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

達于淮泗不言河因徐有浮于淮泗達于河

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第九等）厥賦下上上錯（第七等雜出第六等）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荆及衡陽惟荆州（北距荆山南距衡山之陽）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第八等）厥賦上下（第三等）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河惟豫州（西南至荆山北距大河）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菏澤被孟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第四等）厥賦錯上中（第二等雜出第一等）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第七等）厥賦下中三錯（第八等雜出第七等九等）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黑水西河惟雍州（西距黑水東距西河）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第一等）厥賦中下（第六等）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

上每州各言境內山川不相聯貫是一經至此通說九州山川使首尾聯貫是一緯且上就水土既平之後說是順敘此則就經理之始言是追敘章法離奇變化

導岍以下是隨山導弱水以下是濬川

導山單重發源導水單重重入海蓋爲九州之水皆入海然後水土平治故敘法以海爲線

上是大開至此大合

支渠搜西戎卽敘（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能此三國亦能織皮但古語有顚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乃河濟二水所經）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乃伊洛瀍澗四水所行）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乃漢水所經）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北條之大河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此南條之漾也漢）又東爲滄浪之水（并入江）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此南條之江也）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沇水東流爲濟（此北條之濟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此北條之沇也）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渭洛俱并入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

前分州乃治水時定天下之區域後乃治水後服乃畫天下之疆里弼服非成賦後但不便寫入九州內故于此處申出是又補敘法

一禹字收局如玉之振天下大勢句服堂奧也侯

綏門戶也要荒籓籬也此可見聖人居重馭輕環外拱內之意

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分甸服五百里爲五等）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分侯服五百里爲三等）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分綏服五百里爲二等）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分要服五百里爲二等）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分荒服五百里爲二等）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朱子曰禹貢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可曉竊意當時治水畢總作此書故自冀州王都始耳禹

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禹貢治水不過此數語須細看今人謂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龍門鑿未敢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鑿龍門恐仍壅塞且下水未有分殺必潰決四出蓋禹先決九川之水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各通于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有所歸先從低處下手下水盡殺則上水漸淺九川通而導河之功十得八九故予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河患惟兗爲甚兗是河曲處曲處兩岸無山皆平地故常潰決禹自決處導之孟子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語最得肯綮書說禹治水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後人直以爲自上而下此大不然

李性學曰禹貢簡而盡山水田土貢賦草木金革物產敘得皆盡其後敘山脈一段地脈一段五服一段更有條而不紊

洪容齋曰禹貢敘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爲次考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境何爲自徐之揚顧以豫爲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固所在先而地居北方于五行爲

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荊。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于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說。予得之魏幾道。

王伯厚曰。王景文謂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欲記考古圖曰宜用顧命。游廬山序。所感。曰宜用禹貢。

宋景濂曰。禹貢顧命。序記之宗。也。

薛文清曰。古人敘事之文。極有法。如禹貢篇首以敷土奠高山大川爲一書之綱。次冀州以王畿爲九州之首。次八州次導山次導水以見經理之先後。次九州四隩九川九澤四海以結經理之效。次制貢賦立宗法祗台德先分五服以述經理之政事。而終之以聲教訖于四海執圭以告厥成功。始終本末。綱紀秩然。非聖經其能然乎。

王守溪曰。世謂六經無文法。不知萬古。義理。萬古文字。皆從。經出。也。其高者遠者未遽論。即如七月一篇敘農桑稼圃內則敘家人寢興烹飪之細。禹貢敘山川脈絡。原委如在目前。後世有此文字乎。論語記夫子在鄉在朝使儐等容。宛然畫出一箇聖人。非文能之乎。昌黎序如書銘如詩。學書與詩也。其他文多從孟子。遂爲後世文章家冠。孰謂六經無文法乎。

郝楚望曰。堯典皐陶謨禹貢三篇。文詞最古。法度森嚴。有頭尾。有血脈。有段落。有照應。爲千萬世史書冠。冕後世依彷其體爲帝紀世家列傳枝葉敷榮。非不可觀。然一登太山覺卑邱爲小矣。

自太極分爲兩儀。乾坤。縱而六子。橫。其或分。或合。或經或緯。必宜曆次寫者雖古人。不能一筆。書。如此篇合天下山水貢賦其爲一書。千頭萬緒。必欲一直寫去。不惟觀者意迷即作者亦無處下筆。故爲先分九州以定其疆界次導山水以聯其脈絡末補弼服以全其規模然後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要祇是一縱一橫道理至起結用總洋洋千餘言全納于禹字中則兩儀之本太極也文章之法豈非天造地設。○力不大則無以舉重若輕筆不簡則無以縮丈爲尺合天

下山水貢賦而萃爲一書何其大也。然不過數行了一州數句了一事又何其簡也扶風地理志非不整贍可觀但較此覺詞費矣。

先敍明而後發議此書體也古文先案後斷時文先破承而後起講無不淵源於此

特書大戰固以著有扈不臣之罪而左右御之不可不恭亦俱攝裏許

書大戰而不言與何人戰以開手即敍有扈故此古人省文法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此

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胡五峯曰帝啓嗣位之初何爲遽有有扈之變也大史公謂啓立有扈不服唐孔氏謂堯舜受禪故獨繼父以是不服今觀甘誓辭罪之不過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已其不舉不恭不正朔之意可見矣吁傳子之事固不出於禹之本心也天與之人與之敵不能逃其責矣然天下之事才出於創見非耳目之所常習者不能不起人疑叛之心至重煩王師大戰而後滅之舜禹嗣位宿有是乎夫子定書而存甘誓固見啓之發有爲且著有扈氏不臣之罪而帝王升降之幾世變之一會從可識矣

董季亨曰禹自征苗以來未嘗用師軍旅之事宜啓所未聞也而一旦赫然以征有扈召六卿而誓與會羣后而誓者同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與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者同一意恭行天罰命不用命與奉將天罰爾尚一乃心力者同辭蓋宛然神考家法也然則禹固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訓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習於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其爲王者之師歟

郝楚望曰君子讀甘誓而知唐虞之風啓商周之運至矣孔子刪書存此一篇一以志夏之繼世一以表啓之克家事雖征伐而其旨渾厚數敵之罪不至滔惡其言簡當戒衆之令不費多辭此夏道所以爲忠歟

不裝頭不立格據事直書提天命厭原而以恭不恭爲上下轉關用筆如轆轤之相引是虞夏眞文以後誓命未免多立間架矣此文章風會轉移處○凡勢之直來者接以逆則不板恭行

天罰下之用反是也氣之單行者間以偶則不弱左不攻三項之用排是也勢之緊急者濟以間岩則不促汝不恭命下又間以用命賞于祖二句是也

發端莊嚴

皆逸豫滅德病民之事從陶唐提開亦切祖訓以

禹受舜之禪也典則承紀綱

此章不言祖訓而祖訓自在所謂難見祖宗于廟中也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甯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程子曰書為王者之軌範不獨著聖人之事以為法亦存其失以示戒五子之歌是也

陳東齋曰五子不咎羿而曰萬姓仇予不咎萬姓而曰弗慎厥德不咎太康而惟自怨自艾所謂怨而不怒也太康失國因於不敬故五子之歌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以是始終焉乃一篇之綱領也故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

郝楚望曰虞之賡歌夏五子之歌此三百篇之權輿也洪範無偏無陂至歸其有極蔡氏謂此

章蓋詩之體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同一機伊訓以三風十愆訓太甲自聖謨洋洋而下亦叶其音蓋欲日誦是訓如衛武公之抑戒也故曰詩可以興

斬於中日通韻謂首章末句從來皆不能協至有目為無韻者不知上與敬協正漾敬之通韻通章協法則下馬予圖與周頌小毖樂府烏生八九子押例正同

太行之山蜿蜒連亘數百里而忽伏忽起令人改觀總由伏處不盡故起處陡然此篇抬高祖訓標出民字歸咎于不敬弗慎一章自為一章五章共為一章領其解者當于每章落處及每章起處得之

從聖訓拈出天戒見人人恪守如高屋建瓴

寫羲和之罪先渾後詳

先清本身後勉衆士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

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蔡氏曰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

金仁山曰羿距太康不能返國城於甸服東南而居之至是而仲康立說者多稱羿廢太康而立仲康失之矣使羿廢太康而立仲康仲康既立使胤侯爲司馬兵權有歸矣而不討羿是德羿也不返太康是縱兇也不然惟出於羿是仲康爲虛位而胤侯爲羿黨也若是胤征之書孔子奚取焉且襄四年左傳稱羿代夏政號帝夷羿豈立仲康而爲之臣者其不然也明矣仲康繼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師其規模畢措固已有大過人者然迄不能移征羲和之師而加之羿或者勢未可歟假之以年安知其不能討羿以羿之強僭而終仲康之世莫敢誰何者以仲康之賢有胤侯之助也仲康雖立國於外然肇位四海諸侯之尊夏固自若獨羲和以不臣受征而夫子於書取胤征焉君子是以知仲康爲能自振而胤侯之爲王室倚重矣

陳東齋曰帝王之道莫大於奉天堯作歷象舜作璣衡蓋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羲和之征仲康可謂知帝王之家法矣先儒於此書疑焉者蓋以時日爲輕也夫葛伯不祀不過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湯以爲始征義和廢時亂日使人君上失奉天之道下失生民之務其罪過於不祀遠矣又況有脅從渠魁之事乎學者不疑湯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

者過矣

高唱而入將天戒揭明則羲和之罪不容赦在已之伐不容緩衆士不可以不戒自層層皆到乃每層之中仍復各有提振故有節有度而不入于平衍○一陰一陽之謂道宇宙間雖蕃變無窮要不過爾我相形學文解得此訣則義理曉暢章法斷續色澤濃郁看此篇三層內是多少襯法○先說一段義理而後入事開湯誥泰誓等篇間架

尚書因文卷二終

所由是作誓之根

先清本身後勉衆庶

尚書因文 卷第三

長葛武士選學

商書

湯誓

夏桀暴虐湯往征之師興之時誓于亳都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

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呂東萊曰夏商之際君臣易位天下之大變然觀其征伐之時唐虞都俞揖遜氣象依然若存蓋堯舜禹湯以道相傳世雖降而道不降也

金仁山曰按讀湯誓有三疑焉疑王曰以爲追書也疑亳衆之怨后不恤也疑大賚孥戮之爲已薄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一年者疑湯亦然有謂民無二王桀紂未絕則未可王者湯誓泰誓之稱王蓋追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不王不係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失之僭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氏之說不拘矣然迺而無制也夫湯武興師之時是卽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爲君臣天命既絕則爲獨夫者其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興則桀紂卽獨夫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武既已興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令於衆則是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理固然也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嫌聖人而文之哉然則弔伐之師義也而亳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亳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如在慈母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已溺如火將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穡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徯我后后奚爲後我觀成湯辨曉之辭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蓋亳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亳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常情蔽於苟且聖人迫於天命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若重賞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孥戮則以亳衆久安喜逸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以驅之他事且不可況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哉然此亦誓師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衆不赦過此軍律也而遠引罪人不孥以病之皆未可與語聖人之意者也

鄒楚望曰讀湯誓而世道又一變矣甘誓以君討臣湯誓以臣伐君顧其辭諄諄明己之非稱亂而惟恐民有違言有夏多罪無表暴過甚之辭其獎率三軍無憤怨激烈之氣辭稱有夏夏王而不名猶退然有弊冠之思焉如是而後諒聖人之舉果非得已也湯誓正而婉甘誓壯而直讀者不可不察

易禪讓爲征誅其事創見未免鄰于以臣而伐君提出天字壓頂使足令罪者自伏其辜令衆人其釋其疑此聖人立腳致命處其用筆亦嚴亦婉卽以當日情事爲文之曲折○應天順人與堯舜敬天勤民直是一脈相承而禪伐異局者則聖人所遇之時不同也○湯武同一革命而湯之詞意獨覺和平此氣質涵養尤近純粹處蘇子由謂商書之旨駿厲而嚴肅夫豈其然

堯舜禪讓尙有假托而爲篡竊者此湯所以恐也

革夏而云纘舊革商而云由舊所謂雖百世可知爽厥師下抑接簡賢附勢言桀天命已絕助桀爲虐者尙圖湯不已也筆端總不使平

佑賢十句空論懋昭五句實拈予聞下又放空虛虛實實古人運氣之法如是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

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愼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蔡氏曰案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未言爲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呂東萊曰此心之慙此誥之釋皆不可少

勝夏而猶有慙德此危微之界乃成湯身分最高處仲虺賢臣豈肯輕作門面語以釋其慙前段歷敘天命民戴見確然可據非假援天人者得以爲口實佑賢節下戒其自滿勉以愼終見永保天命全在此慙之無或忘耳天人交際處獨探其微故孟子曰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

十六字後獨能揭出性字湯所以爲執中

允殖以上告戒功以下申

守典承休總在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

戒勉

湯誥

敘案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眾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惟后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朱子曰湯武征伐皆先自說一段義理

羅整菴曰六經之中言心自帝舜始言性自成湯始舜之四言未嘗及性而性固在其中矣至湯始明言之孔子言之加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述之則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祖之則曰性善凡古聖賢言性不過如此自告子而下初無灼然之見及宋程張朱子者出始別白而言之孰爲天命之性孰爲氣質之性其說于是乎大備

起手就天人揭明君道如高屋建瓴則夏王滅

德作威不可以不放勝夏後已與造邦不可不勉以承天自順流而下至意度婉雅詞氣雍容則金和而玉節之

成湯革夏故寫其成德先從有夏發端

修人紀求否人制官刑凡

三層描寫如一波未平一波復起波瀾愈闊鞭辟愈緊

鏗鏘鼓舞令人神往古今韻晷七陽古韻叶載宗有祖光切引史記敘傳

伊訓

敘案。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恆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恆于游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釗除肉刑開通關梁廣恩施博厥稱太宗四句爲證乃還卻此節亦是一跡

傅渼溪曰守成之君法祖是第一義故伊尹之告太甲也亦惟明言烈祖之成德而古今興亡天大禍福皆以發明此意與紛君言詎容單就本身病指束縛馳驟刺刺不休令之朕聽詳陳先王一面使彼忻然歡然忘于不覺拍到嗣王不過數筆即止賓而透顯主位自中邊皆到也若神于虛省力于實千古訓法第一千古文法第一

緊接前篇起嶺斷雲連龍躍虎臥

太甲或謂尹任天下之重己雖縱欲未必危亡故以相亦罔終之語破其私而奪其所恃

金仁山曰罔當作君古文君寫爲罔與周字相似故誤

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太甲上

敘案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金仁山曰伊訓所言事事藥石王未克變蓋人欲熾而不能自克也古者天子居憂則在諒陰太甲之爲不善以其深居宮中貴爲天子有所恃而驕故伊尹營桐宮以處之使之居憂於此所以訓之勿使之終身迷也君蒿悽愴以起其思悲哀哭泣以感其念服衰疏食以阻其驕墟墓之間未施哀於民而民哀之太甲此時驕奢淫佚之氣剝落殆盡此伊尹不言之教一大鑪冶太甲所以克終允德也與伊尹之訓深切著明而不順不聽又不變則其說窮矣只得以桐宮爲訓至於用此亦大臣之不幸也

陳新安曰千古性學開端於若有恆性之一言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恆性以天地之性言孟子性善之論本恆性而言也孔子性近習遠之論自習與性成而發也若有恆性本有善而無惡惟習於惡而後性流於惡其既流也性若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於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天地之性氣質之性雖至橫渠張氏始剖判言之已肇端於湯尹言性之初矣

敘事分三截即以三截聯絡處成章法三書伊尹如太華三峯斗峻插天

[illegible]承允德來

惟明后與不明于德相應太甲自謂不明于德尹遂以修身協下而爲明后者許與期望之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王懋

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朱子曰：伊尹之言極痛切，遂感發得太甲如此。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爲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

徐退山曰：湯有餘慶，故太甲爲之孫而有終始。皇有餘殃，故扶蘇爲之子而無始。

前後皆尹言，中間有王拜手稽首節作跌宕淺深處，遂成章法。

意皆前篇所有卻是前篇之所未盡故爲申誥

或虛或實或奇或偶或反或正參錯成文運氣入妙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

功，邦其永孚于休。

朱子曰：伊尹告太甲諸篇極緊切。其所以治心修身處，爲人主言，初無貴賤之別。

陳東齋曰：伊訓作于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縱，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于太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轉其機，故其辭婉。中篇作于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溫。下篇作于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厲。大臣格言，淺深有序，蓋如此。

以終始慎厥與爲一篇之骨，蓋恐彼仁誠有間，辨言或亂舊政耳。丹心苦衷，筆筆札實，是太甲三篇精神結聚處。

說成湯連尹躬言承前篇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來非自誇張

以天起以民收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咸有一德

叙案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注一字起截冒法諫切）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入脈）（說成湯先從有夏叙起有原委）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提明成湯）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折宕）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德字二喚二醒）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勒足）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入嗣王）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詳一德之）任官惟賢材，

（用）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挾二德之賓）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明一德之驗）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詠嘆送尾筆力開拓）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反收警策）

金仁山曰：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先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即精一執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即繼之后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即終之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乃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伊尹以元聖之

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密，不傳於書。太甲不明，賴師保之訓，伊尹於是始有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深思之。

王魯齋曰：成湯播告于衆，以元聖稱伊尹。愚考其大用，誠聖人也。有大德量，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罯，無沮禦托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湯而伐放之，天下不驚，如探囊取物之易也。湯學于伊尹，尹之相湯，格言至論，疑不少矣，而不傳于後。至相太甲，始有五篇之書，典謨之後，四百餘年，再有此精微之論。方伊訓與上篇之訓，王未克變，營桐之役，此君臣之大變也。惟其實德光輝，力量重厚，朝廷服之而不敢議，天下信之而不敢疑，嗣王亦竟以是率德，爲商令主。伊尹之用權，不可學也。非聖人而能之乎？古人善用權者，莫如伊尹；善論權者，莫如孟子。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孟子亦不敢以此自任也，況餘人乎。

告歸而猶陳戒，大人之事君，不同于後世者如此。其文法則詳明安和，如規矩之有方員。○伊訓以下五篇，事不一時，而史臣敘事，則直是一筆書去，故一篇自爲一篇，合讀共爲一篇。要而言之，伊訓爲頭，太甲三篇爲腹，咸有一德爲尾而已。

同書盤庚三醒民字古史敘事筆力

告民一段非不明制但其心尚有許多欲言處然此處卻不言以小民惑于浮言故下又特提敘民由乃在位以告臣一段問之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

妙轉不竭愈轉愈奧晴絲獨娛如引人安游武夷九曲

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

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

告民方說兇轉告民出沒具大神力

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

殷人尚鬼卽其所易動者以懼之波瀾滚滚常情遂成巽觀四項似非排列其中實相錯綜

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
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濟
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
何生在上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
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
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
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
民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
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

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
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
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
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
乃心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
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往哉生生今
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紫承永建乃家起 百姓畿內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言其志在恭承民命初非故好震動而廢謀

言其志在養賢以安民而此外絕無所奇求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眾曰無戲
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
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
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
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
萬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
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
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嗚呼邦伯師
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
眾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
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蘇東披曰民不悅而猶爲之先王未之有也然已圯于耿不得不遷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盤庚德之哀也其所以信于民者未至故紛紛如此然民怨誹逆命而盤庚終不怨引告自責益開眾言反復告諭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殷之所以不亡而復興也後之君子廣民以自用者皆以盤庚藉口予不可以不論

郝楚望曰此書娓娓千餘言未嘗明告以不可不遷之害與必遷之利但援天述祖怵之以刑罰懼之以鬼神似牢寵其民而強以所不欲者亦可以觀世變矣按契至湯十三世八遷仲丁至盤庚七世六遷往來移徙無異負販之家卽有河患亳不亦在河南耶以七世舊都而遠欲委之以去使盤庚警然直行其意事未有善濟者惟能寬柔以教故民亦竟從易曰重巽以申

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盤庚有焉
孫月峯曰文字最艱深然讀數過乃更覺意味婉妙愈玩趣愈出後代人雖掐心嘔肺其艱深卒不能出此上則艱深矣然一解則徹亦不能如此耐咀嚼可見古人種種造極尤爲方員之至
伏生今文盤庚本屬一篇自孔書分而爲三于是傳者以爲上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後學亦遂依口讀去而不思其神理所以然愚竊以爲今文味長蓋天之立君以爲民也盤庚遷殷意在安民故開手以告民爲主但爾時民爲臣所搖故必詳告其臣而後乃詳告其民而後乃得奠厥居此當日自然情事亦文章自然斷續雖古史之中亦有合讀共爲一篇分讀自爲一篇者然要必一分讀各自成體此篇四提盤庚分四段讀再合一篇讀于神理尙自無傷依上中下三篇呆玩中下篇法猶完密上篇以告民起以告臣住于古人結構天然之趣減矣讀者詳之○古史奇橫凡事中所有現成文字畧點綴數語便連成一篇如同己出馬遷最得其

微看此篇史臣敘事聯絡處是何等手段○章內屢提先王非但以大處相壓緣民情安土重遷不肯離其祖宗邱墓之鄉惑于浮言必有慶援先王以相飾者因病下砭論之以理貫是動之以情

因不言幻出奇事燦出奇文平地忽湧高山

敘事筆妙于簡

或虛或實或斷或續或反或正參錯成文

高宗託物以喻其意傳說亦託物以進其辭畫家設色相配法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引子　言字一篇之綫）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見上言所係之重）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告羣臣以不言之故）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記得說之奇）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望說輔德之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比類語記錄有次第能以至大後代詞賦家所祖）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

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與王從諫之意）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程子曰夢說之事高宗只思得聖賢之人須是聖賢之人方始應其感若傅說非聖賢自不相感如人卜筮蓍在手事在未來吉凶在書策其卒三者必合矣○問高宗往求說耶說來入夢耶曰譬懸鏡於此有物必照亦非鏡往照物亦非物來入鏡大抵人心虛靈善不善必先知之
何子元曰孟子曰傅說舉於版築之間墨翟書云傅說衣褐帶索傭築於傅巖賈誼賦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遷史殷本紀云說爲胥靡築於傅巖孔安國書傳說代胥靡以供食孔之所謂

代緣墨之所謂傭也史記索隱引漢書注胥相
也靡隨也古者相隨坐輕刑之名莊周書胥靡
登高而不懼遺死生是刑使人不聊於生如此
非輕刑矣說之賢而被此刑吾不敢信況書只
云築胥靡非經之所載也竊意伊耕傅築之云
不過名其方賤苦力民間而成湯高宗能得之
於畎畝巖穴耳

格分兩截前敘得說之故後詳命說之實中間
以求說作上下樞紐乃前以羣臣咸諫與王庸
作書爲一偶後以高宗命說說復于王爲一偶
又是天然遙對

敬天勤民是堯舜禹湯歷代相傳之統

修己爲奉若之本下用人處事皆所以憲天即皆所以亂民處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敘案緊承上篇 探頭而來下）
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皆本此闢發 申上奉天出治之意）
惟以亂民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約言圖治之目而以四若爲例）
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統言致治）
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惟治亂在庶（之綱以得人爲要 承四）
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者之例而申其意 承用人之要而推其意）
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又申四者之例之義 又推用人之要之意）
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又因四者之例而探其本）
非惟厥攸居政事惟醇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又因四者之例而）

則亂事神則難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擧其重）
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陳新安曰說初見高宗上篇所言只及從諫至
此乃詳及爲君立政之道

孫月峯曰此篇多惟字句法有二十二惟字
于千古治道治法能窺其源能晰其徵短兵相
接筆筆札實是說命三篇中致身立命處

類譬與前同而意更深妙句法亦小變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溯廢學之由）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爾惟訓于朕志（王望說以訓）若作酒醴爾惟麴糱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反折）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詔規王以學）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正轉）（勸以勵己所修如泉源而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妙旨）（所修不知其然而然）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

引伊尹雖仍望說以訓而欲以成湯自期則學亦不少恕矣故說祇以一句對

風（又從起）（並）股肱惟人良臣惟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述先正之言）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孟子文字相表裏）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語意清發）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馬仲翔曰前篇訪以政事故說以政事對此篇訪以學故說以學對

王方麓曰按命官有辭自唐虞有之少僅一言多或數言而止出于當時面命有書自說命始其事既非常其言則大訓微言在焉夫子錄之實與三謨伊訓相表裏非他篇比也

精妙已盡中篇此祇于用功處從後鞭之以合三篇為結構故也通篇共十三惟字

與論語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意相參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敘案）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文法已寓）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探源而來將天民之理抉透所謂先格王也）非天夭民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反處說民不說王立言得體）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本位只一點所謂）典祀無豐于昵（正厥事也）

金仁山曰按書序稱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是謂二書祖己為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己述高宗之事為祖庚作也高宗名臣世多稱甘盤傅說而無曰祖己云者又凡書之訓誥其君多繫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誥曰伊訓無繫之君者如此二書皆訓體乃繫之君既非義例矣又凡書之本序多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

號稱者而此曰高宗肜日則似果若追書之云者史記之言當是也然三王之祭其如繹也夏曰復胙商曰肜周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蓋繹祭之餘也繹之廟門之外西室主事以士行君不親也夫君既不親矣而曰高宗自君且以廟號稱之又曰典祀無豐于昵然則詳味其辭又安知非祖庚之時繹於高宗之廟而有雊雉之異乎則二書祖己以訓祖庚明矣太史公博極古書係之祖庚之紀當必有據子長後受孔安國則又為安國所誤故重取而無擇云

陳正甫曰為雊雉訓王而書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未始指王而言辭不迫而意獨至矣

郝楚望曰此書不滿六十言而情深藴藉據事切理不詭不浮法戒自明若使後世遇此求直言極諫建白不知幾萬言豈知肜日本多于洪範耶洪範詳于數肜日約于理詳于數者有時疏約于理者無時逸劉向京房輩徒知尊洪範為本義益滋穿鑿烏足以知此

短幅中縱橫排奡

西伯戡黎

（敘案）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開口直）

（說情急勢迫）（宕）

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

（乃罪多參在上）（就天意詳寫見罪之多）

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

（即民情以驗天意益形罪多）

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

（貞命于天）

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

（反與奔相應成章）（收束嚴密）（對然）

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

（神傷）

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蘇東坡曰愚讀是篇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戡黎不利於殷故奔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戡黎不利於殷之語而入以告后出以語人未嘗有一毫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

其戡黎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將終守臣節矣祖伊殷之賢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殷又知殷之亡初無與於周故因戡黎告紂反覆乎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畧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之心於是可見

郝楚望曰此西伯乃文王也或疑夫子稱文王至德服事殷奈何有征伐之事殆武王繼文王為西伯將伐紂先戡黎耶其說近似然文王嘗伐密與崇何獨于戡黎諱之蓋周雖諸侯自古公康岐已有興王之勢至于文王祖孫父子積德百年三分有二處此極重之勢欲免于紂之疑與敵國之忌不可得也紂疑不敢不事之敵國忌欲晏然坐而納侮豈理也哉而世謂文王本紂命為西伯得專征伐又非也紂雖貪淫實猜狠之主何至得美人寶玉洛西地才釋累世之大敵且假之以征伐大權耶蓋周之興于西土久矣長于諸侯自季歷已然何疑于文王世儒為西伯周旋使小白重耳挾天子取形弓猾亂天下胥以文王為口實所謂掩日月之食而揚鬼火之光也而世又有以此疑文王至德

請得而論之夫人情所當然而能然則為德人情所不能而獨能則為至德彼一成一旅尚思快意文王有天下大半遭紂囚禁為能小心不二以臣節終五十年如一日豈非能人之所不能哉更欲其不稱西伯不伐一國而後為至德則為文王者必蚓而後可也祖伊忠告無愧徼子紂皆不能用嗚呼此其所以為紂賊書戡黎誌商所以亡也

按朱子全書或問舊說西伯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龍以為武王吳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二說未知孰是曰此等無證據可且闕之蔡傳內注依舊說為文王圈外又注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記嘗載紂使膠鬲觀兵膠鬲問之曰西伯曷為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為西伯矣是蓋因朱子之所謂無證據者欲本史記為證據也愚謂西伯之可證為武王者初不僅此周公于文王武功伐密伐崇無不見之于詩歌戡黎果屬文王周公應不以為嫌于震土而諱之且論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祇云三分有二未聞殷命既絕也若祖伊所云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直是大命既絕矣戡黎果屬文王時事豈止三分有二乎況既戡黎之後繫以微子即繼以太誓指為武王似情事尤順

曰殷曰我便見情之不容委

換一天字便見數之不能逃

逐一答去見總是天意以逼起結處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溯源)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恆獲(詳寫喪亂之形)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更以問救亂之策)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答發狂耄遜之語)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答草竊姦宄之語)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答小民相爲敵讎之語)罪合于一多瘠罔詔(答淪喪顛隮之語)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爲臣僕詔王子出迪(言以彼)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此去就之大義)

蔡氏曰案此篇微子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如上文而比干獨無所言者得非比干安於義之當死而無復言歟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三仁之行雖不同而皆出乎天理之正各得其心之所安故孔子皆許之以仁而所謂自靖者卽此也金仁山曰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諫在於警紂之初不及于告周微箕諸公在亡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與盡祖伊箕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有一毫私意利欲

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遯出而已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其君親而求爲後之逮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縛銜璧衰絰輿櫬之說是尤傳之誥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未遯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而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代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去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御可蓋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焉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旣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家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輿櫬造單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故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殷祀亦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遯于荒野武王釋箕子之因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遯野未獲也追武庚再叛卒於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微子於此義始不可爵爾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于箕子比干俱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見殺箕子偶不見殺耳因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舂論爲鬼新是也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則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箕子豈知他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問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辨

共是三人晤對祇有二人相語然御顯然旁有一人眞乃畫工之所不到。卽以一問一答成章法開後人扇對法門

尚書因文卷三終

起數句是張子西銘所本

接法卻是插法

夾入觀政一層不惟文勢錯綜并見伐紂不得已處

甲峰振起方不入于平衍

時弗可失是民在水火救之宜迫非功利語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爾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于武王之伐紂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己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不容有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爾○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此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悛天命已絕則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程子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名教而發也若有心于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說者將聖人心迹做兩截看殊不知聖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為聖人矣

開手就天民將亙古君道揭明則商受褻天虐民不容以不伐伐之者應天順人并有眾亦不可以不恪矣建瓴屋上自順流而下開後人高唱而入法門○堯舜敬天勤民湯武應天順人原是一脉相傳天民二字不但為此篇眼目下數篇皆本此闡發○文不整齊則不大不錯綜則不奇起處標明天民二字下敘處逐層扼定自是正正之師堂堂之陣乃數紂罪斷作兩層寫伐紂亦斷作兩層整齊之中而錯綜寓焉故規模堂奧雖與胤征湯誥相似而變化要自不同

前篇數受之罪，訖于罔有悛心，故此以惟日不足起，化之日其日久，文峯中立一篇之鎖

不脫佑命成湯一層

泰誓中

(敘事)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承必克申寫)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詠嘆進尾) 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吳才老曰：湯武皆以兵受命，然湯之辭裕，武王之辭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憾，疑其書之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也。林少穎曰：考之孟子，疑此二篇必有所增損潤色。其字大抵相同，其意旨則有不同者。蓋康誥伏生所傳，泰誓孔壁續出，孔氏為隸古定，其閒必有不能曉而以意增損者，則今泰誓、康誥與孟子所舉不同者以此。

一 閻百詩曰：古人文字多用韻，不獨周易、老子為然，其與人面語亦間以韻成文。堯曰「咨爾舜」一段，躬、中、窮、終韻協；太誓曰「我武惟揚」一段，揚、疆、張、光韻協。

一 與上篇同，是靠定天民而運用。不同上篇開手提出，從源頭立論，此到中間提起，如大江東去，汪洋中忽然湧出奇峯，非僅避複，緣起處意承前篇，在文勢固應爾也。其斷續離合處，又別是一種境界。論語引「雖有周親」四句，朱子于「百姓有過」二句未詮。王方麓紹聞編曰：「百姓有過」二句與成湯「萬方有罪」二句意同，故詮不再說。與今蔡氏書傳中說不同。顧亭林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百姓之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皆我一人之責。今我當順民心以誅無道也。蔡氏謂民皆有責于我，似為紂曲。愚按紹聞編意在遵朱，其駁蔡處倘渾，顧說援引徵黎然明讚，但倘嫌其遺近而舉遠也。篇內「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節，所謂百姓有過也，以經解經，血脈既前後貫通，與論語亦不相背。閻氏所論古人文字多用韻，良是，然倘嫌其有脫畧處。按此篇「惟受罪浮于桀」節，良、行、傷、王、祥亦是韻協，何為遺之。

誓中四語句已透起狎侮五常故此以天有顯道起

連用兩斷一波未平一波復起

此篇所謂臨事而懼下篇乃是好謀而成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眾士（敘事）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起○天○道○開○局）今商王受狎侮五常（入脈）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詳寫自絕○結怨之實）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換長短相錯）上帝弗順祝降時喪（挽○天道○提○轉）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正落）古人有言曰（斷接）撫我則后虐我則讎（再○斷）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續）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眾士殄殲乃讎（續）爾眾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上○已○收○訖○又○起○二○波○就○文○考○反○對○狎○侮○前○顧○誓）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上○後○開○牧○野）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時金華曰湯放桀止于湯誓一篇武王伐紂泰誓乃至三篇湯伐桀之後止于湯誥一篇武王伐紂之後牧誓武成五誥非武王之德不如湯風氣之變也且伊尹之放太甲當時無有疑者至武王之時周公攝政管蔡遂流言世變之日流如此矣

金仁山曰愚按湯武之事均爲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眾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於桀周文於商其爲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泰誓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上篇發明以君道爲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命爲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爲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讀書者知此當有見矣

此篇亦是就天民發攄開局揭明尤與誓上相似而其實不同者誓上就根源處說此篇就發見處言且合三篇大勢論之誓上大會誓中羣后師乃畢至誓下去牧野不遠勝負在即天民是一懷于筆伏尤宜提起故也其斷續離合又自成一番法則○按三篇皆以斷續離合運局卻無一處相複蓋古人文成法立隨筆所之或虛或實或起或伏自成妙諦如風雲變滅頃刻萬狀令人不測若執定死法以爲何處宜斷何處宜續又非所以擬古人矣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變化不測之謂神

點綴兵器敘法便與前三篇不同

誓下數受之罪歸根于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故此以牝雞之晨起

橫列三排而末以一句勒定排處見橫勒處見勁

牧誓

敘案　先略後詳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事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金仁山曰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文之節制吾於牧野之事見之上篇中篇其誓止於外淸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其功以克永世下篇登乃辟殄乃讎則爲周人言之不迪有顯戮皆自勑其士臣之辭非所以施於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於牧野則商郊也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于誓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郝楚望曰帝王之法至周大備帝王之道亦自周寖衰同伐也商放而周殺同誓也商謙而周倨升陑之事湯猶以稱亂自疑牧野仗鉞秉旄

氣象直往矣湯誓于桀猶稱夏王有夏夏氏牧誓于紂則直斥受矣二聖氣象較殊世運隔六七百年亦相遠故辭氣迥別如此

按此篇直截明快不多作曲折與前三篇迥殊非是文不出于一手以體勢到此自應爾也蓋前三篇揭明天民王于開導人心故須曲折詳盡至此則兩軍相當兵刃將接生死存亡介于呼吸非詳之文諄諄能保一無所失耶仁暴攸分戎商必克而迎擊來降亦非所以爲王者之師也故此篇全以訓練兵法爲主○自牧誓出于今文泰誓出于古文篤信今文者遂盡薄古文以爲僞愚嘗細按泰誓以至牧誓皆文理接續血脈貫通若果出兩手相承處何以水乳交融輕詆古文者固未可盡信也

按牧誓並從厥四月直起又連接一月壬辰追敘旨爲伐商原始且見一戎衣而有天下也

戴記云古者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大廟示不敢專也

舊解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俱連讀下統作致禱之詞按山川不得與天地並敘且非關有神無作神羞等語以告山川則可與告天地則不可也

武成

（敘祭）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提明）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下讀詳敘）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山川連）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有道曾孫四字從上將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敘反商政順人即以應天）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呂東萊曰武成見武王有取商之規模有定商之規模取商以至公大義定商以常典成法朱竹垞曰召誥顧命皆今文也其書日之法同召誥三月丙午朏越三日戊申越三日庚戌越五日甲寅若翼日乙卯越三日丁巳越翼日戊午越七日甲子顧命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其云越三日者止間一日越五日者止間三日越七日者止間五日若武成則不然丁未祀于周廟之下乃云越三日庚戌以召誥顧命書法則當云越四日矣史臣繫日一代不應互異若此吾不能不疑于武成也

武成一篇先儒多以爲錯簡蔡傳因有所更定愚嘗合書之前後考之覺字句雖間有可議而其次第固不必動也按成湯伐夏誓止一篇克夏後尚有湯誥武王伐商泰誓三篇繼以牧誓克商後何至無誥況周之諸侯與商不同觀後武庚不靖淮徐咸叛則武王得天下之初斷非安享太平而不有以申誥之也且古史各自有體商周每事專記已不盡同于虞夏史臣如欲從堯典統記之例則自惟一月下必將四誓插入其中敘事議論相間成文合武成而渾爲一篇亦何至特書四誓于前武成後又記武王往伐歸獸祀羣神告羣后與其政事共爲一書如蔡傳考定武成所云也竊按原書次第受命于周下緊接王若曰嗚呼羣后其通爲告諸侯之詞無疑特記者于篇名中省卻誥字耳又或謂王若曰以下固是告羣后之辭兼敘其致禱之辭亦與湯誥相類但此節卻無結煞處只是敘其功烈政事之美接一戎衣而先之以俟天休命即湯誥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意乃反商政云云初非自誇言一遵商王之舊不敢紛更即湯誥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數句意列爵惟

五二句下建官惟賢數句作與諸侯交勉之辭看即湯誥凡我造邦數句意況民食喪祭論語引之謹權量二節亦無不括乎反商政中何云無結煞處玉字句之不檢時日之有列或當時記載偶誤或後世傳寫失真俱不可知竊謂讀是篇者須連前數篇參之按定規模作武誥看而畧其果句以想武王欲與羣后共治天下之心則于聖人之身分經文之位置俱可以有會矣○按武成雖與湯誥相類而時勢不同湯于諸侯仍有夏之舊武則因百工受命大封于廟列爵惟五二句正命之之實周頌詩序云賚大封于廟也鄭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樂記言將帥之士使爲諸侯皆與此合○大封功臣自敘處獨多敘賞功處反少此非自誇其功烈政事之美乃步步以天民自懔欲羣后就國者日以天民爲念也建官惟賢六句正告以敬天勤民之實

蔡傳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

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
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敘事太多入王言後太少前既頭重後亦似結束不住按之全部尚書體裁初不相類此如後人得前人舊宅因其木石而整頓之雖自喜完好而謂木石所位置一一皆前人之舊也則恐未然○舊本武成前事皆從王言敘出實處能空如黃河之水沙石俱下雖不免泥滓而勢自洶湧蔡傳慎入敘事則筆不能動矣王言後嫌舊本不融洽處亦未見融洽○此篇前有四誓後有洪範呆作史臣撮敘數事以美武成看終少味

歸熙甫考定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徐云如此移按無痕）
征伐商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
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
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徐云）
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本○是一片移○書不得）
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
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
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
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徐云亦○移書不得）（徐云尤）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分書不○得）（徐云已）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上敘王○言下入敘戰事）
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
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
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戰後事）（徐云敘）
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徐）
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云入此有倫有倉）
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
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

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曁百工受命于周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歸熙甫云余所考定如此只移得厥四月以下一段文勢既順亦無闕文矣汪玉卿嘗疑甲子失敘蓋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四月有丁未庚戌本無可疑也

歸震川自喜其所定武成退山徐氏因附刻于經史辨體中余竊以爲于經有大不順處伐商而即呼皇后是泰誓之前又添一誓也況斯時孟津未會步自周下羣后將何在乎且惟先王建邦啟土一段議論自祀廟後言之則爲子孫有善誠歸祖父于伐商初言之是將周家歷世積功累仁俱看成覬覦神器陰謀併爲子孫誣其祖父按之理法時勢無一而可不得以論出震川而爲之諱

汨陳五行不知有天何知有民實出不知行我

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也

惟天陰隲下民成變化而

行鬼神五行是我與民所同出

五事木之五行乃我與民同賦於天者而竟重在君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

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

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

皆君不容以我自恕處

八疇皆詳言曉獨皇極一疇不言所以爲皇極而建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

言皇建其有極云云蓋自五行至五紀即聖人以我建極教民者非於是數者之外別有皇極也

敷言用韻蓋詩體與周禮太師教以六詩同一機韻源古散字皆可依周官註亦有俄故古文尚書本作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以叶俄音唐明皇以義字音為乂改頗為陂以从今音古音遂湮沒矣

三德以德行權皆敬天勤民非有我之私

皇極三德後次以稽疑因天民聚懷不敢恃我而勇於自用

民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未必謀慮長故遍以民

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

為一且庶民既取合眾情可否乃得仰叩天心也故民次於卿士後

稽疑以人而聽天庶徵乃天之確然懸象示我者蓋天人感應捷於影響休咎之徵皆若其五事之所行十若字有咏

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徵驗之於天福極實被諸民觀彝倫之敘與不敘益以考在我建極之建與不建

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

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曾南豐曰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己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卒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徵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於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

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府言修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箕子於九疇言庶徵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爲大法也

項容齋曰五行天之綱也五事人之綱也八政人之紀也五紀天之紀也四者皆道之體治之所由出也三德決於人也稽疑決於天也庶徵驗於天也福極驗於人也四者皆道之用治之所以成也就兩截言之又以前四者爲綱後四者爲紀也合而言之皇極爲綱八者又皆爲紀蓋皇不立極則八者孰舉之哉

真西山曰堯憂洪水使鯀治之鯀不能因性順導顧乃隄而塞之以激其勢水既失性火木金土從而汨亂蓋水者五行之首一行亂則五者皆亂矣五行天之道鯀汨而亂之則逆乎天矣故天動威怒而不與以大法九疇禹繼而隨山濬川行所無事而水患以平天乃以大法九疇與之神龜負文出於洛水龜所負者數爾大禹聖人心與天通見其數而知其理因次之以爲九類卽今九疇是也初一至次九卽所謂彝倫也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者也其氣運乎天而不息其材用於世而不匱其理則賦於人而爲五常以天道言之莫大於此故居九疇之首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乎人者也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五者治身治心之要以人事而言莫切於此故居五行之次身心既治然後可施之有政食貨生民之本衣食既足不可忘本故有祀焉司空居民既得其安矣又有司徒之教焉教之而不從者又有司寇之刑焉接遠人以禮而威天下以兵凡此皆所以厚民生故曰農用八政民政既舉則欽天授人有不可後於是繼以歲月日時星辰厤數之紀推步占驗必求以合乎天故曰協用五紀皇者君之稱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位乎中而四方所取則也故居人君之位者由一身而至萬事莫不盡至而後可以爲民之極建者立之於此而形之於彼之謂故曰建用皇極至於正直剛柔之施又必視時之治否因俗之强弱君當攬權無使威福之移於下臣當循法無使顓恣而僭乎上爲治之道無越乎此故曰乂用三德國有大事必先詳慮於己而後詢之於人人不能決則又諏之卜筮以決之於天天人相參事無過舉所以保其極而不失也故曰明用稽疑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建不建也然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已雨暘燠寒風皆以其時則建極之驗也五者常而無節則不極之驗也天人相應若影響然人君所當念念而致察也故曰念用庶徵皇極建則舉世之人皆被其澤而五福應之故堯舜之民無不仁且壽者此人君之所當嚮慕也故曰嚮用五福皇極不建則舉世之人皆蒙其禍而六極隨之故桀紂之民無不鄙且夭者此人君之所當畏懼也故曰威用六極洪範九疇六十有五字爾而天道人事無不該焉原其本皆自人君一身始此武王之問箕子之言所以爲萬世蓍龜也

董季亨曰天地之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聖人不能違也天地以其氣生育民物而理行乎其中聖人以其理修己治人而氣參乎其上大抵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卽人以驗諸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爲徒爲民之則者也伏羲本河圖而畫八卦八卦一陰陽也神禹本洛書而敘九疇九疇一五行也然易不言五行範不言陰陽蓋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洪範法之大不出九疇外則彝倫道之常卽在九疇中矣舍是何以敘彝倫哉

歸震川曰九疇若無統紀而義實通貫皇極居中以前四極會爲皇極後四極皆皇極之所出五行天道之常五事所以修己八政所以治人五紀所以欽天皇極之道盡於是而後以五事施八政而時用其鼓舞之權則謂之三德謀及乃心卿士庶人而命龜諏筮則謂之稽疑察肅乂哲謀聖之應則謂之庶徵以皇極斂福則有福而無極前四疇貴之於己治道之根本後四

疇取之於外治道之枝葉於皇極言五福於庶
徵言五事其可見之端也敬農協建乂明念嚮
威各以一字該一疇下只敘其目而演之要無
出此五字之中矣敬者心之宰也敬則爲肅乂
哲謀聖不敬則爲狂僭豫急蒙敬之用非他也
得其恭從明聰睿之則而已矣
郝楚望曰箕子初語微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
臣僕武王誅紂能訪之以道故授之洪範今讀
其書罔無一語及商周間事亦無稱功頌德之
文但爾汝相告直陳所見可謂不降其志者矣
方其與文王并囚文王演易箕子演疇其志同
文王困於外而亨於內箕子外有大敵內事昏
主爲文王易而爲箕子難卒能以艱貞濟於明
夷此夫子所以與文王並贊與謂之洪範何也
天地人物古今治亂吉凶之理無弗範圍也至
因錫禹洪範九疇一語遂謂疇數與洛書合以
五行五事分配其之以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
極牽强補湊則劉向父子之學不免於鑿矣○
洪範之書起於禹而箕子傳之聖人神明斯道
必天佑之而有以啟其衷故箕子以爲傳之自
禹而禹得之天漢儒說經多用緯候之書遂以
爲天實有以畀禹故以洛書爲九疇者孔安國
之說以初一至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者二劉
之說以戴九履一爲洛書者關朗之說關朗之
說儒者用之然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
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
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條目之數五
行何取於一而福極何取於九也洪範之義甚
明而儒者以洛書亂之其始起於緯書而晚出
於養生之家豈聖人不語怪之指哉
疇雖有九其大要祗三曰天曰民曰我前四疇
將天人之理揭明大局已定五皇極乃人君以
我實致其功使之彝倫攸敘處三德以盡變後
三疇又皇極以之自考而不敢稍寬於我也波
瀾一層擴一層意思一層緊一層與堯典禹貢
是尚書中三篇絕頂大文字

慎德二字通篇之骨

短兵相接排語中以反正間之故動

到底空說絕不粘煞武王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
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
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
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
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
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
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
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
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嗚呼夙夜罔
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林少穎曰范內翰曰聖人能從諫於未然賢王
能改過於已然太保因旅獒而作訓武王虛己
而納之是從諫於未然之時也
董季亨曰前則告以慎德昭德後則戒以喪德
累德然其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雖不待竟其
說而旅之獒可以不受吾之訓不可以不從固
已明矣聖人不以細行而不謹大臣不以細過
而不諫此古者所以君明臣良後世鮮儷也
西旅貢獒在武王尚未見必受也太保身係大
臣固不可漠然坐視亦豈容直作唐突看他舉
明王作則先陳其事後詳其理于貢獒本事絕
不粘煞其不可以受早已隱然言外孟子云惟
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讀此應有微悟

二年上冠以既克商三字見武王一身所繫之重

周公自言祇一句餘俱納入册祝中說不惜犧牲有法且文顯事隱在本段只完卻金縢之書四字在全局早于不結構處暗藏結構

中流安穩條爾蹴起大波

是散行與前段卻遙相對仗

突接硬轉古文神力全在此處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墠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

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公歸乃納册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

天然結構亦有神助文亦遂有神助

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王方麓曰金縢一篇周公之事首尾明著以旦代某之身一爲周家大業一亦爲成王之幼也至誠感天王翼日乃瘳又四年而崩成王纔年十三耳武庚三監猶且有變使武王遂喪于克商二年之後則意外之變何如哉故周公與太公召公同心同德以身任天下之重而豈知管

蔡不平于旁武庚伺釁于下雖然以順討逆在王室自有大義存焉在周公則身被流言有引避而已或以成王終不悟爲疑未足以知聖人之事也天理人事不間毫髮周公之事已無不盡王心亦必回矣而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又適相參合孰非周公至誠之效哉至于致辟之事則大法在王室大義在天下非周公之事也

古文之妙全在斷續而敘事一體尤以出沒變化見奇如此篇王翼日乃瘳下陡接武王既喪並不知與前文何涉王亦未敢誚公下陡接秋大熟云云又不知與前文何涉直至以啟金縢之書一筆續出下乃兩事併歸一線如羅浮兩山以風雨爲離合怪怪奇奇真是令人不測要之奇談仍是不理開手敘周公爲王請代其德渾然一天中因流言之變其德弗彰雷電以風天特動威以彰周公之德耳惟德動天又何疑焉然則爲文而不至于奇平鋪直敘不可以言文好奇而不規于正牛鬼蛇神亦不可以言文也此篇不惟斷續見奇其虛實位置尤爲人

妙蓋周公爲武王請代因成王啟金縢後始得顯出在前此非惟世所不曉即二公亦不與知拙手爲之定要于此處詳敘周公如何爲武王代死是不惟文傷直致而事體累贅連掉豈能自如作者妙將此事位置于前至啟金縢後祗以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一筆了卻則不但文有出沒亦省卻無數葛藤矣此古人布局立格煞有匠心處○文得賓主相形便不坐困寂寞此篇前兩段周公主也二公賓也後段成王主也二公亦賓也然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則不惟二公爲賓即成王亦主中之賓也識得主人翁方不迷于所向○我之弗辟句漢孔氏以爲致辟于管叔謂誅殺之也蔡傳非之辟讀爲避于義較長然亦祗照得居東一截謹按太甲有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句則此弗辟云者即所謂我弗克左右厥辟也不過省卻數字耳是自罪之詞既上承不利于孺子下文居東爲詩貽王亦俱照得及

不忘大功遍篇之骨

未蠢以前早墊一層以見卜之不可違

對害不違卜而言以著其

大誥

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悟迎周公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討之大誥天下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起勢婉折）
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先用反筆頓出天命○承轉）
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已予惟小子若（提前人 壓○頂一標）
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出一大○功○以○見○天○命○之○弗僭○從○寧○王○轉○出○寶○）
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寧王遺我大寶龜（寵○武○功○天○命○卜○字○併○歸○一○線○）
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
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
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

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不○忘○大○功 卜○陳○若○茲○）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正落 逆接）
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爾庶邦君越庶士（反出當日情事 即蠢起 逼篇波瀾）
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
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肆予沖人永（承轉）
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不○遠○天○畀○之○先○代○爲○）
于朕身越予沖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設○相○代○爲○臣○報○用○筆○婉○妙○）
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
功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卜○字○又○墊○一○層○一○喚○一○醒○ 天○命○輿○）
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

不可違

因上考翼不可征之言專呼舊臣而告以天意漢人謂禍亂之作天之所以開聖節祖此閟毖成功之說力破艱大之說以本身相形見予迫在我雖艱亦不容諉

責之以義力破不可征之說

姜上均曰言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本我何敢不絕我田畝乎天之所以喪殷而眷周者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迪而予曷其至善之卜而敢弗從予相對為義

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

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僣卜陳惟若茲

蔡氏曰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衰懇惻切至不能自已而反復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

當合為一節舊錯將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句割在下節之首則天亦惟句語意既未完而以曷其為曷敢又云敢不從爾亦嫌添設臆凝且曷敢用卜與下矧今卜并吉尤無脈絡又初非金縢重卜之大意也今謹按經義參定

與於此哉

孫月峯曰周公以流言避居東管叔畔成王誅之是時紂子武庚尙在也及王感風雷之變迎公歸東方徐奄諸國又以武庚畔公乃大誥天下奉王東征時管叔已死矣朱子誤以此行為討管蔡且疑其辭緩不切徒歸重卜筮豈知武王周公之心者哉武周惟不欲殄紂子也故處之舊都及管叔畔徐奄又畔雖欲存之而不可得矣蓋武王受命晚周京僻在西陲朝歌以東薄海五十餘國尙觀望二主間武庚若在天下尙未可王徐奄方指名稱復故不得已而折之以卜示之以天意以為緩而不切特未之思耳武庚誅微子即封聖人之心可見也當紂未亡人心怨咨故牧誓之辭簡而直及紂既亡人心思舊故大誥之辭詳而婉○殷周不兩存天下之大勢也此意難於播告故更端反覆但言天成就先業事非得已而聖人之情已嘿喻言外然必歸之卜何也古人於眾志所阻則假鬼神以通之所以決疑成謀之權也後世人主不務修德而徒恃枯骨朽草以眩視聽不亦謬乎

方望溪曰昔朱子讀大誥謂周公當時欲以此聳動天下而篇中大意不過謂周家辛苦創業後人不可不足成之且反覆歸之於卜意思緩而不切殊不可曉嗚呼此聖人之心所以與天地相似而無一言之過乎物也蓋紂之罪可列數以聳人聽而武庚之罪則難為言所可言者不過先王基業之不可棄與吉卜既得可徵天命之有歸而已夫感人以誠不以偽此二者乃周人之實情可與天下共白之者也其於武庚則直述其實我周邦之言未嘗有一語文致其罪其於友邦君第動以友伐厥子之私義而不敢謂大義當與周同仇也非聖人而能言不過物如是與不惟此也周初之書惟牧誓為不雜武王數紂之罪惟用婦言棄祀事而剖心斮脛焚炙刳剔諸大惡弗及焉至於暴虐姦宄則歸獄於多罪逋逃之臣故讀牧誓而知聖人之心之敬雖致天之罰誓師聲罪而辭有所不敢盡也讀大誥而知聖人之心之公審己之義察人之情壹稟於天理而修辭必立其誠也然大誥之書自漢至宋千有餘年讀者莫之或疑至朱

子而後得其間是又治經者所宜取法也夫紂雖無道武庚未聞失德成王以沖幼之年不能莅政晏然人上是時而謂周所取之天下武庚必不宜與之爭非獨殷人不服即周人亦不能無疑聿定不忘大功敷賁敷前人受命則武王所有之天下成王不可不恢寧紂之天命已絕武庚不得藉口于相嗣矣然必歸之于卜何也蓋周初以卜而興豈今日卜而可違況卜以決疑則予得吉卜正驗天命弗僭篇中所言皆當日情事對症處初非緩而不切也其行文節奏俱是先說舊人而後以己意相形政如一波未平一波復起

崇德象賢二篇之骨

此言先聖德賢之實

此言崇德象賢而今所以建立之意

微子之命

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于宋以奉湯祀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王雙溪曰。泰誓牧誓言紂之失。至于再三。與周之友邦。及從征之臣。言也。酒誥言紂之失。亦無所隱。兄弟之間相與言也。至多士多方。言紂之失則畧。與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並無一字及紂與武庚之事。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而惟言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體也哉。真西山曰。此非特得誥命賢者之體。蓋武庚之罪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有一毫喜怒之私。故其辭從容和平。畧無忿疾之意。於此可見聖人之心矣。

姜上均曰。崇德象賢舊謂崇德爲王之德。而以下文乃祖成湯節應之。象賢則爲後世象先聖王之賢。而以下文踐修厥猷一節應之。然按崇德象賢四字不列爲一句乃以一句中之上二字。屬王朝說下二字屬後嗣說句理殊未順。而以統承先王以下。承接二義亦復未協也。今體上下文義。崇德象賢。合皆指後嗣故下以統承先王各句接之。崇德謂其後崇先聖

王之德以性體而言象賢謂其後象先聖王之賢以事實而言禮典禮物文物賓以賓禮遇之也言考古制凡後嗣有崇先德而象其賢者則使承先世之大統以奉其祀而且修其禮物而不使廢以備一王之法作賓于王家而不敢臣以肅百僚之望與國咸休以垂無窮蓋先王之心公平廣大初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為子孫害也成王命微子而首述此以發其撫助愛養之意其氣象為何如哉

起數句大意已盡下祇入事詳說便覺情意往復纏綿不盡歐陽公學古文全于此處得力

崇德象賢四字蔡傳舊解予素即疑其扭揑讀丹陽姜氏所辨乃嘆前輩先得我心

呼法不與他篇一例

因明慎乃以新民因新民乃以新命因新命乃以受命因受命康乃分封一氣滚出黄河落天走東海

康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往敷求于殷

層層鞭策俱明德以為新民之本

君以民為體新民乃明德分內事民不新皆德之明有未至

新民為明德之終宅命乃新民之驗

此下言慎罰以濟新民之用詞繁不殺條罰乃不得已而用之意

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知訓別求文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

仍歸纖明德上故罰以敬則爲主

節論語哀矜勿喜意

將言用罰之事特將心字重提使文勢一振

愼罰本期無罰特列用罰

數條蓋已致新民之化不率而後方嚴齊民之刑此正朕心朕德惟康叔可以與知處

呂東萊曰前言殷罰殷彝此言文王作罰刑者殷法常事用之父子兄弟之獄則用文王之法繩紂之惡人倫泯敗文王於維持綱常之罰有作焉故以殷罰殆殷俗因人

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蔡傳云又曰當在非汝封二字之上）（此下言愼罰之事由下以歸本于上）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此下歷舉元惡）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

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刑罰當罪之三條）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戒康叔之意）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命乃非德用乂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猶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在也

上畏天命下憂民隱皆自一片苦心中滾結而出

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明德愼罰雙承）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乂民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蔡氏曰案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叔於成王爲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寡兄朂爲稱武王尤爲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詞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案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傅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次當

在金縢之前蔡傳辨此篇爲武王之書折衷至當但謂篇首四十八字爲洛誥脫簡則尙泥于蘇氏之說而未察此四十八字卽爲康誥本文也稱謂凡書首叙祭與篇內之意發端之語未有不相屬者乃宏大誥治下緊接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意思加何相聯謹按篇內有作新民字明德愼罰皆爲新民而設則序所謂作新者乃新民之新非常都邑之新也言作新大邑者武成云惟臣附于大邑周周新得天下與天下更新卽所謂明明德于天下也于東國洛者公羊所言陝以東者周公主之也首言周公初基者周公與天下更新之始也四方民大和會者上一作新民無不歡欣而鼓舞之也侯甸男邦采衞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者庶邦感作新之意百工益鼓舞以宣暢民心之和擇其有士行者使見于周以爲表率也周公咸勸者喜其能新成勞來而獎勸之也乃洪大誥治者奉武王之言大誥天下與多方篇周公曰王若曰一例也王于康叔特首稱孟侯不與他誥相同者以孟侯爲諸侯之長誥孟侯卽以大誥天下酒誥所云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衞更爲可證也序與誥意本自明白自前人誤認作新大邑爲營洛邑遂致文勢不相通矣此篇大旨不過欲康叔明德愼罰助王宅命新民耳但平平說去豈能使之發然開端從文王造周說入便有高屋建瓴順流而下之勢凡古人大文未有不爭起手者。來勢洶湧中間言明德愼罰處頗近煩碎以事開重大非詳言不可所謂攜大者半必細也文家有括有帖卽此可悟。周家一代之治道見于訪範周家一代之治法全于康誥觀大學四引康誥克明居首作新民次之可以想其規模矣。

凡誥皆先呼其名此合妹土與康叔而統誥之故曰明大命

兩提文王如羅浮對峙其氣卻自相流通

總文王祇一句

宕開筆陣一法一戒詳著殷所以失天命文克受殷之命不煩詞費矣

酒誥商紂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尤深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飮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

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爾乃飮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尙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尙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於今克受殷之命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飮越在外服侯甸男衞邦伯越在

孫月峯云此段極章法調法鍊法之勝

勒入康叔

以殷爲監卽克用文王教

王伯厚曰厥或告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無此張氏以爲此告者之詞云勸汝執而盡殺之也汝當思惟曰是商之諸臣化紂爲淫湎者而可遽殺乎亦姑惟教之而已君不教而使陷于罪是亦我殺之也周公戒康叔皆止殺之詞奈何以爲勸哉愚謂此說得忠厚之意

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衋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于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蔡氏曰按吳氏曰酒誥一書本是兩書以其皆爲酒而誥故誤合而爲一自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以下武王告受故都之書也自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以下武王告康叔之書也書之

體爲一人而作則首稱其人爲眾人而作則首稱其眾爲一方而作則首稱一方爲天下而作則首稱天下君奭書首稱君奭君陳書首稱君陳爲一人而作也甘誓首稱六事之人湯誓首稱格爾眾庶此爲眾人而作也湯誥首稱萬方有眾大誥首稱大誥多邦此爲天下而作也多士書爲多士而作則首稱多士多方書爲四國而作則首稱四國今酒誥爲妹邦而作故首言明大命于妹邦其自爲一書無疑按吳氏分篇引證固爲明甚但既謂專誥妹邦而不應有乃穆考文王之語意酒誥專爲妹邦而作而妹邦在康叔封圻之內則明大命之責康叔實任之故篇首專以妹邦爲稱至篇中始責康叔以致誥其曰尚克用文王教者亦申言首章文王誥毖之意其事則主于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雖若二篇而實爲一書雖若二事而實相首尾反覆參究蓋自爲書之一體也

方正學曰聖人之治天下立法也嚴而行法也恕嚴者所以使民知法之可畏而不犯恕者所以使民知刑罰行于不得已而不怨斯二者其爲事不同其至仁之心一也吾讀酒誥之書疑武王欲殺羣飲爲過既而思之武王豈好殺之主哉其爲是言也蓋愛其民之深而人不知也示之以姑息陷民于死地而後刑之孰若先之以不可犯之禁使民不至于陷罪之爲美乎武王以爲使殷民酗醟而至于爲亂不誅之則害法誅之則害仁不若威之以至嚴使聞吾言者疑吾過察吾意者感吾仁聖人之用心不苟以悅民而民陰受其惠此仁之至也

文王之教前用雙提下分三項接去勢似鼎足乃告康叔詳而告妹土庶士等從畧者告康叔皆爲妹土也則于分告中自藏迴抱之妙格法奇創在諸誥中另成一體○按酒誥大旨蒙康誥慎罰意抽出言之蓋妹土承紂之佚俗沈酗於酒職爲亂階但敗壞自上徑爲殺之于心實有所不忍故先以情理相喻復命康叔劼毖其屬正身以帥徐爲化導節有言羣飲宜殺者又必再爲提撕警覺以相教焉至怙終不悛無如何時乃同于殺方是慎罰方是明德中之慎罰試思康誥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

惟天其罰殛我云云。此是何等胸次。且就本篇言之。誥妹土。誥庶士有正。語意溫厚。未嘗言大殺也。至誥康叔。適告羣飲者而即言殺之。則是貌爲忠厚。而中實刻薄者。曾聖人之居心而若是乎。且與下。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語勢亦復不順。蔡傳泥于舊解。于聖人心思前後意脈。俱未脗合。伯厚王氏所引。固不誣也。

遏上下之情全在厥亂爲民

王曰汝若恆越曰早爲中後王曰監曰作引

王一層用正監一層用喻王一層用奇監一層用偶虛實錯綜變化有方

亦是王一層監一層與前意相對而不相複絕妙在于變化

梓材 此亦武王告康叔之書。蓋諭以治國之理。欲其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而篇中有梓材二字。因以名篇。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汝若恆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肇手先大暢厥旨）（神色古奧）（天葩奇芬）（連下讀）（橫列三排）（即借先王作波瀾）（惟德用二字一篇之骨）（保民收）

姜上均曰。蔡傳云。此篇文多不類。自今王惟曰以下。乃人臣進戒之詞。以書例推之。所云今王惟曰者。猶洛誥之今王即曰也。所云肆王惟德用者。猶召誥之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也。所云已若茲監者。猶無逸之嗣王其監于茲也。所云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者。猶召誥之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也。反覆推考。與周召進戒之言若出一口。意編書者得後文于簡編斷爛之

中而以與前文相類遂編次其後也夫前之所稱自古王者指先王之詞非若後所稱今王者爲自稱之詞前之所稱啟監者乃監牧之監又非若後所稱若茲監者爲監視之監則前後尊諭卑之詞後則臣告君之語爲得而强合耶愍援蔡傳之辭監誥但考註疏全篇實皆王誥康叔之詞初無分下半篇爲臣告君之說而蔡傳顧爲此說者蓋吳才老倡之而蔡從之也吳才老所以倡爲此說者篇中本自脈絡貫通而讀者乃或誤分章段率定句讀而遂覺其不類而不可合則亦無怪其疑篇簡之有錯也學者苟以經文參之註疏而更體其章句釋其文義亦豈有不辨而不合如吳氏之所疑者哉今謹詳論于各節學者詳之。王曰封節 大家猶孟子所謂巨室也孔氏謂卿大夫及都家也達通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通諸大家恐大家情能而情或睽以厥臣通諸王恐王居尊而情或壅也達王言臣不言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此首言上自天子下有大家而邦君能通上下之情以深勉之也。汝若恆越曰節 此因以

邦君率下愛民之義示之也。恆常也越語詞上師猶衆也下師猶法也謂三卿爲百官師表也尹謂凡正長旅謂庶職敬者敬慎勞者勞來即所謂罔厲殺人也肆語詞徂往也此以上謂君敬勞而臣從之也姦宄殺人謂正犯也歷人謂罪人所過也事治也戕敗通謂五刑之屬即施諸姦宄殺人歷人者也宥即虞書流宥五刑周禮三宥三宥之宥其疑而刑其實也此以上謂臣寬宥而君倡之也罔厲殺自獄未成之始而言宥自獄既成之後而言。王啟監節 此原古王啟監垂命之意亦上文之意也監如周禮建其牧立其監之監謂諸侯各監一邦即邦君則名也設備矜也屬猶完也故備教也王者明置監罔其治本以爲民而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役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民之寡弱者財哀矜之使無所困婦之窮獨者則職爲之使有所歸合皆由是而容畜之也然則王居諸侯百官之上其垂法邦君及御事者厥命何以然哉亦惟欲引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此節至此止而舊誤以下節首二句合于此節以

故章段胥失而吳氏遂疑其錯簡以滋誤也。自古王若茲節 此備申上文啟監垂命之意以啟下文今日啟監圖治之意也稽治也敷菑者廣去草棘也陳列也以次理厥疆畎也塗墍者泥飾之也茨蓋也樸良材可爲器者雘丹色名也承上言自古王者命監若此而監遂無斁于敗以戕害人者蓋惟曰王者既倡之于上邦君則率之于下如敷菑以除穢惡垣墉以固其址樸斲以立制度國王之所以倡于上也而疆畎墍茨丹雘則邦君之所以率于下也蓋古王啟監其所望于邦君之贊治者如此故下文以今王惟曰監相承應而舊誤以節首二句合上爲節則古王今王既不相對何上下兩惟曰亦不相應而于是遂疑其錯簡矣蓋亦未及深體而然與。今王惟曰節 先王謂文王也夾近也懷遠爲近也庶邦享以禮言作兄弟以心言兄弟友愛之詞方來謂四方以時來也后後王也式用也集和輯也承上言古王命監之意如此今王亦惟曰我先王既勤用明德而懷來綏輯于上諸侯亦盡用明德而朝貢趨附于下我

後王必式用舊典以和集之而庶邦必因之丕享也此言今所以法先王輯庶邦之意雖未言厥亂爲民而所言用明德者繁而不殺其心已荔然于言外矣。皇天既付中國民節 越及也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子愛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謂迷惑染惡之民懷慰也此又言先王承上天土地人民之寄以貽後人而今所以法祖爲治之意也。已若茲節 已語詞承上言王法祖爲民之意如此則今爲監將如何哉亦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可也而可不思輔王以保之乎按本節已若茲句監惟曰句監即上王啟監及監罔攸辟之監而監惟曰亦與上兩惟曰句相應蓋脈絡之通貫如此而蔡傳因吳氏錯簡之說乃讀已若茲監爲句謂與無逸嗣王其監于茲亦爲監亂之監而爲臣下告君之詞也絶意果然乎否耶且又謂編書者見已若茲監句與梓材自古王若茲監因攸辟之文相類因妄合爲一篇而孔氏遂依阿其說也編書者果然亦否耶夫孔氏鄧未暢經義而簡册之舊尚存若吳氏未加深

體，泆亂原文，而蔡傳從之，則不但傳義廢，而經義亦廢矣。夫經文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二句，冠于惟曰若稽田節之上，則下節所謂今王惟曰者，乃對古王而言，上下文意相足，初無脫舛之嫌也。自先王既勤至丕享，言敬監之意，而治民在其中；自皇天既付至受命，言治民之意，而治命監亦在其中。而末節總承其意，結言之，則又見以臣達王，惟邦君之意；而邦君所以撫治其臣民者，意亦彌切可知矣。況監罔攸辟與監惟曰兩監字，既皆連下為句，而已若茲與自古王若茲，亦遙相應，又如之何以已若茲監為句，而以上文兩監字釋為監牧之監，此節監字則釋為監視之監也。愚不敢崇傳，而廢經，故謹正之，如右，即質之蔡傳尊經之意，想亦不以同異為嫌也，學者詳之。

此篇本康誥明德之意而諄以申之，特提監字民字，見監之與民相關處。其曰無胥戕無胥虐，即康誥敬明乃罰，罰皆本德以為運也。其曰肆王惟德用，即康誥丕則敏德，置罰于不言也。篇法以資主開合勝，亦是著神于虛，省力于實。

此篇被舊說分離久矣，得姜氏正之，恍如劍合延津。但學人案頭不必盡有其書，因為備錄，初非于是編自亂其例。

長葛武士選學

周書二

召誥

敘案

敘中凡四提太保

召公作誥而必借諸侯陳幣以進之者，正以見上下勤恤，欲王誠民以受天永命之意。篇末所以諄諄致意者以此。姜上均曰：嗚呼曷其為句，與奈何弗呼應，相貫其脊，其先儲之而決貞之也，皆讀誤。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

靠定天字縱橫跌宕卻不言墜命何故

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俱朱撫實

三王字鱗次而下

監夏殷正是稽古人之德

相古先民節到此乃得撫實

稽謀自天此下乃得著實

姜上均曰其惟王位在德元至越王顯為一節上下勤恤至王亦顯為一節王

保而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碞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

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拜手稽首曰

亦顯與越王顯終相呼應一言以德予民而于王有光一言以德予民即以德格天而予王爾光文義甚明看不明此乃以拜手以下合我非敢勤以下為一節其解全誤○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臣子奉幣以助祭而前文取幣入錫以旅王者此也

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蔡氏曰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伊洛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于歷年之久近反覆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郝楚望曰東都之建非獨成王周公意也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其立都之兆已萌事未就而武王崩周公懲四國之亂欲乘東征餘力以成先志召公恐沖人初服將啟其好大之端故因公納誨諷王敬德亦守成之至訓歟然此時

不為天下已定人情偷安二公亡則東都不復可作矣卒之幽王罹犬戎之禍九廟不祀東都一綫延祚八百夫非周公貽之歟雖然無洛邑平王亦不至舉岐豐棄之故曰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德乃早墜命真萬世人主所宜服膺也夫子刪書以召誥先洛誥旨深哉洛邑方作殷頑未定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其本旨也而其要先在于疾敬厥德篇內層層提定層層作波不惟筆勢騰踔亦以教誡沖主反覆相形情事至此乃暢耳老成肇畫宜古今以召與周並稱○讎民百君子孔傳以讎為匹蔡傳讎民殷之頑民按君猶天也君不可與民為讎民亦豈可與君為讎讎民百君子殷之皆族大家至周而等于民者依匹字解為殷士稱于義為長。

不繫時不書事從周公直起叙文蒙召誥且接使中一一皆自叙明故此倒裝之法

以圖及獻卜句玩語勢尚未往宜連下王肇稱殷禮而成王不待公語畢即拜手稽首言故錯序成王語

在中間左傳史記多學此

祀新邑後凡王所宜舉行者無一不預爲籌畫而又欲觀者咸信爲王所自爲此善則歸君之義

先祭祀次賞功臣次御諸侯次教養爲民有孜有倫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基命定命一篇）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之謂君如弗敢及予從保文武來）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忽斷續）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

文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此褒賞功臣之事）予惟曰庶有事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汝其敬識百辟享（此御諸侯之道）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此教養民之道）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

復子明辟應主此方住

此下乃王寧周公之辭凡四王曰繁繁碎碎如今人寫家報逐條開列不假修飾但未揭明來歷遂令人意迷

此下乃周公復王兼迎王至洛之辭

揭明伻來毖殷乃命寧予遂令讀前段者迷處皆解

時書王在新邑終擧稱殷禮之局

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承基命定命說）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孔傳）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舉秩大祀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祀）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陳氏謂此誥王述之行之事之辭誤）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

其世享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定命說）（跟基命）越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孺子來相宅其（先以治洛之）大惇典殷獻民（效望王）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子越御（次以治洛之事）事篤前人成烈（自效）答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戊辰（紀日）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

然周公留洛之局孫月繫日此篇記年月在末乃後人作記序年月亦每在尾想因此體

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倒序月 惟周公誕保文 基命定命結 武受命惟七年 倒序年。

蔡氏曰案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肇稱殷禮以下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也公明保予沖子以下成王命公留後治洛之事也王命予來以下周公許成王留洛君臣各盡其責難之辭也伻來以下成王錫命毖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卽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金仁山曰召誥洛誥相爲首尾惟洛誥所紀若無倫次有周公至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于後而歸之辭有周公爲王留洛相勉敘述之辭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以類附然無往來先後之序蓋其日月必已具在繫年之史故此篇事辭各以類附不嫌于亂雜但其間亦必有闕文錯簡皆伏生口受之訛而孔氏又以所聞伏生之書爲定以此致誤

陳新安曰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尙謹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當書也必矣又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首至洛之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聱牙難通又王曰公功棐迪篤之下無周公答辭而卽又繼以王曰豈非此等處有脫簡錯簡邪○肇稱殷禮王氏謂此殷禮疑卽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逃其語於前而記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烝以告文武耳此曰殷禮曰秩無文乃非常大祭祀豈十二月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以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今脫

去矣自此下至無逺用戾乃洛邑既成周公自洛還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而請王以行反自陳欲退老之辭也繼此云云述往復之辭而有錯誤之簡者也證之召誥公定宅後嘗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訛誤脫簡漏御王祀新邑等必在此處無疑也況梓材庶邦享集丕享等語其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尤爲顯然乎

蘇氏定康誥惟三月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當在此篇之首愚于康誥篇既畧辨其文義謂洪大誥治與朕復子明辟意不相承且更以書體考之凡誥皆宜有序獨此誥不宜有序如召誥係召公一人之言非史臣先爲紀清年月提明事蹟則不知作誥所由此篇係史佚承王命記周公營洛而作有周公誥有成王誥頊頊碎碎事體敘明末乃補出年月是倒結法若前再加序體勢壓疊矣讀者詳之○此篇文義段落本自明晰自注家漫生支節遂若簡編錯亂雜以貫通其始誤于呂氏注召誥篇云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嗣後仁山金氏因云洛誥所紀若無倫次有周公至洛使告圖卜往復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詞新安陳氏因云證之召誥公定宅後嘗還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錫公由公以達王可見按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洛邑之事固未畢也此篇首言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下有王拜手稽首曰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恆吉云云周公固未歸也戊辰以前周公拜手稽首下又明言伻來毖殷乃命寧予周公固猶在洛也蓋營洛事禮重大非刻期可辦且殷庶不作非周公不能董厥後周公固自離洛不得而何嘗有遺鎬之事詳味遍篇文義自開手至無遠用戾爲一段是周公遣使于王之詞中故以王拜手稽首一節間之自王曰公明保予沖子至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爲一段是王遣使于周公之詞特衍末將伻來毖殷乃命寧予敘明自王命予來至其永觀朕子懷德爲一段是洛邑既成周公將迎王至洛之詞戊辰以下則王在新邑畢稱殷禮留公于洛以終治洛之局語意

本自明白不過閒用插敘倒敘如孔明八陣在魚腹江中磊磊數石觀者自迷不知門耳○肇稱殷禮定都首務故公言王言皆以提頭洛邑之成適在戊辰以前因冬烝而行此禮與常禮不同故于文武皆特書騂牛一王氏所疑未爲無見陳氏乃謂三月後至十一月王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不識洛邑未成宗廟社稷朝堂許多不備王將何以至洛王至洛將何以爲措置也此皆自生糾纏處○以誕保文武受命爲通篇之骨看似散碎實皆有線鎖

正意緊勒波瀾即起以所聞相形即後所云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也

寫紂罪與桀對而不對文勢錯綜

予惟時句緊接肆不正偏插王曰七字作章法非我句又一翻跌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公以王命呼而告之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

反覆叮嚀餘情不盡

姜上均曰王曰下闕文或曰多方篇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二句當在此

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聞說傳法）（又一跌醒）
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轉）
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挽定天命）（以昔形）
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今本色波瀾）
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
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許言遷洛以終牽由舊詞）
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之意）
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挽定大字）
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今
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有營爲有壽考皆于茲洛）

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尚爾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

蔡傳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

蔡氏曰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患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于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撫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畱治于洛之後乃曰伻來毖殷又曰王伻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者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

郝楚望曰夏孔甲以來五世無道而桀尤甚在位且五十餘年遇成湯而始放商之亡也紂實帝乙之子世多賢君唯紂身爲不善武王一戎衣而遂誅之故自古亡天下之易未有如商者以其遇周家父子兄弟之聖而自古守天下之難未有如周者以代累世積德之商首古亡國忠臣義士亦未有多于殷者以其承六七賢聖養士之澤方紂無道人戴周仁則以誅爲幸及商既滅人思先澤則以亡爲悲故三監叛五十國亂周公破斧缺斨三年乃定而河洛之士終末肯附也東人不忘商故不得不營東都倚公之重坐而撫之所以調護而漸摩之也然則遷多士于洛何也曰此殷世臣故家之在朝歌者如後世徙大姓實京師園陵之類朝歌距洛西百里移其大族于新邑朝夕勸誨以馴其不率豈其漫取而禁錮之乎洛城雖大不過數十里如其驅殷都千里之民盡閉之于一城中此又與後世長平新安之坑何別故讀書不可以不論世。

一陰一陽之謂道變化不測之謂神故凡古人文章之至者急脈必濟以緩受緊密必間以疏宕自然之勢也此篇開手揭出格命之公有壁立千仞氣象接處自不得不濟以緩受然此尚是文之緊密處下用我聞宕開就殷革夏命相形固是因其所明而道之亦文瀾至此乃闊文勢至此始暢也點明遷居西爾後卻仍復作曲折方勒歸天命處處緊密處處疏宕不過情理兼到而文已居無上神品。

擒寫少年情態暗爲成王作影

提筆作轉于無隔狀作無一不確然可據指定闢字爲誕人下
殷三宗是遠波是正波

無逸 周公恐成王不知稼穡之艱難詳陳無逸以示訓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一開起一喝起一頓）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切指其由）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

殷後王不寫年號是隨手反波

太王王季是波中帶波文王乃近波中之正波故說得獨詳

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

已落復起波瀾愈闊愈遠愈緊總不使平

文法愈密文瀾愈闊

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蔡氏曰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咨嗟咏嘆其意深遠矣

千古文章之要總在擒得定放得開擒不定則文無把握而章法亂放不開則文無興會而波瀾息矣故凡爲向正位中求者必須賓位中接知此篇開手直提君子所其無逸即標明先知稼穡之艱難云云先擒得定也自拙者覩之幾

於無法可接妙用相小人段一曲遂爾逗出無數洪波巨浪吹地蹴天然後歸到成王此下卻仍復提開向賓位中鞭辟末祗以一筆收住蓋做賓位皆所以攻本位也漢唐宋名臣奏疏無不淵源於此○通篇直是一筆書去嗚呼字有總冒有總收有大開有大闔有致慨有深贊意味處處不同自蔡傳以凡七更端言之讀者遂多枝枝節節誤會

言天之輔忱而臣之輔忱在其中以此立言之體

受命二字暗藏轉線

軒然大波起

一波未平一波復起

因新造邦三字又復蹴起大波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丙歎交退隱含在人）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入法親切將）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召言與己言亦敍早伏襄我二人之脈）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一篇關目）惟人（隱對召公欲去是立）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天命不易（論之根）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見）嗣前人恭明德（不得不以在家自諉）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先將自己本位安穩）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又曰天不可信（又轉一層見非亡所獨）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勝隱含召公之不可去）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歷言商之受命在于得人）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言商得人之效）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又申一層）（根實字）小臣屏侯甸（內）（外）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總承）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公曰君奭天壽平格（東上）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本位一帶）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先言武王受命）惟文

號叔先亡故曰四人

渡瀾又起滚滚不竭

故作對言與入處相映

天民雙應

叙文王

王尙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顚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往來玆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武王惟玆四人尙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玆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玆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玆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玆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公曰君予不惠若玆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祗若玆往敬用治

蔡氏曰案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葛氏謂召公未免常人之情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近之然詳本篇旨意迺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諭以留之爾熟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林少穎曰無逸君奭皆周公所作方其為成王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君之憂勤及其為召公言則謂商周之治無不在其臣之輔相言各有所當也

郝楚望曰竊觀周公之志而知聖人以天地民物為心未嘗遲回于衰邁之年也視老壯生死不啻晝夜呼吸而吾所當為之事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夫子暮年猶流列國不知老之將至夢見周公孟子謂周公思兼三王坐以待旦讀介與始知其然昔堯不遇舜不言老舜禹皆以期頤巡行萬里容死而旋葬其不勤勤如此後世人衰至便驕欲以召公為口實乎

聖人與大賢語何煩許詞惟召公之去也不為無見斯周公之畱之也不容不詳挈定天越民在人之理併從召公本身發脈見當日天命去畱民心向背召與已斷少一人不得勸以理實動以情故波瀾愈闊撈逼愈緊此召公之所以終畱也與。文惟賓主相形乃有波瀾可觀然或一波兩波亦小水之淪漣耳此篇議論層出不窮故如大海遇風千濤萬狀使人目不暇給

叔違王命總
緣不明天人
向背之理至
聽斷言丞作
聰明亂舊章
耳示戒處語

語對針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金仁山曰讀蔡仲之命與棠棣之詩未嘗不悲周公之意也嗟夫周公亦幸有蔡仲耳然命人子以改其父之惡一言足矣而曰改行曰蓋愆甚而又曰毋若爾考之違王命夫幸之深故憂之切憂之切故言之詳周公閔管叔之失道困不容再有親之變也是以丁甯言之如棠棣之詩自死喪急難之甚至關閔之事辭愈詳事愈下感歎愈深其志切其情哀盡處兄弟之變其情辭若此觀者蓋當思其言外之意云

朱竹坨曰此成王之命蔡仲王若曰胡無若爾考

之違王命也見于春秋左氏傳而梅賾書增益其文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異哉斯言也盤庚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又曰我先后綏乃祖乃父此誥臣民之辭則然若武王命康叔則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又曰乃穆考文王周公告成王則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若是其推重也而成王命仲曰率乃祖文王乃祖者伊誰之祖賊吾不能不疑于蔡仲之命也

祇中間特起一峯遂合通篇文勢皆振

寫桀罪夾入乃爾攸聞與爾罔不知相呼吸

多方（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
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
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惟帝降
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
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
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
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
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

周德亦不多作鋪排總注大降爾四國民命上

欵欵曲曲情誼動人

詳寫殷先哲深仁厚澤總為今至于爾辟句作跌

嗚呼二字依姜上均本截

紂罪不多作鋪排正為多方處蓄勢

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
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
開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
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
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
用勸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嗚呼
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
殷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乃
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
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總呼多士實抽殷士一邊語之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
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
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
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
殷命尹爾多方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
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
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
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
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

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
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王曰嗚呼猷告
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越
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不和爾惟
和哉爾時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
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
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有服在大僚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
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

違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
逖爾土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與之）
（更始故曰初反掉結）
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蘇東坡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
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
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
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誥不止
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
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
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
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
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
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
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
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
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郝楚望曰此周公再奉成王討奄歸至洛而布
告四方之辭蓋周公治洛之五年也武王崩三
監叛周公悉心撫馭者十有餘年時成王已二
十四歲矣而奄人猶反側不常若使當時無公
或召公請老東方之事誰與圖之故知君奭一
誥周公之遠慮也夫子刪書序多方于君奭後
以見文武之業所以底定綿禩久遠者皆周公
之力

擒縱開合亦是借夏形殷與多士篇機軸相似
其意味不同者多士係殷之舊族大家在初遷
之時但諭以革命之公其詞溫多方係淮奄又
叛之後圖度天命故處處點入多方罪案諭以
大降爾命其詞嚴末仍抽諭多士者諭多士正
合其諭多方也天地止此開合古人文字豈必
無相似但情理各當處確不可易

官名從羣臣說出故綴衣虎賁與三宅並舉
奇然大波一
瞥然除
公嘆知恤以三宅爲綱早
從實面難出
處處扼定
禹從旁而趺
湯用正面
實寫敘法錯綜
敘文武法又變
說立政總先靠定三宅
因羣臣並及綴衣虎賁故
素惟將諸官連而及之

立政

周公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其長既賢則其所屬無不賢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
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
休茲知恤鮮哉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
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
后矣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
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亦越成湯陟
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
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
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暋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
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萬姓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
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
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
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
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亳阪尹文王惟克厥宅
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

罔攸兼罔敢知意謂諸獄克用三宅三俊上○爲叙兼則皆知之特不議其事耳至罔敢知則若未嘗與有其事焉謂任之益專也

勿誤者所謂罔攸兼罔敢知也意謂總揔三宅三俊上

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國則罔有

尚書因文　卷五　立政　茜

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意恐憸人有以治獄治兵動王者故抽出單說言用三宅不期然而自效并欲王特以兵形爲重也稍縱未融

特以告太史結述總述正欲王罔攸兼罔敢知也

林少穎曰成王繼統周公爲師召公爲保二公在王之左右而爲賢才之主於內則天下之賢莫不因之以進想夫朝廷之上小大前後莫匪正人端士也而此篇獨以用人爲戒者蓋成王

既聽政以躬攬萬幾之務則一進一退而邪正兩途自此而分此周公所以諄諄以用人爲戒也

呂東萊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以無逸之心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自立政以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於王此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而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

陳新安曰此篇以用三宅爲立政用人之綱領立政二字有段多提掇之故以命篇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無逸周公格心之書也立政公言用人爲政之書也忠愛拳拳體用備矣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故立政以用人爲主以三宅爲要開手揭明如燈徑向正位中來也下用賓位中接層層推波助瀾然後歸人成王與無逸篇機軸相似其中不同者無逸篇賓位多主位少此篇賓位固多主位亦復不減耳然主位之中有總論有抽論有正言有唱嘆故雖多而不入於平結尾別開一法尤饒遠致

尚書因文　卷五　立政　芸

尚書因文卷五終

昌黎平淮西碑杆纂以作起

三公三孤以輔成君德爲職是訓君之人非君所訓因治官故不得不高懸此座說下只就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可見

乾坤之與六子並列于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于六職其義一也前分訓已立定格子此下

尚書因文卷第六

長葛武士選學

周書三

周官（敘案）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開局）王曰（述古）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先分敘）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天官）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地官）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又總）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總戒心術之本）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次勉以學問之要）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恭儉勉之）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舉勉之）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咏嘆送尾）

屑屑訓迪乃各盡其職所以然處

虞廷終于交讓故成王訓官末亦勉以推賢讓能

蔡氏曰案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宏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故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闕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陳新安曰周禮周公未全未行之書周官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不合處畧之可也呂東萊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啟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成王進德之序備矣周公格君之功著矣

姜上均曰。周官六年五服一朝。考周禮六服朝見之期。惟侯服歲一見而已。餘五服自二歲一見至六歲一見爲差。未至六年。不能皆朝。故必至六年而後此五服皆無不朝矣。一朝。猶皆朝也。書錯解疑與禮不合。今附參。

有條有理。亦整亦暇。其字句不必如帝典之奧而規模氣象。自非後世制誥手所能企及。○前帖後括。括處亦分數層與前相配。是古人章法。

命德是篇中德字之引

至治四語即周公之訓

論語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本此

姜上均曰順之于外謂順而行之也言此謀此猷爲君德所當然故不可不告而行之或乃謂成王欲其臣之將順下文明云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則非欲其臣之將順而飾非也亦明矣

敬典在德緊括前文王宏周公丕訓處

君陳

周公監殷頑民于下都。既歿。成王命君陳代之。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

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呂東萊曰。君陳之命。周公則既沒矣。成王眞得實。道之學。當於是篇求之。周公之沒也。庬臣碩輔。尚多立於朝。而分正東郊。成王獨以屬之君陳。是獨何哉。斯時也。東郊治體。所宜盡循周公之典。使付之舊臣。則諸老固非作聰明亂舊章者。然乎。曰。與周公比肩同功。慮其兢兢循守者或未專。固徵有自用之意於其間。則于治體已有間矣。不若畀之後進端愨之人。則一意奉承。不敢毫髮增損。成王微旨蓋在此也。王於成終之任。開闔變化。非四世元老莫能之。故康王必付之畢公焉。成康之於治體。其觀時義者精矣。林少穎曰。殷民之心。術丕變於紂之惡爲已深。所以迪屢不靜。歷數世而餘風未殄。將欲作其愧恥之心。而革其暴戾之習。以馴致於士君子之域。非一朝一夕所能也。故當其初遷則周公爲師保。及公既沒。又擇君陳而命之繼其後也。張江陵曰。此篇之言甚切於治道。君陳所以成和中之治。歷三紀而世變風移。皆本於此。其篇中敬典。在德一。言尤爲綱要。蓋以教化爲先務。以修德爲本原。自古帝王修身致治。無不用此道者。

通篇靠定周公之訓爲主。分兩截看。前是期其懋昭。後更勉以擴而大之也。乃前半起伏百態。後則層層劈實。文家由淺入深。由緩入急。固是天然節奏。○通篇以德爲眼目。而敬尤德之骨子。

同召獨太保稱名其義可想

成王顧命意在敬守文武大訓故後文段段承文武說去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茲

王崩時康王在側特出於外而迎入者使萬姓咸覩所以顯之以正始也

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陳設典麗詳宻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衞以起嗣王之追慕而書誠紹述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

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中。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狄設黼扆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大輅在賓階面。

嗣王肅敬以祇承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於嗣王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絕天下覲覦之萌也太保固慮處用敬

成王顧命書之冊矣此則大史口陳者也文法妙于相顧而不相複

（象成王之生存也）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次侍衛）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於東垂一人冕執瞿立於西垂一人冕執銳（據說文銳當作鈗）立於側階（易）王麻（喪服爲吉服）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處）太（處詳太保）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曰皇（凜然）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顧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

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此康王祭告成王言已之受顧命）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此太保報祭）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成王言已之已傳顧命于康王）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此祭終）（行飲福之禮）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康王出見羣臣即在受顧命時諸侯出廟門俟王出應門內語脈不斷安可截作兩篇似從伏生舊本合作一篇爲長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與畢公對序）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仍以太保提頭）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

朱子語類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眾底意思金仁山云六師謂天子六軍猶云萬乘爾張皇六師即云振天子之職也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文武一層）誕受羑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成王一層）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落今王規之以敬）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中段語勢至此）命（方敬）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昔君文武（從文武得人開局）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入本位）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致求助羣臣諸侯之）今予一二伯父尙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意與前用盡保元子釗相映照）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如此結束豈是從王出在）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應門之內起）

蘇東坡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受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誄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令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

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呂東萊曰堯舜禹湯文武無顧命而成王獨有顧命始終授受之際國有常典矣成王之初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於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舜除堯之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沒伊尹遽偕羣后侯甸訓太甲焉禮固有時而變矣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羣后之訓于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于宅恤之日甚者或以晉辭諸侯爲證然則隆周之元老反不若衰晉之陪臣耶

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新喪也伊尹亦嗣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眞西山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爲後世法

郝楚望曰先儒疑成王初喪冕服受命爲非果爾則召畢諸公之于禮反不逮後儒乎召公與周公喪武王受顧命輔成王凡周公所以治喪冊立之儀召公豈遂忘之而盡背之正使周公而在禮亦當如此蓋論人子之情莫切于親喪論天子之事莫大于受命在士庶則親爲重天下爲輕在天子則天下爲公親喪爲私先王垂死扶病正衣冠集羣臣授之嗣王可草寢而受之乎禮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山川越紼行事夫祭猶越紼況始受天地之命爲山川百神主耶君薨世子初生尙有冕服告況嗣君受命大事乎釋斯須之喪服成禮何不可

以成康爲經以太保爲緯議論與序事相輔而行有頭有腹有尾寶光璀璨直如一幅古錦之不可離異孔書必欲從而裂之遂致彼此各不成體○迪篇以敬字作骨成王之守武王之大訓全在敬其以顧命召太保恐康王或涉不敬欲太保用敬保之耳太保于傳顧命時一處處用敬正所以起康王之敬也三篋書直是一筆穿去○文有賓主互用之法如此篇成康主也太保賓也然非太保經營其間成王顧命何以傳之於康王故論前後以成康爲主論中間太保亦不得全目以爲賓○前後太保與諸臣並序中間卻獨詳一太保此是並序爲奇單抽爲正法○畫家之妙全是即景生情如畫一人嚴窒以映之花樹以襯之琴樽以佐之凡以屬其人之情以寫其生而已然能于有形處著筆斷不能于無形處著筆此篇中間鋪陳古麗于無形處卻儼然有一成王在固畫工之所不到○開後人橫擔及前後遙對之體

溯源而來高華鴻朗文家須爭此起手乃得勝槩

不必句句粘定周公政使周公而在亦須如此故云命以周公之事

中幅得此兩番提空乃不入于平衍

前幅未明言君陳此處連

畢命

敘案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以下言治法）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君陳言之君陳政宏周公

王伯厚曰商之澤深矣周之翦商歷三紀而民思商不衰考之周書梓材謂之迷民召誥謂之讎民不敢有忿疾之心焉蓋皆商之忠臣義士也至畢命始謂之頑民然猶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兢兢不敢忽也孔子删詩存邶鄘于風係商于頌呼商之澤深矣○畢命一篇以風俗爲本殷民既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周民東亡而不肯事秦王化之入人深矣唐賈至議取士以安史之亂爲鑒謂先王之道消則小人之道長小人之道長則亂臣賊子生焉蓋國之存亡在風俗四維不張而秦歷促恥尚失所而晉祚覆至其知本之言哉

金仁山曰按殷自中葉以來士大夫世家巨室殖貨謾令風俗漸不美盤庚亦嘗正之歷高宗諸賢君風俗固嘗正矣至紂又以淫酗驕奢倡之一時風靡而又爲天下逋逃主聚諸亡命是崇是長凡億兆之心如林之旅計皆是放蕩無廉恥一旦周師至則倒戈迎降之不暇爾武王入殷固已慮之曰若殷之士衆何太公亦已有誅斥之意矣獨周公不然而兼包并容之然商民之意得氣滿終不若在紂之日故其後從武庚以叛于是分遷識何而處之而誘之亦殊勞矣昔子王子謂迹商民之所爲自秦漢言之坑戮誅夷而已而乃待之如此此所以爲周公之德而所以爲周家之忠厚也然觀于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大抵殷民之爲頑自其染紂之惡于是有淫放之習自其從武庚之叛于是又有思商之心以淫放之習而行思商之心矣爲其不亂也周公之時洛邑雖遷而思商未釋也

君陳以後思商之念釋而化紂之習未除也思商之心未釋故多方多士開諭之辭詳化紂之惡未除故君陳畢命簡別之政肅周公成康不惟其思商而化之不以其忘商而置之分正之命拳拳於生厚之遷保釐之冊汲汲於餘風之殄噫是特爲風俗人心計耳前儒謂東遷之後衛之俗淫鄭之俗靡魏之俗嗇齊之俗詐獨東周之民忠厚之風歷數百年而不弊及其亡也九鼎寶器皆入於秦而周民遂東亡先王之化所以入人者深矣

與君陳篇同是東郊之民同是全周公所事而語意不同君陳少年方繼周公愼始之任故詞帶規戒畢公元老已値君陳和中之後故語多期望言豈一端固因時因人而異也

世篤忠貞祇在善于教民養民

王道先養後教此則先言教後言養是逆追法卽論語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意

君牙 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啟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朱子語類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何如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爲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

蔡氏曰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也

呂東萊曰舜命契穆王命君牙皆司徒也契所受者纔一語而君牙之贊書至一篇甚矣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董季亨曰司徒職在掌教必先教之以倫理明然後治之而爭奪息苟非以教化爲急先務則所爲之民者冥行罔覺卒犯刑辟是所謂罔民以陷罪也爲民父母豈忍爲之哉穆王肆其侈心所至將有車轍馬迹而猶知以大司徒爲重此所以雖荒而不至於亡歟命官而推原其祖父局面愈偉策勵愈緊

先渾言小大然後倒注侍御僕從語無滲漏

前半若重爲君此下專言僕臣

冏命（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直起）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伏）怵惕惟厲（虛領）中夜以興思免厥愆昔在文武聰明齊聖（斷接展局斷然大波）小大之臣咸懷忠良（點對）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惟予一人（暢）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汝（點明本事）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愼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提空議論立說勢力一貫）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爾無昵于憸人（拍合）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反掉）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王曰嗚呼（呼嘆送尾）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呂東萊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于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于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等其知本哉又曰穆王卒章之命望于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逆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侈者果出于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王方麓曰大抵人主左右前後皆德選朝夕與居皆正人則有以養成其德文武之時攜僕趣馬無非吉士周公定六典冢宰酒漿之官皆領於太宰漢初此意猶存一二出入供事禁闥猶參用正士但不知慎簡之法耳程子當古法既廢之後欲漸復之故其論經筵曰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使周公之典行則豈但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而已哉欲旦夕承弼非左右前後侍御僕從罔非正人不能也欲僕臣皆正又未易言其事在立政其本在無逸

徑向正位中來轉向賓位中接章法既活議論復偉其要全在提處得勢蓋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自爾縱微曲折面面都到也

耄荒二字千古鐵案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二千年相承莫之能改虞書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方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而謂制刑始于苗民乎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敘案以例裝見法）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原淫刑所自始）鴟義姦宄奪攘矯虔（極言苗民淫刑致百姓不安）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下坡民心上干天怒極不辭之氣）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反德字）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轉出虞舜之安百姓）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致苗罪）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正人心一層）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與教養一層）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提出德字）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方及制刑）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中仍歸德上）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總上數）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屬下極贊虞廷祥刑之善後半擇人敬刑度及等）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入本事）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告諸侯主刑獄者以伯夷爲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以苗民爲懲蒙前文脫卸）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

伯夷所降於民者禮而所折於民者即惟刑蘇氏謂失禮則入刑禮與刑乃一物是也何疑虞書不載伯夷爲刑官又或疑皐陶未爲士時伯夷實兼之不思下文明言伯夷播刑之迪則折民惟刑即指禮而言初非兼爲刑官而播刑於

陳三山曰天之愛民其心無窮我亦不能以一日遂終其事相與以終之者猶有望於人

朱竹垞曰安百姓只一敬刑而敬刑先得人入得人則刑之所及自無不中矣

末再提哲人祥刑作結

五罰乃度作刑以結四方本意故到此大槩厥旨以贖乃德每條必言閱實其罪恐聽者或不詳其意止以贖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於費詞也

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自此至天威言聽獄節奏）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

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刑書之定目）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自此至三千言贖法及）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用刑之權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

上既告以贖法等差用法權變此詳示以謹刑罰之道正以善贖法之用而適權變之宜也

文勢到此已訖才又詔嗣孫餘情不盡

非齊有倫有要（此下申擇人）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此下申敬刑）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此下申度及）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

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屬於五極亦擇人敬刑度及之意）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刑收）

蔡氏曰案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朴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

呂東萊曰刑之有贖始見於虞書不過有金作贖刑一語而已蓋皋陶作士斟酌此人舜一以付之固不預立條目之多也今呂侯既受命而猶傾穆王訓夏贖刑至三千之多焉視舜皋陶

之際則有間矣是書哀矜明練固夫子存以示後世而微見其意者亦不可不察也德者刑之本刑者德之用雖在帝世亦斷難刑罰之盡廢但刑從德出輔德所不及而末仍歸之于德穆王首述古訓言苗民因蚩尤而制刑雖屬荒幼其歷陳虞廷之先德後刑亦非不明晰奈何巡遊無度不思正本清源他日所以命君牙者皆成具文致使民犯法之多而喋喋以贖刑為務且所謂贖者極之大辟而亦贖是直藉此以取民財耳雖篇中言敬者七言中者十亦若希惟克天德之所為要皆內多欲而外修文其所謂敬者非敬所謂中者非中所謂德者非大舜之所謂德蓋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從古人君未有不本于慎獨誠意而可以效唐虞三代之治也故史臣特書耄荒二字以示貶然其文則古奧灝瀚非君牙冏命所可擬矣○處扼定天道立論亦自合人惻然凛然但用贖失當凡有千鍰之資者無往而不可以殺人足世不盡敢果於殺人而明導之果於殺人也假慈悲適成為貞殘忍耳○就文論文通篇以德字中字為眼目德其本中其用而敬尤德與中之骨子。

按禮天子同姓諸侯曰伯父叔父未有直稱為父者平王不父其父而父義和庸劣之狀開口便見

美人追孝何自昧之

眷眷於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於不問是可忍孰不可忍

文侯之命（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于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冊書命之）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從文武得輔開局）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急指唐叔）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嗚呼閔予小子（入厥）嗣造天丕愆（反逼）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極力頓挫為文侯作勢）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父義和（點出文侯）汝克昭乃顯祖（美其素行）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嘉其現在）扞我于艱若汝予嘉王曰父義和其歸（錫命）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勉其將來）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蘇東坡曰予謂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勾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知平王之無志也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以示戒于天下後世而存之歟胡文定曰詩降於黍離書止於文侯之命於是春秋作矣夏柯山曰書至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降奈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

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
呂東萊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由此而上爲成
康爲文武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國乃世道消
長升降之交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
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春秋
戰國矣惟平王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爲列國
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
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爲春秋戰國也法語舊
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積墮之意已見於辭
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
郝楚望曰方太子被黜依申申侯與犬戎弑王
太子其知之矣知之而不能救則當赴難死不
死則終身不有其位令而歸德於立己者何哉
國破家亡父死賊手千年堂構一朝棄捐不思
枕戈復興而喋喋效成周太平文辭可謂淟涊
無爲之甚者而晉侯亦靦顏受之抑何以答天
子寵命哉或謂法語未泯令繹其辭欲隱諱而
薄屈欲張大文侯功而已窮又稱臣不名而字
不伯叔之而父之親之名不正言不順前此訓
誥未之有也易曰聖人之情見乎辭大誥以下

是也又曰中心慙者其辭枝失其守者其辭屈
文侯之命是也亦猶二雅之召旻何草不黄始
存此以稽世變云爾如謂能言文武之舊則自
呂刑後百餘年間若宣王中興南征北伐豈無
訓誥足采者而獨存此乎○或又曰錄文侯之
命以重晉也夫晉莫盛于重耳之世重耳納襄
王亦受秬鬯弓矢爲侯伯亦有冊命而不錄故
知錄文侯之命者傷平王之無父志周所以亡
春秋繼此而作也
顧亭林曰竹書紀年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王
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立褒姒之子伯盤爲
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王師伐申十
一年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周弑王及王子伯盤
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
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雒
邑晉侯會衞侯鄭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
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然則文侯
之命報其立己之功而望之以殺攜王之效也
鄭公子蘭之從晉文公而東也請無與圍鄭晉
人許之令平王既立於申自申遷於雒邑而復

使周人爲之戍申則申侯之伐幽王之弑不可
謂非出於平王之志者矣當日諸侯但知其冢
嗣爲當立而不察其與聞乎弑爲可詐虢公之
立王子余臣或有見乎此也自文侯用師替攜
王以除其偪而平王之位定矣後之人徒以成
敗論而不察其故遂謂平王能繼文武之緒而
惜其棄岐豐七百里之地豈謂能得當日之情
者哉孔子生於二百年之後蓋有所不忍言而
錄文侯之命於書錄揚之水之篇於詩其旨微
矣○按伯盤古服字與盤字相似而誤
詳味此篇不但頹然自喪志氣不振并數文武
處亦不此典按唐叔爲成王小弱弟武王崩成
王尚不能涖政唐叔即賢爾時在孩稚中當有
何功德可紀而曰克左右昭事厥辟先儒于平
王無可寬處而曰猶能言文武之舊不知數典
不實空作門面語以美文侯實誣唐叔并誣文
武也

征淮夷而徐戎並興，便寓先翦其翼意

征築同日，所謂出其不意，攻其不備

費誓（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嚴然直起）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直接）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直敘先治戎備）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牿牛馬，（直敘調變，次除道路）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直敘調又變）（又次嚴部伍）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再敘糧之以立期會）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供軍）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牛馬之用）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史記魯世家曰：伯禽即位之後，有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與反，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肸，遂平徐戎，定魯。

蔡元度曰：魯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故曰我惟征徐戎。征者，上伐下也。言征，非承王命故也。

呂東萊曰：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爲之搖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啟之嗣位，驟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驟當徐夷之變。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

不裝頭，不立格，順事起訖，直起直接，獨往獨來，而格法自寓其中。在全部尚書中另成一體。○此眞周八無敢約束，堅明敬心，浩氣融而爲一，此眞周公的傳。讀文侯之命，每使人索然意盡；讀費誓，

又令人奮然思興。○兵法以正合，以奇勝。開口道破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此眞正正之師、堂堂之陣。乃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並起，使敵不知所向，又何其奇也。寓奇於正，即以正爲奇，聖賢家固不迂腐。

多盤只是不憂不思

憂字領起全勢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因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惟其憂深所以思切

呂東萊曰昧昧之思深潛篤至故見君子小人之情狀甚眞而言治亂之效甚決

但就兩項覆說而責成我意自在言外

張橫浦曰雅降爲風自平王始作春秋自此始故書亦終於平王而以魯秦續之也平王可勝罪哉讐莫大乎弑君父惡莫大乎爲弑君父者所立使平王奮武如伯禽悔過如秦穆申侯犬戎庶可殄周道其中興乎是魯秦猶勝于平王也

邵子曰穆公悔過之辭非止霸者之事幾于王道聖人所以錄于書末

金仁山曰秦晉交兵之故本末具見左氏傳而不言作誓之事書序云殽敗還歸之作惟史記載誓辭于取王官及郊封殽尸之後穆公自是師不復東矣此篇老成懲艾之言極爲眞切穆公平日貪利功于五霸爲末而晚年之悔若此蓋發乎王者之意象焉但所欠剛明之力而尚有悠緩之意所望于人者大而所以自爲者或尚小此所以爲穆公歟

顧亭林曰有秦誓故列秦誓有秦詩固列秦誠述而不作也謂夫子逆知天下之將并于秦而存之者小之乎知聖人矣秦穆公之盛僅霸西戎未嘗爲中國盟主無論齊桓晉文即亦不敢望楚之靈王吳之夫差合諸侯而制天下之柄春秋以後秦蓋中衰吳淵穎曰秦之興始于孝公之用商鞅成于惠王之取巴蜀蠶食六國并吞二周職國之秦也非春秋之秦也其去夫子之卒也久矣夫子惡知周之必并于秦哉若所云後世男子自稱秦始皇入我房顚倒我衣裳至沙邱而亡者近于圖讖寶誌之流非所以言孔子矣

朱竹垞曰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也說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噫是非儒者之言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于四方鄭氏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之名既達矣又慮其久而味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諭書名然則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翦截黜除之也謂芟夷翦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僞也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費誓秦誓無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于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載于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徐淮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漢常武之篇錄于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錄于書悔過一也衛武公賓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周書

以無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于望魯毋乃類于讖緯之說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曰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則悔之之深匪徒以違蹇叔爲憾也意其封殽尸而還必告捷于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于史而達于四方雖末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書則可信已。

爲政之要全在得人而取人之則尤在修身堯舜湯武曰欽曰敬無非于用人處得力無非于自治處吃緊書至文侯之命在平王旣昏昏無志絕不知悔卽文侯亦非可倚以致治之人全部尙書如何結局附以費誓秦誓見賢如伯禽庶不愧爲匡王悔過如秦穆亦不絕其可勉而進于聖所以延全部尙書相傳之脈也說者不知書終于文侯之命謂終于秦誓夫子知天下之將入于秦附會穿鑿皆當一掃而空通篇以我字作眼目若文侯之命平王直是不知有我耳

尙書因文卷六終

桂林蔣存遠堂刊刻

書序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汩作。九共九篇。槀飫。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啟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伊尹去亳適夏。旣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

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蔡侯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夷肅愼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愼之命。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告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册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還歸作秦誓。

孔潁達曰書序鄭玄馬融王肅並云孔子所作依緯文也百篇凡六十三序

吳才老曰據孔安國序云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未嘗謂爲孔子作至劉向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

朱子曰小序斷不是孔子做

何異孫曰書序東萊呂氏以爲皆孔子文而朱文公悉以爲非蔡傳以爲周秦間人文字有合經處中間畧有得春秋意者如武成洪範費誓秦誓數篇東萊見一二處中有似春秋遂以爲皆孔子之書不知各篇元自有史官敍作書之意儘自明白。

朱允升曰古文書序自爲一篇孔注移之各冠篇首序文與書本旨往往不協蔡氏[illegible]存其舊蓋朱子所授之旨也

按今坊刻書經後直無小序因而貪[illegible]序之名往往以古書爲可愛今爲依[illegible]之舊附刻于後令是非自辨。

〔清〕余宏淦撰

讀尚書日記不分卷

民國北京人文科學研究所鈔本

昔秦博士伏生傳今文尚書二十九篇變古文而篆而隸而古文元本久佚降及西漢先得孔壁古文堯典等二十八篇安國以今文讀之後得河內古文泰誓一篇博士亦以今文讀之故馬鄭注本竝是今文隸書與說文重文所載書孔壁古文迥别古文載在字書有衛宏古文官書等逸文可證師讀變為隸書有馬鄭等逸注可證固無所謂隸古定者自東晉枚賾奏上魏王肅僞造隸古定本尚書孔安國傳不但與孔壁逸十六篇篇次乖錯并文字亦不古不今如唐顏師古匡謬正俗載僞孔元本戮作翏誓作斲闢作闕宋薛季宣古文訓翏作翏斲作斲闢作闢西晉范甯又以今文讀之變為今文隸書唐衛包改為孔古文大率依據范書此即近今所見孔穎達正義改本也設欲復馬鄭注二十九篇之舊仍須從僞古文中攷定眞古文所幸初唐以前諸儒備曉故訓雖經輾轉變改師讀尚存舊法有志故訓者可以攷而知矣中唐故訓漸疏因有周誥殷盤佶屈聱牙之語豈知王莽擬大誥以告天下婦孺咸知後世視為佶屈者令漢人讀之不皆文從字順乎吳縣雷甘谿先生嘗謂崑山余茂才宏淦治尚書每於佶屈處引申使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研究所鈔藏

之文從字順頤山亦以是企茂才遂於日記工竣後弁數語於卷首云光緒丙申仲冬慈谿林頤山謹敘

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研究所鈔藏

涇讀尚書日記

平章堯典　史記作便章尚書大傳作辯章

案平便辯三字古字通叚洪範王道平平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作便便詩采菽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此平與便通之證也洛誥平來今書作伻來此据羣經音辯正王應麟藝文志考證載漢儒異字作辯來何休公羊傳隱元年注平治也說文辯治也此平與辯通之證也爾雅釋訓便便辯也論語友便佞鄭注

便辯也此便與辯通之證也僞孔傳不知此義訓平為和夫平之為和雖經傳常訓然於此處却不作和解蓋訓和則與便辯之義不得相通矣不知平之本義為治治之轉訓為別平與便辯之得通叚實由於此釋經者可望文生義乎蓋作平者古文也汗簡云乖古文尚書平字作辯者今文也史記五帝紀索隱今文作辯章乃後漢書劉愷傳注引鄭氏尚書亦作辯章云辯別也章明也說者謂鄭傳古文學而此又從今文何歟不知鄭注尚書又注尚書大傳或今文為優即於書注參用之猶傳易用費而兼存孟說箋詩申毛而并采韓義自同一例也史記便章為辯同訓字蓋史公引書往往以訓詁易經文如暘谷為湯谷滎波為滎播非古文亦不盡為今文也乃廣韻二仙十二庚俱有平字以平為二音尤屬不安大戴禮辯言而不顧行逸周書作屏言漢書張敞傳以拊馬便面顏注便面亦曰屏面屏與平同聲則平與辯便古音本相近何必於仙韻增一平字以遷就耶

百姓　僞孔傳百姓百官鄭注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案百官之訓雖與鄭注互相發明然以姓字之

字義論之則鄭注為尤允說文姓人所生也白虎通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振振公姓傳公姓公生也不如我同姓傳同姓同祖也歷考訓詁斷無以姓為官之文雖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賜姓命氏者即為百官然姓之本訓為生此第一義也因生而賜姓建官此第二義也唐虞時諒無此轉訓之法自不若鄭注羣臣父子兄弟之為貼切矣蓋由父而子由兄而弟實有孳生之義而父子兄弟實為同祖之親與說文本義及毛傳同祖之訓俱有關會足見鄭注

自確不可易王肅之傳作僞孔傳有意改鄭而究不能難鄭也

敬授人時

案阮氏校勘記云人古本作民注同唐以前引此句未有不作民者段氏古文尚書撰異云自唐天寶三載始命衛包改古文尚書包以民時字在卷首非他民字可比乃竟改為人時玩段氏此說是包爲避太宗諱故改民爲人然上文黎民於變時雍之民字更在卷首何以衛包竟不改耶段氏之說似未盡然皋陶謨安民則惠後漢左雄傳作安

人則惠無逸懷保小民漢書谷永傳作懷保小人呂刑天齊于民後漢揚賜傳作天齊乎人則漢時民字亦有作人者可見民與人自古來通用字非關避諱而改也故曲禮安民哉句尤在開卷第一行孔沖遠作正義未嘗改易幷疏中亦用民字古人詩書不諱如此

宅嵎夷

說文土部作堣夷史記五帝紀作郁夷

案作嵎作郁皆非說文作堣者是也何以言之即以說文及史記證之說文山部嵎字下云封嵎之山也在吳楚之閒汪芒之國未嘗云堯典之嵎夷是許所見本不作山旁可知且堯典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史記於夏本紀堣夷既略正作土旁此作堣不作嵎之一證也五帝紀作郁夷實由一時誤筆考之說文邑部郁字下云右扶風郁夷也是郁夷雖亦地名然在禹貢雍州實非東表之地史公雖以訓詁易經文（如宅易居朔方易北方之類）然而一東一西斷不變易至此故陸氏經典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禺堣音同可通）是陸所見史記猶不作郁字此作堣不作郁之一證也

東作南爲西成朔易

阮氏揅經室集首變古說謂

是測星候日之法陳氏左海文集亦從之

案阮氏云云不過本馮相氏注引書辯秩東作四句耳不知鄭君此引重在辯秩二字非重在東作南譌等字也春官馮相氏掌歲日月星辰之位辨其敘事故鄭注云辨其敘事謂若仲春辯秩東作仲夏辯秩南譌仲秋辯秩西成仲冬辯在朔易賈公彥疏辨其敘事者謂五者皆與人之以爲事業次序而事得分辨故云辨其序事也觀此可知鄭君引書原爲辨其敘事之辨作引證東作南譌西成朔易不過隨文帶出緣截去便不成語耳古人

引書如此者甚多如左傳僖二十七年引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不過因試卻穀一試字而引耳而截去以言以功以庸便不成句大學引詩於緝熙敬止不過因文王之止於善而引耳而截去於緝熙便不成句豈可以隨文帶出之言作為依據況測候之事自有日中星鳥諸句在何必破先儒之舊解炫一己之心得哉

星鳥星火星虛星昴

案此卽中星之法而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昏時星適當中則以星言之而言虛昴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則以次言之而言火次不當中而適界兩次之閒者則以象言之而言鳥然中

星之法測以列宿列宿之行推以歲差古人多不知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言之其後屢經測驗知為七十年差一度據術以推堯時仲春日在昴日入酉地則初昏朱鳥見於南方正午之位仲夏日在星則初昏大火見於南方正午之位仲秋日在心則初昏虛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仲冬日在虛則初昏昴星見於南方正午之位此則堯時之中星也夏小正去堯時不遠列宿相差之度亦不遠故五月初昏大火中與堯典仲夏之星火正合若月令為呂不韋所撰其時距堯已越二千餘年列宿東移已越一次一次者三十度也故月令言季夏昏火中季秋昏虛中則是堯典午月中星月令已移之未月堯典酉月中星月令已移之戌月以歲差法推之正自密合更驗諸今時星象虛宿昏中則在立冬之節昴宿昏中則在立春之節是堯典酉月中星今時已移之亥月堯典子月中星今時已移之寅月相距已越二次二次者六十度也蓋堯時至今已越四千餘年故列星東行已距六十度歲差之說積久益明先儒不察其故強為作解王子雍以堯典中星皆指季月言陳道祥禮書

又謂書中星舉月中月令中星舉月末皆未明歲差之說者也

平秩東作

傳秩序也史記作便程說文作平豑

案作秩者今文作豑者古文作程者於今古文之外別以訓詁易之也周禮馮相氏注引中春辯秩東作中夏辯秩南譌中秋辯秩西成賈公彥疏據書傳而言其字正作秩則秩之為今文明矣許君自敘偁書孔氏其時安國真古文未亡則豑之為古文信矣史記於平秩字俱作程而下文望秩于山川之秩卽不作程可見史公以平秩之秩俱作

法度次序解故以程字代之而望秩之秩則作爵祿解故不以程字代之也則作程之爲訓詁字亦見矣第古文今文同出一源何以相異如此且豑字他書罕見幾疑爲許君獨創者不知古人造字有本義更有叚借豑之本義爲爵之次第（豑在豊部豊爲行禮之器故爲爵右旁从弟故爲爵之次第）引伸爲凡次弟之稱故作堯典者用此豑字以明堯命羲和治此東作南譌西成之次弟也秩之本義爲積皃積之必有次敘成文理（段說文注）故秩之引伸亦爲次弟廣雅釋詁三秩次也又釋言秩序也可證也伏書作秩許書作豑其字雖異其義實同且其字之均屬叚借則亦同於此可見今古文同出一源

南訛 史記五帝紀作南譌漢書王莽傳作南僞史記索隱本又作南爲

案訛譌僞爲古字皆通用詩無羊篇或寢或訛韓嬰作譌說文言部引詩云民之譌言今沔水正月篇俱作訛言此訛與譌通之證也羣經音辨卷三人部曰僞化也音訛引書平秩南僞集韻類篇亦曰僞同吪吾禾切（說文無訛字有吪字蓋訛即吪之俗字）此僞與訛通之證也唐風采苓篇人之爲言正義曰定本作

僞言白帖亦引作僞言左定十三年傳子僞不知釋文僞作爲即如荀子性惡篇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僞也僞亦當作爲字解與孟子可使爲不善之爲義同即與譌化之譌義亦可通（言善者由於後化而爲善也）儒不知叚借之義竟作詐僞解其說非也此又僞與爲通之證也竊謂其字當以譌爲正字或叚作訛或叚作僞或又因僞而叚作爲其意當從爾雅釋言訛化也爲確方言注譌化聲之轉也又釋名釋天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與化育亦合其訓自確鑿無疑至索隱本因其字作爲遂解爲耕作營爲勸農之事此不過望文生訓無足辨矣

嚚訟 傳言不忠信爲嚚又好爭訟釋文訟馬本作庸

案訟馬本作庸者是也傳訓爭訟乃望文生義蓋丹朱不肖之處全在下篇一傲字僻傲之人往往自以爲是不屑與人較量若能與人爭訟者猶未爲傲也故當从馬本作庸庸用也言其以嚚自用所謂慢遊是好傲虐是作正其自用之處亦正其傲處故帝首以嚚庸二字指其病根其口既不道忠信之言而又敢於自用毫無商量所以雖有聖

人為之父亦無可奈何也至庸之段作訟者蓋庸與頌通周禮眡瞭擊頌磬笙磬注頌或作庸儀禮大射儀頌磬東面注古文頌為庸庸又與誦通史記周紀成王名誦竹書紀年作名庸頌誦與訟音相近故輾轉相段而成訟字也馬本作庸必經師相傳古本如此

浩浩 傳浩浩盛大若漫天說文浩澆也虞書洪水浩浩段注澆當為沆字之誤也

案說文之例有以義訓者亦有以聲訓者浩之訓澆或係聲訓一切經音義七引字林云浩工早反遶也亦水大也禮王制有餘曰浩注浩猶饒也澆

與遶饒俱从堯聲故許君別訓為澆也且以字林證之先言遶後言水大許君亦先訓澆後引虞書浩浩則知先言者本義後言者引申義後世引伸義行而本義反晦遂但知其為水大皃莫知其為遶為澆也段注澆當為沆者說文沆與浩類厠一處莽沆大水也似與洪水浩浩一義然水部之字訓大水者甚多如潏水大至也滔水漫漫大皃溶水盛也且考說文莽沆連用始訓大水單舉沆字當為燕督亢地之亢字見水經注巨馬河篇未知與大水義合否

有能俾乂 傳乂治也說文作嬖治也虞書曰有能俾嬖段注今嬖作乂蓋亦孔安國以今字讀之

案乂之訓治由來舊矣在孔安國前者首見爾雅釋詁次見毛詩小雅或肅或乂傳然說文乂芟草也是其本義當訓芟草訓治者引申義也訓治之字當以嬖為正字說文辟法也从卩辛節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是辟之訓為刑法刑法所以治人故嬖从辟亦訓治然自秦漢以來乂字行而嬖字廢今試於說文之外舉嬖字之可攷者隋陸法言廣韻曰嬖才人名張氏本明内府本並同是作俊乂之乂解唐陸德

明爾雅釋文乂治也釋曰字又作嬖亦作刈二人俱在叔重後荀非許君網羅散失著於說文廣韻釋文亦何從而知有此字乎觀此益知叔重之功不在蒼頡下

方命圮族 傳言鯀性狠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釋文馬云方放也正義鄭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也

案方命二字傳與鄭異鄭是而傳非也傳云好此方名命五字殊不可通即依正義解好此方直之名内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敗善類是以方字

作一頓以命字又作一頓枝枝節節亦不直捷漢書傳喜傳傳太后詔曰同心背叛放命圮族朱博傳制曰今晏放命圮族應劭曰放棄教命毀其族類張載注魏都亦曰方命放棄王命也可見馬鄭讀方為放乃漢以來相傳舊說鯀之放棄教命自以為是正季文子所謂不可教訓不知話言也見左文十八年傳杜注謂鯀

文祖 舜典

傳文祖堯文德之祖廟

案此篇兩言文祖一言藝祖文祖之稱必別於藝祖可知乃傳於此條指為文德之祖廟下文藝祖

又云藝文也仍作文祖解殊欠清晰且詁文祖為文德之祖廟亦覺望文生訓然則文祖二字當作何解曰太史公已明言之矣五帝紀文祖者堯太祖也堯之太祖即是黃帝而下文藝祖則改云祖禰廟至於即位之告則仍云文祖敘次之明無有逾此者蓋受終即位其事非比尋常故必於太祖廟告之至於巡狩而歸不過歲時常禮故但於祖禰廟告之而已史公此紀極合情理之正且於文祖下特注一筆曰堯之太祖而後人之紛紛聚訟俱可折衷於此矣

贄

傳玉帛生死所以為贄以見之

案贄字說文不載陸釋文曰贄本又作摯鄭注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也今攷訓至之字說文女部有𡠗字解云至也一曰虞書雉𡠗虞書雉𡠗即此經之一死贄也是贄字當作𡠗陸氏所云本又作摯者以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儀禮士相見禮摯冬用雉夏用腒禮記曲禮凡摯天子鬯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庶人之摯匹郊特牲執摯以相見皆作摯字故尚書別本亦有作摯者平心論之作𡠗者本字作摯者叚借字作贄者俗字也蓋𡠗之

本義為至與鄭君所謂贄之言至所以自致之義合故叔重必親見壁中古文作𡠗故於女部載之且特注此一句所以存古文也安國以𡠗字不經見故從周禮儀禮禮記等書叚作摯說文摯握持也不訓至然執摯相見必用手持之則从手之摯亦可通假也至今本尚書之作贄以愚意揣之左昭三年傳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孟子出疆必載質又庶人不傳質為臣字皆从貝作質故好事者由此牽連摯質二字以成之上从摯下从貝也觀玉篇卷下貝部列贄字云執玉帛也贄字之列字書實

始於此然則𣁋字之出大約在東漢以後所以不載說文而載於玉篇也

益哉 史記秦本紀大費佐舜調順鳥獸是為栢翳索隱尚書謂之伯益

案困學紀聞卷二引陳杞世家伯翳之後封為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而證伯翳非伯益金仁山通鑑前編謂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而證伯翳即伯益以愚觀之翳與益實一人也鄭語史伯曰嬴伯翳之後韋注伯翳舜虞官少昊之後伯益也漢地理志秦之先伯益佐禹治水為舜虞官養草木鳥獸賜姓嬴鄭君秦詩譜亦曰伯翳為舜虞官掌上下草木鳥獸歷攷數說翳益斷非二人蓋翳與益本屬一聲之轉如詩大雅皇矣篇其菑其翳韓詩翳作殪文選張景陽雜詩翳翳結繁雲注翳與殪古字通則翳益二字古音本可通轉況古人名字以音近而通段者尤指不勝屈如書丹朱說文糸部作絑殳斨伯與漢書古今人表作朱斨伯譽夔水經注江水篇引樂緯作歸左傳季貍古今人表作季熊段氏書撰異云熊疑羆之誤書經作益史記作翳兩無所妨至陳杞世家云云實係一時誤筆豈可据之而斷為二人哉

汝二十有二人 傳禹垂益伯夷夔龍六人新命有職四岳十二牧凡二十二人

案姚傳云云本馬融說見史記集解孔疏又載鄭君說云二十二人數殳斨伯與朱虎熊羆案鄭以殳斨為一人伯與為一人朱虎為一人熊羆為一人不數四岳蔡傳又以四岳十二牧九官當之是以四岳為一人近儒王氏經義述聞又以四岳為四人十二牧為十二人禹稷契皋陶垂益伯夷夔龍為九人殳斨伯與為三人朱虎熊羆為四人合之共三十二人上二字當作三傳寫者脫去一畫耳觀此數說皆有牽強處馬與姚傳之病在脫去稷契皋陶夫安有稷契皋陶而不在亮功之數則其說非也鄭以殳斨伯與朱虎熊羆易四岳仍不數稷契皋陶在內且据史記朱虎熊羆為益之佐推之殳斨伯與當亦為垂之佐非特命者亦不當牽合在內則鄭說亦非也蔡傳之以四岳為一人不知堯咨四岳則僉曰於鯀哉舜咨四岳則僉曰伯禹作司空僉曰伯夷如四岳果一人何以有僉曰之文則蔡傳亦非也至王氏作三十二人又嫌其改經立說且牽合殳斨伯與朱虎熊羆其失與鄭同史記五帝紀敘堯崩天下歸

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龍倕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云云是九官之外更有一彭祖索隱彭祖陸終氏第三子籛鏗之後後為大彭亦稱彭祖正義彭祖自堯時舉用歷夏殷封於大彭彭祖行事雖不少概見然呂氏春秋稱其以政教大夫以官教士以技教庶人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是彭祖雖不名一官而德行獨優不可不在亮功之數所以命官時雖獨闕其人而亮功中必連數之也史公兼通今古文必兩家先師曾有以彭祖列入二十二人之數者故總敘虞臣並舉彭祖不然命官時既無彭祖其人史公何必於禹稷諸人後雜厠之哉故以愚意斷之九官中加以彭祖再加十二牧即此二十二人之數不數四岳者以四岳之官內為王朝之卿外為諸侯之長非有定職皆以他官兼攝故也（說詳王氏尚書後案）且史公下文總敘二十二人成功亦但稱皋陶為大理平伯夷主禮垂主工師益主虞弃主稷契主司徒龍主賓客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云云亦僅稱十二牧九官而不稱四岳可知四岳實無專職九官中即有兼四岳者總在此二十二人中也

無若丹朱傲 益稷

說文夰部奡嫚也虞書曰若丹朱奡讀若傲論語曰奡盪舟

案偽孔傳於傲字無訓則作傲字之本義解矣然與下傲虐字複或又據下傳文傲戲字謂此字本作敖訓為敖遊不知又與下慢遊字複即依說文作嫚也解而下文慢遊之慢史記正作嫚義亦犯複且下文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等句正數丹朱惡處丹朱之惡亦不止一傲字何必先言一傲字以斥之乎然則傲字當何解曰說文明作奡字且又引論語奡盪舟則尚書之奡即論語之奡可知論語之奡訓人名則尚書之奡亦當訓人名可知管子宙合篇若敖之在堯也房注敖堯子丹朱慢而不恭故曰敖引書無若丹朱傲為證敖與奡通則奡即是丹朱之別名所以肖其為人也丹朱奡連稱者如左傳梁餘子養苑羊牧之百里孟明視之例耳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作兩人解亦非

鳥獸蹌蹌 鄭注謂飛鳥走獸牄牄然而舞說文倉部牄鳥獸來食聲也从倉爿聲虞書曰鳥獸牄牄

案蹌字自以從足者為正說文所引作牄者段借字也說文足部蹌字解云動也動有舞意與鄭注合而牄字本義為鳥獸來食聲非書旨或壁中古文段作牄故許君於牄字下引之耳觀鄭君周禮大司樂注亦作牄則壁中原文作牄可知他如說苑辨物篇作鳥獸鶬鶬阮氏校勘記引葉本毛本俱从手作搶又皆因同倉聲之字而通段也

簫韶九成 傳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鄭注簫韶舜所制樂也樂備作謂之成成猶終也

案傳以舜樂單名曰韶故以簫為樂器不知非也

簫韶二字必是連文若以簫為樂器何不廁於上文鳴球琴瑟管鼗鼓柷敔笙鏞諸樂器之閒而必與韶並言乎古人屬辭恐無此法且古人樂名如咸池雲門大章大夏桑林大武等類俱以兩字並言簫韶之可單言韶者猶大武之可單言武耳又左襄二十九年傳之韶箾杜注云舜樂說文竹部亦云虞舜樂曰箾韶箾與簫音義俱同未聞別訓箾為樂器也況文王之樂更有名象箾者豈可亦以箾為樂器而單名其樂為象乎此蓋王肅之徒作偽傳好與鄭異而究不足難鄭也

乃賡載歌曰 傳賡續說文賡古文續从庚貝

案賡之訓續乃爾雅釋詁文小雅西有長庚毛傳賡續也是毛公亦以賡訓續也義訓既同則音自隨義出意賡字古祇讀如續故許不別列貝部云庚聲而但云古文續从庚貝也觀顧野王玉篇尚不載賡字於貝部則今讀賡从庚聲者大約在齊梁以後此等音讀非許所知矣釋文云劉皆行反或即隋劉炫劉焯乎

夏書

草木漸包 禹貢 傳漸進長包叢生釋文漸本又作

蔪字林才冉反草之相包裹也包或作苞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

案漸包二字當依釋文別本作蔪苞為塙說文蔪字下曰草相蔪苞也从艸斬聲引書艸木蔪苞此漢人引經作蔪苞之證也玉篇卷中艸部及廣韻上聲五十琰均作蔪苞此梁時隋時皆作蔪苞之證也陸氏釋文所云本或作蔪苞者正指此類自偽孔改訓進長而蔪遂段作漸不知草木蔪苞四字與兖州之厥草惟繇厥木為條揚州之厥草惟夭厥木為喬句法雖異義訓正同皆言草木之蕃

茂說文解蘄字云草相蘄苞也是蘄字屬草之盛詩斯干如竹苞矣長發苞有三蘖傳皆云本也又易否卦繫于苞桑疏凡木繫於桑之苞本則牢固也是苞字屬木之盛然則蘄苞二字渾言之為草木之盛分言之草盛為蘄木盛為苞正與兖揚之草繇木條草夭木喬一例若作漸進包裹解似反失此妙義矣

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水部菏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經典釋文亦云說文作菏

案菏字說文作菏者是也菏與河非通段亦非轉

讀蓋後人傳寫例以上下文達于河句遂誤菏為為河耳觀許君引書作菏則漢時本作菏可知鄭道元水經注於濟水篇引此經作菏則六朝時猶作菏可知紀志於菏澤字並作荷而此處菏字亦作河菏荷古今異體作河者用注疏本妄改之也菏澤水據說文在山陽胡陵漢志湖陵縣言菏水在南（引見水經泗水篇注）濟陰郡言宣帝更名定陶禹貢菏澤在定陶東二說不符傳氏禹貢集解言在定陶者其澤也在胡陵者其流也剖析分明甚為精塙許君又云泗受泲水東入淮泲為濟字古文濟水所豬即為菏澤菏澤所流通於泗水則泗之一水下流通淮上流通菏即通濟徐南境至淮其貢道由淮入泗由泗通濟由濟達河不言達河者言達菏則達濟可知達濟則達河可知蓋兖青徐揚四州貢道其敘次之法前後相承兖最先故言浮濟漯以達河青次兖言浮汶以達濟而從濟以達河不復言徐次青言浮淮泗以達菏而從菏以達濟不復言揚次徐言沿江海以達淮泗而從泗以達菏亦不復言推以義例知河之當為菏更無遺議已

彭蠡既豬 傳彭蠡澤名釋文載張勃吳錄云今名洞庭湖在今九江郡界

案彭蠡據胡氏禹貢錐指云即今鄱陽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以中有鄱陽山得名非洞庭湖也洞庭湖在今湖南岳州府西南與鄱陽湖相距六七百里張勃吳錄何得強合為一哉原其致誤之由蓋以莽時改豫章為九江勃遂誤以荊州之九江當之也案荊州九江即今洞庭湖（據蔣氏廷錫尚書地理今釋）而洞庭湖濱岳州長沙等府漢時為長沙國亦曰長沙郡（據顧氏祖禹方輿紀要）而鄱陽湖

濱之南昌等府漢時為豫章郡王莽改為九江郡據漢書地理志後漢仍名豫章據後漢郡國志晉分漢廬江豫章二郡地置江州隋唐因之亦曰潯陽郡即今九江府據顧氏方輿紀要是江西之有九江始於莽時故張勃著吳錄遂誤以後世江西之九江當禹貢荊州之九江而曰彭蠡今洞庭湖也不知江西九江在禹貢屬揚州烏可與荊州之九江混合為一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傳璆玉名釋文璆音虯韋昭郭璞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璆即紫磨金夏本紀集解引鄭注云黃金之美者謂之鏐

案此經璆字當從鄭注作鏐訓黃金之美者為塙蓋鏐鐵銀鏤四字皆金類猶之下文雍州璆琳琅玕今本璆作球說文球玉也又曰球或从翏作璆爾雅釋地及夏本紀正作璆琳琅玕四字皆玉類二者各別不相雜廁鄭君注古文時必正作鏐故鄭以黃金之美者釋之孔傳作璆訓玉者疑涉下文球琳琅玕而誤且梁州之產据胡氏錐指歷引蜀都賦後漢書華陽國志通典元和志以證金為梁產而產玉無聞更可見鄭注為足信而孔說為無稽乃釋文引郭注爾雅謂璆即紫磨金案爾雅釋器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郭注鏐即紫磨金是郭注作鏐不作璆陸氏引之不應誤謬如是故段氏撰異謂釋文引韋昭之上當有鄭作鏐三字後乃引韋昭云紫磨金并引郭注爾雅鏐即紫磨金以證之如此則陸氏引韋郭二注乃可通且鄭本之作鏐訓金者其義益顯

商書

于今五邦 盤庚 傳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我往居亳凡五徙國都馬融謂五邦商邱亳囂相耿也鄭康成謂湯自商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為五

案江氏集注孫氏注疏俱主馬鄭而蔣氏尚書地理今釋用偽孔毛氏經問又据汲冢周書盤庚自奄遷殷謂必祖乙又遷奄李氏羣經識小又据史記祖乙遷于邢謂祖乙一人兩遷崔氏吾亦廬稿又据竹書紀年祖乙自耿遷庇南庚自庇遷奄謂五邦指囂相耿庇奄非特不數後之盤庚并不數前之湯居亳異說朋興莫可適從以經之上下文證之究以馬鄭為是經文明言先王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則盤庚未遷之前已有五邦故盤庚之遷乃紹復先王之大業豈得并盤庚之

遷殷數之乎則僞孔不足据也史記祖乙遷邢之說索隱明言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是不當別邢於耿李氏說亦非也至汲冢周書竹書紀年遷奄遷庇云云孔氏穎達已謂其不經之書未可依信（見書疏卷八祖乙圮于耿下）蓋此二書晚出非秦漢相承家弦户誦之書故未可取以釋經則毛氏崔氏之說亦非也盤庚歷溯先王故居豈有成湯而不在先王之列者乎況下篇又言古我先王適于山又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先王高祖皆指湯山謂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即指亳都是明言湯之居亳

而已將遷而從之之意故證以上下經文惟馬鄭之并數湯亳為最得經旨

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 傳告汝以法教謀退汝違上之心近儒江氏集注猷作繇云女其黜去女之褎心孫氏注疏作三句讀予告汝為一句訓汝猷為一句黜乃心為一句云訓汝猷者導汝道也且引下文曰汝克黜乃心知黜乃心為句

案此文當以舊讀予告汝訓絕句汝猷黜乃心絕句為是孫氏斷作三句究屬橫生枝節且其言曰下文汝克黜乃心知黜乃心為句不知汝克黜乃心正與此處汝猷黜乃心句法一例豈可据之而斷此三字為句乎猷字僞傳訓謀江氏改作繇訓其今案猷之訓謀雖本爾雅釋詁然謀退汝違上之心於義未順至江氏之作繇雖因說文無猷字之故然繇字說文訓隨從亦非訓其江氏此解未免隨手掇拾以蒙觀之猷字當依爾雅釋言訓可為是下文汝克黜乃心克訓能能與可一意則此二句上下文正復呼應然則孫氏据汝克黜乃心句而斷此為三字絕句者蒙亦据汝克黜乃心句而斷此為五字絕句也下五字既為一句則上予

告汝訓四字亦為一句無疑

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近儒段氏撰異引周官夏官序官注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而謂周禮之爟不過音觀而已若皮傳周禮以釋觀火非也又引說文十篇炪火光也商書曰予亦炪謀而謂許所据尚書作炪當是壁中古文段炪為拙若皮傳說文以釋拙謀亦非也

案段氏此條謂皮傳周禮爟字為非者其說誠是謂皮傳說文炪字為非者其說則未為是也蓋鄭君之注周禮固為周禮爟字定其音非為尚書觀

字通其誼解經各有所當原不可謬為牽合段氏識之洵善矣若說文炪字訓火光引伸之為凡光明之稱炪謀二字緊承觀火說言予若觀火然予之計謀甚為光明此二句一意猶之下文有條不紊亦緊承若網在綱來乃亦有秋亦緊承服田力穡來俱為一意貫注也然則說文引書作炪正是此經之本字今本作拙者因說文炪讀若巧拙之拙故妄改之自改炪為拙而偽孔即以巧拙釋之遂與觀火二字全不相蒙而經義因之而晦然則正當據說文以訂正拙字不當亦以皮傅譏之也

或曰炪訓光明與觀火一意解此兩句洵善矣柰與下句作乃逸傳訓成汝過者不合何曰傳誼非也作當為康誥作新民之作逸當為無逸乃逸乃諺之逸言予有光明之謀將振起汝逸惰之民以往遷於亳如此正與上句意議貫串且振作逸惰以奮發有為尤為挈領提綱之事更與下文若網在綱一喻訢合無間偽孔不達此恉訓作為成訓逸為過而經義全非讀者當取經文沈潛涵泳以得塙詁不可惑於曲說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 傳不進進謀同心徙

案盤庚中下兩篇言生生者凡四傳皆以進進釋之近人譏進進二字甚不成文未可依據而改生生為甡甡引桑柔甡甡其鹿箋其鹿相輩耦行甡甡然衆多云云而釋此經生生為甡甡然相輩耦行然於中篇將遷之時勸駕臣民使其甡甡然相輩耦而行固合情理若于下篇既遷之後復使之相輩耦而行又何往乎則訓生生為甡甡亦仍得其半未得其全也今案生生二字即易大傳生生之謂易莊子大宗師釋文引崔注常營其生為生

生之義蓋盤庚之時河水為災沈溺是憂生生之理將絕即上文所云不能胥匡以生汝何生在上也用是急急遷都謀即於生而小民復溺於安土急於重遷盤庚於是大聲疾呼謂汝萬民乃不顧生生之理及予一人同謀遷都予下文往哉生生謂汝往新邑乃有生生之理下篇既遷之後又曰朕不肩好貨敢共生生言我之所以遷此並非肩任貨賄敢共爾衆庶保此生生之理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言諸臣無總聚貨賄而惟此生生之理自用一自勉一戒羣臣蓋至此而奠厥攸居之事

方畢即為萬民謀生生之理以全就本文解之義自曲暢何必破為甡甡乎

周書

王翼日 全滕　傳翼明正義翼明釋言文近段氏撰異翼作翌云說文羽部無翌有翊翌即翊字

案翼曰之翼段氏作翌者是也但其因說文有翊無翌而謂翌即翊字則尚未塙蓋今書作翼乃天寶時衛包所改觀爾雅釋言翌明也郭注書曰翌日乃瘳漢書律謹避志下引武成若翌日癸巳翌日辛亥又引顧命翌日乙丑又五行志下之下顏注

引王翌日乃瘳文選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李注引尚書翌日乃瘳一切經音義亦引書翌日乃瘳凡在天寶以前之書皆不作翼且此篇及大誥之今翼日召誥之若翼日乙卯顧命之延入翼室傳皆以明字釋之此篇及顧命正義并引釋言云翼明也可見孔沖遠作正義時經傳尚皆作翌故引釋言翌明也以證之至後天寶時改經傳乃并正義改之遂與爾雅不符沖遠當決無此紕繆也且陸元朗釋文亦無翼本作翌之文則陸氏所見本皆作翌可知蓋衛包因翌與翼皆從羽疑為一字故改為翼不知翼字籀文作𩙺其本義為翄引申之為輔為敬與明義絕遠斷不可借用為翌日字故曰段氏作翌者是也至今本說文羽部之無翌字恐係脫文觀明部𣋉篆下解云翌也大小徐本俱同則篆文不宜無翌字且𣋉字从明解云翌正與釋言翌明也之誼兩相轉注或羽部原有翌字訓為明後乃脫去亦未可知若翊字本義為飛皃其訓明者僅見於後漢郡國志注引三輔決錄右馮翊條下然廣雅釋詁三亦云翋飛也翋與翊同其引伸義亦為敬漢書禮樂志注翊翊敬也為輔華嚴經音義引書大傳翊輔也為佐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注引張晏翊佐也

則與翼字略相似耳烏得謂翌即翊字乎

段氏又云說文日部昱曰明也今本說文作明日眾經音義玉篇皆作日明从日立聲翌曰字乃昱之假借此言得之蓋就說文無翌字而言形聲義之俱近者莫如昱字故孫氏注疏及錢宮詹說文答問皆謂翌即昱也

周公居東二年　傳周公既告二公遂東征之鄭注居東者出處東國待罪以須君之察已見詩豳風七月序疏

案汪拔貢中述學歷引逸周書列子史記等書以證居東之為東征其說甚辨竊攷本經下文及詩之次序究以避居東國為是下文言于後公乃為

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又言天大雷電以風王啟金縢執書以泣新逆周公若周公當流言之起即能爰整六師奉辭伐罪武庚授首管蔡服辜戎衣一著天下晏然君臣之際更有何嫌何疑而公必託詩言以諷諫王猶欲讓公而未敢耶且必待風雷示警金縢乍啟而始信公之無他耶此以知居東之非東征矣詩之次第先鴟鴞言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遺王次東山破斧俱言東征之事此必先作鴟鴞後作東山破斧耳若東征在先貽詩在後當第鴟鴞於破斧下矣

編詩者何得遽亂其次序此以詩證書又知居東之非東征矣然則汪氏云云顯與詩書不合且其所引逸周書及史記等篇大抵皆云武王崩後周公攝政管蔡疑而作亂周公奉成王命而征之不載流言居東貽詩等事猶大誥序謂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亦於武王崩後即敘三監作亂中間流言等事未嘗一敘此由古書簡略第舉其大者不復詳其曲折爾若以不載居東即以東征當之然則流言貽詩亦未嘗載將以何事當之乎此益可知居東之非東征矣

但汪氏所云流言一至公即避位流言再至公得不殺身乎釋萬乘之國而為匹夫之行以遯於野一死士之力足以制之又云公之既出此二年中官府之事竟將誰屬云云此言雖近似有理嘗反覆思之古大臣公忠體國固不為一身避禍計然當主少國疑浮言罔動遽欲專制興師不益授讒者以口實乎且名之為叛然後征之方為名正言順若僅流言在彼方自居忠良而加人以不韙豈得貿然征之且流言者如水之流毫無根據焉知其出自管蔡乎若以大權在握便有騎虎難下之

勢此特曹孟德之顧慮耳公忠如郭汾陽尚不以此為患而謂公之大聖反有此慮乎觀其聞流言之後即告二公則己身雖去官府之事豈遂無主持之者吾意公之居東非竟杜門致仕置國事於不顧當如後世以宰相出鎮州郡之類陽以避不利之名實陰以訪流言之起下文罪人斯得繫承居東之下蓋不居東不知流言之出自管蔡也此時二公和衷於內周公協濟於外雖有讒言煽惑尚不至搖動人心所以三監之發必待二年之後亦賴此居東一着以鎮攝之耳越紐錄所云周公

辭位出巡狩於邊非必無據則公之居東雖曰避位亦仍一心為國耳所謂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豈眞釋萬乘之國而為匹夫之行哉

數賁 大誥 傳我求濟渡在布行大道近江氏集注敷作尃云尃讀為傅賁讀為奔言我與濟度者疏傅奔走之臣王氏經義述聞云賁讀如易賁卦之賁訓為美敷賁謂敷布此美績也

案賁字有四音義亦各殊廣韻八微賁讀如肥姓也二十文賁讀如墳三足龜後人借訓為大二十三魂賁讀如奔勇也五寘賁讀如秘飾也大誥之

賁字傳訓為大其音當讀如墳即釋文所云扶云反是也江氏讀為奔訓為奔走王氏讀如秘訓為美績其義雖皆可通然究以江氏訓奔走者為是蓋偽孔與王氏一訓大道一訓美績不知經文僅一賁字即訓為大何由知為大道乎即訓為美何由知為美績乎添字說經恐非所安江氏疏傳奔走之說義本緐詩且疏傳與奔走本緟複字例得單舉（如騶虞之單舉騶尋繹之單舉繹之類）又與上予惟往求朕攸濟句相應言我求所與共濟者惟此疏傳奔走之臣義更一串又漢書翟義傳王莽依此作大誥曰予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傅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則賁字在漢時已作奔走解故曰江氏之訓是也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 康誥 傳天美文王乃大命之殺兵殷大受其王命

案此条謂文王殪戎殷頗有可疑禮記中庸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注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壹戎殷者一用兵伐殷也近惠氏古文尚書考謂壹讀為殪戎大也言周殪滅大殷也汪氏經義知新記

亦謂中庸壹戎衣壹即殪之脫據此數說是康誥之殪戎殷即中庸之壹戎衣也第中庸之壹戎衣指武王何以康誥之殪戎殷獨指文王可疑者一又左傳宣六年引周書殪戎殷杜注周書康誥也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是元凱亦以康誥此句指武王非謂文王也可疑者二且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燮伐大商武王之詩也若文王則三分服事而已為殷西伯而已何嘗有殪戎殷之事可疑者三竊謂此條文王乃武王之譌蓋此經自惟乃丕顯考文王至帝休言文王之造周自天乃大命武王

至惟時敘言武王之受命自乃寡兄勖至東土言
周公之封衛寡兄者周公自稱也與上朕其弟呼
應如此義乃一貫自武王謚作文王後人乃以寡
兄句謂周公稱武王左支右絀不可通矣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 江氏集注在視也今民將視女之敬述乃文考孫氏注疏今之人將在敬述文王

案江氏訓在為視雖本儀禮然民視汝敬述乃文
考義極迂曲且須添一汝字亦非所安孫氏訓民
為人雖屬經傳常訓然敬述文王當切定康叔說

不得泛曰人也今案阮氏校勘記云民上古本有
治字然則訓康叔治民之道當敬述文王即上稱
文王明德慎罰之意也觀偽孔傳亦謂今治民云
云似偽孔本亦有治字古人注解中有義訓明析
無煩後人曲說者此類是也

紹聞衣德言 偽孔傳繼其所聞服行其德言以為政教

案偽孔以衣訓服因衣服二字往往連文故為此
望文生訓非經意也近儒江氏讀衣為殷孫氏訓
衣為依平心論之孫說是也蓋江之讀衣為殷者
不過因中庸鄭注而云然耳不知中庸之壹戎衣
即此經之殪戎殷故鄭讀衣為殷此經衣德言無
作殷德言者不必效其例也孫氏讀衣為依其證
有三說文八篇衣依也象覆二人之形是衣本有
依義證一禮記少儀士依於德正與論語之據於
德依於仁一意耳彼處皆作依此處亦當作依證
二學記不學博依注依或為衣則古依字亦有作
衣者證三觀此三證孫說信矣

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梓材

傳汝往之國又當詳察姦宄之人及殺人賊所過

歷之人有所寬宥又云故往治民亦當見其為君
之事察民以過誤殘敗人者當寬宥之

案偽孔此條殊支離不足據蓋經文姦宄之上並
無詳察之義傳乃云詳察姦宄之人又戕敗人上
亦無過誤之義傳乃云過誤殘敗人者添字說經
終非所安且姦宄殺人與戕敗人者皆屬窮兇極
惡此而可宥則無往不可宥矣即曰所宥者非姦
宄殺人之人乃姦宄殺人者所過歷之人然經文
姦宄殺人歷人一氣說下則歷人亦是犯法之人

洪氏讀書叢錄據爾雅釋言辟歷也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歷者獄之所由生也歷人亦謂犯法之

人云云其說甚有據豈得曲解為過歷之人乎嘗反覆思之
知此兩宥字非正言其當宥乃反言以戒其不當
宥也上宥字貼康叔說下宥字貼康叔之臣說即
上司徒司馬司空等也蓋此二句與上亦厥君先
敬勞肆徂厥敬勞二句為一反一正之意言汝為
君者能先敬勞爾民則汝之臣下亦往敬勞爾民
矣汝往姦宄殺人歷人者皆宥之則汝之臣下見
爾為君之事亦將并戕敗人者而皆宥之矣不言
臣者言君則有臣可知此四句皆承予罔厲殺人
來敬勞其民固不至於厲殺人不輕宥人亦所以

止人之厲殺人即康誥明德慎罰之意

若翼日乙卯 召誥 傳周公順位成之明日

案若之訓順雖經傳常訓然於此處卻不訓順此
經若字當與下文越翼日戊午之越均訓及吳語
越大夫鍾曰王若今起師以會言及今起師以會
戰也成二年左傳病未及死晉語作病未若死越
字之見尚書傳多訓及如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爾庶邦君越爾御事梓材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傳皆訓若為及故此句若翼
日乙卯與下句越翼日戊午句法一例均宜訓及
且分言之為越為若併言之為越若如本篇之越
若來三月漢書律志引武成粵若來二月越若二
字俱訓及也見王氏經傳釋詞又律志引武成若翼日癸
巳偽古文武成作越翼日癸巳亦可為二字相通
之證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多士 傳我亦念天
就于殷大罪而加誅者故以紂不能正身念法

案肆之訓故雖見爾雅然以故紂不能正身念法
解肆不正三字義極迂曲近江氏孫氏俱以正為
執而治其罪言天降殷罪非汝多士之由故不正
其罪是肆之訓故與偽孔同孔檢討經學巵言解

肆字有二義其一肆當訓大肆不正猶大戾也其
一訓為是伐是肆之肆言殷為不正故肆伐之也
肆不正猶大戾其意犯複殷為不正故肆伐之則
上文已言有命曰割殷此處似亦不必復言淦謂
此肆當讀如禮記表記安肆日偷之肆謂放恣也
言我念天就爾殷於大罪戾者以爾放恣不正故
也與上文惟天不畀不明厥德語意正同蓋反覆
於天命無常惟德是輔之意所以譬曉殷民垂戒
後王者胥在於此

予惟率肆矜爾 傳惟我循殷故事憐愍汝

案偽孔此條仍以故字解肆字王氏經義述聞駁之據春秋莊二十二年肆大眚及襄九年左傳肆眚圍鄭之肆謂當訓緩予惟率肆矜爾者言我惟用肆爾之罪矜爾之愚而已王說誠是然率肆矜爾之肆即堯典眚災肆赦之肆偽孔於肆赦之肆亦訓緩則此肆矜之肆當亦訓緩以傳訂傳似較直捷

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隸釋載漢石經殘字此句洛字及下句有幹有年于茲洛兩洛字俱作雒

案段氏撰異云漢人不以避諱改經字多士篇雒

字兩見可知伏生經文作雒非以火行忌水擅改經文也乃馮教授石經攷異駁段說据說文洛字訓水名雒字不訓水名謂洛水有二源祇作洛作雒者段借字遂謂魏略後漢都洛陽火德為水剋故改洛為雒之說亦未盡非案馮說非也說文之例祇著本義其有兼著段借他用義者乃間或有之非定例也故水部之洛訓水名隹部之雒訓鳥名俱本義也然隹部之雒說文雖不訓水而其為水名則自古以然蓋洛與雒各為一水源委皆別周禮職方雍州其浸渭洛此正說文所謂洛水出左馮翊歸德北夷界中東南入渭者是也豫州其川滎雒此正班志所謂出京兆上雒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者是也（亦即禹貢導洛自熊耳之洛特其字當作雒耳）淮南墬形訓洛出獵山高注獵山在北地夷中東南入渭又曰雒出熊耳高注熊耳在京兆上雒西北與職方合與說文漢志均無不合此正古人洛雒分別之證見於尚書者皆豫州之雒故夏本紀述禹貢字皆作雒太史公在武帝之世豈能逆料後漢之都洛陽而預為避諱地乎段氏之說信而有徵馮氏乃謂魏略未可盡非過矣

乃或亮陰（無逸） 傳乃有信默鄭注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謂廬也武丁憂喪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

案信默之解與下文不言複此經亮陰當以鄭注倚廬為塙詳見江王段孫諸書或字偽孔訓有史記魯世家亦云乃有亮闇竊謂或即域之本字也說文戈部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又出域字云或或从土是或乃本字域乃後起字域訓居（孟子域民不以封疆之界注域民居民也史記禮書人域是域索隱域居也）此經或字當亦訓居謂武丁居梁闇之中耳商頌正域彼

四方言商之興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言商之亡詩作域書作或實一字也大戴分符篇大道之邦或太平御覽引作邦域亦可為域古作或之證

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傳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變亂

案偽孔訓刑為法雖屬達詁然於此處似不必訓法以如字讀之自得塙解蓋政者正也古字正與政通詩節南山不自為政禮記緇衣作不自為正書微子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作殷其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故書正為政國家法制政刑為大若為君者任用小人將先王之政刑無大

無小皆變亂之勢不至天怒民怨不止故下即以違怨詛祝愓之

不永念厥辟 傳信讒者不長念其為君之道王肅注不長念其刑辟不當加無罪

案此處辟字偽傳與王注皆非也辟字之誼當訓法謂國家法制即上文先王之政刑是也不永念厥法即變亂先王之政刑既不以先王之法為法即不以先王之心為心故下即繼之曰不寬綽厥心心不寬綽言其慘刻法不永念言其紊亂若偽傳泛指君德言固非即王注作刑辟解又須添出不當加無罪一句添字說經亦失之誣

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君奭 傳若大不能恭承天地絕失先王先大之道我老在家則不得知近朱氏經傳攷證謂此承上文而言上下即指天與民遏佚前人光在家作一句讀不知天命不易作一句讀

案此條究以舊說為是漢書王莽傳上引此經而先為之說曰成王不能共事天地修文武之烈周公權而居攝周道成王室安不居攝則恐墜失天命是以不能共事天地釋大弗克恭上下不能修

文武之烈釋遏佚前人光周公不居攝釋在家不知偽孔此傳與漢書合乃古誼也上下塙指天地非指上文之天與民且遏佚前人光為句文義自順若以在家二字屬上讀轉不可通在家不知謂不居攝則退老在家雖有弗恭遏佚之事亦不得知不知二字亦不當屬下讀

昭武王惟冒 傳四人明武王之德使布冒天下近江氏集注王氏後案俱據說文目部䀎低目視也引周書武王惟䀎而謂武王低目視此四人

案偽孔之訓乃望文生義江氏王氏之據說文為

訓亦非經意也蓋低目視爲䁥之本義非即尚書冒字之義第壁中古文有叚䁥爲冒者故許引之以明叚借之誼猶洪範無有作好之好作玫顧命陳寶赤刀之寶作宲耳非謂武王低目視此四人也且經云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則此句自指四人之佐武王非武王之視四人今案上文迪見冒之冒馬本作勖訓勉也見釋文此經之冒亦當訓勉昭當讀爲詔昭與詔同召聲釋名釋典藝詔照也人暗不見事宜則有所犯以此照示之使昭然知所由老子俗人昭昭釋文昭一本作照是詔照昭三字義略相近釋詁詔導也謂四人導武王惟勉故能大盡稱其德猶上文言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也此經冒字當亦從馬本作勖爲是

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 多方 傳天以湯故須暇湯之子孫冀其改悔近江氏段氏本暇俱作夏

案詩大雅皇矣疏及周頌武疏俱引鄭注云夏之言假天覬紂能改故待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是鄭本暇作夏夏與假嘏暇皆同聲通叚字方言一秦晉之閒凡物壯大謂之嘏或曰夏又凡物之壯大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閒謂之嘏無逸曰昃不暇漢靈臺碑作日稷不夏尚書大傳夏之言假也蓋釋詁假與嘏俱訓大詩夏屋渠渠肆于時夏毛傳俱云夏大也而假又與暇通列子黃帝試語之有暇釋文暇一作假詩皇矣箋天須假此二國釋文假本又作暇文選登樓賦聊暇日以銷憂注暇或爲假以大之義可包寬暇閒暇等義故也然則此四字不獨音通義亦通矣故鄭本作夏僞孔本作暇異其文不異其義然以說文暇閒也觀之則作暇尤爲本字必欲改孔從鄭泥矣

又案論語加我數年史記孔子世家作假我數年風俗通義窮通卷亦引孔子曰假我數年竊謂假

字亦當訓寬暇之意

我乃其大罰殛之 傳乃其大罰誅之段氏撰異據釋文殛作極歷引裴松之三國志注詩閟宮正義以證極是而殛非

案說文殛殊也殊死也一曰斷也漢令蠻夷長有罪當殊之段注殊之者絕之也是殛字本含二義一爲誅殺一爲隔絕隔絕猶放流也此經殛字釋文云本又作極段氏撰異謂極窮也是段釋詁極至也之訓謂窮至罪人於遠方即放流也觀下文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則殛字之誼作放

流解亦無不可僞孔訓殛為誅乃取爾雅釋言殛誅也為訓且於說文殛殊也殊死也之誼亦合是取殊字之第一義為說也段氏改殛从極而訓為窮是取殊字之第二義為說也總之處置罪人本無一定重則誅死輕則放流二義固皆可通況此句猶為預戒商人使之用命之意乃恐喝之詞非必爰書之已定也但以下文離逖證之似作放流解尤合經意至字之作殛作極固不必拘以殛字中亦含有放流意也

綴衣 立政

傳綴衣掌衣服孟子盡心篇趙注引書作贅衣

案尚書綴衣凡四見兩見立政兩見顧命傳於顧命訓幄帳於此訓掌衣服鄭注殘闕惟於顧命出綴衣于庭句訓連綴歛衣餘俱不具竊以鄭誼考之此經綴衣僞孔訓掌衣服者是也綴字本誼說文訓合箸也是牽連繫屬之意既名綴衣當是連綴衣服幄帳非其類也此經綴衣列於虎賁趣馬之閒必是掌衣服之官如周禮春官司服掌王吉凶衣服之類是也綴與贅本同聲通假字蓋贅之本誼為以物質錢引申之又為凡物連綴繫屬之稱詩大雅桑柔具贅卒荒傳贅屬也疏猶綴也謂繫綴而屬之公羊襄十六年傳君若贅旒然注贅繫屬之辭此皆段綴誼以釋之故公羊襄十六年傳釋文贅本作綴顧命綴輅在阼階面周禮典路注作贅路在阼階面而揚雄雍州牧箴班固西都賦崔瑗北軍中候箴皆作贅衣李善注文選李賢注後漢書俱引尚書綴衣為證云贅綴也贅衣主衣之官是贅綴古人通用故趙注孟子引書作贅衣也

夷微盧烝

傳蠻夷微盧之衆帥

案江氏集注謂烝君也蠻夷微盧二國之君臣服于周者也是不從僞孔訓烝為衆而從僞孔謂夷為蠻夷今案烝之訓君其說甚塙夷訓蠻夷則未的也微盧二國首見牧誓與庸蜀羌髳彭濮竝舉固屬蠻夷然古書簡質若僅舉微盧二國何必先舉一夷字今攷夷亦國名逸周書王會篇夷用闐木列於羌蜀巴濮之後與牧誓所列諸國大略相同則夷亦是西南一國禹貢梁州和夷厎績鄭注和上夷所居之地和讀曰桓地志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蔣氏書地理今釋和即和川水在

今四川雅州滎經縣又牧誓微傳在巴蜀正義巴在蜀之東偏漢之巴郡所治江州縣也蔣氏謂江州縣今巴縣北屬四川重慶府又盧為古盧戎國蔣氏謂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東北中盧故城是是夷微皆在豐文王都在今陝西西安府鄠縣之西南盧在豐之東南江漢之間蓋文王之化自近及遠故此三國首先嚮化其君皆得其人厥後微盧則隨武王伐紂夷則成王時恪獻方物以朝於成周合牧誓王會篇觀之夷微盧為三國甚明

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傳用賢之法能居之于心能用陳之

案宅之訓居固屬常解然曰居之于心則經文無心字傳反添之且用賢當用之于位不但居之于心傳誼非也今案則克宅之承上自古商人及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句來則此宅字即上文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之宅則克宅之者即上文之克即宅也謂此三宅之人湯與文王能使之居是官也繹字訓陳雖本釋詁然陳其材力當屬臣說此經二句乃指君說若謂君能使臣用其材力又嫌輾轉添字以釋經矣今攷繹之本誼為抽絲抽絲者必相牽引故引申之為絡繹尋繹之義廣雅釋言繹搯也論語八佾繹如也子罕繹之為貴皇疏俱云繹尋續也漢書黃霸傳語次尋繹注繹謂抽引而出也詩絲衣序繹賓尸也及周禮籥師注壬午猶繹釋文俱云繹祭之明日又祭也是皆為牽引連及之義此經克由繹之謂湯文用賢絡繹不絕即易所謂拔茅連茹也則就其本誼解之其義已足豈必訓繹為陳哉

讀尚書日記終

經笥質疑書義原古二卷

〔清〕張瓚昭撰

清光緒十一年蘭朋堂刻本

光緒乙酉仲夏續刊

經笥質疑書義原古

平江張氏家塾藏板

平江張斗峯先生儒林耆宿平生宗法昌黎以識古書之正僞自任道光初補鑲紅旗官學教習刊所著經笥質疑易義原則六卷易義附篇天文地輿四卷書義原古禹貢一卷於都門後官東安訓導刊所著古文選要三五本紀補楚陵逃略蓄山議長沙城外開渠議東安公牘斗峯文集於儒學署惟書義原古禹貢外僅成典謨至甘誓二卷未卒業公子福建按察子衡世丈將刊行而屬不佞以校訂之役竊惟尚書自正義盛行而馬鄭之注亡承學之士幾忘晚出古文及孔傳之爲僞矣宋時吳才老朱子始疑之至

國朝閻氏若璩惠氏棟王氏鳴盛輩出明目張膽鳴鼓而攻而梅賾姚方興之作僞乃如百家之鑄象於鼎焉然當先生時閻氏諸人書尚未傳播世方樂蔡傳之簡易師一家之說以爲暖暖姝姝而先生獨不苟爲附和其立說與閻氏諸人略同且有彼所未及者二千餘年之晦塞待先生而始開豈不異哉閻氏諸人之書爲阮文達收入學海堂海內稍知治經者人置一編先生零珪斷璧顧久秘篋笥中書之顯晦有時古今類然不必盡同也貴撰謏陋無似詎足語崇益山海僅援閻氏疏證之例略摭史公以來之說同於先生者逐條比坿用證是書之确可据依主於引伸故無取繁富或疑平秩及譏說諸解掤自先生質諸漢人重師承之義顯

有牴牾然先生博極羣書夫烏知其必無所本後生末學敢以淺見臆測惟僅存先生之真以俟諸百世焉爾光緒十年甲申秋九月後學巴陵杜貴墀識於武昌經心書院

書義原古卷一

平江譚瓚昭斗峰撰　巴陵杜貴墀仲丹校注

夏書

夏地名左傳所云大夏孟子所云負夏卽其地舜受堯禪遷都於此禹受舜禪因舜都遂以夏爲有天下之號其初本專屬姒姓一代至商周以降乃名天下之中曰華夏曰諸夏蓋別乎夷爲言當是夷羿猾夏以後事非古也惟是典謨所紀多虞舜事故舊稱虞書今案二篇冠首各有曰若稽古四字似皆有虞以後史官所爲因思禹平水土當唐堯時凡禹貢所載之事後於典謨者少先於典謨者多說者緣禹貢冠首無曰若稽古之文以爲出自夏史所作然則夏史能作禹貢顧不能作典謨乎惟然乃敢并斷典謨爲夏書以合曰若稽古之義是之謂原古云凡四篇首帝典次臯陶謨次禹貢終之以甘誓見啟賢也蓋堯視舜舜視禹一如禹之視啟而舜承堯禹承舜一如啟之承禹所謂唐虞君臣無異父子者此也以其皆純任天理之自然無所矯揉造作於其間也此其意惟臯陶能發明之宜其謨得參乎典貢閒也案書疏馬融鄭康成王肅與劉向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顧甯人日知錄疑古時有堯典無舜典有夏書無虞書而堯典亦夏書也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而謂之堯典則序之別爲舜典者非矣左氏傳莊

公八年引皐陶邁種德僖公二十四年引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賦納以言文公七年引戒之用休襄公五年引成允成功二年十一年二十三年兩引念茲在茲廿六年引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哀公六年引允出茲在茲十八年引官占惟先蔽志國語周內史過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而皆謂之夏書則後之目爲虞書者贅矣何則記此書者必出於夏之史臣雖傳之自唐而潤色成文不無待於後人者故篇首言曰若稽古以古爲言則非當時之記也世更三聖事同一家以夏之臣追記二帝之事不謂之夏書而何孫氏星衍曰案左傳文十八年明言虞書數舜之功曰愼徽五典云云安得謂之有夏書無虞書竊意古人蓋以二典爲虞書大禹謨以下爲夏書也趙氏坦曰左傳稱爲夏書者典謨原係夏時追記故春秋時猶仍舊稱

帝典

帝者有天下之尊稱堯舜以上皆然惟二帝之稱則專屬堯舜也典法也典之爲書本記堯舜之事伏女所授原只一篇後人

割愼徽以下另爲一篇僞造二十八字冠首題爲舜典而二典之目遂一成不可變矣究之舜典二字他書無證而堯典二字見於孟子所引二十有八載數語後人以此數語入舜典顯與孟子牴牾殊爲失據然據此裁舜典統稱堯典似乎此外另有舜典在無以杜曲學逞臆强爲補亡之誣不若據大傳帝典觀美之言渾稱爲帝典於情事更爲兼該蓋古之須原此爲確當云案江左元帝時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多用王肅范甯注補之而皆以愼徽以下爲舜典之初無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至齊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始奏上之國朝臨海洪州倅頤煊讀書叢談舜典王氏鳴盛謂孔壁古文本有此篇後其篇亡佚撰僞古文者因割堯典愼徽以下爲舜典當時馬鄭傳古文尚書二典皆合爲一篇名堯典不名舜典

歷引羣書以證之頤煊案周禮春官序官注鄭司農云堯典曰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詩時邁鄭箋書曰歲二月東巡守曰至於岱宗正義書曰以下堯典文公羊文公十四年引堯典曰在璿璣玉衡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引此句亦作堯典亦皆馬鄭王本二典合爲一篇之證趙氏坦曰史記堯本紀直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凡今舜典所載察璣衡定巡狩封山濬川制刑法誅四凶等事皆在堯本紀中班固稱遷作史記多從安國問故安國乃治古文尚書者而遷本之作堯紀卽此可知古文堯典原不止於釐降二女而必至遏密八音方止也姚氏曰据史記以遏密八音以上爲堯典月正元日以下爲舜典文氣仍是割裂經文直敘舜事無容中畫蓋別有舜典而今亡之不必分截以足之焦氏循尚書補疏惠氏定宇云伏生尚書無舜典自粤若稽古以下至陟方乃死皆堯典也古文尚書原書只如此故司馬遷撰史記鄭康成王子雍注尚書皆以愼徽五典以下爲堯試舜之文孟子稱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明言堯典王氏西莊本此於孟子外備引王莽傳光武時張純奏章帝時陳寵言晉武帝初幽州張髦秀才上疏以及儀禮疏公羊疏凡引今舜典文皆稱堯典於是學者著書皆以舜典爲已亡而

合曰若稽古以下陟方以上爲堯典惟毛氏大可作舜典補亡謂愼徽五典以後至放勳殂落尙是堯典惟月正元日以後始是舜典史記五帝本紀則正載二典之全者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放勳乃殂落止是堯紀卽是堯典自月正元日起至舜三十徵庸止是舜紀卽是舜典而月正元日以前則尙有舜典半截在帝舜紀中因卽取帝紀文在月正元日以前者補舜典之亡竊謂大學引克明峻德稱爲帝典則兼堯舜言之蓋以一篇言則曰帝典以兩篇言則遏密八音以前爲堯典月正元日以後爲舜典舜典固未嘗亡亦無庸補也貴墀案先生謂帝典之稱本諸尚書大傳考今福州陳氏壽祺所輯校尚書大傳畧說子夏讀書畢條作堯典可以觀美不作帝典與文選注御覽困學紀聞所引書大傳相合且以大傳堯典與九共臯陶謨並列不應復改稱帝典蓋是書刻於近代孫氏晴川盧氏雅雨皆出掇拾之餘非復隋唐以來之完本其間傳寫不無異同或先生所見本與今本有別耳若薛士龍季宣書古文訓序引此文正作帝典然其序次與孔叢子同與御覽困學紀聞異則必非書大傳之文陳氏壽祺已辨之矣乾隆間南昌龔元玠琢山注十三經客難其今文尚書篇次亦以帝典易堯典其說曰云帝典

者孔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又曰帝典可以觀美大學引克明峻德亦曰帝典足徵堯典本名帝典孔子及七十子時書無堯舜之名也或引堯之事則可云堯典故孟子以二十有八載云云爲堯典然則遵孔子七十子所稱帝典之舊兼以包二帝可矣是說與先生正合

曰若稽古句 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曰粤越通曰若古語辭觀召誥越若來殆有恭順意稽考也古者去今已遠之稱蓋由夏史稽考前代形諸紀載有幸其得所稽者此句直貫通篇非但此節發端語故四字當定爲一句焦孝廉循尚書補疏帝堯二字當不連上四字堯殂落後書其故事故云稽古乃自今述古之稱若書當時之事則不加此四字也

舊說堯唐帝之名放至也勳功也此正論語巍巍成功之義極贊之辭也今知其非是後有臣放齊孔傳放齊臣名豈亦可云贊辭乎史記索隱云堯諡也放勳名陸德明釋文馬融曰放勳堯名 欽者無不敬明者無不照文者順理成章經緯天地者思者致心體物睿以作聖者也安安者一安皆安心安身安人安百姓安也孔傳以欽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 允信以自處也恭莊以與人也克能也讓謙遜也光就其功德之發見者言被覆冒也表外也謂海表四表四海之表也卽下文羲和叔仲所宅之地是格感格也上謂天下謂地蓋謂堯以無不敬無不照者融合天人之精英注之於心鑽研詳審神而明之化而裁之推而行之使一安無不安其功德何如也猶且允恭克讓渾灝無名巍巍蕩蕩遂致發而爲光者不特洋溢五服幷且覆冒四表於是德與天地合功與天地參而感格乎上天之神下地之祇大哉堯之爲君也如此夫此一節就堯身爲言未及臣鄰之助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此就臣及民言堯功德也明如下文明明之明才德過千人爲俊俊德俊民之有德者克明俊德如周書灼見三有俊心及克用三俊之意鄭曰俊德賢才兼人者孔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 九族當是古帝之胄如左傳載八元八愷爲十六族之類約之以九舉其大者言亦以其時二八尚未升也以親者親賢之謂也百姓當是古神明之後證以因生賜姓之說知非華門圭竇之人孔傳謂百姓爲百官孔疏引左傳天子建德因生賜姓爲說史記集解鄭元曰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海鹽崔茂才應榴謂必作如此解方與下文黎民不複蔡氏通指百姓黎民爲民而以畿內天下分疏之甚無義理又百姓如喪考妣是指百官言下遏密八音乃指黎民蓋臣分親故如喪考妣民分疏故三年遏密八音而已足伸其哀矣楊升菴主此說顧亭林是之朱長孺尚書埤傳亦從古註 章章之也平章者其於俊民用章務得其平也萬邦五服內外之總名左傳所謂執玉帛者萬國是也協和者相協以成其和也黎黑

也黎民黑髮之民舉少小以別乎老者言也雍聲之和也時雍
時尚雍和之聲也黎民於變時雍者以黎民散處萬邦局於鄉
土聲各不同案禮王制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
譯正義曰達其志通其欲者謂帝王立此傳語之人曉達五方之志通傳五方之欲使相領解其通傳東方之語官謂之曰寄
言傳寄內外言語通傳南方之語官謂之曰象言放象外內之言通傳西方語官謂之狄鞮鞮知也謂通傳夷狄之語與中國
相知通傳北方語官謂之曰譯譯陳也謂陳說外內之言周禮誦訓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鄭注方慝四方言語所惡
知地俗博事也疏使王博知地俗言語之事秋官大行人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
諭書名聽聲音注屬猶聚也謂聚於天子之宮教習之也辭命六辭之命也疏太祝六辭之教命也蓋通達其語言而教習之
使無尨異者也先王之所以治萬邦也後漢書杜篤傳朔南暨諸夏是和注引尚書曰朔南暨聲教此先生著說所本也謹案

雍正朝　上諭以廣東福建人多不諳官話著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爲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準送
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館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縣與士民相見及教官實心教導保薦時列入政績以此而推先生
所謂從時尚雍和之聲者盛世固所應爾也堯既以明俊德者協和萬邦遂有以使
萬邦少小之民皆變而從時尚雍和之聲不至於言語不通也
抑考於變時雍一語正與周詩於樂辟雍相類故周詩於武王
言辟雍卽言四自與此下歷言四宅亦相類是此文雖未言學
實興學之權輿也謹案俊德與族姓邦黎皆帝王所自有惟堯
能顯明俊德之人則近而九族中有不易親者因俊德以親之
而九族睦矣至於九族既睦則疏而百姓中有未平章者再因

俊德以平章之而百姓昭明矣若夫百姓昭明則遠而萬邦有
未協和者復因俊德協和之而萬邦喁喁向化蕩蕩難名矣斯
時也但見四海一家全無扞格卽以言語論其老者雖難變音
而少小黑髮之民則已變而從時尚雍和之聲於乎休哉何一
統之盛至於斯極雖甚盛德其蔑以加諸此矣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者指實之詞謂於變時雍不易致原其自非他乃命羲和及
分命二仲申命二叔所致耳蓋時雍之時屬諸天羲和諸子司
天之官也分申各言仲叔初命不言伯者猶之乎分申皆言宅

初命不言宅誠以所言之宅在四表外出也外出重宅故命及
之不外出者屬內官無容言宅也外出者爲二仲二叔則爲內
官不出者爲二伯不問可知又何容贅況分申屬專詞可以剖
晰初命屬統辭何可單言伯總之羲和有六子其不宅於外者
爲二伯總理授時大綱不似四子宅於外理其細目因地制宜
也孫氏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鄭康成曰仲叔亦羲和之子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之官又主方
岳之事是爲四岳掌四時者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正義仲叔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通鑑前篇案尚書大傳舜祀
泰山霍山皆奏羲伯之樂華山宏山奏和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
總之不然歷法無所統矣近人龔元玠書經客難客曰或以上文所命爲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可從否曰此確解也因

仲叔而知有伯因仲叔之宅四方而知有伯之在帝都如今欽天監遇四方有剟侯之事則選其貳以往而長常在監亦猶是也若順也欽若敬而順之也史記作敬順昊天昊太昊卽詩傳所謂昊天上帝天之神是也葢古者以太昊伏羲配天稱爲天皇氏昊天上帝鄭康成以爲天皇大帝禮記正義以伏羲德能同天故稱皞故稱天亦曰昊天鄭志春日其帝太皞其神句芒祭蒼帝靈威仰太皞食焉天繫日月星辰時所自出故首及之歷書也象圖也天之所繫日爲主月次之星辰又次之鄭康成以星辰爲一星所在不屬日月之躔度者多其屬日月之躔度者謂之宿一曰辰辰也者以日月相會於此名之也故別言之此一節帝統命羲和敬順昊天之爲歷而書之敬順昊天之爲象而圖之無非爲

日月星辰四者揭其推行之各異明其度數之有常敬授其人以時燦然見時與事相因使知時至卽興事不可有過有不及時雍特其一耳特其大者耳大者得小者自理故但言授而受之者云何可不復贅云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分命卽分封之謂既統命之又分命之授之以土地人民使司牧之爲東表諸侯之長抑亦以歷象授時云云初已命之也後放此宅者定其居也如魯荒徐宅召定申宅之類嵎夷見禹貢青州是爲東表之地蔣相國廷錫尚書地理今釋謂在朝鮮方千里而遙其中奚啻百國周武王封箕子於朝鮮卽其地今之高麗國是也曰暘谷者國都所在嵎夷地廣故析言之孔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曰暘谷暘谷嵎夷一也賓祭名日者君象日初出如賓初至祭以迎之如迎賓之禮國語所謂以教民事君者此也卽此以見人君當如日無私照春秋緯感精符王者之明以日爲契不可以近而私之遠而忘之也古者日月星辰之祭各有其人以爲配享謂之神祭者祭其神也古不傳日之神自今考之當是炎帝左傳炎帝以火紀爲火師而火名月令夏主南方其帝炎帝平秩東作教東人變時雍也平

平之也凡鳴之不平者拂神聽故必平之秩秩之也凡言之不秩者非德音故必秩之東作謂東人夸詐往往造作言語如孟子斥作僞言者曰齊東野人之語是其徵也日中謂日晷不長不短恰得其中尚書今古文注疏鄭康成曰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也是謂春分星鳥謂其時初昏中星乃南方朱鳥之宿如月令仲春昏弧中之類是也弧近東井朱鳥之屬星也殷猶正也仲春春之中也就日中星鳥以殷之所以協時月正日也析明晰之謂厥民析者明晰其所平秩之教也孳息也孳尾謂孳息之尾可爲儀飾如文豹夏翟之類貢獻所需不可畧也謹案四表之地天子巡狩

所不至又不能爲設典樂司徒秩宗納言及虞官故帝命兼及之後放此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命由既分命而言抑以歷象授時之命初已有之也後放此

南交南方交阯之國（尚書大傳堯南撫交阯史記索隱南方地有名交阯者或古文畧舉一字名地南交則是交阯無疑也）南表地也卽今安南不言宅南方曰交阯者殆當時止稱其地爲南交交下無阯不得而强增也訛訛言也南人輕剽好爲訛言不免顯與時雍迕故平秩之法在敬致帝命使民自變也如左傳楚人謂乳穀虎於菟之類是卽南訛之徵也日永謂日長至（馬融曰日長則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鄭康成曰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不見之漏四十五刻）星火謂昏火中與月令仲夏昏亢中微異夏之爲時南方火王仲夏夏時之正中也正猶殷也就日永星火時以正仲夏而南表之時月日無不協而正矣因依也厥民能依上所平秩時以與事各遂其生安其教訛言有不自息者哉鳥獸希革者謂鳥獸毛希止可爲革明其爲裘不美也此荆揚之貢但有羽毛齒革而無皮服也或曰希落也謂毛皆屬落而後取者或曰希布也南方多以羽毛爲布今之羽毛緞是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地名見禹貢雍州蓋宅西之西卽弱水既西之西（尚書地理今釋引黃度尚書說云禹貢西被流沙自流沙以西皆夷界山川不紀於職方故稱西以見境域之不止此也朔則不限沙漠荒茫悠遠山川不可見故稱朔方以爲大界）其地廣大近日入處三面距水與嵎夷相似漢書稱黎軒國又曰大秦國世傳鐵網珊瑚正其地卽大西洋是也西洋人傳歷法明是和仲所遺漢書言其人長大爲中國種必是和仲苗裔乃敢創爲異教遏抑前光其爲欺妄大矣能不辭而闢之乎昧者暗也取日入之義以昧名谷亦以見其與文明之地異也（孔傳日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知）成成言也西人堅忍凡所爲言一成不可變其遠於時雍較南訛有甚焉此後世浮屠天主諸異教所自興也所賴於平秩者豈易易哉宵中日夜分也星虛昏虛中也與月令仲秋昏牽牛中微異就宵中星虛以殷仲秋而西表之時月日無不協而正矣夷平也厥民夷者民習於和平自無成惡之患則所爲成言皆可得而正矣毨潤澤鮮好也鳥獸之毛惟得其鮮好所以能用毛成布色鮮於海東諸國所作說見漢書西域傳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

鳥獸氄毛

朔方卽北方史遷朔作北釋詁云朔北方也不言北而言朔者朔義訓始北方屬水水所從生是萬物資始也況北亦訓敗敗北爲時忌君子諱言之故以朔代也朔方北表地幽都則又朔方之濱海者其地山大而密氣候不齊史記索隱曰山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幽都蓋是也故其人之爲言好更易今考和叔所宅之幽都舊註失據徧求他說但聞其地有石門謂之禹門又有石洞幽深莫測又聞有銅柱鐫幽都字究亦未聞其於今屬何處似難據以說經要之以嵎夷南交昧谷推之其必薄海無疑可知不在今俄羅斯必在今控葛爾向之所聞殆非虛也吾聞控葛爾國風純俗古不尙詐力則和叔之澤猶存也在察也釋詁云在察也朔易謂其人之爲言隨口更易尤爲遠於時雍故不曰平秩而曰平在謂平之未得必加察以核其所由而後可去其更易無憑之弊使變時雍則較西南爲尤難也後世浮屠諸異教惟此地奉行之爲最專可觀其概已日短謂日短至尙書今古文注疏馬融曰日短晝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鄭康成曰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於時最短星昴謂昏昴中也與月令仲冬昏東壁中異冬之爲時北方水王仲冬又冬之中也就日短星昴以正仲冬而北表之時月日又可協而正矣隩深密也段大令玉裁古文尚書撰異此字本作奧正義引爾雅室西南隅爲奧又案文選赭白馬賦注云鄭云尚書注曰奧內也此鄭注古文尚書作奧之明證案周語野無奧草注奧深也

厥民隩者服吾平在之教必能去其更易無憑之言一切歸於深密此後之北國所以有肅愼等名也氄毛毛之耎毳而細者鳥獸有此爲裘勝於他產而練葺紡績亦可成服以之致貢亦誠裕焉

帝曰咨爾羲曁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一節記帝於羲和諸子前一一命之今又合咨焉而致其反覆重在歲有氣盈朔虛必須置閏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爲朔虛合氣盈朔虛一歲餘十一日弱未滿三歲已成一月則置閏焉然後四時定而歲功可成歲功既成諸凡就敘其有補於斯世者多也釐治也績功也熙光明也釋詁云熙光也謂信能治百官而衆功皆得光明也蓋以置閏定時成歲所關官務者如此而羲和氏之任大責重亦可見矣氣盈朔虛詳見易義附篇案易義附篇先生所自著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堯未用舜時志欲巽位而求得其人也若順也庸用也天下

惟能順時爲治之人乃可登庸故堯所疇咨者以此放齊疑帝堯之昆弟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史記作嗣子丹朱開明臧茂才琳案毛詩東有啟明三家詩東有開明見大戴禮記四代篇堯有官天下意而宗臣必欲其家天下亦禮所宜然啟明星名晨見震方先日而出放齊借此稱丹朱稱其不忝震位足承光被也吁歎聲有不允意嚚訟皆多言鮮當之謂尚書今古文注疏春秋左氏僖二十四年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訟者說文云爭也王逸注楚詞云讙譁爲訟言其妄言而好爭其違於恭默可知曰可乎謂其不可絕之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一節帝以登庸無人欲得一治事者爲輔也采事也釋詁云若順采事也驩兜共工二臣名皆凶族也驩兜或以爲帝鴻之後史記集解賈逵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驩兜也杜預注左傳同共工則姜姓四岳之從祖也周語共工賈氏逵以爲姜氏帝咨若采而驩兜亟舉共工以對足以見其比周爲黨也尚書今古文注疏鄭康成曰驩兜共工更相爲舉鳩聚也僝具也尚書今古文注疏馬曰僝具也焦孝廉循尚書補疏傳鳩聚也僝見也歎共工能方聚見其功案傳中兩見字疑皆是具字之譌正義言僝然見之狀非是謂共工方鳩聚其具以圖功似能任事者帝不允之而言其不才靜則能言用史遷庸作用則違之其象恭之惡直是滔天豈足舉乎先生此條別紙云竹書載堯十九年命共工治河六十一年命崇伯鯀治河則鯀未命以前四十一年中治河者共工也帝因驩兜美共工之功謂其貌若恭順而洪水仍致滔天與下文浩浩滔天固是一義案此說亦見徐位山管城碩記謹附存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岳山之最尊者四方各一故曰四岳又曰方岳漢書公卿百官表云或說四岳爲四方諸侯古者天子巡狩必至方岳事見後故於其方各立一諸侯之賢者以統屬方國謂之方伯一稱四伯鄭云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謂之四伯惟帝世稱四岳其時四人皆共工從孫姜姓也杜氏左傳注

謂四岳堯時方伯是也困學紀聞孔注云卽上羲和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案周語太子晉曰共之從孫四岳佐禹胙國命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左傳許太岳之允也杜氏注謂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當從周語之說閻云案韋昭國語注共工諸侯炎帝之後姜姓也當顓之衰則四岳爲共工從孫亦神農之後復何疑其人本係外官有時率屬入覲故帝得而咨之是時洪水爲害湯湯洪水貌割害也釋詁文刀害爲割詩唐譜正義引堯典云湯湯洪水方害蕩蕩懷山襄陵就地言浩浩滔天就天言見其害大充塞兩閒也下民其咨民不堪其害也乂治也有能俾乂求能治水之人也僉曰者四岳合詞對也於歎美詞鯀崇伯名崇國本在禹貢雍州灃水濱當堯咨時鯀必隨其方伯入覲故四岳得而薦之帝既曰吁又加咈哉者甚

不允之詞方逆也命令也圮敗也族類也孟子梁惠王方命虐民注方猶逆也春秋左氏成四年傳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是族類同義謂其平日違逆命令圮敗族類甚屬不才不可用也岳曰者大岳一人對也异與異同釋文徐云鄭音異蓋鄭讀异哉爲異哉言蘇異於衆人試其才或可取其能止洪水耳爰引至帝前帝用之使往而誠以欽哉望之切矣至九載之久功用弗成其負罪多矣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

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尚書今古文注疏移帝曰欽哉四字冠慎徽五典節之首

此一節堯以天災難彌欲求人代故以巽位咨也巽遜通否不通帝至此明言官天下之意自謂在位久而年老以汝四岳向能用我之命茲巽我之帝位於汝汝其擇一人受之王尚書引之經義述聞林之奇尚書全解曰說者謂堯欲禪位於四岳而四岳曰否德忝帝位則四岳只是一人以堯之禪位不應讓於四人夫既以丹朱嚚訟爲不可以受天下蓋欲使四岳自相推舉一人以授帝位也如漢文帝時有司請建太子帝曰楚王季父也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秉德以陪朕正如堯之禪位又何害於四岳之爲四人哉太岳辭以我四人俱不德有忝帝位不敢當堯於是欲其別舉一人謂其人克已處明中者再明之其未克明而尚側陋者則特揚之案史記五帝本紀堯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段大令玉裁謂悉舉訓明揚貴戚訓明疏遠隱匿訓側陋蓋今文尚書作明揚明側陋總期得人以進也師衆也史遷爲衆師衆諸侯也蓋鄭重其事不敢私薦也人無妻曰鰥虞國名舜虞之儲貳也舜父瞽瞍虞國之君也頑者不識賢否之謂謂舜生母早亡其嚚者後母也後母生子名象故曰象舜異母弟也傲驕慢也象性驕慢欲奪其兄之儲位如衛宣之朔子晉獻之奚齊其母之嚚亦必宣姜驪姬之類欲其子爲君於是慫夫殺嫡主象謀兄通鑑前編虞氏自幕故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劝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爾王進士崧說緯堯由唐侯爲天子其初固一國之

君也而舜父瞽瞍亦虞國之君故左氏傳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四岳師錫稱爲虞舜二女釐降亦日嬪虞可知虞乃舜上世有國之名非既有天下始以虞爲號也而舜克諧以孝使烝烝然進於自乂而不格姦在方伯已聞而賢之將加崇獎適值此時當朝覲天子瞽瞍史遷瞽作盲以廢疾不當行舜爲虞之儲貳故係之虞曰虞舜自當代父聽命於朝方伯正樂得率之使奉朝請借天子威靈定其位以絶象之覬覦而何期帝欲巽位命其明揚又安有不樂師錫焉而薦之於帝者耶至於來朝之人雖衆其君因廢疾不行使其子代者當亦不多加以舜之至德業已動乎方伯豈得無先聲達於天聽者是帝曰俞予聞固由帝之天聰遠

達亦何莫非舜德之足上聞耶是故一經岳之稱譽不待其詞之畢而已試焉(尚書疏鄭曰試以爲臣之事王曰試之以官)女焉觀刑焉釐降而嬪焉嬀汭水名(馬曰水所入曰汭嬀汭嬀水之曲史記集解孔安國曰舜所居嬀水之汭王夫之書經稗疏蔡注引爾雅水北曰汭今案爾雅並無此文蓋孔氏涇屬渭汭之傳有此言而蔡氏誤識之也)虞國之有嬀汭猶崇國之有灃水岐周之有涘將竊嘗讀周詩親迎于渭及曰嬪于京(段玉裁云與大雅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文法正同)覺與此之釐降嬪于相似早知舜非野人孟子之言未可盡信旣又徵諸左傳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更可見舜之先國於虞者非一世後之人以幕爲舜後固無稽卽謂堯始封舜於虞亦已妄爾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慎敬之本於心者徽之爲言揮也有糾繩意有渙號意典典籍也五典五行之典也官稱五正神宗五祀誠以兩間爲五行充塞故五帝之王必秉以五行之德鯀治水汨陳之其失所慎徽亦明矣堯首以此試舜而五典克從知其於官則成其宿業而事治於祀則能是尊奉而神享左傳所謂無違教者是也揆度也(尚書今古文注疏揆者釋言云度也說文云癸冬時水土可揆度也)如孟子先後揆一之揆百揆者揆度百官之政殆卽後世冡宰之職耳堯納舜於此而百官之政以時而敘(尚書今古文注疏傳訓時爲是)左傳所謂無廢事者是也賓謂待以賓禮四門本四方而定極之四海之遠不能外(史記集解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孫星衍疏周書明堂解及禮記明堂位皆云九夷之國東門之外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六戎之國西門之外五狄之國北門之外是馬氏所謂四門)蓋凡四方諸侯之來覲堯命舜迎而賓之(鄭康成賓讀爲儐舜爲上儐以迎諸侯孔安國讀爲賓客之賓)而四門遂見爲穆穆而深遠焉左傳所謂無凶人者是大古字通太大麓太山之麓濱海所謂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堯納舜於此非無由也(王光祿鳴盛尚書後案說文卷六上林部云林屬於山爲麓是山足也史記云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此司馬遷從安國問故而得者與鄭馬合顏之推家訓卷下書證篇云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於大麓卽此山上有堯祠世俗或呼宣務

山余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銘云上有巏務山方知此巏務山也然則納於大麓北齊人猶能實指其處鄭馬注不可易也通鑑綱目前編主大麓爲泰山麓說謂堯時會有風雷之變使舜禱之泰山而息今古文注疏論衡亂龍篇云舜以聖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龍蛇不害王嘉拾遺記虞舜南潯之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豢龍之宮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反放洛汭玉充論衡唐虞之時豢龍御龍常在朝夏末政衰龍乃隱伏)吾聞物之能致烈風雷雨者莫如龍能濬川滌壅者亦莫如龍左傳言帝舜氏世有畜龍由其不棄水官能降龍而生得之也由是以思可想見當時洪水非龍莫治龍非大麓不生故堯納舜於大麓以取龍龍興烈風雷雨以拒舜舜能知明處當不爲所迷終克取龍而還成治水功所以足誌也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也呼之來前也詢事考言謂詢謀以事而考核其言乃言底可績者乃汝也底致也 史記堯以爲聖召舜曰女謀事至而言可績今古文注疏史公云召舜者以格爲來也底爲致者釋言云底致也周語注底至也致即至也 謂將汝言推致焉皆可奏績如上文云云者是也三載謂自降女至底績共歷如此之久信之深矣汝陟帝位者命其嗣爲帝也舜讓于德弗嗣 尚書今古文注疏今文作怡古文作嗣嗣者釋詁云繼也 舜自謂德薄不敢當嗣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終者無成代有終之謂文祖謂黃帝 史記文祖者堯大祖也阮文達元揅經室集堯明堂史所云大祖即明堂也孔傳終謂堯終帝位之事文祖者謂堯文德之祖廟通志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之祖廟段大令玉裁云堯大祖蓋謂黃帝王夫之書經稗疏朱子謂堯廟當立于丹朱之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今案舜始攝政受終于文祖受終云者受之於堯也其不當於舜之私廟明矣唐虞夏后之先同出於黃帝唐元囂之族虞夏顓頊之族也故唐虞洎夏皆以軒轅爲祖推本所同出則此云祖者蓋黃帝之廟 舜讓嗣位之命而受其代有終之職所以安臣子之分也想其時蓋第爲之相云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象以典刑

在察也璿珠璣機也以璿飾機象天體之轉運玉衡窺天管也七政日月五星也 史記集解鄭元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 察璣衡以考校羲和之歷象使成釐工熙績之休而無擾紀棄司之弊所以仰承欽若之帝命也 謹案帝者欽若昊天法象莫大乎是於璣衡察日月五星之躔度盈虛消息與時偕行而依以立政使陰陽五行各順其序無偏駁無參差敘五典明五刑皆所以法天也教民與行而去其不率者斯流放竄殛不可已矣男岳齡補注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左傳所謂四凶族 鄭曰驩兜爲渾敦共工爲窮奇鯀爲檮杌三苗爲饕餮 堯不能去者即此此紀舜去之云爾流解見後幽洲 鄭曰幽州北裔馬曰幽陵北裔王光祿鳴盛尚書後案括地志云在檀州燕樂縣即今密雲縣恐臆說 蔡氏以爲水中可居曰洲當在今溫

都斯坦西隅七氏聞見錄所謂澤中有山圍踰千里者是也放置也崇山今嶺外驩州 馬曰崇山南裔後案杜佑云崇山在澧州澧陽本漢零陽地今爲澧州永定縣恐臆說也 三苗荊州之夷三危地名 馬曰三危西裔 在禹貢雍州黑水濱羽山山名 馬曰羽山東裔正義括地志云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 在禹貢青州海濱皆所謂裔土居罪人者也此一節亦見孟子竄作殺以今考之禹貢有三危既宅 史記正義曰括地志云三危山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燉煌縣東南三十里 三苗丕敘之文 馬曰三苗國名也王光祿案馬云三苗國名也考戰國策吳起對魏文侯云昔三苗之居左有彭蠡右有洞庭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史記云三苗在江淮荊州是國名也書疏左傳說自古諸侯不用命者虞有三苗夏有觀扈知三苗是國其國以三苗爲名非三國也 則竄字較殺字爲確 案阮文達校勘記說文無洲字水中之地

本只作州後人加水相沿已久惟此句不可作洲觀孔疏直以十二州之幽州釋之則孔氏所据之州與孟子同若作洲則似別有一地名爲幽州矣王光祿尚書後案洲鄭注禮記引堯典作州漢地理志十二州師古曰水中可居曰州此本爾雅釋水文李巡曰四方有水中央高獨可居曰州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說九州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爲名正義曰此四罪者徵用之初卽流之也舜以微賤超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皆服舜用刑得當其罪也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僖三十三年左傳云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左傳云鯀殛而禹興此三者皆言殛鯀而後用禹爲治水是徵用時事四罪在治水之前也案流四凶在治水之前則於時未作十二州矣故正義主王肅之難鄭而錢唐馮明經景著解舂集亦以吳氏肇十有二州一節在禹治水後其次序不當在四罪先之說爲然也先生移置此門故是卓識又仁和梁玉繩孝廉瞥記据三國志杜恕傳考課疏殛鯀而放四凶語謂別鯀於四凶之外可見殛鯀與放四凶是兩事元凱乃誤以檮杌爲鯀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二十有八載孟子所謂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者是此一節亦見孟子解同茲不具蓋孟子稱此爲堯典語以闢咸邱蒙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誣蓋謂堯未殂落時舜未嘗卽帝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之證以下文三十登庸三十在位之語則二十八載中舜未嘗在位甚明此時非特堯無由而朝卽四岳羣牧與羣后亦何由朝哉愚懷疑於此有年今乃恍然於此二節在肆類輯瑞巡狩諸節後者當是劉歆仕王莽封嘉新公時所顚倒乃有如此錯簡案解舂集謂姚方興二十八字乃魏晉六朝革命之秋陽稱禪讓而陰行簒奪之護身符禮絕常典君在卽貞彼將曰虞舜實然禍萬世之人心易兩間之定位充塞仁義而公行亂賊自此二十八字而始先生謂劉歆顚倒此簡用意蓋與馮同謹遵先儒釋經移置錯簡之例畧爲移易以質經學君子云

謹案尚書中洪範一篇王先生柏書疑正其篇次於前其後本心文先生草廬吳先生皆有考定之本而會稽胡氏一中復据三先生本而爲之集說分經別傳以傳附經然後此篇之義理明白脈絡貫通以此推之則尚書傳自伏生之女不無舛錯而蔡傳之未能審定者不少矣先生於舜典篇次又能見王魯齋諸先生所未及直是鴻濛初闢大義維昭非但有功經學正不得與朱鶴齡之尚書埤傳多士多方並錄王心敬之尚書質疑升康誥等三篇於大誥之前紊亂舊第爲失謹嚴之義者並論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元日正月朔日也孔傳謂舜服堯三年喪畢將卽政故復至文祖廟此本孟子爲言有據而可從者也蓋服闋告廟行卽位之禮乃新天子之居正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此以下皆天子之事也舜於在位後始得行之此則行祭禮也肆遂也公羊引肆覲東后肆作遂史記肆亦作遂承上格祖而來類禋望皆祭名神有尊卑故爲祭名不一上帝天之神卽太昊伏羲氏所謂天皇者是也六宗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當各有其神如實沈爲參神類案自漢以來說六宗者十餘家各有不同孔安國王肅皆本祭法爲說蔡傳因之前明馬

明衡著尚書疑義六卷六宗亦主祭法山川卽禹貢所紀高山大川亦當各有其神如臺駘爲汾神之類祭名望者謂不至其處望其鄉而祭之也羣神謂一切神明皆在內故曰徧此見天子爲百神主人臣所不得而干者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此紀舜行朝覲禮所謂南面而立正此時輯斂也孔傳輯斂既盡覲見班還瑞命圭也五瑞五等諸侯之命圭來朝覲則各獻其圭瑞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既盡也盡一月則遠近畢至無不輯之瑞矣四岳見前羣牧卽州牧羣后諸侯也岳牧率諸侯覲舜

舜乃日日覲之覲畢仍班發其瑞還之其人使歸國也尚書大傳瑞也者屬也無過行者得復其圭以歸其國有過行者留其圭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此紀舜既陟帝位朝覲禮畢遂出而巡狩蓋準四時以行四方一年而周也岱宗卽泰山東岳也柴燔柴祭天也至岳卽祭天所謂因名山升中於天也孔傳燔柴祭天告至望見前望秩于山川謂一方之山川自有尊卑次第望而祭之其牲幣祝號有必秩然者在也肆覲東后祭畢而朝諸侯也協時月正日者卽殷仲春正仲夏之義恐其不遵正朔有違制事也律度量衡四者上下通用之物恐其違制不齊故必有以驗其同也五禮公侯伯子男之禮馬融曰五禮吉凶軍賓嘉鄭康成曰五禮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王光祿尚書後案有能典朕三禮下謂唐虞未必卽有吉凶軍賓嘉之名王尚書引之經義述聞吉凶軍賓嘉出於周禮不必唐虞亦與之同修之者去其封靡五玉卽五瑞諸侯所執三帛纁元黃二生羔雁一死雉皆諸侯之人執之以見天子者所謂贄也如五器謂待此諸侯之人所用之器一如待五等諸侯之器也孔傳五等諸侯執其玉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

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玉帛生所以爲贄以見之器謂圭璧朱武曹彬經傳考證五器卽桓信躬穀蒲五玉古者玉亦名器王制錦文珠玉成器學記玉不琢不成器至朝覲卒事仍復予其人是謂卒乃復孔傳卒終復還也如五器禮終則還之三帛生死則否馬說同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與岱宗並稱四岳卽四岳之官所由名也如岱禮如初如西禮皆仍上之詞總見四岳所行之禮無二禮也藝祖堯廟也舜非堯胄賴堯之培植至受命于天故以藝祖爲堯廟號史記作至于祖禰廟馬融曰藝禰也鄭注藝祖猶周之明堂阮文達揅經室集文祖藝祖皆指祖考而卽爲明堂太室之名周公稱文王爲文祖義同猶後世稱某帝爲某廟也志恩也宋太祖禪位於其弟太宗其後太宗子孫世世奉太祖爲藝祖亦此義也歸而格之者反

必面之意事之如生也特一牛也謹案藝祖之義得解而錯簡益昭然矣

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紀巡狩與朝覲還相因蓋天子往巡而諸侯來覲禮尚往來上下無殊情也以一當四各得四載之服均其勞亦各使成其私也鄭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巡守之年諸侯見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季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王光祿案鄭云云者鄭意謂每天子巡守之明年東方諸侯春季來朝京師其又明年南方諸侯夏季來朝又明年西方諸侯秋季來朝又明年北方諸侯冬季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矣 巡狩與朝之制自羲農已然不始自舜其定以五載則舜爲之尚書後案王制云天子五年一巡守鄭注云五年者虞夏之制也周則十

二年一巡守五年再是虞制鄭所傳尚書虞夏同科故連言夏 敷奏以言言爲心聲可以明其志察其情而辟教有所驗如叛懟疑支之類尤其顯焉者不但如近世之自爲考語已也明試以功如澤宮試射之類車服以庸如賜車馬衣服之類大傳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得乘飾車駢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孔疏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衣服 皆所以崇獎賢勞振興文德者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此以下紀舜陟帝位命官也凡朝覲與巡狩四岳必至帝前師錫有鰥[illegible]岳力也是舜之於岳相得益彰有事必咨由來久矣百揆中天時之相國舜得此遂受終茲以此首咨四岳豈但以之爲相哉載事也尚書疏鄭曰載行也文選顏延年太子釋奠會詩注王肅曰載事也 帝之載謂堯之事也孔傳訪羣臣有能起發其功廣堯之事者 亮相也惠順也疇類也舜欲咨求宅百揆之人而先之以奮起庸功光明帝載之言昭然堯襄如見後之以亮相采事和惠疇類之說欲其允執厥中隱寓紹堯巽位之忱特因其時尚早未顯言耳僉曰四岳合詞對也禹本崇伯鯀之子舊說禹治水告成仍嗣鯀爲崇伯故稱伯禹

者得之曰作司空者謂其見以崇伯兼司空之職作內官也孔傳禹代鯀爲崇伯入爲天子司空 舜允四岳之薦而咨禹稱其平水土而嘉歎其時懋馬曰懋美也 蓋禪禹之意已決雖禹已會其意辭而讓焉而舜加以俞往之命則已一成不變矣史臣首紀之有以哉謹案使禹宅揆必曰往哉明明舜在一處百揆又在一處與成王居成周周公居洛相類竊嘗考古帝王建都偏隅者其時必有兩都堯既有之舜亦宜然說詳禹貢甸服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此因禹以宅揆讓稷契皋陶故此下三節以命申之稱其功不

易其職焉棄后稷名稷今之包粟案漢書本紀嘉穀元稷孫氏星衍云今之小米見尚書今古文注疏百穀之長也正義稷是五穀之長立官主此稷事后訓君也帝言汝君此稷官布種是百穀以濟救之故以名官稷而又稱后似猶是掌之之意然既稱后則已列羣后之班其已封有部可知尚書後案棄爲后稷自堯時已然中候握河紀堯即政七十二年封稷契皋陶賜姓號是也孔穎達云稷之功成實在堯世其封於部必是堯封故毛鄭皆以爲堯周本紀乃云舜封棄謂后稷之號亦起舜時不可信也當是時黎民以洪水之阻鄭曰厄也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詩唐譜箋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至於受飢賴汝棄爲后稷播穀各以其時史記正義曰播時謂順四時而播百穀使百種之穀皆有收穫療斯民之飢而長育之厥功亦大矣鄭曰此三官是堯時事舜因禹讓述其前功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百姓兼同異姓言不親謂彼此不相親或併不親上其五品之不遜實由於此若非五教承之變化而整齊之何以協平章昭明之治哉此契之所由命也司徒官名徒者百姓中之少壯而待教者得其人而司之案周禮小司徒職九比之數以辨其貴賤老幼廢疾以此推之知少壯者爲司徒所簡矣白虎通公侯篇云司主人不言人言徒者徒衆也重民衆周禮鄭目錄云司徒主衆徒於不親者使之親不遜者使之遜後世師稱其弟子爲徒此其由也然不仍上節言黎民者見徒皆公卿大夫士之子弟蓋本鄭康成百姓爲羣臣父子兄弟之說得姓在先非黎民比也教以嚴而成帝乃以敬敷在寬爲命殆謂教與澤俱所宜浸漬而不驟耳五品謂子臣婦弟友五教謂親義別序信此本孟子案史記集解引鄭注以五品爲父母兄弟子書疏曰品謂品秩一家之內尊卑之差即父母兄弟子是教之義慈友恭孝此事可常行乃爲五常又曰文十八年左傳云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布五常之教以左傳五教爲堯典五教其說亦本杜預蓋漢唐儒者不以五達道爲五倫不使孟子人倫闌入一字也國朝焦孝廉循孟子正義主趙氏注謂史克所舉不必即爲尚書疏義書命契此舉八元已不相合契五教之中不得偏指父子兄弟而缺君臣夫婦朋友說與蔡傳相同謹案司徒之教不用樂樂以和聲爲遠人之異聲者設也百姓中無遠人聲自無異不待樂而已和故不用耳然則司徒之與典樂異事於此可見矣

帝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士即後世司寇周書立政所謂式敬爾由獄者也五刑謂墨劓剕宮大辟服即呂刑上服下服之服三就謂分置三處舊說所謂野朝市者是也孔傳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流見禹貢荒服五流謂流亦如刑之有五等宅即三危既宅之宅三居謂居亦如就之有三等也尚書疏鄭曰三處者自九州之外至於四海三分其地遠近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惟明克允惟明察者能平允所以詔之者在是所以稱之者亦在是也蓋此一語千古敬爾由獄之定式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

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卽若予釆之若工工匠也其類惟百故曰百工之事皆聖人
之作也觀易傳十三卦所取誠然垂臣名共工官名蓋靜言庸
違之共工已流垂得而代之也後世工部大司空卽此官也史記
集解馬融曰爲司空共理百工之事然當日禹作司空則官制不同矣尚書今古文注疏冬
官共百工之事禹爲之旣升宅百揆此官又當求賢周禮疏序
鄭云初堯冬官爲共工舜擧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
改命司空以官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
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王先祿案周禮司空
主事故共工屬司空若山虞澤虞皆屬司徒非司空鄭以虞與
共工並言以禹隨山刊木曁益奏庶鮮食則禹實兼虞益但佐
禹而已禹旣宅百揆舍其舊職知虞與共工皆
舍故更命垂益分任其職不得以周禮爲難諧猶偕也尚書今古

文注疏或說諧者偕也俞則然其讓矣仍使偕往治事垂讓殳斨伯與而舜卽以往哉汝
諧命之蓋命垂偕三人往亦以見三人之皆爲才也孔傳殳斨與與二臣
名漢書古今人表殳作朱伯與作柏譽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
日殳斨爲二人伯與爲一人故加暨字以別之如讓於稷契暨
皐陶也朱虎熊羆爲四人故
連文稱之如讓於夔龍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
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下謂山林澤藪孔傳上謂山下謂澤草木鳥獸之所自生也治山澤之
官統曰虞史記集解馬曰虞掌山澤之官名舜求其人而僉擧益以益固佐禹
烈山澤者也舜已俞允而益猶有讓焉則誠以所讓之朱虎熊

羆四人皆才也案孔傳朱虎熊羆二臣名垂益所讓四人皆在
元凱之中孫氏星衍謂朱虎熊羆四臣名春秋
左氏文十八年傳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有伯虎仲熊叔豹季貍
古今人表作伯虎仲熊叔豹季熊當爲羆字師古曰卽左傳
所謂季貍者也舜不許其讓而以汝諧命之史記謂四人爲益之佐有
以也尚書今古文注疏史公說以朱虎熊羆爲佐則知諧字當訓作偕審矣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
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掌也三禮天地人之禮此春官宗伯疏文史記集解鄭曰天事地事人事之禮謂祭祀
也秩宗官名孔傳主郊廟之官卽後世禮部大宗伯也正義曰此時秩宗卽周禮之宗
伯也其職云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所司不僅祭祀而祭祀其尤重者周禮春官宗伯注宗

官又主鬼神唐虞歷三代以宗官典國之禮與其祭祀漢之太常是也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
清者身無穢濁案史記寅作敬清作靜絜說文靜無垢穢也此三者之爲官箴誰不
宜然獨舜以之命典禮誠以禮重祭祀祭交神明尤賴此心無
玷庶免恫怨也帝已俞伯而訓誥之伯且讓於夔龍可見夔龍
皆達於禮者而禮乃云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其非孔子之言
可知特帝以典樂納言均在需人故不許伯夷之讓而不言諧
蓋有專才卽有專命耳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
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

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冑子萬邦諸侯之長子史記集解鄭曰冑子國子也將嗣父以君民者維時薄海來王聲不相喻教何從施帝徵各國之長子咸集京都命后夔典樂以教之禮王制鄭注樂正樂官之長掌國子之教其聲普同而教乃可一也蓋人之生也直以直待之自得其宜第恐直情多戇尤必溫以臨之教之敷在寬以寬養之自得其順第恐寬政多玩尤必栗以使之史記集解馬曰寬大而敬謹戰栗也總之教者自處以剛有時示威而無虐與能以簡有時易從而無傲其意氣感孚者善也至於心之所之謂之志冑子少小無知史記冑子作穉子不自立志并不能適喻我志我志有在而欲其喻之必作爲詩詞昭晰言之詩譜序引春秋說題辭云在事爲詩思慮爲志詩之爲言志也詩序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使之聽受時或言之不足且長言之咏歎之發而爲歌歌而又歌往復不已是謂永言言之永而必有聲以依之鄭康成六藝論詩者絃歌諷諭之聲依之以宮商角徵羽之五聲尤必以陰六律陽六律和之當是時鼓鼙鐘磬琴瑟竽笙無不備舉務使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之八音克相諧叶各如其倫而不相奪則以之衎神而神格以之娛人而人歡豈不神人以和哉而夔於此卽謹對曰於豈但已哉予向者曾私自擊石拊石圍中百獸聞之亦相率而起舞而況於人乎

況於神乎是則以樂教冑不患其難成可預卜也案所謂詩孰作之教者作之所謂志孰爲之教者爲之記曰善歌者使人繼其聲善教者使人繼其志夔蓋兼之矣彼萬邦之冑子初至之時止操土音聲既不相喻志何自而通爰以吾志所欲言作之爲詩使瞽矇歌之管絃和之朝夕無停流連不已縱極聾聵屢聞其音之載好自不能忘其詞之所云此卽周禮大司樂教國子之樂語由是優而游之學而習之朞月之間我言而彼能聽我歌而彼能使反至於比年以後彼言亦如我言言可互答彼倡亦如我倡歌可與賡其相告語也奚啻家人婦子之相告語又何彼此之有又何扞格之有蓋至遣之歸國得爲嗣君本所學以轉相傳宣述其詩以教夫士庶則聲可合一教自從同此時雍所由於變也此聲教所由四訖也猗歟休哉而惜也音律傳詩歌不傳耳使詩歌得傳則人之樂誦當在南風雅頌之上又何至樂和民聲之語後人莫得其解哉予謂不然後之人非不能以音律譜詩歌也非不代有樂師瞽矇瞶瞍也特無其志耳非無其志也志在男女私情朋儕隱契以及一切宴笑歡娛戲弄之情求如周公作豳風以納誨衞武作抑戒以自防且不可得安望有志懷柔留心聲教而思典樂教冑何以異於司徒敷教哉然則志

安在曰天子之志所求於萬邦者不過求章謹度養士愛民聲不自爲聲於變時雍教不自爲教彜倫攸敘由此言之何莫非求臻道一風同之盛而豈容異端左道雜出於其間也哉

帝曰龍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堲疾也疾之深也讒說言語之不和平者蓋指遠方曺子之鴂舌鴂音而不變時雍者殄絕也殄行猶距行謂拒絕教令使不行非但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故曰殄大抵狃於異聲者必狃於異教世有此類一啟口而已使人震驚則不徒震驚已也如

漢人震驚仙人即願捐妻棄子唐人震驚佛教不難斷臂燬身其爲殄行何如也是可覘其概已況不曰朕民而曰朕師準諸師錫師師之義自非庸庸等輩其關係爲有加焉此帝所以堲之深也納言當時傳命之官揆以今職上如通政司下如邊疆通事中如審音御史至與典樂共事則亦司業監丞助教之流然則夙夜出納朕命者非必朝傳命而出暮復命而入殆於朝夕之間先出帝命以授之後必令其將所受之帝命還而納之以明肄習之熟否帝命當如今之　聖諭廣訓出納當如今之國子監之課官學生先點授後背誦夙夜無間耳惟允者惟平允是持毋令仍爲不和不平之讒說使人震驚也至謨所云出納五言汝聽是又於納言外更使禹爲兼理如今國子監於祭酒司業之上又有總理大臣云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二十二人謂命官十六人合之羲和二伯及四岳也亮相也天工猶言天職舜總咨二十二人以欽欲其以時亮相天職也亮天工史記作相天事釋詁云亮相道也然則舊說謂九官四岳十二牧者非歟曰非也如舊說所云是二十有五人與經不合史記集解馬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勑禹及垂以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鄭曰十二牧禹垂益伯夷夔龍殳斨伯

與朱虎熊羆二十二人案如馬說則兼稷契皋陶爲二十五人如鄭說則朱虎熊羆殳斨伯與爲四人以吾考之當時作牧之人於萊夷外他無所見而虎熊以庭堅並列二八內且以虎熊七人合諸禹稷九人正得二八今且無論牧無十二岳非一人就令岳牧如所云豈有十六族之才子彰彰具在乃割去其七不數而數及於無名無氏絕無所見之州牧乎至於羲伯和伯效職帝廷實釐工而熙績與叔仲四人之就封在外者不同較四岳當更親近又豈可不數乎若夫十亂有婦人而舜臣不數二女非謂二女可以觀型不可以亮工中天才盛難勝數耳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此一節紀舜之重庶績也績有高下次第考校也定以三載在堯時之詢事考言已然三考則九載此制舜以前所定志因非志創也黜革退也陟升用也幽暗也明顯也案史記五帝本紀三歲一考功三考黜陟遠近衆功咸興以遠近詰幽明而下屬漢李尋對災異班固白虎通攷黜篇皆言三考黜陟不連幽明是皆於黜陟句絕也尙書大傳曰書曰三歲攷績三攷黜陟幽明又谷永待詔公車對曰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讀如今在位幽暗者黜而去之明顯者陟而揚之此一說也又有在位多隱德與未在位而卽於幽隱者亦必陟而揚之又有尸位犯明刑與不尸位而誤入明刑者雖不陟而揚之亦必分而明之迨至

黜陟既行在位競勸而頑弗卽工之三苗分之於西域而已不敘者因再分之於北方以明象刑史記集解鄭元曰所竄三苗爲西裔諸侯者猶爲惡乃復分析流之於是三苗之爲害雖不無竊發之時而終無燎原之燄皆賴舜有以措置也然則何以不分東乎東隅逼海不似西北遼闊故無多隙地以處三苗耳惠氏棟九經古義苗本一也分別流之故有三苗猶三危本一也分三危居三地亦因分別而名蓋依三居之法雜絕之使不得通耳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此一節紀舜之生平也庸用也徵庸謂得四岳徵引見用於堯也在位在天子位也陟升也詩曰陟其高山巡狩祭告之辭也故此陟方先儒謂是舜南巡狩陟其方岳而升中於天也武進士億經讀考異家語云舜嗣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何孟春云孔安國以陟方訓升遐既云升遐則乃死語爲複韓愈謂竹書有言帝王沒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複以今家語陟方岳言之文義始通而今古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據此則今家語蔵與孔傳合訓義較孔傳爲晰乃死者檀弓云舜葬於蒼梧之野祭法及國語皆云舜勤衆事而野死是也王充論衡舜南治水死於蒼梧今考葬處去衡岳七百餘里是陟方後又省方遠涉故不言死於陟方而曰陟方乃死見巡方之禮皆成凡公而撫苗私而撫弟無不周洽也

謹案古者三十而娶舜三十徵庸得娶堯女正是及時自是歷試諸艱至爲相二十八載合之凡三十年乃受禪是舜年六十

歲始在位也至於在位又五十載鄭康成讀舜生三十爲句登庸二十爲句在位五十載爲句值巡狩之年二月已東巡至五月轉而南巡陟其方岳於肆覲之禮已行分苗之事亦畢然後親歷九疑巡行有庳乃以殂落聞何其老而不倦也經但言陟方不言何方者蒙上三苗爲文檀弓舜葬於蒼梧之野鄭注舜征有苗而死因留葬焉鄭志焦氏問云三苗初竄西裔後分之在南野則其方可見而方國之庶政所必賴舜之陟焉而不已者迄今無不可見也特難爲妄逞胸臆者道耳尙書今古文注疏陟方者史公說爲巡守案巡守至五岳而止此至蒼梧者蓋此行分北三苗且行九歲之大考也高誘注淮南云書曰舜陟方乃死舜死蒼梧葬於九疑之山在蒼梧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史記集解引皇覽云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案馮乘在今廣西賀縣北一

百二十里地里志零陵郡營道九疑山在南營道縣在今湖南道州西九疑山在甯遠縣南六十里

[illegible]

書義原古卷二

平江蔣瓚昭斗峰撰　巴陵[illegible]丹校注

皐陶謨（案[illegible]應王編修懋宏白田存稿[illegible]孔衍之大謨典以記言伏生所傳堯典皐陶謨灼然分別而大禹謨乃雜亂其體且附以誓師之詞此斷非古文之舊先生故不錄也）

謨謨猷也以謨名篇取篇首謨明之謨然不見於他書所引其中發言亦不獨皐陶一人愚以爲冠首四字仍當如典首爲一句庶見禹夔有言皆在稽古內也篇文自思日贊贊襄哉以後遵伏氏所授去益稷字目（惠徵君棟古文尚書考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與咎繇所陳是一時之言豈容分異伏生今文與馬鄭王本皆不分篇直至後文虞歌颺拜而後咎繇謨篇止其外乃別有棄稷之篇未有所謂益稷篇目者梅氏乃以篇中有暨益暨稷之文遂斷自帝曰來禹以下改棄稷之名爲益稷亦其便於省造之私智也）統目以皐陶謨三字以帝呼禹使言亦由皐陶及之而皐陶且有師汝之說至愼乃在位以下皐陶雖無言而帝有皐陶祇敘之語至於后夔語樂其時禹必咸在乃帝歌喜起惟皐陶颺拜賡歌則此篇專屬皐陶使與禹貢並列於帝典之次於理亦當蓋子夏述選舉單述皐陶孟子敘見知禹皐並舉可知舜臣雖衆其贊襄殿陛者無踰於皐陶此所以禹皐並繫篇名不妨以皐先禹也

曰若稽古（句）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

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曰若稽古〔經讀考異孔氏疏引鄭氏云以臯陶下屬爲句是鄭讀從古字句絕白虎通何以言臯陶聖人也以自篇曰曰若稽古臯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亦以若稽古句桓譚新論云秦延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則若稽古爲句漢時儒者所讀皆然〕此記臯陶與禹同在虞廷相爲策勵之語允信也迪蹈也臯陶言人臣信能蹈履在德則所陳之謨無不明所致之弼無不諧而臣道得矣禹曰俞如何禹深然之而求詳其說也臯陶申明之而以都歎美之謂能慎厥身修又思所以永之則允迪厥德矣夫如是庶明夫所爲勉輔翼之理而言近可行於邇者亦惟在茲而已禹聞言深屈服遂至於拜

以禹所拜臯陶之言非尋常之言乃昌言也蓋且拜且稱以俞也於此見禹之虛心受善明德遠矣而臯陶之品望抑何崇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此臯陶因禹之謙光而樂告以善言如此蓋上文所云勵翼者雖不一理要莫大於知人所云翼焉者雖非一事要莫大於安民禹聞而吁焉未甚然之則謂咸若是言非特人臣莫及卽聖君如帝堯亦未必不以爲難誠以知人之賢否不爽其衡則謂之哲安民之身家無一不獲則謂之惠能是二者雖有凶族不足以累吾政而又何或流或放或竄之紛紛哉此由禹有尙德不尙刑之意非必以臯陶之言爲非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此仍是申明篇首迪德之旨亦者次一層之語詞蓋君道宜然臣道亦宜然也九德云云皆言臣道也載行也采事也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者是指實九德條件猶云亦言其人有

德乃言曰行某事某事云耳臯陶因禹再問遂將九德歷歷數之其所以迪德者在其中以今案九德之目惟直而溫寬而栗係帝命夔典樂之詞其餘或先民之訓或臯陶因帝語而推致之皆未可知大抵以兩言湊成一德當自有互相足交相濟意與論語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相類至若亂訓治擾訓馴舊說原有此義〔案釋詁文周禮太宰以擾萬民鄭云擾猶馴也蔡傳本此〕竊以爲卽謂當紛亂而必敬當擾擾而必毅〔案史記夏本紀鄭注安爾止云無妄動動則擾民是訓擾爲擾亂之擾也〕於理未必不可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

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於五辰庶績其凝

此申言九德不易備備之必以漸也苟其日日之間能常宣此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之三德則夙興夜寐無忝所生而浚明有家矣若其日日之間能常以嚴自勵祗敬此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之六德則視民祗懼不敢荒亡而亮采有邦矣由是翕如以受其成敷焉而施不竭將九德皆其所從事以言乎官則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矣其知人何如也不既哲矣乎以言乎民懷則百工惟時措之宜撫巡五辰之運使庶績無不凝矣其安民何如也不既惠矣乎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此又申明迪德之獲效者然也蓋德能日宣日嚴以迪之而至極乎哲惠之大效由其愼修思永無教逸欲於有邦能令一日二日間(正義引馬王一日二日猶日日也)所有之萬幾無至廢曠於庶官之手(案孫氏星衍据史記毋敎邪淫奇謀以無教逸欲絕句江氏聲据漢書王嘉傳亡教佚欲有國以無教逸欲有邦絕句與正義集傳同)夫如此庶幾知百工所司皆天工其以無曠之人力直代替之吁一言天工何在而不見其爲天哉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

此就有家言也家有典我惇由於天敘不可不宣所勑也家有禮我庸由於天秩不可不宣所自也第恐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耳故必同其寅敬相協於恪恭而使太和之保合直出本衷乃足尙也三德之致浚明固如此哉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此就有邦言也邦重命德章之以服所以章天命不可不嚴所章也邦重討罪用之以刑所以用天討不可不嚴所用也然則政柄平持事機順應可不勉哉可不勉哉六德之爲祗敬以致

亮采也又如此孰非天哉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

自天工人代以後皐陶之言天者不一以爲天之惇典庸禮是天之聰明也然豈天果能爲聰明哉所自皆在民耳天之命德討罪是天之明畏也然豈天果能爲明威哉所自亦惟在民耳由此言之凡人以爲上焉如天與民絕遠下焉如民與天絕遠而在有土之君視之則殊不遠也仰而瞻之高高在上者天也易達也俯而臨之蚩蚩在下者民也易達也有土者之達於上下如此可不敬哉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皋陶於迪德謨弼之旨已充類言之可謂知人安民兩得猶不敢當哲但謙言曰惠可底行而已而禹即從而稱之曰俞汝言不但可底行直可底績皋陶再以未有知自謙而以贊贊襄哉自任 案孔傳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史記夏本紀予未有知思贊道哉蔡氏集傳思曰之曰當作日皋陶言我未有所知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與史記同 可見古人謙不過謙之辭類如此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

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此帝因皋陶之言動聽并呼禹使爲昌言其待禹厚矣禹所以拜而後言又不敢徑爲言故以惟日孜孜爲詞至皋陶必欲其言禹乃聊自述也謂當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其時爲下民者昏瞀墊溺困於水災予奉帝命往治所乘惟舟車輴樏之四載隨山而刊木時暨益共事所奏進於衆庶者禽魚之鮮食予又順決九州之大川 御覽卷六十八引王肅注九川者九州之川 距達四海掘濬畎澮之爲溝洫者距達于川時則暨稷共興播穀之利所奏進於衆庶者半屬種植之艱食 案釋文云艱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鄭注禹復以稷教民種澤物菜蔬艱阨之食見周頌思文疏 半屬漁獵之鮮食至於溝洫濬而水利大興凡出產貨物使懋勉焉遷有於無其所居積得以交易變化使互相濟而烝民乃得以穀粒爲食而萬邦於是耕作乂治 史記作萬國爲治 無游民無曠土矣蓋禹之所謂日孜孜者此也皋陶聞之而曰俞師汝昌言其服之也至矣謹案禹之治水除水害即興水利所云決川距海除水害也九川滌源是也所云濬畎澮距川興水利也盡力溝洫是也濬距之水利有四一曰流惡都邑之利也二曰通貢諸侯之利也三曰通貨商賈之利也四曰溉田

農民之利也故曰奏庶艱食又曰懋遷有無化居至於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其利不可悉數矣孟子言疏瀹決排中國得食義本諸此說詳易義附篇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自敘其孜孜者猶有未盡用是歎美焉而呼帝以告之惟此慎乃在位耳帝俞之而禹乃申明之曰慎乃在位之道無他始在安定爾身之容止又必以惟幾者審其事之發以惟康者省其事之安而凡左右輔弼之臣克盡其職矣忠矣慎盡其臣

道是惟無動則已如有動焉必克大應徯俟我者之志而無拂矣以此致其昭事而受祿於上帝天其更申以命而用綿其休焉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臣鄰互歎者謂在位者之有臣一如居室者之有鄰賴其依倚以爲唇齒其爲輔助扶持不可缺也此蓋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反覆歎詠以見弼直之義隆重而不可忽有如此禹卽俞而然交相儆卽順相承也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申明臣鄰相依之義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渾然一體也左佐右佑也鼓舞作興之意翼輔翼也翼自肱言司徒之任也宣宣布也力功力也恩惠周徧之意爲者奔馳營爲也爲自股言水火工虞之任也象者像也古人之象謂古之聖人所取物象以壯觀瞻崇體統者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作繪焉以爲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絺繡焉以爲裳所謂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成其爲十二章也明欲其象之彰明較著也明自目言共工之任也忽忘也不省事也治忽謂治事之餘有忽忽不省事之時言暇也五言五服殊方之言當指胄子謂値政事閒暇之時考校胄子之聲此中或必有勸懲賞罰故曰汝聽聽卽聽政之聽非徒聽其和平已也聽自耳言蓋典樂納言之任也抑又思之人口出音分喉舌唇牙齒與樂器之宮商角徵羽符今字書中之反切悉本諸此曾見習此者雖有不清之口音無難轉而爲清是亦變化氣質之具經由聲律及五言或用此法調護於其中亦未可知蓋

人聲發自臟通於樂直通於醫醫所須物曰藥皆古所傳也案舜之爲帝於諸臣之任欲兼綜之恐不能周特使禹兼致之庶有所統是足見舜之爲君能兢業又足見禹之相舜能祗承蓋泰交之堂陛其相得有如此考之他書言采章者鮮及粉米惟邇來服飾有打子花之作凡尊而象服微而荷包扇絡之類莫不用之愚竊以爲卽粉米也案鄭注粉米白米也孔傳粉若粟冰若聚米案粟冰聚米正與今打子相似夫今之倘文至矣華麗之品無過於此不謂中天時早已有之然則茅茨土階之世豈惟是汙尊抔飮云爾哉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一此又言臣鄰貴相匡無相諛帝不自聖故言我或違悖於道爾須弼正其愆大凡當面則順從退後則有言者是欺心之人非所以爲鄰也汝其無然凡鄰有前後左右故曰四鄰以欽勖一禹而曰欽四鄰以禹宅百揆相道也或曰四鄰卽上文股肱耳目所以效翼爲明聽者也尙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日疑後日丞左日輔右日弼疑又作儀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帝既以翼爲明聽咨禹而勖以欽四鄰又於五言中有所不能忘者則庶頑讒說是也庶頑庶方之卽凶頑者讒說讒口之爲

異說者蓋自不才有窮奇卽在廷不乏崇飾惡言服讒蒐慝之子而況庶方小侯僻陋荒遠彼其卽聾從昧樂於與頑用嚚遂不思出谷遷喬嚶鳴求友此所以鴃舌之長爲蠻鴃音之不懷好者也帝方令典樂教之相期依永和聲於夔時雍乃復狃於土音頑讒不變不肯在我時雍中還須置諸澤射兩宮侯以明之不變加以夏楚二物撻以記之不變書其罪愆令自識哉若是者欲其與率教者並遂生理於和聲中豈有他哉若是者有年然後令出納五言之工納其言於汝聽果其在時雍中也而於是乎颺之誠以其能變而格也則將使承其世業庸以車服不失爲諸侯可無震驚朕師矣否則終於不變其將奈之何哉亦惟刑以威之而已威之云何殆如王制所云移郊移遂屛之遠方耳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爲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此正紀禹之弼直處俞哉者然而未然之詞禹蓋然其諸說而不然其用威也謂帝之光果其能被於天下至於海之隅其爲蒼蒼者所生在於萬邦中而爲黑髮之民獻共樂爲帝之臣惟

在帝之以時舉用若慮其崇飾惡言則在敷納以言慮其好行凶德則在明庶以功慮其服讒蒐慝則在車服以庸韓詩傳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敢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車皆有罰是故其民雖有錢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卽無所用其錢財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貴强不淩弱衆不暴寡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潛夫論浮侈篇云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夫如是誰敢異術爭鳴而不讓欲其一律同聲誰敢不敬謹以相應設使帝不以時雍之道敷布其和同則臣等所日奏進者亦虛度而罔有功其將如庶頑讒說何哉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

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
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臯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傲卽傲象兩漢刋誤補遺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水行舟朋淫於家粲此上文云丹朱傲下文云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蘯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奡乃知丹朱奡為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奡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奡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曲阜孔檢討廣森經學卮言丹朱與傲是二人敖卽象也帝繫曰瞽叟產重華及產象敖象為人敖狠因以為號若共工稱康回鯀稱檮杌之比管子曰若敖之在堯劉景升與桓譚書曰昆弟相嫌未若重華之於象傲漆書古文作奡論語奡盪舟卽所謂罔水行舟者也舊以為夏時澆非是禹與舜言得斥天子之弟者古人語質往往有之然依史記此上有帝曰自取於塗山以下別加禹曰則是乃舜自言非禹語也於義更協

此言庶頑讒說雖可慮無若丹朱傲象之甚彼所好無他
惟慢遊是所作無他惟傲虐是蓋無晝無夜額額然不休息於
無水處偏欲行舟其與朋從慆淫也凶于而家用此名為不肖
致殄絕其世傳之天下豈不惜哉予因懲創丹朱傲之惡於是
娶塗山之女僅辛壬癸甲四日遂出外至啟已生呱呱而泣予
時過門閭之弗暇撫視而予之惟荒闊相度乎土功輔弼帝載
成就甸侯綏要荒之五服每服袤計五百里至於合五服以方
計共五千里案史記作輔成五服至於五千里尚書歐陽說中國方五千里釋文面五千里為方萬里正義引王肅注五千里者直方之數每州各於州牧外更各立十有二師以約束諸侯
使質成於岳牧又其外也則於其薄四海而為嵎為島者各因
其方咸建立五人為長使之各迪有功惟三苗之國仍屬頑讒
而弗卽就納言之工有妨熙績帝其念之哉帝言薄海內外蹈
行我之德教而洽於時雍乃汝之功惟敘惟時臯陶方祇敬汝
之功敘於弗卽工之頑讒方施象刑惟明蓋明刑弼教古來定
法未有廢刑而可以成治者也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
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古人於樂斯須不去惟時禹與臯陶陳謨帝前夔亦必以樂具
從焉如孔門侍坐言志時有曾皙鼓瑟此下文作歌賡歌所由
來乎當日典樂納言二官相輔帝之否禹於汝聽一節已見意
而庶頑讒說云云何嘗不以未和聲為慮乎則夔於此安得不
述其音樂之成為帝慰乎戛擊特擊也球玉磬鳴球玉磬之能
大鳴者首言之謂其聲之大足宣揚也搏彈拊循也以詠用琴
瑟叶歌詠也維時皆堂上之樂樂和而神人咸和於是祖考雖
幽遠則來格虞賓丹朱雖慢遊則在位羣后雖廣衆則德讓矣
讓字從言言語若不通安見其讓讓曰德讓則聲之和不待言

矣以下言之鼗鼓發聲合以柷止以敔而笙鏞遞奏則間以人聲於斯時也鳥獸雖知聲而不知音已見其蹌蹌矣至於簫韶九成則鳳凰且不期來集音容並著而有儀可象矣律呂本鳳凰之音而作時則賓鳳凰之音以調樂之盛何如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較典多一語非誤記重出也庶尹謂庶方之尹卽所教胄子蓋自其難教言曰庶頑自其成教言曰庶尹允諧言其聲信得其和無譏說也前承帝特命專司教胄故夔亦特以此專辭致覆也案鳥獸蹌蹌百獸率舞云云後儒多疑之雖經蔡氏引瓠巴鼓瑟游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爲解而人終未釋然以朝廷作樂無從與鳥獸爲緣也此以後代概古制故也蓋後代作樂在廟堂之上此其宮殿深閟禁令森嚴設有蹌蹌之鳥獸相率起舞將與狐登御榻同譏何來喜起賡颺之豫於此蓄疑有年今乃幸而得之誠以古之樂事設於學宮而學宮與澤宮射宮並在一處其處爲何囿是也囿中有臺沼備觀遊蓄草木養禽魚資田獵供祭祀蓋軍旅於此講禮樂於此習勞帥遣成養老燕賓試士皆在其中凡鹿鳴魚麗伐木采薇諸篇起興無非就目前所見而言而樂成致儀舞何異之有哉自夫人不思司徒教百姓無樂后夔教胄子有樂是何根由遂不知胄子是遠夷依永和聲之教是因言語不通而起而重譯來朝之說誣及周庭而樂和民聲之經解人莫索矣自是以後典樂之官不命教胄而教者所司有誦無絃有詩書無禮樂有百姓作生徒無遠夷進胄子雖訊馘獻囚之典間亦舉行然第以誇百姓非以威遠夷名存實異莫堪究竟矣今惟就侯明撻記之言思之昭然與後世澤宮試士夏楚收威之事無殊則帝所云庶頑讒說非指胄子之不和聲者耶夔所云庶尹允諧非指胄子之能率教者耶吁時雍之變堯能肇其端舜欲綿其澤其念茲至再至三亦謂所關係於天下之治平者不小此予所以極力發揮期明此義於經笥不憚說之煩也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帝聞夔言而喜樂之象成用欲作歌而先爲言曰戒勑上天之命必無時無事不戒勑乃歌曰爲臣而作股肱者若其喜於趨事赴功則爲君而作元首者其治功必能大爲興起而百爾臣

工必愈致其光明矣於是皋陶賡帝之歌拜手稽首而颺言曰念哉人君當率作臣民興起事功必謹其所守之法度所以戒紛更也能勿敬之哉事之興非易成必屢屢加以省察庶不至始勤終怠而久大於斯能勿敬之哉乃賡續而載成其義作歌曰若爲君而作元首者果以至明作之始則爲臣而作股肱者自能以至善成厥終其於庶事有不得其康者哉歌畢皋陶於此意有未盡又歌曰若爲君而作元首者處事煩碎而叢脞則爲臣而作股肱者必悠忽而怠惰其於萬事有不頹惰者哉帝聞皋陶之言拜而俞之且以往欽哉爲命似非爲皋陶一人言

也然而禹與后夔俱在都無一言則卽謂此專爲皋陶命也可吁此所以爲皋陶謨也夫

甘誓

甘地名東周時畿內有甘邑王子帶受封焉殆其地或以西安鄠縣有甘亭見唐之元和志爲舊注徵實置東周之甘不言似未確鑿誓爲尚書中之一體林氏之奇謂是古者將欲整其衆而用之則必有誓所謂嚴於軍旅者也書中之誓皆然非曲禮誓盟並稱之誓可比啟以天子之尊討有扈之侯國至鄭重用誓儆如禦敵國然則有扈之罪大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王有六卿如乾坤之有六子經傳所載不一此應指六軍之帥頋不言帥而言卿由在朝則稱卿在軍則稱帥不欲以在軍異於在朝使人歧視也鄭注六卿者六軍之將見大雅棫樸疏孔傳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正義曰將職而召六卿明是卿爲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官序文也鄭元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夏官凡軍將皆命卿鄭注言軍將皆命卿則凡軍帥不特置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初言六卿此言六事卿以爵言事以職言也以軍中重職人臣能各盡其職以任矢石無不勝者況卿言其官人言其屬召卿

卽召其屬使偕來聽命凡將佐以降至於卒御無不屬之於卿茲故以人字爲統詞凡在軍者無不統在內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五行水火木金土非人所能威侮茲云然者殆指用水用火用木用金用土之人所謂天生五材民並用之用之卽所以爲行也正者長也五行有材爲用卽有其官掌之是謂五官祀爲貴神則曰五正茲由五行言正胡不全舉五正曰有扈氏少昊氏之鳥官也左傳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

桑此其三祀也三祀祀三正也其火土二正無與於少昊故有扈不祀啟亦不及之謹案五行屬天生有扈氏威侮之是得罪於天三正屬命祀有扈氏怠棄之是自絕於命天用勦絕其命罰所當行王惟恭行之孰敢不恭哉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古者車戰之法就一車言居左者主射居右者主擊刺御居中主馬之馳驅就一軍言凡屬車皆然然且有一軍之左右與御就全軍言凡屬車皆然然且有全軍之左右與御總以能攻能

馬正爲恭其命若不能攻不能馬正是不恭命安能輔王恭行天罰哉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軍中賞罰最嚴天子出征必載其廟主社主以行所以示賞罰不敢專愈以顯其嚴也蓋使人覩廟主行而肅然恭不待賞頒使人覩社主行而惕然危不待戮及此二句蓋述訓辭故終之以予則孥戮汝若曰訓辭之嚴如此予則遵訓治汝豈得已哉今觀訓云戮而必加以孥當是古人行軍爲戮之定法故後湯誓亦云然案匡謬正俗說孥戮一條經文本作奴不作孥因學紀聞孥戮汝孔傳訓戮及汝子王莽傳作奴顏注謂戮之爲奴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

〔清〕汪彦石輯

禹貢錐指節要一卷

清咸豐三年家塾刻本

咸豐癸丑年鐫

禹貢錐指節要

家塾藏板

夏書禹貢向無善本唐人之用僞孔傳宋明人之崇尚蔡傳皆不能舉其要我朝東樵胡氏所撰錐指二十卷禹貢一書有如日月之重明而又苦卷帙繁富學者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汪生彥石既善是錐指迺依經立解章別句從言近乎雅辭止以達裁成節要揉合一卷以爲家塾課童之本善矣大凡塾師教子弟必慎以先入之言蒙以養正之義也正者是也先入之言是異日欲求至大道之域不難也先入之言不是失之多者紛其志失之寡者蔽其學夫以童稚之年早相牽入於斷港絕潢雖欲進觀河海之水不能得也塾師之咎也吾服彥石用心慎而有循漸之功此書可奉爲塾師句讀法噫鄉塾句讀之師蓋可以忽乎哉道光丁未冬十月陳奐序

禹貢錐指節要

夏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禹貢

此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為貢也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厥貢挈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三句蓋史辭敷分也賦也謂賦功屬役之事令人分布治九州之土地也于時平地盡為流潦鮮有陸

行之路故將欲治水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斬木通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使守土者知所從事不容他諉也

冀州

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自冀州至訖于四海皆禹具述治水本末盡載以奏于上藏之史官敘結成書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既者已事之辭載事也壺口孟門之東山也在冀州梁山龍門之南山也與岐山皆在雍州禹于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于壺口于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于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于二州故幷言于冀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高平曰原岳太岳卽霍山山南曰陽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懷近河地名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厎績衡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云橫漳地形南北為從東西為橫河自大伾折而北

流漳水東流注之則河從而漳橫矣清漳出上黨沾縣濁漳出上黨長子縣東至鄴合清漳從覃懷致功至橫漳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柔土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雍州色黃而壤豫州言壤不言色土不純一色也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徵則夫敎民樹蓺亦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辨土之宜有二白黑之類辨其色也壤墳之類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

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止是穀稅而軍賦不與周以前無謂兵爲賦者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此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中中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冀州先賦後田者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園廛漆林之類而徵之如周官載師之所任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冀獨不言貢篚者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

恆衛既從大陸既作
恆卽滱水衛卽滹沱古今異名耳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大陸鉅鹿北廣河澤恆衛二水在帝都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海畔山島夷以皮服來貢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閒故曰夾右也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

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於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九河既道
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鉤盤鬲津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徒駭冀與兗共之八枝皆在兗域蓋河自大陸以北禹疏爲九道以殺其勢然後恆衛可得而治大陸盡爲良田也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雷夏澤名灉沮二水在澤西北平地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於澤之下言灉沮會同謂二水會合而同入此澤也禹于兗也自九河而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于濟而又濬灉沮之故道以歸于澤使桑土復常而其事畢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溼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于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閒猶可驗也地高曰丘水害民皆依丘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膏脈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
條長也一曰繇抽也兗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
與徐揚不同也兗徐揚三州居河濟江淮下流其地
卑溼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
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
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
以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當河下流之
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

而卑溼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
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
文屬於厥賦之下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兗地宜漆林又宜桑蠶
篚竹器筐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
焉織文綾羅之屬或謂錦綺之屬者非也凡染其絲
五色織之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
故不當言錦蓋錦必染絲以織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兗之貢浮濟浮漯以

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因
水入水曰達從濟入漯從漯入河兗之北境可徑浮
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也漯水出東郡
東武陽至千乘入海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
嵎夷既略
略經略爲之封畛也卽堯典之嵎夷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出琅琊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
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博昌縣入濟上文

言旣道者禹爲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旣去水得
其故道也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
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
順其故道則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
舊性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爲
鹽者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

篚檿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非一種海中之物詭類殊形非止江河鱗介之族故曰錯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鉛青金一名黑錫怪石怪異好石似玉者以爲器用之飾非以爲玩好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于他方所有故貢之也萊夷萊山之夷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耕田不足以給故必兼以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不言達河者

因于兗也蓋由漯以入河可知矣其東北境徑浮濟不必從汶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蒙兗濟河之文猶夫青耳非爲其不足以辨而略之也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淮沂其乂

淮沂二水名乂治也淮水出桐柏山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淮納沂不決淮距海則沂無所歸故必先淮而後沂淮至揚徐而大爲害尤甚禹在徐即令揚屬役與徐協力治之揚所以不復言治淮也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南藝者言可種藝也方耕曰作既種曰藝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在山陽郡鉅野縣北水所停曰豬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

東原底平

東原漢之東平國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底平其地致平可以耕作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埴膩也黏昵如脂之膩也周有摶埴之工老氏言埏埴以爲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摶可埏也漸進長也包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王者封五色

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出于羽山之畎嶧山名陽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泗濱泗水之涯泗水傍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淮夷淮之夷也蠙一作玭珠之別名也暨及也魚或曰文魮或曰淮白魚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玄赤而有黑色六入爲玄其色緅緇之閒纖細繒也縞皓也薄繒不染故色白纖用絲多密而厚縞用絲少疏而薄纖即今之紬縞即今之絹縞薄於纖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河當作菏即菏澤也菏澤通濟而泗水上通菏下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則由菏達濟由濟入漯由漯入河可知矣徐之東北境可浮沂泗以達濟不必從淮其西北境亦可浮汶以達濟不必從泗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距淮東南距海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今之鄱陽湖陽鳥隨陽之鳥謂雁也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鳥亦得其居止也

三江既入

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所鍾者獨震澤而已

震澤底定

震澤具區也周禮職方揚州藪曰具區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蕩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竹箭簜大竹竹闊節曰簜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爾雅上句曰喬如木楸曰喬塗

泥地泉溼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玉之次者琨石之美者篠之材中于矢之笴簜之材大者中節函周官掌節有英簜鄭注以竹爲函加以畫飾盛節器也是也小者中簫管儀禮簜在建鼓之閒是也象有齒可以爲器飾犀兕

有革可以成車甲羽鳥長毛也可以爲飾周禮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毛通作旄又作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書右秉白旄詩建旐設旄是也木楩梓豫章之屬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吉貝木綿之屬織貝錦名先染其絲五色乃織之成文者曰織貝貝有元黃紫白之文象五色之織故取以名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不言達于河者因于徐也蓋由泗入濟可知矣揚北境可

徑達淮泗其南境則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北距荆山南及衡山之陽衡山之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境過山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江漢至大別合流雖去海尚遠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九江至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閒是也沅水漸水無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孔甚也殷盛也孔衆也殷謂衆水所會其流甚盛也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凡水之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荆州江漢之出者也

雲土夢作乂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荆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雲夢之澤其中有平土邱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謂江漢九江沱潛之功畢則水去而雲夢之土已

耕治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之土與揚州同而地勢稍高故田比揚加一等賦爲第三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杶木似樗又似栲似漆字或作櫄楢椿四字音義同榦柘也材中弓弩之幹然攷工記弓榦柘爲上檍次之檿桑與橘與木瓜與荆又次之竹爲下凡木可以爲弓幹者皆是不必專指柘也栝木柏葉松身字或

作楛卽檜也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砮矢鏃之石肅愼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可以爲采箘簬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三邦未詳厎致也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杶榦及楛十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貢則勞民不使貢則用闕故惟使貢其名與錫貢同意匭匣也菁茅茅之有刺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致敬也元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此州產璣善爲組故貫珠于組以獻珠不入篚貫于組故篚之璣組一物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

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不徑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于便事而已江北之地可徑浮潛漢而江南則必由江沱以入潛漢江沱潛或由或否漢則其所必由者也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宏農盧氏縣熊耳山東北入洛洛又作雒洛水出宏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于河言其不復爲害也禹治此四水以伊爲先伊既入洛乃疏洛以入河最後治瀍澗伊洛瀍澗乃治水先後之序非以其四水並流小大相敵也

滎波既豬

滎波古作滎播蓋卽滎澤經所謂溢爲滎也或以滎波爲二水者非也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在

梁國睢陽縣東北言治菏澤之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此治陶邱復出之濟也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洩餘波入焉以殺濟瀆之勢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元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紵織紵爲布及練也纖亦繒也不言色者五采具備

猶土不純一色也纊絮也緜也蓋絮之細者纖與纊二物也治玉石曰錯磬錯治磬之錯也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北界華山南距黑水華山卽太華黑水今瀘水也古亦謂之若水山海經黑水之閒有若水是也蓋梁州自有黑水爲界與導川之黑水不相涉而說者謂出雍歷梁入南海爲二州之西界者非也故

當以南北易東西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古作崏岷山江水所出也在蜀郡湔氐道徼外嶓冢山漢水所出也江漢之川源既滌二山之下無泛溢之患其地已可種藝也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和夷厎績

和水卽涐水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蓋涐水南之夷也

厥土青黎

黎細而疏也色青而細疏

厥田爲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玉名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砮石磬也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地多山林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謂此四獸之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是來云者是指梁州言也

西傾嵎臺山其南桓水出焉西傾山雖屬雍州然山趾必廣西傾之戎蓋在梁州境內此句特爲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一州貢道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正絕流曰亂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是漢上曰沔也漾出爲潛謂之西漢水自西漢溯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迆邐而接漢沿此入漾所謂浮潛而逾沔也歷漢川至南鄭縣屬于褒水溯褒暨于衙嶺之南溪水支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達于渭絕河流而東所謂入渭而亂河也玗按漢書五行志高后八

年夏南陽沔水流萬餘家師古曰沔漢水之上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距黑水東距西河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以冀都西界也河經龍門而南至于華陰爲西河黑水詳見導黑水下非梁州之黑水也

弱水既西

道之西流至于合黎由地勢導之使西流也

涇屬渭汭

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开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屬謂相連屬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也汭水相入也或謂水北或謂水之隈曲或謂水曲流或謂水中

州皆不若水相入之訓爲確至以汭爲水名謂涇水連屬渭汭二水者非也

漆沮既從

漆沮卽馮翊之洛水非詩自土沮漆猗與漆沮之漆沮也從已從入渭也漆沮小而渭大如少之從長也

灃水攸同

灃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荊岐二山名此荊在岐東卽北條之荊非荊州之荊已旅祭言治功畢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上文言入渭者惟三水而禹之所治不盡于此也故于渭北舉荊岐渭南舉終南惇物以包之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溼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卽指此也其地在豳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四裔中西裔之山也禹治水至三危亦爲畫其居宅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皆玉名或云美玉名琅玕石而似玉或云石而似珠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西河冀之西

河也雍之西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
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
賦亦不止一道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名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
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或曰青徐揚
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其文
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
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恆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導山之事導山卽隨山篇首

隨山刊木句是史辭其施功則分見于九州此下四
節則禹歷敘所經以告于上四節分四列岍岐之列
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洛淮渭所經嶓冢之列漢水
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也○導山者循行之謂非
通水之謂也導時尚未施功也岍岐荆三山皆在雍
州河西渭北河謂梁山龍門西河逾者禹自荆山而
過于河也禹首導此三山而逾河以抵壺口則冀州
之所先治者其規畫早定于胷中矣壺口雷首太岳
三山在冀州壺口在北屈龍門在夏陽兩山夾河而
峙東爲壺口西爲龍門壺口治卽龍門治故冀州與
導山言壺口而不言龍門至于龍門卽至于壺口故

雍州與導河言龍門而不言壺口雷首之脈爲中條
東盡于曲垣王屋在焉禹至此顧不東行而北抵太
岳蓋以帝都爲急也厎柱析城王屋此三山在冀州
南河之北自厎柱而東行爲析城王屋太行恆山此
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逾河爲禹渡河則
入海亦禹涉海也禹隨山至此須浮海觀其形勢也
自導岍至碣石皆爲治河張本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
而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
西傾與河渭無涉其所出者惟洮水白水白水卽梁

州之桓水也西傾之戎貢道所由不可以不治故禹
特往視之○禹自桐柏東北行至陪尾蓋實爲泗水
泗之與淮猶伊之與洛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漢始出爲漾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山在荆
州內方大別二山名在荆州漢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岷山之陽其山非一禹導此專爲江水
至于衡山觀九江之上流也衡山南嶽也九江卽洞
庭敷淺原傅陽山也在揚州豫章界言導岷陽之山
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

路以至敷淺原也禹導山至此爲豬彭蠡計也而三
江形勢亦大略可見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亦循行之謂與導菏澤之導異禹治水或躬親其
事或遣官屬往治之及九州功畢其水之大而切于
利害者有九禹舟行從源至委核其治否故謂之導
導水所紀九川是禹循行之次第也非疏瀹決排之
謂諸說皆以導水爲濬川者非也合黎山名在張掖
縣西北弱水之正流自合黎山峽口東北入居延澤
其餘波時遇衍溢則分泄于流沙猶導菏澤被孟豬
不常入也合黎在流沙東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其

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之源或云出張掖雞山或云出伊吾縣北今皆
無其迹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卽
得其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其閒數千里不加人功
修治也此黑水卽界雍之西者非梁州之黑水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
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
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河自積石至龍門當有五千五百餘里然皆在雍州
之域不可謂荒遠也以龍門而上地高水不爲害禹
功所不加故不言方向耳河自龍門口南流又二百
里至華山北而東行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
山見水中若柱然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
以爲津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
行洚水卽濁漳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口自
此至鄴東引河合漳水大陸見冀州播布也凡言爲
者皆從此而爲彼也自大陸以北河播爲九已見上
文逆河者旣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
逆河卽渤海也在碣石之西入于海之海乃東海在
碣石之東河自碣石入海此不言已見導山也逆河
碣石今皆淪于海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嶓冢漾已見前漢至于楚地則其名爲滄浪之水
蓋滄浪卽漢水也澨說文曰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
埤增之土大防也防大故爲人所止也止居也三澨
爲漢水之三大防其地當有名川來入漢上不越滄
浪下不踰大別患其衝激故大爲之防以爲水名猶
可直謂之澨水則大不可大別山名觸山迴南入江
匯迴也以東匯爲彭蠡大澤凡水以小注大則爲入
水力稍相參配則爲會匯者力大相衝蕩其狀同復
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也漢水到大別入江則折

而南流與江相合仍東流而匯爲彭蠡又東流爲北
江以入海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
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自江水溢出別爲支派者皆名爲沱梁荆二州皆有之澧水名江水別而爲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九江禹前先有其處今導水過之非別有九江之水也東陵卽巴陵地名迆者斜出之辭江水迆北由沙羨始漢自大別以至彭蠡大勢皆東江自沙羨以至彭蠡則東且迆北矣蓋東匯爲彭蠡者漢也而江水亦至其處故曰東迆北會于匯言與漢所匯之彭蠡會

也彭蠡合幷江漢其入海也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卽所謂三江旣入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
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泉源爲沇流去爲濟濟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旣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爲滎澤溢者言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也陶邱邱再成菏卽菏澤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也濟水伏流涌自陶邱之北而東注于菏澤菏澤在陶邱之東北相去不遠也汶水出萊蕪至東平入濟合流以注于海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沂見徐州泗水出陪尾山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

鳥鼠同穴四字爲一山之名爾雅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灃涇漆沮俱見雍州

導洛自熊耳又東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

河

上洛亦有熊耳山與冢領同在一縣則洛出熊耳明矣熊耳山自上洛以至盧氏縣亘二百餘里洛水出上洛伊水出盧氏卽此熊耳也餘詳見豫州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
海會同

此總序水土之功而先擧其凡曰九州攸同同謂九州之內無一處有未治者下五句則所同之目也隩隈也涯內近水爲隩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也刊去翁鬱驅猛獸也旅定祭秩立表鎭也刊者隨山之事旅者告祭之名滌源疏滌其源所

謂濬畎澮距川使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陂澤障也水定咸作陂以障之使無決溢也陂與隄不同川兩厓築隄制其旁溢陂則環澤而隄之此其所以異也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復會同于京師矣四方之隩皆可奠居則非特兖之降邱雍之三危既宅而已九州之山皆已刊旅則非特四列之所隨梁雍之所旅而已九州之川皆已滌源則其所濬者非特岷嶓蒙羽諸山太原覃懷等地而已九州之澤皆已陂障則非特雷夏以下既澤既豬而已四海之人皆會同于京師則非特東方之島夷西方之崑崙析支渠搜而已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以下總結諸州土田貢賦之事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修治也由政化和平民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也六府者財用之源賦所由出而貢所由作也土者財之自生庶土所包者廣非特穀土而穀土已在其中矣交俱也天下衆土壤墳壚之屬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厎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貨貢賦之入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此兼土田貢賦而言之也咸皆也則法也三壤田上中下舉其大較定為三品法則地之善惡以為貢賦之差也中邦中國也謂甸侯綏三服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溢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中邦田賦視土貢尤急故特于上二句內抽出言之土賦或及于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國而已

錫土姓

水土既平田制既定于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乃可以疆天下而成五服也凡諸侯之氏即其國名有土則必有氏其所重在賜姓姓非有德者不得賜錫土姓謂始封之君有德者也即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貢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禹五服帝畿千里而兩面各五百里數其一面故曰五百里甸服自甸至荒皆數一面每面各五百里總為二千五百里兩面相距凡五千里五千里之內皆供王事故通謂之服而甸服則主為天子治田出穀者也去王城四面五百里言甸者主治田故服名甸

也百里賦五句分甸服五百里爲五等也獨言甸服之賦者內詳王畿之法而諸侯可推也侯服綏服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亦必有納總銍之差矣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禾穗用銍以刈故以銍表之謂禾穗也秸稾也去穗送稾易于送穗納秸者不兼粟也服役獨在三百里者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賦也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復言納蓋不遠納于帝都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于都耳力勞而賦省見古者賦役不兩重也○總者禾之全體銍去其本秸又去其穗此三者之别九數有粟米之法爲粟二十㪷爲米十㪷粟米之辨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甸服外又各五百里也五等邦君皆謂之侯此五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百里侯服內之百里也采卿大夫之采地蓋天子大夫之食邑也男邦小國也諸侯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而大國在外以禦侮也建諸侯非特三百里以其對男邦言之則自此以外皆諸侯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此亦諸侯耳以其接于要荒故于此設爲綏服以爲內外之辨爲安王室也諸侯所以安王室者即下文二事是也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者取要約之義要束以文教也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三百里夷者于此皆夷也蔡本作𥻦放也放罪人于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于夷矣夷性近于人蠻性遠于人故近者稱夷遠者稱蠻也流如流共工之流要服之外二百

里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外二百里亦蠻也而謂之流蓋于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言之以見流放罪人于此者其爲蠻夷之地則蒙上文可見也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别也○禹因高山大川之形勢别爲九州及水土平則規方五千里之地以爲五服之制周圍二萬里其中積方五百里者百方千里者二十五然五服之制有因地而爲長短者蓋諸侯分服特以爲朝貢之限制或在近而視遠或雖遠而視近絶長補短雖云四面相距各若千里其閒容有所乘除未必面面均齊無或贏縮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總言九州之大界即禹所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蓋禹以方五千里之地制為五服而其外尚有餘地則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是為九州之大界其外則四海也漸入也被及也漸被皆過之意也暨及也凡禹貢疆里之所及青徐揚之海皆東海也揚州傳云南距海非也吳越閩所濱之海皆東海至嶺南揭陽始為南海而禹時不在九州之域故曰東漸于海流沙在燉煌郡界當是西境最遠者非居延澤之流沙以經云西被于流沙而居延澤乃在張掖之東北也古九州之域東西贏而南北縮東有嵎夷萊夷斗入大海西有三危黑水在流沙之中皆過之故指言其地而謂之漸被南抵五嶺北距大漠則及境而止不能越乎其外故但云暨暨縮于漸被也聲教者雖不近見善教之實然亦遠聞善教之聲而效慕之也訖盡也四海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在九州之外者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爾雅四海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即是四海不以海水之遠近為限時聲教所及東海之島夷西戎之崑崙析支渠搜皆已來貢迨告成之後則南撫交阯北發肅慎而四海之外無遠弗屆矣禹錫二句亦史

辭也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大龜同義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為贄而告成功也或謂錫堯或謂錫舜未知孰是

余嘗苦禹貢孔傳多牴牾而近世蔡傳單行因陋就簡皆非讀本之善者德清胡氏朏明錐指二十卷采摭繁富疏通證明摘孔蔡之謬挾諸家之精為自來釋禹貢者所未有固宜家塾誦習而卷袠繁重慮僮幼未能徧觀盡識爰為擴束節捐併為一卷歸于說易明而詞不費使讀者幼得其門徑俾之長而躋堂室躡窅窔不難矣若夫窮源溯委質是證非自有原書在故卷中擇錄諸說悉不標明某氏云長洲汪獻玗記

金陵柏

〔清〕崔启晦撰

禹貢山水詩九卷

清同治三年長沙刻本

禹輿詩

李榮基題

甲子春日
雕于長沙

禹輿詩敘

今年夏咸客於長沙時李逆寇豫章湖湘郡縣徵調紛紜咸獨以暇日登天心閣覽山川形勢又於風塵中得崔子启晦嘗讀傳記至孫承宗於天下無事之時走馬九邊與老兵語險隘而顧炎武魏禧之徒所至友其豪俊卒收大效輒喟然嘆曰大丈夫不當如是邪記稱九歲教之數與方名今呼成人而詢以古之魯衞在今何許彼方茫然莫辨葢所習者聲病之文而所任者兵農之事所學非所用求毋蹶蹶得乎启晦與咸言及此往往唏嘘不置過從既洽乃出所著禹輿詩百十一首見示咸嘗以禹貢一篇爲方輿家鼻祖能通禹貢班志酈注皆可迎刃而解 國朝胡先生渭禹

貢錐指曲暢旁通有功於禹貢不淺微惜其繁施諸初學非宜蓋條緒太多好學深思之士猶病難讀況於常人史游急就篇周興嗣千字文傳到於今良由文簡音諧童稚易誦也启晦斯編文能舉要註能繁徵洵足羽翼錐指媲美千文教弟子者苟於髫齔授以斯編進而講求錐指等書比及壯盛古今形勢固已洞若觀火見諸行事必有異乎流俗所爲何則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諸葛武鄉未出隆中三分之勢已定於胸中是非明效大驗邪方今談虛者多崇實者少方輿家言幾成絕學而島夷卉服舟車所歷輒圖山川以厺使賈誼陳亮生於今日不知若何而痛哭也詹夫詹夫設險之義重閉之戒易傳所稱徒聞其語豈不哀哉興絕學

於不講之日導後生爲有用之材其在斯編乎若启晦者可謂能自樹立者矣昔信陵不以存趙爲喜而喜得毛薛茂先不以滅吳爲喜而喜得二陸今 咸不以逆氛尙遙爲喜而喜得启晦夫奇杰之士何世無之特患求之不誠造之不以其道耳今 朝廷求材孔亟而所謂材者固可偪指而計顧朔諸先生不可復作願與启晦共勉之窮達壽夭固有前定正不必計也启晦日然因書其語於詩之端启晦名暕好易象善篆書通星歷方輿之學慷慨明大義有魯仲連遺風兩舉孝廉方正辭不就游於江漢浮於彭蠡無所遇而歸湘潙間 奇士漵浦嚴咸敘

禹貢山水詩凡例

一禹貢一書以山川定九州之經略而凡刊旅滌源之所及又復條分而縷析之蓋聖人平天成地之精意有非可以大略求者班氏列入地志顏師古爲之立註亦第紀其山水名目似與禹貢精意無關然朱子云地理最難理會倘無諸儒箋釋芒芒禹蹟孰從辨之正不容昧此而謂尚求義理也兹按地分名詳加考覈次爲韻語以便記憶敢云以詩釋經耶

一山川名次著於各州及導山導水中者或前後互見或彼此分屬詩中列題必依經文挨序反多不相聯貫之處故槪以各州統之先山次水次內地次外地自高而下自近而遠亦禹貢義例之所可推者也

一凡山爲某水所出某水所經者詩中一一點淸至諸水源流分合於檃括成句之中仍明爲指數以免蒙翳混雜之弊

一蔡傳詮釋山水援引地志水經旁採諸儒緒論而多本於朱子自極詳愼但有沿譌承誤大全諸書未加硏辨者我
朝經學昌明
御纂書經傳說彙纂於地理山川援今攷古靡不精核如大陸之卽爲廣阿淄流之不入濟水熊耳統稱一山孟堅之志非謬滎波析指二水師古之說無稽皆足訂蔡傳之失更如漯河之分合黑水之源流從來未經發明者悉依地理今釋正之而復折衷

以
御案千古疑義曠若發蒙矣
一蔡傳有未定之論仍不敢違宗他說以易之者如兖州之灉沮
既以為汳雎二水又以為河濟之別流王氏炎則直謂沮出濮
陽灉出曹州揚州之敷淺原既引地志以為江州德安之傅易
山而又疑為廬阜等類若執一說以定之恐臆度終無是處詩
中姑以蔡傳意所耑屬者為主而他說亦為點淸並詳列於註
中以備參考
一

御纂於經文之下首列集傳益主蔡說以為衆論之統紀傳中有與
諸儒不合而實確不可易者如冀州治梁及岐孔安國書傳及
顏師古禹貢註皆以為雍州山蔡傳從晁以道用水經註以為
呂梁狐岐王應麟書經考異亦主其說曾氏旼謂壺口梁岐一
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並言於冀然壺口在
冀梁岐在雍何以見其施功同時又何以見其不可分言於二
州且禹貢並無此義例終以蔡傳為是諸如此類者倣之
一天下之水莫大於河禹貢所以於河不言會也詩中倘欲摭拾
後代河道移徙等語既與經義無關且導河節序地密文繁又
非可以數語櫽括者昌黎云團辭試提挈挂一念萬漏故河不
耑咏而於積石龍門底柱孟津等題中逐一指點詳加註釋地

雖散見各州統覲之仍相聯貫也至九河故迹蔡傳本程氏之
說謂其地已淪於海且謂後儒之講求九河者或新河而識以
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皆似是而非無可考據最足息衆論
之紛紜詩中謹從蔡傳本意凡諸家援指地名彼此雜出者註
中概從刪節葢朱子於書諄諄以闕疑為言蔡傳之意即朱子
之意也讀禹貢者可以類推矣
一四瀆百川之水皆歸於海元虛作賦形容尚未罄也故海不專
咏而凡諸水之入海者悉點明於各詩中及註釋內詳之
一禹貢疑義無過三江鄭韋庾蘇之說彼此各殊蔡傳所引未足
為據也宋程氏大昌謂揚居東南近海之地水自為源而直達

於海者甚多諸家見經有三江隨其所見指執三水至於經文
中江北江皆棄之不錄今證以地理乃知三江本不為三其實
一江而三名耳
御纂採錄其語可為諸說折衷但程氏之論意允而辭猶未暢我省
安鄉張洞庭（明先）太史引而申之作三江考以經釋經極為明
晰詩中遵主其說原考詳載註內疑義豁然又如太史東匯北
會於滙解王漁洋尚書東西二漢水辨皆足補蔡傳所未及者
也
一山水有名同實異者如三苗所徙之三危尚在雍州分域以內
導黑水所至之三危則為大河以南塞外之山此蔡傳所未及

者謹遵

御案確不可磨梁州沱潛既導之潛與西傾因桓是來浮於潛之潛一爲東漢水之支流一爲西漢水此則明著於蔡傳中但以嶓冢山境不清故漢水東西莫辨而其原則由蔡傳於導漾節內引常氏璩漢水西源曰沔之句致誤也詩中特細爲標明以免蒙混

一詮釋地理最忌嗜奇騖遠之病探弱水於條支求積石於葱嶺與禹蹟所至渺無交涉而欲取以釋經謬矣詩中恪遵

御案謹守集傳凡地志山經水經諸書其確可依據者存之餘則荒遠在所畧焉

一古今郡縣分隸名各不同今悉遵

御纂所錄皇輿表載明庶某水某山繫某地者毫無蒙混

一坊本講義有剖析詳明者間爲摘入註中凡穿鑿附會之說概不敢錄

崔子采藥圖

張福保題

受業徐本璵敬摹

西馬西風返故關（君初從軍時君弟臚覃爲寫西馬從軍圖）一腔心事訴潙山衛生世
每膚醫誤起死天偏大藥慳三折肱誰推國手九還丹自駐童顏
壽嘗采擷瑤仙品丐與凡夫療懦頑
還道僊書足活人妄投正與附砒倫養癰俗手嗟遺患肉骨良工
信有神鋤鑱長將袪毒物仔肩深願壽烝民閒來著述追宏景哲
向嚴阿證夙因（陶著本艸君著有醫理求眞等編）
不能爲相且爲醫大任何心受小知藏用終南譏捷徑長源衡嶽
識遵時圖功安得三年艾襄寶仍收五色芝自是養和兼養氣莫
將虛矯浪相疑
東門不種邵平瓜肯向峯巒老歲華痼疾治非凡艸木靈苗産每
近龍蛇瘡痍世局期除患戢易人心賴辟邪競道潙山高可仰望
君天半躡朱霞
崔君眞史學正品醕略才長裕屢襄戎幕不諧適時未展神韜速
駕旋里興言采藥用佐業醫小試救民終期濟世此物此志希
聖希賢披圖有言附書次帙　知心弟霞錫徐鈖並識
夫子以昌明正學爲己任於易書詩皆有參註他凡著述且夥恒
謙不欲問世禹貢詩其末耳要之徵引甚詳足資考證（本珩）
曾錄存全稿志在公世因商同門校刊刊甫就恭學
夫子采藥圖小像兼錄（本珩）　大父題詩于首庶使讀詩而心契
夫子者亦得遂其膺仰粗知梗概云　受業德清徐本珩敬識

禹貢山水詩目錄

卷一
冀州　壺口　梁　岐
雷首　太岳　底柱
析城　王屋　太行
恆山　大伾　碣石
衡漳　恆　衞
洚水　沇水　大陸
太原　覃懷　孟津
島夷
卷二
兗州　濟　九河　灉
沮　漯　雷夏
陶邱
卷三
青州　岱　濰　淄
汶　嵎夷　萊夷
卷四
徐州　蒙　羽　嶧陽
淮　沂　泗

大野　東原　淮夷
卷五
揚州　敷淺原　三江（江統見）　彭蠡
震澤　島夷
卷六
荆州　荆山　衡山　內方
大別　漢　滄浪之水
三澨　九江　沱
潛　雲夢　澧
東陵

卷七
豫州　熊耳　外方　桐柏
陪尾　洛（洛汭）　澗
瀍　伊　滎波
菏澤　孟豬
卷八
梁州　岷山　嶓冢　蔡
蒙　沱　潛
漾　桓　潛（西漢水）
沔　和夷

卷九
雍州　岍　岐　荆山
終南　惇物　西傾
朱圉　鳥鼠同穴　太華
積石　龍門　合黎
三危（三苗所徙黑水所至）　渭　灃
涇　漆　沮
汭　弱水　黑水（梁州黑水雍州黑水）
導川黑水　豬野　原隰
流沙　崑崙　析支

渠搜

禹貢詩卷一

冀州

[illegible]崔啓晦著

雲中佳氣萃神京朱子曰冀州山脈從雲中發來第一州開險塞平晉書地理志冀州其地有險有易帝王所都地理今釋冀州今山西之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及眞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盛京之錦州府河南之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大遼水也山擁堯封分泰華朱子曰冀州右畔是華山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謂前案遂過去爲泰山聳於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江南諸山爲第三重案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地循禹蹟拓幽幷舜典肇十有二州註舜以冀靑地廣分冀東爲幷州東北爲幽州分靑東北爲營州幷州太原澤潞晉代汾絳等州是其域也幽州燕薊涿朔莫等州是其域也陳氏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分九州爲十二州八方星拱空桐正玉篇冀北方州故字從北爾雅釋地北戴斗極爲空桐郭註戴當也北極斗星也空桐北極山名三面河通積石淸蔡傳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成氏曰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爲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也焦氏曰冀在唐虞水患特甚在今日河流徐邳而九河故地乃爲漳衞入海之道則冀之東北無復河水之繞而所謂三面濱河者蓋舊迹也形勝自堪超海宇詎容疆域畫縱橫晁氏曰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

壺口

隨栞用紀濬川功刊漢書作栞顏師古曰古刊字壺口衡流漲早通蔡傳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地理今釋壺口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有壺口山黃河之水注其中如壺然水勢九州先冀北蔡傳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

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

山形兩漢峙河東 前漢地理志河東郡北屈縣禹貢壺口山在東南後漢郡國志河東郡北屈縣有壺口山

桑津地接平戎壘 後漢郡國志北屈縣有采桑津註左傳晉敗狄於采桑杜預曰北屈縣西南有采桑津

蒲子城聯故國宮 顏師古曰北屈縣卽晉公子夷吾所居也又漢北屈縣與蒲子縣相聯顏師古曰卽重耳所居蒲城也

爭似幽岳容遯跡 列仙傳王輿居壺口山王漁洋尙書詩遯跡思壺口

露臺月館望堪同 拾遺記東方朔寶甕銘曰寶雲生於露臺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覗入鴻如縈帶

梁

壺口旣治南下漲呂梁旋東北來奔 講義梁岐在冀之北乃河之上流壺口在冀之南乃河之下流下流不治則上流無可施功故治水皆自下而上而此亦必先壺口而後及梁岐也

長令山勢橫離石 蔡傳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石州離石縣東北卽今山西汾州府永甯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水經註呂梁之石崇竦河流震蕩激動天地

誰導河流下孟門 呂氏春秋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

晉望自知天險絕 蔡傳爾雅梁山晉望卽冀州呂梁也

韓城同憶禹功存 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朱註梁山韓之鎭也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漢曰夏陽縣按孔傳以梁岐在雍州顏師古禹貢註亦云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治梁及岐言禹循山而西治眾水也王應麟書經考異云治梁及岐若從古詁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與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註以爲呂梁狐岐蔡傳云呂梁狐岐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

馬當巖畔波加駛甫里酉銘好細論 陸龜蒙銘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險而爲一吾又聞乎馬當九江記馬當山在古彭澤縣北橫抗大江迴風急轟波浪湧沸舟船上下每懷憂恐山際立馬當廟以祠之唐王勃阻風泊舟其下遇老叟助以順風遂以一夕至洪都作滕王閣序

岐

北來河逕壅狐岐疏鑿欣看險阨治 蔡傳狐岐實古河逕之險阨

勝水有源盈

自達汾流無際合還離 蔡傳岐山在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狐岐山在今山西汾州府孝義縣西一名薛頡山

好從六壁尋遺壘 蔡傳酈道元云後魏於狐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鎭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

誤向高泉指舊基冀北雍西封域邈美陽何事更相疑 前漢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縣禹貢岐山在西北周太王所邑有高泉宮秦宣太后建按美陽之岐山乃雍州荊岐既旅之岐山也扶風美陽今陝西鳳翔府岐山縣

雷首

蒲坂雲連北屈旁 前漢地理志雷首山在河東郡蒲坂縣與壺口山之北屈縣同郡河東蒲坂今山西平陽府蒲州

獨頭峰影入蒼茫 通典雷首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蒲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括地志雷首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

甯誇仙蹟尋壺口 列仙傳王輿居壺口山

自愛清風屬首陽 後漢郡國志蒲坂有雷首山註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卽此王漁洋詩峩峩首陽山迢迢屬雷首蜀道驛程記首陽山在中條西南居雷首之陽故曰首陽

山鬼欲來旗結桂 楚辭山鬼辛夷車兮結桂旗

行人勿折樹酉桑 書疏雷首一名首山左傳宣二年宣子田於首山卽此後漢郡國志註史記曰趙盾田首山息桑下有餓人提彌明

遙天秋色橫祠宇 前漢地理志蒲坂縣有首山祠水經註雷首山有夷齊廟十三州志雷首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猶茂邱阜俗謂之夷齊墓

臨眺還思四載忙

太岳

汾水經流晉水環 山海經懸甕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注汾

誰登太岳聽潺湲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蔡傳岳太岳也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東入于河

城封漢室河東郡 前漢地理志河東郡彘縣霍大山在東冀州山後漢郡國志河東郡永安縣故彘縣有霍大山註史記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徐廣曰在永安博物記卽晉呂甥邑又左傳晉滅霍杜預曰縣東北有霍大山

鎭表周官霍大山 周禮夏官職方氏河內曰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地理今釋岳陽太岳一名霍大山今爲中鎭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山周二百餘里南接岳陽趙城二縣北接靈石縣東接沁

彘縣界、石椁嘗年留異蹟後漢郡國志註蜚廉於霍大山得石椁、神書幾度接仙班史記原過受神人書稱余霍大山山陽侯天吏也、不詫珠玉西方美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大山之多珠玉焉、帝宅平陽指顧間蔡傳山南曰陽岳陽堯之所都揚子云冀州緻岳陽晃都是也、

底柱

極北諸峰孰比肩闕分不藉巨靈拳黃河直下三門迥蔡傳底柱即陝縣三門山、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是也、水經禹鑿底柱以通河水、謂之三門、金氏曰三門分天門地門人門惟地門不可過、紫氣中撐一柱堅水經註底柱者禹治洪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曰底柱、畫地幾疑山乍徙李義山詩弄河移底柱、註西京雜記漢淮南王有方士能畫地為江河、疏流還笑石穿鐫前漢溝洫志鴻嘉四年楊焉言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其言使焉鐫之裁沒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謾誇漢代漕渠險灌溉嘗眞遍五千溝洫志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東西歲百餘萬石更底柱

之艱敗亡甚多而煩費穿渠引汾溉皮氏汾陰下引河溉汾陰蒲坂下度可得五千頃故盡河壖棄地民茭牧其中耳今溉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底柱之東可無復漕上以為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

析城

青峭峰巒四面開山城如畫鏡中來蔡傳地志析城在河東郡濩澤縣西南即今山西澤州陽城縣、晁氏曰、山峰四面如城即離天界澄餘滓去住仙靈絕點埃雲湧神池龍起蟄廣輿記析城山下有神池廣深莫測世傳與濟瀆相通、月明濩澤蚌含胎前漢地理志濩澤縣禹貢析城山在西南、註應劭曰有濩澤在西北、墨子謂舜漁於濩澤即此遙思禹蹟經行處幾度勤勞橇梮迴

王屋

夸娥負後自巋然萬仞凌空翠巘連列子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北山愚公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迂也將移之操蛇之神聞之告帝帝命夸娥氏二子負山一措朔東一措雍南雲外恰疑山似屋前漢地理志王屋山在河東郡垣縣東北、博物記山狀如垣、晁氏曰山狀如屋、地理今釋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縣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峰頭不羨藕如船韓詩太華峯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獨鍾神秀無雙地杜詩造化鍾神秀、小有清靈第一天茅君內傳第一王屋山之洞周迴萬里名曰小有清靈之天擬向黃池尋秘洞元中記彭城有黃池穴、如洞室、北通王屋山陽臺遠道更綿綿李義山詩陽臺白道細如絲、眞誥王屋山仙之別天謂陽臺也、始得道者皆詣陽臺

太行

秀發三支自軼羣太行佳氣集氤氳禹貢導山馬融王肅有三條之說以岍岐至碣石為北條

西傾至陪尾為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為南條然內方大別在荊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為一條鄭康成有四列之說以岍岐為正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四列雖是而陰陽正次名稱未當蔡傳則訂為二條四列以江河為之紀岍岐節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西傾節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嶓冢節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岷山節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極為明確至孔氏解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不屬禹逾河說以為荊山之脈逾河而為壺口雷首諸山蔡傳云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益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於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析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恆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聯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此一段辨駁孔氏尤極明析水聲南北河汾接山色東西趙魏分元周伯琦過太行山詩戰國東西分晉趙中原南北帶河汾碧玉採餘雲乍溼山海經太行山其上有金玉下有碧

青泥餐罷日微曛神仙傳王烈入太行山見石中青泥流出此石髓也服之壽與天地齊欲知仙路
通幽邈徑歷羊腸紀舊聞史記趙世家羊腸之西註太行山坂道名南屬懷州北屬澤州　地理今釋太
行山延袤千餘里起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迤而東北跨山西河南直隸界

恆山

岧嶤大茂接仙臺堅秩會驚舜輦迴元岳光騰星聚後天峯靈湧
石飛來前漢地理志恆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　天中記舜時十有一月巡狩北岳詣大茂山谷值大雪不能進而遙
祭之忽廟之右飛一石冉冉墜帝前名日安王石又五載巡狩其
石飛於曲陽建廟祀之一說唐貞觀時始從渾源州移祀曲陽然
按兩漢志已明以常山屬曲陽所屬之郡一統志恆山在渾源
州南二十里卽北岳也舜朔巡狩至於恆山卽此山也　水經恆
山謂之元岳山多奇花異草映帶左右斧斤不敢入上有飛石窟
兩峰壁立谿然中虛相傳飛至曲陽歷代怯升登者就祠於曲陽
以爲岳靈所寓也　春秋元命包畢星散爲冀州分爲趙國立爲
常山宋均註常山卽恆山也是畢昴之精　又渾源州恆山上有
天峯嶺大茂谷集仙洞聚仙臺諸勝　常山郡上曲陽縣卽今直隸眞定府曲陽縣渾源州屬山西大同府碧流恆滱
源知合前漢地理志恆山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滱詩入幽并氣早開山西渾源州係禹貢冀州之域虞周
屬并州秦爲雲中鴈門代郡之地　周王褒詩常山臨代郡亭障繞黃河　元劉因詩昴畢空留影臨并未了青欲採神
芝臨絕頂香風縹緲隔雲隈五嶽圖日恆山上有太元之泉神草十九種

大伾

未過信斧險難平註見大陸大伾遙看照眼明北麓倉留隋代蹟廣輿記黎
陽倉在大伾山北麓隋煬帝所置及隋亂李密發倉以賑民青壇山紀夏時名括地志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
一名青壇山在衛州黎陽崔巍不用誇三襲秀拔甯須薄一成爾雅山三襲陟再成英一成伾
鄭註重也重亦層也邢疏山上更有一山重絫者名伾伾岯仝欲考導河尋故地黎陽雲樹影
縱橫大伾蔡傳定爲黎陽縣臨河之山黎陽縣卽今直隸大名府濬縣　程氏日導河自洛汭以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

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不可究其山
有移徙也河既變遷年世久遠人知新河之爲河不知舊山之不
附新河也　王氏日河不行於大伾之北而道於相魏之南則山
澤在河之濆者支川與河相貫者悉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
河道變遷詳
見淮水註內

碣石

雲淨驪城海色消亭亭天柱望中標前漢地理志右北平郡驪城縣大碣石山在縣西南　水
經註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驪城縣西南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一源青碧藏編水山海
經碣石之山編水出焉其上多玉其下多青碧萬里煙霜枕石橋水經註碣石山頂有大石如柱立於巨海之中
潮水大至及潮退不動不沒不知深淺世名爲天橋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云碑碣欲留封禪蹟史記漢武紀東
巡至碣石　水經註漢武嘗登碣石以望巨海而勒石於其上滄桑空信往來潮九門誤擬稱
名合地較臨渝郡更遙蔡傳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又
後漢郡國志以碣石山在遼西郡臨渝縣之南今直隸永平府卽
秦遼西右北平二郡地唐日平州驪城卽今撫甯縣臨渝卽今昌
黎縣同屬永平壤地相接故前後兩漢志一載驪城一載臨渝也
又考地理今釋撫甯昌黎二縣皆無碣石蹤蹟肇域志云山東濟
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卽古碣石劉文偉亦以馬谷山在古九河
之下合於禹貢入河入海之文斷爲碣石無疑則蔡傳謂碣石在
平州正南海中者亦似未確然
以碣石爲九河之證自是定論

衡漳

河循大伾勢汪洋東注衡流見二漳曾氏日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形東西爲橫
南北爲縱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縱而漳橫矣黽谷鳩山尋派遠前漢地理志漳水有二一出上黨郡沾縣大黽
谷名爲淸漳一出上黨郡長子縣發鳩山名爲濁漳山海經發鳩
之山漳水出焉又東北百二十里日少山淸漳水出焉少山卽大
黽谷也地隸山西太原潞安二府阜城鄴郡漲波長蔡傳據前漢地理志云濁漳水東至鄴合淸漳東北至阜
城北入河鄴卽河南彰德府涉縣阜城屬直隸河間府　地理今
釋淸漳水出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沾嶺　水經註所

謂少山大黽谷出東南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交漳口會濁漳水又東北流入直隸界至廣平縣分二支一支東行入衡河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山東邱縣界復分二支一支北行入大陸澤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直隸清河阜城交河至青縣合衛河北流至天津西沽合桑乾諸水東行入海所謂老漳河也其一支入大陸者亦東北行至天津西沽合諸水入海所謂新漳河也濁漳水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亦東南流至交漳口會清漳

祇緣故道更砱礫獨挾洪濤達海梁

蔡傳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於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尊河自降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請以爲瀆者江河淮濟爲四瀆釋名瀆獨也言各獨出其水而入海也砱礫即礫谿口水經所云沛水東過礫谿者是也地屬滎陽蔡傳訛作砱礫

回首隨渠勞檥楫欲探禹蹟久茫茫

恆

九河既道積咸宜澱抑旋看次第治

講義恆衛二水包絡乎恆山流注乎東北其水小而地遠向因河水橫流不暇先治今河水既治於是導恆水使東合滱水導衛水使東合滹沱各從其道以北入于海

源溯恆山來北谷

前漢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陽縣恆山北谷在西北禹貢恆水所出東入滱

委通滱蒲入溫夷

水經註滱水即溫夷之水地理今釋滱水一名唐水

滋流漠漠經行別

蔡傳晁氏曰今之恆水西南流至眞定府行唐縣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恆水非古逕矣

易水蕭蕭派衍遲

蔡傳晁氏曰恆水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瀛州今河間府高陽縣屬保定府

古逕就湮遺蹟邈曲陽煙樹接迷離

衛

郡立常山漢代傳

常山郡漢高置張晏曰恆山在西避文帝諱故改曰常山

久從衛水溯源先北來靈壽涵清沚東滙滹沱澱碧煙

前漢地理志常山郡靈壽縣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滹沱靈壽縣屬今直隸眞定府地理今釋衛水今名雷溝河

千載羊羹傷往事

靈壽縣古中山地戰國策中山君饗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

一盂麥飯憶當年

廣輿記滹沱河上有麥飯亭馮異進光武麥飯處

流波不盡江天遠懷古情深獨邈然

洚水

信都國隷古安平枯洚渠通一脈清

蔡傳洚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洚渠也即今直隸眞定府冀州前漢地理志信都國屬冀州信都縣禹貢洚水入海 後漢郡國志安平國故信都國 地理今釋洚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由是亦名洚水矣按此與蔡傳所引漢志迥別

地考鄴城堪按蹟

蔡傳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邱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古洚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向北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爲合北過洚水之支當以信都者爲是 頓邱縣即今直隸大名府清豐縣貝州今直隸廣平府南宮縣今屬直隸眞定府冀州

水稽河內僅尋名

水經註鄭元註尚書北過降水云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當讀如城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此地者惡言降故改爲共耳此與蔡傳迥別且意義亦屬附會考水經註自明

汪洋自挾洪流入險阻旋夷大陸迎濬導踰時歇底積西山曲折幾經營

註詳大陸

沇水

涓涓碧浪浸雲根王屋峯頭暈有痕

前漢地理志河東郡垣縣禹貢王屋山在東北沇水所出

既會溫城歸一瀆更從濟水辨重源

孔傳泉源爲沇流去爲濟蔡傳沇水濟水也發源爲沇既東爲濟詳見濟水

山經溯派泉稱灕

山海經王屋之山灕水出焉郭註灕沇聲相近灕水即沇水也

地志尋名邑隷垣

註見上

自識汙泥終不染

杜詩濁河終不汙清濟

通和喜見麥英繁

淮南子濟水通和宜麥

大陸

南𤀹風物信如何菱芡魚蝦聚廣阿前漢地理志鉅鹿郡縣二十首鉅鹿次南䜌至隋合南䜌
爲鉅鹿卽今直隸順德府鉅鹿縣、後漢郡國志鉅鹿有大陸澤註卽廣阿澤也、廣輿記廣阿澤在鉅鹿縣一名大陸澤菱芡魚
蝦土人利之臺憶沙邱堪弔古前漢地理志紂所作沙邱臺在鉅鹿縣東北七十里後漢郡國志註史記云紂
盈鉅橋之粟、許愼曰鉅鹿之大橋也澤名大陸鉅傳訛前漢地理志禹貢大陸澤在鉅鹿縣北、三州地
接西山迥蔡傳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當
從杜佑李吉甫概指邢趙深三州之地爲大陸不主廣阿一澤且引爾雅高平曰陸之語謂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
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濟
之北則西山勢斷曠蕩四平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導河所謂北至大陸者合不知廣阿一澤實兼跨邢趙深三州之地地理今釋
援據極詳伏考　御案鉅鹿正在西山之下自是大河所經杜大昌以爲鉅鹿去河絕遠未嘗逕邢以行非也當從孫炎之說爲
是　澶今直隸大名府開州相今河南彰德府與直隸大名府同爲漢魏郡邢州今直隸順德府趙州深州屬直隸眞定府九

禹貢山水詩　卷一　十

藪靈鍾鉅鹿多呂氏春秋九藪趙之鉅鹿、高誘註云卽廣阿澤也、好向河流尋禹蹟不徒
北望灑滹沱地理今釋大陸澤一名廣阿澤跨今直隸保定府東鹿縣元和志大陸澤在深州鹿城縣南是也又跨順
德府鉅鹿縣元和志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邢州鉅鹿縣西北五里是也又跨眞定府隆平縣通典趙州昭慶縣有大陸澤元和志
廣阿澤在趙州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是也又跨眞定府甯晉縣明一統志甯晉縣有葫蘆河卽大陸澤是也又跨眞定府深州通典
深州陸澤縣禹貢大陸澤在此元和志深州陸澤縣南三里卽大陸之澤是也上承滹沱滏陽漳唐諸河水滙爲巨浸又東北流爲
新漳河至大城縣爲子牙河至天津衞入海

太原

太夏參神主晉陽實沈遺蹟閟蒼茫廣治平略山西古冀州地省治太原卽古晉陽、左傳遷
實沈于大夏主參、杜凱曰今晉陽縣鹽官置郡名稽漢前漢地理志太原郡秦置有鹽官在晉陽、桐葉分
封國號唐後漢郡國志太原郡晉陽縣本唐國、毛詩譜堯始都于此後遷河東平陽、朱子唐風詩註唐國名本帝堯

晉都在禹貢冀州之域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虞爲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乃改國號曰晉後徙曲沃又徙
居絳唐叔所都、在今太原府北眺龍山連朔易前漢地理志太原郡晉陽縣故詩唐國龍山在西北、後漢郡
國志晉陽縣有龍山晉水所出按龍山卽山海經縣甕之山也考古類編太原背臨朔易表裡河山有俯挹中原之勢東臨
汾水跨茲狼山海經縣甕之山晉水出焉東南注汾、蔡傳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東入于河、修太原而至岳陽者
蓋導汾水也、漢志太原郡有茲氏狼孟二縣羽淵故道猶堪溯九載勤勞未盡荒蔡傳旣修
太原因鯀之功而修之也

覃懷

濬川先見導衡流講義覃懷之地在岳陽之東、河水所衡也卽今河南懷慶府、一望平夷畫早
周水合淇萊河內遠山瞻西北太行酋前漢地理志河內郡懷縣、卽覃懷也唐曰懷州、又河
內郡山陽縣西北有太行山、蔡傳今懷州河內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萊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

禹貢山水詩　卷一　廿

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唐岑參送懷州吳別駕詩州城接太行、鄇亭樹色連朝雨
後漢郡國志河內郡懷縣註左傳郤至于周爭鄇田杜預曰懷縣西南有鄇人亭隰壘煙光入暮秋後漢郡國
志懷有隰城註左傳云王取鄭隰城杜預曰在懷縣西南憑眺自知多古意覃懷猶溯禹功畱

孟津

底柱東來逾孟津大河南畔渺無垠講義禹導北條河水自積石曲折三千里至龍門龍門而
下自北而南至於華山之北是雍河之東冀之西河也又自南而東至於底柱其東向所經之地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是豫河之
北冀之南河也又自東而北過洚水至大陸又北分爲九河是兗河之西冀之東河也分爲九者又合爲一適爲逆潮之勢以入北
海河流于是終矣逆河者河下流而海上逆也龍門不鑿無以洩上流之怒九河不播無以洩下流之溢析而爲九所以分其勢也
同而爲一所以統其歸也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此見河始于雍經于冀豫而入海則于兗也遙思桂楫中
流望應有鮫綃百兩陳賈子說林河伯宴禹于河上獻玄旣之珠鮫綃百兩珊瑚樹五十株行狩書

王麟史筆蔡傳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曰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河南懷慶府孟縣有河陽城春秋天王狩于河陽即此渡師紀月夏時春蔡傳武王師渡孟津即此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蔡傳斷爲夏正建寅之月富平煙水淸如昨俯仰長留弔古人蔡傳孟津今名富平津

島夷

亭亭島嶼入蒼茫居近蓬壺別有鄉蔡傳海曲曰島陳氏曰島海中山雲錦秋凝千岸赤木華海賦雲錦散文于沙汭之際桃花春放萬灘香廣輿記海曲有桃花島萬灘島連雲島覺花島諸名係禹貢冀州之域烏飛靈海乘蹻客海風不汎陽侯乘蹻絕往帆挂天墟入貢航海賦南瀕朱崖北灑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靑徐被服漫言同島象諸儒箋釋更堪詳冀州島夷皮服蔡傳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揚州島夷卉服蔡傳東南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也孔氏曰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也王氏曰北地寒故服用皮南地暖故服用卉此第志其服與中國異聖人亦因其俗而不革爾與蔡傳以皮服卉服作貢物者異又

島夷漢書作鳥夷顏師古註冀州鳥夷皮服此東北之夷搏取鳥獸食其肉而衣其皮也一說居在海曲被服容止皆象鳥也揚州鳥夷卉服此東南之夷善鳥者也卉服絺葛之屬解更迥別

禹貢詩卷二

長沙[illegible]居晦著

兗州

天臨東郡揭奎婁前漢地理志東郡屬兗州廣輿記兗州府天文奎婁分野遙映星精瑞彩浮晉書地理志兗州禹貢濟河之地周禮河東曰兗州春秋元命包五星流爲兗州兗瑞也信也又云蓋取兗水以名焉風俗舊傳齊魯地地理今釋兗州今山東之東昌府及兗州府曹州陽穀壽張鄆城三縣濟南府之靑州二府西北境直隸之大名府及眞定河間二府東南境河南之衞輝府胙城縣也廣輿記山東兗州府即春秋魯地漢曰魯國晉曰魯郡東昌府即春秋齊西鄆聊城地秀靈分帶濟河流蔡傳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跨而過之曰據未至其地而取爲表識曰距盡有其地曰至春城草木連平野熊氏曰兗州之地平廣演迤無高山古戍西南析二州後魏地志立南兗州于譙西兗州于定陶自識土宜誇渥衍說文兗九州之渥地也青徐歷歷望中收杜甫登兗州城樓詩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廣輿記山東濟南青州登州萊州等府俱係禹貢青州之域兗州府係徐兗二州之域惟東昌府常係兗州之域

濟

流杯池上翠光臨水經註歷下濟水泉源競發遂引瀆水爲流杯池州僚賓燕多萃其上歷下即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醞釀從知濟獨深山下出泉清且靜蔡傳濟水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沈水既見而伏地中有水勁彌沈蔡傳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派稽南北陰陽別水經濟水分南濟北濟水經註漢制郡縣有濟陽縣濟陰縣所謂南濟北濟也源辨東西左右尋蔡傳濟水發源王屋山曰沈水既見而伏東出于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爲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孟州今爲孟縣與濟源溫縣俱隸河南懷慶府自入冀河經豫兗之靑之海涙涔涔講義濟水出王屋山頂崖下曰沈水禹因其見處謂之自沈而下則伏矣及流至濟源之境則見爲濟此一伏

一見也自濟入河又伏矣何以知其入河濟淸而河濁也及溢出于豫河之南則見爲滎何以知其爲滎濟流而滎猶也此再伏再見也自滎而下又伏矣又東溢出于陶邱之北此三伏三見也自是常見不復伏豫有菏澤濟東至之青有汶水濟東北會之而又轉北向東以入北海總之濟水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兖入海于青蔡傳所謂若斷若續有源流或見或伏脈絡可考也、濟合汶在今山東兖州府壽張縣濟入海在今青州府博興縣、又蔡傳林氏曰濟古作泲說文註云此兖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郡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齊古文爲正風俗通曰濟水出房子縣贊皇山者此又別是一水耳應氏以爲流入河南之濟者非也茅氏曰泲卽沇水其從水從齊者非四瀆之水然水經註云二濟同名則泲之訛爲濟舊矣、房子縣卽今直隸趙州臨城縣

九河

二渠釃後九枝分前漢書溝洫志河災羨溢害中國尤甚故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至華陰東下底柱及盟津洛汭至于大伾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釃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逆河以入于海註二渠一出貝邱一爲漯川也

溯委循源濬導勤董氏曰禹之治水始于冀州固以帝都爲先然亦以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成必先施功於下流以疏其壅塞之勢然後施功于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水惟河爲大水患惟河爲急河始入于雍而經于冀冀則當河之下流而兖又其下流入海之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兖則疏河濟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淮濟河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未免有壅塞之虞于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梁以濬江漢之源自梁而雍以濬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又北至于河治水之能事畢矣

碣石巳難尋海曲蔡傳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衆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于海引碣石爲九河之證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于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于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仆沒今兖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巳淪入于海明矣漢王橫言九河之地巳爲海水所漸酈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于海後儒知求九河于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强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滄州卽今直隸河間府滄州平州卽今直隸永平府

金隄甯復辨河濟漢世河決金隄議者欲求九河故迹而穿之未知其所是以班固謂九河至漢亡其八枝也然以滹沱爲徒駭則又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矣、

域窮都尉圖誰採溝洫志河隄都尉許商言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成平東光鬲縣俱今直隸河間府地

地文甯因註覽勢鄭樵註爾雅九河本溝洫志許商之言及孔穎達疏謂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六河遂各以意大而推之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當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曰簡曰絜曰鉤盤當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蔡傳所謂强鑿求之竟無歸宿者也

欲識命名稽爾雅闕疑安用訝多聞爾雅九河一徒駭二太史三馬頰四覆釜五胡蘇六簡七絜八鉤盤九鬲津蔡傳則合簡絜爲一以一河爲河之經流林之奇謂九河勢均不得以一爲經流

入爲支派當以簡絜爲二河馬氏又疏九河者求其命名之意謂馬頰狀如馬頰覆釜水中可居狀如覆釜簡水道簡易絜水多潔約鉤盤水曲如鉤流盤桓鬲津水多阨狹可隔以爲津而橫渡語極穿鑿又如顏師古釋徒駭云禹治此河用功極衆人徒驚駭故名胡蘇則下流急疾之貌語更無理

灉

浚儀北下滙蒙城汳水逶兼泗水行汴、本作汳、說文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水經、汳水出陰溝逕浚儀縣北、又東至梁郡蒙縣爲睢水、餘波入睢陽城中、蔡傳、灉水卽汳水也、灉之下流入于睢水、陳留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浚儀卽開封府祥符縣睢陽蒙縣俱隸河南歸德府

汳受旃然尋派遠水經註、汳受旃然水、曾氏曰、旃然之水東流入汳

渠開蒗蕩溯源清水經、汳水出陰溝、註、陰溝卽蒗蕩渠也、

滎陽通濟思皇甫曾氏曰、昔禹于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出之淮泗、至浚儀西北復分二渠、其後或曰鴻溝、或曰蒗蕩渠、或曰浚儀渠、或曰石門渠、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于敖山之北、而兼汳水、又東至滎陽之水、而旃然之水東流入汳、滎陽之

西有廣武二城汳水自二城間小澗中東流而出濟水至此乃絕桓温將通之而不果者晉太和之中也劉裕滌之始有湍流奔注以舊通者義熙之間也皇甫謐發河南丁夫百萬開之起滎陽入淮千有餘里更名之曰通濟渠者隋大業之初也後世因其利焉

海口疏流紀漢明 後漢明帝紀遣將作謁者王吳修汳渠自滎陽至于千乘海口註汳渠卽蒗蕩渠也滎陽隸今河南開封府千乘今山東濟南府濱州之地一統志汳水源出開封府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縣北入于黃河中牟縣亦隸開封

飛輓不勞舟楫穩濬川應識禹功宏

沮

灉流東下會沮流 蔡傳灉之下流入于雎水雎水其沮水歟

萬頃遙涵泗水浮 灉沮二水皆入泗、

地入隆慮知委合渠通浪宕溯源悠 括地志雎水首受浚儀縣蒗蕩渠水東經臨慮縣入泗、蒗蕩一作浪宕臨慮原名隆慮漢屬河內郡建安時割屬魏郡卽今河南彰德府林縣慮音廬

芒城籍記臨睢舊 前漢地理志沛郡芒縣應劭曰世祖更名臨睢、睢水出焉今河南歸德府永城縣卽春秋芒縣地、

狼谷名同武

郡收 前漢地理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水經註沔水一名沮水、後漢郡國志涼州武都郡沮縣沔水出東狼谷

箋釋更宜詢爾雅濟河分派細堪求 灉沮二水、蔡傳援据說文、水經、地志、謂灉卽汳水、沮卽雎水、又引曾氏晁氏据爾雅、水自河出為灉、濟出為濋之語、疑二水係河濟之別出者、非卽汳水雎水也、講家多主二說、謂灉沮會同句、係治河濟之支流、夏㲋仲曰、韓氏云、灉水在豫州東、歷徐州境入泗水、沮水、一在今開封、一在今夏邑、皆東流入泗、今一入河、一入淮、是二水乃豫徐之水、去兗甚遠、今所謂灉沮、當是河濟別流之在兗者、正如沱潛二水、或出荊、或出梁也、河既從而南、則灉為平地不可考矣、今濟南縣固有濟之別流少清河是也、按蔡傳亦云二說未詳孰是、第晁氏據爾雅濟出為濋之語、謂求之于顛沮有灉音、以此斷沮為濟之別流、亦屬附會、卽夏氏以少清河為濟之別流、疑為沮水、皆欲以今水證古水、未足為據、地理今釋本元和志及九域志、謂灉水沮水俱出山東東昌府濮州雷澤縣、宋時河決曹濮、聞灉沮之源過當其衝、久而泥滓填淤、二水遂涸、是兗州原自有灉沮二水、固不得以汳雎當之、卽概執以為河濟之別流、似亦未確也、

漯

漯絲文錦入天庭貢篚舟浮一水馨溯源高唐臨邑近 前漢地理志平原郡高唐縣、註桑欽言漯水所出、臨邑縣屬山東濟南府高唐卽濟南府禹城縣漯水東北入臨邑縣界

支分東郡漯川經 前漢地理志東郡東武陽註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東郡東武陽卽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史記禹厮二渠以引其河、註、其一則漯川

河流互達還通濟 浮于濟漯達于河、陳氏曰因水入水曰達

兗地兼趨更屬青 東郡東武陽之漯屬兗州、平原郡高唐之漯屬青州

派別自同歸海若遙瞻千乘接滄溟 蔡傳引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之語又据程氏謂此乃漢河與漯殊異而于漯河所在終未詳其地、地理今釋漯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南有漯河陂廣十餘里又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漯河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土河東北入臨邑縣界朝城漢之東武陽縣高苑漢之千乘縣禹城漢之高唐縣蓋漯水本自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故漢志于平原郡高唐註則云漯水所出于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疏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蔡傳未究斯旨又誤解程大

昌此河乃漢河元非禹河之語竟不知漯水所在善乎陳師解書傳旁通曰程氏之意非指漯為漢河蓋言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為是也

雷夏

洪濤萬派紀朝宗歷歷高原水自鍾 蔡傳澤者水之鍾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孔氏曰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今高地水盡、此乃為澤也

鼓腹有人藏大澤聞雷幾度起潛龍 蔡傳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

靈臺宿草堯封接 後漢郡國志濟陰郡成陽縣有堯冢靈臺有雷澤註禹貢雷夏既澤

漁浦寒潮舜跡逢 帝王世紀舜耕歷山漁雷澤

好向濟陰尋故郡成陽西北氣溶溶 前漢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郡成陽縣西北卽今山東東昌府濮州、

陶邱

滎澤東之濟復流濟水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山浮山外認陶丘顏師古禹貢註陶丘在濟陰郡定陶縣西南今山東兖州府定陶縣也爾雅釋丘再成爲陶丘疏爾丘相重累也誰泥丹竈煙凝篆稱名陶丘于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竈然也更上南亭水若秋前漢地理志禹貢陶丘在定陶縣西南陶丘亭伯樂墓前芳草碧後漢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本曹國振鐸所封註郭璞曰城中有陶丘皇覽曰伯樂冢在縣東南一里所高四五丈伊耆城畔夕陽幽後漢郡國志定陶古陶堯所居帝王世紀舜陶河濱縣西南陶丘亭是說文陶丘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帝堯號爲陶唐氏從來古意供流覽詎羨分封屬穰侯戰國策秦客卿造謂穰侯曰秦封君以陶註今定陶縣

禹輿詩卷三

長沙崔肩晦著　及門諸子校刊

青州

百二山河重鎮居熊氏曰青齊乃東方形勝要害之地世號爲東西秦秦得百二齊亦得百二建侯樹國最爲重鎮正東先紀職方書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地理今釋青州今山東之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四縣南境濟南府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八縣及泰安州萊蕪縣北境兖州府東阿平陰二縣北境其東北跨海爲盛京之奉天府訖于朝鮮國也少陽影接虛危合晉書地理志青州土居少陽春秋元命包虛危流爲青州白壤占宜稻麥疏青州厥土白墳周禮職方氏青州其穀宜稻麥郡據公孫橫海日孔氏曰青州東北跨海至遼東皆是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即遼東是也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熊氏曰遼東朝鮮等處皆青州之境以其地曠隔故分

爲營州城收石氏渡江初晉書地理志永嘉喪亂青州淪沒石氏東萊人曹嶷爲刺史造廣固城後爲石季龍所滅營州肇建提封遠不獨幽并拓地輿幽并冀州所分禹貢九州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周禮夏官九州揚荆豫青兖雍幽冀并爾雅釋地九州冀豫雍荆揚兖徐幽營疏禹貢有青徐梁無幽并營是夏制周禮有青并幽無徐梁營是周制爾雅有幽徐營無青梁并疑是殷制也

岱

泰岱羣宗峻莫班白虎通東嶽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于東方也風俗通岱胎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終朝而遍雨天下故爲五嶽之長詎徙齊魯鎮名山周禮兖州其鎮山曰岱宗杜詩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之境以岱分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星臨東海三宮合唐書天文志降婁元枵以負東海其神主于岱宗歲星位焉茅君內傳岱宗山之洞周迴三千里名曰三宮空洞之天水帶黃河八極環通志略泰山去黃河二百餘里靈笈何年藏石室謝靈運泰山吟岱宗秀維嶽崔崒刺

雲天半啊既嶮巇巑石輙遷緜登封瘞崇壇降禪藏蕭然石閭何晻藹明堂秘靈篇

仙童幾度啟雲關 李白遊泰山詩平明登日觀擧手開雲關精神四飛揚如出天地間黃河從西來窈窕入遠山憑崖覽八極目盡長空閒偶然値青童綠髮雙雲鬟笑我學仙晚蹉跎凋朱顏躊躇忽不見浩蕩難追攀 **遙知絕頂登凌處** 杜詩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數點煙青指顧間** 李賀詩遙望齊州九點煙

濰

山尋箕屋溯源幽 顏師古禹貢詁濰水出琅邪郡箕屋山 蔡傳地志云濰水出琅邪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 地理今釋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即濰山也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 **濰水猗猗復故流** 濰淄其道蔡傳汎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 **濟汶欲從桑氏辨** 前漢地理志泰山郡萊蕪縣桑欽言汶水所出西南入濟琅邪郡朱虛縣亦言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顏師古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今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按汶水本有入濰一派詳見汶水註內

雷濰誤向兗州求 前漢地理志以濰水爲兗州浸周禮職方氏兗州其浸盧維鄭康成曰盧讀作雷即雷夏澤也維釋文云於恭反即濰水也濰字古通作維地志直以琅邪維水作兗州浸者誤 **淮陰壘畔寒煙澹** 史記淮陰侯與龍且夾濰水而陳 **古帝祠邊落日秋** 前漢地理志註五帝祠在濰水之上 **好向琅邪詢勝蹟折泉術浪共悠悠** 折泉術浪見琅邪郡地志

淄

欲辨幽州巨浸明萊蕪深處浪滎滎 前漢地理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淄水所出幽州浸 周禮職方氏幽州其浸淄 蔡傳泰山郡萊蕪縣今淄州淄川縣泰山郡即今山東濟南府萊蕪淄川俱隸濟南 **原山乍改懷襄舊淄水旋看汎濫平郡易清和州郭近** 廣韻淄州地春秋時屬齊漢爲濟南郡宋文帝改清和郡隋置淄州因水以名焉 **地訛斟灌濟流迎** 前漢地理志淄水東至博昌入濟 蔡傳博昌即青州壽光縣也晉書地理志壽光縣古斟灌氏所封國 地理今釋淄水出今山東青州府益都縣岳陽山即原山也其山接濟南

府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于山之東谷東北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清水泊入海禹時淄水入海不入濟水經註敘次甚明史記河渠書亦云禹治水之後于齊則通菑濟之間是二水不通可知蔡氏因漢書淄水入泲一語云淄水東入濟非是 **青齊奠定功偏早** 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復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南瀆還看慶衍亭**

汶

秀澈原山一鏡清天門下谷更遙迎 此禹貢入濟之汶也 前漢地理志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汶水所出西南入濟 水經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過壽張縣至安民亭入于濟 水經註汶出牟縣故城西南阜下又右合北汶水北汶出太山天門下谷 按水經言汶出萊蕪註言汶出牟縣萊蕪牟縣前漢地志俱隸泰山郡後魏地志泰山郡領縣六有牟無萊蕪而于牟縣註云有萊蕪城則萊蕪在後魏并入于牟縣也酈氏後魏時人故所說云然 壽張縣隸今山東兗州府 **陰陽早辨淄流道** 萊蕪原山淄水所出 蔡傳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 **東北旋兼濟水行** 導水濟東北會于汶 地理今釋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于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于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湖南北分流南流達于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于臨清州合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 蔡傳汶入濟在鄆州中都縣即今山東東平州汶上縣屬兗州府 **源溯晤城知異派** 此入濰之汶即所謂東汶也與經文入濟之汶別 前漢地理志琅邪郡朱虛縣東泰山汶水所出東至安邱入濰 水經汶水出朱虛縣泰山 水經註水出朱虛縣東西晤山 地理風俗記朱虛縣有晤城亭汶水經晤城北又北過淳于縣西濰水過縣東其城東北則兩川交會也 **地經與崮識同名** 此入沂之汶亦非經文入濟之汶也 水經註與崮水有二源雙會東導一川俗謂之汶水東經蒙陰縣注桑泉水又東北流入于沂 正字通汶水今一統志列爲三曰塹汶徐汶青汶章本清曰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汶上書傳誤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齊有三汶清河爲大述征記泰山郡水皆名汶有北汶嬴汶柴汶牟汶皆源別流同又在三汶之外 **青齊貢篚浮舟遠歷歷煙波禹蹟**

明熊氏曰西南入濟汶之水道浮汶達濟靑之貢道今之汶則南北分流爲轉漕之要道矣、胡氏曰自河南徙而濟水中枯、止汶水北流今過之南接淮泗北通漳衛以濟漕所謂會通河也張秋北有鹽河通會城是浮汶之故道、

嵎夷

土略封畛蹟可追 嵎夷既略蔡傳經略爲之封畛也左傳封畛土略畛一音軫一音眞義全 東萊郡號古郁夷 王應麟書經考異釋文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嵎夷作禺銕今按史記堯本紀居郁夷正義郁音隅夏本紀嵎夷既略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並作禺鐵鐵古夷字薛氏曰今登州之地 早分義仲居暘谷 蔡傳卽堯典之嵎夷日出處也 更向成山拜日祠 前漢地理志東萊郡不夜縣有成山日祠顏師古曰齊地記云古有日夜出見于東萊故萊子立此城以不夜爲名漢武帝作朱鴈之歌拜日于此卽今山東登州府文登縣地登萊二郡係春秋萊子牟子國 海爲坡仙靈結市 登州三面距海卽漢東萊郡蘇軾答王慶源書登州下臨滄海枕簟之下天水相連蓬萊三山彷彿可見春夏間常見海市狀如煙雲爲樓觀人物之象 島因田客靜蟠螭 廣輿記登州有田橫山韓信破齊橫率其徒五百人棲此又萊州有田橫島 倭韓濊貊朝鮮地九族猶思嚮化時 後漢書東夷傳贊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九族東夷之九種也倭韓濊貊之屬皆朝鮮舊地傳論云箕子避地朝鮮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千百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

萊夷

海邦奠定績何窮已見萊夷作牧同 蔡傳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也齊有萊侯萊人卽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司馬氏曰宣七年左傳齊侯伐萊服虔以爲東萊黃縣是今案地理志黃縣有萊山恐卽此地之夷地理今釋蔡傳以萊夷爲今萊州之地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宣七年春秋傳曰齊侯伐萊杜註今萊黃縣是今之登州府亦禹貢萊夷地不獨萊州府矣 國溥魚鹽齊俗裕 國語通齊國之魚鹽于東萊 饒陳山蠶夏時通 萊夷厥篚檿絲蔡傳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蠶 芳村地久思平仲 史記晏平仲萊之夷維人也 碧[illegible]名

還識鄭公 廣輿記萊州府卽墨縣不其山鄭康成嘗設敎于此山下產碧草大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號康成書帶草 淮島並傳方物遠 孫氏曰檿絲出于萊夷元縞出于淮夷織貝出于島夷故靑徐揚敘厥篚于三夷之下 圖

成王會徧南東

禹輿詩卷四

長沙崔启晦著　及門諸子校刊

徐州

東方形勝舊推徐 熊氏曰徐州沂泗諸水在其前冀東與兗豫之地皆可接引而在懷抱拱揖之內亦東方一形勝也

淮海遙聯勢自舒 爾雅疏淮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州釋名徐舒也土氣舒緩也 地理今釋徐州今江南之徐州及鳳陽府懷遠五河虹靈璧四縣泗宿二州淮安府桃源清河安東宿遷睢甯贛榆六縣邳海二州山東之兗州府嵫陽曲阜甯陽泗水金鄉魚臺嘉祥鉅野汶上郯城鄒滕嶧費十四縣及平陰縣南境濟甯東平沂三州濟南府新泰縣及萊蕪縣泰安州南境青州府莒州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及諸城縣南境也

名紀商周分域際 晉書地理志徐州周入于青州 蔡傳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畧之也 爾雅齊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于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于青也

國遹魯宋訓符初 鄭氏曰成王封周公元子伯禽于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又武王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虛封微子啟宋公為商後其封域在徐州泗濱西及豫州盟瀦之野

芒碭巖石覘王氣 史記漢高祖本紀隱于芒碭山澤岩石之間應劭註芒屬沛碭屬梁今徐州碭山縣即梁漢國也碭大浪切又徒郎切義丛仝

曲阜絃歌近聖居 熊氏曰徐即魯境地連淮海東夷其俗有二曲阜沂泗則禮義文雅之邦而彭城則其俗又雄傑鷙悍牧守之任不可不重慎也 徐州秦置彭城縣

欲識秀靈鍾獨異土凝五色耀坤輿

蒙

蒙陰青靄接平蕪地有崇山氣自殊 蒙山即論語東蒙山 前漢地理志泰山郡蒙陰縣 禹貢蒙山在西南有祠 蔡傳今沂州費縣也 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府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 焦氏曰蒙山與龜山相連其陽為費縣陰為蒙陰縣

周室分封稽費伯 兗州費縣 左傳魯僖公以費賜季友即此地也費本姬姓之國文武之後伯爵後為魯西鄙邑而界于顓臾郯莒魯之要地也

魯邦秩祀主顓臾 前漢地理志顓臾國在蒙山下

影聯岱嶽霞成綺香滿雲巖露若珠 廣輿記蒙陰縣蒙山其巔產茶味苦費縣蒙山一名東山上有白雲巖產茶名蒙頂茶山雖分屬兩縣實一山也禹貢有二蒙山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平西蒙也西蒙在今四川雅州名山縣山亦產茶名蒙頂唐鄭谷詩蒙頂茶畦千點露

秀拔更傳歌頌美 魯頌奄有龜蒙即此蒙山也

詎徒作藝表名區 蒙羽其藝蔡傳言可種藝也

羽

祝其南畔海波連 前漢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鯀所殛 後漢郡國志東海郡祝其縣有羽山註殛鯀之山杜預曰在縣南蔡傳東海祝其海州朐山縣也即今江南淮安府海州東海郡漢屬徐州 焦氏曰羽山在今淮安府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即舜極鯀處然登州府又有羽山在府治東南三十里亦以為舜殛鯀處

野色蕭條映羽泉 後漢郡國志註羽山西南有淵水即羽泉也

蔓託黃熊賁恨日 左傳鯀神化為黃熊入于羽淵

神通蒼水發書年 吳越春秋禹傷父功不成乃處衡山血馬以祭天夕夢一人自稱元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神書者齋焉

禹乃退齋一日遂獲金簡玉字之書

山名不用稽懲父 後漢郡國志註羽山俗謂為懲父山

郊祀何慚頌配天 禮夏后氏郊鯀

續著隨琹明德遠詎徒夏翟貢珍傳 羽畎夏翟註羽山之谷也

嶧陽

數仞玲瓏舊嶧陽桐陰千尺影蒼涼 魯頌保有鳧繹李氏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即此嶧陽也 地理考異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三里

偶尋孤幹來朝塢猶覺槃根帶古香 前漢地理志東海郡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下邳今邳州屬淮安府 後漢郡國志下邳本屬東海葛嶧山本嶧陽山註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 按下邳之葛嶧山與鄒縣之嶧山其地逈別下邳雖屬徐州之域然葛嶧山名自繫後起禹貢及魯頌俱崇稱嶧山當以在鄒縣者為是 王漁洋雪後過鄒縣嶧山詩數仞碧玲瓏參差望不窮波浮泗濱磬雪照嶧陽桐 是明指禹貢之嶧山在鄒縣矣

雲氣隱隨仙洞發苔痕欲破篆紋藏 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功德 封禪聞見記嶧山始皇刻石其文李斯

小篆歷代摹拓以爲楷則邑人疲于奔命因野火燒之**祇今寂寞羊車路**董逌廣川書跋秦始皇乘羊車以上嶧山**鳥下平蕪日半荒**

淮

源辨胎簪豫境連經徐入海邐迤天淮水發源于豫會泗沂于徐入海于揚、導淮自桐栢蔡傳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栢導之耳又徐州淮沂其乂蔡傳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境至徐揚之間始大其氾濫爲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也**泗沂既導波無際**蔡傳沂入于泗泗入于淮**蔡潁兼趨派始全**汝水未見禹貢、山海經淮水至厚鹿縣南與汝水合、左傳註汝水出汝州天息山經蔡潁入淮 廣輿記汝水出河南汝甯府由上蔡西平汝陽縣入于淮水**溝繞吳城通宋口**左傳哀公九年秋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註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溝是廣陵即江南揚州府、禹貢揚州貢道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蓋禹時江淮未通故必沿于江而順流入于海自海而上遡于淮泗至春秋哀公九年吳伐齊于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東北通射陽湖而北至宋口入淮此溝通江淮之故道也至晉永和中江都水斷乃于歐陽埭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隋煬帝時又開廣之以通戰艦明初陳瑄循故瀆開新運河以通漕此即今之運道也 射陽湖屬淮安府山陽縣、歐陽埭在江都縣西南、**河從南渡湖澶淵**方氏曰、建紹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南淸河由汶合濟至滄州以入海者謂之北淸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金之亡也河自開封北衛州決而入渦河入淮以一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經枯黃河中以入汶而後遂涉淸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滄州屬今直隸河間府溫縣屬今河南懷慶府 徐州貢道沿于淮泗達于河蓋由淮入泗至泗而後東路可由汴以達河西路可由濟以達河淮南河北兩不相雜自兩不相侵也至宋仁宗時河決大名神宗時河決澶州北流斷絕河道南徙因謐殤而不可治然猶一合南淸河入于淮一合北淸河入于海南渡以後河旋北行逮元末明初始并而全入于淮矣夫黃河數折而入中國道雍而與涇渭諸水合道冀而與汾潞諸水合道豫而與伊洛諸水合其流愈遠其合愈多其勢愈浩猛而不可制況中原平曠無高山峻嶺以束之無洞庭彭蠡以畜之僅恃一淮以疏其怒而淮之所受又并汴泗而入焉宜其難以洩之于海也且昔之

河從東北行以達于海、河與淮分禹猶不惜數百里之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今則盡納于淮爲注瀉之所而顧無以疏其流殺其勢水之所擊不得不潰潰則汎濫土之所於不得不塞塞則遷徙是以禹治河後不爲患者僅八百年殷時河圯猶未徙也周定王時河徙猶未決也漢文帝時河決酸棗武帝時河決瓠子其流趨于東南武帝塞宣房河復北決館陶分爲屯氏河仍東北入于海于是因其自然不爲隄塞既而屯氏復塞故西漢河患爲最甚自明帝遣王景修汴渠隄從滎陽至千乘海口計千餘里于是河由東北入海汴由東南入泗偶合于禹治水之故道故東漢以至于唐河不爲患則以淮受河其不足注瀉之故聽然矣又攄錄息闕蔡氏語 澶淵即澶州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是也酸棗在今河南衛輝府瓠子在今大名府開州塞宣房者漢武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也館陶在今山東東昌府屬縣屯氏河即今衛河屯氏復塞者漢元帝時河決淸河郡靈縣之鳴犢口而屯氏河絕鳴犢河在今東昌府高唐州滎陽今河南鄭州千乘今山東濟南府濱州之地**庚辰圖在靈猶披三至勤勞舊蹟傳**古岳瀆經禹治淮水三至桐栢山始獲淮水怪支無祁授之庚辰銷而從之淮水始安庚辰之後圖其形者免淮濤風水之難、

沂

浸衍青州沭共標周禮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蔡傳周無徐州兼之于青周之青即禹之徐也徐之川莫大于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于沂沂又則自沭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前漢地理志琅邪郡東莞縣術水南至下邳入泗術沭今琅邪郡東莞縣即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下邳即今江南淮安府邳州、**澄涵萬頃翠光搖山臨齊魯同盟地**前漢地理志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蔡傳今沂州沂水縣也沂州今屬山東兗州府沂水縣今屬青州府春秋魯隱公會齊侯于艾即此 地理今釋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按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艾山一名臨樂一名雕崖**水繞張黃進履橋**水經註沂水于下邳縣西北流分爲二水一水于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圯子房遇黃石公即此**冠石煙雲流自昔舞雩風月韵非遙**地理通釋曾氏曰徐州之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出尼邱山西北逕魯之雩門謂之沂水出泰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金仁山曰魯以沂名水者非一魯

晳所稱浴乎沂者乃出尼邱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 水經註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一名雩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處也

經行入泗安瀾久洗濫知隨濬導消

泗

霧鍾魯水四渠通（蔡傳泗水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為名）濬導應知湖禹功泉滿桃墟光映月（蔡傳泗水出魯國汴縣桃墟西北陪尾山卞縣即山東兗州府泗水縣 地理今釋泗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金口壩分為二派一越壩西南流至濟甯州界為泗河又西南至魯橋入運河一從壩上西流至兗州府城西為府河又西南至濟甯州東合洸水又西南至天井牐入運河）山鳴石磬韻生風（泗濱浮磬蔡傳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為古取磬之地）蒙城逹帶滙流入（蔡傳許慎曰汴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縣為濉水東入于泗）鉅埜長[illegible][illegible]漲融（蔡傳許慎曰泗受濟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濟也 講義徐州貢道浮于淮泗達于河蓋由淮入泗至泗則東路可由濉以達河濉蓋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西路可由濟以達河濟蓋入

河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濟之合者也）更歷東南過下邳清淮渺渺接空濛（蔡傳泗水東南過下邳入淮）

大野

菏濟分流一水渟瀦涵無際魯天青（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漢志在山陽郡之鉅野縣北即今山東兗州府鉅野縣也 蔡傳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為二南為菏北為濟鄺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皆入鉅野澤則大野為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于是乎見）堪嗟鉅埜麟初出（前漢地理志野作埜 後漢郡國志鉅野有大野澤春秋西狩獲麟之所）豈羨金鄉兔怨醒（廣輿記兗州府鉅野縣金鄉山漢魯恭鑿為墓得白兔乃止更葬山南而得金故曰金鄉）秋滿晚煙環郥氏（左傳定十三年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實郥氏杜預曰垂葭改名郥氏鉅野縣有郥亭在縣西南）春湖細雨入咸亭（左傳桓七年焚咸邱杜預曰鉅野縣西有咸亭）河東藪澤尚推兗（曾氏曰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大野濟水之所絕則為之時蕪

在徐之西兗之東也周無徐故尚屬兗）雷夏還應遜秀靈（地理今釋大野澤在鉅野縣東禹貢雖指云鉅野屢遭河患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非禹跡之舊遠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地及河南徙澤遂涸為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 王氏曰或云鄆州中都西南有大野坡鄆州今東平州即古東原而中都則汶上縣也今南旺湖實在汶上西南迴百五十餘里漕河貫乎其中西湖廣衍倍于東湖連亘數百里而東原徐鄆諸邑又悉環列左右與經志合是南旺湖即古大野無疑）

東原

鄆城煙樹接蒼茫（蔡傳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即今山東兗州府鄆城縣東平州之地 地理今釋東原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及濟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橇桐頻經躓未荒卑濕澤因通大壁（王氏炎曰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者也）沮洳地屢徙新隍（蔡傳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于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于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欲知導水徐

兼濟還考分區漢易梁（後漢郡國志東平國故梁景帝分為濟東國蔡傳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歷歷村墟環七萬（後漢郡國志東平國七城戶七萬九千一十二）東平猶是舊山陽（後漢東平國即前漢之山陽郡）

淮夷

海邦奠定及淮濆（地理今釋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夷民今江南淮安揚州二府近海之地皆是）方物先看納黃珍縉幣詎徒誇隷錦（淮夷蠙珠暨魚厥篚元纖縞 蔡傳元赤黑色幣也纖縞皆繒也 拾遺記周成王時因祗國貢女工所成之錦有文如篆隷者）珠魚安用採蜑人（王漁洋詩註廣東採珠之人懸絙于腰入海中得珠撼其絙船上人挈出之多葬蛟龍腹者有司名曰烏蜑戶）誓嚴郊遂徐戎合（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命戒師徒吉甫申（常武之詩宣王自將以伐淮北之夷也江漢則淮南之夷）遥憶兩階干羽化

苗民無復逆三旬

禹輿詩卷五

長洲程启晦著

冑子校刊

揚州

職紀方輿第一州 茅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于冀次于兗而終于雍職方氏則始于揚次于荊而終于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也職方言遠近之序也治水則自帝都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由兗至雍也以遠近言則周之化自北而南為遠揚在東南荊在正南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

吳山越水秀靈收 揚州春秋吳越地、地理今釋揚州今江南之江甯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甯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鳳陽府鳳陽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六縣壽州淮安府山陽鹽城二縣河南之汝甯府光山固始二縣光州湖廣之黃州府羅田蘄水廣濟黃梅四縣蘄州廣東之潮州府及浙江江西福建皆是也、

東南地闢通荒服 周禮職方氏東南曰揚州、晉書地理志揚州于古則荒服之國、

淮海風清表上游六代笙歌芳草碧 吳晉宋齊梁陳皆都金陵

九江煙樹故宮秋 晉書地理志揚州戰國時其地為楚分秦始皇并天下以置鄣會稽九江三郡項羽封黥布為九江王盡有其地、

流連舊蹟增懷古不獨名材竹箭搜 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竹箭、

敷淺原

歷陵南畔俯名川遙映傳易分外妍 前漢地理志豫章郡歷陵縣、傳易山傳易川在南古文以為敷淺原顏師古曰傳讀為敷易古陽字蔡傳作博陽山

樹影參差清入畫雲根盤曲靜凝煙 蔡傳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江州德安即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廣輿記德安縣博陽山古文謂為敷淺原盤根三十里為一邑之鎮

源流湘水知殊絕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蔡傳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脈連延而為敷淺原者非是蓋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甚

面目廬山更迴然 敷淺原蔡傳本朱子之說云江州德安之博易山甚小而卑無可表見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所當紀志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按朱子語類謂敷淺原疑即廬阜語似可遵但以德安縣之博易山甚小而卑、又非山脈盡處惟廬阜方足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則蔡傳于孔氏所云衡山之脈連延而為敷淺原者又已辨晰詳明矣似不得已遽指為廬山也、

一自隨刊經禹蹟岷衡迢遞竟同傳

三江 江統見

岷山遠下派兼趨吐納荊揚入海俱水補南江知臆說 蔡傳外註蘇氏說、

地尋震澤哂拘儒 內註庾氏說、

茶經漫紀泉分陸 蘇軾書傳禹貢三江之名曰南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有三冷之說古稱唐陸羽知水味、三冷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以此註禹貢三江、真適見其說之窮矣、附錄丹徒志江水至金山分為三冷中朝故事李德裕使取金山中冷水水記揚子江南冷水第一、蔡祐竹窓雜記石排山北謂之北遷遷冷同、劉伯芻水品以中冷為第一陸羽茶經、以為第二

禹貢甯同賦註吳 註吳都賦、庾仲初名闔

解識一源三目義諸家箋釋總紛蕪 三江、蔡傳內註庾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外註蘇氏謂岷山之江為中江嶓冢之江為北江豫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矣今按此三江若為可據然江漢會于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可復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哉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于或人故併及之按三江之名古今聚訟蘇氏味別之說固屬傳會但蔡傳欲從庾氏之說以之註吳都賦則可以之註禹貢則又古今不同矣大禹治水之時豈即有松江婁江東江三江口之名耶必欲求其地別其名以貫之恐支離穿鑿終無定論 國朝吾楚安鄉張洞庭明先太史本宋程氏大昌三江本不為三、其實一江三名之說引而申之作三江考以經釋經極為明晰備錄於左禹貢記荊州水曰江漢朝宗于海江之昉也記揚州水曰三江既入三江本一江也其于江漢朝宗之後又曰九江孔殷因江水從今之江陵縣南虎渡口分入澧水至洞庭與沅湘諸水合經岳州而仍入江故九水亦得以江名所謂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者是也正義與曾氏亦知下流合于大江故稱九江而不知江水早入灃水合沅湘諸水而復與

大江會是江水與江水會也稱之爲江夫復何疑禹貢之導漢水也旣曰南入于江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非稱漢水爲江也以漢旣入江卽爲江水故仍稱江而勢趨北入海故稱北江也禹貢一書凡言江者皆指岷山發源由梁而荊而揚之江他無所謂江也江水源流古今未改非若黃河遷從無常失其故道無可指據自鄭元註孔安國三江傳云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山居其中則爲中江蜀人稅安禮指掌圖以爲蘇軾作謂水出彭蠡者爲南江蔡註圖外註亦稱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二說欲于禹貢東爲北江東爲中江之外增出南江以足三江之數意以爲漢水自北來可稱北江則彭蠡南來可稱南江矣殊不知禹貢導水曰岷山導江是發源處巳是一截江繼之曰東別爲沱所以別于江也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卽繼之曰東爲中江又是一截江導漢水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卽繼之曰東爲北江又是一截江導江導漢以江爲王中江北江皆原本于岷山之江文有先後厥實一貫漢水南入于江在未滙彭蠡之先東爲北江在旣滙彭蠡之後漢統于江不得于江水合流之中獨標漢名曰北江彭蠡爲澤本文巳有定名又安得創立一說以彭蠡爲南江耶至蔡傳引庾仲初吳都賦詩云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韋昭云三江謂吳江松江錢塘江此皆未悉源流止從震澤附近著想大典禹貢三江之舊不合又山海經云三江者大江中江北江也汝山郡有岷山大江所出峽山中江所出東注大江峪山北江所出東注大江其源皆在蜀也此又耑指江源後人臆說亦與禹貢東爲北江入于海東爲中江入于海之旨不合均非確論也學者苟循其源察其流深會乎禹貢中江北江與三江旣入之義知中江在至東陵北會于滙之下北江在漢水入江東滙彭蠡之下則如中江北江之上自有一江江水一源而三目岷山之江在梁爲一江中江在荊北江在揚三江位置井然三江入海不至泛溢則震澤易致于定不但庾韋蔡三家之說悖謬斷不可從卽鄭蘇彭蠡南江之創論漢水北江之特標亦謬甚矣又考漢書地理志註云岷山爲大江至九江爲中江至徐陵爲北江水經及荊州記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在益州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廣十里名爲南江自權爲歷澧沅相合諸水至潯陽經彭蠡華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名爲北江而入于海徐鈴註說文亦主此說次第不紊脈絡貫通斯爲近之然以岷山之江爲大江爲南江加一大字南字與中北相配反屬蛇足惟以岷山之江爲一江無大與南之名殊覺渾融至云以潯陽彭蠡蕪湖爲中江則以中江北江混爲一處蓋由誤指潯陽爲九江錯解東陵之滙爲彭蠡故以蕪湖爲中江之界其實中江在東陵北滙之下起至東滙彭蠡之上止彭蠡以下則東爲北江矣潯陽在中江蕪湖在

北江界限不可不明倘謂中江北江俱在滙彭蠡之下豈果如蘇氏味別之說嘗水味而知何者是中何者是北不尤可哂之其者乎此者深合禹貢文義省却多少紛紜斷爲可從至導江東迤北會于滙之說倘仍同導漢節指爲彭蠡別中江北江又在一處頁有如蘇氏味別之說之可哂者及再考太史東迤北會于滙留云彭蠡在大江之南朱子謂抱勢北高而南下故彭蠡之入江也反爲江所過迴而不得遂因而自潴以爲溺浸數十百里之大澤九江卽洞庭亦在江之南其勢相同豈遂不爲江所過迴滿自潴耶巴陵舊志云洞庭吐納百川大江西來濁亘其口每歲六七月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荊江邊入洞庭清流改色北夢瑣言亦云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遏住湘波溢爲洞庭湖凡數百里其彰明較著者也益江水從江陵南岸虎渡口分入澧水過洞庭與沅湘諸水合流至巴陵縣皆由西趨東署轄北而大江之正派在北者包公安石首華容諸山在中江洞二水夾流洞庭之來至東陵下十五里城陵磯北會于江之荊河口所謂東迤北會確乎不爽會時洞庭水面寬乎大江勢高湖水過而自潴自古及今歲歲皆然何況滔天襄陵時耶則導江之滙當卽指洞庭不言洞庭者以上巳有九江字樣不再贅書法又一變也且卽以禹貢經義釋之導江則于于滙之後曰東爲中江導漢則于東滙之後曰東爲北江滙字卽不厭重複豈中江北江漫無分別耶惟以導江之滙爲洞庭則知中江在東陵北滙之下起至東滙彭蠡之上止彭蠡以下則東爲北江矣如此分晰覺諸家或以北會于滙句承導漢節仍指爲彭蠡者則以此句爲衍文或云北會于漢而滙于彭蠡或云滙徑當作漢者皆不深繹禹貢本義且未熟悉洞庭水勢故能承至今莫有辨者也　按朱子以迴訓滙字意極精從此得解而于經文所謂東迤北會者悉依洞庭水勢親切指點確不可磨而三江之說益得以互相發明矣

彭蠡

彭蠡澄空靜怒瀧帆分上下往來艭 蔡傳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　豫章今江西南昌府饒州今饒州府南康軍今南康府　夏氏曰彭蠡一名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也　荊州記宮亭湖卽彭蠡澤也　廣輿記宮亭湖中有神能分風上下　地理今釋彭蠡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吞吐周迴四百五十里

吳天遠漲靈通楚漢水迴瀾氣入江 禹貢導漢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諸家皆謂漢水

滙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之朱子謂彭蠡之爲澤實在大江之南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鄱而自瀦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又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與大江相持以東是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于江漢之滙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于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亦不容江漢之來入矣蔡傳本朱子之說亦云彭蠡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其所蓄數州之水初非自漢入而爲滙者據此則江漢似與彭蠡無涉又蔡傳以迴訓滙即朱于所云彭蠡入江反爲江遏鄱而自瀦之謂然終是遏于江水而迴非遏于漢水而迴也江水與彭蠡接濱在江之西北彭蠡在江之東南而經文乃似謂漢滙爲彭蠡者益以漢水南入于江之後江水之勢益盛彭蠡之水于入江之時鄱不得流反迴而自瀦是其滙也因乎江即若因乎漢東滙澤爲彭蠡句粘定漢水說不得離了漢水入江亦澆不得而其瀰漫數十百里之水所以日遏月高瀦洄停蓄而成大澤者雖無仰于江漢實江漢爲之也

風送蘋花來碧岸煙消螺髻肬雲臆

王漁洋大孤山詩宮亭湖上好煙鬟倭髻初成玉鏡間霧閣雲總不留客蘋花香裏過鞋山詮大孤似鞋一名鞋山郡國志彭蠡湖心有大孤山石高數十丈大禹刻石以紀功焉又小孤山在彭蠡大江中流四面斗絕惟南岸可登陸放翁入蜀

記澎浪磯小孤山東西相望凡江中獨山如金山焦山落星之類皆名天下然峭拔秀麗皆不可與小孤比澎浪礒舟行過之雖無風亦湧浪益以此得名昔人詩有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之句傳者因謂小孤廟有彭郎像彭浪廟有小姑像實不然也又云早行從彭蠡口四望無際乃知太白開帆入天鏡之句爲妙始見廬山及大孤大孤狀類西梁雖不可擬小孤之秀麗然小孤之旁頻有沙洲葭葦大孤則四際渺瀰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亦一奇也

松門石鏡詩情好

謝靈運彭蠡口詩攀崕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更愛鐘聲雜晚淙

蘇軾石鐘山記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焉

震澤

笠澤波空震撼甯

蔡傳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在今蘇州吳縣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蕩也韋昭國語註太湖即五湖書謂之震澤蔡昇震澤編五湖一名笠澤左傳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是也地理今釋震澤即太湖介于江南浙江之間今江南蘇州府之吳吳江二縣常州府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之烏程長興二縣皆其所分隸也

光涵七十二峯青

吳縣志具區七十二峯繫吳境者什九而洞庭獨推尋山之表

仙書早識藏林屋

蔡昇震澤編林屋洞即道書十大洞天之第九洞有三門同會一穴中有石室銀房金庭玉柱

地脈遙知接洞庭

山海經洞庭穴在長沙巴陵今吳縣南太湖內有山山有洞庭穴地道潛行號曰地脈洞庭山一名包山

紅樹日斜鱸欲上蒼煙秋老橘微馨

王漁洋詩雲澤鱸魚欲上竿千林風露熟金丸又眞州絕句半江紅樹賣鱸魚蘇子美太湖記有峯七十二惟洞庭稱雄其間民俗淳樸以橘柚爲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松茂竹相映嚴壑望之若圖畫

咸池清淑洵非遡

徐堅初學記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其周行五百里故以五湖爲名虞翻又云太湖水通五道謂之五湖或以太湖射貴湖上湖洮湖滆湖爲五湖考國語吳越戰于五湖直在笠澤一湖中戰耳則知諸說非也陸魯望曰太湖上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然湖中亦自有五名曰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

山水長依綺皓靈

吳縣志甪里即甪頭在洞庭西山漢甪里先生所居綺里在上眞宮西四里綺里季隱于此東村在鳳凰山南一里東園公所居

島夷

具區彭蠡久鍾奇又見東南近海夷

蔡傳島夷東南海島之夷也

天入滄溟浮岸絕

十洲記東海之別有濱海員海岐海幼海少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小水名海者有蒲昌海蒲類海青海鹿渾海潭彌海陽池海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小水名海者有勃覲海伊連海私渠海凡四海通謂之神海神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

人來島嶼挂帆遲

吳都賦註島海中山嶼洲上有山石木華海賦侯勁風揭百尺維長絎挂帆席

織文不異陳山蠶

揚州島夷厥篚織貝吳氏曰染其綵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青州萊夷貢山蠶

橘柚甯同貢荔支

厥包橘柚錫貢蔡傳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蘇氏曰橘柚苟常貢則勞害如漢唐荔支矣

獨憶漢家封域廣珠崖猶復奏捐之

漢初元間欲大舉擊珠崖賈捐之奏罷之云駱越居海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珠崖雖有珠犀瑇瑁棄之不足惜詳見本傳

禹輿詩卷六

長沙崔眉晦著　　及門諸子校刊

荊州

荊州一望楚天參萬井提封遠色含 晉書地理志荊州取名于荊山宋李巡劉熙一取義于强一取義于楚語極附會　地理今釋荊州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衡及襄陽府南漳縣德安府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五縣隨州南境黃州府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縣四川之夔州府建始縣廣西之桂林府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之北境也 **鄂渚煙浮雲夢北** 史記楚世家中子紅爲鄂王註九州記曰鄂今之武昌　廣輿記武昌自楚熊渠封其子紅爲鄂王始名鄂渚 **長沙星入洞庭南** 左傳鶉尾爲楚　星經翼軫楚之分野荊州也　宋天文志軫中一星名長沙亦曰玉衡 **地分嶺徼名知合** 湖南通志序九州荊揚之地後皆入于楚會稽豫章楚分也而番禺則謂之廣東桂林則謂之廣西亦以楚地得名蓋大江以南奄爲楚境矣 **郡立巫黔**

跡可採 晉書地理志荊州六國時爲楚及秦取楚鄢郢爲南郡又取巫中地爲黔中郡以楚之漢北立南陽郡滅楚之後分黔中爲長沙郡　按今貴州思州思南普安平越等府卽秦之黔中郡地蓋荊州之域衡山以南則爲廣西其荊梁之界則爲貴州也 **自識召棠遺韻在不徒江漢澤遐覃** 湖南通志序楚自熊繹始封肇啓南土當其時南極嶺徼北連吳豫幅幀之廣千有餘里固不獨漢水方城豔稱前史已也載考風詩聿美甘棠楚地記江漢之北爲南陽江漢之南爲南郡並以古南國得名晉習鑿齒論青楚人物謂楚寶有甘棠之遺蹟宋李劉亦云惟此三湘壯哉二召皆與朱子詩傳所稱無異然則全楚之著于二南也江漢甘棠並爲風始後有作者亦若左周右召無所爲裒益焉

荊山

嶓冢西來禹蹟眞 導嶓冢至于荊山南條荊山也 **正南州紀錫名新** 周禮職方氏正南曰荊州　晉書地理志荊州取名于荊山 **偶過叢桂吹香地** 李賀詩山頭老桂吹古香 **猶憶幽巖抱玉人** 一統志荊山卽卞和得玉處有抱玉巖唐胡曾詩抱玉巖前桂葉稠 **楚塞逶迤遙入望** 江淹望荊山詩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柏西岳出魯陽 **荊山明秀信超鄰** 晉桓元荊山詩曾是名嶽明秀超隣涓涓 **更愛靈池水洗耳當須別問津** 蔡傳荊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也左傳荊山九州之險指此廣輿記南漳縣荊山山巓有池旁有石室

衡山

七二低昂翠岫羅 長沙記衡山七十二峯最大者五芙蓉紫蓋石廩天柱祝融爲最　杜詩祝融五峯尊峯峯大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嶪相望　註南嶽諸峯皆朝于祝融獨紫蓋一峯勢轉東去 **名同灊霍舊傳訛** 一統志爾雅釋山云江南衡李巡曰南嶽衡山也下文又云霍山爲南嶽郭璞曰霍山今在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于此乃爾雅疏又云泰與岱衡與霍一山皆有二名考徐靈期記云衡山之爲南嶽由來尚矣至于軒轅乃以灊霍之山爲其副焉故爾雅以霍山爲南嶽據此則衡與霍本是二山但因霍山爲衡嶽之副故爾雅亦有南嶽之稱而疏中謂衡與霍一山有二名者終是邢昺附會之說也 **青城秀發芝岡遠** 蔡傳岷山之脈北一支爲衡山　青城岷山第一峯詳見

梁州岷山　楊升菴集衡山一名芝岡　衡州志衡山脈發于岷山由蜀入黔遙遙九疑連絡五嶺南方之幹也自騎田嶺入楚蘊結磅礴突起南嶽高聳九千餘丈巍然伯仲于太華嵩恒間矣 **朱鳥靈含軫宿多** 杜詩南嶽配朱鳥　星經南宮赤帝其精朱鳥爲七宿井鬼柳星張翼軫也司夏司火司南岳又玉衡主荊州而長沙一星在軫之中主壽長子孫昌衡山舊屬長沙故又稱爲壽嶽南嶽志軫宿一峯居祝融峯之南上當一軫宿 **雲淨樓空看嶽色** 湖南通志開雲嶺在衡山縣城西門上有開雲樓踞一邑之勝韓文公過此陰雨禱雲開有謁嶽廟詩 **月明帆轉聽漁歌** 水經註衡山東南一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湘江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禹城舜洞猶堪湖不獨幽巖紀爛柯** 衡州府志昆盧洞在芙蓉峰後相傳卽古禹王城舜洞在安上峰相傳舜嘗至此又烟霞峰下有爛柯岩

內方

橇梮經過蹟可徵名異應識禹功憑章山北望連雲杜 前漢地理志江夏郡

竟陵縣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後漢志作立章山在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西周迴百餘里接荊門州界 雲杜漢竟陵旁邑即今安陸府京山縣也 **漢水東來繞竟陵** 孔氏曰內方大別皆荊州山漢水所經 廣輿記漢江在安陸府城西上至襄陽七百里下至沔陽五百里 **月滿魚陂清影入** 後漢郡國志竟陵縣註左傳楚公子比爲王次魚陂杜預曰在縣西北 **煙橫鄖岊翠光凝** 前漢地理志竟陵縣鄖鄉楚鄖公邑後漢志註左傳鄖人軍蒲騷即此 **外方何用誇高絕** 豫州外方即嵩高山 **百里周環且試登** 荊州記內方山高十丈周迴百餘里

大別

小別山聯大別山亭亭雲樹翠微間 陸放翁入蜀記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大別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 **盧江莫漫尋檀峴決水知非出漢關** 前漢地理志廬江郡雩婁縣決水北至蓼入淮水經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南大別山註俗名爲檀峴山蓋大別內之異名也 後漢郡國志廬江郡安豐縣有大別山顏師古禹貢註大別在廬江安豐 蔡傳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李氏曰漢水東流漢陽軍觸大別山南入于江 **陣列荊尸師僅濟** 荊尸楚陣名見莊四年楚伐隨傳楚師軍二別見定四年吳入郢傳 **波沈鐵鎖恨難還** 廣輿記大別山陰有鎖穴即孫皓以鐵鎖截江處劉禹錫詩千尋鐵鎖沈江底一片降旛出石頭 **祇今青峭留峰影照徹城隅月一灣** 廣輿記漢陽府城東北有煙波灣大別山在府城東北一名魯山小別在漢川縣一名甑山又大別一名翼際山水經註漢與江合于翼際山傍山上有吳太守陸渙城

漢

漾水東之合沔流 蘇氏曰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 **遙瞻天漢溯源悠** 蔡邕漢津賦配命位于天漢兮披后土而載形 地理今釋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甯羌州北嶓冢山東至南鄭縣南爲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澤口復南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 南鄭白河俱屬漢中府鄖縣屬鄖陽府均州光化穀城襄陽俱屬襄陽府鍾祥潛

江屬安陸府漢川漢陽屬漢陽府 **嶓山石磴聯猿臂** 唐王仁裕詩嶓冢祠前漢水滑飲猿聯臂下崢嶸詳見梁州嶓冢註 按江漢俱發源于梁合流于荊入海于揚漢水有東西二源其流各別所出亦殊蔡傳引常璩之說謂東源爲漾西源爲沔同出隴西嶓冢山及酈道元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同爲漢水之語俱未清晰王漁洋蜀道驛程記據通典考明嶓冢山有二一在沔縣一在秦州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漢之與沔本爲一流與西漢水所出隴西秦州之嶓冢山毫無交涉常氏妄以沔出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明與嶓冢導漾之文相悖桑氏又析漾沔爲二條其流迴別至云漾合白水羌水則與禹貢東流爲漢之文亦不符合詳見嶓冢註又東西二漢水辨云予兩入秦蜀于東漢則探其源于西漢則窮其委因爲辨之考百牢關下有分水嶺嶺東水皆北流至五丁峽北合漾水入沔而爲東漢嶺西水皆南流逕七盤關龍洞合嘉陵水而爲西漢山海經云嶓冢之山漢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沔郭璞云在武都氐道縣南蘇氏書傳云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皆謂東漢水也其嘉陵江自兩當略陽出陽平關至朝天峽南逕廣元縣又南逕昭化縣白水江自階文來入之酈氏所稱漢水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常氏所稱會白水經葭萌桑氏所稱至廣魏與白水合又至葭萌與羌水合者皆謂西漢水也 兩當階州文縣俱屬陝西鞏昌府略陽屬漢中府廣元昭化俱屬四川保甯府昭化即漢葭萌 陝西通志漢江在漢中府三里其源自沔縣嶓冢山出東流入襄陽府界 皇輿表沔縣即蔡傳西縣屬漢中府甯羌州 李商隱有自南山北歸經分水嶺詩註通志分水嶺在漢中府略陽縣東南八十里嶺下水分東西流 **江夏煙濤泛鴨頭** 前漢地理志註東漢水一名沔過江夏謂之夏水 李白詩遙看漢水鴨頭綠 **佩解靈妃仙跡迥** 韓詩外傳鄭交甫至漢皋遇二女解佩珠與之 **珠含清氣夜光浮** 荊州志荊蘊玉以潤其區漢含珠而清其域 **蒼茫九派通荊楚** 王維泛漢江詩楚塞三湘接荊門九派通 **不獨龍泉一徑幽** 水經註漢水經西城縣南又東爲龍泉

滄浪之水

竟陵遙望滙清波淼淼東來碧漢過 水經註及山海經註漢水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 廣輿記安陸府沔陽州有滄浪水安陸沔陽係漢竟陵地又均州亦有滄浪水 地理今釋滄浪水在今湖北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 **堪擬鯨灘依水曲** 水經註漢水逕縈洄而鯨灘 **詎同猿徑接山阿** 水經註漢水東過猴徑灘

四山多猨猴好乘危綴飲因以名焉蒼茫欲鼓漁翁枻顔師古禹貢註滄浪之水卽漁父所歌者也浪音琅繚緲疑聞孺子歌四書備考孺子歌滄浪處在山東兖州府嶧縣語似無據歷歷風帆歸遠浦月明三澨好停艖

三澨

磨石山椒暈碧痕靈泉深處浪沄沄好從漢沔尋三澨澨時制切音誓已見泉南會一源顔師古禹貢註三澨水在江夏竟陵蔡傳三澨水名發源郢川長壽縣磨石山東南流至復州景陵縣界疑卽三澨之一郢州長壽縣卽今湖北安陸府鍾祥縣復州景陵縣卽今安陸府沔陽州景陵縣地景陵漢竟陵也廣輿記沔陽州有三澨水云卽禹貢所稱者近是鴈汊迢遙名欲合蔡傳澨水又名汊水韻會鴈汊地名今遼東有三汊河滄浪清絕韻猶存蘭橈夕濟波光遠楚辭夕濟兮西澨擬似蓬漳水際村蔡傳據左傳漳澨遠澨則澨爲水際未可曉也地理今釋說文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王逸註西澨杜預註漳澨

或云水涯或云水邊蔡傳以三澨爲水名恐非禹貢雖指云三澨當在淯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卽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府地在古邔縣之北淯音育說文淯水出宏農盧氏縣東南入沔山海經攻離之山淯水出焉南流注于漢漢南陽郡有淯陽縣蓋以水得名也邔其紀切前漢地理志邔縣屬南郡後漢傳註邔屬南郡故城在今襄州南郡卽今襄陽府西魏曰襄州

九江

荆南巨浸九江稱境入尋陽遠勿憑解向桑經稽下雋先從禹貢辨東陵前漢地理志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後漢郡國志尋陽南有九江東合爲大江自來說九江者皆謂江過尋陽派別爲九蔡傳謂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以九江爲卽今之洞庭其說本于宋晁氏而折衷于朱子蓋禹貢經文言九江孔殷見其吞吐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所可當又繼此而卽及乎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尋陽以東之下流矣此朱子之說也蔡傳援據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閒今岳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漢之下雋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卽洞庭也新安陳氏云證以導江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則九江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尋陽尤明況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洞庭因九水所合故名九江倘如派別爲九之說則本文宜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于導水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益以見九江之爲洞庭矣尋陽記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蜂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孔氏頴達謂九江之名起于近代末足爲據也湘沅互帶流俱集蔡傳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于洞庭以是名九江也考入湖九水惟湘沅源爲最遠凡大湖以南之水在東南者以湘水爲宗在西北者以沅水爲宗岳州府志所謂洞庭視二水大小爲湖面廣狹而消長遲速則又視江漢爲歸也地理今釋沅水出今貴州黎平府苗地界俗名清水江東北入湖廣境合辰酉等水注洞庭湖漸水出今湖廣常德府武陵縣東入沅元水元宊乃无字之訛无水卽無水一名潕水出今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入沅辰水出今貴州銅仁府東北至湖廣辰州府入沅敘水一名渠江出今湖廣靖州西北入沅酉水出今沅陵縣東入沅澧水出今湖廣永定衞西歷山至澧州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資水出今湖廣寶慶府武岡州東北入湘湘水出

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東北入洞庭湖以上九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又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蒸瀟水一名營水出今湖廣永州府甯遠縣北注湘水蒸水出今寶慶府邵陽縣界東注于湘水雲夢遙涵氣自蒸孟浩然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釋地信堪宗祕監闕疑何事更相仍朱子曰九江爲洞庭惟近世晁以道之說爲然晁氏則本于胡祕監之說也細以地理遠近之勢度之宜從二公爲是

沱

枝江一望楚天秋沱影漣漪漾碧流前漢地理志南郡枝江縣故羅國江沱出西東入江顔師古曰沱卽江別出者也蔡傳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于江也王氏炎則直謂沱水在江陵府枝江縣姑存其說以備參考枝江縣屬今湖北荊州府帆落晚汀隨上下王氏炎曰枝江沱水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與江合處謂之下沱鼂眼極清自沈浮空靈遠映三游洞王漁洋蜀道驛程記西陵峽蜀江之險始此卽東來入峽之首也峽口有三游洞昔白樂天遷忠州刺史與弟知退偕行元微之自通州司馬遷虢州長

史遷于彝陵因遊此洞各賦詩二十韻白記其事洞以名焉山谷入黔放翁入蜀皆作記二蘇公常侍老泉遊此亦各有詩彝陵枝江今同屬荊州府漢時亦同屬南郡**清絶中分百里洲**王氏炎曰土人謂枝江爲百里洲在江沱二水之間**更向桑經稽別派容城夏水漫同收**前漢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夏水首受江東入沔行五百里應劭曰春秋許遷于容城是漢南郡華容縣係今荊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非岳州府華容縣也岳州華容係漢孱陵縣地屬武陵郡蔡傳華容縣有夏水首出于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水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漢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之處今名夏口即召南詩所謂江有汜者也

潛

縹緲岡山返照明松滋如畫入江城廣輿記松滋□□岡山上有亭爲一邑勝覽**詎徒洈水千尋合**松滋縣本漢南郡高成縣前漢地理志高成有洈山洈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至華容入江**又見潛流一派清**蔡傳云潛水并未有見則斷如爾雅凡水自漢出者皆有潛名不得耑指某地某水以實之矣王氏炎曰

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涔既道今松滋分爲潛江縣矣據此則潛水當在荊州松滋及安陸潛江二縣亦猶沱水之在枝江監利二縣姑存其說可也**南郡尚留蘆洑蹟**湖北安陸府屬秦南郡潛江縣有蘆洑腦漢水分流之處也詳見地理今釋**西川還溯宕渠名**見梁州潛水**飄飄紗帽隨鷗鳥獨繫扁舟結遠情**杜甫泊松滋江亭詩紗帽隨鷗鳥扁舟繫此亭地理今釋荊州之沱有二說漢書地理志云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水經江水東逕上明城北註云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是古枝江縣有沱水也今不可考又孔穎達正義引鄭註云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謂沱也夏水自今荊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江水曰中夏口經監利縣沔陽州界入漢水以其冬竭夏流故名夏水其在梁州者則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沱江是江在縣北六里一名郫江至瀘州入大江其上流爲成都府灌縣蔡傳所謂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一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由蘆洑腦分流遶城東南一支逼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漢水此荊州之潛也禹貢錐指曰韻會潛水伏流也荊州之潛雖不如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洑宜取伏流之意以爲古潛水庶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于漢及乎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跡遂不可知耳一在今四川保甯府廣元縣亦名龍門水自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此梁州之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又四川順慶府渠縣東有潛水渠縣蔡傳所謂渠州流江縣也梁州潛水蔡傳一以爲在巴郡宕渠一以爲在漢中安陽與郭璞所云在沔陽者各別至廣元龍門一派則又蔡傳所未及也

雲夢

誰將雲夢作巴邱湖水兼天影並浮蔡傳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按洞庭一名巴邱湖爾雅十藪楚有雲夢郭璞註今巴邱湖是以雲夢即洞庭也但禹貢于九江之後別載雲夢今既以九江爲洞庭則不得謂雲夢即洞庭矣志載洞庭夏秋水漲周圍八百餘里其沿邊如青草湖翁湖赤沙湖黃驛湖安南湖大通湖並合爲洞庭廣輿記謂雲夢與洞庭青草二湖相連則知洞庭水漲之時雲夢亦在湖光八百

里中唐賈至詩滔滔盪雲夢淡淡搖巴邱白居易詩每逢夏秋時浩大逾七澤是也及冬春水落衆湖俱涸雲夢仍自爲雲夢矣湖南通志于洞庭既載本禹貢九江又云一名雲夢終是沿于爾雅註舊說也 地理今釋漢書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有雲夢宮又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水經註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陁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包勢廣矣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西七里然則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古之雲夢正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南郡華容縣今荊州府監利縣編縣今安陸府荊門州江夏郡西陵縣今黃州府蘄州及黃岡麻城二縣雲杜縣今安陸府京山縣州陵今安陸府沔陽州沔陽今漢陽府漢陽縣安陸雲夢二縣俱屬今德安府**大澤入隣邳子國**左傳邳子之女生子文棄諸夢中即夢澤也**寒江會宿楚王舟**左傳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即雲澤也蔡傳雲夢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爾雅周禮曰雲夢者合而言之也左傳邳子之女棄子于夢中無雲字楚子濟江寢于雲中無夢字別而言之也又舊尚書雲夢土作乂唐太宗得古本作雲土夢作乂乃部從古本**芷蘅競碧汀如**

畫楫柚徵武岸欲秋聶是暮霞千里合征帆初挂思悠悠唐張泌詩征帆初挂酒初酣秋色離情兩不堪千里晚霞雲夢北一洲霜橘洞庭南

澧

岷山既導派何窮地歷孱陵識禹功前漢地理志武陵郡孱陵零陽二縣係今澧州之地充縣郎今永定縣之地澧水所出　按禹貢岷山導江東至于澧顏師古謂澧水在荊州蔡傳謂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此宜為山澤之名且引鄭氏云經言道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此言東至于澧則其非水明矣然荊州並無山澤名澧者漢志澧作醴傳氏寅因謂長沙郡有醴陵縣蓋以陵名為縣疑郎所謂東至于澧者則大誤矣醴陵豈江水所經乎新安陳氏據漢江次序謂九江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則所云東至於澧者應郎今澧州之地與下文至於東陵同一文義若謂經之例言至者非澤郎山東陵以天岳得名故得書至澧似無取焉然漢志澧水出充縣歷山郎今澧州永定縣地山川之名古今或異安知所謂至于澧者非郎指歷山而言耶況九水中湘沅源流極盛之外澧水又自有九派亦係荊州巨浸江水從今之江陵縣南虎渡口分入澧水至洞庭與沅湘諸水合正禹貢所謂東至于澧者也則郎從顏氏作水名亦可經文之例不必過拘也九澧波紋環左石澧州志澧水有九茹溫婁渫黃涔澹道并澧為九詳見水經註三江雲影接西東水經註巴陵城跨岡嶺濱阻三江　岳州府志岷江為西江澧江為中江湘江為南江合而東流名為三江浦遺仙佩靈修邈晼隔幽蘭遠望通輿地紀勝楚辭沅有芷兮澧有蘭故澧水名蘭江又云遺余佩兮澧浦故又稱佩浦自古騷人勞結想涔陽煙樹隱濛濛楚辭九歌望涔陽兮極浦郎九澧中之涔水也

東陵

廬江貽誤屬尋陽誰識東陵在楚湘蔡傳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按地志既以禹貢九江在尋陽南則不得不謂東陵在廬江西北矣王應麟書經考異云過九江至于東陵會彥和謂東陵今之巴陵考史記正義岳州有巴陵蓋是東陵會說本此千里晚霞天岳外水經湘水北至巴邱山入于江註山在湖水右岸巴邱山一名巴陵又名天岳一樓秋月洞庭旁范希文岳陽樓記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蘋花楓葉濤如襲唐李端晚次巴陵詩風來動白蘋張說遊洞庭詩楓葉覺自薰蛟宇龍堆險欲藏杜詩蛟室圍青草龍堆擁白沙君山志金沙洲名龍堆遙想岷波勤濬導故城磯岸會蒼茫水經註江之右岸有城陵山山有故城通志城陵磯在巴陵城西北十五里蜀江西來洞庭南注適會此磯之下

長沙崔启晦若　及門諸子校刊

豫州

荊南河北地遙瞻 蔡傳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地理今釋豫州今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甯五府汝州直隸之大名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之兗州府定陶城武曹單四縣江南之鳳陽府潁亳二州潁上太和蒙城三縣湖廣之襄陽府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五縣均州鄖陽府鄖保康二縣及鄖西縣東境德安府隨州北境也

置郡甯徒薛潁兼 晉書地理志秦兼天下以豫州為三川河東南陽潁川碭泗水薛七郡

水繞三川含藻玉 周禮河南曰豫州其川滎洛史記秦置三川郡註應劭曰今河南郡也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也山海經洛水中有藻玉

峯崇二室煥鈞鈴 春秋元命包鈞鈴星別為豫州星經填星主嵩山豫州嵩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

中州域正神畿宅 商頌正域彼四方河南偃師縣即湯之亳都也

大邑圖成吉卜占 洛誥以圖及獻卜河南洛陽縣即成王之洛邑也熊氏曰豫州居天下之中古人于此定都不但形勢之所在亦朝會貢賦之所便也其地北距河南抵荊山東抵徐西抵雍梁四方道里適均

欲識洛陽興廢蹟名園亭樹記重添 宋李去非書洛陽名園記後云洛陽居天下之中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園圃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

熊耳

丹青歷歷樹彌幽 廣輿記陝西西安府商州熊耳山伊水所出上多丹青樹

豫境山光接雍州 前漢地理志載伊水出宏農郡盧氏縣之熊耳山蔡傳本郭璞山海經註以為非是斷以出商州上洛縣熊耳山為伊水所出其盧氏之熊耳則為導洛所自者地理今釋云熊耳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七十里接陝西西安府商州界商州晉上洛縣也熊耳雖有東西異名其實一山故郭璞云在上洛班固云在盧氏蔡傳以班固為非非也　按蔡傳于導山節內之熊耳既云豫州山而又云在商州上洛則雍州山矣惟明盧氏之熊耳與商州接界實為一山則即統稱為豫州山亦可

遠岫詎須瞻馬耳 蘇軾超然臺記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

畫屏端不讓牛頭 山堂肆考牛頭山在江甯縣南狀如牛頭上有浮圖二依山結構望之若畫屏

高齊漢甲參差合影並焦城左右收 山堂肆考謂宜陽亦有熊耳山漢光武破赤眉積甲宜陽城與熊耳山齊是也按宜陽之熊耳當即盧氏之熊耳前漢地理志宏農郡盧氏宜陽二縣遠次中隔陝縣盧氏明載有熊耳山宜陽并未之見今盧氏宜陽二縣亦俱隸河南府廣輿記載熊耳山在陝州即漢宏農陝縣可見熊耳一山盤基甚廣不獨分跨盧氏宜陽二縣且直接陝西商州界也　陝縣地志有焦城故焦國也又故號國

伊洛久銘神禹蹟西來遺蛻漫長留 廣輿記陝州熊耳山兩峰相並如熊耳即達磨葬處

外方

太室中州第一峰 前漢地理志潁川郡嵩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為中岳有太室少室山廟古文以嵩高為外方山也　後漢郡國志潁川郡陽城縣有嵩高山註山海經謂為太室之山　禹貢有外方山鄭元毛詩譜云外方之山即嵩高山也蔡傳在西京登封縣宋西京即今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屬焉

崧高維嶽絕塵蹤 大雅崧高維嶽傳四嶽也或堯時止有四嶽而已不主中嶽詩話唐虞四嶽至周始有五嶽

秦槐漢柏蒼煙古 嵩嶽志秦槐柏傳秦時封為五品文彥博詩五品封槐今尚存又嵩陽宮有古柏三株漢武帝封為三將軍

玉鏡金壺皎月浴 嵩岳志太室有金壺峰又中峰有玉鏡峰峰下時有一鏡浮空望之光色如玉

清氣遠從伊洛入 地理今釋外方今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綿亘一百五十里

素書靈並岱衡封 與地記蔡邕于嵩山石室中得素書八卷

探奇早渡東溪水應有菖蒲發紫茸 李白送楊山人歸嵩山詩我有萬古宅嵩陽玉女峰常留一片月挂在東溪松爾去掇仙草菖蒲花紫茸歲晚或相訪青天騎白龍

桐柏

大復山前水自流導淮經始更堪求一源清湜藏桐柏三至勤勞歷豫州 古岳瀆經禹治淮水三至桐柏山詳見淮水註　地理今釋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又云淮水發源桐柏山水經云出胎簪山者即桐柏之支峰也孔穎達曰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河南通志胎簪在桐柏縣西三十里又名大復山按此則桐柏實為淮水發源之山蔡傳謂導淮自桐柏蓋非出于其山特自其

山以導之耳與導渭導洛同例又云淮水出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則胎簪淮源自應在桐柏之前矣後漢郡國志註桐柏山淮源涌發其中潛流三十里東出大復山南若以胎簪山為大復則蔡傳所云源出胎簪只自桐柏導之者豈不大誤而導渭導洛之例凡先言水而後言山者又何以稱焉鄭氏曉謂淮水雖出于胎簪然自桐柏以上其水尚微而無汎溢之患故禹但自桐柏導之桐柏去胎簪不遠語極可據彼以胎簪為桐柏旁小山及一名大復山者誤也 雨靜蓮花香欲滴煙澄玉女鏡初收翠微深處茅茨結不美金庭分外幽 蓮花玉女翠微俱桐柏山峯名見廣輿記 眞誥桐柏山高一萬五千丈周圍八百餘里四面視之如一是金庭不死之鄉按此乃浙江紹興府嵊縣之丹池山一名桐柏山者也

陪尾

外方桐柏盡經行翠巘參差遠欲迎陪尾志因橫尾誤徐州川接豫州明 淮水發源于豫經行于徐 漫從江夏看山色應向桃墟辨水名 蔡傳陪尾地志

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 地理今釋陪尾山在今山東兖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孔傳云淮出桐柏經陪尾今湖廣德安府安陸縣北有橫山漢志所謂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者也淮水不經此山下以橫尾為陪尾者非是 徐州泗水蔡傳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下縣即今兖州府泗水縣也係禹貢徐州之域泗水至淮陵入于淮 禹蹟未湮遺澤永大河南畔慶澄清 蔡傳西傾節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詳見冀州太行山註

洛 洛汭

冢嶺尋源入雍西 蔡傳洛水地志云出宏農郡上洛縣冢嶺山水經謂之讙舉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 東流繹繹派簡迷 地理今釋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洛南縣冢嶺山至河南鞏縣東北入河 導水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蔡傳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蓋四水並流大小相敵故也 春秋說題辭洛之為言繹也言水繹繹光耀也 光浮簟影過熊耳 劉禹錫詩清洛水光鋪碧簟 水經洛水東逕熊耳山北 清送禾香繞鹿跡 淮南子洛水輕利宜禾 水經註洛水與號水合繞鹿跡之山 藻玉氣涵川自媚 山海經洛水中有藻玉 圖書靈啓瑞初齊 文選圖書之泉 遙聽洛汭河聲接 蔡傳地志云洛水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今鞏縣之東導河言東過洛汭者蓋洛水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也 廣輿記河南河南府鞏縣洛汭洛水入河之處清濁異流 元扈山經更可稽 山海經陽虛之山臨于元扈之水是為洛汭 水經註自鹿蹄之山以至元扈之山皆洛水之所繞 附考洛水有三 伊洛瀍澗之洛在河南豫州者也 水經註周禮雍州其川洛汭此洛一名漆沮出馮翊乃關輔之水 又水經註洛水出漳山東經洛縣及新都與湔水合流此又在蜀土者也與豫州之洛迥別

澗

澠池源濬一泓清秀發中州吉卜呈 洛誥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 春雨桃花浮白石 蔡傳澗水地志云出宏農郡新安縣東南入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澠池之閒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而入于洛也 地理今釋澗水出今

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 秋風榆葉隔金城 前漢地理志金城郡令居縣澗水出西北塞外此與豫州之澗迥別 波勻滑勢瀍同會影息奔濤穀不爭 前漢地理志澠池縣穀水出穀陽東北至穀城入洛 國語周靈王二十三年穀洛鬭 試近東垣聽逝水 蔡傳澗水至新安入洛新安縣後周曰東垣 依稀猶帶鳳笙鳴 水經註緱氏山洛水潛度即王子晉控鶴處 列仙傳王子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閒道士浮邱公接之上嵩山

瀍

山看白石又朁亭 顏師古曰朁音潛 瀍水漪漪帶遠聲 蔡傳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朁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 地理今釋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 波映洛陽春草碧氣蒸函谷暮煙青 後漢郡國志穀城縣瀍水出有函谷關 鼎門獻卜覘和會 洛誥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

獻卜後漢郡國志周公洛邑東城門名曰鼎門 **東觀藏書發秀靈** 河南府前漢志曰河南郡後漢志曰河南尹光武所都也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廣輿記東觀在今河南府城內 **自識三川流澤廣詎徒蒸玉影晶熒**

伊

源尋熊耳派誰同渺渺名川豫境東 導洛又東會于伊蔡傳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宏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 地理今釋伊水出今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至偃師縣南入洛按盧氏之熊耳與商州之熊耳實爲一山詳見熊耳註又盧氏縣志謂伊水出悶頓嶺之陽者古熊耳盤基甚廣悶頓亦熊耳也 **水繞陸渾平野樹** 左傳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杜預曰伊水也允姓之戎居陸渾秦晉誘而遷之伊川遂從其號至今爲陸渾縣 **闕迴伊闕一帆風** 戴延之西征記洛總八關之水註函谷廣城伊闕大谷轘轅旋門平津孟津也 **黃河如帶流終合** 蔡傳伊瀍澗水入于洛洛入于河廣輿記黃河自潼關流入閿鄉達靈寶陝州澠池新安洛陽孟津鞏縣抵開封界 **清洛呈書氣早通更愛鱖魚肥處好釣竿蓑笠影濛濛** 伊水多鱖見文潞公詩集

滎波

南來清濟溢波長 導水濟入于河溢爲滎蔡傳濟自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爲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蓋濟自兗而豫出河之南也孟州即今孟縣與溫縣同屬河南懷慶府鄭州滎澤滎陽俱隸開封府 地理今釋滎波即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古城村孔安國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瀦正義曰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蓋濟水伏流地中絕河而南溢爲巨澤禹貢錐指云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孔安國解作一水非二水以爲二水自顏師古如宋林之奇本之引周職方豫州其川滎洛其浸波滎爾雅水自洛出爲波別滎波爲二水蔡傳因之然案圖究義以滎波爲二水終無是處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于其陰北流注于穀水今本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答水非屬波水證一惟酈註引作波然亦出于山不出于洛非

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註云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惟此堪引然考門水下流爲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嘗見水豬爲澤乎非屬波水證三且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縣鄭註謂即滎播固非而洛南縣之瀆水則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豈可總攝而言之曰滎波既豬乎其說極詳引之以證林氏之失 **髣髴泉浮趵突香** 濟溢爲滎程泰之謂滎水之爲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道會河瀆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故禹還以元名命之則蔡傳謂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爲有理然出于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昌稱爲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沇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曾南豐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至渴馬崖下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名曰趵突泉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至此復出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齊多甘泉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于滎澤疑哉 趵突泉在山東濟南府 **行狩車臨光瀲灩** 括地志周宣王狩于甫田及于敖山即滎陽也 **乘軒鵠去影蒼涼** 王伯厚詩地理考鄭州滎澤縣春秋衛及狄戰于滎澤即此地西南有敖城殷仲丁遷都于敖是也 蔡傳滎水在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北征記敖山秦時築倉于山下漢高祖因敖倉傍山築甬道下卞水即此 **金隄故瀆敖城接** 蔡傳酈道元曰禹塞淫水于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金隄在滎澤縣西北二十里金隄即漢明帝時王景所築之隄起滎陽至千乘海口千有餘里者也 **廣武遺山漢壘荒**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廣武山在滎澤縣西二十里東廣武西廣武二城各在一山漢高與項羽俱臨廣武而軍今東城有高壇即項羽坐太公于上以示漢軍處 **斜日倚樓堪弔古** 李商隱有夕陽樓詩原註樓在滎陽 **居民猶自說滎陽** 蔡傳鄭康成謂滎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爲滎澤

菏澤

滎播瀦後靜潺潺 史記夏本紀滎波作播音波 **大澤旋通濟導問** 蔡傳菏澤地志在濟陰郡

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也、興仁府濟陰縣即今曹州曹縣屬山東兖州府、地理今釋荷澤古濟水所匯當在今山東兖州府曹州東南及定陶縣界

萬頃清澄迎濟瀆一林平遠繪荷山 蔡傳荷澤蓋濟水所鍾水經謂南濟東過寃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荷水東出焉是也、以其地有荷山故名爲荷澤、畫圖寶鑑馬遠善作秋山平遠圖、

空濛隱帶煙嵐入臨眺應思毳檋鄰 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檋史記作橋漢書作梮

毿毿餘波浮練影睢陽東北望諸環 導荷澤被孟豬蔡傳被及也、曾氏曰被覆也、荷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孟豬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

孟豬

荷澤清波被孟豬臨流懷古更躊躇水聲宛和睢陽曲 蔡傳地志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地道記梁孝王築睢陽城十二里小鼓唱節杵下而和之稱睢陽曲

山色猶環閼伯墟 後漢郡國志睢陽本宋國閼伯墟、

鴻口遠村知欲接 左傳齊師宋師敗吳師于鴻口杜預曰睢陽縣東有鴻口亭、

桐亭佳樹近何如 蔡傳孟豬澤在虞城縣西北、後漢郡國志虞縣有空桐地有桐有桐亭、睢陽係春秋亳地、漢曰睢陽今曰商邱陶唐氏封閼伯于商邱是也、虞城漢曰虞縣、隋曰虞城俱隸今河南歸德府、地理今釋孟豬澤今河南歸德府商邱虞城二縣界有孟豬臺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爲眉臺蓋澤中有臺也

獨憐自蘄瓊弁與愁絕河麋入夢餘 左傳楚子玉夢河神謂己畀余瓊弁、余賜汝孟諸之麋杜預曰孟諸宋藪澤水草之交曰麋林堯叟曰盖神言以宋之地利賜子玉也、

禹貢山水詩卷八

程肩晦著

梁州

蠶叢漫紀闢金牛 熊氏曰梁州即今全蜀之地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下言岷嶓沱潛蔡蒙和夷禹之故迹皆可見何嘗不通中國也、地理今釋梁州今陝西之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陽鎮安商南四縣鞏昌府兩當文成三縣秦階二州湖廣之鄖陽府房竹山竹溪三縣及鄖西縣西境四川之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敘州重慶夔州三府瀘州江北諸州縣松潘建昌二衛疊溪營黎大所天全六番招討司是也、

禹廟巴臺蹟尚留 祝穆方輿勝覽巴子臺在臨江縣禹祠在縣南過岷山二里即今忠州也、

峒接烏蠻開益部 梁益州記巂州巂山其地接諸蠻部有烏蠻秋蠻杜詩絕塞烏蠻北、晉書地理志益州本禹貢梁州之域自漢武帝開西南夷置犍爲牂牁越嶲益州四郡益州之名始於此

域通秦隴合梁州 熊氏曰蜀地北與秦隴接境實爲天下要衝 晉書地理志梁州禹貢華陽黑水之地周禮職方氏以梁幷雍益州禹貢及舜十二牧俱爲梁州之域周合梁於雍則又爲雍州之地、

江聲迸入荊門迥 盛宏之荊州記郡西泝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荊門上合下開達山南有門形故名、

峽影遙聯劍閣幽 左思蜀都賦經三峽之崢嶸註三峽在巴東永安縣謂西陵峽歸鄉峽巫峽也、荊州記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無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非亭午不見日月、一統志大劍山在劍州北蜀所恃爲外戶峭壁中斷兩岸相嶔如門之闕如劍之植故又名劍門山

自識地形天下險浣花有句細堪求 杜詩西蜀地形天下險安危須仗出羣材

岷山

彭門石闕大荒西 蔡傳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後漢郡國志註湔氏道縣前有兩石對立如闕號曰彭門水經註謂之天彭門又曰天彭闕、山海經有大荒西經

萬壘雲峯塞影齊江水氣先通井絡 蔡傳岷山江水所出、河圖括地象岷山之精上爲井絡、李商隱詩井絡天彭一掌中

岷山勢自控湔氏

地理今釋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重谷綿衍起伏而南走綿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脈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北西番界之浪架嶺漢書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氏道西徼外是也

偶尋丹壑鸞音邈王漁洋望青城山詩玉字臨丹壑神鸞下碧霄欲採椒花象迹迷山海經岷山多良龜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獸多犀象夔蜀都賦註岷山多藥其椒特多好者柳宗元詩山腹雨晴添象迹八十四盤高未擬名山記蜀中峩眉山有八十四盤青城第一岳靈棲蔡傳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玉匱經青城山一月之內羣岳再朝

嶓冢

漢水尋源東復西山分兩地信堪稽應從蜀峽名嶓冢誤向秦關認上邽按蔡傳據地志謂嶓冢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興元府西縣蓋一山跨於兩縣也語終未晰嶓冢山境

不明卽漢水源流莫辨王漁洋蜀道驛程記云余過武都嶓冢山下詢漾水土人指涓涓細流東南入沔者是則漾入沔合流而東其爲東漢水其源流甚明而其上流又出分水嶺以東之水穿五丁峽而與漾合常氏旣附會漾山之名以爲東漢又妄以沔出嶓冢合白水爲西漢是明與嶓冢導漾之文相悖桑氏又析漾沔爲二條其流迴別至云漾合白水羌水則與禹貢東流爲漢之文亦不符合今按通典嶓冢山有二一在天水上邽一在漢中金牛山雍大記云西漢水在西和縣源出嶓冢山西流與馬池水合此乃上邽之嶓冢在今秦州又云漢江源出沔縣嶓冢山東流入金州此乃金牛之嶓冢卽五丁峽禹貢嶓冢導漾乃沔縣之嶓冢非秦州之嶓冢知嶓冢之有二則東西二漢源流各自了然漢之與沔本爲一流與隴西之嶓冢都無交涉按今陝西鞏昌府秦州曰隴西郡漢曰天水郡秦州屬焉秦州卽漢天水也乃禹貢雍州之域漢中府卽漢漢中郡宋興元府沔縣卽宋西縣屬漢中府甯羌州乃禹貢梁雍二州之域也廣輿記亦據通典於漢中府甯羌州之嶓冢山載漢水所出鞏昌府秦州之嶓冢山載西漢水所出極其明晰　常氏附會漾山之名以爲東漢詳見梁州漾水註中　地理今釋嶓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甯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卽導漾之嶓冢也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脈隱然聯屬郡縣志所謂隴東之山皆嶓冢是也

靈兕自隨仙馭伏類篇嶓冢之山多兕故稱嶓冢之獸兕序姊切音祀野猿偏向故人啼西江集唐王仁裕從事漢中有獻猿兒者育之名曰野賓經年繫紅綃于頸放之後入蜀行次漢江壖嶓冢廟前見一巨猿于道畔古木間紅綃宛在以野賓呼之聲聲如應立馬移時不覺惻然因系以詩云嶓冢祠前漢水濱飲猿連臂下嶙峋漸來子細窺行客認得依稀是野賓月宿縱勞羈紲夢松餐非復稻粱身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時舊主人岧嶢天半峩冠影王漁洋五丁峽詩峽頭嶓冢山峩冠倚天半大哉神禹功于此導江漢不獨青城峻莫躋青城見岷山

蔡

大荒西裔邈難攀誰闢魚鳧歷險艱趙抃成都古今記蠶叢之後有柏灌柏灌之後有魚鳧邛僰坂途驚九折蔡傳蔡山地輿記在雅州嚴道縣今四川雅州滎經縣也後漢郡國志嚴道有邛僰九折坂註華陽國志曰道至險有長嶺邛崍山本名邛筰故邛人筰人界也岩阻峻迴曲九折乃至山上凝冰夏結冬則劇寒王陽行步至

此退沈黎山色接諸蠻通鑑註黎州漢沈黎縣雅州漢嚴道縣其境相接平羌績著揮絃外籌筆神通入夢間地理今釋蔡山宋葉少蘊謂卽周公山在今四川雅州東五里廣輿記雅州蔡山又名周公山舊傳諸葛武侯於此夢見周公故名又雅州有平羌江廣輿記武侯平羌人於此故名王應麟玉海諸葛武侯撰琴經一卷王漁洋有武侯琴室詩方輿勝覽籌筆驛在綿州綿谷縣北刊旅至今餘舊址蔡蒙旅平蔡傳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陳氏曰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言之者蓋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于荊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廣輿記雅州有禹時旅平舊址不徒天塹廓靈關蜀都賦廓靈關而爲門

蒙

兩山遙合接青衣蔡傳蒙山地志在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地理今釋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西五里接雅州及蘆山縣界擬似羅浮是也非沫水欲來雲竇濕後漢郡國志蜀郡青衣縣有蒙山註

華陽國志曰有沬水從卬來出岷江又從岷山西來入江合郡下
青衣江入大江　水經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與沬水合
離碓未鑿洞天微漢書溝洫志蜀守李冰鑿離碓避沬
水之害碓古堆字離碓一名溷崖隨栞幾度
勤三蜀常璩蜀志三蜀蜀郡
廣漢郡犍爲郡也險阻從知跨九圍詩註九圍九州也
蔡傳酈道元謂蔡
蒙二山上合下開沬水逕其間溷崖水脈漂疾歷代爲患蜀
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崖則此二山在禹爲用功多也獨有
茶畦風味好搴餘葉葉露珠肥鄭谷蜀中詩蒙頂茶畦千
點露互見徐州蒙山註

沱

岷源汨汨遠堪聽別派東之兩地經岷山導江東別爲沱蔡傳沱
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
西入大江又汶江縣江沱在西
南東入江俱在今四川成都府清映郫池環竹塢華陽風俗錄成
都郫縣有郫池
池旁有大竹刳其節傾春酒於筒苞以藕絲蔽以
蕉葉信宿香達於外杜詩酒憶郫筒不用酤翠浮玉壘接山
亭漢汶江縣卽今成都府灌縣杜詩玉壘浮雲變古今註玉壘
山在灌縣西又灌縣有廣莫亭呂大防記危簷飛檻負城四

出眺覽之勝
甲於東南名箋乍製花新浣鄭谷蜀中詩浣花牋紙一溪春
李商隱詩浣花牋紙桃花色浣
花溪在成都
府城西南麗錦初鋪水自馨華陽國志成都故錦官城也城南
有錦江一名汶江織錦濯此則鮮
麗因名其
地曰錦里更解相如消渴好曲江幽夢早同醒李商隱訪李招國
將軍遇挈家遊曲
江詩十頃平波溢岸清病來惟夢此中
行相如未是眞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

潛

嶓冢尋源地勿訛支流曲曲逕逶迤此係東漢水之支流也與浮
于潛之潛係西漢水者各別
宕渠靈闢通江洞灊谷光搖入漢波蔡傳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
縣潛水西南入江酈道元謂
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
漢中郡安陽縣灊谷水出西南入漢灊音潛巴郡宕渠卽今四川
順慶府廣安州渠縣漢中安陽卽今陝西
漢中府洋縣漢中郡漢屬益州魏曰梁州詎羨春潮魚穴滿後漢
郡國
志漢中郡沔陽縣註縣北有丙
穴蜀都賦嘉魚出于丙穴不誇秋滿橘官多前漢地理志巴
郡魚復縣有橘
官西梁遙接南荆水派共岷山別紀沱陳氏曰沱潛發源梁州而
入荆州故荆梁二州皆言
沱潛既道蔡傳梁州乃江漢之源而禹貢不志者岷之藝導江
也嶓之藝導漢也導沱則江悉矣導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
沱潛江漢源
流于是乎見

漾

天際嶓山峻絕中金牛峽影半空濛註詳
嶓冢千峯遙映秦州月西漢
水源
出鞏昌府秦州嶓冢山與漾水所出漢中府甯羌州之
嶓冢山相去三四百里而支脈隱然聯屬註詳前嶓冢三洞清含
漾水風王漁洋五丁峽
詩蘢嵓二洞秘久識東流稽沔合蔡氏書傳漢始出爲漾
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
行爲
漢自殊西注誤羌同桑氏分漾沔爲二條蔡云漾合
白水羌水詳見漢水及嶓冢註導川遺蹟
邠非邈巴漢尋名志尙蒙漾一作瀁又作養巴漢志漢水有二源
東源出氐道之養山名養則無嶓冢之
名漁洋所謂常氏附會漾山之名以爲東漢者是也又云西漢水
出隴西嶓冢山始源曰沔是則與禹貢嶓冢導漾之文相悖惟通

典所云東漢水出漢中嶓冢西漢水出隴
西嶓冢二山各別源流了然確乎無疑

桓

洮陽山色入蒼茫兩地中分界雍梁講義西傾山在雍州而山南
之地界于梁州桓水所出
蔡傳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
西南也臨洮後周曰洮陽卽陝西洮州衛之地有臨潭城南澗早
傳桓水出水經西傾之南桓水出焉地理今稱桓水一名白水
出今陝西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至四川保甯府昭化縣
東入西漢水西漢水出秦州嶓冢
山上流爲犀牛江下流爲嘉陵江西川遙合漢波長西傾因桓是
來浮于潛蔡
傳潛水卽
西漢水也冰凝珠彈寒初結西傾山一名強臺山水經注洮水
與墊江水俱出嶓臺山東北逕吐谷
渾中廣興記洮州有洮河源亦出西傾山東流入岷
州衛界每冬初氷凝圓如彈子蔽水而下俗呼珠子凌草映龍鬚
影半荒山海經註自洮至嵹南
北三百里地草皆龍鬚欲向外垂稽貢道臨潭城上月如
霜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郎
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興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四獸織

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爾雅釋詁邁界遐衛圉垂也註皆在外垂也

潛 即西漢水

迢遞西南蜀道懸舟浮白水達潛川沱潛既道之潛東漢水之支流也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乃西漢水也梁州貢道其在東北者徑浮沔而入渭以達于河若西南境之經遠者必自西傾山下因依桓水而來桓與潛通故浮舟于潛蔡傳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於西漢西漢即潛水也桓水一名白水葭萌今四川昭化縣源殊嶓冢圖堪補嶓冢導漾節與西漢水無涉後人作禹貢山川圖者多以此潛混入沱潛既道之潛殊欠分曉境入葭萌派始聯巴漢志西漢水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經葭萌入漢王漁洋詩武都地勢高衆水競流落分道下氐羌兩川乃磅礴鳴水驚迴瀾陰平劃大壑仇鳩勢未夷犀牛道彌惡千里會葭萌奔騰似相索溝溝竟同流西逝連井絡註兩川東西二漢也鳴水谷在興州西本漢沮縣地水經註沔水一名沮水陰平白水所經又名濁水與仇鳩水合犀牛江名自階州東流入嘉陵江言諸水俱至葭萌合流也羌浦波光來遠塞水經謂至葭萌與羌水合者乃西漢也前漢地理志註羌水出塞外南

至陰平入白水顏師古曰羌水出羌中參谷嘉陵秋色淨寒煙樂史寰宇記嘉陵水一名西漢水又名閬中水周地圖水源出秦州嘉陵因名嘉陵水水經註漢水又南入嘉陵道而爲嘉陵水者乃西漢也廣輿記嘉陵江經劍州廣元昭化閬中界其曰閬水巴水渝水漢水皆此江之異名也最宜縹緲江天夜渝唱巴歌韻疊傳漢志巴渝鼓員三十六員註其樂爲巴渝樂

沔

武都山谷紀東狼採取靈源萬派長地理今釋沔水一名沮水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沮縣即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也東南至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導漾已看過蜀峽漾水入沔合流而東其爲東漢水詳見漢水及嶓冢詩註內通褒又見啟南陽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蓋桓水入潛潛通于沔沔接于褒故貢道于西傾之山因桓浮潛由潛達沔由沔達褒褒不與斜通故舍舟而陸于是由斜入渭由渭入河也前漢書溝洫志武帝時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者事下御史大夫張湯問之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按蔡傳引此段以釋梁州貢道可見後人所欲開者亦即禹貢故道猶邢恕奏乞下熙河路造船五百于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之策即禹貢雍州貢道浮于積石至於龍門西河之路但地形水勢古今不同多有難依故迹者故邢恕之策見阻于李復而褒斜道雖開終以水多湍石不便于漕運也風清漢渚千帆集孔傳漢上曰沔漢陽圖經漢沔本一水也草綠荊門兩岸香輿志湖廣漢陽府即唐沔州有沔水出其南廣輿記沔口在漢陽府城西南又武昌夏口在荊江之中與沔口相對遙憶謫仙遊興永酒船詩舫近滄浪廣輿記安陸府沔陽州太白湖李白嘗遊此沔之巨壑也半屬漢陽又沔陽有滄浪水

和夷

劍外風煙接大荒欲尋禹蹟更茫茫盧山舊並靈關戍唐書地理志黎州洪源郡都督府有定番飛越和孤三鎮雅州盧山郡都督府有和川始陽靈關安國四鎮和水遙通越詔航和夷

蔡傳以爲地名又疑爲水名地理今釋和夷水經註引鄭說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即和川水在今四川雅州滎經縣寰宇記謂滎經縣北九十里有和川水從羅嵒古蠻州來也蔡傳以夷爲嚴道以西之夷道非是時瀾書說云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乃爲得之嚴道即今雅州滎經縣滎經以西幷無所謂夷道者廣輿記和川接黎雅夷落爲南詔咽喉唐書南蠻傳南詔本烏蠻別種渠帥有六自號六詔曰蒙嶲詔越析詔浪穹詔邆賧詔施浪詔蒙舍詔人雜猓玀溪峒古華陽國志漢髮縣有鹽井諸縣北有猓夷又有蠻夷地兼黎雅塞垣涼四川志和夷在黎雅越嶲等處應從底績懷明德錫貢先看紀華陽

禹貢詩卷九

長沙崔启晦著　　及門諸子校刊

雍州

雍西自古帝王州隩宅神明擁上游 史記雍州積高神明之隩熊氏曰雍州秦地周之岐豐鎬京漢之三輔皆此焉婁敬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合天下形勢言之所謂秦得百二者實以據地勢之上游當天下之要脊也地理今釋雍州今陝西之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長安咸甯咸陽興平臨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朝邑郃陽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永壽三水淳化長武二十七縣同華耀乾邠五州鞏昌府隴西安定會甯通渭甯遠伏羌西和秦安清水漳禮十一縣秦州及榆林甯夏靖遠岷州洮州甘州莊浪諸衛所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是也

三輔平臨豐鎬地 西安志漢武帝立京兆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

兩關中帶渭涇流 三輔舊事西以大散關爲限東以函谷關爲界二關之中謂之關中前漢書註自函谷關以西總名關中　戴延之西征記關內八水一涇二渭三灞四滻五澇六潏七灃八滈

棧雲隴樹遙天合龍勒驪靬絕塞收 漢燉煌郡有龍勒縣張掖郡有驪靬縣

試聽小戎歌板屋蒼涼眞覺夏聲留 左傳季札觀周樂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

岍

靈標吳嶽鎮金天 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郭璞曰別名吳山蔡傳古文以爲岍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即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吳嶽山

汧水秦山境自聯 蔡傳寰宇記隴州汧源有岍山汧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所謂岍也

珠影拂岳飛碧雨玉聲穿竇漱紅泉 地理志吳山古岍山也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澌濟激蕩北流注汧稍上里許有坊曰乾坤奧區過此石壁對起徑漸狹十餘折石磴亦漸高如此又數折至靈應峯下石壁千尋下垂如厂作牆白色石竇如蜜脾泉源競瀉散流石上若噴珠玉絕壁鐫古篆晴岩飛雨四大字泉上有澂玉亭廢址謂之西鎮靈湫

高隣太一超塵外 後漢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本終南

清映回中入岫前 後漢郡國志右扶風汧縣有回城名回中　汧縣即今隴州地

登眺欲尋神禹蹟蒼茫空對茂林煙 後漢郡國志右扶風槐里周曰大邱高帝改安陵平陵茂陵

岐

岍山既導復岐山膴膴周原一望開 蔡傳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後漢郡國志美陽有岐山有周城註杜預曰城在縣西北帝王世紀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

王氣久從胥宇至武功早見大蒐還 左傳椒舉曰成王有岐山之蒐

靈阿鳳集梧千樹 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註鸑鷟鳳之別種五色而多紫

碧水金溶月一灣 山海經岐山上多白金其下多鐵城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

最是秦宮俱泯滅高泉莫辨綺垣環 前漢地理志註美陽有高泉宮秦宣太后起也

荊山

導山名紀北條繁 此北條荊山也

獨匹南荊峻共論 荊及衡陽惟荊州南條荊山也

滿岫春光浮蓮勺 蔡傳地志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地理今釋荊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前漢地理志馮翊有蓮勺縣註如淳曰音輦酌

遙天秋色接龍門 後漢郡國志馮翊夏陽縣有龍門山

靈渠暈碧寒泉結 後漢郡國志註荊山下有荊渠

古鼎凝青寶霧昏 帝王世紀禹鑄鼎于荊山

見說移關三百里樓船微意至今存 李商隱荊山詩壓河連華勢孱顏鳥沒雲歸一望間楊僕移關三百里可能全是爲荊山註漢書元鼎三年徙函谷關于新安註云時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爲關外民上書乞徙東關以其家財給用于是徙關新安去宏農三百里

終南

石室靈芝境絕塵 三秦記終南山中有石室靈芝　地理今釋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鄠縣綿亘八百餘里

天中遙見聳嶙峋 潘岳關中記終南一名中南言在天之中居都之南

故曰中南左傳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誰尋太一峰頭樹五經要義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又曰終南山之總名太一山之別號前漢地理志扶風武功縣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山庾信終南山詩水奠三川石山封五樹松更訪王官谷口人一統志終南山即中條山中條有王官谷即唐司空圖隱處渭水西來清入抱唐太宗終南山詩重巒俯渭水碧嶂插遙天華山北望淨相隣裴說終南山詩禁林寒對望太華淨相隣曾氏曰太華即西岳在梁雍之東其陽爲梁州其陰爲雍州山南曰陽山北曰陰空濛雲氣橫千墅王漁洋望終南雲氣詩終南雲物一千里遠橫嶓冢包商顏不獨芙蓉兩闕新庾信終南山詩長虹雙瀑布圓闕兩芙蓉

惇物

久聞綺皓隱靈區高士傳四皓隱終南山又見垂山秀色敷後漢郡國志右扶風武功縣有垂山本惇物斜谷清流環嶂遶後漢郡國志武功有斜谷註褒斜谷在長安西南南口褒北口斜長百七十里其水南流武功即今陝西鳳翔府郿縣廣輿記郿縣有斜谷關郃亭翠靄入煙無後漢郡國志右扶風郿縣有郃亭註史記曰封棄于郃花明洞口塵應滌屋結壺中境自殊司空圖歸王官谷詩時取一壺閒日月長歌深入武陵溪最是北峰巖岫美禹貢錐指惇物山太乙之北峯長隣太一近天都王維終南山詩太一近天都連山到海隅

西傾

縹緲臨潭絕塞迎蔡傳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即陝西洮州衛地地理今釋西傾山一名強臺山在今陝西鞏昌府洮州衛西番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閒稽禹蹟繫遙情河關日暮羌煙合後漢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故屬金城郡前漢地理志隴西郡有羌道縣金城郡有破羌臨羌二縣枹罕秋深隴笛橫後漢郡國志隴西郡枹罕縣故屬金城郡枹音鈇山擁西傾隣白石後漢郡國志隴西郡白石縣故屬金城郡前漢地理志註應劭曰白石山在白石縣東域分南部傍金城前漢地理志隴

西郡臨洮縣禹貢西傾山在縣西南部都尉治也金城郡前漢次隴西郡更傳桓水波如練水經西傾之南桓水出爲影亘洮川萬里明前漢地理志臨洮有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水經註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嵹臺山東北逕吐谷渾中

朱圉

峭拔梧中遠岫銜冀戎南畔石巉巉蔡傳朱圉山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即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也前漢地理志禹貢朱圉山在冀縣南梧中聚後漢郡國志漢陽郡冀縣註史記曰秦武公伐冀戎縣後漢漢陽郡即前漢天水郡也山稽夏代名朱圉朱圉漢志作朱圄顏師古曰圄讀與圉同俗考秦州字白巖蔡傳天水郡冀縣即秦州大潭縣朱圉山俗呼白巖山地理直音漢隴西郡今鞏昌府漢天水郡今鞏昌府秦州雒聚煙村清入畫緹羣雲樹秀超凡後漢郡國志冀縣有朱圉山有緹羣山有雒門聚憑高盡豁登臨目爽氣澄空襲翠衫

鳥鼠同穴

南谷源尋渭水涓導渭自鳥鼠同穴蔡傳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雍涼迢遞接西陲不誇邑隸鶉鸞遠後漢郡國志涼州武威郡有鶉陰鸞鳥二縣前漢地理志鶉陰作鶉陰屬安定郡更覺山名鳥鼠奇爾雅釋鳥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穴地入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孔氏尚書傳曰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雲竇自開通掩畢河圖曰鳥鼠同穴山地之幹也上爲掩畢星日華遙映傍崦嵫山海經鳥鼠同穴山西南曰崦嵫下有虞泉日所入處化工久識憑生異釋地何容紀別枝蔡傳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孔氏謂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地志山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蔡傳渭州渭源縣西即陝西臨洮府渭源縣也俗呼爲青雀山

太華

三峰高矗巨靈披西山經華山一名太華其山削成四方高五千仞昭文館記蓮花峰上有三峰上接三光中

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述征記華山對河東首陽山黃河流于二山之間古語云此本一山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分爲兩以通河流張衡賦巨靈贔屭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存山海經小華之山其陽多㻬琈之玉其木多荊杞其鳥多赤鷩可以禦火註小華少華也華陽華陰見終南山註

鶉首光騰近帝畿

唐書天文志鶉首實沈以負西海其神主于華山太白位焉蔡傳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卽陝西西安府華陰縣也廣輿記西安爲周王畿地秦曰關中漢武立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東漢曰雍州唐曰關內自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唐并都于此

雲外白樓花影靜

鄭谷華山詩氣中寒渭濶雲外白樓微

煙中玉井藕香遲

韓愈詩太華峰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

霸陵平野清無極

前漢地理志京兆尹有霸陵縣

渭水長天遠欲離

最是仙臺臨縹緲半空鸞鶴自歸時

鄭谷華山詩絕頂神仙會半空鸞鶴時

積石

龍支迢遞入羌中峭拔千尋積石雄

蔡傳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

縣界也　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陝西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註謂之唐述山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制積石軍於此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門關西南境中杜佑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爲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尙千餘里其說蓋本于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之始卽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吐番境漢時吐番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案古圖書乃名河所出爲崑崙後人遂并積石亦失其實耳至水經并云積石在葱嶺之北則又失之遠矣或議杜佑主龍支之積石謂因唐置積石軍於澆河故城而誤考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又桓帝紀澆當羌叛段熲追擊于積石註卽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支縣南是河州積石之名非始于唐矣蔡氏據杜氏說釋經最當河門關湊之河關縣卽今之河州也西平郡龍支縣今西寧衛地與河州接界　括地志積石山勢峭拔下臨黃河

山色遙看金紐接

前漢地理志金城郡有枹罕縣隋改置枹罕郡　隋書地理志枹罕縣舊曰河州龍支縣有唐述山大夏縣有金紐山大夏縣屬隴西郡亦卽今河州地拔水經註唐述山乃積石河北山

層山之名非謂積石卽唐述也考隋書地理志枹罕郡載唐述山河源郡載積石山則積石之非唐述明矣詳見本詩尾聯註內

河源更向火敦窮

元史河源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按河源之說山海經謂出崑崙墟蔡傳一據漢書張騫使西域度玉門窮河源言發葱嶺趨于闐滙蒲昌海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之說又據唐劉元鼎使吐番得河源于悶磨黎山卽崑崙也蔡傳主劉氏之說故于雍州崑崙析支渠搜傳云崑崙卽河源所在及元世祖命都實求河源云出吐番朵甘思之西鄙有百餘泓水沮洳渙散從高視之燦若列星謂之星宿海所謂崑崙者尚在河源下流歷代搜求愈窮愈遠但吐番在漢時尚末通中國恐非禹蹟所至蔡傳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者荒遠在所略也則積石以前又可知矣

屛開碧嶂臨關月

唐書地理志河州安昌郡本枹罕郡鳳林縣北有鳳林關有積石山

戍冷黃沙逐塞風

唐書地理志廓州寧塞郡本澆河郡達化縣西有積石軍本靜邊鎮東有黃沙戍

別有靈區津逮少識書巖畔氣融融

水經註積石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傑豎競秀爭高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卷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每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

裳之士綠精餌食之夫也俗人不悟其仙者乃謂之神鬼彼羌目鬼曰唐述復名之爲唐述山指其堂密之居謂之唐密窟

龍門

受降城上眺河渠岸嶺峰巒滿目舒

木華海賦啓龍門之岩嶺蔡傳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于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于山峽閒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濶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闕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于龍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卻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馮翊夏陽縣卽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

舟楫自宜逼濟後風雷猶憶鑿山餘

靈蛇永夜來仙窟

王子年拾遺記禹鑿龍門至一空穴有黑蛇銜夜明之珠以導禹禹乃晝夜并行魍魅莫逢

赤水當年紀竹書

竹書紀年晉昭公元年河赤于龍門三里梁惠成王四年河赤于龍門三日

最是韓原清峻地

後漢郡國志註夏陽有韓原韓武子采邑

堪從太史溯遺居 史記太史公曰遷生龍門

合黎

酒泉地入雍涼西 隋書地理志張掖郡西魏曰西涼州張掖縣開皇閒改為酒泉縣桑欽所謂導弱水西至酒泉合黎是也

萬疊峰巒望欲迷 地理今釋合黎山一名要塗山在今陝西甘州西北四十里縣延而西接高臺鎮夷二所界

大柳煙浮秦塞杳 臨松日落隴雲低 隋書地理志張掖郡張掖縣有甘峻山臨松山合黎山玉石澗大柳谷

為尋弱水來羌谷 更識崇山號合黎 蔡傳合黎山亦名羌谷

禹蹟未湮明德遠 居延渺渺接刪氏 前漢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居延澤古文以為流沙又張掖郡有刪丹氏池二縣刪丹弱水地 程氏曰禹導弱水至合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于西海近而無能為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而已故于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

三危 三苗所從 黑水所至

天外三峰竦處尊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蔡傳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未詳其地鄒氏曰按後漢西羌傳註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峰故曰三危廣輿記三危山在陝西沙州衛沙州漢燉煌地杜詩西岳危稜竦處尊

艮墟遙識禹功存 沙鳴聲自來靈岫 後漢郡國志註舊記曰燉煌郡國當乾位地列艮墟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廣輿記沙州有鳴沙山峰勢危峻天氣清朗則沙鳴聲聞數里外

雲起光應度玉門 後漢郡國志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

允姓舊遷瓜部集 前漢地理志燉煌古瓜州地顏師古曰即左傳所云允姓之戎居于瓜州者也後漢西羌傳註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竄三危也

姜戎新傍賜支屯 後漢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其國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乎河首縣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

更看黑水經行別 導黑水至于三危與此三危別

積石西南好細論 地理今釋黑水所至之三危在大河南今陝西岷州衛塞外西番界中雲南麗江府北鄭康成謂在積石西南邊地尚見黑水

渭

南谷尋源性本清 蔡傳渭水出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地理今釋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至西安府華陰縣東北入河後周宇文遵渭源詩合流終不雜應知性本清

滔滔自擅大川名 沈約宋書秦漢都西京涇渭水雖不在祀典以近咸陽故盡得比大川之祠

黃河聲接潼關遠 水經河水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合水經註漢書地理志曰渭水東至船司空入河前漢地理志京兆尹船司空註服虔曰縣名顏師古曰本主船之官遂以為縣即今西安府華陰縣也

灃水光聯紫閣明 地理今釋灃水出西安府鄠縣終南山自紫閣峰而下至咸陽東南入渭水

月滿二橋通漢苑 水經註東南橋漢高祖造以走櫟陽之道西南橋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陵

雲橫三輔貫秦京 三輔黃圖秦皇築咸陽宮引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

遙看靈氣東西合 雜志渭水出氣如虹

瑞應茲泉兆早星 水經註渭水之右磻溪水注之溪中有泉謂之茲泉即呂氏春秋所謂太公釣茲泉是也

灃

太一峯高積翠浮 大川東注自悠悠 蔡傳灃水地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鄠縣咸陽俱隸今陝西西安府

煙澄紫閣松如畫 地理今釋灃水自紫閣而下東南入渭水岑參詩東望白閣雲半入紫閣松白閣紫閣俱峰名

雨入咸陽水若秋 王漁洋蜀道驛程記灃水出豐溪西北流昆明池水注之北入于渭渭水在咸陽城下程大昌雍錄秦宮殿多在咸陽咸陽渭北也其阿房長樂宮則在渭南南北正隔渭水故長樂宮北有橋跨渭而長安咸陽始通

倒影遙瞻雲際寺 宋敏求長安志雲際山大定寺在鄠縣東南六十里杜詩渼陂行船舷暝戛雲際寺

尋源近放渼陂舟 長安志渼陂在鄠縣西五里出終南山諸谷合朝公泉為陂杜甫與岑參兄弟泛舟渼陂作渼陂行

關中秀色來千里 天漢橫空滙碧流 天漢見渭水註 蔡傳灃水攸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涇

尋源不用紀龍編（水經註交趾有涇水出龍編縣高山）[illegible]中冠八川（關中記涇與渭洛爲關中三川與渭灞滻澇潏灃滈爲關中八川）春雨臙脂涇峽渡（山堂肆考臙脂河在平涼府華亭縣西北一百里東流入涇河　水經註涇水東流歷峽謂之涇峽）秋風禾黍櫟陽田（史記水工鄭國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爲渠以溉田禾名鄭國渠又白公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注渭中溉田名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于何所櫟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在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影搖薄洛侵崆峒（蔡傳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幵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　地理今釋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笄頭山亦名崆峒山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　淮南子涇水出薄洛山高誘註薄洛山卽幵頭山也）聲入長平雜管絃（水經註涇水經長平觀甘露三年呼韓邪單于入朝上登長平觀詔單于無謂　又水經註涇水東南逕都盧山山路之中常聞彈箏之聲卽絃歌山也故謂此山峽爲彈箏峽）渭汭自知靈欲合（涇屬渭汭蓋雍州之川莫大于渭系水皆以爲宗渭在東南汭在西北而涇居其中是涇水上屬于汭合汭以入渭相聯而不絕雖曰屬渭汭者涇其實納涇汭者渭也）左驂妖夢漫空傳（史記秦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卜渭水爲祟乃齋望夷宮欲祠涇　水經註涇水經望夷宮）

漆

淼淼清漪灞滻連還從祋祤溯同川（蔡傳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源縣合沮水耀州同官俱漢祋祤地宋華源縣卽今耀州俱屬陝西西安府　廣輿記漆水一名同川　地理今釋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合同官水西南至西安府耀州與沮水合）沮流乍合雲鱗潛渭水遙趨雁影聯（漆沮既從蔡傳從于渭也　杜歸雁詩郤過淸渭影）地入豳鄉源自隔（後漢郡國志右扶風栒邑有豳鄉）山稽揄次派殊傳（後漢郡國志右扶風漆縣有漆水註山海經曰揄次之山漆水出焉郭璞曰漆水出岐山詩云自土沮漆地道記曰水在縣西　蔡傳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晁氏曰此豳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澧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欲知上下經行跡東注分明兩境懸（詩地理考段氏曰漆沮有二皆出雍州東入于渭特有上流下流之別詩漆沮入渭之上流書漆沮入渭之下流）

沮

漆流既會渭兼通子午尋源北郡東（蔡傳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源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漆沮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于渭也　宋坊州今陝西延安府中部縣宋昇平縣今省入宜君縣屬延安府同州朝邑屬西安府　地理今釋沮水出陝西延安府中部縣西南流經宜君同官二縣境至耀州城南合漆水東南入富平縣界名石川河又南流至臨潼縣北交口鎮入渭水　同官耀州富平臨潼俱屬西安府）遙映靈洲浮苑外（前漢地理志北地郡靈洲縣有河奇苑顔師古曰苑馬牧也水中可居者曰洲此地在河之洲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號靈洲）不隨泥水出蠻中（前漢地理志北地郡郁郅縣泥水出北蠻夷中）芒城溯派睢灉別（兗州灉沮會同　蔡傳睢水地志出沛國郡芒縣沮水其睢水歟）狼谷詢名沔欲同（前漢地理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　水經註沔水一名沮水）更有肥如波浪渺長天秋色影濛濛（水經註肥如縣故肥子國有大沮水小沮水）

汭

塲陓巨藪信鍾奇渺渺靈泉合更離（蔡傳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　爾雅釋地秦有楊陓註在扶風汧縣西疏周禮夏官雍州澤藪曰弦蒲鄭注在汧卽此楊陓也）巳識汧源通渭遠還看芮浪入涇遲（前漢地理志汧縣弦蒲藪汧水出西北入渭芮水出西北東入涇）雍川地隸周官籍（周禮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過渭名聯大雅詩（大雅止旅乃密芮鞫之卽）何用箋疏稽水北紛紜指點至今疑（渭汭蔡傳作二水孔傳水北曰汭疏云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故知水北曰汭顔師古曰涇屬渭汭屬遠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也）

弱水

百川東注自從弱水西來獨異流林氏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必欲東之則逆其[illegible]行所無事矣

岸絕漫傳杯可渡濟遙空振芥爲舟一傳標宗

元曰[illegible]之出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張[illegible]溺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

刪丹地接氐池近蔡傳弱水地志在張掖郡刪丹縣刪丹與氐池相聯焦氏曰刪丹卽今陝西山丹衞　浦氏曰弱水今自甘州界流入肅州之西南出塞　地理今釋弱水今陝西山丹衞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也出衞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東北入甘州衞邐迤流至塞外入居延澤其餘波從入流沙也

窮石源同女飢搜蔡傳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illegible]支女飢之山或曰弱水所出

莫向大荒探禹蹟條支烏弋邈難按蔡傳弱水引地志及薛氏之說皆在張掖刪丹地又據通鑑云[illegible]在遂置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然去張掖猶未甚遠絶至程氏據[illegible][illegible]傳以弱水爲在條支蔡傳謂其地甚遠禹不應窮荒而導其[illegible]也程說非是　前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安息國役屬之以爲外國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按條支弱水卽安息國亦僅得之傳聞并未嘗見可見程大昌之援引甚恐者亦未免附會也　蔡傳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于嶓江之源出于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志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畧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于河故于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黑水　梁州黑水　雍州黑水　導川黑水

波光黔黯二州環派別南川濬導艱梁州雍州黑水與導川之黑水各別蔡傳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伏考　御案雍州黑水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在黃河之南蔡傳以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者猶據紙上之言而臆度之也

久識岷江通麗水梁州黑水入岷江　撮錄地理今釋梁州黑水卽今雲南麗江府之金沙江亦曰麗水至姚安府大姚縣合打沖河入四川境至敘州府入岷江漢書地理志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唐樊綽亦以麗江爲古黑水薛季宣謂瀘水爲黑水以麗江之說爲非不知瀘水卽今打沖河合金沙江以入岷江者也南廣縣卽四川敘州府南溪縣敘州古僰國地故漢志稱僰道

更從積石溯雞山雍州黑水入積石河撮錄地理今釋雍州黑水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積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水經註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者是也張掖今甘州地燉煌今廢沙州地

雲迷白蝟叢祠暗歷柴元蛇蒼葉斑此導川入于南海之黑水也　前漢地理志益州郡葉榆縣有葉榆澤在東又滇池縣滇池澤在西北有黑水祠後漢郡國志滇池縣北有黑水祠註又有白蝸山宋程氏大昌以益州葉榆澤爲黑水是矣但云滇池卽葉榆之地伏考　御案滇池今雲南府昆明縣葉榆今大理府泰和縣相去五六百里則以滇池爲卽葉榆之地者非也　山海經黑水之南元蛇食麈　又程氏大昌以西餌河與葉榆澤相貫指爲黑水謂樊綽及酈道元皆以此澤爲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因榆葉積瀆所底也　撮錄地理今釋導川黑水卽今雲南瀾滄江東岐一支爲漾備江卽程大昌所謂葉榆澤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餌海經流入順甯府境其正支南行花雲龍江而東南至順甯府雲州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以入南海李元陽黑水辨云龐蜀無入南海之水惟滇之瀾滄足以當之也　按蔡傳註黑水一引地志在犍爲汾關山一引水經出張掖雞山一引樊綽之說以爲麗水又以三說恐未的實而于程大昌所謂西餌河與葉榆澤相貫指爲黑水之語詳引而備錄之意蓋主程說也惟明禹貢之黑水有三不必强合則地志出犍爲汾關山之水與樊綽所指之麗水乃梁州之黑水也水經出張掖雞山者乃雍州之黑水也程大昌斷爲西餌河者乃導川之黑水也三水源流畔然而蔡傳所引數說亦闕一而不可者也

蒼然秋色三危滿縹緲遙峯接玉關導黑水至于三危與雍州三危既宅之三危各別蓋三苗所徙之三危山在陝西沙州係漢燉煌地詳見前三危詁黑水所至之三危山地理今釋云在大河南今陝西岷州衞塞外古疊州西西番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鄭康成云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是也　汶山卽岷山韻會岷通作汶史記夏本紀岷嶓既藝岷本作崏又作岷　後漢郡國志燉煌有玉門關林氏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之導黑水也至三危卽得黑水之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人工修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卽曰入于南海蓋惟自其施功者言之其實三危距南海甚遠也又地理今釋雲南大理府雲龍州西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江經其麓有黑水祠或以爲卽古三危山也姑存備

考

豬野

原隰初平澤自鍾碧流無際氣溶溶原隰底績至于豬野蔡傳治水成功自上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遙看豬埜環陂影已入休屠絕塞封蔡傳豬野地志在武威郡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為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廣輿記陝西涼州衛有姑臧城地理今釋豬野在今陝西鎮番衛東北八十里卽漢書地理志所云休屠澤也按前漢地理志武威郡原匈奴休屠王之地故澤亦以休屠得名也春岸帶煙連谷水前漢地理志武威郡姑臧縣南山谷水所出北至武威縣入海秋汀和月映蒼松前漢地理志武威郡有蒼松縣顏師古曰栝古松字靈奇久識澄涵旱鼓腹何須起蟄龍註詳兗州雷夏澤

原隰

欲覓民居度隰原高高下下蹟猶存蔡傳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卽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豳今邠州也山水考曰原隰泛言之則原為廣平隰為下濕之地然陝西西安府城南實有其地夕陽山色南岡樹豳地高原幽澗泉聲芮鞫村豳地下濕爾日玉瑤勞陟降當年橇楇歷朝昏昀昀禹甸公劉業栒邑豳鄉可細論後漢郡國志右扶風栒邑縣有豳鄉註鄭康成詩譜曰豳者公劉自郃而出所徙之邑名又有劉邑按今陝西西安府邠州應當為漢時栒邑地

流沙

贊錫元圭告厥成禹功西被蹟猶明刪丹近接居延地前漢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為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為流沙蔡傳杜佑云流沙在沙州西入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地理今釋流沙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索科鄂模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南北千餘里東南數千里其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索科鄂模卽居延澤也璽暎遙聯大夏城山海經國在流沙中者埻端璽暎國在流沙外者大夏豎沙居繇月支雲度關山饒柳色杜詩弱水應無地陽關已近天王維詩渭城朝雨挹輕塵客

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元和志陽關在沙州西居玉門之南故曰陽關西趣鄯善莎車泿飛沙積逐風聲伏波故壘今堪溯日暮啼烏集塞營前漢地理志張掖郡居延縣註顏師古曰闞駰云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築遮虜障于居延城

崑崙

國近崑崙絕塞褒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蔡傳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地理今釋崑崙西戎國蓋附近崑崙山者鄭康成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是崑崙析支渠搜皆本山名而因以為國號也崢嶸天柱聳神皋河圖曰崑崙山天中柱也為收海郡羌戎遠蔡傳崑崙在臨羌前漢地理志註顏師古曰闞駰云臨羌西有卑和羌卽獻王莽地為西海郡者也欲索河源漢使勞蔡傳崑崙卽河源所出前漢書張騫列傳漢使窮河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水經註崑崙山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元圜煙光來縹緲勘海十洲記崑崙山正西

名元圃臺金城秋色接蕭騷前漢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僊海鹽池西有須抵池有弱水崑崙山祠地理今釋崑崙山在今西番界積石之西河源所出通典云吐番自言崑崙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是也漢書地理志金地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祠蔡傳據以為崑崙在臨羌然漢志言西有崑崙山祠非言山在縣界漢臨羌縣在今陝西西寧衛西崑崙山不當若是之近也遙思荒服勤修貢書疏崑崙國名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異物甯同進旅獒

析支

賜支名舊隸西戎後漢西羌傳賜支禹貢所謂析支也卽敘先看入貢同党項風煙千里合蔡傳析支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千餘里地理今釋析支今西番在陝西臨洮府河州西應邵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唐書党項傳曰党項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析支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山谷崎嶇大抵三千里唐旄部落一帆通唐書吐番列傳吐番本西羌屬有發羌唐旄等

居析支水西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蘇氏謂其文當在厥貢惟璆琳琅玕之下浮於積石之上舟行水曰浮

橋邊積石知非策唐書吐番本以河為境以公主故乃橋河築城距積石二百里郡立松州欲紀功唐書党項傳自拓拔赤辭內屬後以松州為都督府擢赤辭西戎州都督賜氏李貢職不絕于是自河首積石山而東皆為中國地禹

蹟詎因勤遠略懷襄奠後自朝宗

渠搜

元龜賜後獻珍裘世紀禹治水畢天賜元龜西戎渠搜國獻珍裘遠道還從積石浮地紀

鏺汗西徼國文獻通考鏺汗國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籍分中部朔方州前漢地理志并州朔方郡渠搜縣中部都尉治蔡傳水經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金城日暮聽邊角蔥

嶺煙消倚戍樓地理今釋渠搜涼土異物志云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云鏺汗國都蔥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渠搜當在西域非朔方也傳寅禹貢集解云陸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然考漢朔方之渠

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世有居朔方者當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說非也

欲識雍涼封域廣芒芒禹蹟正堪求

〔清〕孫喬年撰

禹貢釋詁一卷附文集摘刻一卷

清道光五年天心閣刻本

道光乙酉年鐫

高郵孫喬年輯

禹貢釋詁

補大學傳
讀南北史 附後

天心閣藏板

禹貢釋詁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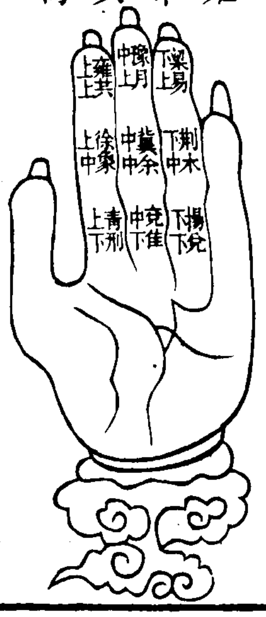
寔門世治尚書余髫年讀禹貢蔡傳雖數遍成誦覺煩且晦焉少長徧閱諸家訓詁而蔡註愈不愜於心庚午授徒汶水及門多習尚書時取蔡傳講授生徒每厭置之因集諸家之明白坦易其言簡而意該并余數十年沈潛反復有得於心者著爲釋詁一書門人取以誦習每喟然曰有是哉先生之善誘人也且使聖經粲然於世方諸蔡傳必有別黑白而家弦戸誦者余聞之愧甚昔大禹之治水也乘四載胼胝無胈脛不生毛導水導山八年

之聖蹟神功具載於一千二百字之中辭簡旨微博大精深豈淺學所能窺測克發其肯綮哉余之爲是書也不過俾山川原委如指掌上九州貢賦若數家珍以作初學之津梁云爾若曰詁經則吾豈敢乾隆庚午七月既望孫喬年書於愛日園中先子著述甚夥向書古文證疑已刊行世至五經論文經囊五經釋詁尚書今文集說三正考等書無力續刻先兄召南手錄　父書盈尺嘗謀開彫未果今春僾爾謝世永訣時　嚴矢言於兄榻前破産續梓　父書以慰兄志今釋詁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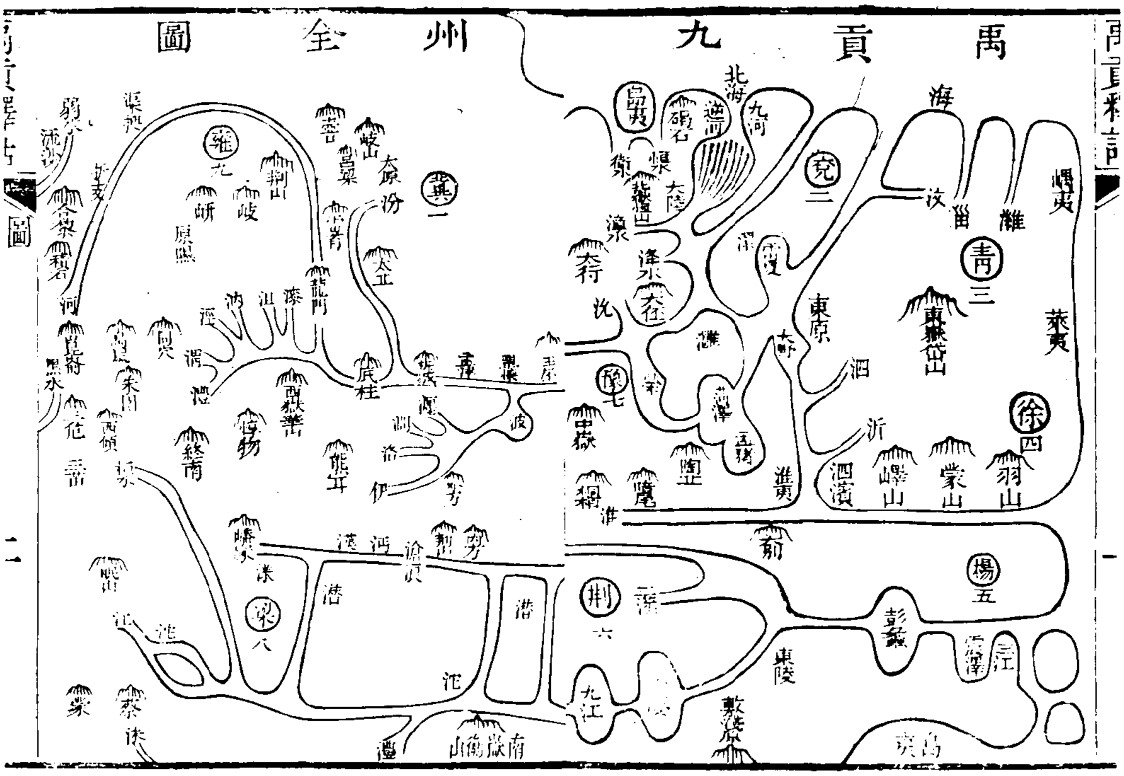
成而吾兄杳不可見矣對此遺編能不泣下且是書成於乾隆庚午　先子没於乙酉迄今六十年始行付梓不肖之罪誠不可逭伏乞
當代大人先生賜覽而表揚焉則　先子幸甚先兄幸甚　小子幸甚諸書將俟續刻道光乙酉春三月　仝嚴百拜附記

九州田賦歌

揚兗青徐雍
豫梁荊冀中
兌隹刑象共
月易木余同



掌圖內上一字是田下一字是賦九州之賦變兗為兌變雍為隹者用原字則田賦混故用原字之半以別之刑即荊象即豫餘州同參



男全嚴敬謹補繪

導山歌

導山四條始岍岐西傾朱圉次及之第三一條導嶓冢岷山之陽與之俱

導水歌

導水九條始黑弱河漾岷江接其迹沇淮俱在四瀆數導渭導洛亦相及

禹貢釋詁

喬年寶田輯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土則州域辨而地勢高下可知隨山以相度刊木以通道路則便宜審而水勢緩急可知奠定也定高山大川則州境別而水勢出入可知此三者禹治水之要也

冀州

冀冀州之域者正禹之敷土也帝都所在者故治之獨先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也

既載壺口

壺口山名既者已事之辭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在雷首之北當河流南下之衝

治梁及岐

治者所以殺河勢也呂梁狐岐之山峙壺口之上河水北來南下之所衝也壺口治下流既通則上流自殺故治之以開河道焉此二者禹建新功急君難也二山相近故曰及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因鯀之功而修之廣平曰原有所包謂之至岳太岳也山南曰陽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禹導之益自北而南也此二者禹建舊功成父績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平地淶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底績者水患去而平地致功也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覃懷致功而北至漳旁之地也按汾水入河者也覃懷衡漳地之近河者也故河治而餘皆可知矣

厥土惟白壤

柔而無塊曰壤教民稼穡與因地制貢皆不可不先于辨土也白言色壤言性冀州之土豈盡白壤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者稅歛之名上上第一也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中中第五也賦高于田者地廣人稠也田後于賦者王畿之地並場圃園田漆林而征之非盡出于

田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從者恒合泒水入易衛合滹沱河入易各從其道也大陸河水所經四無山阜曠然平地作者言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未暇治也大陸地平而近河未易治也故成功在田賦之後

鳥夷皮服

畿內不制貢蓋已征於厥賦之中惟鳥夷則以此制其貢焉海曲曰鳥

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惟北方貢賦之來則水如遼濡滹易中高不與河通必自北海入河逆流而西回顧碣石如在右腋然故曰夾右曰入河則達帝都矣

濟河惟兖州

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據者跨而過之距者未至其地以之爲表識也

九河既道

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潔鈎盤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河至大伾折而北流兖當河勢之衝故播之爲九以殺其勢既道者禹導之而後道也而河水治矣

雷夏既澤

此水之止者雷夏濟水所鍾既澤者向未爲澤今始爲澤也而濟水治矣

灉沮會同

此水之流者水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沮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二水勢均故曰會同而河濟之別流治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兖地宜桑蠶性惡濕水退之後得桑而宜蚕故誌之降丘居平地而獨于此州言之者亦以其地尤下故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土色黑而性墳墳土高脉起也繇茂條長也水既平而物性遂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賦第九貞正也謂薄征也作耕作也同謂賦法同于他州也十有三載而後賦法同于

他州葢兗當河下之衝地利未闢人功未盡故
賦旣薄而入猶緩也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地宜漆林又宜蠶桑故貢漆絲也織文錦綺之屬厥貢盛以篚者以致謹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兗之貢道有二漯爲河之支流濟則入河或浮濟或浮漯從所便也達河則達帝都矣以舟行水曰浮因水入水曰達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
嵎夷旣畧
嵎夷東隅出日之地畧是立溝塗爲封植獨言嵎夷者舉遠以見近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嵎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豫於濰淄故先言之
濰淄其道
濰水出濰山北流而入海淄水出原山東北而入海其道者泛溢旣去水自循其故道也獨言濰淄者此外無餘功也青雖近海不當衆流之衝故但記濰淄之治而已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平地色白而性墳海濱彌望皆斥鹵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海物非一種不可以名舉故以惟錯總之畎谷也岱山之谷也麻有子曰枲鉛黑錫松泰山之名材怪石取爲器用萊

夷萊山之夷作耕作牧畜牧也檿山桑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之絃並可供繒帛之用也鹽絺海物統言一州絲枲鉛松怪石出于岱檿絲入篚者出于萊夷凡不言所出者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
浮于汶達于濟
濰淄二水不通河惟汶入濟由濟可以達河故一州之貢道皆取汶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止言海岱則同于青止言淮海則同于揚故獨識其三境也

淮沂其乂

淮出胎簪山沂出艾山其乂者沂入泗泗入淮會泗沂以入海也徐之川浸莫大於淮沂淮沂乂則其他川浸之小者可知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凡山言藝者亦因山以表地言是山之墟皆可種藝矣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濟水之所絕也既豬者北連淸濟而上流有所歸南導洙泗而下有所洩也

東原底平

東原乃大野環抱之地濟所經也今底于平濟水治也故曰大野東原所以志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土性之美者也漸進長也包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五色土乃赤土中間出者貢之爲土封建社之用羽山之谷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嶧山之陽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泗濵浮磬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取以爲磬貴其聲之淸越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也暨及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玄赤黑色幣可爲衣以祭爲端以齊爲冠以居也黑經白緯曰纖純白曰縞皆繒名可爲去凶卽吉之服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或由灘以達河或由濟以達河菏灘水出于河而入于泗濟水入于河而合于泗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

彭蠡澤名卽今鄱陽湖既豬者上受諸水下入于江不泛不溢也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雁也禹豬彭蠡廢其旁地爲蘆葦以備浸淫故陽鳥居之非直洲渚平而物性遂也

三江既入

婁江東江並松江爲三江既入入海也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其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宣洩得宜不復震蕩也三江爲震澤下流下流治而後上流定亦其序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兗徐惟志草木此又别出篠簜者東南之竹箭尤美也南地温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竦塗泥水泉淖濕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土性惡故田第九賦第七或雜出于七等之上者人功修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石之美似玉者取之以爲禮器篠以爲矢之笴簜以爲樂之管象齒犀革可以爲甲鳥羽獸毛可以爲旌旄木備棟宇器械之用至于東南海島之夷以草服來貢而織爲貝文之精者則入篚焉此皆常貢也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必待供祭祀燕賓客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江水遠於中而海爲之壑淮水注於北而泗接其流故貢賦之來順流而下沿江入海由海則逆流以入淮淮會於泗不言達河者因于

徐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北據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二水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也

九江孔殷

九江洞庭也其源有九沅漸元辰叙酉澧資湘

也故名九江不曰既道而曰孔殷以九水共流
難得其正而今甚正也
沱潛既道
江出為沱漢出為潛不繫江漢之後者以九江
水大故先言之
雲土夢作乂
雲夢二澤名跨江南北曰土者土見而已作乂
則已可耕治蓋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
工有早晚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荊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
為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功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
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
九江納錫大龜
荊貢略與揚同所產不無優劣故各以美者為
先也杶栝柏三木名杶獨言幹者其材中弓弩
之幹也麤曰礪細曰砥皆磨石砮石中矢鏃丹
朱砂也箘簵竹名性至勁楛木名堅小而直皆中
矢笴三邦致貢其有名者戎事尚精也菁茅供
祭祀縮酒之用既包又匣祀事尚敬也玄纁絳
色幣珠不圓曰璣組綬類辮絲為之三者皆冕
服所須曰納者下與上之詞曰錫者重神物也
璣組以上皆常貢也九江納錫非常貢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荊州貢道自江沱而入潛漢矣漢與洛不通故
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不徑
浮江漢兼用沱潛者臨其貢物之出或由經流
或循支派期于便事而已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豫水以洛為宗北水以河為宗故伊至洛陽瀍
至偃師澗至新安入洛而洛受三水入河今若
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以四水並流小大相
敵故也
滎波既豬
濟溢為滎洛出為波既豬滎受濟之溢波安洛
之流也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濟水所經孟豬在菏澤東北被及也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及于孟豬使泛溢之勢得其所歸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曰壤者其色雜也壚黑而疏也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紵枲屬可織爲布纖縟也纊細綿也可爲褻服

磬錯治磬之錯音樂之所資也以非常用故貢由錫云

浮于洛達于河

此豫西境貢道也若東境徑入河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域東距華山之陽西據黑水

岷嶓既藝

岷山江源嶓冢漢源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沱潛既道

此江漢之別流在梁州者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其山上合下開沬水經其中禹施功最多祭山曰旅旅平者祭告水土既平也而地之高者治矣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凡言底績者皆然或地名因水也而地之卑者治矣

厥土青黎

黎黑也不言性者其性雜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並下中爲三錯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鏤剛鐵砮貢于荊又貢于梁重武事也砮石磬也鐵先于銀者鐵之利多于銀也熊羆狐狸四獸名其毛織之可以爲罽其皮製之可以爲裘獨貢于梁者地多山林故耳璆鐵六者資器用也熊羆四者資服用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雖雍州山其南則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故梁之貢道自西傾因桓是來以浮于潛潛與沔相隔也舍舟而陸以接於沔沔與渭又相隔也歷褒水斜川以達於渭至渭則舟望大河之流而横絶以渡故曰亂于河

黒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黒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主冀都而言也

弱水既西
西海之山有弱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諸水言既道此言既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

涇屬渭汭
屬連也雍州之水渭為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為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乎汭下屬乎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汭者涇而其實納涇汭者渭也

漆沮既從
二水合于華原東南入從于渭以小從大故曰從

灃水攸同
灃水東入渭灃渭相若故曰同涇漆沮皆在渭水之北涇水自北來注于渭漆沮自東北來注于渭惟灃水在渭之南自南來注于渭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山漆沮所經岐山涇汭所經既旅言治功畢也終南為灃水所出惇物為灃水所經鳥鼠為渭水所經三山但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豬野澤名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聖人黜惡以遠為罰經理則不以遠為閒故三危亦定厥宅三苗之在其地者亦大就吾之功緒也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黄土之正色而又柔細故厥田為九州第一賦第六者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可以爲珪璋琅玕石之似玉者可以飾冠冕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正由于河曰積石曰龍門皆河水所經之地西河冀之西河也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會者謂貢物浮于諸水而同會于此也水北曰汭蓋渭之北也入渭則入河矣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崐崘析支渠搜三國名皆貢皮服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叙功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外夷如此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河濟所經山分南北二條于二之中又分爲二故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論衡勢則先北而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此導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逾于河者雍在河西冀在河東禹自荆山逾河以導冀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山也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冀南河上山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東河上山也史臣歷叙衆山而繼之以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至嶓冢乃更言導者南條之别也西傾至太華皆雍州山熊耳至陪尾皆豫州山此伊洛

淮渭所經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正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此導江漢北境之山也漾水出嶓冢在梁州荆山内方大别在荆州皆漢所經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導江漢南境之山也凡兩山夾立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夾江兩岸而行其北一支爲衡山止于九江之西與岷相屬其南一支爲敷淺原環出九江之東北與岷

山相隔絶故禹導岷及衡之後必過九江而至
敷淺原也岷山梁州山衡山敷淺原皆荆州山
江水所經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山勢起于西北而水發源于山故導山爲導水
也二者皆自西北而東南故導山則先岍岐導
水則先弱水合黎山名流沙在合黎之西前言
旣西而不言其所至故此言之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梁雍二州西皆以黑水爲界是黑水自雍之西
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南入于海亦順其勢而

已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
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
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此北條之大河也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
禹施功自積石始由積石北行東向南轉至龍
門爲冀西河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又折而
東至于底柱爲冀南河因詳其東向所經之地
則曰孟津曰洛汭至大伾而極又折而北過洚

水爲冀東河又詳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
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逆河者海
潮與河流相逆而得名也其分播合同皆水勢
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河流始于雍經于冀
豫入海于兖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海
此南條之漢也泉始出山曰漾水謂之爲者明
漢與滄浪卽漾水所爲而非他水也三澨水名
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匯逆

迴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
陵東池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此南條之江也東流爲漢者卽漾之正派也東
別爲沱者乃江之別支也澧與東陵皆地名池
者靡池斜出之意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匯不
言彭蠡者省文也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荆入
海于揚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

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北條之濟也發源爲沇一見也自沇而下又伏矣東流爲濟一見也入河潛行又伏矣溢而爲滎一見也自滎而下又伏矣東出陶丘又一見也至此則常見不伏矣入河何以辨其爲濟濟清而河濁也南溢何以辨其爲滎濟流而滎豬也菏見豫州謂之至者菏原是澤但濟流經之耳汶見青州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濟則濟爲東北會之矣蓋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沇水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北條之淮也淮出胎簪山禹只自桐栢導之故先言水後言山也沂水先入泗而泗入淮連之者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也淮水發源于豫會泗沂于徐入海于揚　按河者四瀆之宗江漢沇淮四瀆之水也禹貢先言導河而次及江漢沇淮此立言之序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此四瀆西之大川也渭水出南谷山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東會于灃卽灃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卽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卽漆沮既從也灃涇大與渭敵故曰會既得灃涇而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言于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四瀆東之大川也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澗瀍伊三水皆洛東行之所經也渭水發源于雍經流于豫而入冀之西河洛水源流皆在豫州之境而入冀之南河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上文成功也九州攸同下卽所同之事四隩既宅言土也隩水涯之地四方窪下之處舉卑以見高結覃懷底績降丘宅土等事也九山刊旅言山也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結岷嶓既藝蔡蒙荆岐等事

也九川滌源言水也舉源以見流結既從既道既入等事也九澤既陂言澤也舉外以見中澤有陂障則不泛溢結既澤既豬底定孔殷等事也又言四海會同者言九州之外薄于四海百川以四海爲歸是無不會同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蓋借義也所謂九州攸同者如此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厎愼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總叙貢賦之典也水者五行之先土者萬物之本地平而天成此六府所以孔脩也庶土色

性不同五方物生異宜交相質校以制天下之地征而致愼其財賦之入如正貢錫貢之分志物志地之類是也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三壤上中下也三之中又三焉其賦有定則故曰成賦中邦蓋土賦或及于外夷而田賦則止于中國而已

錫土姓

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此因水土既平而封建諸侯以分理天下也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非禹所專而實出禹之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曰台曰朕皆屬自言記之于此者以見禹之經理有本而能踐其言也禹謨言十二師五長各廸有功則不距朕行可知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言弼成五服之事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主爲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

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內三百里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服輸將之事也粟穀也賦皆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近重耳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甸服外四面各五百里爲侯國之服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小國言男以兼子也諸侯大國言侯以兼公與伯耳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足以爲屏翰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外四面各五百里爲綏服謂之綏者漸遠王畿取撫安之義揆度也度其風氣剛柔而施之也武衛曰奮欲其振揚而不廢也綏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而介于其中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文以治内武以治外聖人經制之善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要服要取要約之義特覊縻之而已夷易也無中國禮法蔡放也

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爲荒服其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服蠻慢也甚於夷矣蔡與流皆放罪人之地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

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此又推聖化所極至而言之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覆被暨及也朔南地廣故以暨言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振擧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爲贄而告成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元云

文集摘刻

高郵孫喬年實田著

大學補傳論

大學一書朱子因程子所定而別爲序次兼補傳之五章誠載籍之功臣也喬年於其中覺有未安者二條一則經文中知止二節一則傳文中聽訟一章蓄疑既久後閱陸氏稼書集云先儒有言格物致知傳未嘗亡知止二節合聽訟章即其傳反復斯言覺實有依據而非鑿空立論者因推倣陸

氏意而暢論之明新至善三綱領也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條目也綱領者條目之體要條目者綱領之功夫然則欲明新而止於至善其亦由格致誠正之功以馴致於家國天下可矣何必外此多設名目曰知止曰能得定靜安慮之啾啾乎且知止之知與知至之知有異乎無異也而知所先後之知則以爲淺於知止之知是格物致知之前另有一知矣明德新民不可以物名知止能得曷可以事名諸傳釋綱領釋條目星羅碁布繩牽絲連而以聽訟一章橫截於中欲入各傳而不可得故舉而歸之釋本末夫本末既非綱領又非條目庸必釋乎釋本末亦當釋知止能得釋始終先後弁釋天子以至於庶人二節諸節皆不釋而獨釋本末二字何哉 予因陸氏言而嘆古經之未嘗亡也知止二節在經爲贅設聽訟一章於傳無所位置合二節一章移補格致傳或庶幾乎其曰物有本末非即格物之物乎曰此謂知本知所先後知止而后有定非即致知之知乎古人垂訓立教辭約意該其大意俱於言外得之絶不屑屑焉字櫛句比作訓詁體也觀下各傳可見（朱子補傳云欲效各傳體而不能成

以物有三節補之庶幾一體） 分經分傳自朱子始古本合爲一編且以大學爲曾子作傳無明文子思作中庸見於遷史曾子但云作孝經耳考亭亦不能云曾子自作故曰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又以首章非冠以聖人之言則不尊故曰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皆想當然語耳程子說中庸曰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說大學則但曰孔氏之遺書非其明徵耶凡夫子之言皆有子曰字而此獨無何也若泥定經爲聖經傳爲賢傳則膠滯而不通窮經之大患也不揣冒昧而編次如左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凡一百六十二字

右傳之首章至傳之三章朱子所定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右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凡八十二字

雙峯饒氏東陽許氏皆作物格

按豐坊石本祇謂知止二節爲格致傳文而聽訟章未有安頓陸氏謂知止二節合聽訟章爲傳未知出於何本而其說較通予謂物有本末節當在前此四句正釋格物知止節當在後此五句正釋知至下聽訟節以夫子之言作引証又恰好接入結語二句似無縫天衣也請申言之物有二句物字確注知所二句格字實功蓋凡物皆有兩端終始本末物之兩端即朱子表裏精粗之謂也格物必循序知所先後格物之序即朱子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之謂也曰物曰事更見聖賢脚踏實地道理經曰致知在格物又曰物格而后知至致知之致从文用功語也知至之至不从文成功語也定靜安慮正

是至字中慧悟光景又即朱子所謂豁然貫通全體大用無不明之謂也其引聽訟之言以証格致者蓋格致之功期於治平而治平事業莫要於聽訟以舜之德威德明而猶命皐陶明刑弼敎以南國被文王之化而召伯聽訟於甘棠之下可見大聖人不廢聽訟也夫子謂世之聽訟者能屈其口耳吾亦猶人也苟欲使之無訟非屈其心不可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厚貌深情譸張爲幻非天下之至明鮮能折之此惟格致者窮乎物理人情之極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則

無情者自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而訟自無矣豈非窮理之極致知之至而能之乎故傳者舉此以例其餘此謂知本言如此而後盡知之本源也如此釋格致之義不特無背於朱子而實足以發明補傳之說以經注經以傳還傳一轉移間而使千年古書頓復舊觀

議論恢宏足以驚天泣鬼其實如玉律金科一字不可動搖也匠心獨運聯合補綴四面八方毫無滲漏亦可謂得數千年不傳之秘矣具此識力眞可閉戶著書規規戔戔者見此倘有異

議亟以啻輇醇酒飲之以堅其胆而作文氣度不至老死蠹蟫爲昔人所笑 賈田祖識

割經補傳不僅陸氏稼書近世通儒頗有如此立說者但未發明所以當然之故予拙論草創其說亦未克曲盡其蘊薄海同人何妨引伸觸類而親切言之俟有力者請之於

朝以移補經傳各得其所 自記

讀南北史

嗚乎時至南北朝天下之亂極矣宋齊梁陳北齊周隋皆以篡竊得國石勒所謂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以取天下者也顧吾謂曹孟德司馬仲達雖假禪讓之名篡人家國然猶有所顧忌而不敢肆其無道之心是以山陽安樂陳留諸公猶得令終而無恙宋之篡晉也恭帝欣然書赤紙爲禪詔謂傳亮曰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爲劉裕計者廢之亦可止矣乃必欲弒之何哉自此以後由庚申晉亡迄戊寅唐興一百九十八年之中

更八姓五十八主而弒父者二弒君者二十九非皆劉裕階之厲乎王敬則之逼宋主準禪位于蕭道成也使其出居別宮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宋主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帝王家噫彼烏知晉零陵王當日之不願生帝王家更有甚於此者乎出爾反爾無足怪者然劉裕之于晉弒之而已猶有遺種焉蕭道成弒汝陰王滅其族宋室無少長皆死高洋弒魏孝靜而滅元氏之族七百二十一人周宇文邕又殺齊帝緯而滅高氏之族隋楊堅又弒周靜帝而滅宇文氏之族嗚呼豈

非古今之奇禍哉今夫盜者集人於國門之外而
欲殺之利其財而已盡輸其財而拱手以獻盜必
憐而赦之况使其子孫無噍類哉是數君者盜之
不若也彼自以爲絕其萌孽使無復生吾子孫帝
王萬世之業可高枕而臥矣肉未及寒而已屠於
他人之手滅人之族者人亦滅其族然則非自滅
之一間耳或曰其勢不得不然元紹之對高洋曰
光武中興因誅劉氏未盡果爾則劉氏未盡葬之
不幸而漢之幸也枝葉相扶之故可覩矣何南北
朝之又自相吞噬也自宋文帝賜弟義康死一傳

文集摘刻　七

而武帝殺其弟武昌王渾再傳而子業殺其叔父
江夏王義恭及其子四人殺其弟新安王子鸞等
二人南平王敬猷等三人三傳而明帝彧殺子業
弟子尚殺其晉安王子勛殺其兄之子安陸王子
綏等十三人殺其兄廬江王褘弟晉平王休祐建
安王休仁巴陵王休若齊主鸞弑海陵王而前後
誅高武子孫二十五人陳主蒨殺其弟衡陽王昌
齊主高洋殺其弟永安王浚二人殺其清河王岳
高湛殺其河南王孝瑜河間王孝琬殺其兄之子
太原王紹德樂陵王百年高緯殺其趙郡王叡蘭

陵王長恭南陽王綽殺其弟琅琊王儼並其遺腹
四男周主贇殺其叔父齊王憲隋楊廣殺其兄故
太子勇猶未快也而又殺其子八人嗚呼刈骨肉
如草芥屠宗族若犬豕此虎狼禽獸之所不忍爲
而自視以爲得計其果自有肺腸者耶不獨此也
宋子業幽其諸父彧等四人於殿內名之曰殺王
賊王猪王驢王以木槽盛食棵彧等于其中毆垂
陵叟無所不至北齊術士言亡齊者黑衣高洋問
何物最黑左右以漆對乃以其弟上黨王渙伯仲
第七因與永安王浚並盛鐵籠置於地牢飲食溲

文集摘刻　八

穢共在一所噫此豈復有人理哉淮南厲王謀反
者也漢文不過徙之曹植恃才放浪至於袒跣傳
粉魏文不過踈之乃尺布斗粟之謠煮豆燃萁之
語二吾聞之猶惻然不安誰無天顯而南北朝之
君國如是耶拓跋氏鐵中錚錚者也其得國甚正
享祚又久而孝文帝尤元魏之令主跡其立國規
模培養元氣敦篤本支有出於七國萬萬者乃宣
武嗣立而以彭城王之親且賢不免於金兕之賜
抑獨何哉彭城王殺而魏祚亦由之促然則自戕
本根未有不速其喪亡而反中其子孫者吾故表

而出之以與弑君篡國絕人後嗣者同鑒戒焉若
夫數君之殘暴淫酗絕倫滅天浮於桀紂癡騃狂
肆之事可笑可泣葢紙不勝書已吁可嘆哉
書二百年篡弑剿拉之事於紙上令人毛髮灑
淅嗚呼有國有家可以鑒也已　凡着議論處
皆英快絕倫 賈田祖讀
先子卒於京師著述散亡家所藏什一於什伯
難刋全集惟依類附如書　先大父奏疏顛末
刻於奏疏後黃淮各議刋於河務書中茲二論
事關經史有功於名敎故附禹貢釋詁末統就

正於　宗工倘於大義無乖片言可採是在
當代之君子 不肖男仝嚴百拜附記

〔清〕芮日松撰

禹貢今釋二卷

清道光八年求是齋刻本

道光戊子年

禹貢今釋

求是齋校刊

治尚書而專治禹貢始於宋易氏祓禹貢疆里廣記毛氏晃禹貢指南傅氏寅禹貢說斷而莫詳於程氏大昌之禹貢論及山川地里圖雖當時議者病其身未親歷耳目未親見閒烏能必無牴牾然要為卓尔不羣之資考証者也嗣是有明作者則韓尚書邦奇禹貢詳略鄭端簡曉禹貢圖說王太僕鑑禹貢山川郡邑考夏考功允彝禹貢古今合注而

又莫詳於茅光祿瑞徵禹貢滙疏善乎其自序曰詳九州之山川則可供聚米之畫習漕渠之歧路則可商飛輓之宜察東南之物力則當念杼軸之空考甸服之遺制則當興樹蓺之利此固有為而發抑非經生家所及乃國朝胡氏東樵猶病其書据拾極博綜雜無紀遂研精覃思著禹貢錐指二十卷進呈仁廟亟家

襃許實總括乎朱處士長箋徐徵士會箋之
作為自來治禹貢者集大成覺乎不朽之盛
業矣顧其瞻博浩汗初學讀之茫無涯涘
求其精擇而兼賅此次喬先生禹貢今釋不
可不輯也先生以名孝廉潛心經術錫初冠
時曾侍左右每遇徵材敷典如肉貫弗所得
於親承指示者甚備獨於是書未窺其閫
奧今先生出以示錫受而讀之兼綜衆說擇

二

精語詳於輿地之說之糾紛者必折衷一是
固已櫛錐指之菁英而又取南沙蔣文肅公尚
書地理今釋以現在之府州縣一一詳註為故
因其名曰今釋惟文肅所謂今者尚就
仁廟時言之此後之沿革又當辨晰若雍梁
諸山川昔屬陝西省今多改屬甘肅省既已
為之釐正矣猶有一二未盡者如冀州無大
名府濬縣西境考雍正三年改直隸之濬滑

屬河南衛輝府是今之大名無濬縣也徐州
有鳳陽府之宿州及懷遠虹靈壁三縣地攷康
熙十九年泗州圮於水寄治盱眙山乾隆四十
二年移治虹縣遂裁縣稱泗虹州旋仍稱泗州
是今之鳳陽無虹縣也河之奪淮始於金明
昌五年自是淮在河南泗沂在河北永樂中
築戴村壩遏汶水南北分流其南流會泗沂
入河不得復言入淮此又文肅之誤必需更正
者一得之愚先生必為首肯也錫書是書簡

三

而能賅既便於初學者循省而其精核嚴慤
實足與胡氏之書相出入遂付剞劂以廣其傳
以家惠後學且使治尚書而專治禹貢者得
由是漸進為庶不致貽知古而不知今之誚也已
時道光八年九月下澣門人潘錫恩謹序并書

禹貢今釋卷上

當塗黃[illegible]纂輯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刊古作栞斫也奠定也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本顓頊之制仍分天下之土爲九州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斫木通道又定各州山之高川之大者以爲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首述之

冀州

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其地三面距河居天下四分之一

舜因地太廣遠會分爲幽并二州至禹仍合爲一周官職方氏河內曰冀州爾雅釋地兩河間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且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今山西省之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及正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　盛京之錦州府河南之懷慶衞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西起蒙古薩爾几部之北東訖大遼水皆古冀州之地也

既載壺口

既者已事之辭載始也壺口山名在春秋時晉之屈邑今山西省吉州西南七十里黃河自塞外入中國此山當南出之道水注其中如壺然故名壺口山冀是帝都河爲大患禹受命治水在所當先故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使不經兗州自由東北入海也

治梁及岐

梁岐二山名蔡氏以呂梁狐岐釋之雖皆在冀境而去河甚遠不得謂河水所經案孔傳謂梁岐皆雍州之山梁山在今陝西省同州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爾雅釋山晉望也詩大雅韓奕篇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皆謂是也岐山說文曰山有兩岐因以名焉在今陝西省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周太王邑居於下文王時鳳鳴於山南有周原亦名天柱山蓋壺口梁岐三

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幷言於

冀

既修大原至于岳陽

沿緒曰修禮祭法曰禹能修鯀之功廣平曰原大原原之大者汾水所出卽今山西省大原府東北四十里大原縣是也岳太岳山也一名霍太山周官職方氏冀州其山鎭曰霍山爾雅釋地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皆謂是也山南曰陽今平陽府岳陽縣是也堯爲唐侯卽都於此鯀治水

時極意崇防頗有遺蹟而冀水以河爲主禹既定河流復導汾水使由大原經大岳東入于河只修鯀舊已可奏功且並使鯀績亦因之不朽焉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今河南省懷慶府也淶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厎致也績功也方洪水時平地致功爲難禹至是已厎績矣衡古橫字漳水名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爲橫南北爲縱河北流漳東注則河縱漳橫故曰衡漳漳水有二一淸漳出今山西省平定州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沾嶺水經注所謂少山大黽谷也一濁漳出今山西省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酈道元謂出鹿谷與發鳩連麓而在南二水皆東南流至河南省彰德府俱入涉縣境東至林縣合流又東北流入今直隸省廣平府廣平縣分二支一支東行入衞河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山東省東昌府邱縣界復分二支一支北行入大陸澤至直隸省天津府西沽合諸水入海所謂新漳河也一支爲經流東

北行經直隸省廣平府之淸河縣河間府之阜城縣交河縣至天津府之靑縣合衞河北流至西沽合桑乾諸水東行入海所謂老漳河也自壺口至衡漳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夫別流之入于河也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柔土也水去土見故白辨其色壤辨其性使治田者各因色性而知當用之糞種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如穀米兵車之類錯雜

也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雜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田之高下肥瘠在九州之中爲第五等也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後賦王畿之地天子自治場圃園田漆林之類皆征之賦非盡出於田故先賦後田

恒衞既從大陸既作

恒衞二水名恒水一名長溪源出今直隸省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自正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迤邐流經大派山爲大派水亦曰沙水又東南至保

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于唐水唐水即滱水也衞水今名雷溝河出正定府靈壽縣艮同郜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從其道也大陸有澤一名廣阿澤跨今保定府東鹿縣趙州隆平縣寧晉縣深州上承滹沱滏陽漳唐諸河水滙爲巨浸又東北流爲新漳河至順天府大城縣爲子牙河至天津衞入海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穿山而流及過信洚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故謂之大陸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故平地之廣衍亦可耕也恒衞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成功於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謂海中可居之地也北地苦寒水患既平故海曲之夷獻其皮服

夾右碣石入於河

夾挾也冀都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東西南不必書惟北方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

顧碣石如在挾腋碣石即今山東省武定府海豐縣之馬谷山蓋此山在古九河之下合禹貢入河入海之文蔡傳泥於古訓不足憑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距濟西距河北濱海南接徐豫之境當河之下流在河之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故常潰決禹自其曲處導之用工尤難濟河見導水今山東省之東昌府及兗州府之陽穀縣壽張縣曹州府之鄆城縣濟南青州二府西北境直隸省

之大名府及正定河間二府東南境河南省衛輝府之輝縣滑縣皆古兗州地也

九河既道

九河爾雅釋水曰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蔡傳不遵古訓並違朱子獨據曾旼之說合簡絜為一而以其一為河之經流非是九河故道今考直隸省天津府滄州之西河間府交河縣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即漢書地理志所謂滹沱河是也山東省濟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

東北經陵縣德平縣武定府之商河縣樂陵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即馬頰河是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鬴河東北至武定府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蘇河東經寧津縣滄州慶雲縣至海豐縣入海天津府南皮縣城外有簡絜河又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濟南府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河間之吳橋寧津濟南之德平武定之樂陵天津之慶雲諸縣界至武定之海豐縣大沽口入海

其大史河據齊乘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顯跡然非無據之言蓋九河自春秋已湮廢遷徙漢唐以來諸儒訪求古跡就所見之斷港絕潢指為某河某河似乎是非不可知然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攷之於古驗之於今是亦可信也已

雷夏既澤

雷夏澤名澤者水所鍾也既澤云者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茲則高地水盡復為澤也山海

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在今山東省曹州府荷澤縣東北水經注所謂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者是也

灉沮會同

爾雅釋水曰水自河出為灉濟為濋晁氏曰沮有濋音則濋即沮也二水俱在今山東省曹州府濮

州西北四十里平地宋時河決曹濮間灉沮之源
適當其衝久而泥滓塡淤二水遂湮蔡傳乃欲以
汳睢當之非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按
河濟爲兖州二大水灉沮其支流也二水並治而
兖境無復水患矣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兖地宜桑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衞遷於帝丘杜預
云今東郡濮陽縣也鄭康成樂記註曰今濮水之
上地有桑間者按濮陽即今濮州在濮水之北是

有桑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
後可蠶爾雅釋邱曰非人爲之邱孫炎曰地性自
然也兖在兩大流之間少山而夾川地多卑下洪
水困民尤甚民皆依邱而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繇茂也條長也九州之勢西北多
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爲宜不待書也兖徐揚
三州居河濟江淮下流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
水土既平則爲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三州特言草
木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兖賦最薄言君天下
者以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兖當河下
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
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
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周禮天官大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蓋諸侯各獻

其土之所有於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兖地宜
漆宜桑故貢漆絲篚竹器筐屬也古者幣帛之屬
盛以筐篚而貢焉織文者織綵爲文錦綺之屬以
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
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因水入水曰達兖之
貢賦浮濟浮漯以達于河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
達帝都矣蔡傳據地志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

千乘入海今山東省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土河按禹城卽漢之高唐縣漯水本出於此又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漯河高苑卽漢之千乘縣漯至此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史記禹厮二渠以引其河註云其一則漯川者是也東北流經今曹州府朝城縣卽漢之東武陽縣縣南有漯河陂廣十餘里卽其地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山東省泰安府北至若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之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四縣南境又泰安府之肥城縣濟南府之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七縣又泰安府之萊蕪東阿平陰二縣北境皆古青州之地其東北跨海則　盛京之奉天府訖朝鮮國也

嵎夷既略

嵎夷今朝鮮地卽高麗國與登州府臨海相對略者經略爲之封畛左傳昭公七年天子經略杜註經營天下略有四海蓋聚土爲封曰略可與樹藝而爲之封可立溝塗而爲之畛經略東方盡嵎夷之地舉遠見近青州之土悉乎矣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出今山東省沂州府莒縣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卽濰山也東流逕青州府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鎭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卽原山也其山接濟南府章邱淄川及泰安府萊蕪三縣淄水出於山之東谷東北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淸水泊入海其道者氾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與上文禹爲之道言既道者不同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愼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皆鹹地可煑爲鹽者也此州土有

二種平地色白性墳海濱則瀰望皆斥鹵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第四等也按九州雍田第一青徐即次之後世謂秦得十二亦言其地利之饒非獨形勢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
厥篚檿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畎谷也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硃砆之屬岱山

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萊夷萊山之夷左傳宣公七年齊侯伐萊杜註萊黃縣是今案黃縣屬登州府有萊山即古萊子國則萊夷當兼登萊二府不獨萊州也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惟東萊有之以爲繒亦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今泰安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于泰安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舊皆由東平州西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于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邨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於濟寧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禹時貢道則由汶達濟不言河者因於兗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

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爾雅釋地濟東曰徐州商無徐並青於徐也周禮夏官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周無徐并徐于青也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三邊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則嫌于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始別今江蘇省徐州府海州及贛榆縣淮安府之清河安東桃源三縣安徽省鳳陽府之宿州及懷遠虹靈璧三縣又泗州與五河縣山東省兗州府

之濟寧州及滋陽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汶上嘉祥鄒滕嶧十一縣沂州府及莒州郯城費沂水蒙陰日照五縣曹州府之鉅野縣泰安府南境及平州新泰縣萊蕪縣平陰縣南境青州府諸城縣南境皆古徐州之域也

淮沂其乂

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源出豫境至徐揚之間始大氾濫爲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于徐言之沂水非一酈道元謂水出尼邱山西北經魯之雩門按尼邱山在今曲阜縣東南此曾點浴沂之沂水出

太公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按武陽即今沂州府費縣東西入泗俗謂爲小沂水惟鄭康成以爲出沂山或云臨樂山酈道元以爲出艾山其實即今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蓋一山而有支阜之異名也沂從此出南至下邳西南入泗乃禹貢之沂其水尤大周官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按泉源注海曰川可陂障以灌溉曰浸周無徐兼于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徐之川浸莫大於淮沂淮乂則自泗而下凡川可知沂乂則自沭而下凡浸可知矣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即論語之東蒙詩經奄有龜蒙在今沂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與龜山相連西南接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陽爲費陰爲蒙陰以其居魯地之東又名東山孟子所謂孔子登東山而小魯是也羽山即堯殛鯀神化黃熊入羽淵處在今海州贛榆縣西北八十里其藝者言可施功種藝

與既藝言已開墾者不同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一名鉅野在今曹州府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周官職方氏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野禹時蓋在徐之西兗之東周無徐故專屬兗案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菏北爲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爲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豬停水處也往前漫溢今停爲澤又按鉅野自漢以來

屢遭河患衝決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已非禹
時舊迹逮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地及河南徙
澤遂涸爲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

東原厎平

東原漢之東平國在徐西北謂之東者以在濟東
故也故景帝時亦謂濟東國禹志大野東原皆所
以志濟卽今泰安府西南境及東平州皆是厎平
者水患既去而厎于平後人以其地平故謂之東
平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埴膩也土黏泥如脂之膩周官考工記有摶埴之
工老子曰埏埴以爲器葢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摶
可埏漸進長也言日進於茂而不已包爾雅釋言
曰稹也孫炎註曰物叢生曰包詩云如竹包矣言
其叢生而稹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
蠙珠暨魚厥篚元纖縞

徐土雖赤五色者間有之故制爲貢逸周書作雒
解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
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
侯鑿取其方面之土包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
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
也羽畎羽山之谷翟雉也雉具五色羽中旌旄夏
翟者周官有夏采染人之職秋染夏鄭康成曰染
夏者染五色也嶧山名一名葛嶧山在今徐州府

邳州西南俗名距山以與沂水相距也山南曰陽
孤桐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泗水名出今兗州府泗
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濱水旁也
浮磬泗水旁近有石浮生不根著于土可取爲磬
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南北近海之
夷民蠙卽蚌暨及也珠爲服飾魚爲祭祀元赤而
有黑色黑經白緯曰纖縞皓也皆繒之名

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貢道自淮入泗自泗入沛入漯以達河當在

菏澤以東若菏澤以西泲水屢見屢伏與河無相通之理泗水安能達河蔡註引許慎之說乃漢周以後水道不可爲禹時之証其謂泗之上源自濟可以通河亦未明晰

淮海惟揚州

爾雅釋地曰江南曰揚州此言淮海蓋北距淮東南至海今江蘇省江寧揚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六府淮安府之山陽鹽城二縣安徽省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六府鳳陽府之鳳陽縣臨淮

鄉定遠縣壽州滁和廣德三州潁州府之霍邱縣泗州之盱眙天長二縣河南省之光州及光山固始二縣湖北省黃州府之蘄水縣羅田縣廣濟縣黃梅縣蘄州廣東省廣州府惠州府潮州府嘉應府之北境及浙江江西福建三省皆是也

彭蠡旣豬

彭蠡湖名在今江西省南昌府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吞吐迴迴

四百五十里亦曰鄱陽湖者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又稱在南康府都昌縣者爲東鄱湖在南昌府南昌縣者爲西鄱湖詳見導水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雁也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禽鳥得遂其性也

三江旣入

按三江孔安國班固韋昭桑欽郭璞顧夷諸說不

一惟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居中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宋蘇軾實宗其說蔡傳專主庾仲初吳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力排蘇軾說且曰大江合漢與彭蠡之後又千餘里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不知三江云者因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而言之非截然指爲三也蔡傳又云禹貢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揚州大江無俟濬治故在所不書不知禹

貢所紀皆成功而施功初在其中當洪水氾濫之後大江自彭蠡以東至入海處其間豈無泥沙擁塞謂之無施勞可乎況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可証也

震澤厎定

大澤蓄水南方名曰湖震澤太湖也古名具區爾雅釋地曰吳越之間有具區周官職方氏曰揚州藪曰具區是也今江蘇省蘇州府之吳縣吳江震澤三縣常州府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省湖

州府之烏程長興二縣皆其所分隸也震如三川震之震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厎定者言厎于定而不震蕩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爾雅郭璞注曰竹澗節曰簜敷布也水去竹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溼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玉名詩大雅公劉之篇曰何以舟之惟玉及瑤琨石之似玉者可爲禮器篠之材中于矢之笴簜之材中于樂之管亦可爲符節周官掌節凡邦國之使節皆金也以英簜輔之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楩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蔡註謂葛

越木緜之屬按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于羅紈織貝錦名織爲貝文詩小雅巷伯之篇曰成是貝錦是也按絲不染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染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橘柚果名橘小柚似橘而大味尤酸皆不耐寒故包裹致之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左傳文公十年云沿漢泝江泝逆沿順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註云于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在今江蘇省揚州府江都縣東二里江淮之通始此至隋人又從而廣之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又按揚之貢在北者可逆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則與徐州同貢以達于河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荊州之荊山南盡衡山之陽荊衡各見導山今湖北省之武昌漢陽安陸荊州施南五府及襄陽府之南漳縣德安府及隨州南境黃州府之黃岡黃安麻城三縣湖南省之長沙岳州寶慶衡州常德辰州永州七府郴靖二州四川省夔州府之南境廣西省桂林平樂梧州三府鬱林州南境皆其地也

江漢朝宗于海

荊州之水以江漢為大詩小雅四月之篇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其水發源于梁荊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荊據上遊之會兩水合流力大勢銳不至海不已故曰朝宗周官大宗伯之職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皆諸侯見天子之名假以言水猶詩小雅沔水之篇曰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是也

九江孔殷

九江在今湖南省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縣及澧州安鄉縣西南接常德府龍陽縣東南接

長沙府湘陰縣為湖南眾水之滙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淵是在九江之間離騷曰邅吾道兮洞庭洞庭波兮木葉下皆謂此也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按下雋即今湖北省武昌府通城崇陽二縣地故宋之曾彥和以沅漸無辰敘酉湘資澧九水皆合洞庭東入于江是九江中蔡氏遵之朱子考定九江則去無澧而易以瀟蒸二水大抵皆主洞庭之說也

沱潛既道

爾雅釋水曰漢爲潛江爲沱謂水自江漢出者也荆梁二州各有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于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按荆沱有二說漢書地理志云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顔師古曰沱卽江別出者也水經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注云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沱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枝江今屬荆州府而沱不可考又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

此所謂沱也漢之華容非今岳州府之華容卽今荆州府監利石首兩縣地夏水自今荆州府江陵縣東南受江水故曰中夏口經監利縣沔陽州界入漢水以其冬竭夏流故名夏水潛水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田蘆洑腦分流遶城東南一支通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南流至拖船埠入漢水此荆州之潛也

雲土夢作乂

唐以前作雲夢土作乂太宗得古本尙書改爲雲土夢作乂周官職方氏曰正南曰荆州其澤藪曰雲夢司馬相如子虛賦曰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左傳昭公三年王以田江南之夢定公四年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是雲夢固楚之大澤合言則一別言則二其所連亘者廣矣以漢書地理志考之則荆州府監利石首二縣有雲夢澤安陸府荆門州黄州府蘄州及黄岡麻城二縣皆有雲夢宮以水經注考之安陸府京山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東逕監利縣南

縣土卑下澤多陂陁西南自安陸府沔陽州東界逕漢陽府漢陽縣爲雲夢之藪大約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古之雲夢正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地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土與揚同田只加一等賦爲第三等者地潤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元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周官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荆州其利丹銀齒革是荆揚所產雖大抵相同不無優劣荆先言羽毛者善者爲先也杶似樗柰可爲琴亦作櫄左傳襄公十八年孟莊子斬其櫄以爲公琴幹木之可爲弓幹者周官考工記弓人凡取幹之道七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爲

下栢葉松身曰栝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砮石中矢鏃丹丹砂也箘簵美竹一名簬風楛中矢笴魯語曰肅愼氏貢楛矢石砮戰國策曰趙襄子居晉陽患無矢張孟談曰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請發而用之則箘簵之勁不能過也箘簵楛二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其有名者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左傳僖公四年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葢束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謂之縮酒今沅州府麻陽縣東有包茅山出三脊茅卽楚入貢者旣包又匭者示敬也周官天官染人夏纁元爾雅釋器曰三染謂之纁攷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鄭注云纁者三入而成元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不圓者組綬類佩玉所懸尺二寸曰大龜史記龜策傳龜千歲滿尺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偶得之則使納錫于上納錫下貢上之辭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順流而下曰浮自荆州順江流以入沱自沱順流以入潛自潛順流以入漢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葢貢道悉隨貢物所出之便故有不逕浮江漢兼由沱潛者期于便事而已

禹貢今釋卷下

當塗芮日松夾喬纂輯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今河南省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及汝州直隸省大名府之東明長垣二縣山東省曹州府之曹單城武定陶四縣安徽省潁州府之亳州及潁上太和蒙城三縣湖北省襄陽府之襄陽宜城棗陽穀城光化五縣及均州隕陽府之隕縣保康縣及隕

西縣東境德安府之隨州北境皆其地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出今河南省陝州盧氏縣熊耳山至河南府偃師縣南入洛洛水出今陝西省商州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葢伊瀍澗入洛而洛入于河也

滎波既豬

滎波即滎澤在今河南省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古城村孔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地爲滎澤在其縣東葢濟水伏流地中絕河而南溢爲巨澤自來馬鄭王本波并作播伏生今文亦然葢皆作一水其以爲二水則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引職方氏其川滎雒其浸波溠及爾雅水自洛出爲波爲証蔡註因之然按究經義實泥而鮮通葢上言導洛此言導濟不當又及洛之支流也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古濟水所滙在今山東省曹州府東南及定陶縣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水經謂南濟東過寃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釋地曰宋有孟諸周官夏官職方氏青州其澤藪曰望諸鄭註云望諸明都也聲轉字異正是一地在今河南省歸德府商邱虞城二縣界有孟諸臺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爲湄臺葢澤中有臺也菏水衍溢導其

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其色雜也元而疏者謂之壚呂不韋曰凡耕之道必始于壚爲其寡澤而後枯地有高下高則壤而沃下則墳壚而瘠故别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凡錯字在上者高一等在下者低一等觀冀州及此可見皆在本品之中若出本品則變文如揚州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周官地官載師曰惟其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周官職方氏豫州其利林漆絲枲史記貨殖傳曰陳夏千畝漆周以爲征此乃貢者豫州在周爲畿內故征而不貢在夏爲畿外故有貢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紵亦麻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今紵布皆用此纖細也纊細緜也磬錯治磬之錯也詩小雅鶴鳴之篇曰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非所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去冀甚近其東境逕自入河西境則因洛滙衆流入河卽資之爲貢道亦最直捷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卽西嶽在豫州界內當梁雍之東其南爲梁其北爲雍黑水其源發於西番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流至塔城關入雲南省麗江府境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卻鄉北

卽金沙江打冲河自鹽井衛來會之又東入四川省境逕會川衛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流逕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逕敘州府南入岷江今陝西省之商州漢中府興安州階州秦州之徽縣兩當縣湖北省鄖陽府之房竹山竹溪三縣鄖西縣西境及四川全省皆古梁州之地也或言蜀中秦以前未通中國至秦鑿山開道關塞始通恐止言金牛一道耳若他處則禹之故跡多可見也

岷嶓既藝

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省鞏昌府岷州以西大山重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川省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脈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北西蕃界之浪架嶺漢書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是也嶓冢山有二一在陝西省漢中府寧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卽導漾之嶓冢一在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

支脈隱然聯屬郡縣志所謂隴東之山皆嶓冢是也川原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四川省成都府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灌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按宕渠卽今順慶府廣安州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潛谷水西南入漢按安陽卽今陝西省漢中府洋縣又按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嶓之藝導漾導沱則江悉矣導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蔡蒙旅平

蔡山在今四川省雅州府東五里亦名周公山蒙山在雅州府名山縣西五里接盧山縣界祭山曰旅旅陳也陳其祭祀以祈焉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和夷厎績

雅州府滎經縣北九十里有和川水從羅巖古蠻州來也和夷者和上夷所居之地蔡注以夷爲嚴道以西之夷道按嚴道卽今滎經縣滎經以西無夷道也厎績者見水治而地之險且遠者無不奏效耳

厥土青黎

黎黑也不言質者質不一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等第九等也凡九
州之賦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
退以通節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
璆玉磬卽鳴球也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
也砮石磬也梁之利鐵多於銀後世蜀之卓氏程
氏皆以鐵冶富儗封君梁地多山故多獸熊羆狐
貍之皮製之可爲裘其毳毛織之可爲罽也徐貢
浮磬豫貢磬錯此州貢玉磬又貢石磬可知當時
樂器磬最爲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淸濁小大之
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一名嵹臺山在今甘肅省洮州衛西番
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桓水名一名白水水經曰
西傾之南桓水出焉在今甘肅省鞏昌府岷州東
南分水嶺至四川省保寧府昭化縣東入西漢水
卽潛水也沔水一名沮水據漢書地理志水出武
都郡沮縣東狼谷按沮縣卽今陝西省漢中府略

陽縣東南至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酈道元
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自西漢遡流而屆
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
入漾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
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葢褒水通沔
斜水通渭經言沔渭不言褒斜因大以見小也總
之貢道于西傾之山因桓浮潛由潛達沔由沔達
褒褒不與斜通故舍舟而陸以由斜入渭由渭而
絕流以渡于河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據西河黑水出西塞外南
流至甘肅省蘭州府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通
河是也河曰西河主冀都而言今陝西省西安鳳
翔延安榆林四府乾邠二州同州府之朝邑郃陽
澄城韓城白水華州華陰蒲城諸州縣甘肅省蘭
州平涼慶陽寧夏鞏昌甘州六府秦州之秦安淸
水禮三縣洮州廳以及從前之莊浪諸衛所其在
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古

雍州之境也

弱水既西

弱水在今甘肅省甘州府山丹縣西即山丹河也源出縣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張掖縣西北二百里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東北至府北迤邐至塞外入居延澤其餘波溢入流沙也水皆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

涇屬渭汭

涇水出今甘肅省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笄頭山笄亦作雞一名崆峒山東至陝西省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渭水出今甘肅省蘭州府渭源縣西鳥鼠同穴山東至陝西省同州府華陰縣入河汭水地志作芮出平涼府華亭縣有二源北源出湫頭山之朝那湫南源出齊山亞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周官夏官職方氏曰雍州其川涇汭詩大雅公劉之篇曰芮鞫之即皆謂是也屬連屬也雍州之水惟涇居中上屬于汭而下屬于渭順勢而入于河故謂屬渭汭者涇其實納經者渭也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出今陝西省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與沮水合沮水出陝西鄜州中部縣西南流經宜君縣及西安府同官縣界會漆水東流入富平縣界名石川河西南流至臨潼縣北交口鎮入渭水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于渭也

灃水攸同

灃地志作酆灃水源出陝西省西安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紫閣峯而下至咸陽縣東南入渭水同者同于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岐二山名荆山在陝西省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岐山說文曰山有兩岐因以名焉在陝西鳳

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周自大王居岐之陽文王時鳳鳴于山山之南有周原焉終南山名水經註曰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亦曰大白山曰大乙山乙又作壹作一在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緜亘八百餘里惇物據漢書地理志云古文以爲垂山在右扶風武功縣按武功卽郿縣而圖志不載是山惟胡渭禹貢錐指以爲卽太乙之北峯在縣東四十里者是也鳥鼠山名俗呼爲青雀山地志謂同穴之枝山也

爾雅釋鳥曰其鳥爲鵌其鼠爲鼵郭璞註曰鼠在內鳥在外同穴山中孔氏尙書傳云共爲雄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其山在今甘肅省蘭州府渭源縣西二十里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泛言之也而陝西省西安府城南實有其地詩大雅公劉篇云度其隰原卽指此豬野在今甘肅省涼州府鎭蕃縣東北八十里卽漢書地理志所云休屠澤也地勢有高卑水落有先後山既治矣由是廣平之原厎于績焉原既治矣由是下濕之隰厎于績焉隰既治矣由是豬野之澤厎于績焉治水成功自高而下弱水至攸同言水之常變者得其平也荆岐至豬野言地之高下者得其平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山海經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也廣員百里在今甘肅省安西州敦

煌縣南三十里山有三峯故曰三危宅造廬舍定疆埸也敘遷善改過革其凶頑也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既宅則地之遠者得其平三苗大有功敘則人之頑者從其化

厥土惟黃壤

色莫尊於黃土莫貴於壤雍土得其常性故田上上揚荆塗泥故田下下中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漢東方朔曰關中之田號爲畝直一金故田第一

等而賦第六等者州境濶遠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爾雅釋地九府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按崑崙山在今甘肅省肅州西南正雍州境璆與球同說文曰玉磬也書曰戛擊鳴球琳美玉也山海經海內西經謂崑崙南服常樹其上有三頭人伺琅玕樹郭璞傳曰琅玕子似珠莊周曰有人三頭遞臥遞起以伺琅玕與琅玕子謂此人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山名在今甘肅省蘭州府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括地志云山勢峭拔下臨黃河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於此杜祐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按龍支卽今甘肅省西寧府與河州接界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爲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尙千餘里其說葢本於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之支其實禹施功之始卽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葢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出玉故命張騫求之且按古圖書乃名河所出爲崑崙後人遂并積石亦失其實耳龍門山名在今陝西省同州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大河之西東與壺口隔水相望西河冀之西河也會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

逆流曰會雍之貢道有二一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鄭康成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是崑崙析支渠搜皆因山名以爲國號者也析支今西番在甘肅省蘭州府河州西應劭曰禹貢析支在雍州河關之西東至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渠搜涼土異物志云古渠搜

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云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是渠搜當在西域蔡氏以爲近朔方之地非也三國皆貢皮服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卽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柱析城至于王屋大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底此下言導山禹之治水隨山刋木凡山之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者必表識其名謹而

書之以見施功之次第及則相距之近者也至則相距之遠者也逾者雍冀之間河流間斷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入于海者諸山之水至此皆入海也岍山在今陝西省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爾雅釋山河西嶽周官職方氏雍州其山鎭曰嶽山中庸載華嶽而不重國語名西吳管子作西虞前漢書名吳山後漢書名吳嶽山皆謂是山也又寰宇記云岍山汧水所出故隴州舊有汧源縣雷首山在今山西省蒲州府南三十里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卽舜所耕之歷山伯夷叔齊所隱之首陽山左傳趙宣子所田之首山又名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厎柱石在今河南省陝州東四十里大河中流其形似柱亦名三門山蓋分天門地門人門惟地門不可過析城山山峯四面如城在今山西省澤州府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山山有三重其狀如屋在今河南省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大行山延袤千餘里起于河南省懷慶府濟源縣迤而東北跨

山西河南直隸界恒山卽北嶽爾雅釋山河北恒周官職方氏并州其山鎭曰恒山在今直隸省定州曲陽縣西北岐荆壺口諸山已見各州者茲不復釋後倣此禹之治水始于雍州至雍之東境踰河入冀州西境遂由西而南而東使水入海蓋順地勢之高下山勢之經緯水勢之源流也馬融王肅有三條之說鄭康成有四列之名蔡註皆不從惟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江河爲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此則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朱圉山在今陝西省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俗呼白巖山大華山爾雅釋山曰河南華又曰華山爲西嶽周官職方氏河南曰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在今陝西省同州府華陰縣南二十里山海經曰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千里熊耳山見豫州伊水釋外方卽嵩山爾雅釋山曰山大而高嵩又曰嵩高爲中嶽詩大雅云崧高爲嶽其山東謂之大室西謂之少室相去十七里嵩

其總名也在今河南省河南府登封縣北七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縣亘一百五十里桐柏山一名大復山在今河南省南陽府桐栢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北省德安府隨州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陪尾山在今山東省兗州府泗水東五十里按孔傳淮出桐柏經陪尾今德安府安陸縣北橫山漢志所謂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者也淮水不經此山下吳澄書纂言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葢此是也以橫尾爲陪尾非是互見泗水下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卽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荊山南條之荊山也在今湖北省襄陽府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左傳昭公四年荊山九州之險也卽此其上有抱璞巖相傳卞和所居內方山卽章山水經沔水自荊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酈道元注云禹貢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也

在今湖北省安陸府鍾祥縣西周迴百餘里接荊門州界大別山一名翼際山一名魯山左傳定公四年吳自豫章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葢近漢之山舊有魯肅祠山之陰有鎖穴卽孫皓以鐵鎖截江處在今湖北省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水西岸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衡山爾雅釋山曰江南衡注云衡山南嶽周官職

方氏正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在今湖南省衡州府衡山縣西北敷淺原案朱子九江彭蠡辨云敷淺原說者以爲漢歷陵縣之傅易山在今江州德安縣爲山甚小而庳不足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爲宜耳按廬阜以匡裕結廬得名在今江西省九江府德化縣南山北隸南康府星子縣其山雖高而其中原田連亘人民奠居故有敷淺原之名

至德安縣之敷陽山即博陽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爲敷淺原也舊說所以不可信蔡氏遵師說而復以無可考據爲疑殊不可解過猶逾也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言導水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于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又山水皆原于西北

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合黎山一名羌谷一名要塗山在今甘肅省甘州府西北四十里緜延而西接高臺鎮彝二縣界流沙在合黎之西即今甘肅省肅州嘉峪關外索科鄂模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到處有之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之辨諸家紛如今攷地圖禹貢之黑水有三

不必强合水經註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今甘肅省甘州府即漢張掖郡又云至于敦煌今甘肅安西即漢燉煌郡此雍州之黑水也漢書地理志犍爲郡南廣註云汾關山符黑水所出今四川省敘州府南谿縣即漢南廣縣又云北至僰道入江即今敘州府唐樊綽以麗江爲古黑水云羅些城北有三危山按羅些城在今雲南省麗江府北境其水從山南行上流出吐蕃界薛季宣謂瀘水爲黑水引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即若水出姚州徼

外吐蕃界中按姚州卽今雲南姚安府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是也乃薛以麗江之說爲非不知瀘水至姚安府大姚縣卽合金沙江會流入岷江樊氏之說原與漢志相合此梁州之黑水也宋陳大昌以瀾滄江爲黑水按瀾滄江在今雲南大理府李元陽黑水辨亦云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滇之瀾滄足以當之而元史載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並黑水以至其國吳任臣山海經註亦以瀾滄爲古黑水此導川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其源

在黃河之北此黑水及梁州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之南有截然不相紊者也瀾滄江其源發于西蕃諸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日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爲漾備江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寧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至三危卽得南海之故道其間數千里可不加人功修治水遂從此達海故云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其實三危距南海甚遠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爾雅山海經淮南子水經皆言河出崑崙漢武帝時張騫使西域度玉門陽關三百餘里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趍于闐滙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然不覩所謂崑崙也唐穆宗時劉元鼎使吐蕃得河源于悶摩黎山指爲崑崙似亦未確至宋史

河渠志乃謂河統崑崙在貴德西寧之地按貴德卽今甘肅省蘭州府之河州西寧卽甘肅西寧府此間焉有崑崙元至元十七年世祖命招討使都實往通互市自河州行五千里得河源還圖以聞又使其弟濶濶出馳奏翰林學士潘昂霄從出得其說撰河源志言土蕃朶甘思之西鄙有泉百餘泓沮洳渙散方可七八十里從高視之燦若列星名火敦腦兒卽星宿海也是爲河源又言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

塔即崑崙也夫雪山豈是崑崙則數千載所不能得者元雖得之仍不覩所謂崑崙也葢崑崙在今西蕃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河出巴顏喀拉山東名阿勒坦郭勒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泓錯列如星即元史所謂星宿海也自是流數千餘里經積石山至河州入中國界乃至龍門華陰華山之北孟地名即今河南省懷慶府孟縣縣之南十八里有津渡名河陽渡又

名富平津武王師渡孟津即此葢河流至此其勢稍緩故可横舟而渡也洛汭洛水之内左傳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館于洛汭即此在今河南省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過之山再成曰伾大伾在今河南衛輝府濬縣東亦名黎陽山洚水出今山西省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城縣入濁漳水由是濁漳亦名洚水河自周乞漢業已漸徙東南非禹舊跡蔡註引地志魏郡鄴縣即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云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洚瀆自今直隷省廣平府入冀州南宫縣界貫穿冀州界故河流北向而過之逆河以海水逆潮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爲九下同爲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漾水出自嶓冢東至今之陜西省漢中府南鄭縣

南爲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興安州白河縣入湖北省界又東流經鄖陽府鄖縣至襄陽府均州爲滄浪之水又東南流歷穀城光化二縣至襄陽縣城北大堤及樊城南與三洲口東所謂過三澨也按說文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蔡傳以爲水名恐非也由是折而南流經安陸府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陽府漢川縣至漢陽縣大别山合岷江彭蠡古今載記皆謂即今之鄱陽湖朱子作辨獨取鄭樵之說謂經文東滙以下

十二字爲衍文蔡傳因之後來諸儒或信經文或從朱蔡但古今水道遷移安能歷久悉合畢竟仍以經文爲主意滙者迴也下流泛濫水勢洄漩渟蓄遂瀦而爲澤章潢謂今每歲春夏江漢水漲則湖口倒流入彭蠡以上達豫章郡故經不循他州之例曰至曰于而變文言滙其意亦可見矣漢爲北江在今江蘇省通州入海二言爲者明非他水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迆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江水出今四川省龍安府松潘衛北西蕃界源有三支正支自浪架嶺南流東支自弓槓口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茂州汶川縣至城都府灌縣離堆岐爲數十股滂沱南下左抱成都府所謂東別爲沱也西環崇慶州泉流以次會于新津縣南又南行逕眉州嘉定府至敘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保寧府西南之嘉陵江涪江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經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北界東南流至荊州府枝江縣又東流至府城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至澧州慈利縣所謂東至于澧也遂南流至岳州府巴陵縣所謂過九江至于東陵也遂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湖北省黃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省界至九江府湖口縣與南江合所謂東迆北會于滙也遂入安徽省安慶府界爲中江經池州府太平府江蘇省江寧府揚州府界至通州入海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發源王屋山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溫縣亦屬今懷慶府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滎即豫州滎波爾雅釋邱再成爲陶邱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邱按定陶縣屬今山東省曹州府菏即豫州菏澤謂之至者其澤自有菏脈濟特至之耳汶即青州之汶濟合汶後至今青州府博

與縣入海濟性悍疾伏見無常初見王屋遂伏再
見而爲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爲滎三伏而穴地
四見而出陶邱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發源胎簪山即桐栢之支峯也舊說謂山下
有井淮源所出其實循山麓南上約十六七里有
水一泓土人指爲淮池尚非初源必延緣細徑而
上又十餘里至山頂有大石盤陀廣十餘畝石旁
凹處成潭徑丈許泉從石間出深尺餘若汲乾積

水旋涸旋盈乃爲淮瀆眞源東流至光州東北會
汝水又東由固始縣入安徽省潁州府界又東流
至潁上縣東南淝水入之又東北至鳳陽府懷遠
縣合過河又東經泗州五河縣合澮河又東經州
城南盱眙縣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江蘇省
淮安府清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
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
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此現在之水道也若禹時
江淮未通則東會徐州泗沂盍沂至今之徐州府
邳州入泗泗至泗州乃入淮緣二水均與淮相敵
不以沂旣入泗而沒其名故云東會泗沂入海則
在今之淮安府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
沮入于河

此言渭水自西而東之次灃涇漆沮皆入渭渭入
河東會于灃即灃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
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旣從也灃涇大與渭並故
曰會旣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

于雍而自源徂流言于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
于河

熊耳山有三一在陝西省商州雒南縣南據十道
山川攷謂即禹貢導洛之熊耳蔡氏豫州伊洛瀍
澗注以爲冢嶺山或熊耳亦名冢嶺歟一在河南
省河南府宜陽縣西水經註曰洛水之北有熊耳
山雙巒競舉狀同熊耳不與禹貢導洛自熊耳同
也一在陝州盧氏縣西南五十里據河南通志謂

即禹貢導洛之熊耳蔡氏註此謂洛出冢嶺禹只自熊耳導之則冢嶺熊耳實兩山也凡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此禹貢立言之例凡導川皆決而委之于海天下之水在北莫大于河在南莫大于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故以是終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

攸所也九州所同下文總目自四隩至四海皆同之事也隩隈也涯內近水之地既宅者四海之隩已可宅居九山九川九澤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也九州之山始則刊木終乃祭告舉兩端以該中間也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陂障也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潰決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普天下莫不平治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大也蓋水於天地間爲物最大水得其性則五行皆得其性故六府大修即大禹謨所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是也庶土衆土也謂九州之爲壤爲墳爲壚爲埴爲塗泥者皆相參而辨其等使各正焉厎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賦之入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皆品節之以上中下於上中下之中又各有三等復有上中下錯而總之爲三壤也中

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于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錫土姓

水土平貢賦定任人以治之乃州十有二師咸建五長之事於是錫土以立國即左傳隱公八年所謂胙之土也錫姓以立宗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深明禹以勤德率諸侯而諸侯各迪有功之意

也台朕皆我也距違也土姓旣錫治定功成斯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甸治田也服事也規方千里之內其民主爲天子治田事故謂之甸服就甸服又細分之內百里爲最近其賦納禾稾之全故曰總銍刈禾之短鎌詩云奄觀銍刈半稾也秸半稾之去皮者也郊特牲云莞簟之

安而稾秸之設自百里而二百里則納稾之半自二百里而三百里則納半稾而去其皮服則統前二者而言也蓋三百里內去王城皆近非惟納賦又使服輸將之事也九數有粟米之法爲粟二十㪷爲米十㪷桓十四年穀梁傳曰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供米物皆粟米之辨也四百里則遠五百里尤遠故納賦爲精粗又如此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則侯國之服也采者卿大夫之采地男邦小國諸侯次國大國自三百里而往皆諸侯也先小國則弱有所依而小得以安內附後大國則內無所逼而大可以禦外侮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者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則安服王者之政教也綏服內王城外荒服介于其間故內三百

里則揆度文治以安王化外二百里則奮揚威武以衛天朝罔不心悅誠服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者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約也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已皆蠻夷然猶近中國故取要約之義不一一治之特羈縻而已蔡放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說文作𣏟云𣏟𣏟散之也蓋流散罪人放置于此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者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則荒野而不可要治矣其所以處罪人者與蔡無異特罪較重則地較遠而流於此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者也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上言五服

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治制有限而教化無窮朔南雖不言所至然合下文訖于四海觀之則四方皆至于海矣惟西獨言被于流沙者以水之西流至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正名其爲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爲贄故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元云

禹貢正詮四卷

〔清〕姚彥渠撰

清光緒十一年姚丙吉刻本

按自序暨俞楊王沈敍文題辭皆作正詮乃莫氏書簽誤作正銓其版心遂無一不從金者此雖一時未悛然終不免為全書之玷志之以徵校勘之宜審

甲寅夏五三日 繼濤氏記

禹貢正銓四卷

同治庚午初秋
獨山莫友芝檢

序

六經有尚書經也而實史也其禹貢一篇郎史家地理志之權輿觀漢志之詳列禹貢地名可見矣惟古今水道遷變不同自漢唐以來郡國地名又沿革不一於是說禹貢者愈久而愈棼

本朝崇尚實學巨儒輩出朱氏鶴齡始爲長箋視宋毛晃之禹貢指南程大昌之禹貢論有過之矣及吾邑胡氏錐指出採葺𥤮富辨論詳明海內推爲絕學徐氏彙箋彌補其後未足與之方駕也故自有胡氏之書說禹貢者可以無作矣然其書𥤮重初學苦不能讀余幼時受禹貢止讀蔡氏集傳而已有不能背諷之虞煩師長檟楚每思節取古義附錄時賢論說以成一書務令言簡意明使初學易以成誦而因循未果乃今讀歸安姚巽園先生禹貢正詮歎其先得我心先生自序稱古義新解擇善而從敘次詮釋先後貫穿取便童蒙佔畢此誠初學讀禹貢者之善本也其書於渭汭不從蔡傳以汭爲水名於陽鳥不從林之奇說爲地名卓然不爲曲記所惑惟說夾右碣石引一說云夾郎古陜字總敘冀州貢道西自陜右東自碣石俱已入於河此則剌取之偶疏者說文邑部之郟郎今河南汝州之郟縣至左傳定鼎郟鄏之郟則在今洛陽縣俱不得爲冀州西境也說文又有陜字云宏農陜也此字從夾與夾迥異不得謂夾郎古陜字蓋博采羣書小有疏舛昔賢著書皆所不免足見其網羅放失之意不得爲是書病也又此數語乃寫定後添注上方者或後人竄入非先生本文余在吳下晤先生之從弟少楨

太守因得卒業此書輒書數語以識景仰之私并辨及此條書不欲使讀先生書者滋其疑義也德清俞樾

序

禹貢一書言地理者祖之歷久沿革學者或不能盡通余服膺胡朏明禹貢錐指援證最詳然浩博難讀辟諸望洋茫無涯涘也今得姚巽園先生禹貢正銓言簡而明如辨禹時故瀆漳自入河駁徐氏會箋漳不入河之非辨兗南貢道由濟入漯達河駁正義從漯入濟自濟入河之誤辨浮於淮泗達於河當依說文作菏皆精卓不磨俞蔭甫太史摘夾右碣石一條誤認郟字爲先生疵其實先生明言備一義不以爲正論也惟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先生謂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此經所敘乃東漢水不得以西漢之山源冠東漢水首案班孟堅漢書志鄭康成尚書注皆謂東漢西漢同出嶓冢西漢者別於漢而曰西漢本無東漢之稱班志武都下曰東漢淺人增字也蓋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梁之潛上受漢別則西漢矣志又曰嶓冢山在隴西西縣金蕊登曰峯岫延長西氐道皆其盤回之地準之地望氐道當在西縣東志已於西縣著嶓冢山氐道例不重出先生偶未留意故一及之亦見地理之不易言也歸安楊峴

禹貢一書疏解者紛紛聚訟後學幾莫知所從非狃於一家即茫無斷制茲閱　巽翁先生正詮四卷折衷諸子參考輿圖巢先儒數百年未經闡發之詣引伸援證薈萃而成匪特正僞定謬足釋異說之疑抑且酌古準今可樹經生家之式後學王琳

禹貢正詮自序

禹貢爲地志之祖自漢以來諸家詁訓各有精核之處亦各有支離之處無論古義新解要當擇善而從茲取其說之較長者敘次詮釋先後貫串亟經文一字爲註必載明某氏匪獨不欲掠美且使後人得以參考原書也吾郡德清胡氏錐指一書討論詳明援證確當註中採其說獨多常熟蔣氏地理今釋析疑正訛以今印古開卷瞭然亟註文一字悉登之至異說紛紜間附愚案辨訂於後非敢云著述也聊正諸家之說以詮明經旨取便課蒙云爾歸安姚彥渠

題詞

虞書禹謨道統相承夏書禹貢水土以平 熙朝碩彥經學昌明胡氏錐指實宗康成卷帙既夥蒐討并易餘十數家各標一幟吾鄉老宿 漑若先生禹貢正詮竭智殫精百琲明珠纍纍貫弗遠紹旁搜目光如電庚申之亂玉石俱焚故家書籍十尠一存賴有介弟收入行篋什襲家珍珤藏祕笈公暇校字爰付棗梨同里後學沈丙塀題

禹貢正詮引用書目

孔氏安國尚書傳　馬氏融尚書註
鄭氏玄尚書註　王氏肅尚書駁議
顏氏師古漢書註　孔氏穎達書正義
杜氏佑通典　蘇氏軾東坡書傳
葉氏夢得書傳　曾氏旼尚書講義
薛氏季宣書古文訓　林氏之奇尚書全解
程氏大昌禹貢論　鄭氏樵通志
張氏九成尚書詳說　朱子熹書說
呂氏祖謙書說　黃氏度尚書說
王氏炎禹貢辨　易氏祓禹貢疆理記

蔡氏沈書集傳　傅氏寅禹貢說斷
陳氏大猷尚書集傳或問　熊氏禾尚書集疏
金氏履祥尚書表註　吳氏澄書纂言
陳氏櫟尚書集傳纂疏　楊氏慎丹鉛總錄
邵氏寶　韓氏邦奇禹貢詳畧
鄭氏曉禹貢圖說　馬氏明衡尚書疑義
王氏樵尚書日記　郝氏敬尚書辨解
袁氏仁尚書砭蔡編　夏氏允彝禹貢古今合註
茅氏瑞徵禹貢匯疏　王氏綱振禹貢逆志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　朱氏鶴齡禹貢長箋
胡氏渭禹貢錐指　顧氏祖禹方輿紀要

蔣氏廷錫尚書地理今釋　徐氏文靖禹貢會箋
王氏鳴盛尚書後案　秦氏蕙田五禮通考

禹貢正銓卷之一

歸安姚彥渠溉若彙輯

禹貢

孔氏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厥貢胡氏曰九州有賦有貢甸侯綏服曰中邦禹所則壤以成賦者也惟甸服千里之內天子所自賦餘皆以封諸侯諸侯取于民謂之賦而出其國用之餘市取當國所有以獻于天子則貢也而非賦矣外而要荒君長及島夷西戎各有所獻亦謂之貢賦止甸服貢盡九州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不可以該貢而言貢則可以該賦

案林少穎謂夏之貢與商之助周之徹皆一代取民之總名故以名篇蔡傳從之然夏后有天下之後始定五十而貢之制禹貢虞時所作不當以後來定制名篇林說非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敷史記作傅隨史記作行刊史記作表漢書作栞奠史記作定陸氏釋文敷方無反刊苦寒反奠田徧反）

鄭氏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宮氏曰首言禹敷土見禹先有一定之規模然後施功蔡氏曰隨循刊除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孔氏曰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地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觀望所當

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䕫氏曰治水者惟形勢之順形勢以山川爲主山川以高大者爲主高山大川各定其所而名正其餘可以類求鄭氏曰州國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

冀州（釋文冀居器反）

孔傳曰此州帝都不言境界以餘州所至可知孔氏曰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九州之次以治爲先後水性流下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始冀州帝都首從冀起自兗已下皆準地之形勢

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靑徐揚三州竝爲東偏雍高於豫豫高於靑徐雍豫之水從靑徐入海梁高於荆荆高於揚梁荆之水從揚入海兗在冀之東南二州之水各自東北入海冀水不經於兗故得先冀而次兗

蔣氏地理今釋冀州今山西之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及眞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盛京之錦州府河南之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也

旣載壺口治梁及岐（釋文壺音胡治如字岐其宜反）

朱子曰旣者已事之詞鄭氏曰載之言事也孔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呂氏曰壺口龍門之上口水之爲患本於龍門狹隘故禹鑿之以行水此用工之最大者曾氏曰壺口孟門之東山也梁山龍門之南山也在先河出孟門之上大溢橫流則知其東之壺口其南之梁山其西之岐山皆墊于水矣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竝言於冀也胡氏曰冀三面距河而不言治河蓋河非一處治非一時不可渾言故舉山與地以别之壺口梁山志龍門西河之治也岳陽志南河厎柱之治也覃懷志孟津洛汭之治也衡漳志東河之治也大陸志徒駭之治碣石志逆河之治

也雖不言治河而河已無不治矣

地理今釋壺口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有壺口山黃河之水注其中如壺然案孔傳梁岐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岐山也（岐山一名天柱山山南爲周原詩所謂周原膴膴也）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于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甯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者爲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頡山者爲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謂河水所經得曾氏旼同時施功竝言於冀之解可釋蔡氏之疑

案漢儒以旣載連上冀州讀謂賦功屬役載於書籍正義因之然以壺口爲句文義雖明鄭康成周禮載師注載之

言事禹貢既載壺口是也既載之連壺口讀始於鄭氏宋以來皆如鄭截句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釋文岳又作嶽）

蔡氏曰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茅氏曰既者據成功言工力創造曰治沿緒曰修道里附近曰及總括曰至孔傳曰高平曰原岳太岳山南曰陽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導汾水故也宋氏曰太原岳陽帝都所在鯀必極意崇防禹因其舊而修之成先績也然不以此爲始事者蓋必河道通而汾水始有所受葉氏曰鯀惟知治太原不知道壺口以及梁岐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

地理今釋案孔傳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正義曰即晉陽縣也唐之晉陽縣今山西太原縣是東北去太原府治四十里蔡傳以爲今河東路太原府者亦統同言之也岳陽太岳一名霍太山今爲中鎮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山周二百餘里南接岳陽趙城二縣北接靈石縣東接沁源縣界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底績史記作致功漳漢書作章釋文覃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漳音章）

孔傳曰覃懷近河地名孔氏曰蓋二字爲一地漳水橫流入河故云衡漳曾氏曰覃懷平地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底績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南北爲從東西爲橫河北流而漳東流則河從而漳衡矣胡氏曰覃懷底績則孟津洛汭之河治至于衡漳則自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與降水會衡漳治而中間大小諸水亦無不治禹治冀至此太原衡漳之南南河之北西河之東東河之西水土悉平可以則壤而成賦矣

地理今釋覃懷今河南懷慶府地通典云懷州禹貢覃懷之地是也衡漳清漳水出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沾嶺水經注所謂少山大黽谷也東南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交漳口會濁漳水又東北流入直隸界至廣平縣分二支一支東行入衛河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山東邱縣界復分二支一支北行入大陸澤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直隸清河阜城交河至青縣合衛河北流至天津西沽合桑乾諸水東行入海所謂老漳河也其一支入大陸

者亦東北行至天津西沽合諸水入海所謂新漳河也濁漳水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亦東南流至交漳口會清漳

案馬季長以衡爲水名王子邕亦謂衡漳二水名水經注漳水經武邑郡北而東入衡水隋於此置衡水縣即今直隸冀州衡水縣是雖可備一說然衡橫乃古文假借字孔鄭及陸氏皆依古義當從之至徐氏會箋謂漳水不應入河乃據河徙以後水道不知禹時故瀆漳自入河也

厥土惟白壤（釋文壤若丈反）

孔傳曰無塊曰壤馬氏曰壤天性和美也蔡氏曰白以辨其

色壤以辨其性葢草人糞壤之法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陳氏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釋文錯倉各反中竹仲反又如字

孔傳曰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田之高下肥瘠九州之中爲第五蔡氏曰賦高于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九州之賦計其歲入之總數而多寡相較有此九等冀最多故爲上上兗最少故爲下下餘州率皆如此非取民之時有九等之輕重也冀州先賦後田者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無貢名以其土之所生而供於上者亦謂之賦賦非盡出于田故以賦屬于厥土下餘州皆

田之賦故先田而後賦吳氏曰田之九等以各州土地所宜較其肥瘠而爲高下地之最肥者爲上上最瘠者爲下下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史記避諱作常釋文從才容反

孔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孔氏曰廣平曰陸大陸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黃氏曰河未入海則恒衛合而爲瀰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壅恒衛皆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胡氏曰大陸地形洿下平田皆成巨浸非因恒衛既從遂得耕作也禹爲之潴其畎澮達於支川其澤亦爲之陂障以資諸洫而耕作之事以興故復言既曾氏曰恒衛二水在帝都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

地理今釋恒水一名長溪源出恒山自直隸眞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迤邐流經大派山爲大派水亦曰沙水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于唐水唐水即滱水也衛水今名雷溝河出眞定府靈壽縣艮同村南流至縣東南入滹沱河大陸澤一名廣阿澤跨今保定府束鹿縣 元和志大陸澤在深州鹿城縣南是也 順德府鉅鹿縣 元和志大陸澤一名鉅鹿澤在邢州鉅鹿縣西北五里是也 眞定府隆平縣 通典趙州昭慶縣有大陸澤元和志廣阿澤在趙州昭慶縣東二十五里是也 甯晉縣 明一統志甯晉縣有葫蘆河即大陸澤是也 深州 通典深州陸澤縣禹貢大陸澤在此元和志深州陸澤縣南三里即大陸之澤是也 上承滹沱滏陽漳唐諸河水滙爲巨浸又東北流爲新漳河至大城縣爲子牙河至天津衛入海

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史記漢書島作鳥河作海釋文島當老反夾音協碣其列反

孔傳曰海曲謂之島碣石海畔山孔氏曰島是海中之山夷居其上爲島夷金氏曰皮服即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者陳氏曰此夷狄獻方物以自效蘇氏曰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蔡氏曰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馬氏曰行海者有山可見則望山爲準意碣石是自海達河所望以爲準者固無妨於遠豈必逼近肘腋然後謂之右轉屈間邪鄭氏曰碣石與島夷連書此即島夷入貢之道林氏曰上言田賦貢篚之事下必言所由以達帝都之道其始末曲折莫不具備而皆以河爲主蓋冀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地理今釋碣石案漢書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右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武帝紀注文穎云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著海旁蓋驪城即今直隸永平府撫甯縣絫縣即今昌黎縣二縣壤地連接查無碣石蹤跡而海水蕩滅之說又荒誕不可信考肇域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即古碣石劉文偉亦以馬谷山在古九河下合于禹貢入河入海之文斷爲碣石無疑近世論碣石者此說庶幾近之

案水經注濡水東南至絫縣碣石山南入于海與文穎說合應在今昌黎縣東絫縣故城之南參之後漢後魏隋諸史志俱合陵谷變遷舊跡湮沒理或有之說亦可從

又案九州於賦貢之下必載入河之文自是各州貢道所經一說云夾即古陝字此蓋總叙冀州貢道西自陝右東自碣石俱已入於河入河則達帝都矣如西河渭汭總括雍州之例耳此說可備一義至孔傳謂禹治一州之水既畢遂還帝都白所治鄭康成謂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上下王子邕謂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各州往還乘涉之水諸說皆非經旨

濟河惟兗州（濟史記漢書作泲兗史記作沇下竝同釋文濟子禮反兗悅轉反）

〔孔傳〕曰東南據濟西北距河孔氏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及也鄭氏曰禹貢以地命州不以州命地如兗州者當時所命之名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曰濟河惟兗州知濟水河水之間爲兗州也〔王氏〕曰濟自滎至菏此兗州之西南與豫分界處自菏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此兗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

〔地理今釋〕兗州今山東之東昌府及兗州府曹州陽穀壽張鄆城三縣濟南青州二府西北境直隸之大名府及眞定河間二府東南境河南之衞輝府胙城縣也（濟河並見導川）

九河既道

〔爾雅釋水〕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絜八曰鉤盤九曰鬲津〔邢疏曰〕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支

也〔夏氏〕曰禹之導爲九河者以入海之處泄之愈速則上流不壅河愈通利九河之下即爲逆河是海潮逆入矣名雖爲河其實即海海水内吞九河外灌不惟藉水力以刷沙而海之潮汐亦藉河力以敵之禹之以水治水所爲不可及也

〔地理今釋〕案孔穎達九河疏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此祖漢許商徒駭最北鬲津最南之言也其餘六者復據爾雅九河之次謂太史馬頰覆鬴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蔡傳以太史河不知所在又合簡絜爲一與孔疏異今考直隸河間府滄州（自唐迄元滄州治清池縣）之西交河縣（漢成平縣）之東北六十里有徒駭河漢書地理志所謂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是也山東濟

南府平原縣北有篤馬河東北經陵縣德平商河（隋唐為滴河縣）樂陵諸縣界其流或斷或續相傳即馬頰河也濟南府德州有覆鬴河東北至海豐縣入海河間府東光縣東南有胡蘇河東經甯津縣（唐臨津縣）滄州（漢饒安縣在州東南）慶雲縣（隋唐為無棣縣）界至海豐入海河間府南皮縣城外有簡河絜河二河相去最近濟南府樂陵縣東南有鉤盤河自平原德平二縣界流入至海豐縣東入海德州西南有鬲津河東經吳橋甯津德平樂陵慶雲諸縣界至海豐縣大沽口入海其太史河據齊乘在清滄二州之間明一統志亦云在南皮縣北今其地雖無顯跡然以孔疏參之明一統志幷無據蓋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廢遷徙漢唐以來諸儒訪求古

跡就所見之斷港絕潢指為某河某河似乎是非不可知然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考古驗今是亦可信

案蔡傳以簡絜為一河謂其一則河之經流朱子註孟子簡絜明分二河蓋徒駭即河之經流豈更別有經流蔡氏改爾雅之文與朱子立異非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灉史記漢書作雍釋文灉徐音邕王于用反沮七餘反）

〔孔傳曰〕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孔氏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為澤也〔鄭氏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蔡氏曰〕澤水之鍾也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胡氏曰〕禹治濟之功徐為多觀大野東原之文可知其於兗也自九河而外導雷澤之下流以注于濟而又濬灉沮之故道以歸于澤使桑土復常而其事畢矣

〔地理今釋〕雷夏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有雷澤接曹州界水經注云雷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即舜所漁也案元和志灉水沮水俱出濮州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四十里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即禹貢灉沮會同是也宋時河決曹濮間灉沮之源適當其衝久而泥滓填淤二水遂涸蔡傳乃欲以汳睢當之非是韓汝節云汳睢在豫徐之境無與于兗州而兗州自有灉沮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史記降作下宅作居釋文蠶在南反）

〔蔡氏曰〕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也〔廣雅曰〕小陵曰丘〔鄭氏曰〕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有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釋文墳扶粉反韋音勃憤反繇音遙）

〔孔傳曰〕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馬氏曰〕繇抽也〔吳氏曰〕言兗水最甚草木至是始抽始長與徐揚不同也〔陳氏曰〕兗徐揚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下濕於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於草木尤宜故三州特言草木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載史記漢書作年釋文載馬鄭本並作年）

〔孔傳曰〕田第六貞正也〔蔡氏曰〕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王氏曰〕水患未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較所收而定其賦爲下下州界既狹又有浸灌之患賦所以最少〔懇按〕正古與征通周禮夏官惟加田無國正又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註音征謂賦稅也兗州水害最重賦難遽征必俟耕作一紀之後地力已復人功加修乃與八州一例征其賦也

案鄭康成謂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以貞作二字連讀截句義亦通孔傳謂州第九賦正與九相當蔡傳駁之良是然蔡傳謂兗賦最薄言君

天下者以薄賦爲正則豈他州之賦皆不正乎蘇氏謂賦隨田高下者爲正此州田中下賦亦中下田賦皆第六故曰貞成賦以相校爲等差雍賦第六兗不得復爲第六至朱長孺謂貞有卜義隨所卜而定之金吉甫謂貞卽下下字古篆重字下皆二或誤作正遂譌爲貞均屬臆說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篚漢書作棐 釋文漆音七

〔朱子曰〕貢者諸侯貢天子故畿外八州皆有貢〔蔡氏曰〕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篚筐屬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鄭氏曰〕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孔氏曰〕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其無厥篚者州無入篚之物也〔林氏〕

曰八州之貢揚荆最多兗雍最寡各因其地之所有而不强之以所無也雖有多寡然皆以其所入準其高下以充每歲之常貢是以有多寡而無輕重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釋文漯天荅反篇韻他合反

〔蔡氏曰〕舟行水曰浮〔孔傳曰〕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胡氏曰〕兗之北境可徑浮漯以達河而其南境則必由濟入漯也濟漯二水爲東南四州貢道所必由非獨兗也青承兗曰達于濟則由濟入漯可知徐承青曰達于菏則由菏入濟可知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菏可知蓋淮通泗泗通菏菏通濟濟通漯漯通河也

〔地理今釋〕漯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南有漯河陂廣十餘

里又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漯河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土河東北入臨邑縣界案朝城漢之東武陽縣高苑漢之千乘縣禹城漢之高唐縣也蓋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史記禹厮二渠以引河注其一則漯川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故漢志于平原郡高唐注則云漯水所出于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疏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蔡傳未究斯旨又誤解程大昌此河乃漢河元非禹河之語竟不知漯水所在善乎陳師凱書傳旁通曰程氏之意非指漯爲漢河蓋言漯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

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漯相以北之河其漯水仍以東武陽
爲是也
案兗南貢道乃由濟入漯達河正義謂從漯入濟自濟入
河誤
海岱惟青州 釋文岱音代
〔孔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鄭氏曰〕青西及北以濟爲界不
言濟者以兗州見之也
〔地理今釋〕岱東岳卽泰山舜典作岱宗在今山東濟南府
泰安州北五里青州在今山東之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
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博興樂
安四縣南境濟南府肥城長淸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
淄川八縣及泰安州萊蕪縣北境兗州府東阿平陰二縣
北境其東北跨海爲盛京之奉天府訖于朝鮮國也
嵎夷既略 嵎史記作郁釋文嵎音隅
〔孔氏曰〕嵎夷卽堯典宅嵎夷是也〔蔡氏曰〕略經略爲之封畛
也〔楊氏曰〕經謂巡行略謂邊界〔曾氏曰〕地接於夷不爲之封
畛則有猾夏之變〔胡氏曰〕禹東行經略嵎夷然後渡海而南
治濰淄二水也
〔地理今釋〕嵎夷今朝鮮地案孔傳東表之地稱嵎夷正義
曰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爲表故云東表之地禹貢錐指援
據後漢書以嵎夷爲朝鮮地蓋朝鮮古屬青州與今山東
登州府隔海相對正合孔傳東表之語薛季宣書古文訓

謂嵎夷海隅諸夷今登州于欽齊乘又指爲甯海州皆非
也
濰淄其道 濰淄漢書作惟淄其史記作既釋文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
〔孔傳曰〕濰淄二水復其故道〔蔡氏曰〕上言既道者禹爲之道
也此言其道者氾濫去水循其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
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不當衆流之
衝但紀濰淄治則功畢矣比他州用力最省也〔王氏曰〕青州
是濟水會汶入海處不言汶濟者因汶入海近不爲青害而
濟之治又詳見於徐豫二州故耳
〔地理今釋〕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
山卽濰山也土人名爲淮河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

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
縣西南顏神鎭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卽原山也其山接
濟南府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于山之東谷東北流
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淸水泊入海禹時淄水入海不入
濟水經注叙述甚明史記河渠書亦云禹治水之後于齊
則通菑濟之閒是二水不通可知蔡氏因漢書淄水入泲
一語云淄水東入濟非是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漢書作瀕斥史記漢書作潟釋文濱必人反斥徐音尺
〔孔傳曰〕濱涯也〔說文〕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鹹地也〔孔氏
曰〕海畔迥闊地皆斥鹵故云廣斥〔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
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斥者鹹土可煮

以爲鹽者也茅氏曰州境邊海者三青土獨別舉海濱以鹽利蚤開故特標土質爲貢鹽志其始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孔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作史記作爲檿史記作酓釋文鹽餘占反絺勑其反畎工犬反徐本作畎谷枲思似反鉛寅專反字从介介以選反怪如字萊音來牧徐音目一音茂檿烏簟反

蔡氏曰鹽斥地所生絺細葛錯雜也林氏曰海物水族之可食者蔡氏曰海物非一種故曰錯畎谷也孔氏曰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去水則言谷怪石奇怪之石似玉者枲麻也鉛錫也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

也顏氏曰萊夷萊山之夷吳氏曰作謂耕作牧謂放牧夷人以耕牧爲業也孔氏曰檿山桑柘屬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之弦蔡氏曰貢物以多少爲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一州皆可貢言所出之地者必此地爲良怪石之貢意當時制禮作樂資以爲器服之飾有必不可闕者非貢無益之物以充玩好也朱子曰萊夷及揚之島夷聞于厥篚之間或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蘇氏曰檿絲出東萊以織繒堅韌異常東萊人謂之山繭萊夷作牧而後有此故書篚在其後亦非獨萊夷貢之胡氏曰絲不入篚而檿絲入篚特貴重之諸篚皆織成之物此獨以絲盖或弦或繒聽其所爲也

地理今釋案蔡傳以萊夷爲今萊州之地然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宣七年春秋傳曰齊侯伐萊杜注今萊黃縣是今之登州府亦禹貢萊夷地不獨萊州府矣

案林少穎謂錯別是一物如豫州之磬錯吳草廬謂惟猶與也及也錯石可磨礪者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其說頗新然荆貢砥礪青何必又貢礪石自以訓雜爲是

浮于汶達于濟達史記作通釋文汶音問

鄭氏曰汶水西南入濟蔡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胡氏曰蒙兗之文曰達于濟則由漯以入河可知其東北境徑浮濟不必從汶也

地理今釋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于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水經注有牟汶北汶柴汶元和志又有瀛汶禹貢錐指云汶水有五北汶瀛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瀛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新泰縣宮山之陰流合牟汶牟汶在萊蕪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北汶即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泰安州志謂之塹汶柴汶即泰安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有水出萊蕪縣葬子村合流牟汶者近志指爲浯汶據漢志琅邪靈門縣有高泉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誤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于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于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于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

禹貢正詮卷之二

歸安姚彥渠溉若彙輯　　弟丙吉少讀校刊

海岱及淮惟徐州

〔孔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胡氏曰〕岱濟之間徐與兗分界濟淮之間徐與豫分界

〔地理今釋〕徐州今江南之徐州及鳳陽府懷遠五河虹靈壁四縣泗宿二州淮安府桃源清河安東宿遷睢甯贛榆六縣邳海二州山東之兗州府滋陽曲阜甯陽泗水金鄉

魚臺嘉祥鉅野汶上郯城鄒滕嶧費十四縣及平陰縣南境濟甯東平沂三州濟南府新泰縣及萊蕪縣泰安州南境青州府莒州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及諸城縣南境也淮見導川

淮沂其乂釋文沂魚依反

〔孔氏曰〕乂治也言二水已治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甚故也〔胡氏曰〕淮納沂不決淮距海則沂無所歸故必先淮而後沂導淮云東會于泗沂此經沂與淮並書而不及泗者蓋泗之上流不爲患至合沂而始大沂則自下邳以上爲患已深故禹特治之〔蔡氏曰〕徐之川莫大於淮淮乂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徐之浸莫大於沂沂乂則自沭而下凡爲浸者可知

〔地理今釋〕沂水出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七十里雕崖山鄭康成云沂水出沂山或云臨樂山酈道元云沂水出艾山禹貢錐指謂雕崖臨樂艾山皆沂山支阜之異名也接蒙陰縣界南流至江南淮安府宿遷縣北匯爲駱馬湖又南入運河

蒙羽其藝藝漢書作埶釋文藝魚世反

〔孔傳曰〕二山已可種藝〔茅氏曰〕其藝與既藝有別既藝言已開墾其藝言可施功種藝也〔胡氏曰〕淮不乂則沂不可得而治沂不乂則蒙羽不可得而治然淮沂既乂而二山畎澮距川之事施功正復不少蓋橫流之後水道填淤大川雖治而畎澮之水不得所歸則良田長爲汙萊矣此蒙羽間沃壤所

以必勤荒度也所治者廣故言山以包之

〔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兗州府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羽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近南一百里接郯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野漢書作壄豬史記作都下同釋文豬張魚反劉東胡反底之履反

〔孔傳曰〕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矣〔孔氏曰〕往前漫溢今得豬水爲澤也〔胡氏曰〕東原乃汶濟之下流土田沃饒地勢下溼禹陂大野使水得所停下流之患以紓又濬東原之畎澮注之汶濟然後其地致平可以耕作也〔蔡氏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于是乎見東原在徐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益知大野東原

所以志濟也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無不治矣

地理今釋元和志云大野澤一名鉅野在鄆州鉅野縣今屬山東兗州府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禹貢錐指云鉅野屢遭河患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跡之舊逮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地及河南徙澤遂涸爲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東原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及濟南府泰安州之西南境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音試漸如字又作蔪才冉反包必茅反或作苞

孔傳曰土黏曰埴漸進長包叢生曾氏曰埴膩也黏昵如脂之膩周官有摶埴之工老子言埏埴以爲器惟土之膩故可摶可埏王氏曰埴土性之美者而又墳起最宜於生物也林氏曰徐受淮之下流其地墊溺已甚草木不得遂茂久矣至此始進長叢生故特書曰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孔傳曰田第二賦第五茅氏曰徐州土美故田第二凡賦卑於田者以壤地狹人工未修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厥篚玄纖縞翟漢書作狄暨史記漢書並作泉即古暨字下同釋文夏行雅反翟徒歷反嶧音亦一音夕泗音四蠙邱蒲邊反徐扶堅反又作玭韋薄迷反纖息廉反縞古老反徐古到反

孔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苴之使之立社謂之茅土蔡氏曰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林氏曰上言赤埴此又兼五色者蓋此州之土大抵赤色者多青黃白黑間有之而已孔傳曰翟雉名蔡氏曰羽畎羽山之谷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嶧陽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林氏曰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爲良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孔氏曰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蔡氏曰淮夷淮水之夷蠙珠之別名暨及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胡氏曰埤雅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眼鮫珠在皮鼈珠在足蚌珠在腹珠非盡由蚌生而蚌珠獨多且美故經言蠙珠以別之蔡氏曰夏翟孤桐浮磬珠魚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

有故詳其地而使貢玄赤黑色幣也纖縞皆繒也曾氏曰以玄爲袞所以祭也以爲端所以齋也以爲冠所以爲首服也郝氏曰最細曰纖麤白曰縞胡氏曰纖用絲多密而厚縞用絲少疏而薄茅氏曰此州制貢大略竝供禮樂之用

地理今釋嶧陽一名葛嶧山在今江南淮安府邳州西南俗名距山以與沂水相距也泗水出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竝發故名西南流至兗州府城東金口壩分爲二派一越壩西南流至濟甯州界爲泗河又西南至魯橋入運河一從壩上西流至兗州府城西爲府河又西南至濟甯州東合洸水又西南至天井牐入運河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夷民今江南淮安揚州二府近海

之地皆是

案浮磬多異解謂浮過也與名浮於實之浮同惟泗濱之石其高過於水上者可以爲磬此周希聖說也謂磬之爲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其聲清越以長但以輕故謂之浮此林少穎說也謂浮磬出泗水之濱非必水中蓋浮生土中不根著者如今硯石之取子石石根不著巖崖而特生故謂之浮此黃元鎮金吉甫說也皆强生新義不如舊解爲自然當塗徐氏謂夏邑在江淮間產此雉故曰夏翟泗濱有浮來之山產此磬石故曰浮磬是以夏浮爲地名山名不與羽畎泗濱複乎尤屬曲說孔傳謂淮夷爲二水夷水無考又謂纖訓細纖在中則二物皆當細是以玄縞爲

縞纖字屬縞上下文勢不順俱不可從

浮于淮泗達于河 釋文河如字說文作菏工可反

金氏曰菏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以通菏下可以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胡氏曰濟水豬爲菏澤此經蒙青之文曰達于菏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之東北境可浮沂泗以達濟不必從淮其西北境亦可浮汶以達濟不必從泗也

彙纂史記河渠書敘禹功畢迺云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與濟汝淮泗會則派水爲鴻溝分流禹時所未有蔡傳所云乃漢周以後水道不可爲禹時淮泗入河之証也蓋徐州貢道自淮入泗自泗入濟入漯以達河當在菏澤以東若菏澤以西濟水屢見屢伏與河無相通之理泗水安能達徐州

案金氏表註云達于河古文尚書作達于菏說文引書亦作菏今俗本誤作河耳胡氏錐指云菏謂菏澤在今兗州府定陶縣東北說文菏字下云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从水苛聲徐鉉音古俄切隷从艸作荷俗遂訛爲菏又訛爲河也許慎時經猶作菏而史記漢書竝作河蓋後人傳寫之誤阮氏校勘記云諸本作河非也說文菏字下水經濟水篇引竝作達于菏古文尚書疏說云菏爲濟水所經又東至于菏者是在豫之東北即徐之西北舟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以達于河此徐之貢道也王氏

後案云泗水從淮陰入淮即禹浮淮達泗之道菏水從湖陵入泗即禹浮泗達菏之道菏即濟也達菏則達濟矣此節漢儒無註孔氏無疏經金氏胡氏阮氏王氏考證明確謹參彙纂當依說文作菏爲是

淮海惟揚州

蔡氏曰北至淮東南至于海胡氏曰爾雅江南曰揚州漢南曰荆州蓋漢水之名至大別山而止其曰漢南者謂大別以西漢水之南也曰江南者謂大別以東江水之南也荆揚之界當於此分

地理今釋揚州今江南之江甯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甯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鳳

陽府鳳陽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六縣壽州淮安府山陽鹽城二縣河南之汝甯府光山固始二縣光州湖廣之黃州府羅田蘄水廣濟黃梅四縣蘄州廣東之潮州府及浙江江西福建皆是也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攸漢書作逌 釋文蠡音禮）

孔傳曰彭蠡澤名蔡氏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鄭氏曰彭蠡大澤禹既疏導由是衆流之來有所鍾下流之去有所洩始得而豬也蔡氏曰陽鳥隨陽之鳥謂雁也孔氏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稱陽鳥林氏曰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夏小正戴氏傳曰雁北鄉鄉其居也雁以北方為居何以謂之居生

且長焉耳九月遰鴻雁不曰南鄉非其居也徐氏曰彭蠡攸居實指南鄉而言蓋是時水土既平洲渚之間羣相衆處睎陽自得一若其生且長於是焉故謂之攸居

地理今釋彭蠡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吞吐周迴四百五十里亦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又稱在都昌縣者為東鄱湖在南昌縣者為西鄱湖

案林少穎謂治水下言陽鳥攸居九州無此例古之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犬邱之類多矣安知陽鳥非地名乎鄭有鳴雁在陳留雍邱縣漢北邊有雁門郡皆以雁之所居為名陽鳥意亦類此立義雖新究無根據難以取信

三江既入震澤厎定

鄭氏曰左合漢為北江右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故書稱東為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蘇氏曰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為南江岷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為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為北江三江入海則吳越始有可宅之土而水所鍾者獨震澤而已蔡氏曰震澤太湖也朱氏曰職方其區即禹貢震澤曾氏曰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厎定者言厎于定而不震蕩也易氏曰三江自入于海不通震澤言震澤厎定者蓋江湖在今日雖無相通之勢而當時洪水實有橫流之理想其際

震澤與江水莽為一壑自大禹疏導而三江入海震澤乃厎於定自然之勢也袁氏曰岷江在梁漢江在荊而其入海皆在揚故于揚言之金氏曰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則揚之土田皆治故舉二湖以見揚之告成

地理今釋案三江孔安國班固鄭康成韋昭桑欽郭璞顧夷諸說不一惟鄭康成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宋蘇軾實宗其說蔡傳專主庾仲初吳都賦注以松江婁江東江為三江力排蘇說且曰大江合漢與彭蠡之後又千餘里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不知三江云者因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而言之非截然指為三也蔡傳又云禹貢無施勞

者雖大亦略揚州大江無俟濬治故在不書不知禹貢所紀皆成功而施功卽在其中當洪水氾濫之後大江自彭蠡以東至入海處其間豈無泥沙壅塞謂之無施勞可乎況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禹疏三江可證也震澤卽太湖介于江南浙江之間今江南蘇州府之吳吳江二縣常州府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之烏程長興二縣皆其所分隸也

案班史地理志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北江從毗陵縣北東入海北江從丹陽蕪湖縣東至陽羨入海皆揚州川藪謂北江爲經流至江都入海中江由吳松入海南江合浙江入海說與導水經文不合韋氏注國語謂三江松

江錢唐江浦陽江也此不可以解禹貢之三江楊升菴引郭氏山海經注岷山大江水所出崍山南江水所出崌山北江水所出謂三江皆發源於蜀而注震澤然源在梁域不當於揚書之江水不通震澤其皆注震澤一語尤非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釋文篠西了反簜徒黨反或作簜他莽反夭於嬌反喬其嬌反徐音驕

〔孔傳曰〕篠箭竹簜大竹水去布生少長曰夭喬高也〔馬氏曰〕塗泥漸洳也〔王氏曰〕南方地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竦河朔地寒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兗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溼其性皆然兼山林言之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孔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金氏曰〕古人尙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旱潦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第爲最下厥賦下等之上又有時雜出於中等之下則人功亦稍修矣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史記篠簜作竹箭無惟木二字釋文瑤音遙琨音昆馬本作瑻韋音貫卉許貴反橘均必反柚由究反

〔孔傳曰〕三品金銀銅也〔漢書曰〕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王氏曰〕瑤琨美石次玉者〔蔡氏曰〕可以爲禮器〔胡氏曰〕篠中實其材中箭幹簜中虛大者中節函小者

中籥管〔孔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蔡氏曰〕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徐氏曰〕惟木之貢不言何木殆所謂厥木惟喬者皆可爲材貢也〔蔡氏曰〕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卉服葛綿之屬貝錦名〔胡氏曰〕篚屬通州之貢非出於島夷也〔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者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孔傳曰〕小曰橘大曰柚〔顏氏曰〕橘柚皆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孔氏曰〕此物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張氏曰〕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蘇氏曰〕橘柚常貢則勞民害物矣〔孔氏曰〕與荆之大龜豫之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

案孔傳謂織細紵貝水物是以織貝爲二物可備一說鄭

康成謂此州有鍚而貢之足以錫爲金錫之錫不可爲訓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史記沿作均達作通釋文沿說專又鄭本作松松當爲沿馬本作均）

〔孔傳曰〕順流而下曰沿〔孔氏曰〕沿江入海順沿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泝也〔易氏曰〕揚之貢在北者可徑達淮泗在南者江淮未通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胡氏曰〕蒙徐之文曰達于淮泗則由菏入濟可知矣經敘東南四州貢道首尾相銜脣脣脫卸如此

案陳東齋謂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可備一義

荊及衡陽惟荊州

〔蔡氏曰〕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孔氏曰〕以衡之南無

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境過山南也〔熊氏曰〕荊州之地北接雍豫之境南逾五嶺東抵揚境西抵梁境

〔地理今釋〕荊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昭四年左傳荊山九州之險指此衡山舜典作南岳山海經作峋嶁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接衡陽縣及長沙府界荊州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及襄陽府南漳縣德安府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五縣隨州南境黃州府黃岡麻城黃陂黃安四縣四川之夔州府建始縣廣西之桂林府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境也

江漢朝宗于海（釋文朝直遙反）

〔孔傳曰〕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孔氏曰〕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諸侯歸于天子假人事以言之也〔蔡氏曰〕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鄭氏曰〕江漢發源于梁而荊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荊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洩

九江孔殷（孔殷史記作甚中）

〔孔氏曰〕九江各自別源非大江也下流合於大江耳〔蔡氏曰〕孔甚殷正也〔胡氏曰〕殷有衆盛之義謂衆水所會其流甚盛也九河主其分九江主其合河自一而分爲九故曰播江自

九而合爲一故曰殷當其未合非獨此九水不得冒江之名即漢與彭蠡亦不得冒江之名也

〔地理今釋〕九江即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安鄉二縣西南接常德府龍陽縣東南接長沙府湘陰縣界爲湖南衆水之匯案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爲大江蔡傳云九江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域不得以荊州之水當之且導江經文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即今巴陵（岳州府治）九江在巴陵之上其非尋陽可知山海經於洞庭之山云澧沅瀟湘在九江之間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今武昌府通城崇陽二縣地）西北至宋留彥和以沅（沅水出今貴州黎平府生苗界俗名清水出江東北入湖廣境合辰酉等水注洞庭湖漸今）

湖廣常德府武陵縣東入沅無亦作潕出今湖廣辰州府沅陵縣入沅辰出今貴州銅仁府東北至湖廣辰州府入沅敘一名渠江出今湖廣靖州西北入沅酉出今沅陵縣東入沅湘出今廣西桂林府興安縣東北入洞庭湖資出今湖廣寶慶府武岡州東北入湘澧詳後導江水皆合洞庭中東入

于江是爲九江蔡氏遵之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而易以瀟一名營水出今湖廣永州府寧遠縣北注湘水蒸出今寶慶府邵陽縣界東注于湘大抵通儒皆主洞庭之說

案陸氏釋文引尋陽地記九江一曰烏白江二曰蜯江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史記索隱作沙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索隱作畎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漢儒正義皆

主其說蔡傳駁之謂劉歆以爲湖漢九水入彭蠡澤湖漢雖有九江名目但九水注于彭蠡前揚言彭蠡既豬盡之矣與荆州之九江無涉惟秦氏云宋儒主洞庭者以東陵爲巴陵然巴陵之名古所未有指爲東陵更屬附會且經云又東至于澧過九江澧水東注洞庭爲九水之一而又別列于九江不已複疊乎至于九江之名尋陽記緣江圖所載不同大率起于後代固未可盡信然緣江圖云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鄂陵今武昌縣桑落洲今在府城東北是則今之武昌以東九江以西皆古九江故道矣總之以九江爲洞庭於古既無可據又與導江之文不合自當從古註疏以在尋陽者爲是元和志云江洲尋陽郡禹貢揚荆二州之境彭蠡以東爲揚州界九江以西爲荆州界則二州分界固自截然況漢之尋陽本在江北蘄春郡界而九江之分始於鄂陵尙在尋陽以西其在荆州之境明甚又何疑尋陽爲揚州境不屬荆州乎

沱潛既道潛史記作涔漢書作灊後同釋文沱徒河反潛捷廉反

爾雅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林氏曰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出於荆者荆之沱潛也出於梁者梁之沱潛也

程氏曰沱潛云者從江漢下流得名不主一地不專一名也荆梁皆言沱潛既道蓋甚喜江漢之底平故以沱潛循道記之意若曰不獨其上流治其下流亦治云爾

地理今釋案荆州之沱有二說漢書地理志云南郡枝江縣今屬湖廣荆州府江沱出西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即江別出者也水經江水東逕上明城北注云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氾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是古枝江縣有沱水也今不可考又孔穎達正義引鄭注云華容漢華容縣今荆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非今之岳州府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謂

沱也夏水自今荆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江水曰中夏口經監利縣沔陽州界入漢水以其冬竭夏流故名夏水其在梁州者則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沱江是江在縣北六里一名郫江至瀘江入大江其上流爲成都府灌縣蔡傳所謂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一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由蘆洑腦分流遶城東南一支通顯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

南流至拖船埠入漢水此荊州之潛也禹貢錐指曰韻會潛水伏流也荊州之潛雖不如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今漢水之分流者名蘆洑宜取伏流之意以爲古潛水庶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于漢及乎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跡遂不可知耳一在今四川保甯府廣元縣亦名龍門水自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此梁州之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俱云即禹貢潛也又四川順慶府渠縣東有潛水渠縣蔡傳所謂渠州流江縣也

雲土夢作乂史記作雲夢土爲治釋文雲徐本作云夢亡弄反一音武仲反徐莫公反

蔡氏曰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爲二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孔氏曰澤中有平土有高邱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

地理今釋漢書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見前沱水注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今安陸府荊門州有雲夢宮又江夏郡西陵縣今黃州府蘄州及黃岡麻城二縣有雲夢宮水經注云雲杜縣今安陸府京山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東逕監利縣今屬荊州府南縣士卑下澤多陂陁西南自州陵今安陸府沔陽州東界逕于雲杜沌陽今漢陽府漢陽縣爲雲夢之藪杜預云枝江縣今屬荊州府安陸縣今屬德安府有雲夢蓋跨川亘隔兼包勢廣矣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今屬德安府西七里然則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古之雲夢正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孔傳曰田第八賦第三林氏曰土雖與揚州同而地勢稍高故田加於揚州一等徐氏曰荊地廣沃一歲再穫故菽粟饒足比揚僅加一等賦乃加三四等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毛史記漢書作旄礪漢書作厲納錫史記作入賜釋文杶勑倫反徐勑荀反又作櫄榦本又作幹故旦反栝古活反礪力世反砥音脂徐之履反韋

昭音旨砮音奴韋昭乃固反箘求隕反簵音路楛音戶匭音軌菁子丁反徐音精纁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機玉篇渠依居沂二反音祖

林氏曰揚先金三品而此先羽毛齒革孔氏曰揚先齒革此先羽毛蓋以善者爲先孔傳曰榦柘也孔氏曰杶栝柏皆木名其所施多矣柘木惟用爲弓幹弓幹莫若柘木故舉其用也胡氏曰弓榦柘爲上而載於考工記者榦材頗多不可徧舉故括之曰榦鄭氏曰礪磨刀刃石精者曰砥孔氏曰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賈氏曰砮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王氏曰可以爲矢顏氏曰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爲矢孔氏曰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此貢以其物特有美名蔡氏曰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

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吳氏曰揚先篚後包此先包後篚以菁茅祀貢重物包而且匭故在篚前考工記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孔氏曰纁者三入而成再染以黑則爲緅再染以黑則爲緇玄色在緅緇之間其六入者也孔傳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孔氏曰璣珠不圜者組綬佩玉所懸者胡氏曰珠不入篚貫於組故篚之孔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蘇氏曰大龜國之所守其得不時不可以爲常貢又不可錫命使貢惟使有之則納錫於上陳氏曰錫貢如數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吳氏曰言納不言貢明其非貢物也故於貢包篚外別出之

案呂伯恭謂杶榦至楛十物非朝廷所常用必使之貢則

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名者列其條目而貢之也胡朏明申之云厎貢厥名與錫貢意相似揚豫所言止一物而此則爲物甚多故列其所須之名而使致貢於京師經所以異其文也說亦可備一解至鄭氏以厥名二字下屬包匭菁茅爲句孔傳單截包字爲句謂卽橘柚又以菁茅爲二物均不可從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釋文逾羊朱反

孔傳曰逾越也王氏曰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曾氏曰漢與洛不相通故曰逾于洛自洛以至豫州之河故曰至于南河胡氏曰江北之地可徑浮潛漢而江南則必由江沱以入潛漢江沱潛或由或否漢則其所必由者也

禹貢正詮卷之三

歸安姚彥渠溉若彙輯　弟丙吉少讀校刊

荊河惟豫州

蔡氏曰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胡氏曰豫居中央爲輻輳之地接界者七州惟青爲兗徐所隔與豫不相接云

地理今釋豫州今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甯五府汝州直隸之大名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之兗州府定陶城武曹單四縣江南之鳳陽府潁亳二州潁上太和蒙城三縣湖廣之襄陽府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五縣均州鄖陽府鄖保康二縣及鄖西縣東境德安府隨州北境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洛漢書作雒釋文瀍直然反澗故晏反

孔氏曰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傅氏曰下文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此序水之次第此言伊洛瀍澗乃治水之先後胡氏曰四水洛爲大伊次之澗又次之瀍最小而其爲害三水不減於洛禹治瀍澗之功亦不少於伊洛故四水並書

地理今釋伊水出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 縣志謂伊水出悶頓嶺之陽者古熊耳盤基甚廣悶頓亦熊耳也 至偃師縣南入洛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嶺山至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

滎波既豬 史記波作播豬作都釋文滎戶扃反波如字馬作播

孔氏曰濟水入河溢爲滎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大水動成波浪今壅遏而爲豬蓄水而成澤不濫溢也傅氏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洛濟入河處不甚相遠平時洛併諸水之力附河而下濟猶有所不堪況橫流之時滎澤所承有不爲害者乎禹灼知利病故經始河患於瀹濟之功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滎波固可豬矣

地理今釋滎波即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古城村案孔安國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正義曰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蓋濟水伏流地中絕河而南溢爲巨澤禹貢錐指云案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孔安國解作一水非二水以爲

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引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水自洛出爲波別滎波爲二水蔡氏因之然案圖究義以滎波爲二水終無是處傅氏寅曰此言導濟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於其陰北流注於穀水今本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荅水非屬波水證一惟酈注引作波然亦出於山不出於洛非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惟此堪引然佘考門水下流爲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嘗見水豬爲澤乎非屬波水證三且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縣鄭注謂即滎播固非而洛南之波水則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豈可總撮而言之曰滎波既豬乎其說極詳引之以征林氏之失

導菏澤被孟豬（菏史記漢書作荷孟豬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豬釋文導音道下同菏徐音柯又工可反韋胡阿反被皮寄反徐扶義反豬張魚反又音諸）

曾氏曰被覆也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入於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王氏曰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胡氏曰此治陶邱復出之濟也二澤本有相通之道禹因而疏之洩餘波入焉以殺濟瀆之勢也豫州之水莫大於河而無所施功者蓋禹治冀時已令豫協力治之河既治則西偏之水莫大於洛東偏之水莫大於濟禹疏伊瀍澗注洛以入河豬滎導菏以防濟之汜濫而豫州之水土

悉平矣

地理今釋菏澤古濟水所匯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曹州東南及定陶縣界孟豬（左傳作孟諸周禮作望諸）澤今河南歸德府商邱虞城二縣界有孟諸臺寰宇記云虞城孟諸澤俗呼爲湄臺蓋澤中有臺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釋文壚音盧）

顧氏曰玄而疏者謂之壚高地則壤下地則壚金氏曰其壤者無塊而柔其下者或脊而起或剛而疏王氏曰壤則爲沃墳壚則爲瘠蔡氏曰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孔傳曰田第二賦第四又雜出第一吳氏曰冀賦第　或時

數少於豫則降爲第二而升豫爲上上豫賦第二或時數多
於冀則升爲第一而降冀爲上中是則錯出之義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纊史記作絮釋文紵直呂反纊音曠

吳氏曰紵麻屬顏氏曰織紵爲布及練也吳氏曰纊綿也胡氏曰纖繒也徐色玄此不言色者五色具備也孔傳曰治玉石曰錯林氏曰荆州之礪砥所以治刀此州之錯所以治磬徐氏曰以不常用故必錫命而後貢也

浮于洛達于河

林氏曰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蔡氏曰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釋文華胡化反又胡瓜反

曾氏曰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薛氏曰梁州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韓氏曰梁州自有黑水爲界與導川之黑水不相涉胡氏曰梁州之水莫大於江經畧不界以江蓋言黑水可以見左界而言江則不可以該右界也

地理今釋華即太華舜典作西岳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梁州黑水即今雲南之金沙江其源發於西番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流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東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郤鄉即苴郤營北打沖河自鹽井衛來會之打沖河出自西番界在崑崙東南百里二源同發名查楮必拉蒙古謂之七察兒哈那平地水泉數十泓沮洳窩沸散若列星匯而南流有支河十二道左右流入之至占對安撫司入四川界南流東折繞鹽井衛之東北又南至烏喇猓果入金沙江又東入四川境逕會川衛南又東至東川府西折而東北流逕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逕敘州府南入岷江梁州今陝西之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陽鎮安商南四縣鞏昌府兩當文成三縣徽階二州湖廣之鄖陽府房竹山竹溪三縣及鄖西縣西境四川之成都保甯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敘州重慶夔州三府瀘州江北諸州縣松潘建昌二衛疊溪營黎大所天全六番招討司是也

岷嶓既藝岷史記作汶後同釋文岷武巾反嶓音波徐甫何反蓺音播

孔氏曰岷山江水所出嶓冢山漢水所出王氏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氾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葉氏曰江漢見於荆者既朝宗于海則已治矣故於發源無所用力特言岷嶓既蓺則不特水治也

地理今釋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重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蠶篝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脈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北西番界之浪架嶺漢書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是也嶓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甯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即導漾之嶓冢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去三四百里而支脈隱然聯屬郡縣志所謂隴東之山皆嶓冢是也

沱潛既道

吳氏曰岷嶓蓺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陸氏曰蜀山綿連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嶓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胡氏曰禹治梁州特紀沱潛沱入江行千五百餘里潛入江行千餘里尋流湊集源遥波濬雖江漢之別支實爲州界兩大川荒度之功不遺餘力此沱潛所以與岷嶓並志也

蔡蒙旅平 釋文旅如字華音盧

孔傳曰蔡蒙二山名祭山曰旅平言治功畢蔡氏曰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陳氏曰旅獨於梁雍言之者葢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獨於蔡蒙荆岐言之者葢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荆岐以見州內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

地理今釋蔡山宋葉少蘊謂即周公山在今四川雅州東五里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西五里接雅州及蘆山縣界

和夷厎績 釋文和如字又作龢

鄭氏曰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孔傳曰和夷之地致功可藝

地理今釋和夷案水經注引鄭說云和即和川水在今四川雅州榮經縣寰宇記謂榮經縣北九十里有和川水從羅岩古蠻州來也蔡傳以夷爲嚴道 今榮經縣宋曰嚴道 以西之夷道 榮經以西無夷道 非是時瀾書說云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乃爲得之

厥土青黎 黎史記作驪釋文黎郎力兮反徐力私反

王氏曰青黑色黎小疏也金氏曰梁土色青故生物易性疏故散而不實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孔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王氏曰梁田下上似優於揚然多山而少田故賦之等退在下中而又以上下間出之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逌佈之也徐氏曰梁冀揚豫之賦雖所錯有不同而要皆調劑斟酌於先制爲一定之貢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釋文璆音虯徐居虯反又閭幼反鐵天結反鏤婁豆反熊音雄羆彼宜反狸力宜反

孔傳曰璆玉名鏤剛鐵說文曰可以刻鏤曾氏曰梁州之利尤在鐵故鐵先於銀元和志曰鐵石山有砮石火煉成鐵極剛利金氏曰磬石磬曾氏曰梁州地多山林獸之所走熊羆狐狸之皮制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蘇氏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案葉少蘊謂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則織皮非中國之貢矣熊羆狐狸織皮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言此四獸之織皮乃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來貢也吳幼清謂西傾句特爲織皮之貢而言下乃總言一州貢道是皆以西傾六字屬熊羆句下其說亦精堪備一義鄭氏謂織皮乃西戎之國截二字與西傾句連屬不可從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傾漢書作頃釋文傾窺井反渭音謂

鄭氏曰西傾雍州之山也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胡氏曰西傾雖不在梁州而山南之戎則在梁域故貢道因桓水爲便徐氏曰西傾貢道直與潛通故因桓是來卽繼以浮于潛也孔傳曰漢上曰沔孔氏曰河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浮渭而東入河亂橫渡也胡氏曰導漾不言沔此欲明浮潛入渭中間所由之路在漾下漢上故特稱沔以別之王氏曰褒斜二水爲自沔入渭之道然褒通沔斜通渭而褒與斜不相通自潛逾沔必歷岡穴自沔逾渭泝褒入斜亦必歷山嶺經不可兩言逾故變言入上文旣言逾沔可

以該下而省文非沔渭水道可通也

地理今釋西傾山一名强臺山在今陝西鞏昌府洮州衛西番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桓水一名白水出今陝西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至四川保甯府昭化縣東入西漢水西漢水出秦州嶓冢山上流爲犀牛江下流爲嘉陵江沔水一名沮水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沮縣卽今陝西漢中府略陽縣也東南至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

黑水西河惟雍州釋文雍於用反

蔡氏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孔氏曰河在雍東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也

地理今釋雍州黑水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案括地志云黑水出伊州伊吾縣北東南流至鄯州又東南至河州入黃河今黑水上源爲流沙壅塞已無遺跡可考其下流爲大通河在瓜州之南歷西甯衛東南至河州入河之西甯卽唐之鄯州則括地志之說與今圖合○又案河之積石北則大通河入之南則大夏河注之二水入河之口南北相值後人或遂指大夏爲黑水絕河而南之跡不知大夏雖在黃河之南實仍在南山之北且其源自南而北與出南入海之水絕不相通雍州今陝西之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長安咸甯咸陽興平臨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朝邑郃陽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永壽三水淳化長武二十七縣同華耀乾邠五州鞏昌府隴西安定會甯通渭甯遠伏羌西和秦安淸水漳禮十一縣秦州及榆林甯夏中衛靖遠岷州洮州甘州莊浪諸衛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

北抵沙漠皆是也

弱水既西

孔氏曰諸水言旣道此言旣西由地勢導之使西流也程氏曰弱水時必壅遏而東行旣導之西則逆行者順矣林氏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必欲東之則拂其自然非行所無事矣

地理今釋弱水今陝西山丹衛漢刪丹縣城西有山丹河古弱水也法顯佛國記謂之流沙河出衛西南窮石山正流西至合黎山與張掖河合又東北至甘州衛北迆邐流至塞外入居延澤其餘波溢入流沙也

涇屬渭汭釋文涇音經屬之蜀反汭本又作內同如銳反

孔傳曰屬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說文曰汭水相入也左傳杜注曰水之隈曲曰汭胡氏曰兩水相入其水會襟帶處必有隈曲也

地理今釋涇水出今陝西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笄頭山亦名崆峒山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至西安府華陰縣東北入河

案蔡傳以涇渭汭爲三水名則涇先會汭後入渭經不當先渭而後汭況下貢道亦有渭汭字豈得異義善乎易彥祥解周官職方其川涇汭云汭非禹貢之汭禹貢言汭皆水內此川名耳是蔡說非地理今釋依蔡氏列汭水一條

今刪

漆沮既從釋文沮七徐反

孔傳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蘇氏曰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曰從

地理今釋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屬西安府與沮水合沮水出今陝西延安府中部縣西南流經宜君屬延安府同官二縣境至耀州城南會漆水東南入富平縣屬西安府界名石川河又南流至臨潼縣屬西安府北交口鎮入渭水

灃水攸同灃漢書作酆攸史記作所漢書作逌釋文灃芳弓反

孔傳曰灃水所同同之於渭蘇氏曰灃渭相若故言同林氏曰雍州之地東距龍門之河當夫河流泛濫未折而東雍亦被害及禹治河之功既見於冀故序此州治水之迹惟弱水既西渭合衆水以歸河則其功畢矣下遂言山澤成績之事胡氏曰雍州先涇次漆沮次灃禹治水之序也導渭先灃次涇次漆沮渭納水之序也

地理今釋灃水源出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紫閣而下至咸陽東南入渭水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惇史記作敦

孔傳曰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已旅祭言治功畢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孔氏曰此北條荆山也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胡氏曰上言入渭者惟三水而禹之所治

不盡于此故於渭北舉荆岐渭南舉終南惇物以包之梁岐之役渭亦既治矣而自岐以西則未也至是旅及鳥鼠則滌源之事畢矣

地理今釋荆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下有荆渠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亘八百餘里惇物山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縣武功注大壹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惇物皆在縣東武功今陝西鳳翔府郿縣考圖志不載是山胡渭禹貢錐指以爲太乙之北峯在縣東四十里者是也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豬史記作都

孔傳曰下溼曰隰豬野地名孔氏曰言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胡氏曰禹貢稱底績三冀覃懷梁和夷及此原隰是也原隰雖處處有之而秦中之原獨多地勢高下相因有原則必有隰其卑於原者卽隰也鄭氏曰地勢有高卑水落有先後山既治矣由是廣平之原底于績焉原既治矣由是下溼之隰底于績焉隰既治矣由是豬野之澤底于績焉治水成功自高而下弱水至攸同言水之常變者得其平也荆岐至豬野言地之高下者得其平也

地理今釋豬野在今陝西鎭番衞東北八十里卽漢書地理志所云休屠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史記宅作度丕敘作大序

鄭氏曰宅是造廬舍定疆埸敘是遷善改過革其凶頑徐氏曰丕敘謂向所頑弗卽工者至是乃丕敘矣孔氏曰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鄭氏曰三危既宅地之遠者得其平三苗丕敘人之頑者從其化

地理今釋三危在今陝西嘉峪關外廢沙州衞界括地志云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縣東南三十里

厥土惟黃壤

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土色本黃此州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孔傳曰田第一賦第六孔氏曰此與荆州田賦升降相差六等荆州人功修故升之極此州人功少故降之極胡氏曰雍地雖大其在中邦之限所則壤以成賦者不過方千里其間又有高山長谷可以爲田者少不若冀之平原曠野一望皆是良田因以見田美而少賦不甚多田惡而多賦不甚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球史記作璆釋文璆音求琳琳音來金反琅音郎玕音干

蔡氏曰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鄭氏曰球琳以爲珪璧璋瑁之用琅玕以爲冠冕珮璏之飾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孔傳曰積石山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林氏曰此州達於帝都

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胡氏曰雍之西北境遠近不同各從其便以至龍門不盡由積石其曰浮于積石者舉遠以該近耳會于渭汭言出渭之舟逆流而上與浮河之舟相會于渭水之北熊氏曰正道皆從渭達河惟山脊以西之地渭道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于西河也

地理今釋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括地志云山勢嶠拔下臨黃河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於此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門關西南羌中漢之河關縣今之河州杜佑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今西甯衞地與河州接界界山是也案諸家言積石者多以此爲

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尚千餘里其說蓋本於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之始即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正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案古圖書乃名河所出爲崑崙後人遂竝積石亦失其實耳于闐東流之水古名玉河葱嶺之水名新頭河見法顯佛國記釋與河源無涉至水經竝云積石在葱嶺之北則又失之遠矣或議杜佑主龍支之積石謂因唐置積石軍于澆河故城而誤考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又桓帝紀燒當羌

叛段熲追擊于積石注即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支縣南是河州積石之非非始于唐矣蔡氏據杜氏說釋經最當龍門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大河之西東與壺口隔水相望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崑崙史記作昆侖漢書作昆崘搜漢書作叟釋文崙魯門反析星歷反搜所由反

傳氏曰梁州言熊羆狐狸織皮此獨言織皮者蒙上文也顏氏曰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名胡氏曰西戎不止於三國三國乃西戎之大者皆來入貢則其餘無不賓服故曰西戎即敘三國皆在雍州之外禹治雍身歷其境則聞風慕義爭先入貢非若九州之貢制有常品相循爲歲事至三國之貢道非積石無由入也

地理今釋崑崙西戎國蓋附近崑崙山者○案鄭康成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是崑崙析支渠搜皆本山名而因以爲國號也析支今西蕃在陝西臨洮府河州西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所居謂之河曲羌也唐書党項傳曰党項漢西羌別種其地古析支東距松州西葉護南舂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渠搜涼土異物志云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域傳云鏺汗國文獻通考云鏺汗國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渠搜當在西域非朔方也傅寅禹貢集解云陸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

發渠搜是也然考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當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說非也

案蘇子瞻謂三國皆篚織皮其文當在厥貢句下浮于積石節當在西戎句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雖不免改易經文然參以梁州之文其說亦可備一義孔傳云四國在荒服之外正義遂分渠搜爲二或并西戎爲四考渠搜從無稱爲二國者西戎乃總名不得別爲一國俱不可從

禹貢正詮卷之四

歸安姚彥渠溉若彙輯　弟丙吉少謫校刊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史記岍作汧厎作砥後同釋文岍音牽馬作開厎之履反柱如字韋知父反又如女反行五剛反又如字

孔傳曰岍岐荆三山皆在雍州河謂梁山龍門西河壺口雷首太岳在冀州厎柱析城王屋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太行恒山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蔡氏曰逾自荆山而過於河也胡氏曰導山自荆逾河爲壺口兩山夾河而峙東壺口西龍門體分而勢合東必得西而始成其爲口西亦必得東而始成其爲門舉此可以見彼壺口之治卽龍門之治故冀州與導山言壺口而不言龍門至于龍門卽至于壺口故雍州與導河言龍門而不言壺口其文互相備云蔡氏曰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蘇氏曰自此以下至敷淺原皆隨山之事朱子曰於此通敘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

地理今釋岍山漢書地理志名吳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雷首山括地志云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通典云雷首在河東縣今山西蒲州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在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南三十里厎柱山在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東四十里大河中西北去山西平陽府平陸縣五十里禹貢錐指云兩柱相對距岸而立是謂三門山在水中不與岸相連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山在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縣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太行山延袤千餘里起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迤而東北跨山西河南直隸界恒山舜典作北岳漢避文帝諱改常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接直隸眞定府界案恒山自班固漢志載於上曲陽今眞定府曲陽縣酈道元水經注以下咸宗之然今曲陽縣治去山趾一百四十里不若渾源之近　本朝釐正祀典祠恒山於渾源州當主渾源爲是荆見雍州岐壺口太岳碣石並見冀州

案導山導水蔡傳分爲南北二條是已考漢儒有三條四列之目馬王以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張昶華嶽碑序布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此三條之說所自始也鄭以岍岐爲陰列西傾次陰列嶓冢次陽列岷山正陽列蓋岍岐之列河濟所經西傾之列伊淮渭所經皆在北條爲陰嶓冢之列漢水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皆在南條爲陽唐志云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是卽四列之謂也舊說亦所當參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陪史記作負漢書作倍釋文圉魚呂反華如字又戶化反陪音裴

蔡氏曰西傾朱圉鳥鼠太華皆雍州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

皆豫州山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朱氏曰〕凡言至于者以相去之遠也〔曾氏曰〕岍與西傾皆北條山故西傾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岍也〔王氏曰〕上節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至于太華其陰則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其陽則南河與地絡之所會也河自下龍門其勢湍急及華之陰喬嶽綿亘其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而涇渭灃漆伊洛瀍澗諸水入焉熊耳四山者志伊洛淮水之所以治也

〔地理今釋〕朱圉山在今陝西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熊耳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七十里接陝西西安府商州（晉上洛縣）界熊耳雖有東西異名其實一山故郭璞云在上洛班固云在盧氏蔡傳以班固為非非也外方今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綿亘一百五十里桐柏山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西接襄陽府襄陽縣界陪尾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案孔傳云淮出桐柏經陪尾今德安府安陸縣北有橫山漢志所謂橫尾山古文以為陪尾者也淮水不經此山下吳澄書纂言曰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以橫尾為陪尾者非是互見泗水下（西傾太華見梁州鳥鼠見雍州）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蔡氏曰嶓冢即梁州之嶓荊山南條荊山內方大別亦山名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鄭氏曰〕此為漢水之經始也嶓冢漢水出焉荊山內方漢水所經大別漢水所入導嶓冢至荊山導內方至大別而治漢之功可施矣

〔地理今釋〕內方山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西周迴百餘里接荊門州界大別山一名甑山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水西岸（嶓冢見梁州荊山見荊州）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岷漢書作崏後同）

朱子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敷淺原是導岍岐荊山而逾于河以盡恒碣之例也〔蔡氏曰〕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曾氏曰〕岷嶓皆南條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於導嶓冢也〔胡氏曰〕至于衡山覩九江之上流也及衡而止不過其山南經洞庭至傅陽山為豬彭蠡計也而三江形勢亦大略可見〔朱氏曰〕導江漢之山至大別敷淺原而即止者以江漢至此合流赴海不煩殫力隨刊且導水合舉源流可以互見耳

〔地理今釋〕敷淺原案朱子九江彭蠡辨云敷淺原說者以為漢歷陵縣之博易山在今江州德安縣為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唯是為宜耳蔡傳遵用師說指廬阜為敷淺原

而復以無可考據爲疑何也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南山北隸南康府星子縣岷山見梁州衡山九江見荊州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釋文弱本或作溺合如字黎力兮反

蔡氏曰合黎山名流沙其沙隨風流行故名鄭氏曰弱水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行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朱子曰自弱水至洛皆導水之事大槩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爲水之經此言水以爲山之紀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不經中國故首言之胡氏曰九州所紀諸水是禹施功之次第導水所紀九川是禹循行之次第

地理今釋合黎山亦名要塗山在今陝西甘州衛西北四十里緜延而西接高臺鎭彝二所界流沙在今陝西嘉峪關外索科鄂模即居延澤漢志古文以爲流沙以北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其沙隨風流行隨處有之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林氏曰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即得其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也杜氏曰黑水所經之處年代久遠今已湮涸自三危以北莫考其原三危以南水行徼外不知其從何處入南海源流皆無可言也

地理今釋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蕃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鄭元云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是也案今雲南大理府雲龍州西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江經其境有黑水祠或以爲即古三危也然其地太南似未爲的姑存備考導川黑水即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於西藩諾莫渾五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爲漾備江即古葉榆河大昌所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甯府境其正支南行絕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屬順甯府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而合又南流至阿瓦國入南海○案金沙瀾滄一爲梁州之黑水一爲導川之黑水然皆非四大水之黑水也昔人謂藩名山川皆以形色西南夷地水色多黑故悉蒙黑

名如打沖金沙瀾滄俱得稱黑水也而眞黑水之源去瀾滄之西三百餘里蕃名哈拉烏蘇色禽經蒙藩怒彝猓猓界由緬甸入南海即佛書所謂黑水出阿耨達山即大崑崙山在今達賴喇嘛界東是也禹迹之所不至蓋中國在阿耨達之東故名震旦所入大水唯黃河一支可見黑水出阿耨達之東實在中國之西南未嘗流入內地故從古無人知其源委也○案黑水之辨諸家紛如今考地圖禹貢之黑水有三正不必強合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今甘州至於燉煌今廢沙州此雍州之黑水也漢書地理志犍爲郡縣南廣注南廣今南溪縣云汾關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今敘州府唐樊綽亦以麗江爲古黑水云羅些城北有三危山羅些城在今麗江府

北境其水從山南行上流出吐蕃界薛季宣謂瀘水爲黑水今打沖河引酈道元說黑水亦曰瀘水卽若水出姚州徼外吐蕃界中山海經黑水之間有若水是也以麗江之說爲非不知打沖河至大姚縣卽合金沙江會流入岷江薛氏之說原與漢志相合此梁州之黑水也宋程大昌以瀾滄江爲黑水李元陽黑水辨亦云隴蜀無入南海之水唯滇之瀾滄足以當之而元史載勸農官張立道使交趾竝黑水以至其國吳任臣山海經注亦以瀾滄爲古黑水此導川之黑水也蓋雍州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皆在黃河之南有截然不相紊者第以張掖燉煌尚在內地可以尋源而求而推其委而不得遂託爲越河伏流之說夫崑崙爲地軸其山根連延起頓包河南接秦隴直達長安爲南山黑水自燉煌而南縱可越大河之伏流其不能越河以南之南山也明矣若狃于雍州三危既宅之說此是言雍州分域以內今終南鳥鼠皆在河之南而三危更在鳥鼠之南書疏鄭康成引地記云三危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要知禹貢導川之三危必在河之南非鳥鼠三苗之三危也辨詳三危下其與雍州之黑水又何涉邪然主瀘水麗江瀾滄之說者亦皆以意度未能確指水之分合不知瀘水麗江源異而流同麗江瀾滄源近而流別分合言之梁州之黑水有兩支而與導川之黑水實出一地也而古未有及之者蓋以二水僻在蕃界隔蔽南山阻奧從古未通中國但從入中國之支流以古今分域配之料約爲某水某水而已今海內一統西南徼外咸入版圖爰遣使臣偏歷其地究源討委寫圖以誌支派經絡瞭如指掌諸家浮說有所折衷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孟史記漢書作盟伾史記作邳洚史記作降漢志作絳釋文孟如字伾或作岯音丕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敷眉反韋音瓠郭撫梅反或作胚洚如字鄭讀爲降戶江反

蔡氏曰華陰華山之北也孔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孔氏曰孟河北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孔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張氏曰降水卽濁漳也鄭氏曰播散也同合也下尾合名爲逆

河言相向迎受蘇氏曰逆河者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卽渤海也傅氏曰自積石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禹記河之所經以龍門而上積石而下地高而水不爲患功所不加故不言也胡氏曰河自孟津以下出險就平兼會濟沁伊洛漸有奔放之勢然南岸山脈不斷瀕河地形高卬河不能決而南但豬滎播而其事畢矣河從大伾山南東出氾濫兗豫靑徐之域河渠書所謂行平地數爲敗者也乃厮爲二渠一循故道自大伾山南東北流名之曰漯漯川受水不多雖平地不爲害一引而北載之高地爲大河之經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又東北合漳水是謂北過洚水漳雖善徙爲南北兩尾所束氾濫終不能遠故引河由此入海九

河之所以入海而無壅者賴逆河之復合爲一也顧氏曰河自大伾以北地勢益廣衍大陸則又鍾水之區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性之所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洚洞之際最爲當機而扼要也

〔地理今釋〕案地圖河出今西番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大小千百泉錯列如星元史所謂火敦腦兒即星宿海也）匯爲查靈鄂靈二海子（各周三百餘里東西相距五十餘里元史所謂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也）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南流千餘里南北受數十小水經烏藍莽乃山下有多母打禿昆多倫河多拉昆多倫河自東南來入之（元史所謂納鄰哈剌乞兒馬出二水也）自此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前後小水奔注不可勝計繞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山之東（即元史所謂崑崙山也）流百五十餘里有齊普河呼呼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迆邐東北流三百餘里會踏克圖哀俄羅濟諸水歷歸德堡（元史作貴德州）經積石山至陝西臨洮府河州入中國界過蘭州又折而東北經甯夏衛流出塞外（河以內爲河套地）又東南至延安府府谷縣入塞（河以東爲山西界）南流至潼關衛又折而東由河南山東界至江南淮安府安東縣入海○崑崙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案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

水崑崙山祠此蔡傳所據以爲崑崙在臨羌者也然漢志言西有崑崙山祠非言山在縣界漢臨羌縣在今陝西西甯衛西崑崙山不當若是之近通典云吐蕃自云崑崙山在中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番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河源其間蓋即今之枯爾坤也元史河源附錄云吐蕃朶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案此即今番語所稱阿木你馬勒產母孫大雪山也在星宿海東其山緜亙三百餘里上有九峯最爲高大黃河經其南又遶其東北梁寅所謂河遶山之三面如玦然者但如其言則崑崙轉在河源下流似未爲的孟津即今河陽渡又名富平津在河南懷慶府孟縣南十八里大伾山亦名黎山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南二里周五里降（今本作夅）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府潞城縣入濁漳水由是濁漳水亦名洚水矣（積石龍門見雍州華山見梁州厎柱見導山洛見豫州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史記漾作瀁滄作蒼釋文浪音郎澨市制反匯徐胡罪反韋空爲反）

〔孔傳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鄭氏曰〕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即漢之別流三澨水名〔胡

氏曰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東行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孔傳曰匯迴也東迴爲彭蠡大澤程氏曰水之以小注大則爲入水力稍相參配則爲會而匯之爲義唯此有之以其力大而相衡蕩其狀回復宛轉無有此受彼聽之別故與他水合併爲一者不同也朱子曰彭蠡之爲澤實在大江之南然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吳氏曰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有似別爲一水然何也蓋漢水源遠流大可亞于江兩相匹配與他小水入大水之例不同故於荊州言朝宗于海必以

江漢並稱蓋曰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爲江漢亦爲江也故漢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鄭氏曰江漢發源於梁合流於荊而入海於揚三澨而上漾漢異名而同源大別而下江漢異源而同流

地理今釋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甯羌州北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爲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滄浪水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三澨案說文云澨埤增水邊土入所止也王逸注西澨杜預注漳澨或云水涯或云水邊禹貢錐指云三澨當在清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卽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古邔縣之北也嶓冢見梁州大別見導川彭蠡見揚州

案漢書地理志云禹貢嶓冢山西漢水所出此經所敘乃東漢亦不得以西漢之山源冠東漢水首通典及元和志俱以爲嶓冢有二東西漢水所分出水經注亦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王氏後案辨駁非是鄭亦深謂經文東匯以下十三字爲衍文朱子取之蔡傳宗之然臆刪經文斷不可從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北會于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澧史記漢書作醴釋文澧音禮迆以爾反

傅氏曰江水別而爲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孔傳曰澧水名東陵地名林氏曰迆者斜出之辭傅氏曰江至東陵始與漢合而經於東陵之下記其東行斜迆而北者著與漢既合之形勢也林氏曰匯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蒙上東匯之文曾氏曰豫章九江合于湖漢東至彭蠡入江此九水蓋南江也邵氏曰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入三江並持而東則江爲中江漢爲北江彭蠡所入爲南江可知已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唯見其爲江也不見其爲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故曰江漢朝宗

地理今釋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衛北西番界源有三支正

支自浪架嶺（岷山之隨地異名者）南流東支自弓槓口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茂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離堆歧爲數十股滂沱南下左抱成都府西環崇慶州衆流以次會于新津縣南又南行逕眉州嘉定州至敘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浙而東北流至重慶州嘉陵江（發源陝西鳳翔府寶雞縣之大散嶺至鞏昌府徽州合西漢水入四川界）涪江（發源松潘衛東雪欄山東南流至合州與嘉陵江會）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經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荆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卽彭蠡江）又東北

流入江南界經江甯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灃水出今湖廣永定衛西歷山至岳州府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東陵卽巴邱山一名天岳山臨大江今湖廣岳州府城是其遺址（岷山見梁州沱九江見荆州）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溢史記作泆漢書作軼菏史記漢書作荷釋文沇音兗又以轉反）

〔蔡氏曰〕發源爲沇既東爲濟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滎卽滎波之滎陶邱地名再成曰陶〔吳氏曰〕濟既入河其伏者潛行地下絕河而南溢爲滎澤再出于陶邱北溢爲菏如井泉自中而滿非有來處出者言在平地自下而涌非有上流也〔蔡氏曰〕菏卽菏澤謂之至者菏水自有一派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經立導沇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蓋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

〔地理今釋〕沇水卽濟水之上流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溫縣東南入河陶邱在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西南七里（滎菏見豫州汶見青州）

案濟水有三伏三見之說本之地理志水經注胡氏錐指云濟瀆所經之地其下皆有伏流遇空竇卽便涌出故一見于滎澤再見于陶邱不必以入河之濟爲上源亦不必并泰澤東邱數之爲三伏三見持論最爲精確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孔氏曰〕桐柏山淮水所出〔吳氏曰〕沂先入泗泗乃入淮二水均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胡氏曰〕淮之所納其山源之水泗沂汝潁爲大汝潁不見于經以未嘗施功故耳

〔地理今釋〕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山下有淮井泉源所出）水經注出胎簪山者卽桐柏之支峰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出河南汝甯府遂平縣西六十里洪山）又東由固始縣入江南鳳陽府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淠水入之又東北至懷遠縣合渦河又東徑長淮衛至五河縣合澮河又東徑泗州城南盱眙城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府清

河縣之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濟漕歷揚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揚子江○案禹時江淮本不相通自春秋時吳伐齊於廣陵城（今揚州府）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邗江東北通射陽湖（屬淮安府山陽縣）而北至末口入淮此溝通江淮之故道也至晉永和中江都水斷乃於歐陽埭（在江都縣西南）引江至廣陵城而北出白馬湖合中瀆入淮謂之山陽瀆隋時又開廣之以通戰艦明初陳瑄循故瀆開新運河以通漕此即今之運道也

（桐柏見導山泗沂見徐州）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孔氏曰〕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孔傳曰〕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陳氏曰〕灃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此

〔地理今釋〕（鳥鼠灃涇漆沮並見雍州）

案山海經爾雅河圖括地象俱以鳥鼠同穴為一山孔傳主之鄭康成以為二山蔡傳主之或其山脈連屬一幹一枝亦未可定要不得謂截然二山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蔡氏曰〕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胡氏曰澗瀍二水入洛處相去甚近故連言之渭洛俱入河不得為導然渭雖

之貢皆由渭以達于西河荊豫之貢皆由洛以達于南河渭汭洛汭四州貢道之衿喉也故四瀆而外特循行之

〔地理今釋〕（熊耳見導山澗瀍伊並見豫州）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隩史記漢書作奧史記宅作居刊作栞源作原釋文隩於六反王篇於報反滌待歷反陂彼宜反）

〔吳氏曰〕同謂九州之內無一處有未治者〔蔡氏曰〕隩隈也涯內近水為隩四方之隩水涯之地皆可奠居〔王氏曰〕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金氏曰〕刊者去蓊鬱驅猛獸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矣〔呂氏曰〕滌源水平而復疏滌其源為經久計也凡治水不出兩端川流畎澮轉相入以達于海所以使之有所歸也或遠而不達則捐數百里之地以為澤所以使之有所容也〔蔡氏曰〕陂障也〔胡氏曰〕川流水故宜疏之以導其滯澤止水故宜鍾之以豐百物〔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名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會同于京師矣〔孔氏曰〕諸州之山川澤於此復總結之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金氏曰〕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孔氏曰〕水災已除壤墳壚之眾土俱得其正復本性故也〔蔡氏曰〕厎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蘇氏曰〕九州各則其壤之高下以制國用為賦

入之多少中邦諸夏也貢篚有及於四夷者而賦止及於諸夏也金氏曰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隘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胡氏曰總結諸州土田貢賦之事

案王氏後案力主鄭氏以中邦二字連屬下句讀非

錫土姓

蔡氏曰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金氏曰水土既平田制既定於是修封建之法各使守之錫土者賞其功勞定其限制也錫姓者表其勳德輯其分族也封建之來固久經洪水之患則限制多不明有水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以修封建之制也胡氏曰諸論功行賞事所恒有唯錫土姓爲

非常之典故特紀之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釋文台徐音怡

蔡氏曰台我距違也王氏曰曰台曰朕皆禹自言金氏曰禹既任天下之事則率屬倡牧儀刑百辟者固其職此所以祗敬我德以爲率先而其所行諸侯自無所違距也

案鄭康成以台朕皆指舜徐氏會箋申其意云祗敬也祗台德先卽周書無逸皇自敬德之意言天子先自敬其德則天下無敢違距所謂安汝止惟幾惟康惟動丕應徯志也此義亦精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釋文甸田徧反納如字本又作內音同總音摠銍珍栗反秸本或作稭工八反

蔡氏曰甸服畿內之地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金氏曰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藁束之以納也禾以爲糧藁以飼馬以供薪芻凡雜用也鄭氏曰銍謂刈穗斷去藁也秸謂禾又去其穎惟藁秸也呂氏曰粟穀也曾氏曰九數有粟米之法爲粟二十斗爲米十斗此粟米之辨也王氏曰言服者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內移用故薄其賦稅而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金氏曰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百里之中爲轉輸粟米之制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不復言納蓋不遠納于帝都或行百里或二百里而使

三百里之民轉而輸之于都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朱子曰近麤而遠精近者易致遠者難致故也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餘則賦各歸其國故略之孔氏曰更敘觕成五服之事

案蔡傳謂服字總前二者而言徐氏會箋申之云服役之事則自三百里止役不及于太遠也其說亦通然三百里之納秸不應獨薄於總銍粟米要不若王氏金氏之說爲優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蔡氏曰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顏氏曰采官

也因官食地故曰采〔蘇氏曰〕卿大夫之采地男邦小國諸侯大國次國小國在內依天子大國在外以禦侮也〔呂氏曰〕言男則子在其間言侯則公伯在其間〔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爲百里者三隨文生例〔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此矣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釋文揆葵癸反奮方問反

〔蔡氏曰〕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林氏曰〕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爲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五百里則接於要荒故於此設爲綏服欲以撫安邊境藩衛中

國而已〔金氏曰〕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鄭氏曰〕立學校明禮義使教化誕敷於內固所以安之修車馬備器械使威武震曜於外亦所以安之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釋文要一遙反

〔蔡氏曰〕要服去王畿已遠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王氏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也〔鄭氏曰〕蔡之言殺減殺其賦〔孔氏曰〕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二百里蔡者稅徵差簡耳

案蔡字說文作𥻨音素葛反故鄭讀爲殺較孔傳訓法爲更精至宋儒本左傳蔡蔡叔杜注蔡放也謂放罪人於此下二百里流即作放流字解蔡傳主之方水土平成之後聲教四訖必於要荒二服各預設數百里放流罪人之地聖王豈忍出此恐非經旨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蔡氏曰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徐氏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故謂之荒〔周禮夏官注曰〕蠻者縻也縻繫之以政教也〔禮記王制疏曰〕流謂九州之外或貢或否流移不定〔孔氏曰〕既不役作其人又不賦其田事也〔金氏曰〕諸侯分服特以爲朝貢之限制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釋文漸子廉反被皮寄反訖斤密反

〔孔傳曰〕漸入也〔顏氏曰〕被加也朔北方也暨及也〔蔡氏曰〕聲謂風聲教謂教化〔吳氏曰〕訖盡也〔林氏曰〕古者下錫上亦謂之錫〔王氏曰〕禹錫玄圭于堯以告成功也〔孔氏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爲天色圭必以天色者言天功成也〔傅氏曰〕水患平而錫土姓君之報功也聲教訖而錫玄圭臣之歸美以報上也〔孔傳曰〕此言五服之外〔胡氏曰〕總言九州之大界即所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非謂舉四海而疆理之悉有其地悉臣其人也

案孔傳以朔南暨聲教爲句則似聲教專爲朔南所預且

下句又將何指不可從禹錫句蔡傳謂堯錫玄圭以彰顯之則當言錫禹不當言禹錫或治水之初堯以玄圭錫禹至此告厥成功禹仍還以錫堯容未可知要之錫爲下錫上之辭與堯典之師錫九江之納錫一例解方合禹錫告成文義

先仲兄慨若先生潛心力學不得志於有司退而著書於經學罔弗貫串輯有禹貢正詮春秋三傳纂要二種告余曰纂要一書俟同志者釐定再刊而禹貢正詮蒐羅諸家訓詁參酌異同注明某氏云云不敢掠美俾閱者可校原書自謂畢生心血在斯汝可先付剞劂慨自庚申之亂吾家舊藏書籍悉付劫灰以上二種入行篋中往來大江南北得以保護無失頻年于役鮮暇茲攝篆雲間公餘取而校字爰付手民至於是書之有裨後學見於俞楊二序暨先生自序不復贅一詞云光緒乙酉建亥之月弟丙吉謹跋

〔清〕侯楨撰

禹貢古今注通釋六卷

清光緒六年侯復曾古杼秋館活字本

序

說禹貢者古無專書宋毛晃始作禹貢指南程大昌有禹貢論傅寅有禹貢集解其書皆散佚不傳僅錯見永樂大典中自宋以後禹貢注釋不下數十家得失互見當以胡渭禹貢錐指爲最善然若九江專主洞庭已爲徐文靖所駁注書之難類若是與吾同年友侯子勤幼卽好胡氏書繼乃求諸古注得馬鄭王三家說復參以歷代地志輿圖及近世乾隆府廳州縣志水道提綱等書纂成禹貢注六卷名曰古今注通釋凡方州分合山水原委今昔同異之

故皆能爲之討索辨難折衷以定一是而於水利河防尤三致意焉夫古之治河者順其勢而導之不聞逆其性而制之也今河日南徙盡失禹時故道治之者隄防束縛阨其北流時有漫決之患而不知變計者非以國家歲漕東南粟勢不得不假黃以濟運耶而所以盡力漕渠不惜數石致一石者則又由乎西北不開水利而必仰食東南故也書中嘗言冀州白壤地本宜稻自溝洫廢人功不修冀州遂爲廢土耳嗚呼棄數千里之地而不耕是誰之過乎昔徐貞明著潞水客談有十四利之說而行之永平輒墾水田三萬九千有奇　憲廟時曾修畿內水利亦得田七千餘頃其成效可睹也　今上初政廷臣有條上畿輔水利營田事宜者旣格不得行其明年河決豐沛運道梗塞遂議改海運於是乎河漕並困矣讀是書爲之慨息且惜子勤有經世之志而跧伏里閈徒使人目爲經生家言而忽之也子勤喜治古文瘖擽得之方望溪氏然心力尤注於禹貢一書殆欲與胡渭相表裏而精審有加焉所謂繼事者易有功者耶吾鄉先輩若王鑑華玉滈於禹貢俱有撰述而不甚著稱是書出吾知前賢當畏後生已乃爲之

序而歸之

咸豐元年冬十二月同學年弟秦緗業書

禹貢古今注通釋目錄

是書楨在京師姚吏部湘坡師寓所作也楨幼即喜讀胡渭閻若璩顧棟高三家之書初未得其要領後從吳江進青厓先生游相與討索因取歷代史地志山經輿圖辨其異同參互考訂纂成禹貢注六卷姚師見而善之命授公子似亭頗曰古今注通釋不敢過信古注惟其是而已鄭注久無專本馬王亦散佚所引本江聲王鳴盛孫星衍焦循水道沿歷本傳澤洪齊召南郡縣今釋本洪亮吉李兆洛所未盡者以己意論箸于篇近時之水利亦間附焉自丙午迄庚戌凡五年于茲矣纂之若是之勤以云有當經誼未敢信也道光三十年四月

金匱侯楨

卷一

冀州

兗州

青州

徐州

卷二

揚州

荊州

卷三

豫州

梁州

雍州

卷四

導山

卷五

導川

卷六

定賦弼服

禹貢古今注通釋卷一

德清侯楨子勤氏纂

禹貢

書序曰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孔氏安國傳曰

禹制九州貢法孔氏穎達正義曰賦者自上稅下之名

治田出穀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

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以獻謂之厥貢王氏炎曰

九州有賦有貢凡賦諸侯以供其國用凡貢諸侯以獻

於天子絜貢名篇有大一統之義焉楨案貢者夏后氏

田賦之總名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廣雅釋詁云

貢上也稅也釋言云獻也古者以貢當稅義得通稱也

鄭氏元訓貢爲功云地平天成而府事允治萬世允賴

皆禹之功也於義亦通然不若從序任土作貢爲得佘

纂是書大旨本鄭氏而義有未協者亦不敢强同也

禹敷土

敷史記夏本紀作傅鄭氏曰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

馬氏融曰敷分也傳曰洪水汎濫禹分布治九州之土

葉氏夢得曰辨九州之封域而分布之使官各行守以

任其事民各有宅以任其力也楨案敷荀子作溥言治

功之廣也禹貢首言敷土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論語

曰禹稷躬稼是其義也然則經言刊旅滌源皆爲田賦

而設術

隨山刊木

鄭氏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

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傳曰隨行山林斬木通道

楨案刊漢書作栞說文栞槎識也讀若刊槎衺斫也傳

訓刊爲斬本許慎而鄭氏以刊爲除者左氏襄二十五

年傳云井湮木刊杜預注訓爲除是也

奠高山大川

馬氏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傳曰奠定也高山五岳

大川四瀆楨案伏生尚書大傳云高山大川五岳四瀆

之屬傳截去之屬二字非也蓋九州皆有高山大川所

謂刊旅滌源者皆是不獨五岳四瀆也又考堯時五岳

東岱南衡西華北恒中太岳也爾雅河南華河西嶽則

以華爲中岳岍爲西嶽水經禹貢澤地所在則以霍爲

南岳云在廬江潛縣西南然禹貢無此山蓋漢時因衡

山逺移祀此山也爾雅又以嵩高爲中岳嵩高即禹貢外方堯時不以爲岳周都岐陽以太華爲中岳堯都蒲坂以霍太山爲中岳則禹貢中岳爲太岳無疑矣

冀州

鄭氏曰兩河間曰冀州不書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傳曰此州帝都不說境界以餘州所至則可知蘇氏軾曰堯水河爲患最甚江次之淮次之河行冀兖爲多而青徐其下流被害尤甚故禹行自冀始次兖次青次徐四州治而水患衰矣次揚次荆以治江淮江淮治而水患平次豫次梁次雍以治江河上流之餘患而雍最高故終焉楨案冀州界今山西太原平陽潞安汾州大同朔平澤州蒲州等九府遼沁隰解保德平定等十州直隸順天永平順德保定正定宣化廣平承德八府及河間府河間任邱肅寧三縣遵化易定深趙五州河南則懷慶衛輝彰德三府東北則 盛京錦州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西至歸化城西黄河東岸故唐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皆是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

鄭氏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梁山西南于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以襄水害易也楨案北屈縣今山西平陽府吉州東北二十一里壺口山在州西南七十里夏陽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西北九十里美陽今乾州武功縣西南岐山在縣東北四十里水經河水南過河東北屈縣西酈道元注云北屈縣故城西十里有風山西四十里河南孟門山與龍門山相對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又酈注南出龍門口云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則鑿龍門即治梁山治梁山即治壺口矣傳曰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而西曾氏旼曰其先河出孟門之上横流而出其東壺口其南梁山其西岐山皆壅於水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其餘功又及岐山焉壺口梁岐施功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於冀也蔡氏沈集傳以梁爲呂梁岐爲狐岐皆冀州山非是呂梁山一名骨脊山在今山西汾州府永甯州

東北狐岐山一名薛頡山在今汾州府孝義縣西二山去河甚遠不得謂河水所經也又案既載蘇氏始屬下讀絫傳末之先儒皆屬上冀州爲句謂載之言事作徒役而書之於册胡氏(渭)曰經實無此意且以既載二字連上讀則壺口二字不成辭今從蘇氏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岳陸氏(德明)經典釋文字又作嶽鄭氏曰岳陽縣太岳之南于地理志太原今以爲郡名岳太岳在河東彘縣東名霍太山楨案太原郡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治

彘縣漢順帝改爲永安縣今山西霍州治山在州東三十里爲中鎮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卽此也堯時爲中岳故有岳名後人誤讀崧高詩以嵩山爲中岳而太岳之名反隱矣傳曰高平曰原太岳在太原西山南曰陽曾氏曰太原汾水之所出岳陽汾水之所經既修太原至于岳陽道汾水故也今考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汾陽縣今爲靜樂縣山在縣北一百三十里一名燕京山淮南子曰汾出燕京是也山最高大橫亘數百里爲山西諸山之祖汾水其南源也

其曰既修者繼鯀之治言之也葉氏曰傳言禹能修鯀之功則鯀功不皆廢也蓋有因而修之者焉鯀惟知治太原此功所以不成故禹必先事壺口梁岐而後修鯀之舊迹自太原以至岳陽也

覃懷厎績至于衡漳

鄭氏曰覃懷爲縣名屬河內地理志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行千六百八十里衡漳者漳水橫流入河楨案此淸漳也衡古橫字傳說與鄭同言從覃懷致功至衡漳王肅以衡漳爲二水名非也

河內今河南懷慶府武涉縣西南懷縣故城在縣西大黽谷說文水經注作大要谷沾縣今山西平定州南八十里以沾嶺得名沾嶺一山東爲沾河源西爲大黽谷在樂平縣西淸漳之源也濁漳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南發鳩山一名鹿谷山至交漳口入淸漳地理志鹿谷山濁漳水所出東至鄴入淸漳是也鄭不言濁漳以入淸漳略之也阜城後漢屬安平國今直隸河間府阜城縣東爲故漳入河之道又案河水湍急非挾他水之力遏之入海未可言治昔之用渭洛漳衛猶今之用

淮也焦氏循曰治河之法備於冀州河出龍門得渭力
挾之而東恐其溢也修太原以逼汾水而持之旣至孟
津將欲載之高地則用伊洛諸水挾之而北恐其溢也
通沁水以持之覃懷厎績沁水通也沁持於河內洛逼
於河南而河乃北就衡漳矣

厥土惟白壤

馬氏曰壤天性和美也傳曰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
色白而壤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退而後土
性復色質辨始可與地利定賦法也楨案禹利九州定

賦法冀州白壤賦上上錯其質厚故收獲多於他州自
溝洫廢人功不修冀州遂爲廢土後人因壤性本美於
玉田豐潤二縣開水田獲稻堅好地力盡人功修也我
朝林文忠則徐徐士郎士芬皆欲因畿輔水利開墾
以省南漕嘗攷　京畿諸水直沽所滙者曰白河曰桑
乾河曰清水河曰滹沱河曰漳河曰衛河　盛京諸水
西至京東者曰灤河曰薊運河白河源出宣化府赤城
縣邊外五郎海山西南流入邊合獨石龍門二水南經
密雲與潮河合潮河出古北口邊外西北大山卽白河

之上源也又南至通州合沙河又南合玉河沙河出昌
平州西北居庸關東南流過朝宗橋至宛平北境入海
澱玉河出玉泉山東北經大內出都城注大通河
皆合白河又南經通州城東曰潞水又東南經香河武
清至天津合桑乾又經府城北至直沽北入海桑乾河
今名永定河源出山西朔平府朔州西北洪濤山東南
流合灰河灰河出管涔山北麓卽桑乾之南源也二水
合流經大同渾源入直隸界又經保安州至懷來入邊
城行山中經昌平及宛平西境東南出蘆溝橋經良鄉

固安永清霸州東安合玉帶河東流過三角淀三角淀
卽古雍奴水爲七十二清河所匯今曰東淀以其對任
邱趙北口之泊爲西淀也又經武清至天津合運河所
謂丁字沽也又經府城北至直沽北入海清水河卽會
同河今名玉帶河西南自任邱趙北口東北經保定霸
州永清東安合桑乾又東南至西沽拒馬澱易之委匯
也拒馬河卽淶水源出直隸易州廣昌縣北厓古塔北
易水卽白溝河一曰濡水南易水卽長流河一曰雹水
皆出易州沙河源出山西繁峙縣東界巖頭山滋河源

出山西五臺縣東界烏牛山皆入唐河唐河即滱水與
滹沱漳河並詳禹貢衛河以地名本百泉及洪泉非禹
貢之衛上源出山西潞安府南山經河南山東曰大小
丹河又經直隸合漳入海袁大來悳泰尹河內嘗鑿五
龍口引丹水灌田　國朝師其意設牐堵啟閉三日濟
運一日灌田此衛河之上源也灤河即古濡水源出獨
石口外東南山中西北流折東南經熱河　行宮禁地
又東南至喜峰口入邊又經永平遷安至樂亭入海薊
運河即古泃水源出遵化州龍井關南山南流合馬蘭
沙淋三河至薊州又合玉田豐潤二水至韓沽西入海
以上諸水皆可仿古溝洫法引以溉田不則鑿井仿恆
升車法激水自下而上用竹承注迴達田間一井可收
十畝之用徐侍郎嘗試行海淀積有成效惜爲當事所
阻余因繫其意而詳畿輔諸水以備有志者採擇焉

厥賦惟上上錯

鄭氏曰此州入穀不貢賦之差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
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
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

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楨案夏行貢法什
一稅夫田不盡井此以井計者王制正義云以禹貢九
州有上中下九等故以井田計之是也傳曰賦謂土地
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雜出第二之賦孔氏曰
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賦稅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
性因九州差爲九等人功有强弱收穫有多少此州以
上上爲正而雜爲次等言出上上時多上中時少也林
氏之奇曰冀州之賦獨先於田者王畿千里之地天子
所自治并與園廛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之所
任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於厥土之下而餘州皆田
之賦也故先田後賦所以異於畿內也

厥田惟中中

鄭氏曰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
力競得而田之則謂之田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
備也王氏曰言其土地各有肥瘠楨案鄭王說不得兼
通江氏聲曰昆侖高一千里九州在昆侖東南故西北
高而東南下雍州田上上揚州田下下則以高爲上卑
爲下也王肅云各有肥瘠不應中中之田出上上之賦

雍州田上上反出中下之賦蕭說非是然蕭舍賦而專
言田猶可自持其說孔傳說兼鄭王不兩惑與

恆衞既從大陸既作

鄭氏曰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衞水在靈壽大鹿澤在鉅
鹿北爾雅釋地十藪晉有大陸傳曰二水已治從其故
道大陸之地已可耕作孔氏曰地理志恆水出常山上
曲陽縣東入滱水衞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又
云釋地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
楨案上曲陽縣今定州曲陽縣西恆山去縣治百二十

里恆水出焉一名長溪東至保定府祁州入於滱水靈
壽縣今正定府靈壽縣西北衞水出其縣艮司村一名
習溝東南流入滹沱河周禮職方氏并州其山鎮曰恆
山其川曰虖池嘔夷嘔夷即滱水也恆衞入滹沱滱水
以小水入大水所謂既從也禹貢施功者雖小必記不
施功者雖大亦略胡氏即以滹沱滱水爲恆衞非也今
考滹沱源出山西繁峙縣東北泰戲山曰青龍泉滱水
源出山西渾源州南翠屏山即恆山西麓曰唐河齊氏
召南亦以爲即禹貢恆衞蓋恆衞入滹沱滱水後入遂

以滹沱滱水當之也鉅鹿縣屬鉅鹿郡今直隸順德府
平鄉縣治甯晉北泊在縣西北一名鉅鹿澤又名廣阿
澤班固鉅鹿郡下繫諸禹貢者是也其上游曰葫蘆河
即漳水北受滹沱於東鹿南至冀州北又東北經衡水
武強獻縣分爲二派以會於天津直沽口東入海即古
大陸澤也或因冀州大陸有三遂以河南修武縣吳澤
當之失之遠矣修武爲古甯地去鉅鹿絕遠不得引春
秋說以證禹貢也恆衞大陸書于田賦之後者曾氏曰
恆衞二水在帝都之北而且遠大陸地最卑而河所經

故其成功在田賦之後林氏曰恆衞大陸成功在田賦
既定之後故不與覃懷衡漳文勢相屬其論書法皆善
也

鳥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鳥史記漢書並作鳥河或爲海鄭氏曰鳥夷東北之民
賦食鳥獸者戰國策碣石在九門縣今屬常山郡蓋別
有碣石與此同名今驗九門無此山也傳曰海曲謂之
島碣石海畔山孔氏曰地理志云碣石山在北平驪城
縣西南楨案鳥馬鄭王並作鳥與馬班同疏云孔讀鳥

爲島是僞傳破讀亦未改字今本從衛包改也鄭引戰
國策云九門無此山九門在今正定府藁城縣西北無
大山鄭說是又云別有碣石當亦以禹貢碣石爲在驪
城也鄭注多引地志此當有闕文耳驪城在今永平府
灤州西南與昌黎撫寧接界枕海有山頂曰天橋柱韋
昭常指此爲碣石閻氏若璩曰酈道元家鄉亭今之涿
州距碣石六百餘里三言碣石淪于海無論今撫寧縣
有碣石山去海尚三十里卽其本朝文成帝太安四年
戊戌登碣石山觀滄海改山名樂游此豈包淪洪波者

耶程大昌生南宋益附會以碣石在海中去岸五百餘
里眞妄談觀此則以碣石爲淪于海者誤碣石異說最
多詳導山其曰夾右者蘇氏曰河自碣石山南渤海之
北入海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
掖也蔡氏曰島夷以皮服來貢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
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蓋自海入河爲
貢道史遷作入于海者誤林氏曰島夷皮服皆言水害
既除海曲之夷獻其皮服也

濟河惟兗州

兗史記作沇鄭氏曰言沇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王氏
曰東南據泲西北距河傳同孔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
濟河之間相去路近兗州之境跨濟而過東南越濟水
西北至東河也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皆謂境界所
及也楨案濟當作泲漢書亦作泲說文云泲沇也又云
濟水出常山房子贊皇山則泲濟音同義別今以濟爲
沇水非也又案兗州界今河南衞輝府延津封邱攷城
三縣山東東昌武定二府臨清州及兗州曹州濟南青
州四府西北境直隸天津河間大名三府冀州及正定

府晉州藁城縣皆是也

九河既道

鄭氏曰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
以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九河之名徒駭太史馬頰
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
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傳曰
河水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孔氏曰河從大
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州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
大河東爲九道知在兗州界平原以北也漢書溝洫志

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平原東光鬲縣界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從北而南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元于欽齊乘曰漢世去古未遠許商言九河故道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某嘗往來燕齊西道河間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循漳注之河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而南清滄二州之間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至海此非胡蘇河歟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間曰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枕無棣溝玆非簡絜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濶數里西逼德棣東至海玆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玆非鬲津河歟土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楨案九河異說甚多書疏齊乘引許商說疏證明確最爲有據閻氏亦引二書以駁蔡傳簡絜爲一河之誤并正王横九河包淪於海之譌當可信也說詳導川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鄭氏曰雍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雷澤在沛陰成陽傳曰雷夏澤名灉沮二水會同此澤孔氏曰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雷夏既澤高地水盡此復爲澤也楨案今山東曹州府濮州東南有雷澤在漢爲成陽縣隋改雷澤縣唐屬河南道濮州元和郡縣志云灉水沮水二源俱出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十四里雷夏澤在縣北郭外今灉沮二水不可攷蓋宋時河決曹濮間其源已塞蔡氏以汳雎當之非是汝節韓氏謂汳雎在豫徐州之境無與於兖州是也又案周禮兖州其浸盧維鄭注云當作雷雍引此經胡氏曰周禮多古字靁似盧雝似維以字形相近而誤鄭破盧維爲雷雍殆不可易二水合以注澤則言雍固可該沮也蓋雝雍古今字史記漢書作雍晉人始改作灉遂與說文汳水至蒙爲雝水之雝相混也

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

鄭氏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楨案樂記桑間濮上鄭氏彼注云桑間在濮陽南考續漢郡國志濮陽屬東郡今在直隸大名府開州南鄭氏又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邱居土以其免於厄尤喜故記之案夾川兩大流河濟是也此州夾河濟之間少山而多邱傳曰土高曰丘楚丘帝丘詩言降觀于桑者皆在開濮之間故經繫此條於桑土既蠶之下也王氏樵曰蠶性惡溼於下土非宜兗地宜桑於水退始宜故獨於兗志之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繇說文引作蘇馬氏曰墳有膏肥也繇抽也傳曰黑墳色黑而墳起繇茂條長也林氏曰墳者土膏脈起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鄭氏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傳曰田第六賦第九賦正與九相當孔氏曰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爲第九也楨案作謂耕作言禹治水十三年水患始平此州始盡耕作之利也孔疏惑於馬融云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并數鯀之九年其謬實甚禹雖神聖安能以四年平天下之水且孟子明言禹八年於外顧反不如馬融之確耶史記漢志並引夏書禹抑鴻水十三年未嘗數鯀康成受古文尚書於季長亦不宗其說冲遠之說斷非矣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漆陸釋文引說文作桼篚漢書作棐鄭氏曰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寔於篚者入於女功故以貢篚別之允征曰篚厥元黃紹我周王傳曰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篚篚而貢焉孔氏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知地宜漆林也織文織而有文者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鄭氏曰地理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傳曰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因水入水曰達孔氏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至樂安千乘縣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具矣因水入水謂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楨

案漯張參五經文字作濕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桑欽云出平原高唐今山東曹州府朝城縣南有漯河東南有東武陽故城又青州府高苑縣北濟南府禹城縣西皆有漯河高苑爲漢千乘禹城爲漢高唐皆漯之所經志言過郡三者東郡平原千乘也後儒因桑欽所言與鄭注不合遂分東武陽高唐爲二水非是蔣氏延錫曰漯水本出高唐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然河與漯合可

謂之漯末與漯合不能先被以漯名也段氏玉裁曰鄭注河水篇云按竹書穆天子傳兩言濕水尋其沿歷逕趣不得近出高唐也桑氏所言蓋津流所出次於是間也玉裁按桑舉其源之近者耳斯言得之孔疏言從漯入濟自濟入河蔡傳言河之枝流皆誤於漢末濟漯爲河水隔斷遂至湮無依據不足辨也

海岱惟青州

鄭氏曰東自海西至岱東岳曰岱山傳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孔氏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據也漢末公孫度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魏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楨案青州東至朝鮮西至泰山朝鮮爲漢元菟樂浪郡唐曰高句驪後曰高麗國朝復曰朝鮮朝鮮之西爲 盛京鴨綠江口隔海與山東登州成山相望西南爲甯海縣旅順城隔海與登州蓬萊閣相望閣在府治西北北有廟島東曰長山島又北曰鼉磯島又東北曰大欽小欽南黃城北黃城四島又北即旅順口也洲嶼如星羅碁布孔疏言浮海

入海曲之間甚是泰山爲東嶽在泰安府泰安縣北五里爲漢泰山郡博縣地續漢郡國志泰山郡博有岱山廟岱山在西北是也又案青州界今山東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益都臨淄壽光昌樂臨朐安邱六縣及博興高苑樂安三縣南境諸城縣西北境沂州府莒州東北境濟南府歷城章邱鄒平淄川長山新城長清七縣泰安府肥城縣及泰安萊蕪東阿平陰四縣北境東北跨海爲 盛京奉天府又東訖朝鮮國皆是也

嵎夷既略

馬氏曰嵎夷地名用功少曰略傳同孔氏曰即堯典宅
嵎夷是也楨案春秋左氏傳曰天子經略四方又云封
畛土略皆訓爲界說文云畧經畧土地也則訓爲用功
少者非是說文又云嵎夷在冀州暘谷立春日日值之
而出尙書曰宅嵎夷又曰暘谷在遼西一曰堣銕暘谷
也許以嵎夷屬遼西故曰冀州孫氏星衍不能正其謬
而曰唐虞青州越海而至遼東與冀州連界故許氏云
在冀州非也薛士龍云在登州于欽云在海當州皆異
說不可從胡氏曰後漢書東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

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昔堯命羲仲宅嵎夷
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
潛海厥區九族是以九夷爲嵎夷也考其地則兼三韓
而言今當以朝鮮國爲正

濰淄其道

鄭氏曰濰淄兩水名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屋山淄水
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傳曰濰淄二水復其故道孔氏曰
地理志云濰水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
三行五百二十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

乘博昌縣入海楨案琅邪郡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東
一百五十里箕屋山在沂州府莒州西北與諸城接界
一曰濰山淮南子作覆舟山濰水出焉俗曰淮河亦曰
東汶河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入
海今曰淮河口昌邑即漢都昌也萊蕪縣今山東濟南
府淄川縣東南原山在青州府益都縣西南與淄川接
界一曰岳陽山淮南子作飴山淄水出焉東北流至青
州府博興縣合小淸河又東北至壽光縣北入海攷漢
志甾水至博昌入泲博昌今博興縣疏引作入海誤盎

禹貢淄水由博昌入濟合濟入海今入海處曰小淸河
口濟水故道久爲小淸河所奪矣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鄭氏曰斥謂地鹹鹵傳曰濱涯也言復其斥鹵孔氏曰
說文鹵鹹地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海畔廻潤地
皆斥鹵故云廣斥言水害除復舊性也林氏曰此州之
土有二種平地則色白而性墳至於海濱則彌望皆斥
鹵之地斥者鹹土可煮以爲鹽者也楨案說文古者宿
沙初作煮海爲鹽青地濱海可煮爲鹽故齊擅魚鹽之

利管子所謂齊有展渠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是也遼東
亦青州地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鄭氏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傳曰絺細葛錯雜非
一種蔡氏元度曰貢物不以精麤爲敘而以多少爲敘
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也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
貢之孔氏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
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枲麻也鉛錫也
楨案禮記喪服傳馬氏注云枲麻之有蕡者言枲與麻
類也鉛說文云青金也王氏曰黑錫曰鉛怪石石之次
玉者程氏大昌曰質狀色澤似石而非石故名爲怪古
者用玉比後世特多其勢不得不以似玉者充之玖璁
琫珌之類是也
萊夷作牧

傳曰萊夷地名可以牧放楨案萊夷今山東登萊二府
濱海地地理志東萊黃縣有萊山萊夷當是萊山之夷
左氏定十年傳云萊人欲以兵劫魯侯孔子曰裔夷之
俘以兵亂之杜預注萊人齊所滅萊夷也作牧爲一事
吳氏澄曰作謂耕作牧謂牧放禹貢之作皆謂耕作自
馬融訓作十有三載爲治水後人遂訓此州作牧爲貢
鳥獸引周禮任牧以畜事貢鳥獸爲證皆臆說也
厥篚檿絲
檿史記作酓傳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孔氏曰釋木云

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檿絲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
中琴瑟弦也蘇氏曰檿桑出東萊以織繒堅韌異常東
萊人謂之山繭楨案諸州貢篚並書此獨書於萊夷作
牧之後者檿桑出東萊必俟其作牧而後有此以實篚
也
浮于汶達于濟
鄭氏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泲蔡
氏曰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楨案汶水與淄水同出原
山漢志萊蕪縣下云原山甾水出又云禹貢汶水出西

南入沛梁鈫所言説文亦引桑説蓋與淄同源別流也
水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合北汶牟汶柴汶過
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濟安民亭即今安山鎭
爲古汶入濟處汶水其源非一合流於泰安府之靜安
鎭者謂之大汶汶之經流也其出萊蕪縣東南海眼泉
西流至泰安府東入汶者謂之牟汶在萊蕪縣南三十
里源出新泰縣宮山之陰北流合牟汶者謂之嬴汶宮
山即古新甫山也其出泰山分水嶺泰安志曰塹汶又
名泮水者謂之北汶在泰安府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

河源出大屋山者謂之柴汶在泰安府東七十里源出
宮山流逕徂徠山南古梁父城又西南入汶者謂之小
汶皆異源合流通謂之汶者也攷汶水舊由安山鎭合
濟水入海自明永樂九年開會通河於東平州東六十
里築戴村壩以遏入海之道使盡出南旺湖分爲二東
湖跨汶南北曰蜀山曰馬踏其初則一湖也汶水至此
南北分流號爲分水口六分北流達臨清州合漳衞諸
水入海四分南流達濟甯州合泗沂諸水入淮者是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鄭氏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傳曰東至海北至岱南及
淮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
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
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之疆境始
別也楨案徐州界今江蘇徐州府海州及淮安府淸河
安東桃源三縣安徽鳳陽府懷遠靈璧二縣宿州及泗
州五河縣山東兗州府滋陽曲阜寧陽鄒泗水汶上滕
嶧八縣濟甯州金鄉魚臺嘉祥三縣曹州府鉅埜縣泰
安府新泰縣東平州及萊蕪平陰二縣南境沂州府蘭

山郯城費三縣及莒州蒙陰沂水日照南境青州府諸
城縣南境皆是也

淮沂其乂

鄭氏曰淮沂二水名地理志沂水出今太山蓋縣傳曰
二水已治孔氏曰乂訓治也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
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里淮出桐
栢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爲害尤
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楨案蓋縣今山東沂州府沂
水縣西北八十里臨樂山即水經注所云艾山一名雕

崖山在縣西百七十里沂水出焉或云沂水出沂山此本鄭氏職方注沂山卽東泰山隋唐後祀爲東鎮去雕崖五十里今此山無沂源黃氏儀曰沂山鄭康成謂沂水所出今沂水寔出雕崖則古沂山當卽指此隋唐時始移沂山之名於東泰山其實二山不可混也愚謂沂山跨蒙陰沂水二縣雕崖山卽沂山之西峰亦曰大弁山沂水所出古統謂之沂山如淮出桐柏實始胎簪不得分胎簪桐柏爲二山也酈道元於艾下山鄭云沂山且云亦或云臨樂山明其同也今沂水出雕崖山南流

經沂水縣西又南歷蘭山郯城入江蘇界至邳州合泗水又東南經宿遷縣北又南入運河其出曲阜縣尼丘山西北經魯之雩門者亦謂之沂水西入泗卽曾點所浴也非禹貢之沂水經源流亦别水經又有小沂水三一出東莞縣黃孤山一出南武陽縣冠石山一出下邳縣城東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圯張子房遇黃石公於圯上卽此東莞今沂水縣南武陽今費縣下邳今邳州皆合於沂而同流入泗者也然圯上之沂今已塞爲平地今其源不可考矣淮詳導川

蒙羽其藝

鄭氏曰蒙羽二山名傳曰二山已可種藝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楨案蒙陰今山東沂州府蒙陰縣西南十五里蒙山在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在龜山東詩曰奄有龜蒙卽此也于欽齊乘曰龜蒙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正此蒙山也其言甚覈邢昺論語疏亦云在魯東故曰東蒙或分蒙與東蒙爲二山誤今幷以蒙之最高峯曰雲蒙其東曰東蒙龜山曰龜蒙則說經

者誤之也祝其今江蘇海州贛榆縣西南五十里羽山在沂水縣東南一百里接郯城東北贛榆西南或云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卽左氏傳其神化爲黃熊入於羽淵者是也張華博物志云祝其縣東北獨居山西南有淵水卽羽泉也俗謂此山爲懲父山然攷幽州祟山三危之地皆極遠羽山東裔不應若是之近今登州府蓬萊縣東有羽山其南有鯀城殆舜殛鯀處與禹貢之羽與舜典異殛鯀之山在青域不得移之徐識者當自辨之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鄭氏曰大埜在山陽鉅野北名鉅野澤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傳曰大埜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蔡氏曰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漢東平國景帝亦名濟東國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楨案山陽今濟甯州金鄉縣西北四十里鉅野縣今曹州府鉅野縣治東平爲漢東平國治無鹽縣在今東平州東鉅埜澤在鉅埜縣北南通洙泗北連清濟左氏哀十四年傳云西狩于大野即此也東原地

在泰山西南濟之東汶之北僖元年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十年齊人所歸之讙田皆東原地也鉅野澤本汶濟所鍾宋時名梁山濼亦曰安山湖與南旺湖非爲一壑明永樂中開會通河盡遏汶濟入運是澤遂涸南旺湖獨爲要會漕渠貫其中南北通運之要道也

厥土赤埴墳
埴鄭作戠陸氏釋文徐鄭王皆讀曰熾鄭氏曰熾赤也傳曰土黏曰埴孔氏曰戠埴音義同考工記用土爲瓦謂之摶埴之工是埴爲黏土楨案傳說是也然考鄭氏攷工記注埴黏土也疏云尚書禹貢曰厥土赤埴墳注亦云埴黏土者也是鄭此注亦當作黏土李善蜀都賦注引作熾赤疑有誤孔疏戠埴音義同則戠不當訓爲赤也使鄭訓戠爲赤則如白墳黑墳之例曰赤墳可矣何必曰赤戠墳耶

草木漸包
漸說文引作蔪馬氏曰漸包相包裹也傳曰漸進長包叢生孔氏曰易漸卦彖云漸進也釋言云苞稹也孫炎曰稹叢生曰苞郭璞曰今人呼叢緻者曰稹漸包謂長

進叢生言其美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

厥貢惟土五色
鄭氏曰土五色者所以爲太社之封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爲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黃取王者覆四方孔氏曰燾覆也苴以白茅用白茅裹土與之楨案逸周書作雒解云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太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

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爲壇皇子封爲王者授之土以所封之方色苴以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土此漢制猶古意也徐州貢土五色當亦爲是用耳

羽畎夏翟

鄭氏曰羽山之谷貢夏翟之羽傳曰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孔氏曰釋鳥云翟山雉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爲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楨案周禮天官有夏采鄭氏彼注云夏采夏翟羽色禹貢徐州

貢夏翟之羽又注染人秋染夏云染夏者染五色其色以夏狄爲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鸐曰甾曰希曰蹲其毛羽五色皆備鄭蓋以夏翟爲五色雉也茅氏瑞徵曰禹濤畎不遺窮谷以岱畎羽畎知之徐州土五色雉羽亦五色物華土產適相符合豈天壤靈氣所鍾禽鳥亦得氣之先與

嶧陽孤桐

鄭氏曰地理志嶧山在下邳楨案說文嶧葛嶧山在東海下邳引此文下邳今江蘇邳州山在州西南因禹貢嶧陽之文遂名嶧陽山不知經意謂嶧山之陽猶岳陽爲太岳之南不得以嶧陽爲山名也又曰葛嶧者地理志東海郡下邳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爲嶧陽魯國騶故邾國嶧山在北徐州有兩嶧山故以葛嶧別之傳曰孤特也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林氏曰詩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爲良必以孤桐者猶言孤竹之管也

泗濱浮磬

鄭氏曰泗水出泲陰乘氏楨案地理志魯國卞泗水西

南至方與入泲過郡三行五百里泲陰郡乘氏泗水東至睢陵入淮過郡六行千一百一十里卞今山東兖州府泗水縣東方與今濟寧州魚臺縣北乘氏今曹州府鉅野縣西南睢陵今江蘇徐州府睢寧縣治泗水出今泗水縣東陪尾山西南流至魚臺縣分爲二支一支合菏水西至鉅野入濟一支東至睢寧入淮班志兩敘泗水卞泗所出乘氏泗所經其駢支自方與至乘氏爲菏水故必分敘而水道始明鄭氏舍卞而專取乘氏非也今攷泗水出陪尾有趵突珍珠淘纍黑虎四泉皆出泗

水縣泉林寺左四源並發為山東諸泉之冠西北流過
卞莊城遂為泗河又西流折西南經曲阜縣北又西經
孔林北又西南至兗州府東北分為二支正支西南流
至嵫林北入運河折東南流至邳州合沂河即古沂水
又東合河淮入海非禹舊迹矣浮磬出呂梁今徐州府
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泗水至
彭城呂梁出石磬是也水經注引晉太康地記亦以呂
梁為泗濱浮磬所出浮磬之浮諸家所說不同傳曰泗
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孔氏曰泗水傍山而過石為

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為磬故謂
之浮磬周氏曰浮過也與名浮於寶之浮同惟泗濱之
石其高過於水上者可以為磬林氏曰磬之為器必取
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以輕故謂之浮
黃氏（鎮成）曰浮磬出泗濱非必水中蓋浮生土中不根
着者金氏（履祥）曰浮磬如今硯石之取子石者蓋石根
不着巖崖而特生故謂之浮右皆臆明胡氏所引愚謂
浮當作孚說文玉部璠字下云魯之璵璠遠而望之奐
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徐鍇繫傳

云孚音符謂玉之光采也禮記聘義云孚尹旁達鄭氏
注孚讀為浮尹讀如竹箭之筠謂玉采色也蓋孚浮古
音本通則此州浮磬不特其聲清越兼採石之有光采
者以充貢也

淮夷蠙珠暨魚

蠙陸氏釋文字又作玭說文玭珠也宋宏曰淮水中出
玭珠玭珠之有聲一作蠙夏書玭從虫賓鄭氏曰淮夷
淮水之上民也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傳曰蠙
珠珠名孔氏曰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

名禎案淮夷今淮安府濱海地所謂淮水之夷也馬融
王肅訓為二水非是費誓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魯頌
曰至于海邦淮夷來同左氏傳曰淮夷病杞皆與此同
其可云二水耶

厥篚元纖縞

鄭氏曰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顏氏曰元黑也纖細繒
也縞鮮支也即今所謂素言獻黑細繒及鮮支也禎案
纖縞與纖纊同義皆為二物鄭氏訓為細非是蓋元纖
為黑細繒縞色白所謂縞素是也如以纖為細則此州

之能爲黑細縞矣有是理乎

浮于淮泗達于河

史記達作通河如字楨案河當作菏說文水部云菏水在山陽湖陵南禹貢浮于淮泗達于菏漢書仍史記而於湖陵下引禹貢文正恐誤此文爲大河之水也菏水或曰菏澤詳導川金氏曰古文尙書作達于菏說文引書亦作菏菏澤與濟水相通而泗水上可通菏下可通淮徐州浮淮入泗自泗達菏也青州書達于濟則達河可知故徐州書達于菏則達濟可知阮氏元曰說文菏

字下水經濟水篇引並作達于菏古文尙書疏證云菏者澤名爲濟水所經又東至于菏者是在豫之東北即徐之西北冉則自淮而泗自泗而菏然後由菏入濟以達于河此徐之貢道也

禹貢古今注通釋卷一終

禹貢古今注通釋卷二

金匱侯楨子勤氏撰　從[illegible]學愈　外孫[illegible]　校刊

淮海惟揚州

鄭氏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傳曰北據淮南距海黃氏曰揚州吳越之域地盡南海皆揚土也禹貢冀北界標碣石而著鳥夷則地窮沙漠凡今雲朔燕薊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揚南界表海而著島夷則地窮漲海凡甌閩交廣諸夷居於山者皆是也楨案揚州界今江蘇江甯蘇州松江常州鎭江揚州六府太倉通二

州淮安府山陽阜甯鹽城三縣安徽安慶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廬州六府滁和廣德六安四州鳳陽府鳳陽鳳臺定遠三縣壽州潁州府霍邱縣泗州盱眙天長二縣河南光州及汝甯府羅山縣信陽州湖北黃州府蘄水羅田廣濟黃梅四縣其南則江西浙江福建廣東廣西全省又南訖越南國皆是也

辨曰揚州之域北距淮南距海淮潁光黃其北境也甌閩交廣其南境也晉書隋書並云交廣二州禹貢揚州之域交州以交阯而名今爲越南國即安南也南接占

城爲古越裳地周初重譯來貢越裳獻白雉者是也占城以北皆古揚州地史記南越傳云秦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裴駰引張晏曰揚州之南越晉太康地記亦云交州本屬揚州取交阯爲名虞之南極也蓋古者徼外之地統於其州不分置牧交廣之地隸古揚以羈縻之而已不復問疆域之大小遠近也自通典以潮陽屬揚州別分嶺南爲古南越以爲非禹貢九州之域吾不知杜佑何所見而云然也如云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則建安長樂淸源

漳浦等郡皆不宜隸揚州況潮陽乎潮陽既屬揚州何不可及交廣二州乎即云荆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外在九州分域則以鄰接宜屬荆州此又非也荆州之域自長沙以南洞庭蒼梧之間皆羣蠻地後漢書南蠻傳槃瓠之種曰精夫即今武陵蠻是也三苗阻險亦恃洞庭則今湖南一省已在羈縻之域安得兼及交廣乎唐虞時山甌閩以達交廣即以交廣屬揚州且南交爲堯時南表地素所開通荆梁二州未盡開闢則以交廣屬揚州無疑也後儒惑於杜說遂云禹分九州揚

地不當斗入西南數千里然九州之域冀盡陰山雍度流沙梁亙滇南皆不可以道里計而青州跨海奄有朝鮮東西二千里南北四千里有二京四府八牧一百十八防禦郡三百九十縣鎭三千七百州島遼遠若此則又何說乎即以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爲營今五嶺橫絕南北曷不分揚之南境自爲一州冀州南北太廣分衞爲幷分燕以北爲幽今揚南之廣大不啻如冀曷不分交廣之地增置一州此又不度時勢之論也古者冀州之地民居稠密沃野千里故分爲幽幷二州若揚州南

境山嶺險峻羣蠻所居秦漢始設立郡縣唐虞時荒遠遼濶人民稀少安得增置二州乎吾知其說之終窮也因纂禹貢爲辨之如右後之人庶有攷焉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鄭氏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縣西南方謂都爲豬楨案豫章郡今江西南昌府南昌縣治彭澤縣今九江府彭澤縣東三十里隋以後置縣在今彭澤縣東四十里宋以後置縣在今彭澤縣治彭蠡澤後稱彭蠡湖一曰鄱陽湖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因稱在都昌者爲

東鄱湖在南昌者爲西鄱湖湖在今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周廻四百五十里浸四郡之境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吞吐者是也别詳導川鄭氏又曰陽鳥謂鴻雁之屬隨陽氣南北傳曰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所居於此澤孔氏曰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木落南翔氷泮北徂是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隨陽之鳥故稱陽鳥呂氏春秋孟春紀云候雁北高誘注候時之雁

從彭蠡來北過至北極之沙漠仲秋紀云候雁來高誘注從北漠中來南過周洛之彭蠡是彭蠡爲鴻雁之所常居處也林氏少穎以陽鳥爲地名蓋臆說耳

三江既入

鄭氏曰左合漢爲北江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也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榷案三江爲一派既入者入于海也入海之道南岸自彭澤歷貢池銅陵繁昌蕪湖當塗江寧句容丹徒丹陽武進江陰

常熟鎭洋崇明其北岸歷無爲和州江浦六合儀徵江都泰興靖江如皐通州海門大江所行禹跡具在後人誤於班固地理志酈道元水經注遂多異說傳疏以既入爲入震澤其謬更甚蓋孟堅言松江爲南江永陽江荆谿之水爲中江大江爲北江皆揚州川指職方其川三江言孔疏引以證禹貢非也水經注引庾杲之說以震澤下流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陸釋文引吳地記同蔡傳本之以爲確不可易水經注又引郭璞說以岷江松江浙江爲三江則歸有光 國朝顧炎武皆主其說

不知以震澤下流爲三江固失禹貢本旨而以松江浙江配岷江又與導江之旨相戾也楊慎本山海經注謂岷山大江所出崍山崌山南北江所出三江皆發源于蜀說更誕妄或引韋昭國語注以松江錢唐浦陽爲三江或引吳越春秋以浙江浦陽剡江爲三江此吳越之三江尤於禹貢無與也鄭氏之後惟蘇氏爲得其解其以豫章江入彭蠡而東至海爲南江岷江江之經流會彭蠡以入海爲中江漢自北入江會彭蠡爲北江論最精審惟味別之說與人以可攻之隙爲蘇氏之病然不

害其大醋也程氏編用三江攷以荆州江漢揚州三江
爲與名同實說與鄭蘇氏合同爲禹貢之功臣矣

震澤底定

傳曰震澤吳南太湖名孔氏曰地理志云會稽吳縣故
周泰伯所封國具區在西古文以爲震澤是吳南太湖
名蕭縣治居澤東北故孔傳言南志言西曾氏曰具區
之水多震而難定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易氏
蔡曰三江自入於海不通震澤而當時洪水橫流想其
際震澤與江水莽爲一壑自大禹疏導而三江入海震

澤乃底於定也楨案會稽吳縣爲今蘇州府吳縣治今
蘇州府吳長洲吳江震澤四縣常州府陽湖無錫宜興
荆溪四縣湖州府烏程長興二縣皆瀕太湖即古震澤
也宜興荆溪陽湖無錫長興諸港其水皆入于湖爲湖
之來源長洲吳江震澤諸港大都皆受水于湖爲湖之
去委以蘇郡地居湖東故也說詳金友理太湖備考太
湖之形東西贏而南北縮廣袤七百餘里周三萬六千
頃中有七十二山最著者曰洞庭舊名包山山有洞室
相傳即大禹治水靈威丈人授書處也無錫西南獨山

口亦相傳爲大禹所闢中獨山橫亙水中左爲上獨山
右爲下獨山今管社鹿頂二山也山勢若相聯屬中隔
南北二獨山門爲羣水入湖處與湖北之百瀆納江盌
常鎮數府之水湖南之七十二漊納宣歙杭州苕霅諸
水同爲入湖要道蓋震澤未定上水無所歸既定歲旱
逆湖以溉田歲浸豬湖以殺水而上水平又疏松江及
太倉之劉家河常熟之白茆港導湖入海而下水亦平
今東南財賦半天下而蘇松常嘉湖又半東南皆震澤
底定之功也同縣華翼綸著吳中水利論言治水當濬

其下流太湖爲東南巨浸其下流岸高底淺流恆不暢
惟吳淞江地勢旣卑水亦最深然年久湖泥淤積兩岸
蘆灘日闊水勢日束闊處不半里猝遇暴漲勢必旁溢
蘇松州縣皆受其患爲今之計莫若盡去蘆灘使下流
暢達如歸震川所言濶深與揚子江相雄長則來源雖
盛不爲害其說甚善猶黃淮入海之道在安東雲梯關
近日沙漲日廣增設葦蕩一營下流旣隘上流遂多泛
濫徐邳諸州屢被其害而淮揚尤甚不得已築隄障水
隄潰泛濫愈甚如高堰東壩爲黃淮太湖之要害目事

埼築水患愈多言水利者當亟籌之使下流迅疾則水患自平也

篠簜既敷

鄭氏曰篠箭簜大竹也傳曰篠竹箭簜大竹水去已布生孔氏曰釋草云篠竹箭郭璞曰別二名也又云簜竹李巡曰竹節相去一丈曰簜孫炎曰竹闊節者曰簜郭璞曰竹別名是篠爲小竹簜爲大竹楨案說文篠箭屬小竹也簜大竹與鄭注傳疏相合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馬氏曰夭長也傳曰少長曰夭喬高也孔氏曰夭是少長之貌詩曰桃之夭夭是也喬高釋詁文詩曰南有喬木是也王氏炎曰南方地暖故草皆少長而木多上竦河朔地高雖合抱之木不能高也兗徐言草木皆居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性皆然兼山林言之若揚之塗泥惟言沮洳之多山林不與故先草木也

厥土惟塗泥

馬氏曰漸洳也傳曰塗泥地泉溼也楨案塗當作涂陸釋文塗本作涂攷工記引爾雅堂涂謂之陳今爾雅木亦下着土誤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傳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第六江氏曰上錯謂雜出上等蓋時或出中下之賦也

厥貢惟金三品

鄭氏曰金三品者銅三色也王氏曰三品者金銀銅也傳同楨案金爲總名說文金五色金也黃爲之長銀白金銅赤金禹貢鏐鐵鉛銀並貢不稱金此言金者明兼金銀銅言之也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

或白或赤漢書食貨志亦云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黃白赤即金銀銅也鄭言銅三色者金銀未鍊與銅合并鍊銅升銀鍊銀升金故曰銅三色也

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

惟木史記漢書皆不引王氏曰瑤琨美石次玉者也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孔氏曰詩云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攷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

用犀革爲上知革是犀皮也說文云羽鳥長毛也知羽是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其羽可以爲飾故貢之也說文云犛西南夷長旄牛也此犛牛之尾可爲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直云惟木不言木名故言楩梓豫章此三者是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

島夷卉服

鄭氏曰此州下溼故衣草服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

傳曰草服葛越孔氏曰釋草云卉草舍人曰凡百草一名卉葛越南方布名用葛爲之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是也楨案今廣東出蕉葛作布甚輕又多木緜亦可作布號古貝皆卉服之類也島漢書作鳥顏師古曰東南之夷善搏鳥者今從衛包所改說詳冀州

厥篚織貝

鄭氏曰貝錦名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爲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之則文成矣禮記曰士不衣織吳氏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成文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曰織文楨案織貝者實篚之物其文如貝非眞貝也傳云織細紵貝水物非是且貝卽爲水物安知織之爲細紵乎鄭氏詩箋云錦文者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足與此注相發明矣

厥包橘柚錫貢

傳曰小曰橘大曰柚其所包裹而致者錫命乃貢言不常孔氏曰此物須之有時故待錫命乃貢與荆州納錫大龜豫州錫貢磬錯皆爲非常並在篚下楨案說文橘果出江南又云柚條也似橙而酢引此文傳以橘柚爲

一物但大小別非也鄭以橘柚絕句以錫貢爲有錫則貢之云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茲不從者周禮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則揚州產錫謂之貢錫可也若豫州不聞產錫錫貢之文亦可謂之貢錫乎當不然也別詳豫州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沿史記作均馬氏曰均均平一作松鄭氏曰松讀曰沿沿順水行也楨案鄭義較馬爲當訓作均江海言治水則可於貢道無涉也顏師古漢書注云均平也道淮泗

而入江海故云乎亦臆說也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孔氏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海泝江泝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易氏曰揚之貢在北者可逕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也左氏哀九年傳云吳城邗溝通江淮杜預曰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韓江是晉廣陵縣屬徐州廣陵郡今揚州府江都縣治韓江亦曰邗溟溝漢志曰渠水水經注曰中

瀆水皆是也宋口一作末口在縣北五里程氏大昌曰邗溝南起江而北通射陽湖以抵末口是也古者邗溝未通必由江入海自海達淮所以志貢道也不言入河蒙徐州言之由泗達菏由菏達濟可知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

鄭氏曰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傳曰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孔氏曰北至荊山之北故言據南及衡山之陽以衡之南無復有名山大川可以爲記故言陽見其境過山南也楨案地理志禹貢南條荊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長沙國湘南縣東南漢臨沮今湖北荊門州當陽縣西北與襄陽府南漳縣接界荊山在南漳西少北八十里湘南今衡州府衡山縣治衡山在縣西北三十里並詳導山又案荊州界今湖北武昌漢陽安陸荊州宜昌施南六府荊門州及襄陽府南漳縣德安府安陸雲夢應城應山四縣隨州南境黃州府黃岡麻城黃安三縣西南則四川重慶敘州夔州三府瀘州江南諸州縣貴州貴陽銅仁遵義思南黎平都勻等府平越州其南則湖南全省及廣西桂林府全州訖輿

安縣嶺北之地皆是也

江漢朝宗于海

鄭氏曰江水漢水其流遄疾又合爲一共赴海也猶諸侯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荊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彊故記其水之義以著人臣之禮傳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孔氏曰老子云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爲宗詩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是假人事言水楨案漢水合陝西漢中興安商州河南南陽湖北鄖陽襄陽

安陸德安漢陽八府一州之水經漢陽府城北大別山
麓東會南來之大江當江口有巨洲曰漢口即古夏口
爲江漢朝宗之處南岸即武昌也王氏樵曰此僅六字
耳而江漢趨海之勢如在目前嘗於武昌夏口望之見
其渺瀰奔瀉如人之有所往而意專行速不遑他顧狀
以朝宗傳水之神也

九江孔殷

鄭氏曰殷猶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其孔衆多言治之
難也地理志九江在今廬江尋陽縣南皆東合爲大江

傳曰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孔氏曰孔
鄭別解應劭注地理志云江自潯陽分爲九道符於孔
說陸氏釋文九江潯陽地記云一曰烏白江二曰蚌江
三曰烏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
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緣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
曰五洲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
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
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于鄂陵終于江口會于桑落洲
說與鄭合言其孔衆多也漢唐諸儒皆以九江屬尋陽

至宋始以洞庭當之楨案尋陽在今湖北黃州府黃梅
縣北屬揚州九江紀於荊州不得移之揚也則以宋儒
之說爲是晁氏曰洞庭九江也曾氏曰沅漸元辰敘酉
湘資澧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是爲九江導江云過
九江至於東陵今之巴陵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
所合遂名九江朱子九江辨曰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
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
可比又繼此而後及夫沱潛雲夢則又見其决非今日
江州甚遠之下流也考水經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

注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於江
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
風暴雨漢下雋縣今岳州府巴陵臨湘二縣地洞庭湖
在府治巴陵縣西南府城西門即岳陽樓正對湖中之
君山君山一名湘山即山海經洞庭山也巴陵舊志云
洞庭湖周廻三百六十里南連青草西吞赤沙橫亘七
八百里每歲六七月間岷峨雪消水暴漲自荊江逆入
洞庭清流爲之改色則與孔殷之旨相合也又案彥和
所指九水並詳地理志武陵零陵二郡屬荊州以今進

理攷之沅出貴州鎮遠府黃平州南金鳳山曰鎮陽江其上源出平越州西北曰猪梁江出都勻府西南曰馬尾河二水既合曰清水江東流入黎平府生苗界又東南折東北至湖南黔陽縣與鎮陽江合又東北注洞庭湖入江漸出湖南常德府武陵縣元當作無以元與无近而誤今作漵出辰州府沅陵縣辰出貴州銅仁府敘出湖南靖州酉出四川酉陽州皆入沅湘出廣西桂林府興安縣南海陽山兩源合北流曰海陽江又東北曰湘江又東南折東北會瀟水於零陵縣北水始盛大曰

瀟湘又東北會烝水於衡州府城東曰烝口又東北會資水於益陽縣曰喬口又東北至磊石洲注洞庭湖入江資出湖南寶慶府武岡州東北入湘其支流皆自入湖澧水源有二南源出湖南永順府桑植縣境曰陵江河北源出湖北施南府宣恩縣東北山曰九谿河東南流至慈利縣西北與陵江河合又東北注洞庭湖入江朱子考定九江去無澧二水易以瀟烝瀟出永州府寧遠縣南九疑山烝出衡州府衡陽縣西南大雲山其近者出寶慶府邵陽縣皆注湘水然則九江之爲洞庭無

疑也老友陶以言敦詩常游湖湘開言洞庭吐納羣川爲九江所匯一如舊說又言九江入湖者實有三江沅江湘江澧江也故湘水右岸巴邱山有巴陵故城對三江口當是九江總匯處因漸無敘辰酉資六水皆合沅湘故言三江元和郡縣志以岷江配澧江湘江非是朱子考定九江去澧水亦非也以言同縣人博極羣書尤長於地理足跡所至輒能引古書攷證惜今已歿不能待余書成一爲校勘也

沱潛既道

潛史記作涔漢書作灊鄭氏曰爾雅釋水云水自江出爲沱漢別爲潛今南郡枝江縣有沱水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潛則未聞象類楨案南郡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治枝江今荊州府枝江縣東縣東北有百里洲江自此洲首派別北爲內江即禹貢沱水見寰宇記地理志云南郡枝江縣江沱出西東入江水經注云江水自夷道縣北又東逕上明城北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爲稱皆指此水鄭意不爾者以此水不自江出

與爾雅不合然此沱爲江洲所隔而成安見不于江出耶華容夏水自今荆州江陵縣東南首受江水曰中夏口經監利縣西北入漢水監利即漢華容縣地此本沱水所分故曰夏水不得冒之爲沱也馬融又以沱爲湖更謬爾雅明言江別爲沱說文與江連屬亦曰江別安得有湖義潛出今安陸府鍾祥潛江二縣境蔣氏曰潛水由蘆洑腦分流逕潛江縣城東南一通順河今淤一南流入漢水說者謂即禹貢之潛然潛水漢時已不可考今漢東津渠交通安見此即爲古潛水耶又考荆梁

各有沱潛其流各別傳云地勢西高東下於梁州合流還於荆州合出非是林氏曰據爾雅是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出於荆者荆之沱潛也出於梁者梁之沱潛也別詳梁州

雲土夢作乂

傳曰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丘水去可爲耕作畎畝之治楨案雲夢澤名江北爲雲江南爲夢傳專屬江南非也左氏定四年傳云吳伐楚入郢楚子涉雎渡江入于雲中郢在江南楚子自郢濟江而北入雲中則雲在江北明矣然杜預注則云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是雲亦可言夢也昭三年傳云鄭伯如楚王以田於江南之夢則夢在江南明矣然杜注則云夢澤名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是夢亦可言雲也蓋雲夢二澤分言之曰雲曰梦合言之曰雲梦耳周禮職方氏荆州其澤藪曰雲梦鄭氏注云在華容地理志雲梦澤在南郡華容縣南荆州藪漢華容縣今荆州府石首監利二縣地水經注引杜預曰枝江安陸有雲梦晉枝江縣今荆州府枝江縣東安陸縣今德安府安陸雲梦應城

三縣地石首枝江在江南監利安陸雲梦應城皆在江北則雲夢跨江南北橫亘八九百里勢逆地廣隨處存名舊本尚書土在夢下孔傳說並同宋太宗得古本改作雲土夢見沈括筆談化工之筆不可思議也阮氏曰疏云經之土字在二字之間開成石經亦作雲土夢則古本即唐世通行本耳又案元和志巴陵縣巴邱湖又名青草湖在縣南七十九里周回二百六十里俗云古雲夢澤也愚謂此湖在洞庭南與九江相屬非雲夢然禹時洪水橫流揚州三江與震澤莽爲一壑此州九江

與雲夢當亦然書三江既入而震澤底定書九江孔殷
沱潛既道而雲土夢作乂正見蛛絲篆迹之妙此聖經
書法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人功修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傳曰土所出與揚州同孔氏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
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
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林氏曰揚先金三品而此先羽

毛齒革揚先齒革而此先羽毛孔氏以善者爲先薛氏
以多者爲先二說皆通江氏曰國語晉公子謂楚成王
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楚故荆也
杶榦栝柏
杶陸氏釋文字又作櫄榦本又作幹鄭氏曰杶榦栝柏
四木名榦柘榦柏葉松身曰栝馬氏曰栝白栝也孔氏
曰榦爲弓榦攷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七以柘爲上知
此是柘榦也釋木云栝柏葉松身陸璣毛詩義疏云杶
樗栲漆相似如一則杶似樗漆也楨案栝檜古音通爾

雅云檜柏葉松身孔疏所引當即此也爾雅又云栢掬
舊注不引者以人所知畧之也
礪砥砮丹
鄭氏曰礪磨刀刃石也精者曰砥王氏曰丹可以爲采
傳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楨案司
馬相如子虛賦云雲夢之石曰瑊玏元厲張揖曰元厲
黑石可用磨也是礪砥出於荆也砮如肅愼貢石砮之
砮今貴州思南石阡遵義等府有之丹丹砂出今湖南
辰州府者艮謂之辰砂通典云辰州貢光明砂是也地

皆屬荆則此州貢此四物亦宜矣
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
簵說文作簬楛作枯鄭氏曰箘簵聆風也楛木類周之
始肅愼氏貢楛矢石砮此州生聆風與楛者衆多三國
致之馬氏曰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楛木名
可以爲箭傳曰箘簵美竹楛中矢榦三物皆出雲夢之
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楨案鄭以厥名屬下包匭與馬
融孔傳異茲不從者厥名屬下云厥名菁茅可也中隔
包匭二字不成辭或又以名爲別列條目而貢之云杶

榦及栝十物非朝廷所常用故必使之貢則勞民不使之貢則有用而或闕故惟使貢其名此說非也如云十物皆貢其名則揚州惟木與杶榦栝栢同何以揚州不貢其名而獨使荆州貢其名也名當爲美稱從馬爲得蓋三邦底貢厥名獨承惟箘簬楛句箘簬楛皆箭材必善乃有用故使近澤三國擇其善者貢之也

包匭菁茅

鄭氏曰匭猶纏結也菁茅茅之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既包裹而又纏結也傳曰包橘柚匭匣也菁以

爲菹茅以縮酒楨案僞傳截包爲句說同王肅肅云包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傳又以菁爲菹更說左氏傳曰包茅不入管子曰江淮之間一茅三脊名曰菁茅不得分菁茅爲二物也鄭氏以匭爲纏結孔傳訓爲匣則從傳爲是蓋包在內匭在外所以謹之也王氏曰包匭菁茅者包且匭也以供祭祀故嚴之

厥篚元纁璣組

馬氏曰組文也傳曰此州染元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生於水組綬類孔氏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曰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說文云璣珠不圓者故爲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也吳氏曰元染纁六入者七入則爲緇深黑矣纁染絳三入者四入則爲朱深赤矣璣組以璣穿結爲組也楨案珠爲貢物淮夷蠙珠是也穿結爲組者乃入篚傳以璣組爲二物於義未當從吳氏說庶於厥篚之文無弊也

九江納錫大龜

納錫史記作入錫馬氏曰納入也傳曰尺二寸曰大龜

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楨案大龜元龜也詩云元龜象齒毛傳曰元龜尺二寸元即大也白虎通引禮三正云天子龜長一尺二寸則大龜不易得有則納之納錫者下錫上也宋蘇氏薛氏皆主是說林氏亦以傳說爲非云錫者與師錫帝禹錫元圭同義重其事也蓋龜爲神物不在常貢之列異其文曰納錫所以實大龜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潛史記作涔漢上有于字傳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

流故越洛而至南河孔氏曰浮此四水乃得至洛本或潛下有于誤耳陸氏釋文曰本或作潛于漢非是楨案此州貢道或由江沱或由潛以達漢江沱潛不必盡由漢在江北則其必由者也故曰浮于江沱潛于漢正見書法之妙史公所見當是古本後儒不解句讀以潛于漢爲句故轉以舊本爲誤也逾于洛者漢與洛不相通必舍舟陸運而後入洛也逾洛之道或云出汝葉或云自漢入丹河白水河即逾山路水洛胡氏曰陸行出汝葉則必經天息女几嵩少轘轅諸山中崎嶇二三百里

貢道必不由此丹河即丹水白水河蓋謂淯水淯水出盧氏縣泝此水亦可逾洛然淯洛之間陸運百五十里殊費民力惟丹水爲自楚入秦之捷徑水多陸少逾洛從此無疑也

禹貢古今注通釋卷二終

禹貢古今注通釋卷三

金匱侯楨子勤氏纂　從姪孫侯學愈　外孫吳豫翔　校刊

荆州惟豫州

鄭氏曰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傳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曾氏曰臨沮之荆山其陰爲豫州其陽爲荆州胡氏曰荆山主南言傳不當兼西亦猶靑之岱主南言不當兼西也楨案豫州界今河南開封歸德河南南陽汝寧陳州六府許汝陝三州及光州之息縣直隸大名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曹州府單城武曹定陶四縣

安徽潁州府湖北襄陽府及德安府隨州之北境鄖陽府鄖保康二縣及鄖西縣之東境皆是也

伊洛瀍澗旣入于河

傳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澠池山瀍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孔氏曰地理志伊水出宏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洛水出宏農上洛縣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東南入洛澗水出宏農新安縣東南入洛伊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言其不復爲害也楨案傳言四水所出與志異

孔疏知其誤而又强爲之說云熊耳山在陸渾縣西冢領山在上洛縣境之内澠池在新安縣西穀城瀍亭北此即是河南境内之北山也牽引傳會非是漢陸渾盧氏本二縣陸渾今河南府嵩縣東北五十里盧氏今陝州盧氏縣治熊耳山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山水二經皆曰蔓渠山淮南子曰上魏山酈道元曰即麓大同林巒互别實一山也括地志云伊水出盧氏縣東巒山一名悶頓嶺今在縣東南百六十里與杏花山相連蓋即熊耳之支峯也熊耳山盤基甚廣盧氏之熊耳即上洛

之熊耳冢領亦熊耳之支峯惟與陸渾不相接以熊耳爲在陸渾誤矣新安澠池亦本二縣新安今河南府澠池縣東澠池今河南府澠池縣治澗水出新安穀水出澠池水經注云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北流歷函谷東入特阪與穀水亂流南入于洛穀水出宏農澠池縣南瑤家林穀陽谷東北歷黽池川又東逕函谷關南東北皂澗水注之又東北逕關城東又東澗水注之自下通謂之澗水然則澗穀下流雖同上源各别傳云澗出澠池山是以穀源爲澗源也河南穀城亦本二縣穀城在今穀陽縣西北自故縣又西北三十二里有穀城山瀍水所出魏始省穀城入河南縣晉因之傳云瀍出河南北山豈漢時穀城山已屬河南縣乎抑以河南爲郡名則傳所舉陸渾上洛澠池皆縣名不應此獨爲郡也孔安國爲武帝博士地理宜深考不容疏畧若是其爲魏晉人譌誤無疑也又案澠池西漢作黽池屬宏農郡東漢屬司隸宏農郡唐作澠池屬河南道元改作沔池屬南京路今河南府澠池縣治重栞宋本尚書注疏陸德明經典釋文俱作沔池誤明李元陽閩本毛晉汲

古閣本　國朝彭元瑞石經考文提要山井鼎七經孟子攷文盧文弨羣書拾補阮元尚書注疏校勘記俱未改正非也兹從德清胡氏所改又攷歷代史書及李兆洛地理韻編沔池乃元縣漢唐諸儒不得預知元王天與撰尚書纂傳注語略有刊落疏則僅載十之一二其中有臆改處不足盡憑見校勘記則澗出澠池山傳當作黽疏作澠今通作沔當是天與所改而後儒仍其誤也

滎波既豬

波史記作播說文作潘鄭氏曰沇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氏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春秋魯閔公二年衛侯及狄人戰於滎澤卽此地也馬氏曰滎播澤名孔氏曰馬鄭王本皆作滎播謂此澤名滎播楨案作播是也漢書地理志云沇水出河東垣縣王屋山東南至武德入河泆出滎陽北地中卽滎播也滎陽屬河南郡今開封府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澤在縣南左氏宣十二年傳云楚潘黨逐晉魏錡及滎澤卽此也地在河南鄭引衛狄戰處則在河北以爲入河溢出之滎誤

矣孔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豬改字作波更誤然猶曰滎澤之波也至顏師古林之奇則直以爲二水蔡傳本之據職方其川滎雒其浸波溠以駁孔氏遂以波爲洛南之水云鄭注職方誤以波爲播後人注禹貢轉以播爲波不兩失與

導菏澤被孟豬

孟豬史記作明都傳曰菏澤在胡陵孟豬澤云在菏東北水流溢覆被之孔氏曰地理志云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楨案漢定陶縣在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睢陽縣今歸德府商邱縣南二里此言導者治陶邱復出之濟菏澤孟豬二水相通則菏澤不應遠在胡陵今曹州府東三十里有菏山以近菏澤而名則菏澤在定陶東寰宇記云孟諸臺接虞城界俗呼湄臺藪澤中有臺也則孟豬在商邱東北二澤相距僅百四十里本有相通之道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乃覆被矣如以菏澤屬胡陵則在今魚臺縣與孟豬相距四百里安能覆被

乎孔傳所言乃菏水非菏澤也詳徐州及導川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鄭氏曰壚疏也馬氏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豫州地青傳曰高者壤下者墳壚也金氏曰其上者無塊而柔其下者或脊而起或剛而疏楨案說文壚黑剛土也劉熙釋名曰土黑曰盧盧然解散皆以壚爲黑色也馬云地青所未詳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四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枲史記作絲顏氏曰紵織紵爲布及練也楨案說文紵檾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陸璣詩義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揚之間一歲三收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是紵可爲布也練則未聞

厥篚纖纊

傳曰纊細綿楨案綿卽絮也史記本作絮說文纊絮也春秋傳曰皆如挾纊或作絖一切經音義引說文云纊

綿也是綿與絮得通稱也纖纊爲二物纖縉也詳徐州傳以纊爲細綿是訓纖爲細矣纊只是綿無容强以粗細別之

錫貢磬錯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也楨案錯說文作厝云厲石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爲厝今詩作錯字則錯厝同林氏曰揚子雲云有刀者礲諸有玉者錯諸不礲不錯焉攸用蓋作器者必賴此以爲用也荆州之礪砥所以治刀此州之錯所以治玉磬磬錯與橘柚皆待上之命而後貢又案此州錫貢與揚州同宗鄭者於揚州則曰貢錫力辨王肅之非於此州仍仿王意云錫命乃貢蓋豫州不聞産錫仍以錫貢爲貢錫則不詞故不覺自亂其例也

浮于洛達于河

林氏曰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以達于河達河則達帝都矣王氏鳴盛曰因上荆州之文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鄭氏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也傳曰東據華

山之南西距黑水孔氏曰周禮職方氏豫州其山鎭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此山之西雍州境也曾氏曰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華爲畿而梁實在雍州之南矣楨案華陽今陝西商州地在華山南故曰華陽華山爲西岳在同州府華陰縣南八里地理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華山卽此也詳導山黑水異說不一惟王氏後案合三黑水爲一說最善從之余有辨詳見導川下又案梁州界今陝西漢中興安二府商州

甘肅階州及秦州徽兩當二縣湖北鄖陽府房竹山竹
溪三縣及鄖西縣之西境四川成都保寧順慶龍安寧
遠雅州綏定嘉定潼川十府眉邛資綿茂忠六州及敘
州重慶夔州三府瀘州江北諸州縣其南則雲南全省
及貴州西北境皆是也

岷嶓既藝

岷史記作汶鄭氏曰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氏道嶓冢
山在漢陽西傳曰岷山嶓冢皆山名水去已可種藝孔
氏曰漢制縣有蠻夷曰道地理志蜀郡有湔氏道岷山

在西徼外江水所出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
是二者皆山名楨案湔氏道今四川龍安府松潘廳西
北岷山又在廳西北二百二十里山有大分水嶺即古
羊膊嶺江源所出又鐵豹嶺在岷源西南二百餘里亦
大江別源也又考地理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西
漢所出今在秦州西南一百二十里東漢屬漢陽郡鄭
據當代書故不曰隴西而曰漢陽也但漢有東西導川
所敘皆東漢水嶓冢不應屬西縣班志以禹貢嶓冢為
西縣山非是鄭注承其誤又以西漢水為潛豈禹貢嶓

冢不為漢出而為潛所出乎抑與導漾之山各異乎必
不然也說詳導山導川二卷其曰既藝者二山之下土
地肥饒水去可播種所以志滌源之功也王氏炎曰江
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氾濫二山下其地
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

沱潛既道

鄭氏曰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郡郫縣
汶江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不
于此出江原有𨝍江首出江南至犍為武陽又入江豈

沱之類與潛蓋西漢出嶓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
二千七百六十里漢別為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
漢合大禹自廣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孔氏曰郭璞爾
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水縣湔山與江別而東流又
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
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也楨案
郫縣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治郫江在西即所謂沱江也
史記云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一流江一郫此班固
郭璞皆以為梁州之沱甚是或曰沱即玉輪江然玉輪

江出岷山玉輪坂非首受江鄭因以江原郡江當之江原在今成都府崇慶州東十里江在州東十二里地理志蜀郡江原鄯水首受江南至武陽入江然無沱名不得謂之沱也安陽今陝西興安府漢陰縣治灊谷水出西南北入漢北水出灊谷非漢別西漢即嘉陵江東漢有別出而伏流之潛從梓潼漢壽入西漢以達于江不得目西漢爲潛也沔陽今漢中府沔縣東南漢壽即漢葭萌縣蜀曰漢壽晉改曰晉壽太元中又分其地置興安縣隋改綿谷縣唐因之明改廣元縣今四川保寧府

廣元縣治龍門山在縣東北八十二里有石穴潛水穿穴而出括地志云潛水一名復水出綿谷縣東龍門山大石穴下元和志云潛水出利州綿谷縣龍門山與鄭璞所言正同其爲梁州之潛無疑也蔡傳引地志水經注以宕渠爲梁之潛水宕渠今四川綏定府渠縣東北渠江在縣東雖名爲潛然源出巴嶺不出於漢說文云灊水出巴郡宕渠西南入江亦不謂漢別胡氏曰巴嶺在漢中府南鄭縣南百餘里綿亘深遠高聳千尋冬夏積雪不消中包孤雲兩角米倉諸山賈耽曰興元之南

路通巴州中有孤雲米倉山行者三日始達于嶺王子韶所謂孤雲兩角去天一握也山谿險阻禹必不以爲貢道則梁州之潛爲龍門水非渠縣之渠江明矣

蔡蒙旅平

鄭氏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傳曰蔡蒙二山名孔氏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所在楨案漢嘉今四川雅州府雅安縣北宋改曰嚴道縣屬成都府路雅州鄭引地志云蔡蒙在漢嘉今攷志有蒙山無蔡山是鄭以蔡蒙爲一山也

僞孔不言所在蓋殷周有雍無梁梁棄徼外周衰蜀不通中國久不知蔡山所在故地志水經並闕宋棄步得始以嚴道縣周公山當之蔡傳本之遂爲定論胡氏錐指又欲易以峨眉云蒙山之東惟峨眉最高大與之匹旅平豈獨遺此皆臆說也當闕疑爲是傳又曰祭山曰旅旅平言治功畢愚謂旅者非祭山之謂蜀道有牟陽九折之坂極天下之至險今修治之使行旅無窒礙故曰旅平經言九山刊旅即槎木通道之義壺口梁岐岷嶓諸山兼收滌源之功故曰治曰藝蔡蒙諸山僻在邊

徼爲西南夷入貢所必由之地則槎木以通道而已且岳瀆並見經未嘗言旅而獨以平成之功歸之一隅之山而特告祭焉當不然也蓋禹平水土華夷一統蔡蒙荆岐可通行旅而和夷原隰豬野皆底績焉而必執蔡山之說何哉

和夷底績

鄭氏曰和夷和上所居之夷也和讀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者也傳曰和夷之地致功可藝孔氏曰和夷平地之名楨案和夷即桓水之夷地理志蜀郡下

云禹貢桓水出蜀山西南行羌中入南海水經注云晉地記曰梁州南至桓水西抵黑水東限扞關自桓水以南爲夷書所謂和夷底績也今考桓水即大渡河源出四川灌縣西南大邑邛州西北諸山數水合西南流經大小金川合打箭鑪瀘河又合越巂河青衣江經雅州合周公棠山二水至嘉定入岷江打箭鑪爲西藏貢道皆古西南夷地也經言底績者禹旣通桓夷之道又治桓水使夷地平治皆可種藝也

厥土青黎

王氏曰青黑色黎小疏也傳曰色青黑而沃壤楨案黎史記作驪則訓爲黑色者是王肅又本馬融以爲小疏非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鄭氏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上者差復益少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孔氏曰傳以旣云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璆當作鏐鄭氏曰黃金之美者謂之鏐鏤剛鐵可以刻鏤也傳曰璆玉名鏤剛鐵孔氏曰璆琳美玉也郭璞云璆琳美玉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曰剛鐵楨案陸氏釋文云璆韋昭郭璞云紫磨金又引爾雅注爲證是鄭與韋郭皆以鏐爲金左思蜀都賦云金沙銀礫暉麗的皪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是金固梁產也則破璆爲鏐從鄭爲得鐵黑金銀白金孔鄭不釋者人所知也曾氏曰蜀郡卓氏至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州之利尤

在鐵故鐵先於銀也鄒氏曰漢志犍爲郡朱提縣山出
銀犍爲正梁州之境其銀獨美於他州故以爲貢朱提
今四川敘州府宜賓縣西南砮石砮華陽國志臺登縣
山有砮石禹貢所賦是也臺登今四川寧遠府冕寧縣
東磬石磬金氏曰漢於犍爲山濱得古磬十六枚蓋其
土人所琢也此州貢物凡六鏐鐵銀鏤皆金砮磬皆石
鄭義較長也

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鄭氏曰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

埜之間人有事于京師者道當由此道而來桓是隴阪
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
曲爲盤也馬氏曰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傳曰織皮
今罽西傾山名桓水自西傾南行因桓水是來顏氏曰
言貢四獸之皮又貢雜罽蘇氏曰以罽者曰織以裘者
曰皮曾氏曰地多山林獸之所走熊羆狐狸之皮制之
可以爲裘其毳毛可以織之爲罽楨案馬以下諸說順
經立義確不可易鄭氏以織皮爲西戎國名又訓是爲
氏本揚雄響若氏隤以桓是爲隴阪名宗鄭者曲爲之
說支離舛錯不可通曉今考桓水一名白水江亦曰楚
江源出洮州邊外西南三百四十里洮源東南嶺臺山
亦曰西疆山番言羅插普嘛山近黃河折向西北之東
岸山綿亘千餘里即古西傾也桓水源曰裴雜塔拉泉
十數泓湧成二渠東南流折而西又折而東曰香出必
拉入陜西邊界又東又東南曲曲流至四川保寧府昭
化縣城北入西漢水則西傾因桓水是來水道沿歷可
溯不必改字以從鄭也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鄭氏曰或謂漢爲沔傳曰漢上曰沔越沔而北入渭浮
東渡河正絕流曰亂孔氏曰下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
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是漢上曰沔也詩
沔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東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
故浮渭而東正絕流曰亂釋水文孫炎曰橫渡也楨案
沔水一名沮水出漢中府畧陽縣東狼谷東南流至沮
口與漾水合漾于是兼有沔稱由沔達渭中隔褒斜不
言逾于渭者舉沔以該渭也傅氏寅曰浮潛至漢上去
沔爲近故舍舟陸行以入沔而沔之相通者有褒自褒

逾斜北達渭言入不言達者逾衺斜以間絕水百餘里
上文既言逾河亦所以該下而省文也沔衺既是水道
言沔不言衺可也斜渭既是水道言渭不言斜可也如
必欲言沔渭之間有衺斜絕水不通則當曰逾于沔逾
于渭古人之文豈如是之不簡直哉渭詳導川

黑水西河惟雍州

鄭氏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也傳曰西距黑
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孔氏曰河在雍州之東
而謂之西河者以冀州西界故王制云自東河至于西

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爲東西也楨案雍州輿地最
廣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東與冀州接界
曠遠遼濶不爲紀極黑水發源此州流入南海詳導川
又案雍州界今甘肅蘭州平涼鞏昌慶陽寧夏西寧涼
州甘州鎮西九府涇肅迪化安西四州及秦州泰安清
水禮三縣陝西西安同府鳳翔延安榆林五府乾邠鄜
綏德四州其南爲和碩特前頭旗土爾扈特南前旗西
踰瀚海北抵大磧東北至鄂爾多斯右翼後旗黃河西
岸西南至吐魯番皆是也

弱水既西

弱說文作溺音同引桑欽說溺水自張掖刪丹西至酒
泉合黎餘波入于流沙鄭氏曰眾水皆東此水獨西故
記其西下也傳曰導之西流至于於黎程氏曰弱水初
必經過而東奠之既西則逆者順矣楨案弱水即山丹
水源出甘州府山丹縣西南窮石山東北流又折西北
至府城西張掖河自西南來會即古羌谷水一名黑河
又西北至衛公營肅州二水來會又東北又折西北有
是都倫水來會又北匯爲二巨澤曰索郭克鄂模曰索

博鄂模即居延海古文爲以流沙蔡傳引柳宗元說云
西海之山有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此本漢書西域傳
條支國臨西海善眩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
母師古引元中記云昆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蓋西海
別有弱水以禹貢之弱水當之誤矣

涇屬渭汭

鄭氏曰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三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
于渭而入于河地理志涇水出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
南至京兆陽陵行千六百里入渭汭之言內也傳曰屬

逮也水北曰汭言治涇水入于渭孔氏曰屬謂相連屬
故訓爲逮毛詩傳云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
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楨案安定郡今甘肅平涼
府固原州治涇陽今涇州鎮原縣東六十里笄頭山在
平涼府瓦亭驛西北涇水出其東南麓兩源並發東南
流經華亭崇信涇州長武邠州永壽湻化醴泉涇陽至
高陵入渭渭汭在華陰縣北說文汭水相入也左傳杜
注云水之隈曲曰汭胡氏曰兩水相入其水會襟帶處
必有隈曲是也詳諸經說汭皆不作水名左氏一書曰

漢汭曰渭汭曰滑汭曰雒汭曰夏汭曰羅汭曰豫章之
汭曰沙汭曰淮汭曰桐汭皆杜預所謂水之隈曲惟職
方涇汭之汭爲水名易氏解曰汭非禹貢之汭此川名
今考汭水出平涼府華亭縣西隴山之東麓東南流折
東北流經華亭崇信二縣又東流北折入涇是汭屬涇
非涇屬汭且漆沮灃水皆主謂言之使汭爲水名則以
小屬大當云涇汭屬渭今經文不然禹貢之汭爲水內
無疑矣蔡氏以涇渭汭爲三水名然汭入涇不入渭去
河甚遠下文會于渭汭又何說耶

漆沮既從

傳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孔氏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
風漆縣西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
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時已與漆合渭發源達
以渭爲主楨案漆沮卽洛水源出慶陽府安化縣北境
三百餘里之白於山東南流至朝邑縣西又南經趙渡
鎮至華陰縣西北合渭水所謂既從也孔疏以漆沮爲
二水今攷漆水出宜君縣南大神山沮水出耀州西北
境分水嶺合湻化清峪二河始入渭與既從之旨不合

又案詩自土沮漆鄭箋云公劉遷豳居沮漆之地豳譜
云豳者公劉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今屬右扶風在
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孔氏導渭疏從傳以爲與彼別則
禹貢漆沮非詩之沮漆不應此獨爲異如謂雍州有二
漆沮扶風馮翊所指各異書法不若是舛也孔傳於灉
沮灉淄淮沂皆曰二水於此但云漆沮之水明此節與
導渭同耳

灃水攸同

傳曰灃水所同同之于渭孔氏曰地理志灃水出扶風

鄠縣東北過上林苑入渭楨案鄠縣今陝西西安府鄠縣北澧水出鄠縣東南牛首山北流合澇滈諸水至咸陽縣東入渭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言同于渭也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傳曰已旅祭言治功畢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孔氏曰治水從下自東而西先荊後岐荊在岐東也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

惇物皆在縣東楨案水經禹貢澤地所在荊山在馮翊懷德南今在陝西西安府富平縣懷德故城在縣西南十里終南亦名中南見毛詩傳引左傳司馬侯曰中南九州之險是也其山西自郿縣東至西安皆其支阜橫亘八百里太一乃其主峰亦曰太白水經注云太一山亦曰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唐六典云關內道名山曰太白是也武功今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唐屬關內道今乾州武功縣西南惇物卽太一之北峯在武功縣東南故連言及之鳥鼠詳導山導川二卷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鄭氏曰詩云度其隰原卽此原隰是也原隰豳地從此致功西至豬埜之澤也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傳曰下溼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孔氏曰地理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埜澤楨案武威郡今甘肅涼州府武威縣治武威縣在鎮蕃縣北涼州卽古始臧鎮蕃水卽休屠澤源出涼州南境重山中兩源合東北流經張儀堡至長城東循城而北經大磧又東北經鎮番縣東南又東北當西長城斷處去發源六

百餘里匯爲一大池卽古豬野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鄭氏曰河圖及地記書云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傳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敘孔氏曰舜典竄三苗于三危是三危爲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爲敦煌郡卽古瓜州昭九年傳云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預云允姓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敦煌也禹治水未畢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大有次敘楨案敦煌今甘肅

安西州敦煌縣治詳鄭說三危當在州西南今無攷敦煌爲古瓜州今哈密瓜獨美蓋出哈密聽與敦煌相近也呂氏曰三苗不道竄于三危自後世觀之几以罪流放者聽其自殘自生在所不恤聖人之心不如此故禹治水至三危亦爲甚其居宅蓋王者仁心所者亦所以示大一統無外之意也

厥土惟黃壤

林氏曰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貴土性本黃此州黃壤故其田非餘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傳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孔氏曰此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曰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曰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鄭氏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傳曰球琳皆玉名琅玕石而似玉孔氏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而以珠者楨案說文球玉磬也球中磬材自是美玉鄭氏顧命注云天球雍州所貢之玉未見球治者是也說文又云琳美玉也則球琳皆玉名琅玕今所謂寶石也山海經去崑崙山有琅玕樹其質圓故云似珠說文同鄭注並引此經以證胡氏曰傳云石而似玉或云似珠玉言其質珠言其形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傳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沿河順流而北千里而東千里而南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孔氏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河

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楨案金城郡在今甘肅蘭州府皐蘭縣西北河關今蘭州府河州西北小積石非導河之積石也積石有二詳導川又攷漢書昭帝紀及地理志金城郡昭帝六年始置孔安國爲武帝博士卒於元鼎元封間前始元三十餘載不客知有金城故後人疑孔傳爲謬也林氏曰此州達于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鄭氏曰衣皮之民居此三山之埜者皆西戎也昆侖謂別有昆侖之山非河所出者也傳曰織皮毛布有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輩之屬皆就次敘楨案孔傳不同鄭義疏謂傳或分渠搜爲二或幷西戎爲四皆非也考古書崑崙析支渠搜三國名未有分渠搜爲二國者西戎乃總名王肅云西域也不容別爲一國林氏曰三國皆西戎之種故以西戎總括於下周書王會云正西有昆崙九國孔鼂注云九者西戎之別名是崑崙爲西戎也漢志金城臨羌西有弱水崑崙祠馬融本此

不以爲河源所出臨羌在今西甯府西甯縣西禁傳亦云在臨羌又云卽河源所出誤矣析支馬融曰在河關西水經注云自析支以西濱于河首羌居其右河水東流屈而東北經於析支之地是爲河曲矣後漢書西羌傳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國也其國近南岳乃竄流四凶徙之三危河關之西南羌地是也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綿亘千里皆羌地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渠搜亦西戎陸釋文引漢志朔方郡渠搜縣當之誤周書王會云拒搜以鼩犬孔注拒搜西戎之別名是三國皆

西戎也又案冀揚二州島夷皆志貢道上此州織皮與梁州同亦猶冀之皮服揚之卉服也書法不應獨異蘇氏以爲有錯簡此節當在浮于積石之上也愚謂此節書法自有深意非錯簡也漢書西域傳云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乘從西國廼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幕南無王庭匈奴傳云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雍之北道但使西人遠河而來則狄人不得南牧卽漢

武帝開拓西河五郡以斷匈奴右臂之意禹貢不言治狄正深于治狄耳說參曹得忍爾成禹貢正義乃安攘之全策楙被之極功也

禹貢古今注通釋卷二終

禹貢古今注通釋卷四

仁和侯楨子勤氏集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

此導大河北境之山北條之所始河濟二水之所經也鄭氏曰四列導岍爲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王氏曰二條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嶓冢爲南條傳曰岍岐荊三山皆雍州河謂梁州龍門西河孔氏曰地理志吳嶽在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岍山岐山在美陽荊山在懷德皆雍州逾于河謂山逾

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楨案汧縣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吳山在州西北爲西鎮又曰吳嶽爾雅云河西嶽陸佃埤雅云吳山爲西嶽故有嶽名即古岍山史記集解引鄭云岍在右扶風是也懷德今西安府富平縣西南荊山在其縣南續漢郡國志馮翊懷德雲陽下注云有荊山帝王世紀云禹鑄鼎於荊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今其下荊渠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傳曰三山在冀州孔氏曰地理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楨案漢蒲坂今山西蒲州治蒲州當大河西西南及南三面故曰河曲雷首山在其南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蒲山襄山甘棗中條渠猪獨頭山也歷山首陽古最著今名中條山壺口太岳詳冀州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傳曰此三山在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孔氏曰地理志云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理志不載底柱底柱在大陽關東析城之西楨案水經注底柱亦名三門在大陽縣東大陽在今山西解州平陸縣

東北三門山在河中流北岸平陸南岸陝州山有三門中曰神門南曰鬼門北曰人門鬼門最險去陝州東四十里有兩柱相對距岸而立即底柱也濩澤在今澤州府陽城縣西析城在縣西南七十里山峯四面如城故曰析城山頂有湯王池俗傳湯旱祈雨處載寰宇記垣縣在今絳州垣曲縣西王屋在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垣曲及澤州陽城界山有三重其狀如屋故曰王屋其絕頂曰天壇有太乙池爲濟水發源之處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傳曰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孔氏曰地理志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楨案漢書地理志河南埜王縣西北有太行山山陽縣北有東太行山淮南墬形訓高誘注云太行山在野王疏偏引山陽非也林氏曰太行在今懷州之北連亘數州爲河北脊以接恒岳蓋太行以野王爲正山陽特其支峯耳山陽今河南懷慶府修武縣西北三十五里野王在懷慶府河內縣治恒山爲北岳一名大茂山漢避文帝諱改曰常山周武平齊復曰恒山歷代史書

皆以爲在上曲陽縣　本朝釐定祀典改祀于渾源渾源古崞縣水經注所云崞縣南面元嶽是也與曲陽相去三百餘里山勢相接或亦其支峰與古崞縣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西隋以後置縣在今代州崞縣治上曲陽縣今直隸定州曲陽縣碣石異說更多而以在今昌黎及撫甯西南者爲正碣石有二實一山也漢書地理志云右北平驪城縣大揭石山在縣西孔疏云在驪城唐志及寰宇記並云在石城石城故驪城也此指大碣石言漢書武帝紀注文穎云碣石在遼西絫縣并入臨

榆水經云碣石山在遼西臨榆縣南水中鄭注本王橫說以爲淪于海又濡水注亦云在絫縣後魏地形志云在肥如隋書括地志通典並云在盧龍蓋在漢曰絫曰臨榆在晉曰肥如在隋唐曰盧龍一地也此指小碣石言由唐以前指臨榆唐以後指驪城以一山分爲兩地遂至異說矗起惟郭景純山海經注兩存其說最爲得解今考驪城臨榆相近在昌黎撫甯界地皆濱海壤地交錯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立巨海中世名天橋柱韋昭亦指此爲碣石又仙人臺

碣石之頂也在昌黎北十里接撫甯西絕壁萬仞頂爲天橋柱距海三十里其石現在酈氏淪海之說謬矣胡氏錐指本之非是因宋王氏後案正之或又本肇域志實以山東海豐馬谷山以冀州山移之竟更屬附會元王充耘明劉世偉創其說不足辨也鄭氏古注久以碣石在九門縣者爲非江氏集注音疏亦以水經臨榆補鄭注則以馬谷山爲碣石者斷非矣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中條之所始渭洛淮泗之所經也

鄭氏曰地理志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西南傳曰西傾朱圉鳥鼠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孔氏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楨案朱圉山一名白崖山當伏羌縣西南在老君山東漢志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是也師古曰圉與圄同鄭氏所引不同者續漢郡國志云涼州漢陽郡冀有朱圉山劉昭注武帝置爲天水永平十

七年更名鄭據當時地名蓋本續漢志也又九域志大潭縣有朱圉山此別一山在隴西郡攷漢冀縣今甘肅鞏昌府伏羌縣治宋大潭縣在今甘肅秦州禮縣南八十里蔡傳謂大潭即冀縣誤鳥鼠山即導川所云鳥鼠同穴山也今名青雀山水鼠注云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以鳥鼠同穴爲二山亦非鳥鼠居洮水之東從傳爲治山旁水則禹自西傾循洮水以至鳥鼠最爲徑便今乃先抵朱圉復西行至鳥鼠然後東南行至太華甚迂遠經文其誤倒耶太華即西岳山海經所云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高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者是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鄭氏曰屬豫州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嵩高山也桐柏在南陽平氏縣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楨案嵩高今河南府登封縣地外方即太室山是爲中岳鄭氏詩譜云外方之山即嵩也是也安陸今湖北德安府安陸縣治傳疏皆以陪尾爲在安陸屬豫州然言至于者皆相去遼遠橫尾在豫州近非是博物志云泗出陪尾隋唐志並云泗水縣有陪尾山

泗水出焉蓋即此也觀經文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則此山爲徐之陪尾非豫之橫尾明矣

導嶓冢至于荊山

此導南條江漢北境之山漢水所出所經者鄭氏曰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傳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山荊山在荊州楨案孔氏梁州疏以嶓爲西漢水所出此節引岷嶓既藝亦必以爲西縣山也梁州單言嶓而導山言嶓冢者冢爲山頂冢之最高處連峯棧其第一峯也臨沮在今湖北荊門州當陽縣西北荊山在襄陽

府南漳縣西北八十里南漳南境多大山自竹山而東
南爲房山景山五柯樹龍潭山老龍山北風山數百里
縣亘不斷其西北大山與穀城保康襄陽三縣相接卽
荆山也西漢乃嘉陵江上源非導漾東流爲漢之水禹
貢所云漢皆東漢西縣亦有嶓冢不得以釋禹貢禹貢
嶓冢梁州山當在漢中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
縣以表其山者是也冲遠引地理志誤

內方至于大別

鄭氏曰內方在竟陵名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傳

曰內方大別二山名漢所經孔氏曰地理志無大別鄭
云在安豐縣杜預解春秋云大別闕不言何處或云在
安豐縣西南左傳云吳旣與楚夾漢然後楚乃濟漢而
陳自小別至于大別然則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得在安
豐如預所言雖不知其處要與內方相接漢水所經必
在荆州界也楨案竟陵今湖北安陸府天門縣西北安
豐今河南光州固始縣東漢水經安陸府城西三尖山
東麓其東南爲黃土坡山東臨漢江卽古內方後人名
爲章山又東南經漢陽府城北之大別山麓東會大江
則大別在漢陽地理志云六安國安豐縣禹貢大別山
在西南蓋誤續漢志改屬廬江郡故鄭云廬江孔駁鄭
大別無緣得在安豐其說甚善而謂志無大別則非也
大別山一名魯山又名翼際山水經所云江水東流魯
山南古翼際山者是也元和志云魯山一名大別山焦
氏循過泥鄭注云翼際不得爲大別通典於漢陽言魯
山亦未被以大別之名而卒不能定大別之所在徒泥
古注不足辨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北導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江水所出所經者傳曰岷山
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孔氏曰岷嶓旣藝
是岷山在梁州也地理志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楨
案四川松潘廳邊外重山雜沓自黃勝關西北連綿不
斷皆曰岷山吳氏所謂蜀以西近江源者皆爲岷山連
峯接岫青城天彭諸峯之所環繞者是也衡山南岳也
在湖南衡山縣西綿亘數百里南一峯曰岣嶁山以大
禹岣嶁碑得名又有岳麓山南去衡山三百里隔於湘
潭一水亦衡山之支峯也湘潭屬長沙府古湘南縣在

其東衡山爲洲水所經故屬洲南距江水五六百里傳
以爲江所經非是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傳曰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敷淺原一名博陽
山在揚州豫章界孔氏曰地理志豫章歷陵縣有博陽
山古文以爲敷淺原楨案漢歷陵縣唐屬江州潯陽在
今江西九江府德安縣東博陽當從漢志作傅易音敷
今注疏本作博陽誤漢志又曰傅易山傅易川在其南
古文以爲敷淺原杜佑通典云江州潯陽縣有蒲塘驛

卽漢歷陵縣也驛前有敷淺原原西數十里有敷陽山
則山水皆以敷淺得名其中有平原通名爲敷淺原朱
子九江彭蠡辨云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爲山甚小而庳
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爲廬阜則甚
高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
支之所極者惟是乃爲宜耳據此則以廬阜當之吳氏
曰德安卽漢歷陵縣地敷淺原蓋兼山水而言敷陽乃
其中間之小山廬阜乃其盡處之大山也今攷廬山古
稱廬阜不以山名其最高處有禹蹟乘攆二字尙可攷

則大禹導山固未嘗不登廬阜水經注引廬山記曰上
霄之南大禹刻石誌其丈尺里數今猶得刻石之號焉
是其證也水經注又引孫放廬山賦曰尋陽郡有廬山
臨彭蠡之澤接平敞之原是廬阜固有平原也因其有
平原故得阜稱今土語猶然則朱子以廬阜爲敷淺原
不誤矣又案導山與導川相表裏導川者由水路窮其
委所謂決九川距四海是也治水之事也導山者由陸
路溯其原所謂濬畎澮距川是也治地之事也水治而
豬防宣洩盡其利地治而黍稌粟麥得其宜史記書河

渠漢書志溝洫有以哉故導山治地非複敘治水水有
原有委山有幹有支因述導山爲作中條辨附于左
辨曰昔唐一行分山河爲兩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
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踰河並雷首厎柱王屋太行北
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南戒
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
桐柏自上洛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
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說禹貢者馬融王肅皆分三
條至宋儒則并西傾於北條是皆詳南北而略中條者

也豈知崑崙爲南北諸山之祖三條皆起於崑崙而中
條又爲崑崙正幹哉崑崙今名巴顏喀喇山一名枯爾
坤崑崙之轉音也崑崙東北曰布呼古爾肯山曰阿客
塔齊欽山曰烏藍得齊山曰馬尼圖山曰巴爾布哈山
其東南曰都爾伯津山曰哈喇阿答爾罕山曰巴彥和
碩山皆其分幹入中國者三幹中幹自崑崙山脊古爾
板蒙袞拖羅海山至和碩特前頭旗羅插普喇托禮嶺
即西傾北幹自雜普通古查哈拖羅海山並巴顏圖渾
嶺至土爾扈特南前旗阿木爾麻纏母孫大雪山即大

積石南幹自拉母拖羅海山並那哥多母精岡出山至
黃勝關西北大分水嶺即汶山金牛驛北連雲棧即番
冢此三條之發幹也楨常即三條形勢考之北條自大
雪山至河關積石遶龍門並壺口雷首砥柱王屋東連
太行接盧龍碣石入海其正幹起爲恆岳東循塞垣至
醫無閭爲北鎮又北抵陰山爲北條結穴其塞外興安
肯忒諸嶺迄阿爾泰杭愛湯努山西自騰格里戈壁踰
葱嶺天山北至俄羅斯爲黑龍混同盧朐烏蘇里江羅
布泊塔里母和闐河諸水發原者皆北條之支幹也南

條自汶番至峨眉蒙頂巴嶺巫峽南逾江漢據武當荊
山其正幹起爲衡岳東循嶺徼襲至天目天目即古會
稽爲南鎮與黃山白嶽廬阜相控帶又沿江而下至海
甯爲南條結穴其徼外木魯烏蘇布喀諾莫渾烏巴什
諸山南至緬甸西自前後藏達木楚克哈巴布振于哈
巴布山至羅多拉達克城爲匝楚哈喇烏蘇河瀾滄潞
江岡噶雅魯藏布江安日市河諸水發原者皆南條之
支幹也中條則自西傾至鳥鼠同穴負中南地絡東及
太華連熊耳冢領嵩少桐柏至陪尾又東至東鎮沂山

其正幹起爲岱宗孔陵岱宗爲四岳之長孔陵與天地
相終始非中條正氣所鍾烏能若是哉又東趨入海至
盛京旅順城又東千餘里至　興京摩天嶺又東爲
長白山爲中條結穴長白山即古不咸山亦曰徒太大
白魏書云徒太華言太皇是也鴨綠江出其南麓綿亘
數百里婁得里山衣兒哈雅範山皆其支阜爲我　朝
發祥之地開億萬年無疆之基非中條正氣所鍾又烏
能若是哉蓋崑崙爲南北諸山之祖三條皆起于崑崙
而中條又爲崑崙正幹故自西而東太華太室太岱三

岳並峙鬱爲孔陵發爲長白其支幹可得而詳焉說者
言崑崙八幹中國得其三即三條之謂也或者以八幹
配卦位亞細亞得其六歐羅巴利未亞得其二而落機
大山在亞墨利加州者不與焉中條位震易曰帝出乎
震故中條爲崑崙正幹南條位巽北條位艮與中條相
表裏者也南條之南幹位離北條之北幹位坎所謂南
北之支幹也其三幹踰外興安嶺自鐵壁托羅斯須塔
爾嗎克亞納類大布里諸山至烏拉末機烏拉諸嶺盡
俄羅斯八斯科之地一幹爲乾自大俄羅斯達斯達利

亞至歐羅巴拉世拉阿里大伊墨達諸山南至地中海
西迤佛郎機海峽一幹爲兌自南印度利完山踰西紅
海至利未亞亞德爾弗肋思達斐拉諸山北至地中海
自姓山連巴个里木亞撒爾亞加得默得拉瓜拉南至
細彼得斯溜墨爾入海至大浪山鴿島一幹爲坤其地
自古不通中國故說者畧焉若我　朝版圖式廓東連
倭島朝鮮近在邊陲南接古城交阯木屬內地西番遙
窮拉藏至岡底斯北漠直過和林至白哈海所謂東西
爲地經度南北爲地緯度者其山川脈絡圖籍可稽因

無與於禹貢三條之義故並闕焉

禹貢古今注通釋卷四終

禹貢古今注通釋卷五

金匱侯楨子勤氏纂　蕭山孫葆學俞　紹興吳隱昶　校刊

導弱水至于合黎

鄭氏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儿言導者發源于上未成流儿言自者亦發源于上未成流馬氏曰合黎地名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孔氏曰地說合黎山名但此水出合黎因山爲名也鄭元亦以爲山名地理志張掖郡刪丹縣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又居延縣有居延澤在東北古文以爲流沙如志之言酒泉郡在張掖郡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與傳不合案經弱水西流水既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當如傳文合黎在流沙東不得在其西也楨案張掖今甘肅甘州府治刪丹今山丹縣治弱水自張掖出酒泉郡爲今肅州界古會水縣在肅州高臺縣西北弱水正流自刪丹西流至酒泉合黎其餘波自合黎東流至居延流沙合黎明在流沙之西疏曲護傳說以爲在東非也又案合黎山水皆可通名合黎山因水而名說詳下

餘波入于流沙

鄭氏曰地理志流沙在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馬氏曰流沙地名傳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楨案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南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月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居延縣在今甘州府張掖縣東北一千五百里則流沙在居延東北鄭云西北孔云西溢並誤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鄭氏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今中國無也地記曰三危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右脇傳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山過梁州入南海孔氏曰傳言順經文耳考水經注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敦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焦氏曰鄭注既引班志滇池黑水祠又引地記明三危山之所在其地依稀可辨必執三危在敦煌而

謂有兩黑水何哉楨案黑水異說不一莫可取信爲辨之如右

辨曰黑水界雍梁二州之域發原注海通行西徼外不知其幾千萬里神禹旣沒莫攷其迹儒生拘於目見遂疑梁州自有黑水不與導川之水相通或又疑雍梁各有黑水而導川之水幷非雍梁之黑水穿鑿傅會異論蠭至余不可以不辨今夫海爲青徐揚三州之界河爲冀兖豫雍四州之界其間或東海或南海或西河或東河所界不一而其爲河海則一也導川篇導河積石導

江導漾經文皆曰入于海卽此數州之河海又無疑也而謂雍梁之黑水與導川之黑水各異吾恐禹貢無此書法也或疑交阯去梁州遠一州不當兼五服之地此又不然嘗攷青州之域奄有朝鮮揚州之域全有甌閩交廣冀北盡朔漠雍西渡流沙數州之地皆大于梁蓋塞外徼外之地統于其州不分置牧荒遠在所略也且黑水至交阯入海耳不必交阯爲梁界如河出敦煌塞外南出積石爲中國河歷雍豫冀兖四州行九千四百里入海江出蜀湔氐徼外歷梁荊揚三州行七千二百六十里入海漢出隴西氐道歷梁荊二州行二千七百六十里入江又自江歷揚州入海所歷皆若是之遠則黑水爲雍梁二州界又何疑焉雖入南海無明文然古書殘闕其散見他書者尙可取而證也書疏引水經云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敦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太平御覽引張掖記云黑水出縣界雞山名元圃有娀氏簡狄浴于元邱之水卽黑水也說文則云虮山溺水所出虮山卽雞山一名窮石山是黑弱二水同發源于雞山漢書地理志觻得縣下云羌谷水出羌中東北

至居延入海史記正義云合黎水出臨路松山東而北流經張掖故城下又北流至縣三十三里合弱水羌谷水卽張掖河之上流下流合弱水名合黎明行都司志云張掖河原名黑河是黑水卽羌谷矣又名合黎者梁州經文曰厥土青黎史記作驪黎黑也弱水至張掖合黑水東北行入居延澤古文謂之流沙弱水合黑水而行故曰合黎猶漢水入江卽爲北江也羌谷水或謂之弱水亦謂之黑河明其同也杜佑尋其源不得則云年代久遠遂以湮沒噫禹之河道可徙而導河積石之源

未聞或徙也人或從而信之與矣或曰黑水入南海人猶疑之而謂弱水亦入南海乎其有說乎余曰然導川之文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曰餘波者正流與黑水合不得專名故曰餘波云爾入南海不書者省文下導黑水節蒙上文言之也何以知其然也鄭康成引地記云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淮南墬形訓云赤水之南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南至南海海內西經云流沙出鍾山西行又南行昆侖之虛西南入海則流沙本入南海

黑水合弱水入流沙由是通南海也以今地理考之黑水當由合黎東北行至肅州北與弱水同入居延海曰索郭克鄂模曰索博鄂模鄂模者猶華言海也自鄂模折而西逼行瀚海中又北折而南經庫默畱玉淮喀喇諸山三危山當在其地今無考又南經西番界中繞出巴顏喀喇山黃河源之外自布喀山迤峯而東爲諾莫渾烏巴什山分支南流至雲南塔城關西入麗江府界曰瀾滄江東岐一支曰漾備江即瀾滄之沱江也又東南合西洱海即程大昌所謂葉榆河南流匯爲滇池即地理志所云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者是也其北流入金沙江即古麗水亦曰繩水又合鴉龍江即古若水山海經云南海之內黑水之間有若木若水出焉即此若水亦曰瀘水一名打冲河通謂之黑水爲梁之南界其正支絕雲龍而東南至順寧府雲州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經越南國爲富良江入于海蓋黑水爲雍梁二州界皆在徼外至雲南始分二支一支岐出東流入岷江衆水所匯也後人因其不入海遂多異辭不知金沙江特其支流所匯其正流自入南海然則或分

雍梁黑水二之或岐導川黑水三之皆通儒所不取也爲條辨之以俟後之君子焉

導河積石

馬氏曰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楨案濟水在北不得云中條曾氏分南北二條以西傾爲北條山蔡傳本之不知濟不得爲中條渭洛淮又不得爲北條當從馬分爲三條而獨以濟歸入北條也蓋山爲經水爲緯濟發原王屋王屋北條山也渭出鳥鼠洛出熊耳淮出桐柏泗出陪尾皆中條也岷嶓爲江漢發原

則南條也經誼甚明今釋依經文其絶外馳何如哉又案爾雅云河出昆侖虛水經云昆侖虛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河水出東北陬詘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河水冒以西南流又南出葱嶺山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考舊說葱嶺于闐蒲昌乃河之上流不當在積石下先言積石後言蒲昌文誤倒矣酈注據西域傳正之是也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

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渟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爲中國河經言積石不及其上流從禹所導言之也又地理志云金城郡河關積石山在西南羌中河水行塞外東北入塞內是導河之積石在塞外積石有大小二名唐人辨之甚詳大積石在吐谷渾界即今大雪山番言阿木爾麻縪母孫元史所謂騰乞里塔而說指爲崑崙者古言河繞崑崙之三面如玦然實大禹導河之積石非崑崙崑崙今名巴顏喀喇山一名枯爾坤在星宿海西爲南北諸山之

祖星宿海番言鄂敦他拉元史所謂火敦腦兒於鞏山環繞中平地有泉千百泓湧出望若列星乃河之上源在西寧邊外西南千一百十四里其本源曰阿爾坦河譯曰黃金河出崑崙東麓去星宿海三百里自星宿海東北流折東南匯爲查靈鄂靈二海元史所謂阿剌腦兒各周三百餘里又折而北經托羅海山之南又東南經烏蘭莽乃山又折西北繞大雪山之東去本源二千五百餘里舊說以葱嶺于闐蒲昌爲河之上源今考塔里母河即古于闐河海多河即古葱嶺河二河所匯爲

蒲昌海今曰洛普鄂模在吐魯番東南三百餘里哈密城西南六百餘里直沙州西北千二百里其水渟而不流與河源無涉酈道元本舊說以爲南出積石爲中國河者誤也小積石在甘肅蘭州府河州北即水經注所云唐述山去大積石五百餘里大積石爲導河之積石小積石雖河所經非禹所導自杜佑通典李賢後漢書注並誤認鄯州龍支縣南之積石爲導河之積石而積石之名遂移於塞內蔡傳承誤釋經學者宗之貽誤不淺故特爲辨之

至于龍門
傳曰施功發于積石至于龍門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
孔氏曰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三千里楨案隋書段熲傳曰自張掖追西羌且鬭且行四十餘日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則積石至龍門當得四五千里疏云三千里亦誤認河州之積石爲禹貢之積石也今攷大河自積石北行入甘肅蘭州邊界又自蘭州北循長城而東北經城內外地至中衛城南又東北至寧夏西當長城斷

處又東北出邊爲河套鄂爾多斯所部地又東南至烏喇特旗南爲古五原郡及三受降城地又直行至歸化城西南爲古南勝州地去小積石二千四百數十里遂折而南行東岸入山西邊界西岸入陝西邊界又南經平陽府吉州西北之孟門山南爲壺口山禹施功始此又南經同州府龍門山西岸爲韓城縣東北境東岸爲河津縣西北境兩山對峙河貫其中南流其下曰禹門渡去歸化城二千三百餘里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龍門山在同州韓城縣北五十里李奇云禹鑿河水處廣八十步寰宇記云龍門山北有河口略似龍門而不能通相傳鯀治水時所作績用弗成今名錯開河是龍門必待鑿而河患始平故禹導河始積石而施功始龍門也

南至于華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易氏曰河自龍門口又二百里至陝州之西北對河爲華州華陰縣楨案華陰縣今同州府華陰縣治考大河西岸自韓城經郃陽朝邑東岸經榮陽臨晉永濟至華陰縣東北去龍

門二百餘里

東至于底柱
鄭氏曰地說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閼流今世所謂底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楨案經言東至于底柱則河既南至而東流底柱當在南河無緣得在西河也考大河自華陰縣始折而東流入河南閿鄉縣界北岸爲山西蒲州永濟縣經中條山麓即古雷首山也自閿鄉經靈寶陝州北岸經芮城平陸出三門過底柱山傳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

柱然在西虢界西號郎今陝州三門山在其東水經注
引鄭說而辨其非以三門山爲底柱五戶灘爲關流與
傳相發明也
又東至于孟津
傳曰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孔氏曰
在孟地置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爲地名耳杜預
云孟津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
古今常以爲津武王渡之近世以來呼武濟楨案河陽
縣今河南懷慶府孟縣西三十五里孟史記作盟杜預

左傳注以盟爲孟津孔氏泰誓疏以孟爲向盟薛綜東
都賦注引尚書作孟津是孟盟古字通水經注云河南
有鉤陳壘河水至斯有盟津之目又曰富平津又謂之
曰陶河今攷大河自底柱東北經河南澠池新安洛陽
至孟津北境北岸自山西垣曲入河南界經濟源至孟
縣西境今孟津縣北五里有陶渚即古孟津與硤石津
委粟津高渚馬渚皆渡河處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伾陸氏釋文字又作岯或作嶇鄭氏曰大伾地喉也沇

出伾際矣然則在河內脩武武德之界沸沇之水與滎
播澤出入自此傳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
大伾而北行孔氏曰洛入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
山再成英一成坯傳與爾雅不同所見異也鄭氏云在
脩武武德之間張揖云成皐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
者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皐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
縣山臨河豈不是大坯乎瓚言當然楨案鞏縣今河南
府鞏縣西南三十里縣北有舊洛口爲洛水入河處即
洛汭也修武在今衛輝府獲嘉縣治武德在懷慶府武

陟縣東南成皐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北黎陽在衛輝府
濬縣東北黎陽山在濬縣東南即古大伾在宿胥口東
北孔疏引薛氏說甚確後儒過泥鄭說執爾雅山一成
坯以黎陽山甚高不止一成必欲於獲嘉武陟二縣尋
卑淺之山以當之非也今攷大河自孟津東岸經鞏縣
汜水滎陽至滎澤縣北其北岸經河內溫武陟三縣又
自原武以北經陽武延津至天津入海爲故河道其原
武以南經陽武中牟至安東入海爲今河道非禹舊迹
矣說詳下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鄭氏曰地說云大河東北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絳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非也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當讀如郕降于齊師之降蓋周時國于此地者惡言降故改云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楨案降水即濁漳水經注濁漳水

引此注甚爲可據胡氏引宋張洎亦云降水即濁漳也字或作絳又云地理志上党屯留縣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酈道元引此文作入漳云絳水發源屯留下亂漳津與漳俱得通稱也今考降水即絳河源出屯留縣西南盤秀山之陰今曰高麗水東北流至潞城縣西北安昌鎮之西入濁漳孔疏本漢書以襄國爲信都云降水發源在此而以鄭爲臆說非也襄國在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南乃降水所經絕非降源鄭氏以館陶北屯氏河爲禹河故道亦非漢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鄴縣今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南四十里禹河既自宿胥口北行至臨漳豈復出臨漳之東至館陶與屯氏接哉後儒又以枯洚渠爲降水此承漢志之誤杜佑據以分冀兗之界蔡氏亦襲其說謬矣蓋降水入濁漳漳河遷徙無定故有枯洚之名不得以枯洚渠爲禹之降水也大陸見冀州

又北播爲九河

鄭氏曰播散也使自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林氏曰凡言爲者皆從此而爲彼也楨案水經漳水注

云九河既播八枝代絕遺迹故稱往往時存今考漢書地理志勃海成平虖池河民曰徒駭河在今直隸河間府交河縣東北太史古無考齊乘云當在滄南清滄二州之間元清滄二州在今天津府滄州青縣界通典云馬頰河在平原郡界元和志云德州安德縣馬頰河在縣南安德縣今山東濟南府德州覆鬴河通典亦云在平原界今德州有覆鬴河東北至海豐縣入海詳許商說馬頰覆鬴當在成平之南東光之北云在德州者非是齊乘亦以爲在清滄之間庶幾近之地理志云勃海

東光有胡蘇亭通典云東光漢舊縣古胡蘇河在此今
在直隸滄州簡絜二河在河間府南皮縣城南二河相
近輿地廣記云簡絜在臨津臨津今寧津屬河間府與
南皮接界或引史記正義云簡在貝州歷亭界非也歷
亭今山東東昌府恩縣簡在鬲縣北如在恩縣則在鬲
縣之南矣鉤盤在武定府樂陵縣東南漢書袁紹傳注
故河道在今德州昌平縣界入滄州樂陵縣今名枯槃
河即鉤盤也槃古字通鬲津在今德州西南鬲縣故城
在州北漢志所云鬲縣平當以為鬲津是也然則入流

雖塞九河遺處尚未盡湮余北上訪之沿海土人或新
河復以舊名或古河莫能證實蓋自周定王時河徙礫
溪秦始皇帝穿漕渠漢武帝時河決酸棗瓠子館陶九
河故道浸以湮滅歷魏晉唐宋元明數千百年日徙而
南勢難復古然青滄景德間古隄沙阜舊迹宛然漢唐
以來諸說不盡無據也漢書溝洫志述王横言往者天
嘗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
為海所漸矣此妄說也言逆河已淪于海即今之渤海
差為近理蓋逆河合九為一本與海接河入海處兩水

交通故逆河得謂之渤海耳

同為逆河入于海

鄭氏曰同合也下尾合名曰逆河言相向逆受也傳曰
同合為一大河逆河而入于渤海桓案逆河史記河渠
書漢書溝洫志皆作迎河又地理志渤海郡界曰迎河
南皮縣并曰迎河亭迎即逆也蘇氏曰逆河者既分為
九又合為一以一迎八而入于海即渤海也與鄭孔同
皆不以為自碣石入海惟薛瓚云禹貢夾右碣石入于
河則河入海乃在碣石元光三年河徙從東郡更注渤

海禹時不注渤海也酈道元云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
川流所導非禹瀆也今考地志金城郡言河至章武入
海章武在直隸天津府滄州東北八十里九河故道皆
在青滄景德間地形北高南下不容逆繞北注遠至碣
石則以章武入海為是經言碣石入河乃貢道如浮于
積石至于龍門西河之類不必河入海定自碣石也又
考禹河故道自今滎澤縣北東經原武縣北又經陽武
延津縣北滑縣西南為古宿胥口南岸滑縣即古白馬
津口自濬縣折而北行經內黃湯陰安陽臨漳成安肥

鄉曲周平鄉廣宗至鉅鹿古大陸澤在焉又北經南宮
新河冀州東鹿深州衡水武邑武强阜城獻交河青靜
海大城寶坻至天津直沽口入渤海然河身遷徙無常
自昔載之高地北行宋後日漸南徙北流遂絕蓋河自
禹告成後下迄元明凡五大變而暫決即塞者不與焉
今攷史書兼參胡渭說著于篇一周定王五年河徙礫
溪此河失故道之始自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與
漯別行而東北合漳水至章武入海水經所稱大河故
瀆者是也一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瓠子注鉅野通淮

泗此河通淮之始新莽始建國三年河決魏郡泛清河
以東數郡南至千乘東漢明帝永平十二年詔王景脩
之遂爲大河之經流水經所稱河水者是也一宋太宗
太平興國八年河決滑州泛澶濮漕濟東南流至彭城
入淮此河入淮之始仁宗慶歷八年決澶州商胡埽分
爲二派北流合永濟渠至乾寧軍入海東流合馬頰河
至無棣縣入海二流迭爲開閉宋史河渠志所載是也
一金章宗明昌五年河決陽武灌封邱而東一由南清
河入淮者是也一元世祖至元九年衛輝新鄉河決徙

出陽武南二十六年於須城安山鎮西南開會通河北
流遂微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又決原武至壽州入淮
故道遂淤此河全入淮之始孝宗弘治六年決張秋乃
築斷黃陵岡支渠遂以一淮受全河之水是也故今河
道自滎陽縣北東南經原武南鄭州北又東南經陽武
中牟祥符封邱蘭儀陳留入山東界經曹單入江蘇界
經碭山豐沛蕭銅山睢寗宿遷桃源合淮水又經淸河
山陽阜寗安東過北沙鎮至雲梯關入于海靳文襄輔
治河方略云雲梯關不知名自何時往時關外卽海宋

神宗十年大河南徙距　國朝康熙年間僅七百餘年
而關外沙灘遠至百二十里海濱父老言更歷千年當
可築馬上雲臺山也又云禹貢紀河之入海曰同爲逆
河入于海夫河也而以逆名海湧而上河流而下兩相
敵而後入故逆也旣播爲九又合爲同之不同則力不
一不能逆海而入也河防一覽潘季馴有言曰海無可
浚之理惟有導河以歸之海然河非可以人力導惟有
善治隄防俾無旁溢則水由地中沙隨水去也季馴近
世能臣其言固不當易今日之雲梯關卽今日之逆河

而不隄以求其同得乎爰自淸口以下至雲梯關三百餘里挑引河以導其流于關外兩岸築隄一萬八千餘丈凡出關散漫之水咸逼束于中不得外溢從此河淮二瀆就軌一往急湍沖沙有力海口之壅積不浚而自闢矣乃至今百餘年其制漸壞河道內潰下流遂不能暢海口沙灘日積上流愈壅以致漫決頻仍民運兩困治河諸臣僅事補苴不能先事預防以盡滅洩防守之法蓋昔之患在尾閭今之患在中隔安得起潘靳二公議治河之策俾隨勢利導而河流順軌也

嶓冢導漾流爲漢

鄭氏曰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爲漢至江夏謂之夏水傳曰泉水出山爲漾水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流爲漢水楨案武都今甘肅階州成縣西八十里宋以後置縣在今陝西漢中府南鄭縣地江夏郡在今湖北德安府雲夢縣東南皆漢水所經禹貢言漢皆東漢水也魏地形志云華陽郡嶓冢縣有嶓冢山漢水出焉杜佑通典云秦州上邽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江漢中金牛縣嶓冢山禹導漾水東流爲漢水亦曰沔水東西二漢源流各別本無可疑自班固誤認西縣嶓冢爲禹貢山云西漢所出鄭於岷嶓既藝既以嶓屬西縣此節不解嶓冢亦必以爲西縣山也酈道元又有東西兩源俱出嶓冢之說蔡傳云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以興元之西縣爲隴西之西縣云一山跨兩縣欲調停其說而不知其舛愈甚今當以在沔縣金牛驛北與甯羌州相連者爲正

又東爲滄浪之水

鄭氏曰滄浪之水今謂之夏水來同故世變名焉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淸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傳曰別在荆州史記索隱云蒼浪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即漢河之別流也楨案滄浪即漢水隨地而名非別流水經注引永初山水記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漁父所歌也因此言之水應由沔今案夏水是江流沔非沔入夏假使沔注夏其勢西南非尚書又東之文也其說是或又曰滄浪因山而名周氏宏所謂常德

之龍陽有滄山浪山其下合流爲滄浪之水是也

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

鄭氏曰三澨水名在江夏竟陵之界傳曰三澨水名入漢大别山名觸山廻南入江楨案説文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引此經孔鄭以三澨爲水名不及許氏之確杜預左傳澨注云水邊是其義也左傳言澨凡五見惟睢澨爲宋地其餘曰句澨曰漳澨曰雍澨曰薳澨爲水經注所引者皆楚地薳澨酈注引作蓬所見本異或傳寫誤也左傳四澨不知何者可當三澨之目蔡氏以

漳澨薳澨與汶水實之因汶水亦有澨名韓汝節非改汶水爲汶澨亦推測之辭非定論也鄭云在江夏竟陵界亦未能實指其處東漢江夏郡在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西北竟陵屬侯國荆州今安陸府天門縣西北考漢水自嶓冢發源東南流經四川沔褒城稱爲沔水又東南經南鄭城固洋石泉漢陰紫陽興安洵陽白河入湖北界鄖西西縣北境去發源一千三百餘里又自鄖西經鄖均州光化穀城襄陽宜城鍾祥荆門潛江古江北之雲夢澤在焉有支津西通監利東通沔陽其正支折西北流經天門漢川又折東南流至漢陽府城北之大别山麓東會大江去鄖西一千六百餘里大别見導山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鄭氏曰匯回也漢與江鬬轉東成其澤矣傳曰匯回也水東回爲彭蠡大澤朱子九江彭蠡辨云彭蠡之爲澤實在大江之南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郤而自瀦以爲是瀰漫數十百里一大澤楨案彭蠡會章貢諸水爲巨浸形如葫

蘆中爲細腰東西廣四五十里及百里南北長三百里北曰落星湖左蠡湖南曰族亭湖宮亭湖總稱曰鄱陽湖漢水注此回旋而不容南洩仍轉而合江與南中二江並持而東所謂北江也吳氏曰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者著其爲瀆也四瀆其一河一瀆也其二漢與江一瀆也其三濟瀆其四淮瀆河瀆非無他水入之然以大併小而專爲瀆江漢體敵勢均二水合流所以如此其大故並言入海而同爲瀆也三江鄭說最善孔蔡二傳並以震澤下流爲三江昧

于東爲北江之文矣說詳揚州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傳曰江東南流沱東行孔氏曰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沱東行蔡氏曰沱江之別流于梁者楨案孔疏專釋荊州之沱蔡傳專釋梁州之沱皆非也沱蓋荊梁二州皆有之也中山經云岷山江水出焉荀子子道篇云江出于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水經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大江所出是岷山爲江源也今攷大江發原四川松潘廳邊外

岷山牟膊嶺有二源曰閭出阿林曰那哥多母精阿林合東南流入邊界黃勝關又南經松潘廳東又南經歸化堡西至長寧堡西黑水河自西北來會即古所指茂州鐵豹嶺水亦大江別源也或曰鐵豹嶺即牟膊嶺者誤又東南折西南流經茂州汶川灌縣江流始盛又東經玉壘山又南經灌縣城西曰湔江亦曰都江即古離堆地江至此分爲二派正支南流其東流經郫新繁成都新都金堂南經簡州資陽資富順至瀘州復合名沱江也梁州之沱主郫江荊州之沱主夷水詳荊梁二州

又東至于澧

澧史記漢書竝作醴鄭氏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馬融王肅竝云水名傳同孔氏曰鄭以此經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故以合黎爲山名澧爲陵名孔以合黎與澧皆爲水名楚辭遺余佩兮澧浦是水名楨案傳說是也郡國志長沙郡十三城有醴陵縣今攷其地在岳州之北長沙之南去江絕遠大江安得至其地也傅氏曰江水別而爲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亦以澧

爲水名也今考大江自灌縣分流其正支南經崇慶新津彭山眉州青神又西南至嘉定大渡河經峩眉山麓合青衣江來會又東南至犍爲宜賓江流至此大盛去發原一千七百里又東南經南溪江安納溪瀘州會沱江又經合溪合江至江津凡九折數十里一曲又東北至巴縣南經明月峽折而東會涪江合白水渠江嘉陵三巨川嘉陵即古西漢水也又經長壽涪州會黔江又經酆都忠州萬雲陽至夔州經八陣磧東出爲瞿唐峽又東經奉節東南過灩澦堆又東至巫山經巫山南麓

爲巫峽又折東南流入湖北界經巴東曰巴東三峽至
歸州過黃陵廟經宜昌府境始出峽又經宜都枝江折
東北至松滋又東至荆州江陵又東南經公安石首監
利其支流南會澧水入洞庭溯去敘州宜賓二千六百
餘里

過九江至于東陵

傳曰江分爲九道在荆州東陵地名孔氏曰九江禹先
有其處今導水過之非別有九江之水蔡氏曰東陵巴
陵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楨案地

理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江水東過蘄春
縣南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酈注江
水左旁青林湖即利水出廬江郡之東陵鄉江夏有西
陵縣故是言東矣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
舊說皆以九江屬潯陽故云然不知九江在荆州不得
移至揚州也則九江爲洞庭則東陵即巴陵矣說詳荆
州陸氏釋文引張勃吳錄以彭蠡爲洞庭非也

東迆北會于滙

鄭氏曰東迆者爲江南馬氏曰迆靡也傳曰迆溢也楨
案說文迆衺行也引此經孔疏以邪出兩釋馬孔之注
義未明曉以迆爲溢而分流於經旨未明也經言中江
北江鄭必補出南江者明大江東迆時豫章諸水恰從
彭蠡入江而來會與江漢分爲三孔爲三江合流入海
今考大江自巴陵入洞庭湖東北流北岸經沔陽至漢
陽府城南南岸經臨湘蒲圻嘉魚至武昌府城西二府
隔江相望漢水自西北來會曰漢口去巴陵五百數十
里又東北流北岸經黃陂南岸經江夏又折東南流北
岸經黃岡蘄州廣濟黃梅南岸經武昌大冶興國入江

西界經瑞昌至德化西境曰湓口又東經九江府城北
曰潯陽江北岸爲黃梅與安徽宿松界去武昌一千一
百餘里又東爲湖口在湖口縣西鄱陽湖南匯章貢諸
水北流來會章水出湖南郴州桂陽縣東之孤山東流
貢水出福建汀州府長汀縣西北山西流至江西贛州
府二水合流曰贛江又經南昌入鄱陽湖與江漢合曰
南江江漢未會彭蠡無所謂南江也會于匯者會于漢
也程氏三江考云所匯之彭蠡雖在江之南而匯澤之
漢水則在江之北經不直曰會于漢而必曰會于滙

漢之道里長自東流爲漢至南入于江東匯時通名漢水而匯澤之漢水則止爲彭蠡一處易漢之名而曰滙者以其所能而名之也吳氏幼清欲移東匯句于此句之上金氏吉甫直以滙爲漢字之誤皆知其意而未通其義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曾氏曰豫章九江合于湖漢至彭蠡入江蓋南江也南江乃江之故道非禹所導禹導漢水入焉與舊江合流而水之派分爲南北又導岷山

之江入焉其流介于二江之中故爲中江南江乃故道故經不志程氏曰彭蠡而上無一山一水得見于經然于合并江漢而以會匯名之南江隱然在二語中此聖經之書法也楨案大江合洞庭會彭蠡與南北二江並持而東其流甚疾自古有河患無江患自四川兩湖目事開墾沿江咸成沃壤財賦幾半江浙然利與弊伏四五月間汶嶺雪消山水挾沙泥東下日月累積江身漸高近年幾有逆流之患洞庭彭蠡以南江水橫溢七八月之間水未退其患不知伊于胡底而其尤爲患者川

江古稱險惡巨湍激石隱伏險惟舟觸之即碎行者視爲畏途雍正時有富人鑿以過流商旅便之乃不數十年江蘇遂多水患蓋設險藉以束水來源雖盛不爲害去其險阻使順性直趨山水驟發勢必以下流爲壑遂開數千年未有之奇患可慨也又考大江入海自湖口至丹徒徑一千二百餘里自丹徒至崇明徑七百餘里其沿歷之道詳揚州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鄭氏曰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

德入河溢爲滎傳曰泉源爲沇流去爲濟在溫西北平地濟水入河並流數十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溢爲滎澤在敖倉東南孔氏曰濟水出王屋山傳言在溫西北平地者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也楨案水經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爲沇水又東至溫縣西北爲濟水傳言濟在溫西北平地說正合溫縣在今河南懷慶府溫縣西南敖倉在今滎澤縣括地志

云滎澤殷之敖地亦曰嚻在敖山之陽山上有城秦置
倉曰敖倉城是也疏又云南出還清者釋名云濟濟也
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水經注引晉地道志云濟自大
坯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爲滎澤蓋水各有性濟性勁故
能與濁河竝流而不爲所亂仍橫絕而南也今攷濟水
自王屋山發源東數十里出地東流經濟源縣北又東
經懷慶府南温縣北又東南至武陟南入河其南岸爲
河陰縣今省入開封滎澤縣南爲滎陽古滎澤在焉西
漢末濟水入河不復南溢矣又案水經注引山海經曰

王屋之山𣶒水出焉西北流至于泰澤郭景純云𣶒沇
聲相近卽沇水也風俗通曰濟水出常山房子縣贊皇
山廟在東郡臨邑縣今按二濟同名所出不同鄉原亦
別斯乃應氏之謬矣酈說是也元和志云趙州贊皇縣
濟水源出贊皇山此別一濟非導沇之濟也

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

鄭氏曰地理志陶邱在泲陰定陶縣西北傳曰陶邱邱
再成菏菏澤之水孔氏曰釋邱云再成爲陶邱李巡云
再成其形再重也地理志定陶縣西南有陶邱亭楨案
定陶在今兗州府定陶縣西南卽漢濟陰郡治陶邱亦
在西南鄭引地志作西北誤也菏澤在陶邱東北相去
不遠濟自菏澤又東北絕大埜澤至今樂安縣入海爲
濟瀆其一支南流至今魚臺縣入海昔人目之曰菏水
水經云濟水東經乘氏縣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一水
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又云從東南流者過乘氏縣又
東過方與縣北爲菏水是也方與今濟寧州魚臺縣北
漢爲湖陵地漢志湖陵縣下云菏水在南說文云菏澤
水在湖陵則在湖陵者乃菏水非菏澤孔氏直以菏澤

屬湖陵非也

又東北會于汶

傳曰濟與汶合楨案舊濟水會汶處在今東平州西南
安山鎮卽古安民亭也詳青州

又北東入于海

傳曰北折而東楨案地理志沇水東至琅槐入海過郡
九行千八百四十里琅槐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水經
注云濟水東北至甲下邑南東歷琅槐故城北又東北
河水枝津注之水經以爲入河非也又東北入海酈注

云東北經云北東者茅氏云當於北字一讀也今攷濟水故道會汶以下東北流經東阿平陰長清齊河至歷城會濼水又東流至章邱經新城高苑博興又折而東南而東北至樂安縣北又東北經清水泊之北清水泊即高家港又東北入于海東阿以下今爲大清河所歷章邱以下今爲小清河所歷小清河口即古濟水入海處也

導淮自桐柏

傳曰桐柏山在南陽之東孔氏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旁小山也楨案地理志南陽郡平氏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疏引漢志下言太復則大復即桐柏也漢平氏縣在今河南南陽府桐柏縣西北山在縣西南九十里東南與湖北隨州接界大復胎簪皆桐柏之支峯也桑欽言胎簪指最西一峯言鄭氏所謂言導言自者發源于上未成流者也班固兼言大復指最東一峯言應劭所謂淮水所出潛流地下三十里許東出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者是也蔡氏不明地

理遂云淮出胎簪不出桐柏凡言導者皆非出于其山說矣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蔡氏曰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楨案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漢舊縣屬臨淮郡晉屬廣陵郡隋改曰漣水縣宋置漣水軍熙甯間又改爲縣久無淮浦之名蔡氏雖本水經然不得云今淮浦也漢志入海處淮陵淮陵在盱眙縣西非淮入海之道疑淮浦之譌淮浦故城在江蘇淮安府安東縣西今攷淮水自發源桐柏山分水嶺東南流經湖北隨州北界又折而北依翠屏山麓經河南桐柏縣城東始折東流經信陽羅山息光山光州固始合汝水曰汝口又東南折東北入安徽潁州界又東南經霍邱潁上壽州合潁水曰潁口又東北經鳳臺懷遠鳳陽五河盱眙經泗州城泗州東北匯爲洪澤湖又東北合睢河曰睢口又東南折西北又折東北經江蘇桃源南境合黃河又東北經清河山陽阜甯安東至雲梯關與黃河合入

海又附考河淮二瀆入海故道相去甚遠元泰定時河始奪淮明洪武二十四年始決原武全入于淮正統十二年又決滎澤尋徙開封至壽州入淮河淮遂爲一瀆河挾沙泥而下賴淮水刷之淮水賴洪澤湖束之使下流不爲患近年河水潰溢倒灌入洪澤湖湖底淤高勢不足以束淮將南灌高寶諸湖東浸鹽城興化西被泗州盱眙爲害實甚欲去其害當亟治其下流能於昭關壩以東相度形勢尋故河道如王家營龍溝等港濬之其湮塞者量移民居以通之使下流迅疾庶可稍救氾濫

之患不則高家堰倘可危何論昭關等壩乎余游淮揚每見督河二臣爭持一壩蓋壩開則殃民鹽城興化等縣盡成澤國不開則淤漕運河防險工迭出勢難兩全留心經濟者當亟籌長治之策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

鄭氏曰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鵽而黄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楨案鳥鼠同穴爲一山上文單言鳥鼠省文也鄭本地說以同穴爲鳥鼠之枝幹故云然後人本之遂云渭出同穴不出鳥鼠非也鳥鼠同穴事見爾雅當非誣妄傳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孔氏曰釋鳥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李巡曰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如鵽而小黄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今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璞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說文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

爲出鳥鼠山今屬甘肅蘭州府渭源縣南谷鳥鼠之支峯也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傳曰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楨案二水見雍州水經注引地說云渭水又東與豐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短陰山一名恒陰原在陝西西安府咸陽縣西南又云逕平阿侯王譚墓北左則涇水注之漢志涇水東流至陽陵入渭陽陵在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今攷渭水北源發鳥鼠北麓分水

嶺東南流其南源出南麓大樹下北流卽説文所謂南谷也經渭源縣合流而東又東南經隴西寧遠伏羌秦州清水隴州寶雞又南經大散關又東經岐山扶風郿州武功盩厔又東北經興平南又東經鄠縣北咸陽東南灃水自西來會又東北經長安咸甯高陵涇水自西北來會曰涇口卽高陵縣西南七馬渡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孔氏曰水經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又云鄭渠在太上皇陵東南

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自土沮漆者別也阮氏曰漆沮二水名二當作一洛水一名漆沮可證也孫志祖云詩緜疏引孔安國云漆沮一名洛水漆沮爲一今作二水名誤也楨案漆沮非詩之沮漆孔疏以爲與彼別是也惟仍以爲二水又與雍州別解非是辨見雍州漢書地理志渭水出隴西郡首陽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四行千八百七十里船司空在今陝西同州府華陰縣東北爲漢舊縣本主船之官遂以爲縣名今考渭水自高陵縣合灞滻二水又東經臨潼北合漆沮二水此卽詩之沮漆又東北經渭南北又東經華州西北又東北經同州府南華陰縣北至倉頭村南入河曰渭口卽古渭汭地也禹貢漆沮爲洛水舊于華陰西北合渭東至渭口入河自明時改流不南入渭其入河處曰洛口南去渭口三十里

導洛自熊耳

傳曰在宜陽之西王氏曰導洛自熊耳一節有兩熊耳地志謂伊水出盧氏之熊耳山海經郭璞注謂伊水出

上洛之熊耳地志謂洛水出上洛冢領山據經則洛出熊耳上洛亦有熊耳與冢領同在一縣則洛出熊耳明矣楨案地說曰熊耳之山地門也雒水出其間漢書地理志云宏農郡上雒禹貢雒水出冢領山東北至鞏入河過郡二行千七十里熊耳獲輿山在東北水經云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酈注山海經曰出上洛西山又曰讙舉之山洛水出焉上洛今陝西商州治讙舉獲輿冢領皆熊耳之異名也說詳豫州

東北會于澗瀍

傳曰會于河南城南楨案水經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
山東南入于洛瀍水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而洛水
不言合于澗瀍惟言東過洛陽伊水從西來注之蓋河
南爲大河所趨築堤壅遏潰決不常入河諸水經流無
定伊洛瀍澗非禹舊迹矣胡氏曰河南卽王城洛水至
其城西南澗水側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
側城東來注之周公所謂澗水東瀍水西也自周靈王
時壅穀水使東出至城北合瀍水南入洛城西之瀍水
遂爲死穀漢明帝復堨澗瀍二水使出洛陽北爲千金

渠又東過偃師縣東入洛而禹貢故道無復存矣

又東會于伊

傳曰合于洛陽之南楨案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下都也
水經注云周公所營洛邑也在今河南府洛陽縣東北

又東北入于河

傳曰合于鞏之東楨案鞏周邑漢爲縣在今河南府鞏
縣西南水經云洛水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是也今攷
洛水發源陝西商州雒南縣冢領山有三源合東南流
又東入河南界經盧氏南又東北經伊水發源之熊耳
山又北至永寧南宜陽北又東北至河南府洛陽縣西
南會澗水又東經府城南而東會瀍水又東經孟津南
至偃師城南會伊水又東北經鞏縣至汜水縣西北入
河王氏士禎曰舊洛口在鞏縣北今徙汜水縣成皋山
下名玉門俗曰滿家溝是也又案導川首敘弱黑二水
治睿水也終及渭洛志貢道也昔之貢道猶今之運河
國家之倉儲頼焉烝民之粒食係焉所關甚鉅因作
漕運志附於後

志曰運河以汶水爲上源而汶上南旺爲水脊南北通

運之要道也北合漳衛至天津南合泗沂至河淮而山
東諸水泉爲不引爲使漕之用其泉凡五派一分水派
新泰萊蕪泰安肥城東平汶上諸泉合流至南旺而分
總名曰汶河者是也一天井派泗沂二水合流會滋陽
諸泉又會堽城之洸河並出濟寧天井閘以濟運者是
也一魯橋派沂河下流並曲阜鄒濟寧魚臺諸泉並出
魯橋以入運者是也一沙河派鄒滕嶧魚臺諸泉或分
入沙河或出留城閘會昭陽湖以入運者是也一邳州
派沂水蒙陰嶧諸泉會泗沂二水至邳州入淮者是也

統計泉二百四十有四泉者川之原湖者川之委泉原易塞潰漭以通之湖委易涸潰豬以蓄之所謂水櫃是也則諸湖之利漕運者尤宜詳志焉河以北諸湖南旺爲大曰馬踏曰蜀山在汶上縣西南旺之分湖也曰馬場在獨山之南曰安山卽禹貢大野今涸曰獨山曰南陽曰昭陽曰微山以中有微山而名周圍百餘里兗徐間一巨浸也曰駱馬在宿遷西北則季通漕自開皂河不行此湖淮鳳間巨浸曰洪澤湖在山陽西南九十里西北堤曰歸仁所以障黃流之北入東南堰曰高堰所以障淮流之東出使全力注淸以會黃入海者也淮以南諸湖高寶爲大舊志運河以西有白馬氾光甓社等十七湖今統名寶應湖其南曰界首高郵邵伯三湖運河以東凡三十六湖今統名射陽湖其南曰廣洋得勝喜鵲三湖千里一壑所謂淮以南諸湖常苦其盈者是也河以北諸湖又苦其涸故建閘必周而南旺最當要會明宋尙書禮用白英策以南旺當水脊於戴村壩遏汶西注建閘分流規其盈縮以時啟閉焉自南旺北流爲十里閘爲開河閘爲袁家靳家口閘西望梁山卽古

梁山濼也又北爲安山閘折西北合魏河魏河出直隸開州東流至東平州西南入運者是也又西北爲戴家廟閘過五空橋至張秋鎭爲荆門閘爲阿城閘其東有龍潭濟水伏流之所溢也又北爲七級周家店李海務四閘又北經東昌府城東稍北爲通濟閘又西北爲永通橋閘爲梁家淺閘爲土橋閘過淸陽驛西爲戴灣閘爲磚閘爲板閘又北貫臨淸州城城左右如斷環西會衛河自此不復置閘衛河出衛輝府蘇門山非禹貢之衛詳冀州又北經直隸淸河過鄭家口甝家樓至故城逮山東德州又經直隸景州東光南皮滄州合滹沱老漳河又北經靜海過楊柳青至天津合白河所謂丁字沽也卽潮白河至通州由通州溯大通河踰慶豐五閘以達于　京師自南旺南流爲金線閘爲柳林閘並蜀山湖堤爲寺前鋪閘爲廣濟閘又南經蜀山西麓至濟寧州折而東爲天井閘爲在城閘爲趙村閘爲石佛閘又東南爲新店閘爲仲家淺閘爲師家莊閘又南至魯橋東會泗河南爲棗林閘自此置閘稍稀又南行獨山湖中至魚臺爲南陽閘爲利建閘爲邢莊閘爲珠梅

閘爲常家口閘至江蘇沛縣爲楊庄閘爲夏鎭閘泇河通運始此又東爲韓庄德勝張庄萬年丁廟頓庄候遷臺庄八閘又東南至邳州合西泇河泇河有二東泇出沂州西北箕山西泇出嶧縣抱犢山合流入㵐泇口爲河清河定河成三閘又東經駱馬湖南口即沂河東派所謂十字河也又東經宿遷桃源出中河口至清河福惠祠爲福興通濟福惠三閘又東南爲 御示閘爲龍王閘其西南即清口河淮交匯處也自清口踰河淮出板閘由瓜儀南至于江踰江自京口出丹徒閘東南至

于浙考運河自浙至張家灣曲折几三千七百餘里由浙至蘇則資太湖上源天目苕霅諸溪之水常州則資宜荊溧陽諸山之水丹陽則資練湖及京口所入江潮之水儀徵至淮安則資高寶諸湖及清口所入淮河之水此淮以南運河也清口渡黃則資大河之水渡黃至濟甯則資汶洸泗沂之水濟甯至臨清則資汶河及分水等派諸泉之水所謂會通河也即元運河總名閘河臨清至天津則資漳衛滹沱之水天津至通州則資白河潞河之水所謂北運河也天津以南曰南運河天津以北曰北運河通州至 京師則資大通河之水此運河之大略也近年河水潰溢運道梗塞遂議改海運烏乎盜賊風波猶爲易知易見耳豈經久之策哉西北不開水利民皆仰食東南至是而河漕並困矣誠使漕卒歸農廣屯田治溝洫以濟運之水灌田田功成而漕運省而河防亦可少弛是在留心經濟者熟籌之也

禹貢古今注通釋卷五終

禹貢古今注通釋卷六

金匱侯楨子勤氏纂　從姪孫侯學愈 外孫吳廉禋 校刊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

傳曰攸同所同事在下四方之宅已可居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四海之內會同于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孔氏曰室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于隩內遂以隩表宅禮諸侯見天子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夷狄戎蠻謂之四海楨案隩史記漢書並作奧隸古定本作墺衛包改作隩作墺爲是文選西都賦注引說文云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今本說文脫之定者三字釋言云宅居也故疏從傳以隩爲宅九山九川九澤總言九州之山川澤傳說是史記索隱云九山汧壺口底柱太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汶也九川黑弱河瀁江沇淮渭洛也說者因以雷夏大野彭蠡震澤雲夢滎播菏澤孟豬豬野爲九澤九川之數據導川言之所列似確九澤亦據經文所有言之然

導川于黑弱四瀆外獨記渭洛者志貢道也其他衛漳恒衛灉沮濰淄泗沂𣶒澗等水非必小于渭洛且分列九州明言施功之效何以不在滌源之數耶山則自汧至敷淺原見于導山者二十有七更不容强摘其九如謂舉其大者則雷夏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反不大于底柱內方等耶蔡蒙荆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經有明文何以反不在此數耶右說參胡氏則山川澤正不必確指其名從傳爲得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鄭氏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中邦九州也傳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言水害除楨案鄭咸則三壤成賦爲句中邦連下錫土姓爲句今從孔讀胡氏曰中邦謂甸侯綏三服泛言九州者非田爲庶土中之膏壤中邦乃井牧之地田賦所出生民之大命繫焉國家之積貯賴焉視貢爲尤急故特於上二句內抽出言之

愚謂此節二賦字異解財賦以稅言禹貢一書皆爲田賦而設首數土終庶土鄭氏所謂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是也成賦以兵言古者以田賦出兵孔子所謂可使治賦是也繼成賦書祗台德先者恐開黷武之漸也綏服揆文教奮武衛乃成賦之終事言脩文德而武備不弛也三代以上兵農合三時務農一時講武農夫皆勁卒也蘇子瞻曰三代之兵不待揀而精此之謂也三代以下兵農分商鞅開阡陌廢井田田制始壞漢唐以來農不習兵兵不耕而食歲漕東南粟以養西北之兵西北

精騎善戰而多閒田東南無閒田而兵弱不任戰究之兵違地利不適用以一隅餉天下而民困誰職其咎與夫屯田之制三代寓兵於農之法也屯田始漢趙充國利成邊唐府兵少變其法更番宿衞授田謂之營田此兵制之善者也烏乎井田之制勢不可復營田可復而卒不復者由盭於古不宜於今膠於近不謀於遠誠治溝洫廣屯田規古制而變通之因時制宜因地制利辟曠土弭莠民豬水泉殺漕運給財用練軍實有六利焉復三代寓兵於農之制不難也後有興者庶幾覽焉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鄭氏曰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台我也常自以敬我德爲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者孔氏曰周語稱帝嘉禹德賜姓曰姒祚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胡公之姓爲嬀皆因生賜姓之事楨案朕古者上下皆得通稱至秦始皇始以爲天子自稱之辭傳訓台朕皆曰我較鄭說爲當王氏曰

台曰朕皆禹自言指台朕爲堯舜非經意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鄭氏曰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二百里秷秷斷去藁也三百里秸秸又去其穎也四百里入粟五百里入米者遠彌輕也甸服之制本自納總禹爲之差使百里者從之耳傳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爲天子服治田去王城四面五百里百里甸服內之百里近王城者禾藁曰總入之

供飼國馬銍刈謂禾穗秸槀也服槀役四百里粟五百
里米所納精者少粗者多楨案秸服漢書作戞服鄭氏
禮器注引作鞂服云穗去實曰鞂孔氏約鄭注之義云
禾去其實唯槀秸也是鞂秸同義焦氏曰詩生民正義
旣引鄭注又說之云穎是禾穗之挺書序云唐叔得禾
異畝同穎謂挺上合也說文訓穎爲禾末蓋自總言之
則穎以上爲末自銍言之則穎又爲實之本秸所以聯
粟者也穎所以載秸者也槀所以載穎者也凡禾於槀
閒抽出挺而後結實禾之垂自穎以上故毛詩傳訓穎

爲垂穎也銍本穫禾之鐵說文銍穫禾短鐮也鐮有柄
而首垂曲去槀之形似之秸猶結頡爲聯屬之名則銍
之去穎猶鐮之去其柄矣鄭氏此注至精盡受古文尚
書於馬季長季長之訓如此而鄭氏仍之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傳曰侯候也斥候而服事采供王事而已不主一男任
也任王事者三百里諸侯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故合
三爲一名孔氏曰侯聲近候故爲候也襄十八年左傳
晉侯伐齊使司馬斥山澤之險斥謂檢行之也斥候謂
檢行險阻伺候盜賊此五百里主爲斥候服事天子采
訓事有役則供不主于一男訓任任受其役有常殊于
不主一也三百里同爲王者斥候所主事同故共一名
楨案爾雅釋詁云后辟公侯君也侯與后辟公同義是
古訓傳疏訓侯爲斥候斥候乃賤役無當藩衛之義非
是江氏集注音疏引春秋緯云侯之言候候順逆兼司
候王命較斥候義稍長然經意不過謂王畿之外封建
諸侯之國謂之侯服不必更求其字義也蘇氏曰此五
百里始有諸侯故曰侯服采卿大夫之采地男邦小國

也諸國大國次國也小國在內依天子大國在外以禦
侮也林氏曰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
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疆
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傳曰綏安也侯服外之五百里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
行之三百里皆同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孔氏曰
奮武衛者在國學習兵戎有事則征討夷狄楨案此經
邦之大畧也禹貢一書爲大禹有天下之本所以裕內

安外者至周且備特不如後世之但言富強耳金氏曰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馬氏曰夷易也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傳曰綏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孔氏曰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教知要者約束以文教也又曰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什一而稅但二百里蔡者稅微差簡故鄭云

蔡之言殺減殺其賦其荒服則力役田稅並無也楨案昭十年左傳蔡蔡叔杜預注蔡放也說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𥻦音同正義云說文作𥻦𥻦散之也然則蔡爲放散之義故訓爲放也僞傳襲馬訓爲法鄭訓爲殺各以意說孔疏意從鄭以訓蔡爲法非正義也然求若直訓爲放流之放於義更協下節流字亦不煩言而解矣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鄭氏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之言緡也五服服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面別至于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甸服比周爲王畿其別當侯服在千里之內侯服于周爲甸服其弼當男服在二千里之內綏服于周爲采服其別當衛服在三千里之內要服于周爲蠻服其弼當夷服在四千里之內荒服于周爲鎭服其弼當蕃服在五千里之內馬氏曰荒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流流行無城郭常居處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

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里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甸服之外五百里至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六千里王氏曰賈馬既失其實鄭元尤不然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禹之功在于平治山川不在于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于堯而書傳無稱焉則鄭元創造難可據信楨案王肅駁馬融甚是而其駁鄭則未允禮記王制疏引五經異義云今尚書歐陽夏侯說中國方五千里古尚書五服方

五千里相距萬里許君謹案以今漢地考之自黑水至于東海衡山之陽至于朔方經略萬里從古尚書說鄭無駁與許同是則方萬里之說有明驗矣必如方五千里之說以相難違事失實非也又案流即放流之流傳曰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意本馬融其說似是而非劉氏曰夷性近於人蠻性遠於人故近者稱夷遠者稱蠻流如流共工之流上節既以蔡爲放則此節自當從劉說舜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禮記大學云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皆放流並稱足

與經旨相發明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鄭氏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禎案古注以聲教斷句諸家皆從之裴駰史記集解引此注在暨下是鄭以聲教屬下讀傳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孔氏曰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過之意也流沙當是西域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爲張掖居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太遠矣志言非也曰朔南暨者爾雅釋詁云暨與也隱元年公羊傳云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東言海西言流沙皆實指其地而朔南但曰暨者沈氏彤所謂朔及流沙南及海漸被皆過其境暨則僅及之者是也胡氏曰禹貢流沙地漢志以居延澤當之通典以敦煌當之夫經云西被而居延乃在張掖東北則固當主敦煌矣沈氏謂在敦煌者固西被之流沙在張掖者亦朔暨之流沙也竹書云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說文云漠北方流沙此北漠槩稱流沙之證南暨之海即黑水所入之南海也其論甚精較古注爲當聲教訖于四海者

司馬相如曰遡聽者風聲聲教之謂也爾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禹錫者天錫禹也史遷言帝錫禹元圭以告成功于天下江氏曰帝者上帝也周書洪範云天乃錫禹鴻範九疇爲天錫之切證錫九疇彰禹之德錫元圭彰禹之功元圭其色元或言天功或言水德頌美之詞也其不以禹錫爲天錫者自僞孔氏始傳曰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錫元圭以彰顯之是以禹錫爲堯錫禹也王氏曰禹

錫元圭于堯以告成功也錫與師錫帝九江納錫大龜同義蔡氏曰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是以禹錫爲禹錫帝也楨案太平御覽引尚書璇璣鈐云禹開龍門導積石出元圭刻曰延喜玉受德天錫佩漢武梁祠堂石刻祥瑞圖云元圭水泉疏通四海會同則至是則元圭乃天錫瑞應天人相感之理也以爲堯錫禹者斷非矣後儒言禹錫帝義可兼通蓋天錫禹禹上之于帝歸美以報上理當然也錫帝然矣而堯舜異辭者或曰是時堯老舜攝宜錫之舜也或曰禹錫

舜而舜上之堯也其或然與

禹貢古今注通釋卷六終

跋

右禹貢古今注通釋六卷侯子勤舅氏所作也舅氏喜治古文親受業於上元梅先生得歸方義法而心力尤專注於經所著詩經箋雅等書皆足羽翼經傳而禹貢注其最著也夫禹貢古無專書宋以後注釋不下數十家醇駁互見舅氏潛心蒐討論辨精確而畿輔水利河防諸論尤見經世大志具詳秦澹如明經序中然鶯自束髮後嘗泝長江過洞庭彭蠡攷三江九江遺蹟又嘗尋委溯原見楚皖諸省歲受江患深思而不得其故今

讀是書而知其病由乎開墾鑿石始恍然於江防利弊而大江非可以人力治也我

國家經費有常勢難於河防海防外別籌防江之費然江防顧可緩哉誠如書中所言禁止開墾鑿石如法行之庶天險復完水有攔束江底衝刷漸深其患自息亭林顧氏有言言在一時其效見於數十百年之後者此之謂與鶯辛亥冬自中州歸適遘是書之成命襄校勘因得卒讀謹跋數語以寓望洋之意云爾咸豐壬子二月

甥鄒文鶯謹識

跋

從叔子勤著有禹貢古今注釋鏤版行世髮逆之變版燬拓本亦無一存者甲戌森公車入都從朱酉山侍御處携歸擬重鋟儉於貲不果今年夏吾族纂修宗乘工竣族姪復曾即以聚珍版印行吾叔生平著作甚富今所存者僅此本與古杼秋館文賸而已森既幸是書之不致湮沒又嘉復曾之有志於斯事也於其斷手特誌數語於簡末云

光緒六年歲次庚辰秋九月從姪琫森謹識

邑志文苑傳

侯楨字子勤道光二十六年舉人博通經史方輿水利諸書無所不究善爲詩古文辭與張岳駿同師事梅曾亮於京師旣歸益肆力於學著述甚富粵匪之亂再投水不死困頓逾年而卒同時湯天麟字石民與楨善亦工詩

跋

外舅子勤先生先慈侯宜人弟也篤志嗜學著述宏富道光中以名孝廉授徒京邸一時從游甚盛經其指授悉有法度嘗病禹貢一書注家疏謬乃於琴川姚湘波侍御館中薈萃諸說折衷已意纂成古今注通釋六卷以授侍御之子侍御見而善之爲之鐫板一時風行都下治禹貢者奉爲枕中鴻寶庚申之亂板燬於火先生亦遽歸道山光緒丁酉余既以先生所著古杼秋館詩文遺稿壽之貞木而此書洊更世變絕少傳本先生從孫伯文績學砥行於邑中先哲遺著搜採甚力一日手其家藏舊本示余且謀重梓余喜其能紹先人手澤爰醵貲助刊并命豫和與參校字於梓工斷手時謹識數語而歸之伯文所爲還讀齋詩古文辭已卓然成一家言異日刊行問世當與古杼秋館從先輝映於此見名賢有後而侯氏之世澤長也至先生遺著尚有十餘種伯文能留心搜輯次第付梓以垂久遠是又余所深望者矣

甲寅夏四月子婿吳鐙謹跋

肆輯 3 — 548

〔清〕譚澐撰

禹貢章句四卷末一卷

清同治九年譚氏家塾刻本

禹貢章句

同治庚午新栞
板藏譚氏家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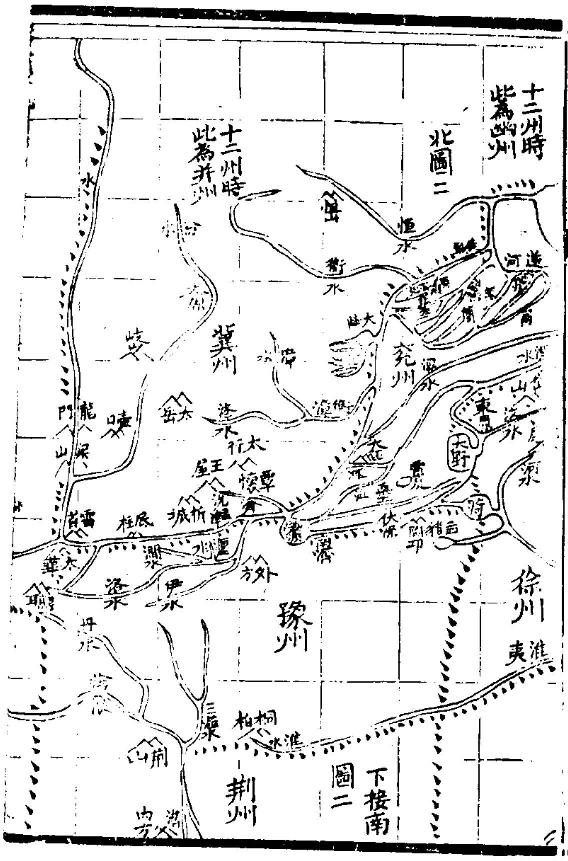
禹貢章句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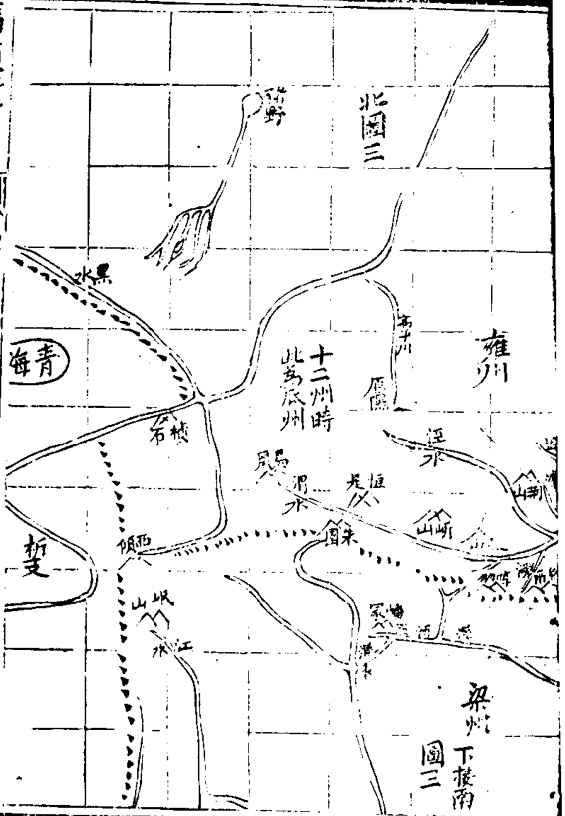
史稱禹抑鴻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又曰九川既疏九澤既陂諸夏乂安功施于三代嗚呼禹之時去今遠矣而禹貢一書所紀別九州列五服平水土治貢賦皆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所謂美哉禹功萬世永賴者於是可考特自漢以來諸家詁釋互有異同得失未能畫一兼以山川形勢古今變遷地名又數改易是用不揣固陋參考眾說綜輯羣書推表山川支分節解而訓詁之然後此書首尾條理分晰脈絡貫通州域山川皆昭然可見雖學識淺陋難免貽誚通儒然後生初學或有取焉則釋滯解疑亦不無小補云爾咸豐己未九月丁卯朔湘潭譚澐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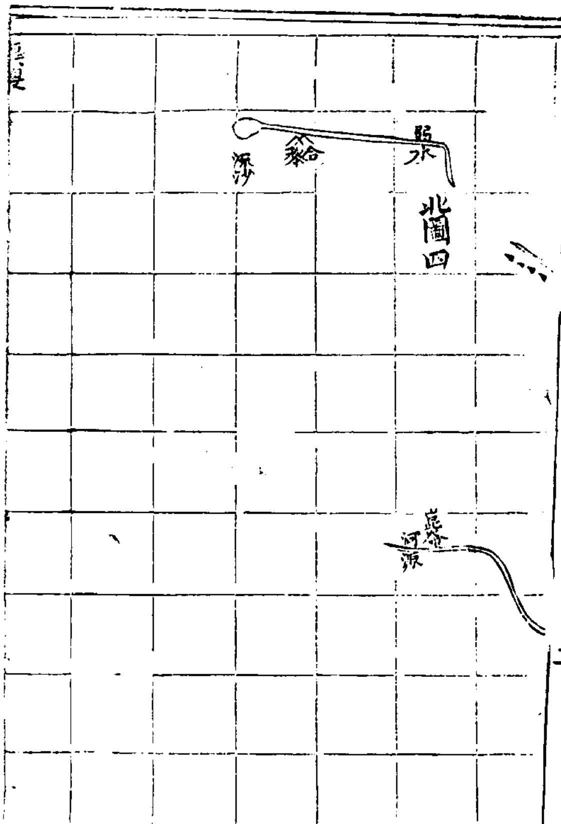
禹貢山川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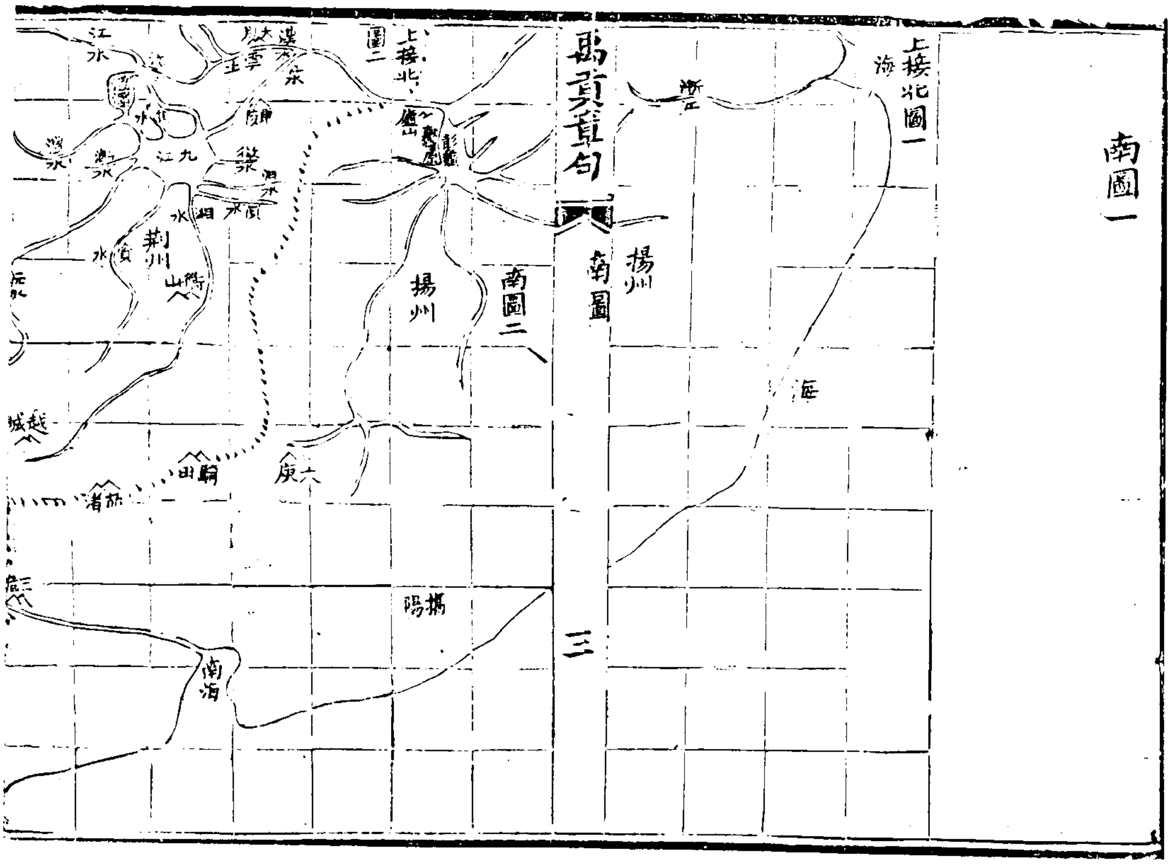
分南北為二圖北圖自北極出地四十一度至三十一度南圖自三十一度至二十一度圖中每方廣二百里

北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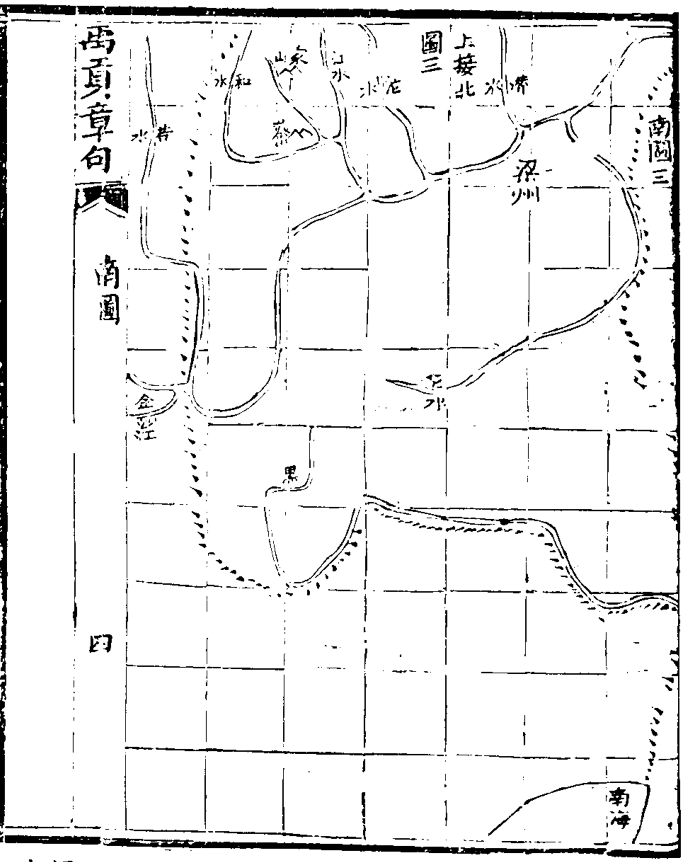








南圖一
上接北圖一
海
揚州
海
禹貢章句
南圖
三
南圖二
揚州
上接北圖二
荊州
九江
江水
衡山
湘水
資水
大庾
騎田
南海



禹貢章句
南圖
四
上接北圖三
南圖三
梁州
金沙江
黑
南海

禹貢章句卷之一

禹貢

湘潭 [illegible] 著

堯時洪水爲患使崇伯鯀治之及舜攝位鯀治水九載弗克成功乃殛之於羽山鯀既卒其子禹有聖德舜舉以爲司空使修其父之業平治水土當是時洪水汎濫懷山襄陵禹乃濬治九州川瀆大小相引高下相受然後百川順流各歸其所而水平經理九州土田規畫疆埸作爲溝洫然後田野以闢旱潦無虞而土平益稷篇

所謂决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是也疆理天下弼成五服任土作貢水土既平貢賦既定史臣述其本末爲此篇以此貢法禹之所定故名其篇爲禹貢篇中有賦有貢而獨謂之貢者胡氏渭曰賦止甸服貢盡九州賦止中邦貢兼四海言賦不可以該貢而言貢則可以該賦史臣挈貢名篇實有大一統之義焉

禹敷土

洪水爲害禹徧歷九州之土而敷治之詩所謂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是也

隨山刊木

隨循也刊除也當洪水懷山襄陵時平地沉溺草木暢茂禹之治水也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 益稷篇禹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漢書溝洫志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則梮以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如淳曰橇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路也韋昭曰梮木器也如今轝牀人舉以行也 胡氏曰隨山刊木有五利焉通望山川之形勢規度土功一也往來之人不迷厥道二也禽獸逃匿登高避水者得安其居三也奏

庶鮮食以救阻飢之民四也材木委積可以供治水之用五也

奠高山大川

奠定也山過水之流則有衝齧崩圮之患而不得其定水不遵其道則有溢淦潰決之患而不得其定故禹封崇九山決汨九川然後高山大川各定其位而安其所也

右第一章

禹貢一篇記禹之治水其本末先後之序無不詳備而于首章先提其要如此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其疆域東至兗河西至雍河南至豫河其地爲今山西之太原汾州平陽蒲州澤州潞安朔平甯武大同九府忻代遼沁霍隰絳解平定保德十州河南之懷慶彰德衛輝三府直隸之順天保定正定順德廣平永平宣化承德八府易深趙定遵化五州及河間府之河間獻縣肅甯任邱等縣　盛京之奉天錦州二府其北境則踰邊牆直抵沙漠也　八州皆言疆界此不言者孔氏安國曰以餘州所至則可知晁氏悅之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

既者功已成之辭載事也如詩俶載南畝之載壺口山名在今平陽府襄陵縣西平水所出堯都平陽卽平水之陽故城在今府治臨汾縣西南壺口之水東經帝城入汾故禹首治之酈道元水經汾水注云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縣西壺口山尚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北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北屈縣禹貢壺口山在東南諸儒據此因謂壺口河水所經今吉州西南七十里有山臨河是也澐案吉州在平陽府西二百四十里北屈故城在州東北二十里黃河在州西六十里州東南至鄉甯縣亦六十里壺口在北屈東南則距河甚遠必在今鄉甯襄陵二縣之間是壺口卽平水所出之壺口明矣不言平水所出者北屈得此山西麓而平水出此山東麓水在平陽不在北屈故也若壺口果河水所經則道元作水經注豈不知之而顧誤指平陽之山爲壺口耶又必改地志壺口在東南爲在西南然後可耳且尸子呂氏春秋淮南子皆言龍門未闢呂梁未鑿而不言壺口知壺口必非河水所經也

治梁及岐

梁山春秋成公五年穀梁傳曰梁山崩遏河水三日不流水經云河水南出龍門口注云昔者大禹導河積石疏決梁山謂斯處也卽經所謂龍門矣澐案今絳州河津縣北二十五里河水東岸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河水西岸皆有龍門山二山隔水相望體分而勢合皆古之梁山也亦名呂梁大禹鑿其石以通河卽經所謂治梁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門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尙存案春秋梁山崩能壅河水必在此處是本梁山後世誤以爲龍門因指韓城西北之瓶線嶺爲梁山其誤始於

漢志漢志於左馮翊夏陽縣言禹貢梁山在西北龍門山在北夏陽卽今韓城梁山在縣西北則不當河流之衝禹何用治之又安能崩而壅河乎崩而壅河必今所謂龍門山也春秋何以不書龍門而稱爲梁山與或曰然則經所謂龍門當在何處曰尸子呂氏春秋皆言龍門未開呂梁未發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先言龍門次言呂梁是龍門在呂梁之北但不得均在韓城縣界酈道元以孟門山卽龍門之上口云此石經始禹鑿河中漱廣夾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其水奔浪萬尋懸流千丈濬波頹疊迄於下口方知愼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元和郡縣志丹州汾川縣黃河在縣北七里河岸頓狹狀似槽形鄉人呼爲石槽蓋禹治水鑿石導河之處石槽長千步濶三十步懸水奔流黿鼉魚鼈所不能遊今陝西宜川縣東南二十里黃河西岸有孟門山與山西吉州孟門山參差相接道元所謂龍門上口卽經之龍門山也其下口卽經之梁山也自上口至下口約一百六十餘里　岐山一名狐岐在汾州府孝義縣西水經文水注云文水東南流與勝水合水出西狐岐之山東逕六壁城南又東合陽泉水又東逕

中陽故城南又東合文水文水又東南入於汾水禹鑿龍門既畢遂東北往太原以導汾水而狐岐適有勝水爲害因以餘功治之不言龍門者經文辭簡而意該舉梁則龍門在包舉中矣　曾氏旼曰壺口孟門之東山梁山龍門之南山也其先河水在孟門上橫流而出東之壺口南之梁山西之岐山皆墊於水禹於壺口之西闢孟門而始事於壺口於梁山之北闢龍門而終事於梁山而餘功又及岐山焉蓋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並言於冀也潔案曾氏之說紕謬殊甚而世儒多宗信之可嘆也經文明言既載壺口然後治梁及岐乃謂施功皆同時顯與經悖一謬也吉州西去河六十里北屈在州東北而地志言壺口更在北屈東南則壺口去河不止百里與河何涉而謂闢孟門爲治壺口耶二謬也卽以今吉州西南之山爲壺口而禹先治上流之壺口後治下流之梁山正犯朱子所謂自上而下之譏三謬也至謂雍州岐山亦墊於河水不知其中隔有洛水沮水漆水涇水數大川河豈能越此數大川以犯岐山耶四謬也抑所謂治岐者將漆沮涇渭並治之耶亦止治岐山下之岐水使入雍水耶若治岐水固無是理若兼治涇渭漆

沮則正他日治雍州事施功不與冀州同時矣五謬也梁岐二山相距六百餘里何得謂爲一役六謬也經文敘九州疆域井然不紊豈以施功同時而亂其體七謬也雍州特書荆岐既旅是岐山固志于雍何得云不可分言于二州八謬也此等妄說似是而非最易惑人故不得不詳爲之辨

既修大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地廣平曰原大原原之大者今爲太原府太原縣岳太岳山也詳下導山山南曰陽岳陽者自太岳以南抵析城王屋等山皆是也太原太岳皆汾水所經水

出寧武府西南六十里管涔山南流至太原府逕太原東又南流至霍州太岳在州東南又南流逕帝都平陽故城東又南流至絳州折而西流至蒲州府滎河縣入河

覃懷厎績至於衡漳

覃懷地名在太行之南大河之北沁水沇水並經其地東南入河今懷慶府是其地也地志河內郡有懷縣其故城在武陟縣西十里經言覃懷者史記索隱云盖覃懷二字當時共爲一地之名厎致也定也績功也厎績言水土平而功績厎定也衡橫也漳水名漳水横流入河故曰衡漳水出平定州東南八十里少山東南流至彰德府涉縣交漳口與濁漳水合濁漳者經文導川所謂降水也又東北流至廣平府肥鄉縣入故大河

厥土惟白壤

柔土曰壤冀州之土其色白其性壤辨其色與性所以物土宜也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蓺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盖物土宜然後播種之宜可審貢賦之制可定凡播殖之地色與性不一則糞種各有所宜周

禮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其宜而爲之種大司徒之屬草人掌之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稅也上上第一等也錯雜也雜出第二等也田者種穀之地賦之所自出也中中第五等也周禮夏官職方氏冀州穀宜黍稷又并州穀宜五種幽州穀宜三種周之幽并在禹貢並屬冀州并之境自太原以北幽之境自易水以北也九州田之上下以肥瘠相較爲九等或一州之間美惡不齊亦從

其多者論也賦之上下以多寡相較為九等然歲有豐凶則不能無損益故有雜出他等者此州之賦有畿內所供有諸侯所入上上者並畿內及諸侯所貢而合計之為九州第一等也　林氏之奇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其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于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　胡氏渭曰田賦之等非九州攸同無從相校而第其高下然亦唯據告成時言之其告成以後豈竟無遷改孔疏於雍州說九等云治水之後即為此差在後隨人少

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斯言實獲我心正者猶難永定則雜出之等愈可知矣

恒衛既從

恒衛二水名地理志常山郡上曲陽下云恒山北谷在西北有祠并州山禹貢恒水所出東入滱代郡靈邱下云滱水東至文安入大河常山郡靈壽下云禹貢衛水出東北東入滹沱勃海郡成平下云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水經云濁漳水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蓋恒水出今正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恒山北谷東至定州曲陽縣東北合滱水又東北至順天府文安縣東北入故大河衛水出今正定府靈壽縣東北艮同村南流至縣東合滹沱河又東至深州武強縣南入故徒駭河從從其道也　胡氏曰周禮職方氏幷州山鎮曰恒山其川虖池嘔夷嘔夷後世謂之滱水出高是山虖池出泰戲山此即禹貢之恒衛也然禹主名山川曲陽以下之滱本名恒靈壽以下之滹沱本名衛其出高是泰戲者則恒衛之別源也自周以虖池嘔夷為幷州之川其名著而恒衛之名遂隱於是冀州二大川以恒陽溹雷溝河數十里之源委當之蔡氏因目恒衛為小水而經義幾不可通矣

大陸既作

大陸澤名地理志鉅鹿郡鉅鹿縣禹貢大陸澤在北元和志邢州鉅鹿縣大陸澤在縣西北東西二十里南北三十里葭蘆茭蓮魚蟹之類充牣其中澤畔又有鹹泉煮而成鹽百姓資之渭案大陸故大河所經即今所謂南泊者也在順德府鉅鹿縣西接任縣東北趙州隆平縣西南其所受溪澗諸水並在滏水洺水之北泜水石濟水之南而地理今釋以甯晉泊當之謬上承滹沱滏陽漳唐諸河水滙為巨浸非也地志云趙國襄國縣西山渠水所出東北至任入濦又有蓼水馮

水皆東至鄚平入湡廣平國南和縣列葭水東入滱說文云湡水出趙國襄國之西山又云泜水出趙國東入湡渚水出常山中邱逢山東入湡水經濁漳水注云衡漳水逕南宮縣故城西其水與湡澧通爲衡津又有長蘆淫水之名絳水之稱矣案地志之渠水即今沙河寖即大陸澤也水經注之衡漳即故大河湡澧由大陸澤東北注之故衡漳得與湡澧通也蓋大陸澤上承沙河出沙河縣西山東北流左與湡水合湡水出西山東北流澧水自西來注之又東右與沙河合又北蓼水注之水出西石井岡東流入于沙河又北馮水注之

水出邢臺縣干言山東至南和縣泜水東北流列葭水北流二渠合而東北注馮水馮水又東入沙河北注大陸澤又有渚水出內邱縣亦東流與沙河會于大陸澤中作者言可耕治諸畎澮既濬而澤則爲之陂障以資蓄洩於是耕作之事興也　案經文壺口梁岐太原岳陽皆近帝都地冀州西境也覃懷南境衡漳大陸東境恒衛則東北境竊疑恒衛大陸二句當在厥土惟白壤之上而舊說此二役在兗州九河既道之後故不與覃懷文勢相屬似不可從盍經文所書雖以施功之先後爲次亦有限於州域而不可過泥者如兗州雷夏灉沮皆治而獨遺滎播徐州大野淮泗皆治而獨遺荷澤孟豬恐無是理然而滎荷等澤必書于豫者澤屬豫州故也是知禹自荊州入豫惟伊洛瀍澗之治係特書而滎播荷澤孟豬則施功在先至是始補書也然則恒衛大陸之文何不可繼覃懷衡漳而書之既不可書於兗州而徒書于冀州田賦之後甚屬無謂反覆參究錯簡明矣

島夷皮服

胡氏曰島史記漢志並作鳥鄭康成王肅並稱鳥夷疏云孔讀鳥爲島則唐初亦作鳥今本作島蓋開元中所改也渭案

海水環其四面爲島東方之夷惟鄂倫春島足以當之然地在吉林東北距冀州太遠經所稱必非此地蓋即濊貊朝鮮之屬仍當依舊作鳥夷爲是鄭康成云鳥夷東方之民搏食鳥獸者金氏履祥曰皮服即爾雅所謂東北方之文皮也冀州雖帝都地然併幽并二州則北方地廣不盡屬甸服在甸服者爲畿內地王官所治征而不貢在畿外者諸侯所入以貢當賦與他州同而此州獨不言貢篚者或以帝都在焉故畿外從畧與然九州之貢經亦祇舉其大畧不能備書想冀北之地土荒而物產稀少所貢之物無足稱述者故畧之

雍州之貢僅璆球琳琅玕豈全州所貢皆止此物乎意亦猶
是爾

夾右碣石入于河

夾挾也碣石山名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東巡海上至碣石文穎云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屬臨渝此石着海旁案絫縣今永平府昌黎縣碣石在縣北十里名仙人臺臺即碣石之頂也絕壁萬仞上凌霄漢其臺栗廣頂有巨石人莫能至離海三十里夾右碣石者言島夷入貢之道沿北海之涯西南行經碣石之南右顧碣石若在挾掖間也入于河者帝

都三面距河貢賦皆由河以達河入海處去碣石尚遠既過碣石又沿海西行至直沽海口然後入于河也或曰自碣石至河口須西上四百里然後達河經何以不見有西字曰漢洛相去數百里經于荊州貢道不言北逾于洛沔渭相去數百里經于梁州貢道不言北入于渭何獨於碣石之入于河而言西耶蓋島夷去中國遠其入貢也不得逕言入于河故于未入河前記其中道所經之地曰碣石猶梁州于西傾之貢而曰因桓是來也

右第二章

此紀冀州平水土治貢賦之事冀帝都之地禹治水施功所自始故首述之其下八章皆以施功之先後爲次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至濟西北至河其地爲今直隸之天津府大名府冀州及河間府之景州阜城故城交河甯津吳橋東光六縣順德府之廣宗縣廣平府之威縣清河縣山東之東昌府武定府臨清州及濟南府之德州齊河禹城平原濟陽齊東陵縣臨邑德平八縣青州府之高苑蒲臺博興樂安四縣

兗州府之陽穀壽張二縣曹州府之菏澤鄆城范縣觀城朝城五縣及濮州河南衛輝府濬滑二縣之東境也濟河俱詳下導水

九河既道

河自豫州流入兗州界西與冀州分水北流至大陸東北播爲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頰三覆鬴四胡蘇五簡六絜七鉤般八鬲津九既道者已順其道言治功畢也　溝洫志成帝鴻嘉四年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

二百餘里孔穎達書疏據此謂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則大史馬頰覆鬴三河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般三河在東光之南鬲津之北也濬案孔氏之說望文生義考之地勢實爲大謬夫河播爲九所跨地廣不應南北相距僅二百餘里自大陸北已播爲九河又同爲逆河然後入海大陸在漢鉅鹿縣入海在漢勃海郡章武縣是則自鉅鹿東北至入海處如信都清河河間勃海等郡國及平原郡北境皆九河所分布不得盡在成平鬲縣間矣余詳考水經注所載漢世故河因知九河故瀆

蓋太史馬頰覆鬴並在東光以西絜河鉤般鬲津並在鬲縣以東漢世去古猶近雖河水移徙與禹時不同然諸河尚有水通流故未湮沒特是按名而索則古今異號雅俗殊稱河既東徙舊瀆名多攺易是以不可得惟成平徒駭猶存舊號東光胡蘇則亭號可徵鉤般鬲津則皆以縣名知之而九河之在漢世衡漳爲故徒駭清河爲故胡蘇般河爲故鉤般固確然無可疑者其餘則依爾雅南北之次按書考迹自安故目矣水經注云漳水逕南宮縣故城西又北洚瀆出焉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又云張甲河首受屯氏別河于信成縣北

絕清河于廣宗縣分爲二瀆左瀆逕廣宗縣故城西又北逕建始縣故城東又北逕經城東繚城西又逕南宮縣西北注洚瀆又云屯氏別河自信成縣又東枝津出焉屯氏別河又東北逕清河郡南又東北逕清河故城西又東北逕繹幕縣南分爲二瀆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東絕大河故瀆又逕平原縣故城北枝津右出東北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凡此皆禹河故道東南折以播九河者也特後世張甲河自信成縣西北至南宮縣較之禹時爲逆流禹河故瀆則自南宮縣東南至信成縣耳蓋河既東徙舊瀆僅受漳水不能分入諸河

而屯氏水盛反西北逆入張甲河及張甲左瀆以注洚水由其地本平夷故大河在北則南注大河在南則北流耳今考禹貢故河自南宮故縣西與徒駭別屈而東南馬頰出焉又東南至廣宗故縣西南覆釜出焉又至其縣東南胡蘇出焉又東至信成故縣西南簡河出焉又東北至繹幕故縣南絜河出焉又東北至平原故縣北分爲鉤般鬲津二瀆此皆九河上游與九河下流逆河一東南行以次開九河之首一西北流以次納九河之尾而九河中惟太史分于徒駭孔疏乃謂徒駭爲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謬矣水經注云漳水自

鉅鹿縣銅馬祠東又北逕南宫縣故城西又北絳瀆出焉漳
水又北逕堂陽縣西長蘆水出焉漳水又東北逕扶柳縣北
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又逕西梁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桃縣
故城北又北逕鄡縣故城東又右逕下博縣故城西又東北
歷下博城西逶迤東北注謂之九爭西逕樂鄉縣故城南引
葭水注之又東北逕阜城縣北又東北逕武邑郡南又東北
逕武强縣北又東北逕武隧縣故城南又東逕武邑縣故城
北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又東逕弓高縣故城北又東
逕阜城縣故城北樂成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成平縣南又北

合清河謂之合口案此即古徒駭河蓋漳水與滹沱合流至
成平縣故地志云滹沱河在成平縣民曰徒駭河也水經注
又云衡漳自堂陽縣分爲二水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
長蘆水東逕堂陽縣故城南又東逕九門城北又東逕扶柳
縣故城南又東屈北逕信都縣故城西又北逕安陽城東又
北逕武陽城東又北逕下博縣故城東而北流注於衡水此
當即大史河故瀆矣又云泽水故瀆東南逕九門城南又東
南逕南宫城北又東南逕繚城縣故城北左逕安城南又東
北逕辟陽亭又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于信都城東

連於廣川縣之張甲故瀆兹非馬頰故河與又云張甲右瀆
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長樂
郡棗强縣故城東又東北逕廣川縣與泽水故瀆合又東北
逕廣川縣故城西又東逕棘津亭南又東北至修縣東會清
河兹非覆鬴故河與又云清河東北逕廣宗縣故城南又東
北逕界城亭東又東北逕信鄉西又北逕信成縣故城西又
東北逕清陽縣故城西又東北逕陵鄉西又東北逕東武城
縣故城西又東北逕復陽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棗强縣故城
西又北逕廣川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歷縣故城南又東北左

與張甲屯泽故瀆合又逕修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郎閤城東
又東至東光縣西南逕胡蘇亭又逕東光縣故城西又東北
逕南皮縣故城西王莽之迎河亭也又東北逕北皮城東左
會滹沱別河故瀆謂之合口案衡漳與滹沱別互受通稱合
口即清河與衡漳合流處也清河逕胡蘇亭則爲胡蘇故河
無疑東光以下當有逆河自東南來與清河會無棣溝或即
其遺蹟與蓋歷世既久禹迹湮廢簡絜般鬲諸河各自入海
不復由逆河北至南皮于是逆河上流遂絶而自南皮以南
昔之西北流者遂反受清河而東南流又屈而東北入海也

水經注又云屯氏別河枝津東逕信成縣故城南又東逕清陽縣故城南清河郡北又東北逕陵鄉南又東北逕東武城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東陽縣故城南又東散絕無復津逕此則古之簡河也又云屯氏別河北瀆東逕繹幕縣故城南東絕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平原縣北又東北逕重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重合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定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北東注于海此則古之絜河也又云屯氏別河南瀆自平原城北首受大河故瀆東出亦通謂之篤馬河又東北逕安德縣故城西又東北逕臨齊城南又東逕重邱縣

故城西又東北逕平昌縣故城北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般瀆又逕般縣故城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北又東北逕陽信縣故城南東北入海案般河先儒皆以爲古之鉤般即屯氏別河南瀆也水經注又云屯氏別河南瀆逕平原縣故城北枝津右出東北至安德縣界東會商河又云商河逕安德縣故城南又東逕平昌縣故城南又東逕般縣故城南又東逕樂陵縣故城南又東逕朸縣故城南又東北流逕馬嶺城西北屈而東注南轉逕城東又東北逕富平縣故城北又東分爲二水入海案地志平原郡鬲縣

平當以爲鬲津鬲縣故城在今陵縣西北而篤馬河支津會商河者首受篤馬河在平原故城北則當鬲縣故城南以此爲鬲津非無證矣但絜般鬲三河下流去海已近勢難與胡蘇徒駭等河合故禹創爲逆河橫截其尾使西北至南皮與胡蘇徒駭會南皮爲逆河所經之地故王莽改縣曰迎河亭也由是言之則九河故瀆之在漢世一衛漳二長蘆水三滹瀆四張甲右瀆五清河六屯氏別支津七屯氏別北瀆八屯氏別南瀆即篤馬河九商河川瀆未嘗淪亡至後魏時故道尙班班可考也所異於古者大河東徙而諸河俱易其名耳

雷夏既澤

水所鍾聚曰澤水經注云瓠河又左逕雷澤北其澤藪在大成陽縣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案成陽故城在今曹州府荷澤縣東北六十里濮州東南九十里雷夏之澤北則灉沮南則濮渠北濟地當衆流之衝洪水之時澤旁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諸水已治高原水盡然後雷夏復爲澤也　閻氏若璩曰蔡傳於鳥鼠同穴尙不信而引山海經澤中有雷神龍身人頭鼓其腹則雷因名夏澤曰雷夏以實之豈非語怪之尤者直至明萬歷間李之藻言

澤底有巉石深壑冬王前水吸而入如巨雷鳴故名雷澤其
怪始白

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名會同言二水會合而同爲一也爾雅曰水自河
出爲灉濟出爲濋晁氏說之謂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
濟之別其說是已而所指目尚未確也王氏夫之以瓠子河
爲出河之灉濮渠爲出濟之沮所指確矣然謂灉水出河於
開州二水之委入雷澤則失之何者禹河不得東至開州而
灉沮合流但過雷夏之北而下流入濟不入澤中而遂止也

今考灉瀆受河實自遮害亭東之宿胥口始其地舊名灉鄉
故郡國志云東郡燕縣有灉鄉杜預云汲郡朝歌縣有雍城
今在濬縣西南蓋灉水首受河處地因水得名也周定王五
年河徙故瀆自宿胥口奪灉水而東北至長壽津北出自是
灉之上源爲河所亂及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水南決元封二
年導河北行二渠其東出者自長壽津東北過衛國縣南又
東北過濮陽縣北瓠子河出焉由是灉之上源再亂于河而
受河遂自濮陽始故水經曰瓠子河出東郡濮陽縣北河據
漢以後言之耳而酈道元引尚書雷夏既澤灉沮會同之文
以爲爾雅水自河出爲灉即此水也水經云瓠子又東至濟
陰句陽縣爲新溝又東北過廩邱縣爲濮水又東北過東郡
范縣東北爲濟渠與將渠合又東北過東阿縣東又東北過
臨邑縣西又東北過茌平縣東爲鄧里渠又東北過祝阿縣
爲濟渠以今輿地言之灉水首受河水於濬縣西南東北過
其縣南又東北過滑縣東北界又東北過開州南又東北過
濮州南又東沮水從西南來注之又東過雷夏澤北又東北
過范縣南又東北過陽穀縣南又東北過壽張縣北又東北
過東阿縣西北界又東北過茌平縣南又東北至齊河縣西

南注于濟水地志陳留郡封邱縣濮渠首受濟水東北至都
關入羊里水過郡三行六百三十里水經濟水注云濮渠上
承濟水于封邱縣闞陰曰首受別濟即北濟也又曰長垣縣
有祭城濮渠逕其北又東分爲二瀆北濮出焉又瓠子河注
云瓠子北有都關縣故城縣有羊里亭瓠河逕其南爲羊里
水又東右會濮水枝津水上承濮渠東逕沮邱城南京相璠
曰今濮陽城西南十五里有沮邱城六國時沮楚同音以爲
楚邱非也王氏曰沮楚韻近相通濋則後人加水耳沮水逕
沮邱城地資水制名濮渠正自濟出其爲沮水亦即濋水明

矣以今輿地論之沮水自今封邱縣北首受北濟東北過長垣縣北又東北過滑縣東南界又東北過開州南又東北過濮州南又東北注于雝水

桑土既蠶是降邱宅土

桑土地名今滑縣開州等處鄭氏曰其地尤宜蠶桑因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是也蠶性惡濕水退斯蠶桑之利興矣高土曰邱平原曰土兗地平曠當河濟兩大川之下流墊溺較他州尤甚向皆依邱陵以避水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脈墳起也繇抽也條長也王氏曰經于辨土之後紀其草木之別所以物土宜而審播種也繇條漸苞夭喬者草木因土性之故而別非由治水而始然也當洪水汎濫之時草木暢茂榛蕪蔵塞土荒獸偪故益焚山澤殄芟除蘊崇之林氏乃謂洪水為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始遂其性豈知草木之性遂適以害嘉穀塞塗徑深沮洳醸嵐蟲蕃禽獸以與人爭命乎則經之紀草木以物土而非序績可知巳今詳其說于揚州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作耕治也言賦視田之肥瘠以為多寡不可有過輕過重之獘必使其與田正相當而兗州水患最劇受害甚於他州故禹暫立一至少之則而薄其貢賦之入其等第九非正數也故不言下下至于一紀之後第十三載然後準田之肥瘠及歲之豐凶賦之之法一與他州同也周禮職方氏兗州穀宜四種

厥貢漆絲

諸侯獻方物于天子謂之貢漆木名有液黏黑可髹器物絲蠶絲也桑土所產衛文公遷于楚邱其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又曰降觀于桑楚邱兗地兗州之土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

厥篚織文

篚竹筥之屬以繒幣入貢者實之于篚篚之所盛皆供衣服之用也織文織而有文錦綺之屬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于篚者也　孫氏星衍曰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注云服治田出穀稅千里之外曰采注云九州之內地取其美物以當穀稅據此知惟冀州畿內入穀稅也詩甫田疏引

鄭志云凡所貢篚之物皆以稅物市之隨時物價以當邦賦周禮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疏云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則禹貢所云厥貢厥篚之類是也據此知餘州雖有厥賦之文不入穀準其賦之額貿土物以貢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亦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漯者河之枝流也濟水自滎陽東北至琅槐入海漯水自頓邱東北至千乘入海兖州貢道或浮濟或浮漯以達于河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可至帝都

矣　閻氏曰顧景范川瀆異同力詆濟水三伏三見之說出近代俗儒漢唐迄宋諸儒無主是說者余謂至溫入河自不得言一伏特再伏再見耳又謂東出于陶邱北出者折旋之間因邱爲隱見耳濟初發源或有伏見之分至截河而南之後未曾伏而復出經文固已明言之曰浮于汶達于濟又曰浮于濟漯達于河豈有伏見不常而可爲轉輸之道者哉殊可稱偉論然以愚斷之兖州貢道浮濟必經陶邱卽青州貢浮汶者亦由壽張縣安民亭入濟一百五六十里至陶邱北徐州浮于淮泗達于菏浮菏者亦由乘氏縣入濟五十里至

陶邱北皆至此而止然後舍舟登陸至濟陽城西復登舟以至滎陽入于河此當日貢道也或曰果如是則兖州貢道當如荆梁二州用逾字曰浮于濟復逾于濟達于河不得直接以因水入水之達字矣余曰固有說荆之漢也洛也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于洛梁之沔也渭也亦二水而異名者也本不相通貢道須此故曰逾于渭若兖州之濟本屬一水雖中少間阻無復異名故經文亦不屑屑分疏之且不有浮于漯在連類而及之因從而省文者乎且陶邱不過兩邱相重累耳形甚微非比高山巨嶺足以蔽虧

濟水致忽隱而忽見如顧氏解縱能障蔽濟流經文當作東出于陶邱南不當曰東出于陶邱北蓋出者明係伏地至此復見之名也余是以篤信經文參諸古今之變一水直達者少著其論如此　地志東郡東武陽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案東武陽故城在今朝城縣東南漢時漯水受河自此始禹時河去武陽尚遠漯水受河更在武陽以西今考武陽之西有浮水卽漯之上源也水經河水注云大河自東武陽縣左會浮水故瀆故瀆上承大河于頓邱縣而北出東逕繁陽縣故城南又東絕大河故瀆東逕五鹿之野又東逕

衛國縣故城南又東逕河牧城又東北入東武陽縣東入河又有漯水出焉案竹書穆天子傳稱丁卯天子自五鹿東征釣于漯水以祭淑人是知五鹿側臨漯水今浮水實逕五鹿其入河處又在東武陽與漯水口相接其爲漯水上源審矣道元所謂上承大河于頓邱縣者禹貢故河也又曰絶大河故瀆者周定王五年所徙至王莽時絶流者也又曰至東武陽縣東入河者東漢王景所治之大河也水經注又云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而西北逕武陽新城東又東北逕東武陽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陽平縣之岡成城西又北逕陽

平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樂平縣故城東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又東北逕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文鄉城東南又東北逕博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援縣故城西又東北逕高唐縣故城東又東北逕漯陰縣故城北又東北逕著縣故城南又東北逕崔氏城北又東北逕東朝陽縣故城南又東逕鄒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東鄒城北又東北逕建信縣故城北又東北逕千乘縣二城間又東北爲馬常坑坑東西八十里南北三十里亂河枝流而入于海以今輿地言之漯水自濬縣北界首受大河東北流逕内黄清豐南樂朝城莘縣堂邑聊

城博平高唐禹城臨邑濟陽齊東青城濱州蒲臺博興至樂安縣北入海此禹貢漯水之源委也　今人泥導沇章溢爲滎東出于陶邱北之文謂濟水自滎澤伏流至陶邱而後再出是河濟無相通之道遂謂兖州貢道由濟入漯由漯入河是大不然禹自言濬畎澮距川孔子亦言禹盡力乎溝洫皆平土事兖豫之間平原曠野正當廣治溝洫以爲田疇豈得自滎澤至定陶四百餘里而無川瀆通流者乎據兖州有灉沮會同之文知瓠子河濮渠南濟北濟皆是禹迹蓋無北濟則無沮水而導沇所言東出陶邱者專指南濟耳南濟自濟

陽伏流至陶邱而復出其間絶水百餘里則兖州貢道自當由北濟以達河若夫漯水爲灉沮所隔與濟不通縱有枝津逕通亦當在灉沮既入濟後道里迴遠然則浮濟者必由北濟鉅野以下或亦可由灉沮而斷無由漯達河之理故林少頴蔡仲默皆以濟漯爲二道其說確不可易也或曰如子之言濟漯灉沮皆可達河諸川果與河通雖利于貢道大害必及于河奈何余曰濟泆爲滎經有明文河别爲灉爾雅有明文非臆說也嘗見江漢間其地卑下爲古雲夢之藪其中通流小川與江漢接處往往築堤斷塞舟行者至此止踰堤易

卅然後再行因悟國策三代所謂洪白馬宿胥之口魏無黃濟陽與虛頓頃者即此理蓋宿胥之口北通清淇白馬之口南通濟濮然水口雖接河而受河處仍障塞不通故乘河水盛而央之則平地卑于河身恐爲澤國也雖禹之瀹漯實河之支津未必如此然兗豫之間此等溝瀆當亦有之何獨致疑于濟謂舍漯之無達河之道哉

右第三章

此紀兗州平水土治貢賦之事首標州名而表其疆界次紀水土之平次辨土質次別田賦之等次詳土貢末記入貢之道以結通章餘州倣此

禹貢章句卷之二

湘潭 譚澐 著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至海西至岱山其地爲今山東之青州萊州登州三府及濟南府之歷城淄川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長清七縣泰安府之泰安萊蕪二縣沂州府之莒州及沂水日照二縣疆域更小于兗九州之最狹者也岱泰山也在泰安縣北五里是爲東岳

嵎夷既畧

嵎夷海隅諸夷今登州府是其地畧者經畧其地爲之封畛也　胡氏謂後漢書及杜氏通典皆以東夷九種爲嵎夷其地在漢樂浪玄菟郡界而青州首書嵎夷既畧則朝鮮句麗諸國禹時實皆在青域是說也吾未敢信以爲必然也禹貢于冀州特書鳥夷皮服可知遼東朝鮮不屬青州以屬青州者其誤始于鄭康成康成求舜十二州之名于禹貢九州外益以職方之幽州并州而不足因據爾雅齊曰營州以爲營州之名禹貢所無可以足十二州之數亦知齊屬青州而禹貢青州又狹小不可復分因有舜以青州越海分齊爲營之

說然謂分齊爲營則是以營州在齊而海外之地仍爲青州猶未乖於爾雅也後儒竟以遼東朝鮮爲舜之營州則更謬矣不知爾雅之營取營邱爲名卽禹貢青州也鄭氏欲移禹貢之青州于海外後儒又欲移爾雅之營州于海外豈知遼東朝鮮與青隔越巨海在禹貢斷無合于青州之理安得以朝鮮之地當青州之嵎夷乎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出沂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濰山東流至青州府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

海淄水出青州府博山縣東南二十五里原山東北至壽光縣東北入海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濵廣斥

濵水涯也青州東境斗入海千餘里三面皆距海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也金氏曰斥鹵可煮爲鹽故齊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等賦第四等職方有青無徐先儒謂併徐于青非也蓋職方之青卽禹貢之徐而禹貢之青在職方似分屬幽兗兗州山曰岱浸曰盧維盧水卽久台水入濰者也幽州澤藪曰貕養浸曰菑時岱與貕養盧濰淄時皆在青域則青不併於徐可知然使幽州跨海而有青域則淄時當屬兗盧濰當屬幽而河濟又與幽何涉依則職方所言殊多錯亂不足爲據其他如豫之潁湛誤屬荆荆之溠誤屬豫亦猶是爾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鹽斥地所產絺細葛也海物水族之可食者錯雜也言海物

錯雜非一種也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畎山谷也絲蠶絲枲牡麻也翼雅云有實爲苴無實爲枲鉛青金也松木名也怪石怪異之石也五者皆產岱山之谷故以岱畎冠之

萊夷作牧

萊夷萊山之夷地志琅琊郡長廣縣有萊山奚養澤在西幽州藪長廣今登州府萊陽縣也東萊郡黃縣亦有萊山黃縣今亦屬登州蓋萊山在黃縣東南萊陽縣之北也孫氏曰作

牧者當以鳥獸爲貢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四曰藪牧養蕃鳥獸故徐州淮夷蠙珠暨魚鄭注云獻珠與魚知此亦當貢其所牧也

厥篚檿絲

檿山桑也顏師古曰食檿之蠶絲可以絃琴瑟案兖州漆絲此州絲枲絲皆不入篚則此入篚者當謂已成繒者爾顏說誤厥篚就通州言不與萊夷之文相屬或謂萊夷所篚亦誤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名水經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今泰安府萊蕪縣

也又云西南過壽張縣北又西南至安民亭入濟壽張故城在今東平州西南去州五十里有安山鎮即安民亭汶水入濟故道在此不言河者兖州濟水達河之文也又此州西北境可逕浮濟不必皆從汶也

右第四章

此紀青州平水土治貢賦之事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北至岱南至淮其地爲今山東之兖州府泰安府之東平州東阿平陰肥城新泰四縣沂州府之蘭山郯城費縣蒙陰四縣曹州府之鉅野縣又濟寧州嘉祥縣魚臺縣江蘇之徐州府海州泗州淮安府之清河桃源二縣安徽潁州府之潁上蒙城二縣鳳陽府之宿州懷遠縣靈壁縣河南歸德府之夏邑縣永城縣淮水名詳下導水　林氏曰七州皆止二至此獨載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徐之疆境始別溪案若北舉岱南舉淮亦足別此州界但海在徐獨當一面不可遺而不書故與淮岱並舉也

淮沂其乂

沂亦水名乂治也淮水自豫州流入東北至清河口左合泗水沂水又東北入海南與揚州分界沂水出青州界艾山接此州北境南流至邳州東南與泗水合又東南流入淮俱詳下導水　此州北有汶水西有泗水東有沭水皆徐之名川也而經皆不言獨舉淮沂者禹治淮沂用功最多故特書曰其乂諸川施功少故畧之也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藝者水患平田野闢而可種藝也蒙山在沂州府蒙陰縣南八里西南接費縣界延袤八十餘里羽山在郯

城縣東北七十里海州贛榆縣西北八十里　胡氏曰蒙山
南去淮水五百餘里羽山亦幾三百里淮之橫溢不到二山
及其既乂二山亦未必悉治惟沂水歷蒙羽之間利害頗切
然二山自有畎澮當溝以距川者沂水介二山之間西爲蒙
山蒙山水蒙陰二水出焉又有治水桑泉水堂阜水並歷蒙
陰縣界中東南注于沂此蒙山畎澮之流可考者東爲羽山
有沭游二水並逕其西畎澮之水皆入焉沭自北而南合泗
以入淮游分淮而北會沭以入海泗東通沭沭東通游苞絡
灌注緜地數百里大川既治而畎澮之水不得所歸則艮田
長爲汙萊矣此蒙羽之間所以必勤荒度也所治者衆大小
諸水不可遍舉故言山以包之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鉅野故城在今鉅野縣
西元和志鄆州鉅野縣大野澤在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
西百餘里案大野卽今梁山泊南旺湖在東平壽張鉅野汶
上四州縣之間胡氏謂鉅野屢遭河患自漢以來衝決填淤
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已非禹迹之舊逮元至正四年河又
決入此地及河南徙淖淤涸爲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盖
南旺梁山古本一澤縈迴數百里卽大野也其西屬兗州其
東屬徐州水停成澤曰豬大野濟水所鍾往前漫溢今濟水
汶水治于是於澤爲之陂障使其水得豬蓄而不汎濫也

東原厎平

東原地名原在大野東故名東原今東平州是其地也蔡氏
曰東原乃汶濟之下流禹陂大野使水得所停而下流之患
以紓又濬東原之畎澮注之汶濟然後其地致平可耕作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性黏膩曰埴鄭本作戠正義曰戠埴音義同戠合也黏也

漸進長也包叢生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職方氏攺徐爲青青州穀宜稻麥

厥貢惟土五色

鄭氏曰土五色以爲大社之封案逸周書云諸侯受命于周
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
亹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
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于周室　元和志徐州彭城郡開
元中貢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五色土出彭城縣北三十五

里之赭土山彭城縣今徐州府銅山縣也

羽畎夏翟嶧陽孤桐

羽畎羽山之谷翟山雉雉具五色曰夏翟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詩右手秉翟周禮司常云全羽爲旞析羽爲旌皆用此羽爲之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不但旌旄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與嶧山名今徐州府邳州西北六里葛嶧山也山南曰陽孤桐特生之桐材中琴瑟林氏曰詩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桐之生以向日者良郡國志下邳國下邳縣葛嶧山本嶧陽

山劉昭注云山出名桐伏滔北征記曰今槃根往往而存下邳故城在今邳州東三里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

泗水名見下導淮孔穎達曰泗水傍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曰浮磬胡氏曰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云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括地志亦云泗水至彭城呂梁出磬石今徐州東南六十里有呂梁洪高誘云呂梁在彭城呂縣石生水中禹決而通之益即磬石之所出也淮夷淮水諸夷蠙蚌屬蠙珠可以爲佩大戴禮保傅篇云玭珠以納其間盧氏注云玭亦作蠙許慎說文云玭珠也宋宏云淮水中出玭珠玭珠珠之有聲者段氏玉裁注云玭珠珠之有聲者當作玭蚌之有聲者玭蚌名山海經鮆魮之魚狀如覆銚鳥首而魚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可證也暨及也周禮籩人朝事之籩有鮑魚鱐注云鮑者于楅室糗乾之出江淮鱐者析乾之出東海王者備物近者腥之遠者乾之因其宜也又案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

厥篚玄纖縞

玄赤黑色幣也纖繒帛之細者縞白繒也徐州所篚有此三者蘇氏軾以爲淮夷所篚非也　茅氏瑞徵曰此州制貢大畧並供禮樂之用

浮于淮泗達于河

說文菏字下水經濟水注皆引此文作達于菏是則河當作菏今譌作河耳菏者濟水枝流其故瀆自曹州府定陶縣東首受濟水東流過成武縣及濟寧州之金鄉魚臺各縣界滙爲澤東入泗水徐州貢道便泗者可逕浮泗不必從淮而其

南境則浮淮入泗由泗達菏達菏則可由濟入河矣

右第五章

此紀徐州平水土治貢賦之事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海其地爲今江蘇之江甯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揚州六府通州太倉州淮安府之山陽安東阜甯鹽城等縣安徽之安慶徽州甯國池州太平廬州鳳陽七府滁和廣德六安四州及泗州之盱眙天長等縣江西之南昌南康撫州建昌瑞州袁州臨江廣信饒州九江吉安南安

贛州十三府及甯都州浙江之杭州嘉興湖州甯波紹興台州金華衢州嚴州溫州處州十一府福建之福州泉州建甯延平汀州興化邵武漳州福甯九府永春龍巖二州廣東之廣州韶州惠州潮州肇慶高州雷州七府連州南雄嘉應羅定四州廣西之梧州平樂二府　閻氏曰通典謂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晉書隋書皆謂交廣二州之地爲禹貢揚州之域非是余請得而折之曰南越尉佗傳秦已幷天下畧定揚越張晏曰揚州之南越也顏師古注漢書本揚州之分故曰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此三郡盡有今廣東廣西交趾之境漢武帝平爲七郡名交州三國吳分置廣州晉因之下逮隋二史並以交州廣州爲禹揚州新唐書亦然豈無所根據者哉至謂九州封域皆以鄰接相屬五嶺之南與禹迹則屬荆不應屬揚斯又不然塞上嶺又名大庾嶺在南安府城西南無論今入粵正道漢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横浦即此豈是鑿空又謂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嶺外說尤不然今嶺南多金銀非揚所貢之金乎多孔翠犀象非揚所貢之齒革及羽乎多蕉多木緜非所貢之卉服乎至職方川浸原不及海而宣王時江漢之詩曰于疆于理

至于南海豈非即今所祠祀之南海哉澐案百詩駁杜佑其言良是然余獨謂秦南海郡自屬揚州而桂林則荆梁二州之域象郡必徼外地史稱舜南撫交趾蓋交趾在梁州徼外正猶崑崙析支渠搜在雍州徼外杜氏謂廣州非揚州域而閻氏則謂交州亦揚州地皆一偏之論未爲允當也

彭蠡既豬

彭蠡澤名今鄱陽湖是在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南則贛水合眾水北流注之又東有鄱水餘水西有脩水修水

皆會于澤中與大江相吞吐鍾爲巨浸長三百里濶四十里

北至九江府湖口縣注于大江

陽鳥攸居

陽鳥地名攸居者水退其地可居也攸語助辭如灃水攸同奕倫攸斁之攸不必訓爲所也此與彭蠡既豬各爲一事非因彭蠡豬而陽鳥之地遂可居舊說陽鳥爲鴻雁之屬林氏曰治水下言陽鳥攸居九州無此例古之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大邱之類多矣左傳昭二十年公如死鳥杜注云死鳥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漂案夏小正正月言

雁北鄉九月言遰鴻雁鴻雁之名由來舊矣經文簡質必不文其名曰陽鳥也且鳥鼠同穴爾雅釋其名曰鵌鼵使陽鳥爲雁之別名爾雅何獨遺之陽鳥終當以地名爲是但世遠年湮莫知所在儒者求其地而不得遂以鴻雁釋之爾

三江既入

江水自荆州流入過彭蠡而東分爲三道入海故謂之三江一中江二北江三南江也既入言治功畢水已遵其道入海不復汎濫爲害也　案三江古今說者不一今考之經文導漾言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言東爲中江入于海即三江之之二也既有中北二江則有南江可知特歷世既久水道變遷中南二江並歸北瀆故說者異爾夫揚居東南近海之地水自爲源而入海者甚多諸家見經有三江隨其所見執指三水至于經文中江北江反棄而不錄即鄭康成蘇軾知以中江北江南江爲三江矣而不知古之江水實歧分爲三但見後世惟一道入海遂以爲一江三名而妄加彭蠡以南江之目亦誤甚矣至蔡氏據庾仲初吳都賦注謂太湖東注爲松江下七十里有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併松江爲三夫婁江東江上承松江之委下注于海僅

有二瀆不可指爲三苟非大江正流所行則不過震澤下流一小水縱費疏鑿亦當于震澤厎定之一語包之豈有合瀰漫無際之大江而反錄此源淺流小之松江若乎若謂無施勞者雖大亦畧則當洪水汎濫之時大江自彭蠡而東至入海處其間豈無潮沙壅塞謂之無施勞可耶惟王氏夫之據國語及漢志以蕪湖東出之水及震澤下流之婁江爲中江東江爲南江而今之大江爲北江其說爲不可易蓋禹時三江並行其後北江之勢漸盛中江遂漸微至戰國楚滅越又塞瀨湖而廣江東之餘而中江幾絶人不復知中江爲大江

正流然以國語考之吳語云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勾踐起師逆之江又云越王勾踐乃率中軍泝江以襲吳入其郛又云吳王軍于江北越王軍于江南所稱之江皆謂松江即中江也松江獨占江名其爲古大江之正流明矣地志云丹陽郡蕪湖縣中江出西南東至陽羨入海揚州川會稽郡吳縣南江在南東入海揚州川毗陵縣北江在北東入海揚州川蓋江自彭蠡而東水勢盛大過安慶池州至太平府西南釆石北阻不能盡納大江之流而蕪湖東南地勢汙下故江水歧分一東北流爲今之大江過太平江甯鎮江常州諸府

之北至蘇州府常熟縣入海者古之北江也一自蕪湖東流過當塗高淳溧水溧陽宜興諸縣而入震澤者中江也建康志云中江舊逕溧陽縣今永陽江即其遺跡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其後東壩既成中江遂不復東惟永陽江水入荆溪以注震澤也其震澤以東則中江即松江自蘇州府吳縣西絕震澤東北流七十里分爲婁江東江其江下流由太倉州嘉定縣之劉河口入海即中江也東江下流東南至嘉興府海鹽縣入海即南江也今二江所行故道多湮塞錯亂不可復考矣由是言之經文中江北江即三江之二諸家謬指他水爲三江者固誤而鄭氏等謂一江三名妄指彭蠡爲南江者亦紕謬之甚斷不可從者也

震澤厎定

震澤今之太湖在蘇州府西三十六里跨蘇州府之吳縣吳江縣常州府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湖州府之烏程長興二縣周迴六百五十里洪水之時此澤多激盪震動之患故名震澤厎定者致于定而不震蕩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簜皆竹名周禮揚州其利金錫竹箭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竹箭竹之小者篠類也異物志曰篔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尤多此簜之大者丹陽記曰江甯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此簜屬之最小者揚地宜竹既敷者水患去荆棘除然後篠簜得以布生而長植所以物土宜而布其利也夭少好貌木枝上竦而曲卷者曰喬塗泥下地多水土皆泥淖也王氏曰穀之產因于地之宜地之宜驗于草木之生故經于辨土之後紀其草木之別所以物土宜而審播種

也南北異地九州異質風氣異感是故草木異族而百穀亦異產繇抽也草之莖生者也漸進長也進而漸長不已草之蔓生者也夭少長也草之豪生者也條長也細而長也木之孤幹獨擢者也包叢也木之科盤叢生者也喬高大也木之枝幹兼偉者也此三州平衍之區無高山大谷草木鮮生可以區別而六州之或山或谷或原或澤其地不齊一州之間各自殊別不可定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金氏曰古人尚黍稷田雜五種故雖水潦旱乾而各有所收塗泥之土其田獨宜稻不利他種故等爲最下也賦不曰錯下上而曰下上上錯者下品之上與中品之下等雖相接而品有中下之不同故變文而言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

史記平準書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漢書食貨志云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貢白赤即金銀銅也　地志豫章郡鄱陽縣武陽鄉右十餘里有黃金采顏師古曰采者謂采取金之處也又云丹陽郡故鄣郡元封二年更名有銅官又云吳東有章山之銅章鄣古字通章山謂鄣郡銅山也是揚州信產黃金赤金矣而不言有銀胡氏曰揚州銀礦最著者有二所一在今饒州府德興縣本唐樂平縣地在樂平東百四十里有銀山唐於其地置德興場南唐因以名縣至宋天聖間山穴傾摧而銀課未除范仲淹守郡奏罷之一在臨江府金谿縣本唐臨川縣之上幕鎮其東二里有銀山唐嘗置監于此周顯德二年南唐立金谿場復置爐以烹銀鑛宋初廢升場爲縣

瑤琨

曾氏曰周禮大宰之職享先王則贊玉爵內宰之職后祼獻則贊瑤爵禮記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公劉之詩曰以何舟之維玉及瑤則知瑤者玉之次也琨說文云石之美者案山海南山經云句餘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會稽之山四方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砆石皆揚州山也

篠簜

篠竹細小而勁實可以爲箭簜竹中簫管儀禮簜在建鼓之間是也又可爲節函周禮掌節凡邦國之使節以英簜輔之鄭注云以竹爲函加以畫飾盛節器也胡氏曰篠中實故中

箭幹篠中虛故大者中節函小者中簫管

齒革羽毛惟木

孔安國云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正義曰詩元龜象齒知齒是象牙也考工記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宣二年左傳云犀兕尚多棄甲則那是甲之所用犀革為上知革是犀皮也鳥羽南方之鳥孔雀翡翠之屬旄牛之尾可為旌旗之飾經傳通謂之旄牧誓云右秉白旄詩云建旐設旄皆謂此牛之尾故知毛是旄牛尾也楩梓豫章三者揚州美木故傳舉以言之所貢之木不止於此

島夷卉服

島夷地志作鳥夷師古注云東南之民善捕鳥者後漢書度尚傳章懷太子注亦引此作鳥夷卉服是唐初猶作鳥夷鳥夷嶺南之地非島夷也卉草也孔氏以為葛越是也嵇含南方草木狀云甘蕉一名芭蕉莖解散如絲可紡績為絺綌名蕉葛楊慎丹鉛錄云越亦草名蒲屬可織為布

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貝海介蟲也織貝者錦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鄭氏曰貝錦名也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凡為織者先染其絲乃織也則文成矣包裹也貢之入包苴者曰包猶入于篚者謂之篚橘柚皆果名說文云橘果出江南樹碧而冬生柚條也似橙而柞錫貢者必待錫命而後貢不常貢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于出令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陳氏大猷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澐案沿對泝言則是順逆之辭左傳沿漢泝江國語沿江泝淮是也循行水涯亦曰沿此沿于江海是也經于青之汶水雍之積石皆順

流也而不言沿獨于江海言沿則陳氏之說得之又案沿史記漢書並作均馬融本亦作均孫氏曰均葢沿字一切經音義三引三倉云循古文作沿則知均江海謂循于江海也鄭本作松于江海松是沿字之誤禹時邗溝未開江淮未通故必沿江入海然後可達淮泗九州貢道青徐因兗揚因徐兗州浮濟以達河青言達濟則由濟入河可知徐言達菏則由菏入濟可知此言達淮泗則由泗入菏又可知也

右第六章

此紀揚州平水土治貢賦之事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至南條荊山南跨衡山之陽其地爲今湖北之武昌漢陽黃州德安安陸荊州宜昌施南八府及荊門州襄陽府之襄陽宜城穀城南漳四縣鄖陽府之房縣竹山竹谿保康四縣湖南之長沙寶慶衡州永州岳州常德辰州沅州永順九府澧靖郴桂陽四州河南之光州及汝甯府之羅山縣信陽州四川夔州府之大甯巫山二縣及酉陽州廣西之桂林府爾雅漢南曰荊州此言荊不言漢者襄陽以西荊豫以漢爲界襄陽以東荊豫以淮爲界單言漢不足以辨且嫌東北境距漢而止故舉漢南之荊山爲表也荊衡俱見下導山荊之南境不止于衡山故言衡陽

江漢朝宗於海

江漢二水名江水自梁州流入東南流右合九江之水又屈而東北左合漢水又東南流入揚州境漢水亦自梁州流入東流過荊山之陰北與豫州分界又東至襄陽與豫州三澨水合屈而南流過內方山東又東南過大別山而南入于江水朝者諸侯見天子之名宗尊也江漢合流其勢遄疾奔趨赴海猶諸侯同心尊天子而朝事之也

九江孔殷

九江今之洞庭因九水所會鍾爲巨浸而北合于大江故名在岳州府巴陵縣西南北接華容縣西接澧州安鄉縣西南接常德府龍陽沅江二縣東南接長沙府湘陰縣孔甚殷盛也言其水勢甚盛也山海中山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淵沅澧之風交瀟湘之浦是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水經云江水至長沙下雋縣北澧水沅水資水合東流注之湘水從南來注之又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西北今案洞庭大小凡有九水合流注之焦圻水一也在華容澧水二也在安鄉漸水三也在龍陽沅水四也資水五也並在沅江湘水六也瀾水七也汨羅水八也並在湘陰微水九也在巴陵凡此九水皆會于洞庭故洞庭有九江之名若辰水潕水敘水酉水委皆不至洞庭不當在九江之列矣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漢出爲潛案沱水鄭氏以爲卽夏水自荊州府江陵縣東南中夏口首受江水東流逕監利縣北又東流至漢陽府沔陽州境入漢水潛水卽蘆洑河自安陸府鍾祥縣北三十里首受漢水南流逕潛江縣東南又東流

復入漢水胡氏曰韻會潛水伏流也荆州之潛雖不如出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涌出故謂之潛今漢水之分流名蘆洑而其地又名白洑皆取伏流之義以為古潛水庶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漢迄後世通渠漢川雲夢之際則開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迹遂不可考耳

雲土夢作乂

雲土即雲澤也澤中有土可以耕作故曰雲土漢地志江夏郡有雲杜縣取此名也楚語又稱雲連徒洲蓋土杜徒三字音近相通耳夢衍文雲澤一名夢亦統稱雲夢蓋秦漢經師

以夢字釋經之雲土而傳寫者誤以側註為正文也胡氏曰雲夢方八九百里其中有澤有土而江沱潛漢亦灌注于其間作乂者謂江漢九江沱潛之功畢則水去而其土已耕治漢地志南郡編縣有雲夢官編故城在今荆門州西江夏郡西陵有雲夢官西陵故城在今黃州府黃岡縣西北水經沔水注云雲杜縣故郧亭有雲夢城在東北郧亭在今沔陽州西北又夏水注云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陁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為雲夢之藪監利故城在今縣北州陵故城在監利縣東南三十里沌陽故城在漢陽府城西六十里臨嶂山下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在雲夢縣西七里二縣今皆屬德安府大抵今之黃陂漢陽漢川雲夢孝感安陸應城天門沔陽監利潛江西抵江陵石首東界皆禹貢雲夢之區其在江南者如岳之巴邱湖則此州之九江如松滋公安石首等縣古為澤藪者則導江所謂澧澤也又雲夢可單稱雲亦可單稱夢左傳郧夫人棄子文于夢中杜注江夏安陸縣東南有雲夢城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注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又楚子涉雎濟江入于雲中注云所謂江南之夢蓋自周以來大江南

北之澤統謂之雲夢又或單稱或合稱故左氏有江南之夢之説然杜預注左傳猶未嘗謂雲夢為二澤也自經文之雲土譌作雲土夢後儒遂分雲夢為二羅氏泌等謂江北為雲江南為夢王氏又謂漢南北謂之雲江南北謂之夢皆非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田第八等賦第三等職方氏荆州其穀宜稻蔡氏曰田比揚祇加一等而賦第三等者地濶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揚先金三品此先羽毛齒革揚先齒革此先羽毛孔氏謂以

善者爲先薛氏謂以多者爲先案荆之羽毛齒革未必優於
揚州嶺南之象犀孔翠二說當以薛氏爲是左傳晉重耳對
楚子曰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蔡聲子曰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山海經云荆山多犛牛琴鼓之山多白犀職方氏荆州
其利丹銀齒革蘇頌圖經本草曰今象多出交趾潮循諸州
世傳荆蠻山中亦有野象荀子曰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鞈
如金石此皆羽毛齒革之産於荆者也山海中次八經云荆
山漳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沮其中多黄金又中次十二經洞
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榮余之山凡十五山多産黄金者

諸山大抵多在荆域此荆之黄金也職方氏言荆州利於金
數獨舉銀此白金也左傳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
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注云古者以銅爲兵
此赤金也

杶幹栝柏

左傳孟莊子斬檎以爲公琴杜注檎杶也琴材山海經成侯
之山多櫄木郭璞注木似樗材中車轅櫄即杶也榦弓榦也
考工記云弓榦柘爲上檍次之檿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
荆次之竹爲下胡氏曰幹材頗多不可偏舉故栝之曰幹栝
檜也俗謂之圓柏栝椈也俗謂之側柏翼雅云檜惟耐寒其
樹大可爲棺槨及舟埤雅云椈性堅緻有脂而香古人破爲
臼用以擣鬱　曾氏曰揚州貢木不言名者不可勝名也此
言杶幹栝柏其所貢止此耳

礪砥砮丹

礪砥磨刀刃石也粗糲者曰礪細密者曰砥山海經中次八經
云謹山郁水出于其上潛于其下其中多砥礪師每之山其
陽多砥礪又中次十二經云江浮之山多銀砥礪皆荆州山
也砮石中矢鏃蘇子瞻石砮記曰余自儋耳北歸江上得古

箭鏃槊鋒而劍脊其廉可劌而其質則石此即所謂楛矢石
砮丹丹砂職方氏荆州其利丹周書王會卜人以丹砂卜人
即濮人也在江漢之南金氏曰砥礪今郢石是也砮則今思
播有之丹今辰錦所出光明砂及溪洞老鴉井所出尤佳

惟箘簵楛三邦厎貢厥名

箘簵竹名楛木名材皆中矢之笴孔氏曰箘簵楛三物皆出
雲夢之澤近澤三國皆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張氏曰三物
貢其尤美者厥名猶言尤美也

包匭菁茅

匰匣也包匭者既包而又匣之也菁茅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水經湘水注云營水西北逕泉陵縣西零陵郡治也晉書地道記曰縣有香茅氣甚芬香言貢之以縮酒也營水又北注于湘水揚州先篚後包此先包者茅以供祭祀其用重故先之揚州橘柚言錫貢則非歲貢之常故文在篚後也

厥篚玄纁璣組

玄纁幣名以朱湛丹秫染之三入爲纁黄赤色也六入爲玄赤黑色也璣珠屬組綬類璣組貫璣於組以繫佩玉者也

九江納錫大龜

禮三正記天子龜長尺有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大龜者謂尺有二寸者也林氏曰大龜至靈之物不可以求而得九江之地偶有而得之若豫且者則使之納錫于上錫者與師錫帝曰禹錫玄圭之錫同意重其事也吳氏曰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故於貢包篚之外別出此條邵氏曰前知神物大疑是稽重其事必異其禮胡氏曰周禮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則拜受之受大龜之錫當亦用此禮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漢合流于翼際之山而沱自江出東入于漢潛自漢出復南入于漢荆州貢道便漢者可逕浮漢其餘或浮江浮沱浮潛以達漢或由江入沱以達漢江沱潛三水各從其便或由或不由而漢則其所必由者也洛豫州水名舊說水道不通遵陸乃達曰逾未得逾字之義經言逾者二荆州曰逾于洛梁州曰逾于沔漢洛固不相通矣然梁州之潛亦止歷岡穴二十餘里之陸地仍浮潛以入沔而自沔入渭則褒斜間絶水百里經當曰入于沔逾于渭不當曰逾于沔入于渭也然

則逾字之義如何孔氏曰逾越也河在冀州南東流故越洛而至南河斯言得之矣蓋荆之貢雖入于洛然不由洛以達河而更越洛以至南河梁之貢雖入于沔渭不通沔當越沔以入渭其貢道則荆州浮漢水自均州東界均口泝丹水而上經淅川縣過荆子關入商南縣又西北至商州界舍舟陸行北至洛南縣入洛水又東絶洛水北入門水東北至靈寶縣入冀之南河門水即爾雅所謂水自洛出爲波者也洛水上源既有此水可通河必不順洛水而下至鞏縣入河非惟道里徑直亦可以避底柱三門之險也若僅舍舟陸行爲逾

不越洛水仍順洛東下入河則經當言達于南河不當言至若由洛入波以達河則經又當曰逾于洛入于波達于南河而洛北之波水不得以逾字至字該之矣河在豫州北界據冀州帝都而名之故曰南

右第七章

此紀荆州平水土治貢賦之事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南至南條荆山北至冀之南河其地爲今河南之開封陳州歸德河南南陽汝甯六府汝陝許三州湖北襄陽府之棗陽光化及襄陽縣均州之北境鄖陽府之鄖縣鄖西縣安徽之潁州府山東曹州府之城武定陶曹縣單縣濟甯州之金鄉縣及河南衛輝府之原武陽武延津封邱考城等縣胡氏曰河南河也不言南者蒙上至于南河省文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洛瀍澗四水名伊水出陝州盧氏縣東南百六十里悶頓嶺東北至河南府偃師縣西南入洛洛水出陝西商州北一百二十里冢領山即熊耳山爲梁州界東至陝州盧氏縣西境始入豫州之界洛水又東流至河南府洛陽縣西南左合澗水至縣南又左合瀍水又東至偃師縣西南右合伊水又東北至鞏縣北入河瀍水出洛陽縣西北穀城山南入洛澗水出澠池縣東北白石山東南至洛陽縣西南入洛胡氏曰昔賈讓言大禹鑿龍門辟伊闕伊闕者伊水之所經也當時爲害必甚略與龍門相似故禹治此四水以伊爲先伊既入洛乃疏洛以入河最後治瀍澗故立言之序如此又曰四水洛爲大伊次之澗又次之瀍最小計當時禹治瀍澗之功不少於伊洛故四水並書正程泰之所謂嘗經疏導則雖小而見錄者也案河水之在此州自華陰東至大伾是也東接兗西接雍北與冀州分界

滎波既豬

波一作播馬融曰滎播澤名鄭康成曰沇水溢出河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播在其縣東水經濟水注云尚書滎波既豬闞駰曰滎播澤名也故呂忱云播水在滎陽謂是水也案滎波故澤在今開封府滎澤縣南也　閻氏曰案馬鄭王本波並作播伏生今文亦然惟魏晉閒書始作波與漢書同余向謂其書多出漢晉者此又一證然安國解猶作一水非二水以爲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

以周官爾雅爲口實蔡氏又本之下到今余嘗反覆參究而覺一爲濟之溢流一爲洛之枝流兩不相蒙而忽合而言之與大野彭蠡同一書法不亦參雜乎善夫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且鄭注職方其浸波讀爲播引禹貢滎播既都仍當作播證一賈疏案禹貢有播水無波仍當作播證二史記索隱引鄭氏曰今塞爲平地滎陽人猶謂其處爲滎播仍當作播證三山海經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水今本波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答水非屬波水證一惟酈注引作波然亦出於山不出於洛非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出爲波也惟此堪引然余考門水下流爲鴻關水今謂之洪門堰在商州洛南縣東北至靈寶縣而入河何曾見水豬爲澤乎非屬波水證三百詩此論可謂精覈而允當矣

導菏澤

導者引導川流使遵其道也此澤而言導者蓋濟水過定陶而東左迤北流鍾爲鉅野右迤南流滙爲菏澤禹于鉅野導濟水經流以會汶入海又于菏澤導濟水支瀆使澤水南流入泗上以洩濟水之溢下以通徐揚貢道故謂之導地志濟陰郡下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說文云菏澤水在山陽湖陵水經云濟水東過定陶縣南又屈從縣東北流又東至乘氏縣西分爲二注云南爲菏水又曰其一水東南流者過乘氏縣南注云菏水分濟于定陶東北又曰菏水又東過湖陸縣南東入于泗水注云澤水所鍾也尚書浮于淮泗達于菏是也案菏水故道在今成武金鄉魚臺縣界其鍾爲大澤當在成武以東跨金鄉魚臺二縣地北接濟水故導沇云又東至于菏大抵與大野相去不遠大野在北其東屬兗其西屬徐

菏澤在南其東亦屬徐而西則屬豫其後不知何時此澤涸爲平陸川瀆僅存漢時此瀆猶存菏澤之名班固言在定陶東舉上源也許慎言在山陽湖陵舉下流也而括地志乃以濟陰東北九十里之龍池一名九卿陂者爲古之菏澤謬矣又考水經注別有菏水上承濟水于濟陽縣東世謂之五丈溝其水東逕陶邱北又東北逕定陶縣復入濟蓋本濟水經流自濟陽縣伏流出陶邱北者後人開通陶邱以西遂爲濟水支流世俗妄以菏水稱之既不聞滙爲澤藪必非禹貢所稱導菏澤者也

被孟豬

被當作陂陂澤障也孟豬故藪在歸德府商邱縣東北接虞城縣界今虞城西北十里有孟豬臺元和志云澤周迴五十里孟豬之水下流由豐水故瀆至徐州府沛縣入泗水　案經文導菏澤一事也被孟豬又一事也而闞駰十三州記云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乃覆被矣今考菏澤孟豬下流並入泗水而菏澤在東去泗近孟豬在西而少南去泗遠菏澤之水無入孟豬之理蓋曹宋之間水皆東流不西注也闞駰不知被爲陂字之誤而妄爲是說烏足信哉

胡氏曰豫西南之水有丹淯皆入漢東南之水有汝潁皆入淮亦名川也而禹功曾不一及蓋其時不爲害耳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壤不言色色不一也下土瘠土也壚黑剛土也豫州之土有高下不同故別言之無塊而柔其上者也其下者或脊而起或剛而疏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凡錯出之賦下于正賦一等者則先言正賦之等冀州上上錯是也高於正賦一等者則先言錯此州錯上中是也職方氏豫州其穀宜五種豫州自禹弼成五服而後盡伊洛以北爲甸服於是天子畿內之地在冀州者十之七在豫州者十之三故豫州之賦高于他州幾與冀相埒也

厥貢漆枲絺紵

周禮豫州其利林漆絲枲史記貨殖傳陳夏千畝漆陳今陳州府夏陽夏陳地也今陳州府太康縣是寰宇記宋州產漆宋今歸德府枲絺並見青州紵亦麻也顏師古曰織紵爲布及練詩陳風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陸璣草木疏云紵科生數

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揚之間一歲三收今紵布皆用此

厥篚纖纊

纖見徐州纊綿也左傳曰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錫貢磬錯

錫貢見揚州治玉之石曰錯詩他山之石可以爲錯又曰可以攻玉然玉石皆可以爲磬則皆用此錯治之也非常用之物故必待錫命而後貢先言錫貢次言磬錯書法之常也然揚州則先言橘柚後言錫貢者以橘柚言包故變文言錫貢

在後以便書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然此亦止西北境近冀州者耳其南境則浮丹水者由洛南陸行入洛浮淯水者由盧氏陸行入洛浮汝水者由伊陽陸行入伊以入洛浮潁水者亦可由偃師陸行入洛然諸水皆與洛不通而偏舉則有遺悉舉則難遍故畧而不書但曰浮于洛而已其東北境則浮濟以達河不由洛也

右第八章

此紀豫州平水土治貢賦之事

禹貢章句卷之三

湘潭 [illegible] 著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域北距華山之陽南至黑水其地爲今四川之成都重慶順慶保寧綏定夔州潼川龍安雅州寧遠嘉定敘州十二府綿眉資邛茂瀘忠七州貴州之貴陽思州思南鎮遠銅仁黎平安順興義都勻石阡大定遵義十二府仁懷普安松桃三廳及平越州雲南之雲南曲靖東川昭通澂江五府及廣西州陝西之漢中興安二府及商州廣西之慶遠柳州二

府甘肅之階州及鞏昌府之岷州西和縣秦州之成縣徽縣兩當縣黑水今南盤江也一名温水出雲南曲靖府霑益州境西南流逕澂江府東又南流逕臨安府阿迷州折而東北流逕廣西州南又東逕貴州興義府南又東逕廣西泗城府北又東南逕思恩府北其北則慶遠府又東逕潯州府北其北則柳州府又東逕梧州府南又東逕廣東肇慶府南又東南至廣州府入南海導川所謂黑水即是瀆也　胡氏曰殷有徐而無靑營即靑也周有靑而無徐靑即徐也靑徐二州迭爲有無獨梁則二代皆無之其故何也案武王伐紂誓於

牧野諸侯會師者稱之曰友邦冢君而庸蜀羌髳微盧彭濮
八國則稱之曰人不以諸侯待之傳曰八國皆蠻夷戎狄屬
文王者正義曰此皆西南夷也通典曰梁州當夏殷之間爲
蠻夷之國所謂巴賨彭濮之人由是觀之殷周之世梁地大
半變於夷故此州遂廢先儒多言梁併於雍唯賈公彥云雍
豫皆兼梁地而林少頴又云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爲荆州
川則荆亦兼梁地此言尤爲精核蓋殷周之荆豫皆以漢水
爲界梁州之地自嶓冢以東分屬荆豫而嶓冢以西則雍兼
之其地皆爲蠻夷雖併於雍而禹貢梁州之山川無一入職

方者大抵如唐宋之羈縻州元明以來之土司僅其政令寬
其賦斂以柔擾之使爲不侵不叛之臣而已建州設牧非其
所宜故終殷周之世梁州不復置也又曰史記黃帝之子元
囂降居江水昌意降居若水索隱曰江水若水皆在蜀卽所
封國也帝子所封必不在九州之外可知蜀自古本通中國
或言秦以前未嘗通至秦鑿山開道蜀始通中國非也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山江水所出今龍安府松潘廳北二百三十
里大分水嶺是也嶓冢山漢水所出在今漢中府甯羌州北
九十里江漢發源於岷嶓之山方二水汎溢之時岷嶓之下
荒而不治今川源已滌二山之野已可種藝也胡氏曰禹暨
稷播奏庶艱食烝民乃粒萬邦作乂治水與教稼相爲表裏
書作書藝而稷之功見矣　地志隴西郡西縣禹貢嶓冢山
西漢所出南入廣魏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常璩華陽國志
云漢水有二源西源出隴西西縣嶓冢山會白水逕葭萌入
漢始源曰沔澐案東西兩漢同出甯羌嶓冢而東西異流東
漢卽禹貢漾水東流爲漢者西漢則禹貢潛水也如孟堅言
是不知西漢卽東漢枝津而誤指西縣山爲西漢之源並指

爲禹貢之嶓冢謬矣如常璩所言反似異源而同流尤謬之
甚者且西漢逕葭萌會白水至江州入江何得云會白水逕
葭萌入漢乎西漢上源固卽沔水而出隴西西縣之水豈始
源亦可曰沔乎原其致誤之由蓋潛水別漢合嘉陵江故廣
元以下嘉陵江有西漢之目後人因流溯源得西縣之源爲
最遠遂誤加西縣水以西漢之名西縣山以嶓冢之號究之
西縣嶓冢在今秦州西南六十里自是雍州之境與禹貢所
稱既藝之嶓冢無涉也衡陽王氏乃以爲古人命名廣遠而
經文岷嶓之嶓實兼二漢之原隰不亦惑乎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也地志云蜀郡郫縣禹貢江沱在西東入大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郡都安縣湔山與江別而東流案此即今之郫江自今灌縣之西首受大江東流經崇甯彭縣新繁新都至金堂縣與湔水合折而東南流經簡州資陽資州內江隆昌富順至瀘州入江經所謂東別爲沱者也鄭氏曰江原有䢵江首出江南至犍爲武陽又入江豈沱之類與今考大江南流至灌縣西左別爲郫江至縣西南右別爲䢵江䢵江自灌縣西南別大江南流經崇慶州

西又南流至新津縣東北入江今之白馬江也凡出於江者皆謂之沱而郫江最大經之所書蓋郫江也而郫江自灌縣南又分爲三北爲郫江中爲檢江南爲流江流檢二江合流於成都東南又東南至彭山縣東北入大江二江乃李冰所鑿禹時所未有故不得爲禹貢之沱也潛西漢水也鄭氏曰漢別爲潛其穴本小水積成澤流與漢合大禹自導漢疏通即爲西漢水郭璞曰有水從漢中沔陽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通岡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以爲禹貢潛水也水經沔水注云沔水東北流得獻水口庾仲雍言是水南至關城合西漢水又潛水注云潛水蓋漢水枝分潛出故受其稱耳今爰有大穴潛水入焉通岡山下西南潛出謂之伏水或以爲古之潛水又漾水注云劉澄之云有水從沔陽縣南至梓潼漢壽入大穴暗通岡山郭景純亦言是矣岡山穴小本不容水水成大澤而流與漢合庾仲雍又言漢水自武遂川南入蔓葛谷越野牛逕至關城合西漢水又云西漢水西南逕關城北又西南逕通谷通谷水出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爲西漢水蓋漢水出甯羗州北嶓東至沔縣界分流東爲漢水西爲潛水潛水自沔縣界首受漢水西南流逕甯

羗州北入廣元縣界入龍門洞至朝天驛北穿穴而出與嘉陵江合屈而東南逕廣元昭化劍州蒼溪閬中南部蓬州南充定遠合州至巴縣入江經所謂浮于潛者此水而後世謂之西漢水也今龍門水不復上承漾水失禹迹之舊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旅祭名旅平治功畢而旅祭也周禮大宗伯職曰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云故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蒙山在今雅州府名山縣西五里接雅安縣盧山縣界胡氏曰閻百詩云蔡山班志鄘注

並闕唐孔穎達司馬貞並言不知所在而宋政和中歐陽忞出曰蔡山在嚴道縣可信乎及偏考隋唐地理志元和志通典寰宇記九域志嚴道無所謂蔡山也忞同時葉少蘊傳禹貢復指周公山以當之又可信乎或曰然則蔡山終竟不知耶曰要就禹貢蒙山以求雖不中不遠渭按百詩言最善就蒙山以求其唯峨眉乎此山之名亦不見於漢志蓋自周衰蜀不通中國蔡山失傳後人但以其山形名之曰峨眉卒莫有知蔡山之所在者元和志云峨眉大山在嘉州峨眉縣西七里中峨眉山在縣東南二十里小峨眉山在綏山縣南六

里祝穆方輿勝覽云大峨山在峨眉縣西南一百里中峨山在縣南二十里又名綏山小峨山在縣南三十里與中峨大峨相連是為三峨以是當蔡山有可信者三峨眉在蒙山之東禹治梁自東北而西南先蔡後蒙地望相符一也蔡蒙之區禹所治者青衣沬水耳二水自蒙山下合流東經峨眉山入涐二也蒙山之東唯峨眉高大與之匹旅平豈獨遺此三也水經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蒙山與沬水合沬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逕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巂靈道縣出蒙山南東北與青衣水合又東逕臨邛縣邛水注之又東逕平鄉謂之平鄉江又東逕峨眉山又東注于大江禹導此二水而治功已畢

蔡蒙所以旅平也

和夷厎績

和夷和水諸夷和水胡氏以為涐水今大渡河也其上源在小阿樹土司之西為大金川南流合懋功廳西北之小金川又南流合打箭爐之爐河又南流折東經晒經關合越巂河逕峨眉縣西南大峨山前又經三峨山麓至嘉定府西南青衣江自西北來會之又東入岷江和水在江水青衣水之外若水之內禹導其水使入江而和夷之地已厎績也

厥土青黎

黎細而疏也色青而細疏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蓋雜出六等七等九等故曰三錯言三錯在下中後者下中下止一等言三錯則上錯二等可知若言三錯在先則嫌雜出五六七三等也舊說正賦八等雜出七等九等然則是再錯非三錯也恐非　孟子龍子曰治地莫不善于禹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或據此謂禹之貢法歲取有常數非也果有常數則九州之賦不當有錯出者也

然九州惟冀揚豫梁間歲雜出他等而餘州無之非四州有變通而諸州皆取以常數也冀州正賦一等歉歲數減于常與豫州中歲所入相同豫州正賦二等豐年數培於常與冀州中歲所入相近是以有錯出者也荆州正賦三等豐年所入者多而多未至等夫豫歉歲所入者寡而寡未至比于青是以無錯出者也而雍之六等與揚之七等多寡相去不遠故不特揚之賦雜出六等卽梁州正賦第八等者間亦有雜出六等之時以是知其數本相近但以中歲校之有上下之差耳蓋貢法本視歲之豐凶以爲多寡四州言錯則知餘州

皆有變通但雖有變通而多寡不至等于他州正賦故經文不得言錯此皆水土初平之後合校數年諸州所入之數而書之也

厥貢璆鐵銀鏤

璆馬鄭本並作鏐草昭郭璞皆以爲紫磨金案經文書貢物必以類序鏐鐵銀鏤皆金屬砮磬皆石屬璆果爲玉磬則當序于砮磬之上不當書于鐵銀鏤之上且梁州產金諸書有明徵而玉則無之璆當作鏐明矣爾雅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華陽國志云廣漢剛氏道涪水所出有金銀鑛又云葭萌縣有水通於漢川有金銀鑛民洗取之水經注云永昌郡有蘭倉水出金沙越人收以爲黃金通典眉資嘉雅龍五州並貢麩金元和志成都溫江縣大江眉州通義縣大江蜀州唐興縣鄗江龍州江油縣涪水瀘州瀘川縣綿水資州盤石縣牛鞞水並出麩金又韓非子言荆南之地麗水中生金案荆南無麗水麗水謂滇之金沙江也鐵黑金也地志漢中郡沔陽蜀郡臨邛及犍爲郡武陽南安二縣並有鐵官郡國志巴郡宕渠益州郡滇池及越巂郡臺登會無二縣並出鐵貨氏曰蜀郡卓氏以鐵冶富擬邦君則梁之利尤在鐵故鐵

先于銀也銀白金也地志犍爲郡朱提縣山出銀每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銀一流但直一千又益州郡律高縣監町山出銀鉛賁古縣羊山出銀鉛郡國志益州郡雙柏縣出銀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沈括曰凡鐵之有鋼者如麵中有筋濯盡柔麵則麵筋乃見煉鋼亦然但取精鐵鍛之百餘火每鍛稱之一鍛一輕至累鍛而斤兩不減則純鋼也其色明瑩磨之則黯然青而且黑與常鐵迥異亦有煉之至盡而全無鋼者皆繫地之所產也

砮磬

元和志云鐵石山在臺登縣東三十里有砮石火鍊成鐵極剛利今甯遠府冕甯縣東鐵石山也漢禮樂志云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相傳其地在今嘉定府犍爲縣東北一百八十里漢水濵俗呼爲寶磬川金氏曰蓋其土人所琢也

熊羆狐貍

熊羆狐貍四獸名熊似豕山居冬蟄羆似熊而大色黃白狐似犬赤黃色貍野貓之屬大小似狐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共熊侯詩小雅云熊羆是裘豳風云取彼狐貍爲公子裘梁州多山四獸要自有之貢其皮以爲裘未必貢生獸也亦不必與織皮連文蓋織皮專是西傾山戎所貢耳

織皮西傾因桓是來

吳氏曰通外國之俗者爲澄言曰織皮者獸皮熟之去毛制令至薄裁令極細如縷以金傅之織而爲布非縱皮爲裘亦非織毳爲罽也西傾山戎國名山在今鞏昌府洮州廳西南四百餘里洮水所出桓山名是阪也在渭水北因桓是來者西傾入貢之道浮洮水而東北行至近渭源處舍舟陸行入渭沿渭水東下由桓是之南而東來入帝都也鄭氏曰桓是隴阪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曲爲桓阪爲是也漢案桓與獂是與坻字異音同地志天水郡有獂道縣水經云渭水又東過獂道縣南注云昔秦孝公西斬戎之獂王應劭曰獂戎邑也漢獂道縣在今鞏昌府隴西通渭二縣之接成紀後漢志成紀有隴坻有獂坻聚成紀今秦安縣獂坻即桓是桓獂同音獂道以是山得名桓是又名隴坻應劭言天水有大阪名曰隴坻其山堆旁著崩落作聲聞數百里章昭曰坻音若是理之是郭仲產秦州記云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蓋隴坻即今秦州秦安縣大隴山秦人因謂坂爲是故鄭氏謂桓是爲隴坂是氏古字通後人或加阜加土作阺坻耳桓是渭水所經因桓是來則浮于渭可知不言渭者下文有入于渭之文此處言渭則嫌有兩渭水也吳氏曰西傾山雖屬雍州然山趾必廣西傾山戎蓋在梁州境內此句特爲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一州貢物達于帝都之道舊注以此句屬下文者非是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潛西漢水也沔東漢水也渭雍州水名河冀之西河東漢水一名沔者漢有兩源北源出畧陽縣狼谷謂之沔水南源出

甯羌州嶓冢山謂之漾水二水並東至沔縣界合而東流亙受通稱故有沔水之目地志右扶風武功縣斜水出衙嶺山北入渭褒水亦出衙嶺至南鄭入沔武功故城在今鳳翔府郿縣東四十里衙嶺在郿縣西南三十里此州入貢之道必浮于潛水泝潛北上至廣元縣東北八十里龍門山阻于石穴乃陸行踰山仍浮潛東北入沔水沿沔東下經沔縣褒城縣南乃絕沔水而北入褒水泝褒北上踰衙嶺而東由斜川北下經郿縣東以入渭水浮渭東下至同州府華陰縣入河絕流橫渡曰亂舜都蒲坂今蒲州府自渭口入河絕河橫渡

北行三十里卽帝都矣　沔言逾者潛在沔南渭在沔北自南越水而北故曰逾與逾于洛同義然自潛入渭仍浮沔水雖水道較洛稍遠而自潛水受沔處至褒水入沔處不過百里內外卽別沔北入褒水若言達于沔則沔下有褒水斜水又有陸行踰衙嶺之事不得直言入于渭言逾則褒斜二水槪在包舉中矣

右第九章

此紀梁州平水土治貢賦之事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至黑水東至冀之西河其地爲今陝西之西安同州延安鳳翔榆林五府鄜乾邠綏德四州甘肅之蘭州西甯鞏昌平涼慶陽甯夏涼州甘州八府秦涇肅安西四州並今鄂爾多斯及阿拉善蒙古之境黑水古浩亹水今名大通河在肅州南青海界中東流逕西甯府大通縣又東南流逕涼州府平番縣又東南至蘭州府河州入積石河　或謂經文黑水西河惟雍州是以黑水與西河相對爲雍之西界必其水自北而南流乃足以爲界今大通河乃是自西而東南流可界南北不可界東西似非古之黑水余謂不然雍州西

北境斗出塞外直抵流沙其西南境則自積石逾河至西傾止是北廣而南狹大通河自西北而東南其北爲內地其南爲西戎後世猶然安見其不足爲雍西界乎或謂如此經何以不舉流沙爲雍之西界則又有說經言弱水既西則西抵流沙可知然流沙可界雍州西方之北境不可界雍州西方之南境故必舉黑水以明青海在雍州徼外然後雍州疆域始別也

弱水既西

弱水今蘇賴河詳下導水既西者先時弱水壅過不治爲雍

州西境之患至是禹順地勢而導之西流鄭氏曰衆水皆東此獨西流故記其西下也

涇屬渭汭

涇渭二水名汭之言內也水北曰汭涇水出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筓頭山東南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三十里入渭渭水出蘭州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南過朱圉山北又東過桓是山南又東過嶓山南又東過岐山南又東過惇物山北又東右合灃水又東左合涇水又東左合漆沮水又東至同州府華陰縣入河江氏永曰屬注也謂涇水注于渭水之內古屬

注二字通用士昏禮記酌元酒屬于尊鄭云屬注也匠人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鄭云屬讀爲注此屬字之義正是如此

蔡氏以涇渭汭爲三水案此州有汭水出平涼府華亭縣隴山東逕涇州崇信縣北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卽此水也既水小而源淺不宜與涇渭並稱且在涇南渭北涇先合汭而後入渭與經文先渭後汭之序不合然則汭非水名明矣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卽濁谷水出西安府耀州西北界泉南過三原縣西又東南至臨潼縣北左合沮水沮水出鄜州中部縣西北子午嶺東南逕宜君縣東北又東南過西安府同官縣西又東南過耀州西又東南過富平縣西又南至臨潼縣東北右合漆水入渭從如恒衞既從之從謂已從其道也舊說已從入渭知不然者漆沮上有渭字謂蒙上文爲從于渭可也恒衞上無河字泛言既從何以知其所從爲何水乎

灃水攸同

灃水出西安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紫閣峯而下東北逕長安咸寧二縣西至咸陽縣東南三里入渭同者蒙上文既從

之文謂與漆沮同從其道也詩曰豐水東注維禹之績灃水小而源淺禹治之之功不滅于涇渭故特志之

荆岐既旅

荆岐二山名既旅言治功畢而旅祭也荆北條荆山卽黃帝鑄鼎處在西安府涇陽縣北四十里一名嵯峨山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山有兩歧故名二山皆在渭水之北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終南惇物鳥鼠三山名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蒙既旅之文也終南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至盩厔縣廢亘

數百里其紫閣峯則灃水所出也惇物今太白山在鳳翔府
郿縣東南四十里南連武功山皆惇物也水經渭水注云大
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二百里不知其高幾何俗云武功
太白去天三百案地志右扶風武功縣太壹山古文以為終
南垂山古文以為惇物皆在縣東太壹即太白垂山即武功
皆禹貢之惇物而志以太壹為終南失之矣鳥鼠渭水所出
在蘭州府渭源縣西二十里鳥鼠治則渭水之源滌矣終南
惇物西距鳥鼠尚遠其閒之地所治不一故言至于以包之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其地即漢安定郡高平縣今平涼府固
原州也淇水之時高平川水泛濫為患故有隰名禹導其水
北入于河然後水患除田野闢而功績底定也然旨水患既
除遂不復名隰而謂之太原詩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國語宣
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即此地也水經河水注云
高平川即苦水出高平大隴山苦水谷東北流逕高平縣故
城東又北出秦長城又北逕廉城東又北逕三水縣西西南
去安定郡三百四十里其水又北入于河案胡氏謂原隰非
一定之地名因遍舉秦中渭南渭北地名原者以證經文之

原隰不知經於渭北之地則舉涇與漆沮諸水荊岐諸山渭
南之地則舉灃水及終南惇物鳥鼠諸山此於鳥鼠之後特
舉原隰則原隰必在大河之右不得復在涇渭之閒明矣經
言底績者三覃懷和夷皆實有其地何獨於原隰而謂其非
地名哉惜是鄭氏與大雅公劉詩度其隰原為禹貢之原隰
則其地為今邠州邠州涇水所經當包於涇屬渭汭一語底
績者必非此地也豬野地志云武威郡武威縣休屠澤在東
北古文以為豬野今涼州府鎮番縣東北魚海一名哈拉泊
者也水經注云豬野即休屠澤也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

水二源東北流為一水又東北逕馬城東謂之馬城河河水
又東北與橫水合水出姑臧城下北流注馬城河又東北清
澗水入焉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馬城河又與長泉水
合水出姑臧東揟次縣西北歷黃沙阜而東北流注馬城河
又東北逕宣威縣故城南又東北逕武威縣故城東地理志
曰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縣入海居此水流兩分一水
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一水又東逕一百五十里入豬野
澤世謂之東海通謂之豬野矣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山名宅居也言其地水土既平而可宅居也三苗者縉雲氏之後允姓之國本居荆揚之間恃險作亂者舜攝位時討其罪而竄之於三危丕大也敘順也至是禹治三危而安定之於是三苗大順從而化其舊日頑梗之習也　案三危地理志郡國志皆不知所在至隋書地理志乃言燉煌郡燉煌縣有三危山括地志言在縣東南三十里山有三峯故名其說本於地志燉煌郡燉煌縣杜林以爲古瓜州地左傳云先王居檮杌於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杜氏謂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故後人因此遂謂三危在燉

煌夫堯典和仲居西極之地亦止在今甘州删谷口蓋水土未平之前九州西境尚未極於流沙則杜林謂瓜州在燉煌其說原不足信安見三危之果在燉煌乎鄭康成引地記云三危山在鳥鼠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水經注兩引山海經以證尚書之三危一云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一云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南帶黑水與地記略同其所稱黑水蓋别一水非禹貢黑水也山在鳥鼠西而南接岷山則在今鞏昌府岷州洮州之西北蘭州府狄道州之西河州之西南矣蓋禹治豬野既畢遂渡河而南

以疆理洮水以西之地使灕水大夏水諸谿澮皆北入河而三危之地乃可宅居也若燉煌則功成於治弱水時不待豬野既續之後矣

厥土惟黃壤

林氏曰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貴土色本黃此州黃壤故其田爲上上而非餘州之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賦第六等職方氏雍州穀宜黍稷　史記貨殖傳云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虞夏之貢以爲上

田然則雍地雖廣而田之上上者亦止汧雍河華之間非舉州皆上腴也又生聚未蕃戶口遠遜青徐所以賦止居六等也與

厥貢惟球琳琅玕

鄭氏曰球美玉也琳美石也琅玕珠也地志京兆藍田縣山出美玉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焉琅玕珊瑚之屬乃石之精液凝結成樹形青色生西北山崖間在山爲琅玕在海爲珊瑚人截斷其枝刓之使圓若珠狀或云樹之子似珠非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龍門二山名積石在今蘭州府河州北一百二十里山勢峭拔下臨黃河龍門詳冀州治梁下雍之西北境遠近不同各從其便以至龍門不盡由積石曰浮于積石舉遠以該近耳會于渭汭言出河之舟與出渭之舟相會于河水之北渭水入河之處謂之渭汭在同州府華陰縣北韓汝節曰今蒲州舜所都也渭水之北今朝邑縣南境渭水至此東入河折而北三十里即蒲州故舟皆會于渭北胡氏非之謂禹告成當堯時堯都平陽曷爲引蒲州以證渭汭案禹受命治水固

在堯時而告成功必在舜既即位之後水土既平禹更制九州矣而舜之命官有十二牧明是更制九州在後證一梁州貢道言亂于河若帝都平陽當言泝不當言亂證二雍州貢道言會于渭汭若由河入汾則汾口去渭口尚遠不得以渭汭槪之證三由此言之倘得謂禹貢一書不成于帝舜時乎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崑崙今枯爾坤河源所出析支在阿里克土司界今胡魯穆蘇河左右渠搜漢車師今迪化州及吐魯番境皆西戎也即就也敘序也西戎不止三國三國特其大者皆來入貢則餘

無不即順而賓服矣故曰西戎即敘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西戎故附於末蘇氏謂此一節錯簡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而浮于積石三句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貢水道結雍州之末說亦可從　馬融云崑崙在臨羌西地志云金城郡臨羌縣西有弱水崑崙山祠郡國志云金城郡臨羌有昆侖山案臨羌故城在今西甯府西二百八十里昆侖在臨羌塞外或以肅州昆侖當之非也肅州昆侖在雍州界內非塞外之戎如漢志所指即此山當言在酒泉郡不當言在臨羌西矣馬融云析支在河關西應劭云析支在河關西東

去河關千餘里後漢西羌傳云西羌在河關西南濱于賜支至于河首綿地千里賜支者禹貢所謂析支也續漢書云河關西可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案漢河關縣在今蘭州府皐蘭縣西南漢書孝武帝紀云海外肅愼北發渠搜氐羌徠服應劭云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城郡河關之西西戎也薛瓚云孔子三朝記云北發肅愼南撫交趾此舉北以南爲對也禹貢渠搜在雍州西此渠搜在朔方案地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故云此渠搜在朔方然朔方在禹貢雍州境內又北狄非西戎也禹貢渠搜必非此地故云在雍州西

案九州之序始于冀而終于雍皆以施功之先後爲次也九州之川雖並待治而河之羨溢害中國也尤甚出孟門上大溢逆流則尤帝都肘掖之患故禹之治水必以河爲先而治河必自冀州始也兖州受河水之委齊亦經其地入海故次之青州居兖州東南自兖踰濟即青州矣故青之治次于兖徐揚青州西南故由青入徐以治淮泗諸水淮水以南即揚州也江漢之下流在焉故揚之治次于徐揚州循江而西即荆州荆州踰漢而北即豫州豫州既治然後而西入梁州以濬江漢之源梁州既治然後而北入雍州以導涇渭之源此九州施功先後之序也

右第十章

此紀雍州平水土治貢賦之事自冀州至此敘九州畢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此下導山也岍岐在涇水西荆山在涇水東漆水西皆雍州渭北之山也岍山在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詩嵩高惟嶽爾雅釋山云河西嶽皆此山也朱長孺云商周之世疑以岍爲西嶽故名嶽山又案地志謂之吳山云在右扶風汧縣西古文以爲岍山水經渭水注云渭水又東逕郁夷縣故城南汧水入焉水有二源一出汧縣之弦中谷決爲弦蒲藪一出縣西山東逕岍縣故城北又東歷澤亂流爲一又東會一水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爲吳山地志以爲岍山也山下石穴廣四尺高七尺水溢石空懸波側注湍流震蕩發源成川北流注于汧水汧水又東流注于渭水岐山荆山即雍州所謂荆岐既旅者也渭水注又云渭水又東逕雍縣南雍水注之水出雍山東南流逕召亭南與横水合水出杜陽山東南流左合漆水漆水出杜陽縣之漆溪謂之漆渠南流大變水注之水出西北大道川東南流入漆水即故岐水也二川並逝俱爲一水南與横水合自下通得岐水之目逕岐山西又屈逕周城南城在岐山之陽而近西又歷周原下水北即岐山矣岐水又東逕姜氏城南爲姜水東注雍水雍水又南逕美陽縣之中亭川合武水疑即杜水也雍水又南逕美陽縣西又南流注于渭荆山胡氏曰王氏日記云荆山蔡氏以爲即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而三原馬伯循以爲非是四夷郡縣圖記謂黃帝鑄鼎處在今三原嵯峨山蓋嵯峨即荆山也其山高出雲表登其巔則涇渭黃河俱在目前俯視秦川其平如掌其別嶺有西原中原東原乃縣之

禹貢章句　卷三　壹

所出名也山陽有鼎州即黃帝鑄鼎處岐東惟嵯峨為大嵯峨之為荊山明矣渭案漢志巀嶭山在馮翊池陽縣北師古曰即今俗所呼嵯峨山也寰宇記巀嶭山在雲陽縣東北十里一名慈娥山王褒雲陽宮記東有慈娥山是也土人謂之嵯峨山昔黃帝鑄鼎於此然未嘗指嵯峨為荊山也唯劉昭注補郡國志曰雲陽縣有荊山引皇甫謐帝王世紀為證是以此為懷德之荊山矣然昭于池陽縣下仍云有巀嶭山在北亦未嘗以荊山當巀嶭也余以圖志考之今涇陽縣本漢池陽雲陽二縣地嵯峨山在縣北接淳化三原二縣界淳化

亦雲陽地三原亦池陽地也蓋此山跨三縣之境昭所謂雲陽之荊山與池陽之巀嶭實一山也伯循之說與昭闇合而愚竊謂不然富平東距河二百餘里三原更在富平西六十里禹至此何得便云逾于河伯循三原人欲引禹貢之荊山以為其鄉重獨不顧經意之離合乎渭案至于荊山之下係以逾于河猶至于衡山之下係以過九江也衡山距九江五百餘里則荊山豈必河濱之山乎經言逾于河者以見嶓岐荊並在河西而壺口以下諸山皆在河東非謂禹自荊山之麓渡河也馬氏以嵯峨為荊山實有所本非盡鑿空胡氏以其距河太遠而非之則又疑所不當疑也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壺口近堯都之山見冀州雷首近舜都之山在蒲州府永濟縣南三十里水經河水注云河水南逕雷首山西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尚書所謂壺口雷首者也又南涑水注之水出河北縣雷首山縣北與蒲坂分山有夷齊廟夷齊所隱也其水西南流亦曰雷水又西南流注于河太岳即冀州岳陽之岳在霍州東南三十里北接靈石縣南接趙城及平陽府岳陽縣東南接沁州沁源縣山周迴二百餘里水經汾水

注云汾水又南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即霍太山也其水西流逕永安縣故城南西南流注于汾水汾水又南霍水入焉水出霍太山發源成潭漲七十步而不測其深西南逕趙城南西流注于汾水又有澗水東出穀遠縣西山西南逕霍山南又西逕楊縣故城北而西流入于汾水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厎柱在大河中流今解州平陸縣東南五十里陝州東北四十里水經河水注云厎柱山名也昔禹治水山陵當水者鑿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

曰底柱也三穿既決水流疏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矣析城在澤州府陽城縣西南七十里山峯四面如城水經沁水注云沁水又南與濩澤水合水出濩澤城西白澗嶺下東逕濩澤又東南有上澗水注之水導源西北輔山東歷析城山北山在濩澤南甚高峻上平坦下有二泉東濁西淸左右不生草木數十步外多細竹其水自山陰東入濩澤水濩澤水又東南注于沁水王屋在陽城縣南五十里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絳州垣曲縣界濟水所出山有三重其狀如屋蔡氏曰濟水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于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爲濟水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在懷慶府河內縣北二十五里其山西起濟源東北接河內修武輝縣林縣北接黎城潞城西接壺關陵川鳳臺各縣界沁水繞其西衛漳逕其北淇諸水並出其東也恒山爾雅曰恒山爲北岳在今正定府阜平縣東北七十里定州曲陽縣西北百四十里水經滱水注云滱水東逕嘉牙川有水南來注之水出恒山北麓稚川三合逕嘉牙亭東而北流注于滱水又云滱水又屈而東合兩嶺溪水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又東北流注于滱水又云滱水又東恒水從西來注之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禹貢所謂恒衛既從也碣石灤河逕其西而南入海灤河古濡水也又地志纍縣下官水南入海今昌黎縣洋河也又有揭石水賓水南入下官今古車峪及澗屯嶺二水也閻氏曰前漢志右北平郡驪城縣有大碣石山後漢志遼西郡臨渝縣有碣石山文穎漢書注碣石山在遼西絫縣魏收地形志肥如縣有碣石山隋志盧龍縣有碣石山唐志平州石城縣有碣石山明一統

志碣石山在昌黎縣西北二十里諸縣或省或改則今之盧龍撫寧昌黎及灤州界耳此山綿跨四地故班固曰大碣石山今人第因仙人臺屬諸昌黎隘矣入海謂上所導諸山水皆得入海也自壺口以下諸山並在河北冀州山也

右第十一章

此紀正北條河渭以北諸山也朱子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北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蔡氏曰山之經理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條

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未爲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渠案山而謂之導者蓋諸山或爲大川所出或爲大川所經或爲澗谷小水禹之所治者衆不可勝記故即山以表之其自西而東先北後南皆順地勢以爲序非施功先後所關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皆雍州山也西傾洮水出其東北流注于河白水出其南東南流注于潛山南即梁州織皮山戎所居也朱圉在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水經渭水注云渭水自黑水峽至岑峽南北十一水注之北則温谷水牛谷水南入渭水南有長塹谷水次東有安蒲溪水次東有衣谷水並南出朱圉山山在梧中聚其水北逕冀城北而入渭渭水又東合冀水水出冀谷次東有濁谷水次東有當里溪水次東有託里水次東有渠谷水次東有黄土川水俱出南山北逕冀城東而北流注于渭鳥鼠渭水所出見雍州太華西岳也在同州府華陰縣南十里河水南流至山北右會渭水屈而東流山與河北雷首隔水相望山海西山經云太華之山

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岍與西傾皆北條山故西傾不言導蒙導岍之文也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熊耳跨梁豫二州外方桐柏豫州山陪尾徐州山也熊耳在商州北洛水所出又或云在陝州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兩峯對峙狀若熊耳故名然經云導洛自熊耳則洛源之山必謂之熊耳矣外方地志云潁川郡嵩高縣武帝置以奉太室山是爲中岳古文以嵩高爲外方水經云潁水出潁川陽城縣西北少室山東南過其縣南注云潁水又東五渡水注之其水導源嵩高縣東北太室山東溪東南逕陽城西又東南流入潁水又洛水注云洛水東逕計素渚又直偃師故縣南與緱氏分水又東休水自南注之其水導源少室山西流逕穴山南而北與少室山水合水出少室北溪西南流注休水休水又左會南溪水又逕延壽城南即緱氏城也又西轉北屈逕其城西又北流注于洛水渠案太室少室在禹貢總名外方即嵩高也在今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東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綿亘百五十里桐柏淮水所出在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東南接德安府隨州西接襄陽府襄

陽縣界陪尾泗水所出在兖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水經泗水注云泗水出卞縣故城東南桃墟西北桃墟有漏澤方十五里澤西際阜阜側有三石穴穴有通否水有盈漏漏則數夕之中傾陂竭澤矣自此連岡通阜西北四十許里岡之西際便得泗水之源也博物志曰泗出陪尾蓋斯阜者矣石穴吐水五泉俱導泉穴各徑尺餘

右第十二章

此紀次北條河渭以南漢淮以北諸山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

嶓冢即梁州嶓冢之嶓山形如冢故曰嶓冢漢水所出詳見梁州荆山即荆豫二州用以表界者也在漢水南山屬荆州以北則豫州界今在襄陽府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山海經曰荆山之首曰景山沮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景山東北百里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江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大別皆荆州山漢水之所經也內方在安陸府鍾祥縣西南接荆門州界周迴百有餘里水經沔水注云沔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即內方也沔水又東右會權

口水出章山東南流逕權城北又東入于沔大別杜預左傳注酈道元水經注皆不知所在至李吉甫元和志始以漢陽東北一百步之魯山當之案經文導漾言至于大別南入于江大別與漢水所經入江與漢水所入魯山即當漢水入江之處大別必非此地經于諸水所入並不詳其地豈獨于漢水而舉其入江之處在大別乎魯山非大別甚明史記索隱云大別山土人謂之甑山甑山今在漢陽府漢川縣東南十里東南去魯山一百二十里以此爲古之大別得之矣

右第十三章

此紀南條漢水所行諸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岷山江水所出見梁州山南曰陽衡山荆州山也湘水所經在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衡陽縣北七十里水經湘水注云湘水又北逕衡山縣東山在西南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石囷一名芙蓉芙蓉峯最爲竦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丹水湧其左醴泉流其右山經謂之岣嶁山爲南岳也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沿湘七百里中有九向九背岷嶓皆南條山岷山不言導蒙導嶓冢之文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九江見荊州敷淺原揚州山也敷史記漢志並作傅古文敷與傅通也地志豫章郡歷陵縣傅陽山傅陽川在南古文以爲傅淺原歷陵即今南康府星子縣地傅陽川即廬山江而敷淺原蓋廬山之麓高平之地東接彭蠡澤者舉敷淺原則廬山在包舉中而豬彭蠡之功亦見矣

右第十四章

此紀正南條江南諸山也自導岍至此敘導山畢　案經文導山凡四條其正北條河濟之間不志一山者兗

地平曠無高山鉅阜可紀也其次北條自桐柏至陪尾直徑約一千三百餘里其中亦不志一山者汝潁問施功少又豫東地平曠無他山可志也自嶓冢至大別爲次南條岷山至敷淺原爲正南條而荊嶓相距直徑千里大別以東江淮之間至海一千七百餘里由岷至衡直徑二千四百餘里敷淺原東至海亦一千二百餘里其中無一山見于經者古之帝都偏在北方距南方稍遠禹貢之文詳內而畧外詳近而畧遠故所紀南條諸山視北條爲畧也

禹貢章句卷之四　　湘潭[illegible]著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導水也地志張掖郡刪丹縣下云桑欽以爲導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後儒據此皆以今刪丹河爲禹貢之弱水無異議然其說實可疑經言弱水既西又言餘波入于流沙則其水必自東而西入于西方之大戈壁今刪丹河出甘州府山丹縣西南窮石山實自南而北入塞外之朔博泊惟自甘州至高臺縣西北羌谷口北流稍迤西爾羌谷口以下則

北流且迤東矣安見其果爲禹貢之弱水乎蓋自夏殷之衰雍州西北境皆爲戎狄所據秦幷天下河外之地亦未入版圖故漢興治尚書者莫知弱水黑水之所在及漢武帝開河西之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郡西北境始抵流沙後儒求禹迹者率皆以意揣之多失其實謬指山丹河爲古之弱水而不悟其水之未嘗西流也然則求其西流足以當禹貢之弱水者其惟安西州之蘇賴河乎蘇賴河出玉門縣南境之南山北流逕縣西又北流折而西逕安西州北又西流逕敦煌縣北又西流入哈喇泊合黎山名在欣坎布西流沙地

名即哈喇泊西之大戈壁也沙石隨風流行故名流沙弱水自燉煌而西過合黎山其下流入哈喇泊散入磧中不復成瀆故曰餘波

右第十五章

此紀雍州西裔弱水也　蔡氏曰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禹貢黑水說者紛紛迄無定論倘書地理今釋以大通河為界雍州之黑水以金沙江為界梁州之黑水以瀾滄江為導川之黑水三黑水各不相通其說似是而亦多可疑惟大通河為界雍州之黑水為最確耳金沙江出西番中南流至搭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東流至東川府折而東北至四川敘州府入岷江以此為界梁州之黑水將以界東西乎抑以界南北乎以上源為梁之西界則太遠以下流為梁之南界則太近安見梁州黑水之果為金沙江乎且雍梁之各有黑水猶曰名偶同耳若導川又別有一黑水則禹主名山川何不易以他名而必取界雍梁二州之水名以名之乎是則雍州

黑水既無穿過河源江源諸大山之脈而入南海之理則導川之黑水必界梁州之黑水可知而瀾滄江既不可以界梁州則為徼外之水必非禹之所導又可知矣然則導川之黑水果在何處案地志益州郡滇池縣有黑水祠滇池故城在今雲南府呈貢縣今昆明呈貢宜良諸縣皆其地也今考入南海之水惟南盤江出曲靖府霑益州界西南流逕宜良縣正當漢滇池縣之東境則其水必為禹貢之黑水故滇王立黑水祠以祭之自周衰以迄漢初聲教阻絕故尚書家莫能言梁州黑水之所在千載而下正賴有此祠可以推測得之也三危山名今梧州府蒼梧縣東北有大雲山盤迴高聳其下為三台山蓋即古三危也黑水至梧州南合鬱水北合桂水水勢始浩大且地為揚梁分界處故于黑水特表此山云

右第十六章

此紀梁州南界黑水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

積石龍門並見雍州山北曰陰華陰太華之陰今同州府華陰縣也　河源出西番界巴顏喀拉山東名阿爾坦河東北流三百餘里合鄂敦塔拉諸泉源元史所謂火敦腦兒即星

宿海也滙爲札霛鄂霛二澤札霛周三百餘里鄂霛周二百
餘里二澤相距五十里折而北經蒙古托羅海山之南轉東
南流千餘里經烏藍莽乃山下折而西北流三百餘里繞阿
木爾馬勒産母孫山之東即元史所謂昆侖山也流百五十
餘里有齊普河呼呼烏蘇河自西來入之又逕邏東北流三
百餘里會咯克圖衮俄羅濟諸水歷歸德堡至河州西北積
石山入中國界又東湟水合浩亹水自西北來注之洮水自
南來注之過蘭州又折而東北至甯夏府平羅縣東入鄂爾
多斯之界折而東經三受降城南又折而南流爲冀之西河

由榆林府府谷縣入塞南至延安府宜川縣入龍門山東與
吉州分水又南至韓城縣過呂梁山東與河津縣分水冀州
所謂治梁者也出梁山汾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雷首山西
渭水從西來注之雷首之北即蒲坂舜都也河渭合流在太
華山北經所謂華陰也河水自是折而東流矣積石以上非
中國境故導河自積石始計自積石流三千餘里凡再折後
乃至龍門經所記乃疏瀹若此者地高水不甚爲害施功少
故畧之冀州記禹之施功先梁而後龍門故舉梁以該龍門
此記水所經行之地先龍門而後呂梁故言龍門而不言梁

言各有所當也然則石槽山既禹所鑿必爲古之龍門不當
以韓城之呂梁當龍門而又別指一山不當河流之衝者爲
呂梁也

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

河自華陰折而東流是爲冀之南河至靈寶縣洛水枝津從
西南來注之即荊州逾洛至河之貢道也又東至底柱底柱
詳見導山孟地名今懷慶府孟縣渡處曰津孟津在孟縣南
十八里接河南府孟津縣界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大水合小水曰汭洛汭洛水入河處在河南府鞏縣北大伾
山名爾雅山一成曰伾言山一亘而成無重巘壘相重累
者名伾也薛瓚注漢書以黎陽山爲古大伾在今衛輝府濬
縣東南二里兗州山也古河自山西南與漯水別折而北流
逕山之西山高四十五丈周五里謂之大伾者河西又有頓
邱亦臨河水時名頓邱爲小伾故此名爲大伾也　河水自
孟津又東過鞏縣北洛水自西南來注之又東過汜水縣北
又東過滎陽縣北其北岸則濟水故瀆自武陟縣東東南流
注之河水又東過滎澤縣北又東過原武縣北又東過延津

縣北折東北流過汲縣東又東北至濬縣西南雎鄉灉水出焉兖州所謂灉沮會同者也河水又折而北流過大伾山之西

北過洚水至于大陸

河自大伾折而北流是爲冀之東河東與兖州分水洚水名出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山之陰東流至縣東三十五里潞城縣界交漳村與濁漳水合水出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東北流入于洚水洚水又東北流至彰德府涉縣東南交漳口與清漳水合清漳即冀州漳水也又東北流至

廣平府肥鄉縣東北入故大河大陸見冀州

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播分也九河見兖州水合爲一曰同鄭氏曰下尾合名爲逆河言相向迎受地志云渤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蓋逆河故瀆所在故以名之同爲逆河者九河下流復有一大河横截九河而逆受其尾使同爲一名曰逆河南自鬲津尾向西北行以次納諸河水盡逕今霑化海豐慶雲鹽山南皮至滄州與徒駭合也入海卽今天津府天津縣東北直沽海口是也舊說禹河入海在碣石大謬 溝洫志王横引

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定王五年卽春秋魯宣公七年己未之歲也禹貢故河本自黎陽宿胥口北出頓丘經鄴縣至南宮故縣徒駭北出河水東南流以次播爲九河至廣宗縣胡蘇出焉當禹河未徙時不知何年忽自內黃決一枝流東北直至廣宗納入胡蘇河中卽清河也自是禹迹漸亂至定王時遂自遮害亭東別宿胥故瀆奪灉水而東流至白馬縣有支津南通濮濟黃溝戰國策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丘謂是二瀆也而大河東北至長壽津始與灉別逕戚城西春秋哀公二年晉趙鞅納衛

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蓋是時河已東徙故戚邑在河上又北逕元城歷貝丘穿九河而至東光與胡蘇故瀆合其長壽津以下王莽時空故世稱王莽河其禹貢故河自大伾山之西北流漯水出焉兖州所謂浮于濟漯者也河水又北過內黃縣西又北過臨漳縣東地志魏郡鄴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鄴故城在今臨漳縣西二十里故大河卽禹貢故河也又北過成安縣東又北過廣平縣東又北過肥鄉縣東洚水合清漳水東北流注之經所謂北過洚水也河水又北過曲周縣東又北過雞澤縣東又北過平鄉縣東

今平鄉故鉅鹿縣也又北過鉅鹿縣東渠水漚水澧水諸瀆滙爲大陸澤東北流注之經所謂至于大陸也又北過新河縣西徒駭河出焉九河之播自此始也徒駭河又北太史河出焉徒駭河又東北過束鹿縣南又東北過深州南又東北有與太史河合又東北過武强縣南衛水從西來注之水經漳水又東北至昌亭與滹沱河會昌亭在武强縣東南漳水即徒駭故河滹沱即禹貢衛水也徒駭河又東過交河縣北地志成平縣滹沱河民曰徒駭河成平故城在今交河縣東漳水滹沱互受通稱故言滹沱實即漳水也徒駭河又東過

滄州西又右與逆河合自是九河合爲一矣河水又北過青縣東又北過靜海縣西又北恒水從西來注之河水又折而東流過天津縣北又東入于海　大陸以東地平土曠河水乘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必不能免故析爲九以分其勢使之隨在通流不致旁溢而水又可速洩也然河流多沙泥而海潮之所入者亦沙九河勢分則力弱不足與海潮相敵爲于壅塞故受以逆河橫截其尾使河之分者復合爲一又北流二百餘里合幽并二州諸水然後折而東流入海乃有以壯河之勢以敵海潮而水可直下此禹河之所以千載無患也自逆河敗于下而簡潔般鬲各自入海清河決于上而正流不能併力北注于是至定王巳未歲河遂徙而失其故道矣

右第十七章

此紀四瀆河水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

漢水發源甯羌州北嶓冢之山名曰漾水東流至沔縣界與沔水合自下亦名沔水而潛水出焉梁州貢道所謂浮于潛逾于沔者也水隨地異名曰爲漾水又東至南鄭縣名漢水

又東至興安府白河縣入古荆州界又東至襄陽府均州謂之滄浪之水水經沔水注云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庾仲雍漢水記謂之千齡洲非也地說曰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余按尚書禹貢言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明非他水決入也蓋漢沔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纏絡鄢郢地連紀郢咸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違水地考按經傳宜以尚書爲正耳

過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

澨者隄防之名所以止水者也而經于三澨言過則三澨實水名三澨之水即淯水也出河南府嵩縣界南流至襄陽府東入漢水其左右有三澤在南陽縣界皆築大坊以爲之陂故淯水有三澨之目沘志南陽郡宛縣南有北澨山南陽縣東北有南澨聚即三澨之二也其一不知所在蓋漢時已無豬水可防猶存南澨北澨之名鄭康成劉澄之諸君以三澨水在竟陵縣界非是大别見導山小水注大水曰入入江在漢陽府漢陽縣東

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滙廻也彭蠡見揚州漢水既入江與江東流至九江府瑞昌縣入揚州界至湖口縣而南過湖漢之水逆廻成澤是爲彭蠡又東北至太平府蕪湖縣分流而爲北江即揚州三江之一也北江又東北至通州東南蘇州府常熟縣北入海 彭蠡之澤本江西衆水所鍾據經言若江漢滙之者蓋其水北入江漢適爲江漢所過遂逆廻倒積成巨浸是江漢不過則彭蠡不豬故本其有澤之因歸之於江漢曰東滙澤爲彭蠡也漢既入江與江混爲一水又曰東爲北江者漢水在江之北其源遠流大與江勢畧相匹故入江後江不得獨擅其流而江自蕪湖以東實分爲二在北者爲北江故係北江于導漢以著江漢之兩大也蓋大别以東之江漢實居半北江係于導江則失漢但漢既入江則與江混爲一亦不得謂北江專爲漢水之委故雖係之導漢而制名仍以江稱也經旨本自明晰而後儒不考其實遂紛紛多歧說矣

右第十八章

此紀漢水也案經文導水九條始以二水終以二水其中則敘江淮河濟四瀆也漢入江不得爲瀆者論常例

當序于導洛之後今乃列于河江二瀆間者江漢合流勢頗相敵故不以江統漢而以北江附于漢紀其入海以見漢雖入江與渭洛之入河者不同實海內一大川得與江其爲一瀆也

岷山導江東别爲沱又東至于澧

岷山沱水俱見梁州澧澤名也澧水所滙故澤亦名澧澧水出澧州永定縣西歷山東至澧州東界分流一東南至安鄉縣入洞庭一北流滙爲澧澤至江陵縣虎渡口入江今白蓮王茂陳張蕉蘇牛浪烏汎諸湖皆澧澤遺跡也或以澧爲水

名非是蓋經導水九條凡言過言會者水也言至于者或山或澤也此與導沇又東至于荷之文一例則澧爲澤名明矣

江水發源龍安府松潘廳北之岷山源有三支正支自浪架嶺南流東支自弓槓口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流至成都府灌縣沱水東出焉又南流至嘉定府樂山縣和水自西來注之即涐水梁州所謂和夷底績者也又東南至敘州府宜賓縣金沙江自西南來注之又東北至瀘州沱水自西北來注之又東北至重慶府巴縣潛水自西北來注之此梁州之沱潛也又東流爲三峽至夔州

府巫山縣入古荊州界又東流出三峽折而東南至荊州府江陵縣東南荊州沱水東出焉江水之南即澧澤也

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

九江見荊州過者九江之水分流別派並會于洞庭之陂而北至岳州府巴陵縣東北注于大江江水則東流過之也東陵山名今武昌府嘉魚縣魚嶽山也在江水南岸經文言過九江而後至于東陵既至東陵然後迤北則東陵必在臨湘之下嘉魚之上惟魚嶽山足以當之宋儒以爲巴陵則去九江太近非也迤迤邐斜行也二水勢均相入曰會滙當作漢字之誤也蓋江水自嘉魚以東東流迤北而會漢既會漢則東流迤南矣故自東陵至彭蠡不當統言迤北一也漢水源遠流長入江之水莫大于此導江豈獨遺之二也經之例大水受小水曰過二水勢相若曰會彭蠡小于九江九江言過則彭蠡不當言會會惟漢足以當之三也上章東滙彭蠡承漢水南入于江之後則此章于彭蠡之滙當蒙上章不當重言會于滙四也且會者彭蠡亦當言會于彭蠡不當言會于滙五也原其致誤之由蓋秦漢以來人皆以九江爲在潯陽東陵爲在金蘭則九江東陵在會漢之下經不宜先言九江

東陵而後言會于漢因上章有東滙彭蠡之文遂謬謂此章漢字必是滙字之誤因改漢爲滙正猶徐州浮于淮泗達于荷荷字今誤作河也以此致誤無足怪者然則滙當作漢明矣

東爲中江入于海

中江古大江之正流也詳見揚州中江北江皆見于經獨不言南江者南江爲中江支流首尾僅三百餘里非二江之匹故畧而不言而揚州既言三江則南江可因中北而見也

右第十九章

此紀四瀆江水也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沇水出絳州垣曲縣王屋山旣見而伏至懷慶府濟源縣又出而爲東西二源合流而東名爲濟水至武陟縣東南入于河溢當作泆說文云水所蕩泆也段氏玉裁云蕩泆者動盪奔突而出周禮疏師古漢書注所引皆作泆爲滎不誤且史記水經注皆作泆惟地理志作軼軼車相出也正與泆義同備包攷泆爲溢說者以滿釋之非是閻氏曰濟水入河非是潛伏地中乃穿河腹中行不至如蔡傳入河穴地伏流絕河

之說曾有人伏水底見渾河中有清流一道直貫之者此濟也溼梁濟入河後或爲南隄所阻因伏而出於河隄之南亦未可知若以兖州貢道爲疑則由濟入河處陸行不遠于達字之義固無妨又達字兼漯而言非專指濟蔡氏之說似未可非也且地志言軼出滎陽北地中曰地中則伏流明矣

東出于陶邱北又東至于菏

邱再成曰陶邱在曹州府定陶縣西南菏澤名見豫州　濟水絕河南流泆出於滎陽縣東名曰滎水東南至滎澤縣南滙爲滎播之澤又自滎澤流出有二道北濟逕原武延津至封邱縣兖州沮水出焉北濟水又東逕長垣東明菏澤定陶成武鉅野各縣界南濟亦逕原武延津封邱至考城縣伏流而東出于定陶縣之陶邱北又東至成武縣菏水出焉東流滙爲菏澤又東入于泗南濟水自成武縣東北至鉅野縣歷菏澤西北與北濟合入鉅野澤鉅野卽徐州大野也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汶水名見青州濟水又東北至汶上縣絕鉅野澤而北與汶水合又北逕東平州西徐州所謂東原也又北逕東阿縣西屈而東流逕平陰縣北至齊河縣西南濰沮之水自西來注

之又東北逕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各縣界入海　閻氏曰四瀆水之易變者莫若河變而至于絕者莫若濟余嘗討論濟瀆積至五載始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底出天數夫豈人謀蓋後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酈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秋郭注山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循吏傳注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間復通之事者此終絕也

右第二十章

此紀四瀆濟水也

導淮自桐柏

桐柏淮水所出見導山

東會于泗沂

泗沂皆徐州水名泗水出兖州府泗水縣東陪尾山西南流至濟甯州魚臺縣界菏澤水自西來注之徐州浮于淮泗達于菏是也泗水又屈而東南流至徐州府沛縣豐水入之豐水上通豫州孟豬澤也又東南至銅山縣東南爲吕梁揠爲徐州取磬石之地又東南至邳州逕葛嶧山東所謂嶧陽孤桐者也又左與沂水合又東南至淮安府淸河縣入淮沂水出沂州府蒙陰縣北艾山南流過蒙山東又南流過羽山西徐州所謂蒙羽其藝者也又南流至邳州合泗水二水相敵故並稱也先泗後沂者淮水自西而東泗在沂西故順其序而書之下文渭水之過漆沮洛水之過澗瀍皆倣此

東入于海

淮水入海今淮安府阜甯縣黃河口北有淮水海口是也

右第二十一章

此紀四瀆淮水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

鳥鼠同穴卽雍州鳥鼠山渭水所出者也爾雅云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山海經云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郭璞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燕而黃色穿地入數尺鼠在內鳥在外而共處孔氏尙書傳曰共爲雌雄張氏地理記云不爲牝牡也

東會于灃

灃在渭南見雍州

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涇漆沮皆在渭北見雍州　漆沮合流而後入渭故連言之先漆後沮漆在沮西故也沮水之東有石川水出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西南流至縣東北合銅官水又西南至耀州合沮水宋人以爲禹貢漆水與經文所次二水先後不合非也

入于河

渭水首尾詳見雍州

右第二十二章

此紀雍州渭水也

導洛自熊耳

山海經云讙舉之山洛水出焉地志宏農郡上雒縣禹貢洛水出冢嶺山溪案讙舉冢嶺一山異名卽熊耳山其盧氏縣西南五十里之山亦謂之熊耳先儒專以盧氏縣山爲熊耳遂謂洛水不出熊耳山禹祗自熊耳導之非是

東北會于澗瀍

澗瀍在洛水北見豫州　澗水與穀水合流兼得穀水之目周語云靈王二十二年穀洛鬭將毀王宮韋昭注云洛在王城之南穀在王城之北東入瀍靈王時穀水盛出于王城之

西而南流合洛水毁王城西南將及王宮故齊人城郟今案周公所營洛邑在澗水東瀍水西者朝會之地在春秋爲王城在瀍水東者處殷民之地在春秋爲成周二城相距四十里而今洛陽縣處二城之間王城在澗水東則澗水自經王城西而入洛不經王城北而入瀍昭所言葢東周以後水道耳然經文澗瀍連言則二水入洛之口相去必甚近可知也

又東會于伊

伊在洛南見豫州

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首尾詳見豫州

右第二十三章

此紀豫州洛水也自弱水至此敘導水畢　山水皆西北爲首東南爲委故導山導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南北分爲四條每條自西而東四條之次則先北而後南自岍岐至碣石在河渭以北者也故居首自西傾至陪尾在河渭以南漢淮以北者也故次之嶓冢至大別諸山皆漢水所行在江水北者也故次于西傾岷山至敷淺原又江水以南之山也故居末焉導川先弱水

而終洛水者九州諸川弱水黑水皆居邊裔弱水在西北黑水在西南故首弱水而次黑水河水始于西北終于東北居四瀆之首者也故又次之漢水入江而先江者與江相匹而在江北故次于河江在漢南而發源最西故次于漢沇源河北而能絕河以自達于海故次于江淮亦發源注海者也而在沇南故次于沇敘四瀆畢而九州大川猶有曾經濬治而不可不志者則渭洛是也二水皆入河而渭居洛之西北故次淮而先洛洛在渭東故次渭而居末焉此其序自北而南自西而東皆

山川首尾自然之勢非禹施功先後之次也

九州攸同

吳氏曰同謂九州之內無一處有未治者胡氏曰此總敘水土之功而先舉其凡曰九州攸同下文四隩既宅至四海會同則其目也　舜典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地志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絶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此秦漢以來相傳之舊說也至馬融則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北之地廣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于是爲十二州鄭康成曰舜以青州越海分齊

爲營此皆據經文肇字立說謂舜始分十二州必在水土既平之後以今考之班氏說是而馬鄭說非也肇始也亦通作兆詩云肇域彼四海是也此肇字亦兆域之兆不必訓爲始謂十二州舜始分之卽舜始分之亦在攝位之初不在水土既平之後也馬氏謂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幷鯀九載爲十二年又明年爲舜受終之年而兖州平故兖州云十有三載乃同舜既攝位分九州爲十二故至卽位之年有十二牧案經書十有二州在流四凶之前而四凶之放流共工又在殛鯀之前蓋堯舉鯀治水及舜攝位鯀治水歷九載而功不成然後殛之鯀既沒禹年已長舜知其有聖德然後舉之治水而馬氏謂鯀禹父子接踵治水共十三年而功成此大謬也共工之流已有幽州之名豈待禹貢告成之後始分十二州乎且水土既平川亦不待更濬此尤昭然可見者蓋禹作司空平水土雖在舜攝位時而其弼成五服更制九州則在舜既卽位之後故禹貢止有九州無復十二州者實禹省十二爲九也至鄭氏謂舜以青州跨海分齊爲營實屬臆說妄據爾雅之文以足十二州之數遼東朝鮮本非青州亦何用分後世儒者又易其說曰分青州東北遼東

朝鮮等處爲營州則更謬矣營州本以營邱得名太公封于營邱國號齊齊在禹貢其地屬青未嘗跨海而有遼東等處是爾雅之營卽禹貢之青爾雅固言齊曰營州不言遼東曰營州然則遼東朝鮮之爲營州孰傳之豈太公之所封可移於海外之遼東而幷有箕子之朝鮮耶且遼水以東卽冀州鳥夷等處又可以其地屬青州耶春秋昭九年左氏傳云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杜注云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是舜放四凶時三危之地屬瓜州可知又襄四年傳范宣子數姜戎曰昔秦人廹逐乃祖吾

離于瓜州乃祖吾離被苫蓋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惠公姜戎卽宣王所伐而戰于千畝者其地則今鳳翔府寶雞縣有姜氏城是也秦人奪其地而逐之出於瓜州不過在河隴之間河隴之間已爲瓜州此瓜州東境也三危則瓜州西境也地志燉煌郡燉煌縣下云杜林以爲古瓜州出美瓜夫燉煌在黑水之外以爲瓜州過矣則可而専以此地爲瓜州且以出美瓜證之則誤矣秦穆公僅霸西戎且在晉襄公時而逐姜戎則在晉惠公時豈能闢地遠至燉煌乎况瓜州之名義不可詳未必以出美瓜故而得名也然則瓜州爲十二州之

一其爲分雍州隴山以西之地夫復何疑

四隩既宅

隩者水曲幽隱之處四隩四方之隩既宅者言已可奠居也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言九者謂九州中之山川藪澤也九州之山皆已斬木通道而致祭告九州之川皆已濬滌泉源而無壅塞九州之澤皆已修理陂障而不泛溢

四海會同

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張氏曰水患既去非特九州之民往來無阻而蠻夷戎狄皆得會同於京師矣濤案會同者謂道路已通皆得聚會于京師與灘沮會同之義不同也

右第二十四章

此結前平水土事也

六府孔修

金氏曰府官府也六府水火金木土穀之府也水土既平故六者之利無不興而六者之官無不舉也胡氏曰禹爲司空平水土殆兼此二官益掌火焚山澤作虞若草木亦當兼木

火之官稷播百穀爲田正但未知金正屬何人耳五行之官及田正自少皞氏已有之則堯時亦有此六官可知也

庶土交正厎愼財賦

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曰山林動物宜毛植物宜阜曰川澤動物宜鱗植物宜膏曰邱陵動物宜羽植物宜覈曰墳衍動物宜介植物宜莢曰原隰動物宜羸植物宜叢是土類不齊則土宜各異當以五地名物及肥瘠高下之等交相正焉以任土事曰庶土者言非特穀土也財賦兼土賦田賦言也致愼言取之有節不過度也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三壤上中下三等之壤也言田賦多寡不齊皆品節以上中下三等之壤以爲賦稅之多寡也金氏曰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者則險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胡氏曰中邦謂甸侯綏三服泛言九州者非田爲庶土中之膏壤中邦乃井牧之地田賦所出生人之大命繫焉國家之積貯賴焉視土貢尤急故特于上二句內抽出言之

右第二十五章

此結前治貢賦事也

錫土姓

水土既平于是封建諸侯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如契封于商賜姓子稷封于邰賜姓姬禹賜姓曰姒氏曰有夏四岳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之類黃氏曰舊有土者功高則加錫已有姓非大功大德不別賜胡氏曰諸侯之氏卽其國名有土則有氏故經不言氏重在賜姓姓非有德者不得賜天下有有土而不賜姓者矣未有錫姓而無土者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祗敬也台朕禹自謂也距違也言予祗敬我德以率天下之先而諸侯自無所違距益稷篇禹言戒丹朱之失曰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此祗台德先之事也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此不距朕行之事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甸田也服服其事也五服莫不服役以事天子故曰服畿內之地爲天子服治田疇故名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鐵曰銍去禾本納禾穗故以

銍表之秸稾也去穗納稾而服輸將之事則其力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矣金氏曰賦納總者其賦則禾連稾束之以納也禾以爲糧稾以茨屋以飼國馬以爲薪芻凡雜用也蔡氏曰刈禾曰銍半稾也胡氏曰孔傳以稾訓秸馬融亦云去其穎爲秸則納秸之不兼粟也明矣孔疏以爲納粟之外斟酌納稾非也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粟穀也米穀之治去稃者也上文言納者皆自納之帝都此粟米不言納者三百里之民代爲轉輸不自納也稅之輕重

皆什一但量地之遠近而分精粗焉爾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侯國之服五百里者甸服以外四面各五百里去王城
五百里至千里也采王朝卿大夫食邑也男邦男爵之邦小
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徐氏大儀曰內第二百里
列小國之男所以安內附也外三百里列大國之侯所以禦
外侮也言男則子該之言侯則公與伯該之矣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在侯服外去王城千里至千五百里也綏安也此服去

王畿漸遠取撫安之義故謂之綏金氏曰綏服居中外之間
內三百里揆文教舉華夏之教以撫要荒也外二百里奮武
衛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也然自三百里以內凡有國者文
教可知自二百里以外凡有國者武衛可知矣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又在綏服以外去王城千五百里至二千里也以文教
要束之故謂之要夷易也言其簡易無中國禮法也蔡放也
放有罪者於此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又在要服以外去王城二千里至二千五百里也距畿
內甚遠為九州邊裔之地生聚不蕃政教荒忽故謂之荒蠻
慢也禮儀簡慢流亦放也舜典流共工于幽州是也蔡與流
皆所以放有罪者但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爾　胡氏曰五
服之文率以前包後甸服舉天子以見諸侯非謂其外無田
賦也侯服謂有諸侯自此始非謂其外無諸侯也綏服揆文
教奮武衛謂揆之奮之自此始非謂其外無文教武衛也要
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謂要荒邊
鄙為流放罪人之地非謂此二百里者非蠻夷也學者求其

意勿泥其辭則善矣　案禹之分五服皆當時疆理天下之
實迹每服五百里五服則每方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四方
相距則五千里所以分此數等者欲知其距王城遠近以定
朝覲疏數之期貢賦輕重之制然古帝都在冀州西南隅則
北方地狹南方地廣又九州地本非截然四方則五服之分
有不可以道里拘者金氏謂當時甸服之地自跨冀豫冀山
而豫平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西自邠岐豐鎬為八百里東
逼洛陽六百里總為方千里耳五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
亦如此何則周都豐鎬西至犬戎約千餘里而目為荒服則

是五服之制有因地而爲長短者蓋諸侯分服特以爲朝貢之限制或在近而視遠或雖遠而視近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截然如此正方聖人立爲限制之經於中固必有通變之義讀書者不可拘於一說而不知聖人權用之大也 案論道里之遠近取之著地人跡固不可即用鳥飛準繩計亦多不確今法則用地之經緯度以筭相去之遠近然南北緯度測一日午正日景即可得實數而東西則必於兩地同測一月食然後可定也緯度每度相去二百五十里經度則北狹而南廣今算禹貢九州道里之數舜都蒲坂北極出地三

十四度五十分東北至醫無閭爲冀州東北邊界其地極高四十二度偏帝都東十二度西至西裔今甘肅哈密界偏帝都西十六度弱相距五千有餘里自醫無閭又西南至昌黎碣石極高四十度偏帝都東九度西至燉煌偏帝都西十四度半相距四千五百餘里自昌黎西至天津古大河海口約二度海水斗入三百七十餘里自天津又東南至山東榮成縣成山極高三十七度有奇偏帝都東十三度西至西甯府偏帝都西八度半相距四千三百餘里自榮成又西南至日照縣海曲極高三十五度半偏帝都東十度西至河州積石

山偏帝都西七度相距三千四百餘里自日照又東南至江蘇海門廳古北江海口極高三十二度偏帝都東十一度西至四川松潘廳偏帝都西六度半相距三千七百餘里自海門廳又東南至浙江鎭海縣極高三十度偏帝都東十一度半西至下占對土司偏帝都西九度半相距四千五百餘里自鎭海又西南至福建福甯府極高二十七度偏帝都東十度西至甯遠府鹽源縣偏帝都西八度半相距四千一百餘里自福甯又西南至漳州府極高二十四度半偏帝都東八度西至雲南徼江府偏帝都西七度相距三千四百餘里大

抵北方邊裔極高四十二度南方邊裔自帝都以西極高二十三度四度抵盤江帝都以東極高二十二度三度抵南海此九州地勢廣狹之大畧也

右第二十六章

此章言封建諸侯弼成五服之事皆禹當時疆理天下之實迹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

此言天下之大界也漸入也東方之境如冀之鳥夷靑之嵎夷皆斗入大海故曰漸被及也如堯典光被四表之被流沙

在雍州西北界乃西境之最遠者即弱水餘波所入今燉煌以西之大戈壁也孔氏穎達曰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廣遠故言被及也朔北方也南南方也曁同也北方抵沙漠沙漠亦流沙也南方揚州亦南至海是北與西方同南與東方同故曰朔南曁舊訓曁爲及䀌惟不成文辭而東西皆舉地名南北獨不言所至有是理乎凡經傳言曁言及義相近而實有不同及兼及也言及者往往有輕重之辭言曁者如堯典汝羲曁和舜典稷契曁臯陶殳斨曁伯與益稷奏曁益奏庶鮮食曁稷播奏庶艱食鮮食皆與之同意無輕重之別也

或疑中國西南境不抵海不當以海概南方而曰與東方同則流沙亦止在西北而經於西方舉流沙何哉閻氏曰余嘗謂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東西皆有地名而朔南曁南北却無欲以舜本紀北發息愼南撫交趾二地補注之正太史公所謂書缺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是也漼案息愼交趾皆在九州界外其戴帝舜之功正下文所謂聲教訖于四海者此則止言九州之大界爾百詩不知曁字實蒙上海與流沙之文朔南非不舉地名也故誤

聲教訖于四海

史記云南撫交趾北發索隱云當作北戶西戎析枝渠廋氏羌戎字疑衍北山戎發息愼發字疑衍東長鳥夷索隱曰長下少夷字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此正威聲文教之訖於四海也但史所稱未必皆在禹告成功之時爾

右第二十七章

此章言九州大界而聲教所訖則又至于蠻夷戎狄不特九州之內而已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蔡氏曰錫如堯典師錫之錫水土既平禹以元圭爲贄告成

功於舜也水色黑故圭以元云　圭瑞玉也上圓下方公執桓圭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皆七寸上章言錫土姓則禹告成時先已受封於夏可知羅泌云封之高密以處于櫟是爲有夏曰夏伯是禹爲伯爵其所贄當用躬圭也圭色元斯謂之元圭矣

右第二十八章

禹貢一書今分爲二十八章合之則首尾一綫分之則脉絡分明其第一章總言禹治水之功冀州以下九章分敘九州平水土治貢賦之事而以施功之先後爲次

導岍以下四章紀九州所治之大山導弱水以下四章則舉九州川之大者而詳記其首尾也九州攸同二章總結平水土治貢賦之事錫土姓一章言封建諸侯弼成五服又水土既平疆理天下之事也東漸于海一章表天下之大界及聲教所訖之遠末章記禹之功成復命以結通篇其先後秩然有序條理井然不紊讀者其詳之

禹貢章句附註

章句所引諸書其郡縣名與今不同者章句中已註明矣其有未及註明者補註于此以附卷末

既載壺口

狐谷亭（平陽府西北）

治梁及岐

汾川（宜川縣東七十里）中陽（孝義縣西北）六壁城（孝義縣西南十五里）

恒衛既從

上曲陽（曲陽縣西四里）靈邱（今縣東八十里）文安（今縣東三十里）靈壽（今縣東）成平（交河縣東）

大陸既作

昌亭（武邑縣東北）高是山（靈邱縣西北七十里）泰戲山（繁峙縣東北百二十里）

襄國（邢臺縣西南）任（今縣東南）朝平（南和縣東）中邱（內邱縣東）南宮（今縣西北三里）

挾右碣石入于河

臨渝（撫寧縣東北）

九河既道

東光（今縣東二十里）章武（大城縣南四十七里）九門（藁城縣西北二十五里）信成（清河縣西北十二里）廣宗（威縣東）建始（廣宗縣西南）經城（廣宗縣東二十里）繚城（南宮縣東南）繹幕（平原縣西北二十里）平原（今縣西南五十里）安德（陵縣）堂陽（南宮縣西南二十里）扶柳（冀州西南）

六十里昌成冀州西北西梁深州西南桃縣冀州西北四十五里鄡縣東鹿縣東北二十里下
博深州南四十五里樂鄉深州東三十里阜城今縣東二十里武邑今縣武強今縣南五里
武隧武強縣東北三十里弓高景州東北四十里樂成獻縣東南十六里合口滄州西合口鎮
信都冀州安陽冀州西武陽冀州西北安城吳橋縣西北辟陽亭冀州西三十五里
廣川棗強縣東北十八里界城廣宗縣東棗強今縣東三十里枺津亭棗強縣東北十二里脩
縣景州信鄉夏津縣西清陽清河縣東陵鄉清河縣西北東武城武城縣西復陽武城
縣東北歷縣棗強縣東邸閣城景州西南皮今縣北八里北皮南皮縣北清河郡
清河縣東故貝州城東陽恩縣重平德平縣西北三十里重合吳橋縣西南二十里定縣滄州東北
陽信今縣西南七里臨齊城陵縣東北重邱陵縣北五十里平昌德平縣東北一里般縣

德平縣東北三十里樂陵今縣南二十里朸縣商河縣西北馬嶺城陽信縣東十里富平惠民
縣
灉沮會同
長壽津滑縣東北衛國縣觀城縣西濮陽開州西南三十里句陽曹縣北三十里廩邱
范縣東南范縣今縣東南二十五里東阿今縣西二十五里臨邑今縣北三十五里茌平今縣
西二十里祝阿禹城縣西南十七里封邱今縣長垣今縣東北三十五里都關濮州東北鉏邱
滑縣東十五里
浮于濟漯達于河
滎陽滎澤縣南十七里今滎陽縣北琅槐樂安縣東北十里頓邱清豐縣西南二十五里千乘

高苑縣北伏琛曰千乘有南北二城相去三十餘里一城縣治一城太守治也乘氏曹縣東北五十里濟
陽蘭儀縣東五十里東武陽朝城縣東南繁陽內黃縣東北三十里五鹿清豐縣界河牧
城觀城縣界陽平莘縣岡成城莘縣西南七里樂平堂邑縣東南三十里聊城今縣西北十五
里清河清平縣南文鄉清平縣東南博平今縣西北三十里援縣禹城縣西北高唐
禹城縣西四十里漯陰臨邑縣西南著縣濟陽縣西南崔氏城章邱縣西北二十五里東
朝陽章邱縣西北鄒平今縣西南二十五里東鄒鄒平縣東北建信高苑縣西北五十二里
馬常坑一名馬車瀆樂安縣東北五十里白馬滑縣西有白馬津黃杞縣東北六十里有外黃故城
虛顧祖禹方輿紀要云衛輝府胙城縣虛城在縣東南戰國時魏邑是也
萊夷作牧

貕養澤萊陽縣東五十里
三江既入
瀨湖戰國楚策范環對楚王曰昧之難越亂故楚南塞瀨湖而野江東云云瀨溧通溧湖今固城長蕩等湖是其遺
跡史作厲門陽羨今宜興縣毗陵今武進縣
篠簜既敷
始興郡名今南雄州
瑤琨
勾餘在慈谿縣會稽山在紹興府南十二里
島夷卉服

鳥夷 後漢書度尚傳深林遠藪椎髻鳥語之人注鳥語謂語聲似鳥也引此經作鳥夷卉服以證之

九江孔殷

下雋 在通城縣

沱潛既道

潛水 漢水支津在潛江縣以上者門嘉靖四十四年盡皆湮廢而古之潛水失矣

雲土夢作乂

夢衍文 尚書中多有側注誤入正文者若費誓非我二字之類

厥貢羽毛齒革

交趾 今在越南界中 潮 今潮州府 循 今惠州府

礪砥砮丹

儋耳 今儋州 卜人 郎濮人今辰州沅州等府地 思州 治務川今思南府 播州 今遵義府 錦州 治盧陽今麻陽縣西四里

包匭菁茅

泉陵 零陵縣北二里

伊洛瀍澗

伊闕 洛陽縣西南

導菏澤

定陶 今縣西 湖陵 魚臺縣東南六十里 濟陰 曹縣西北六十里

華陽黑水惟梁州

庸 竹山縣 蜀 成都府 羌 今階州一帶皆羌地也 髳 髳通作髦其地出髦牛故名地志蜀郡有旄牛縣故城在今清溪縣南史記西南夷傳取其筰馬僰僮髦牛正字通云牛長髦者為髦牛詩小雅如蠻如髦鄭箋云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入國從焉孔疏云牧誓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彼髳此髦音義同也 微 巴陵有微水今新牆河是水經湘水又北過下雋縣西微水從東來流注之 盧 南漳縣東五十里有中盧城春秋時為盧戎 彭 彭水夷水經注云彭水出巴渠郡東南流逕漢豐縣東又南逕朐忍縣西六十里南流注于江然則彭當在開縣雲陽界 濮 見上卜人註 案庸蜀羌髳彭皆在梁州界中惟濮在荊梁間而微盧則在荊域立政篇有夷微盧烝語漢志南郡有夷道縣今宜都縣也長沙國有烝陽縣今在衡陽縣西夷烝以夷水烝水得名皆在荊域則微盧在荊亦無可疑 巴 今重慶府

賨 渠縣北有賨城

岷嶓既藝

西縣 秦州西南百二十里 白水 廣元縣西 江州 巴縣西 葭萌 廣元縣西北

沱潛既道

郫 今郫縣北 都安 灌縣 江原 崇慶州東南三十里 武陽 彭山縣東十里 沔陽 沔縣西南三十里

漢壽 廣元縣東 關城 寧羌州東北九十里陽平關 通岡 廣元縣北八十里案今潛水出廣元縣北百三十里木寨山經神宣驛又南二十里經龍洞口至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陵江其上源不通沔水蓋歷世既久水道變遷失禹跡之舊矣

蔡蒙旅平

嚴道 滎經縣 青衣 雅安縣 廣柔 汶川縣西北 旄牛 清溪縣南 靈道 蘆山縣西北 郵道

元日靈道縣一名靈關道漢制夷狄曰道臨邛邛州平鄉嘉定府北四十里有漢平羌戍後周保定間置平羌縣于此

和夷底績

若水今打沖河

厥貢璆鐵銀鏤

剛氏道今平武縣永昌郡今永昌府蘭蒼今潞江也眉州今眉州資州今資州嘉定今嘉定府雅州今雅州府龍安今龍安府治江油縣唐通義治眉州唐安崇慶州東南瀘川治瀘州磐石資州北三里內江志云唐初資州治內江後徙治磐石南安洪雅縣東南宕渠渠縣東北七十里滇池呈貢縣西臺登冕寧縣東會無會理州西南朱提屏山縣南律高馬龍州東貢古

臨安府東南雙柏昆陽縣西北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高平固原州南四十里廉城固原州西北三水固原東北武威鎮番縣北姑臧武威縣馬城鄯休屠城在武威縣北六十里揟次古浪縣北宣威鎮番縣南

崑崙

崑崙今枯爾坤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枯爾坤河源所出在巴顏喀拉山東一

導岍及岐

汧縣隴州東南郁夷隴州西五十里雍扶風縣南召亭岐山縣西南十里杜陽扶風縣北九十里周城岐山縣東北美陽武功縣西北二十五里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永安霍州趙城今縣西南三十里穀遠沁源縣南楊縣洪洞縣東南十八里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濩澤城陽城縣西三十里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

嘉牙亭廣昌縣南有交牙城驪城撫寧縣南肥如盧龍縣西北三十里石城灤州南八十里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冀城伏羌縣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崇高登封縣陽城登封縣東南四十里緱氏偃師縣南二十里卞泗水縣東五十里

內方

權城當陽縣東

導弱水

删丹今山丹武威郡涼州府張掖郡甘州府酒泉郡肅州燉煌郡安西州

過三澨

宛縣南陽縣育陽南陽縣東竟陵天門縣西南

錫土姓

商今商南縣邰武功縣南八里有夏禹封陽翟為夏國春秋鄭之櫟邑今禹州有呂南陽縣西四十里

聲教訖于四海

南撫交趾北發交趾見前　北發索隱曰當作北戶案北戶秦象郡地漢武帝平南越置日南郡于此建八尺表夏至日景度南八寸日在北故開北戶以向日也西戎析支渠廋氐羌戎字疑衍　析支渠廋並見雍州章句　氐地志隴西郡有氐道縣師古曰氐夷種名氐之所居故曰氐道案氐當在今秦州及漢中界　羌見前北山戎發息慎春秋齊人伐山戎謂今支孤竹之屬今永平府等處　發字疑衍　息慎左氏傳及國語所謂肅慎者也今吉林寧古塔等處東長鳥夷索隱曰長下少夷字　長夷防風氏之屬在揚州國語曰防風氏守封嵎之山者也封嵎在今武康縣東　鳥夷見冀州揚州

〔清〕洪兆雲撰

禹貢匯解六卷首一卷

清光緒二十八年洪良猷刻本

禹貢滙解

光緒壬寅年夏四月新鐫

序

儒者窮經有得其生平著作自足以傳世行遠即偶遺沈晦要不能使其磨滅而不彰蓋古聖吐辭為經原以牖民覺世自箋註繁興各執一見以解經而經轉晦有人焉綱羅衆說而折其衷使後學不迷於所往其繼往開來之功宜足與聖經並垂不朽也黃岡洪君虞卿先生即右臣給諫之堂伯也壯歲即棄舉子業專以窮經為事於衆說之歧異者循序備錄各附案語以決其是非蠅頭細書帙盈數篋用力勤懇世罕倫匹中遭兵燹隻字無遺右臣先生每一念及輒喟然太息謂著作之傳不傳或亦有數存其間耶客秋君之猶子以需次來都行篋中攜有禹貢解一冊及論語解二冊問何以得此則曰經說雖遭散佚然里黨間頗有存者但私為枕中秘使子弟藉是為

弋科名計是二種乃從友人處百計覓得者今將付梓惜尚書僅禹貢解一册未免見少余曰不然昔胡氏渭僅著禹貢錐指遂以名家然彼指梁岐為雍州山究未可信今獨主蔡傳而屬之冀州其見遠出胡上矣此書刊行讀者必衆將來或有好義者取所藏各經說續刻以公世豈惟私幸余言之有驗而實後世讀經者之大幸也假我數年行且樂觀厥成矣後

學饒登逵謹識

序

古今言地理之書皆導源於禹貢凡禹貢治水施功之次第山水源委之脈絡九州貢賦道里之遠近前人皆博綜而詳稽之在宋則有毛晃禹貢指南明則有韓邦奇禹貢詳略 本朝則有朱鶴齡禹貢長箋胡渭禹貢錐指皆其彰彰耳目者也然其中齊楚紛競患不一璞玞雜糅患不精砍甄其美棄其瑕又患無洞古之識而一一鑒裁抉別之為難余 從伯父虞卿先生少即棄舉子業而惟篤志於治經課耕之暇獨扃一室於十三經手纂目稽閒叩戶聲即藏其牘不使人見或質以經義必謙讓

良久然後對其不欲以經自名也如是今
先生下世已久所著數十冊經亂軼失唯
禹貢滙解首尾全具猶為完書於古人
之合者為之疏通證明之其不合者亦時
出己意以辨訂之噫天之留此經也其
將以此經名先生歟然而經學之名先
生不自名茲其所以名也夫光緒歲乙
未夏四月從子良品題於京師之古榆閣

凡例

一是書編成六卷皆以九州次序合併書禹貢句彙推至與禹貢不相吻合者悉皆收入卷首別其類曰考辨略

一是書九州田賦之上下道路之遠近土色土性九州字訣以及大禹生平事實悉皆一一備載閱者詳焉

一州縣之設有時或更而山川之形千古不改是書錄九州九山九川九江九河九澤以言昔之名某地者今則或更名某地悉皆一一指出閱者一目了然

一是書採及諸家之說於諸家之確切者類為證明其涉惝恍者婉為辨晰並非自矜臆斷蹈附會牴牾陋習故名之曰禹貢滙解

九州歌

冀州壺口 治梁岐既修太原岳陽厎覃懷衡漳土白壤既從既作
島夷石
兗州九河雷夏波灉沮桑土黑墳多繇條草木田貞賦漆織浮濟
漯達河
青州嵎夷略濰淄白墳廣斥貢鹽絺海物岱畎鈆怪石萊夷檿絲
浮汶濟
徐淮沂蒙大野先東原赤埴漸包田五色羽畎孤桐泗珠魚纖縞
淮河間
揚州彭蠡江震厎篠簜夭喬厥塗泥瑤琨齒革夷卉貝橘柚錫貢
江泗水
荆州江漢九州潛雲夢塗泥羽毛添三品三邦箘元組納錫江沱
洛河邊
豫州伊洛與滎波導被之功在孟猪壤壚漆枲絺紵篚纖纊磬錯
浮洛河
梁州岷嶓沱潛定蔡蒙和夷厥土青瓈鐵銀鏤熊織皮西傾浮逾
亂河濱
雍州弱水涇連汭漆沮灃同荆既旅原隰三危土黃壤球琳琅玕

兼織皮

九州土色性歌

冀白雍黃壤性齊梁邦自古土青黎豫州色雜墳壚下青地白墳
廣斥低兗州黑墳徐赤埴荆揚土淖共塗泥

九州貢賦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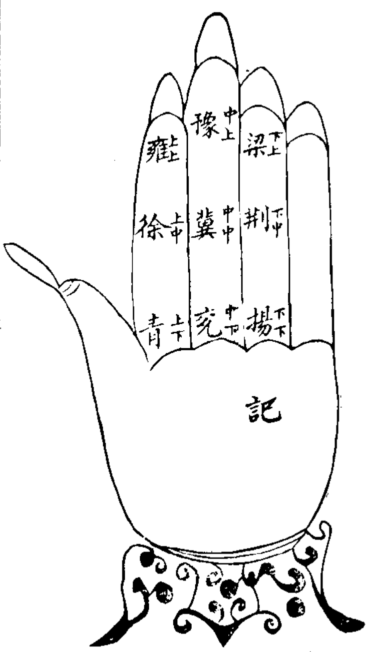
島夷皮服來冀方漆絲織文出兗邦青地鹽絺徐地土惟金三品
見於揚羽毛齒革荆州貢漆枲絺紵豫都艮梁貢瓈鐵銀鏤物球
琳琅玕產雍壤若云錫貢揚橘柚荆龜磬錯惟豫邦

九州貢道歌

冀夾碣石來北方兗浮濟漯達王邦青浮汶水徐淮泗揚達淮泗
須沿江荆浮江沱潛漢水豫州浮洛西境爾梁州西傾因桓來雍
州積石會渭汭

九州田掌訣圖

雍徐青豫冀兖梁荆揚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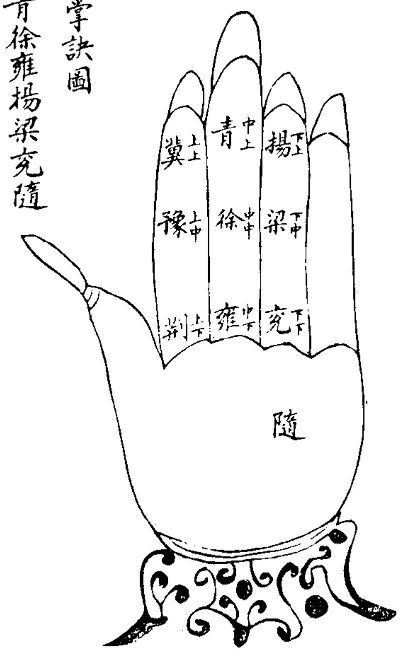


九州賦掌訣圖

冀豫荆青徐雍揚梁兖隨

錯

冀下揚豫上三錯是梁邦豫一冀二揚第六七九兩錯在梁州



禹貢滙解書目

卷首 禹貢考辨畧

序　凡例

九州歌　九州土色性歌

九州貢賦歌　九州貢道歌

九州田掌訣　九州賦掌訣

錯　蔡氏書傳

書傳會選　夏書

夏四百載十七王　堯舜禹非諡

虞書言夏　虞夏書同科

汝嬀汝方　程大昌禹貢圖

九州總　順五行治水

九州次序　禹九州

大九州　九州之水入河

使禹治水　禹貢

禹貢名篇　分州必以山川

禹貢言海者二　禹貢言河者三

禹貢言岐山者有幾　禹貢言荆山者二

冀無疆界　冀州先賦後田無貢篚
旣載壺口至于衡漳　壺口
梁山　雍山在冀
汾水攷　漳不入河
河徙砑礫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恒水　衛水
碣石論海　沇濟截河
九河故道　濰淄
漯　狙獾

導水　三條四列兩戒之說
導山川皆原西北　積石至龍門河水所經攷
河源攷　禹貢立言之法
九州山川澤　西不言海
五經無西海北海之文　治水從上流始
治水從上流始　兗徐揚三州草木
青徐梁揚冀雍諸夷貢篚　青徐揚雍諸夷貢篚
岷遥作汶　禹貢任土作貢
禹貢九州地理攷

卷一

禹敷土　隨山刊木
奠高山大川　冀州
旣載壺口　治梁及岐
旣修太原　至于岳陽
覃懷厎績　至于衡漳
厥土惟白壤　厥賦惟上上錯
厥田惟中中　恒衛旣從
大陸旣作　島夷皮服

夾右積石入于河　濟河惟兗州
九河旣道　雷夏旣澤
灉沮會同　桑土旣蠶
是降丘宅土　厥土黑墳
厥草惟繇　厥木惟條
厥田惟中下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浮于濟漯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　嵎夷旣畧
濰淄其道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岱畎絲枲鈆松怪石　萊夷作牧
厥篚檿絲　浮于汶達于濟

卷二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沂其乂
蒙羽其藝　大野既豬
東原厎平　厥土赤埴墳
草木漸包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惟土五色　羽畎夏翟

嶧陽孤桐　泗濱浮磬
淮夷蠙珠暨魚　厥篚玄纖縞
浮于淮泗達于河　淮海惟揚州
彭蠡既豬　陽鳥攸居
三江既入　震澤厎定
篠簜既敷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厥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　瑤琨篠簜
齒革羽毛惟木　島夷卉服
厥篚織貝　厥包橘柚錫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荊及衡陽惟荊州
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
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乂
厥土惟塗泥　三句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杶幹栝柏　礪砥砮丹
惟箘簵楛　三邦厎貢厥名
包匭菁茅　厥篚玄纁璣組
九江納錫大龜　浮于江沱潛漢　三句

卷三
荊河惟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滎波既豬　導菏澤
被孟豬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厥貢漆枲絺紵
厥篚纖纊　錫貢磬錯
浮于洛達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
岷嶓既藝　沱潛既道
蔡蒙旅平　和夷厎績

厥土青黎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熊皮狐狸
織皮　西傾因桓是來
浮于潛逾于沔　四句　黑水西河惟雍州
弱水既西　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灃水攸同
荊岐既旅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三危既宅
三苗丕敘　厥土惟黃壤　三句

厥貢惟球琳琅玕　浮于積石　三句
織皮崑崙　二句

卷四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　逾于河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厎柱析城至于王屋
大行恒山至于碣石　入于河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導嶓冢至于荊山　內方至于大別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導弱水　四句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南至于華陰
東至于厎柱　又東至于孟津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北過洚水至于大陸
又北播為九河　同為逆河入于海

卷五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又東為滄浪之水
過三澨至于大別　南入于江
東滙澤為彭蠡　三句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

又東至于澧　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迆北會于滙　東為中江入于海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　溢為滎
東出于陶丘北　又東至于菏
又東北會于汶　又北東入于海
導淮自桐柏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導渭自鳥鼠同穴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導洛自熊耳
東北會于澗瀍　又東會于伊

又東北入于河　九州攸同
四隩既宅　九山刊旅
九川滌源　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　六府孔修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錫土姓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卷六

五百里甸服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
三百里納秸服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五百里侯服　百里采
二百里男邦　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綏服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五百里要服　三百里夷
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
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
東漸于海　西被于流沙
朔南暨　聲教訖于四海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跋

禹貢考辨畧

黃岡洪光雲虞卿氏纂輯

蔡氏書傳

二孔註疏有得有失至宋諸儒數十家其說漸備又得朱子有以折其衷而悉合於古雖集傳之功未竟而委之門人蔡九峯既嘗親訂定之則尤其自著也

書傳會選

明太祖詔徵天下儒臣定正蔡傳得失劉三吾從其事又採諸家之說以足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會選今按此書若堯典採

陳祥道說謂天左旋日月五星違天而右旋高宗彤日採金履祥說謂祖庚繹于高宗之廟西伯戡黎亦採金履祥說謂是武王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採張洽陳櫟說謂是周公輔成王之七年皆不易之論又如禹貢厥賦貞採蘇軾說謂賦與田正相當太甲自周有終亦採金履祥說謂周當作君字多方不克開于民之麗皆是可從也惟孔氏以居東爲東征于金縢非之于洛誥又取之則所採既博亦有時而失當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于虞時而繫之於夏書

者禹之王以是功也於洪範見禹之淵源於禹謨見禹之政事於禹貢見禹之經綸禹之所由稱大也

夏四百載十七王

禹八年立子啟九年立子太康二十九年立弟仲康十三年立子相二十八年夏祚中虛四十年立子少康二十二年立子杼十七年立子槐二十六年立子芒十八年立子泄十六年立子不降五十九年立弟扃二十一年立子廑二十一年立不降子孔甲三十一年立子臯十一年立子發十九年立子桀帥癸五十三年亡案夏祚四百四十一年云四百載者舉成數也十七

王共十四世

堯舜禹非謚

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淵源疏通曰禹此謚法也按謚法周公所作稱堯舜禹者以周法死後追謚之也而路史發揮則曰堯舜禹之爲名固自章也帝曰格汝舜舜曰咨汝禹是名也非謚若以爲謚則有鯀在下曰虞舜豈在夏時已有謚乎知此則知堯舜禹亦非謚矣

虞書言夏

孔穎達曰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案虞史記載虞書啟以後史臣緒成之故加稽古等語孔子定爲虞書原所作也春秋傳引爲夏書據所成也不必以事關禹

虞夏書同科

馬融王肅其別錄皆題曰虞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曰夏也而鄭序亦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且贊之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亦虞夏同科矣若孔氏禹貢注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而別文所引皆云虞

書曰夏書曰無併言虞夏書者惟楊子法言稱虞夏之書渾渾商書灝灝周書噩噩似亦虞夏同科

汝鳩汝方

按書序注汝鳩汝方夏賢臣也以夏將亡不聽其言故去而就湯讀書記云君子之去留國之存亡繫焉故夏書終於汝鳩汝方二篇在湯征後而云夏書者以二人固夏臣也

程大昌禹貢圖

朱竹垞曰言禹貢者有孟先之圖易祓之廣紀虞孳之畿服經

程大昌之論按大昌著其書凡四卷凡五十二篇後附論八篇圖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濟漢黑弱七大川以爲舊傳失實皆澄辨之然上下數千年幅幀數萬里身不親歷耳目不親聞見而决於一心定於一說保其皆無抵牾乎

九州總

九州之名因革不同據地理志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制九州是九州與堯時九州之水疆理錯亂故禹復治而别之後肇十有二州分冀爲幽幷分青爲營爾雅兩河間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河西曰雝州漢南曰

荆州江南曰揚州濟河間曰兖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注曰此蓋商制職方東南曰揚州正南曰荆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兖州正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帝都所在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治水自下始故由冀而東南次兖由兖而東南次青由青而東次徐由徐而南次揚由揚而西次荆由荆而北次豫由豫而西次梁由梁而北次雍此先後始終之序也職方先揚次荆先南方蓋取嚮其南方也

順五行治九州

容齋隨筆禹貢敘治水以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冀爲帝都固在所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爲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荆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敘者此也案是說大謬禹治水施功自下始誰曰順五行之序乎

九州次序

容齋隨筆禹貢治水以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爲次蓋禹順五順而治之耳冀爲帝都固在所先而地居北方於五行爲水水

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兖州青州徐州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州荆州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州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州雍州所謂彝倫攸敘也王氏曰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於兖而終於雍職方氏則始於揚次於荆而終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遠近之序也

禹九州

案禹治水因中古九州則冀兖青徐揚荆豫梁雍也爾雅之九州則曰冀兖營徐荆揚豫幽雍職方之九州則曰冀兖青并荆揚幽梁雍與禹貢不同

大九州

讀書記九州之名始見於禹貢周禮職方氏疏曰自神農以上有大九州至黃帝以來德不及遠惟於大九州之神州分爲九州神州者東南一州也此荒謬之說

九州之水入河

凡九州之來皆言由諸水入河如冀兗徐荊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不言河兗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道也孔安國以爲禹治水畢還白于帝所以治其道由

此鄭康成以爲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賦之上下王肅云九州之下說諸治水者也功主於治水故詳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三說皆未通惟周希聖以爲天子之都必求舟楫之所可至使諸侯朝貢商賈貿易雖其地遠而轉輸甚易此說爲是此本禹貢指南

使禹治水

舜典流共工注云四罪皆徵用所行疏云知皆徵用所行者洪範云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又云鯀殛而禹興皆言鯀殛而後用禹治水四罪在治水之前而鄭元以爲治水事畢乃流四凶故王肅難鄭云若待禹功成而後以鯀爲無功而殛之是謂舜用人子之功而放流其父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進退無據按此說是也史記本紀亦云殛鯀于羽山以死於是舜舉鯀子禹禹傷先人之功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本紀所言鯀死在前尤爲明顯蓋使鯀時禹方髫齡已能知鯀之未必成功自鯀出治水後即于長老訪求水道精思治水之方欲以輔鯀其後鯀至羽山不久即死於是禹赴喪于羽山者三年於是地形水勢已識其性而通其道其年已在弱冠後矣一時之人皆以爲有天授之

資焉其實禹痛父功不成而不覺其心智自然與水道相入也斯時堯廷尙未得治水之人舜聞禹名於是召用而使禹治之也若禹功既成鯀方將寵榮之不遑豈復有殛于羽山之事耶

禹貢

禹貢敘水土在唐虞之際禹謨敘功謨在有虞之時舊皆名夏書以夏史之所述也夫子定書升禹謨於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於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夏后氏取民用貢而禹貢有厥貢厥賦厥篚之異名蓋分而言之秷秸粟米之類謂之賦漆絲鹽絺之類謂之貢元纁璣組之類謂之篚合而言

之則貢者乃賦稅之總名田賦包篚皆在其中

禹貢名篇

蔡沈曰上所取謂之賦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案禹告成功時方爲臣平水土是禹所以得貢物於君也故以貢名其篇倘未創五十而貢之制何遽以是名篇乎

分州必以山川

鄭漁仲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兗州可移

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如濟河爲兗州則以大川爲之界荆及衡陽惟荆州則以高山爲之界荆河惟豫州華陽黑水惟梁州則兼以高山大川爲之界故禹貢爲萬世不易之書

禹貢言海者二

讀書記禹貢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槩言之海也案本經導黑水入于南海孟子言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柳宗元言西海之山有水爲散渙無力不能負芥聖人何一非實言而豈槩言乎

禹貢言菏者二

禹貢一書言菏者不一鄭乃混而爲一種種紕繆皆爲孔傳所誤不知禹貢三言菏惟徐州達于菏在湖陵其餘豫州及導水皆主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

禹貢言岐山者有幾

禹貢一書蔡傳言岐山有二一在於汾州休縣狐岐山勝水所出此冀州之岐山也一在於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此雍州之岐山也六經圖考亦然兩說並存斷不可混而爲一矣

禹貢言荆山者二

按六經圖考云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今襄州此一荆山也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此又一荆山也以此觀之荆州之荆山爲南條雍州之荆山爲北條故曰禹貢之荆山有二

冀無疆界

蔡沈曰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案示王者無外皆後世事唐虞之時中外莫不尊親尤不必以此意示也前說是

冀州先賦後田無貢篚

冀獨先賦後田者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於田餘州皆田之賦故先田而後賦也獨不言貢篚者天子封內之地無事於貢篚也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一冀州爲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所當先冀之水患莫大於河壺口之山河水北來南下之所衝故經始治之以殺河勢壺口之北有梁岐二山乃河水所經壺口治而下流通於是乃治梁而及乎岐以開河道也其次莫大於汾自梁岐而東有太原而南有太岳太原固汾水所出而太岳之南則汾水所經鯀嘗

治之未有成功禹因其迹而修之先修太原以濬汾水之源從此至於岳陽中間諸山無不修治以導汾水之流由是順流入河而冀無汾患岳陽而東有覃懷之地乃河水所衝而又淶水出其西淇水出其東往時平地皆水致功爲難及河治而淶淇之水患有所歸然後覃懷沮洳盡去致有平治之功至於清濁二漳亦皆合流橫入於河而其間凡以地名者亦與覃懷之功無異焉冀州之土於是無不平矣

壺口

按壺口有三孟門有二禹貢壺口在吉州西南是其一則水經注云汾水南與平水合水出平陽西壺口山尙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此山在今汾陽縣西南與禹貢壺口無涉酈說非是其一則左傳哀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壺口杜注潞縣東有壺口關潞縣卽今潞城縣關以山爲名亦非禹貢之壺口與壺口相連之孟門在大甯西南者是其一則在太行山東左傳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取朝歌入孟門登太行史記吳起謂魏武侯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凡連太行言者皆非大甯孟門

梁山

梁山亦有二治梁之梁韓城西北是其一則元和郡縣志云京

兆府奉天縣有梁山及禹貢治梁及岐之梁山按此梁山在今乾州西北五里乃孟子所云太王去邠踰梁山者也禹貢如果指此則岐在梁東禹當日從東而西當言治岐及梁何爲倒其文耶元和志說非是

雍山在冀

梁岐皆冀州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若從古注則雍州山距冀州甚遠壺口太原不相涉晁以道用水經注以爲吕梁狐岐二山今在山西汾州者曾旼曰壺口梁岐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並言於冀

汾水考

山海經管涔之山其上無木而多草其下多玉汾水出焉西流注于河水經注汾水出于大原南流與酸水合又南洛陰水注之又南洞渦東南注之又南霍水入焉又西澮水入焉又西與華水合又西至汾陰西注於河

漳不入河

蔡沈曰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謂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砱

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去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案蔡傳論漳不入河之故極明但謂河徙砱礫則未確耳

河徙砱礫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案漢書溝洫志周定王五年河徙不著其地蔡傳則云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又見於導河傳說本程氏但砱礫地名未詳據溝洫志載賈讓治河奏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礫谿口是也師古曰礫谿谿名即水經所云泲水東過礫谿者似程氏訛以今爲令又加石作砱遂爲周時河徙之處而蔡傳相承引用耳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禹貢書法九州一律他州水土之平皆言于田賦之前而恒衞大陸獨言于田賦之後傳以爲恒衞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敷成功于田賦之後愚按恒衞與衡漳相去不遠若以爲水小地遠則衡漳亦然大陸與覃懷皆濱于河自覃懷而下皆曠然平地常有水患若以爲平地近河則覃懷亦然此二句蓋錯簡耳當在至于衡漳之下則書水土之平者既有其序而冀

州東北田賦之入島夷皮服之貢皆由碣石入于河者語亦有倫

恒水

地理今釋恒水一名長溪源出恒山自直隸眞定府阜平縣龍泉關北迤邐流經大派山爲大派水亦曰沙水又東南至保定府祁州界合滋河入於唐水即唐即滱水也案此亦只詳恒水之源流則非禹時故道矣

衞水

地理今釋衞水今名雷溝河出眞定府靈壽縣良同村南流至

縣東南入滹沱河案蔡傳云恒衞水小而地遼故其功成於田賦之後出於村則小可知也

碣石論海

孔穎達曰碣石海畔山也地理今釋碣石在古北平郡驪城即今直隸永平府撫甯縣沓無碣石踪跡而海水蕩滅之說又荒誕不可信考畢域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馬谷山即古碣石在古九河之下合於禹貢入河入海之文近世論碣石者惟此說近之

沇濟截河

路史餘論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鄭樵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渡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爲疏不知濟水既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漏入地伏行達滎陽而遂溢爲滎耳豈必無水過水哉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謂漢入於江其文上下有脫文兖入於河其文亦止此而溢爲滎之上當更有導沇水數句說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篤疾也

九河故道

地理今釋按孔疏九河徒駭在成臯胡蘇在東光鬲在南縣此

祖許商徒駭最北鬲津最南之言也其餘六者復據爾雅九河之次謂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臯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蔡傳以太史河不知所在又合簡潔爲一與孔疏異蓋九河故道自春秋時已湮廢遷徙漢唐以來諸儒訪求古跡就所見斷港絕流指爲某河似乎是非不可知然河自大陸以北順勢下趨禹時九河自當在德州以上河間數百里之地

濰沮

地理今釋濮州有沮溝即禹貢濰沮會同是也宋時河決曹濮間濰沮之源適當其衝久而泥滓填淤二水遂涸蔡傳乃以汳睢當之不知汳睢在豫徐之境無預於兖州而兖州自有濰沮也

漯

又漯水仍以東武陽爲是蔡傳誤解程大昌之此河乃漢河元非禹河之語竟不知漯水所在程意言入河處所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也

狙獾

蔡傳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爲狙獾則濰水即汳水也案水

經汳水至梁郡蒙縣爲濉水又獲水出汳水於梁郡蒙縣北無狙獲字當是濉獲二字之訛

導水

蔡傳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爲未當陳氏櫟曰三條之說出於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爲南條四列之說出於鄭元謂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按蔡氏據導字分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爲二焉論橫勢則自北而南論縱勢則自西而東

三條四列兩戒之說

陳櫟曰三條之說出於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爲南條四列之說出於鄭元謂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集傳曰其說未當兩戒之說出於唐一行北戒自三危積石右負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厎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所以限戎狄也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逾河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歷武當荆山至于衡陽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所以限蠻夷也按蔡氏南條北條之說卽本於此

導山川皆原西北

蔡沈曰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案禹時帝都在冀州於西北爲近其先敘岍岐弱水亦由近者始耳非必以山水皆原於西北也

積石至龍門河水所經考

河自積石以來東北會濉水又東北合洮水又東北湟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至富平折而北巨防在焉雲山迤邐平田千頃

又北過雲中折而東又折而南大羅水注之又南圁水注之又南諸次之水入焉又南至孟門淮南子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卽龍門之上一口也實爲黃河之巨阨龍門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方知慎子下龍門流駃竹箭非駟馬之追也

河源考

疏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厎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

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崐崘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出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禹貢立言之法

集傳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河淮渭洛不出積石桐柏鳥鼠熊耳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特其先見處也沇不言山者沇亦多伏流且其源非一也黑弱亦不言山者九州外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勢均相入謂之會水莫大於河而河不言會此皆禹貢立言之法

九州山川澤

史記索隱謂九山汧壺口厎柱大行西傾熊耳嶓冢內方岷也九川弱黑河漾江沇淮渭洛也說者因此推之以九澤爲沇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荊之雲夢豫之滎嶓菏澤孟豬

雍之豬野按九川之數據經導水所列似確其九澤亦就經所有之澤言之恰合九數但無如導山所言自汧至敷淺原二十有七索隱强摘出九山殊難强通如謂舉其大者則雷首太岳太華外方衡山豈反不及厎柱內方等耶蔡蒙荊岐終南惇物鳥鼠之旅經有明文何以反不在列旅之數耶九山既以不合則九川九澤亦不必泥故傳以爲九州之山川澤也學者詳焉

西不言海

按林氏云四方皆至于海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葢水之西流至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爲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爲以流沙對東海也

五經無西海北海之文

讀書記五經無西海北海之文而所謂西海者亦槩萬國而言之耳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禮校人凡將有事于四海山川注四海猶四方也則海非眞水之名易卦兌爲澤而不言海禮記鄉飲酒義曰祖天地之左海也則又以見右之無海矣虞書禹言予决九川距四海據禹貢但有一海而南海之名猶之西河卽此河耳案黑水去江漢諸水甚遠其入南海豈得卽是江漢諸水所入之海至禮記明言推而放諸西海而

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又何得曰無西海北海之文也

治水從上流始

路史發揮禹之治水無不以禹之施功自下而上始之于冀次之兖青徐而終于雍雍土既高故治既後蓋以禹貢所敘九州之次言之也不知治水者必從上流始蓋別州者不緣乎水是故荆梁皆及于沱潛沱潛者江漢之別也治水者不限乎州是故壺口必載于梁岐梁岐者梁雍之巔也且夫山不可導曰導山者導水而已中國七水皆自北而南江自岷山漢自嶓冢河自岍岐濟自王屋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先後次第亦

可見矣

治水從上流始

路史發揮禹之治水無不以爲施功自下而上蓋以禹貢所敘九州之次言之也吾固謂治水者必自上流始蓋求之導山之文而始得其說焉夫濬川刊木必隨乎山者自上流始也山豈可導哉曰導山者導水而已是故四列之山自正陰以至於正陽自北而南也中國七水自河以及於江亦自北而南也導岍及岐河之始功也至于王屋濟之始功也渭自鳥鼠洛自熊耳淮自桐柏此陰列之山也漢自嶓冢江起汶山此陽列之山也

孰曰先後之次而不可見乎案水性就下下流不通上流雖疏鑿水之壅遏自若禹豈若是鑿乎路史發揮云云妄也

兖徐揚三州草木

杜少穎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爲宜不待書也兖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兖則惟繇惟條也揚則惟夭惟喬也徐則草木漸包也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青徐梁揚冀雍諸夷貢篚

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崑崙三國亦篚織

皮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蔡傳梁州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爲然林之奇曰冀州之島夷徐州之淮夷梁州之和夷與雍州之崑崙析支渠搜皆是逐州之間所近要荒之服也洪水既平之後任土作貢但責其必貢亦不責其重貢惟輸其所有之物如蠙珠織皮之類是也

青徐揚雍諸夷貢篚

雍州未敘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蔡沈曰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

詳略耳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愚謂梁州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爲然案蔡氏既以蘇氏之說爲然而此處仍云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於末者不敢改經序愼也

岷通作汶

丹鉛總錄蜀山之大者曰岷山其川曰岷江漢人隸書作汶多與汶上之汶相混列子貉不踰汶謂川汶非汶上也史記冉駹爲汶山郡類篇曰汶音岷據史記引禹貢岷嶓既藝及岷山之陽及岷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也而今汶川縣誤呼作問音蜀焉得齊南魯北之水乎

禹貢任土作貢

案冀一賦上上錯田中中土白壤兗二田中下賦貞土黑墳貢漆絲篚織文青三田上下賦中上土白墳貢鹽絺海物絲枲鉛松怪石篚厭絲徐四田上中賦中中土赤埴墳貢土五色夏翟孤桐浮磬蠙珠魚篚元纖縞揚五田下下賦下上上錯土塗泥貢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木篚織貝包橘柚荊六田下中賦上下土塗泥貢羽毛齒革金杶幹栝柏礪砥砮丹箘簵楛包匭菁茅納錫大龜篚元纁璣組豫七田中上賦錯上中土壤下土墳壚貢漆枲絺紵篚織纊錫磬錯梁八田下上賦下中三錯土青黎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雍九田上上賦中下土黃壤貢球琳琅玕

禹貢九州地理考

冀州今山西之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及眞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　盛京之錦州府河南之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西抵東受降城今蒙古名薩爾几村之地東迄於大遼水也　兗州今山東之東昌府及曹州

陽穀壽張鄆城三縣濟南青州二府北境直隸之大名府及眞定河間二府東南境河南衛輝之胙城縣也　青州今山東之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四縣南境濟南府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八縣及泰安州萊蕪縣北境兗州府東阿平陰二縣北境其東北跨海爲　盛京之奉天府及於朝鮮國也　徐州今江南之徐州及鳳陽府懷遠五河虹靈璧四縣泗宿二州淮安府桃源清河安東宿遷睢甯贛榆六縣邳海二州山東之兗州府滋陽曲阜甯陽泗水金鄉魚臺嘉祥鉅野汶上鄆

城郯滕嶧費十四縣及平陰縣南境濟甯東平沂三州濟南府
新泰縣及萊蕪縣泰安州南境青州府莒州蒙陰沂水日照三
縣及諸城縣南境也　揚州今江南之江臨揚州廬州安慶池
州太平甯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
鳳陽府鳳陽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六縣淮安府山陽鹽城
二縣河南之汝甯府光山固始二縣光州湖廣之黃州府羅田
蘄水廣濟黃梅四縣廣東之潮州府及浙江福建江西皆是也
荆州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安陸荆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
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及襄陽府南漳縣德安府

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五縣隨州南境黃州府黃岡麻城黃
陂黃安四縣廣西之桂林府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境也
豫州今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甯五府汝州直隸之大
名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之兖州府定陶城武曹單四縣江南
之鳳陽府潁亳二州潁上太和蒙城三縣湖廣之襄陽府襄陽
光化宜城棗陽穀城五縣均州鄖陽府之鄖保康二縣及鄖西
縣東境德安府隨州北境也　梁州今陝西之漢中府興安州
及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陽鎮安商南四縣鞏昌府兩當文成三
縣徽階二州湖廣之鄖陽府房竹山竹溪三縣及鄖西縣西境

四川之成都保甯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
及敘州重慶夔州三府瀘州江北諸州縣松潘建昌二衛疊溪
營黎大所天全六番招討司是也　雍州今陝西之臨洮平陽
慶陽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長安咸甯咸陽興平臨潼高陵鄠
藍田涇陽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朝邑郃陽澄城白水韓城
華陰蒲城同官武功永壽三水淳化長武二十七縣同華耀乾
邠五州鞏昌府隴西安定會甯通渭甯遠伏羌西和秦安清水
漳禮十一縣秦州及榆林甯夏中靖遠岷州洮州甘州莊浪諸
衛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是也

禹時尚未盡入版圖

禹貢滙解卷之一

黃岡洪兆雲虞卿氏纂輯

禹敷土

釋文曰敷芳無反案曰史記夏本紀禹命諸侯百姓興人徒以傅土裴駰曰尙書傅作敷司馬貞曰大戴禮作傅土故此紀依之鄭大司樂注亦云禹敷土又荀子成相篇云禹溥土楊倞注云溥讀爲敷案曰鄭云敷布馬云分者說文訓施施布分布義也大司樂注云禹治水傅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商頌長發云禹敷下土方箋云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廣大其竟界鄭注

欽定皋陶謨云奄大九州之土敷土旣畢廣輔五服而成之然則此節鄭注雖不全亦必以爲廣大其界也雍州西至崑崙析枝渠搜梁州西南尤廣袤不可紀極黑弱二水更遠北盡朔漠南窮南海皆非上古所有故以敷土爲廣大其界也

隨山刊木

鄭曰必隨州中之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傳曰隨行山林斬木通道案曰鄭以刊爲除者襄二十五年傳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杜預云刊除也是也

奠高山大川

馬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傳曰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之視疏曰五岳嵩岱衡華恒也四瀆江淮河濟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案曰馬以奠爲定者周禮地官大司徒鄭注同也

冀州

左傳疏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三都相去各二百餘里俱在冀州蔡傳八州皆言疆界而冀州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梁岐皆冀州山河水所經

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 地理今釋冀州今山西之太原平陽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及眞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州西境 盛京之錦州府河南之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也案東受降城卽蒙古名薩爾几村

旣載壺口

蔡沈曰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皇輿表吉鄉縣今吉州屬平陽府地理

一今釋壺口今山西平陽府吉州西南七十里有壺口山黃河之水注其中如壺然案河自塞外入中國壺口當南出之孔道故又名河口

治梁及岐

地理今釋案孔傳梁岐在雍州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西北九十里之梁山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四十里之岐山也蔡傳疑雍州之山不當載於冀州指今山西汾州府永寧州東北之呂梁山一名骨脊山者爲梁山汾州府孝義縣西之狐岐山一名薛頡山者爲岐山然二山去河甚遠不得謂河水所經曾旼云壺

口岐山一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並言於冀得此可釋蔡氏之疑案蔡傳亦自有理

既修太原

蔡沈曰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

地理今釋案孔傳高平曰太原今以爲郡名正義曰卽晉陽縣也唐之晉陽縣今山西太原縣是東北去太原府治四十里蔡傳以爲今河東路太原府者亦統同言之也案此註則蔡傳猶未甚確讀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乃明

至于岳陽

蔡沈曰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鎭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卽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卽今岳陽縣地也皇輿表晉州今平陽府霍邑今霍州並岳陽縣均屬平陽府孔安國曰太岳在太原西南地理今釋岳陽太岳一名霍太山今爲中鎭在山西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山周二百餘里南接岳陽趙城二縣北接靈石縣東接沁源縣界案岳陽是山名陽則山南是禹非至岳山乃至岳山南之地耳

覃懷厎績

蔡沈曰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沁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厎績地理今釋覃懷今河南懷慶府地通典云懷州禹貢覃懷之地是也案覃懷以平地而近河水變遷不常雖以爲在懷慶府地焉知的在何處

至于衡漳

蔡沈曰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爲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

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爲濁漳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軍東光縣也案皇輿表今平定州樂平縣屬太原府長子縣屬潞安府涉縣屬彰德府東光縣今阜城縣屬河間府　地理今釋清漳水出今山西太原府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沽嶺水經注所謂少山大黽谷也東南流至河南彰德府涉縣交漳口會濁漳水又東北流入直隸界至廣平縣分二支一支東行入衛河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山東邱縣界後分二支一支北行入大陸澤一支爲經流東北行經直隸清河阜城交河至青縣合衛河北流至天津西沽合桑乾諸水東行入海所謂老漳河也其一支入大陸者亦東北行至天津西沽合諸水入海所謂新漳河也濁漳水出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發鳩山亦東南流至交漳口會清漳案經但言漳當日未必果分清濁姑以今日所名釋之耳

厥土惟白壤

蔡傳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著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案曰馬云壤天性和美也者地官大司徒鄭注云壤和緩之貌說文土部云壤柔土也柔亦和美意也

厥賦惟上上錯

案曰鄭云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云云又云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者是不遣井稅夫無公田鄭乃以井計之蓋以九夫爲井差爲九等甚便假借言之觀下梁州注鄭以錯爲雜傳與之合馬注非也

厥田惟中中

案曰鄭云地當陰陽之中云云者說文土部云地之吐生萬物者也釋名同大司徒注以萬物自生焉則言土土吐也以人所耕而樹藝焉則言壤彼辯土壤此辯土田義同也又云田著高下之等者當爲水害備也者鄭意以上中下之等是據地形高下言之凡水害田之高者修防可緩下者宜急故治水先從下起是著其高下欲爲水害設備馬與鄭同也鄭馬知據地形高下者地形西北高東南下雍州在西北田上上明高爲上揚在東南田下下明卑爲下荆在揚西高一等梁在荆西又高一等三州當下三等水害沇州爲甚地卑也田中下冀中中豫中上青上下徐上中禹導河經冀豫間至大伾則折而北行由冀沇間趨於海明青徐地高不可更東沇尤下於冀豫順其就下之性導之北行耳是上中下據地高下王及傳非也蓋鄭以高下

言則不論肥瘠以肥瘠於賦之多寡自可見也王蕭務與鄭違故變言肥瘠則與賦之多寡撓互不合矣然舍賦而專言田猶可自持其說不顚蹶也惟僞孔兼高下肥瘠言則高者不必肥難言上上矣下者不必瘠豈得爲下下乎疏反欲駁鄭王以申僞孔乃云如鄭義高處地瘠不得爲上如王義肥處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爲上此數語正是駁僞孔使無處置喙者乃反以駁鄭王耶蓋鄭以上爲高卽不以上爲肥穎達若云高處地瘠不得爲肥不足難鄭若欲言高處地瘠不得爲高則又難出諸口故漫云不得爲上其辭遁矣若王則不以高爲上專以肥爲上耳乃駁之云肥者地下水害所傷不得爲上然則反以瘠者爲上上乎非也

恒衞既從

蔡沈曰恒衞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卽今定州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流合滱水至瀛州高陽縣入易水衞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卽今眞定府靈壽縣也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入易水案皇輿表定州曲陽縣今眞定府曲陽縣瀛州今河間府高陽縣今屬保定府　案曰據漢志恒入滱衞入滹沱而四水截然不相假借鄭但云恒出恒山衞在靈壽其他無所旁及二水源流甚短大約不過在東西數十里之間蓋不施功者雖大亦畧施功者雖小必記禹貢例如此鄭注本義亦祇如此惟因水經滱水篇云滱水東過中山上曲陽縣北恒水從西來注之酈注云自下滱水兼納恒川之通稱卽禹貢所謂恒衞既從也如其說則滱水皆恒水矣此北魏人議論非古義然酈亦祇就恒水言之耳近儒因此妄援爲例遂謂衞水亦卽滹沱憑臆衍說牽引閒文皆非也

大陸既作

蔡沈曰大陸孫炎曰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絕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澤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洚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平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澤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案皇輿表澶今大名府開州相今彰德府邢州今順德府趙州深州今眞定府　地理今釋大鹿澤一

名廣阿澤跨今直隸保定府束鹿縣順德府鉅鹿縣眞定府隆平縣甯晉縣深州上承滹沱滏陽漳唐諸河水滙爲巨浸又東北流爲新漳河至大城縣爲子牙河至天津衞入海按漢書溝洫志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鉅鹿正在西山之下自是大河所經程大昌以爲鉅鹿去河絕遠未嘗逕邢以行非也當從孫炎之說爲是

島夷皮服

蔡傳海曲曰島爾雅釋名曰海中可居者曰島林之奇曰冀之島夷與青之萊夷徐之淮夷梁之和夷雍之崑崙析支渠搜皆

逐州所近要荒之服也地理志作鳥夷顏師古所謂東北夷搏取禽獸食肉衣皮者也一說居海島被服容止皆象鳥作鳥謂居海島也又釋文曰鳥當老反疏曰孔讀鳥爲島案曰鄭云云者鄭與馬王及史記漢書並作鳥僞孔破讀仍不改字衞包始改之五帝本紀言禹功東至鳥夷是也　胡渭曰傳云島衣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林少穎曰茹毛飲血而衣皮夷狄之本性不必水害既平而後得服其皮也乃改爲今說王氏炎云北方地寒故服皮南方地暖故服卉東陽陳氏曰非也此自言各有所出耳北方皮服豈夏亦服之乎南方蕉葛豈冬亦服之乎如吉貝木棉皆南方所出然皆非暑服也陳說良是

夾右碣石入于河

胡渭曰王伯厚云在高麗界者爲左碣石在平州南者爲右碣石蓋以經文右字屬下讀愚謂經有二荆山不加南北字以別之有二嶓山不加東西字以別之碣石一而已何用目之曰右果爾則導山之文無右字當以爲左碣石矣金吉甫取之殊不可曉　蔡沈曰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

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爲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爲九門無此山也案皇輿表驪城縣今永平府撫甯縣平州今永平府　地理今釋案漢書地理志云大碣石山在古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武帝紀注文穎云碣石在遼西絫縣絫縣今罷入臨渝此石着海旁蓋驪城卽今永平府撫甯縣絫縣卽今昌黎縣二縣壤地接連晉無碣石踪跡而海水蕩滅之說又荒誕不可信考肇域志云山東濟南府海豐縣有

馬谷山卽古碣石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載劉文偉之說亦以馬谷山在古九河之下合於禹貢入河入海之文斷爲碣石無疑近世論碣石者惟此說庶幾近之

濟河惟兖州

蔡沈曰林氏曰濟古文作泲說文註云此兖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爲正茅瑞徵曰沇卽沇水其從水從齊者非四瀆之水然水經注云二濟同名則泲之訛爲濟舊矣案皇輿表房子

縣今趙州臨城縣屬眞定府濟出於此其非四瀆明甚故四瀆之濟當爲泲不當作濟　蔡傳兖州東南據濟西北距河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兖州東南跨濟非止于濟也愚謂河昔北流兖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淪入於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　地理今釋兖州今山東之東昌府及冀州府曹州陽穀壽張鄆城三縣濟南青州二府西北境直隸之大名府及眞定河間二府東南境河南之衞輝府胙城縣也

九河旣道

蔡沈曰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旣道者旣順其道也案經流不得爲九河之一簡潔亦不得合而爲一觀朱子孟子集註仍分簡潔爲二可見矣　案孔穎達九河疏據爾雅郭璞注以簡潔爲二河朱子孟子集註亦因之曰簡曰潔分舉犂然蔡傳據曾旼之說合簡潔爲一河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林之奇嘗辯之以爲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嘗從孟子集註　曾彥和云九河其一不名者河之經流先儒分簡潔爲二非也林

少穎以爲不然九河自大陸以北播爲九道其勢均也安得以一爲經流八爲支派哉二說皆誤漢書敘傳云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其一亡者卽是徒駭孔疏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說本於此朱子亦以爲然故孟子集註簡潔仍爲二河而蔡傳獨從曾氏何耶

雷夏旣澤

蔡沈曰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入于

澤澤不能受則亦汎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㒷與表雷
澤縣今東昌府濮州地理今釋雷夏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
有雷澤接曹州界水經注云雷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
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案雷神云云其
說荒誕蔡傳不當錄

灉沮會同

蔡沈曰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灉許愼云河灉水在宋又曰
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水經汳水出陰
溝東至蒙爲狙獾則灉水卽汳水也灉之下流入于睢水沮水

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
爲灉濟出爲濋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
詳孰是案蔡傳疑其詞未遂以汳睢當灉沮也　地理今釋案
宋元和志灉水沮水俱出濮州雷澤縣西北平地去縣四十里
九域志濮州有沮溝卽禹貢灉沮會同是也宋時河決曹濮間
灉沮之源適當其衝而泥滓塡淤二水遂涸蔡傳乃欲以汳睢
當之非是韓汝節云汳沮在豫徐之境無預於兗州而兗州自
有灉沮也案蔡傳亦自有考證　兗患莫大於河河自大伾北
折而入兗更挾漯降汾洚而益成其大而兗地平土疏又無崇

山峻嶺以爲之障被害尤甚故於將入海未入海之處不惜數
百里地分而九之使支流分其勢於外正派順其流於中循其
新開之道而入於海兗自是無河患其次莫大於濟雷夏濟所
鍾也向濟水未治橫流入澤澤不能受遂至汎濫奔潰不知何
爲雷夏而澤非其澤今濟水治而上流旣有所歸下流復有所
洩雷夏乃能蓄水成澤若至是始名爲澤者兗之無濟患亦可
知至於水自河出爲灉濟出爲沮向者正流未治故別流亦散
漫無紀今道者道澤者澤而二水亦合流以入泗而入海如諸
侯會同以朝天子益可見濟河之治矣

桑土旣蠶

案曰鄭云今濮水上地有桑間者樂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
音也鄭彼注云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水出桑間
在濮陽南是也蔡傳云旣蠶者可以蠶桑也

是降丘宅土

案曰鄭云此州夾川兩大流者謂河沛也又以降爲下者釋詁
降下同訓落降亦下也應劭風俗通義山澤篇引此經而釋之
與鄭同惟宅作度云營度爽塏之場邑落之爲小異也

厥土黑墳

蔡傳墳土脉墳起也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疏色黑而墳起案曰馬云墳有膏肥者晉語地墳韋昭曰墳起也有膏肥則墳起也

厥草惟繇

馬云以繇爲抽者蓋以音近得義說文訓盛故傳云茂草抽則茂盛義亦通也說文艸部云蘨草盛皃从艸繇聲夏書曰厥草惟蘨余招切今作繇衞包改

厥木惟條

厥田惟中下

傳曰田第六也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蔡傳貞正也兖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兖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賦貞者謂賦亦第九與州正爲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案曰鄭云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者鄭意以此十三年爲降丘宅土以後之十三年也史記河渠書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漢書溝洫志同據文似與此經合鄭不援彼義者禹之十三年徧治九州不得專於一州此貞作自是謂使民自治其田非如史漢所引夏書言禹抑洪水之十三年故鄭不就彼說也蓋沇州被水害最深故成賦最後疑他州亦未必水去即徵賦亦必遲待成熟然後徵之少或一二年多至數年但沇州最在後於此見之他州從可知此鄭意也馬及僞孔以爲治水之十三年已非馬又併繇

九年數尤非僞孔以州第九賦與相當亦非也　釋文曰載馬鄭本作年案曰爾雅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僞古文斤斤守之不失故大禹謨云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允征云每歲孟春伊訓云惟元祀太甲云惟三祀說命云王宅憂亮陰三祀泰誓云惟十有三年豈知古人臨文正不拘堯典三載汝陟帝位鄭作三年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孟子作三年劉歆引伊訓云維太甲元年論語引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多方前云五年後云五載皆是通稱此載字當从馬鄭作年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案曰鄭云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者天官太宰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有嬪貢器貢幣貢鄭注以嬪貢爲絲枲器貢爲丹漆等幣貢爲皮帛等彼疏以絲枲爲青州貢而沇亦有絲漆則正是此州貢帛則彼疏以爲織貝揚州貢而此州亦有織文又太府掌九貢之貳以受其貨賄之入頒其貨於受藏之府頒其賄於受用之府彼疏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又內府掌受九貢之貨賄以待邦用是也鄭又云其實於篚者云云者疏說是也鄭又引允征云云者鄭所傳古文於伏生二十八篇外增多二十四篇內有允征篇見尙書卷首疏彼疏欲扶孔斥鄭反目爲僞書實則是孔安國所得之眞古文故鄭引其文爲證也此本夏書正可證夏事所云周王殆似釋文周易義取周普之比孟子篚厥元黃紹我周王文相似而實不同僞孔乃入之武成非也詩七月云載元載黃月令朱綠之元黃之故云元黃也　孔傳云織文錦綺之屬吳氏揚州注曰染其絲五色織之曰織貝不染五色而織之成文者曰織文故以爲綾羅之屬而不言錦蓋錦必染絲以織也其義較長今從之

浮于濟漯達于河

案曰張參五經文字云漯水自本作濕經典相承作漯而以濕爲燥溼之溼按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他合切溼幽溼也从水一所以覆也覆而有土故溼也㬎省聲失入切今流俗沿誤二字相混而皆失之漢千乘郡有濕沃縣㬎水所經故名而地理志訛爲溼司馬彪魏收皆承其謬惟水經注作濕沃當從之　蔡沈曰地志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漢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案皇輿表東武陽今濮州朝城縣屬東昌府千乘今青州府樂安縣　地理今釋漯今山東東昌府朝城縣南有漯河故廣十餘里又青州府高苑縣北有漯

河濟南府禹城縣西二里有漯河一名源河俗又名土河東北入臨邑縣界案朝城漢之東武陽縣高苑漢之千乘縣禹城漢之高唐縣也蓋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被以漯名矣故漢志於平原郡高唐注則云漯水所出於東郡東武陽則曰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疏解漯水源流固自瞭然蔡傳未究斯旨又誤解程大昌此河乃漢河原非禹河之語竟不知漯河所在舍平陳師凱書傳旁通曰程氏之意非指漯爲漢河蓋舍言漯入河處所

受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澶相以北之河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爲是也案此駁蔡傳極有理考漯水者以地理今釋爲是　胡渭曰濟漯二水爲東南四州貢道之所必由非獨兗也青承兗曰達於濟則由濟入漯可知矣徐承青曰達於菏則由菏入濟可知矣揚承徐曰達于淮泗則由淮入泗由泗入菏可知矣淮通泗泗通菏菏通濟濟通漯漯通河四州之貢道無不由濟者而總與陶丘滎澤之間無涉此其所以不言逾也林少穎曰案經文無濟漯相通之道非也

海岱惟青州

蔡沈曰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襲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案皇輿表襲慶府今兗州府奉符縣今濟南府泰安州　林少穎云爾雅不言青州者青并於徐也蔡傳取之按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邢昺疏云營州卽青州地也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丘齊有營丘豈是名乎殷改青曰營青地入營未嘗并於徐也林氏徒以越海之嫌當今徐而不合營故爲此言然邢疏鑿鑿可據蔡氏汨於近說而不知攷亦獨何哉　地理今釋青州今山東之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四縣南境濟南府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八縣及泰安州萊蕪縣北境兗州府東阿平陰二縣北境其東北跨海爲　盛京之奉天府訖於朝鮮國也案朝鮮國在海外與登州府遥對奉天府比隣則唐虞之土宇大矣

嵎夷既畧

嵎夷堯典疏云尚書考靈曜及史記作禺銕按五帝本紀作郁夷張守節曰郁音隅夏本紀仍作嵎夷司馬貞曰今文尚書及帝命驗竝作禺鐵在遼西鐵古夷字也緯書已亡檢史記無作禺銕者唯說文作嵎銕銕字見金部云古文鐵从夷从夷則可

讀爲夷不當作鐵其作鐵者蓋後人傳寫之誤范氏以東夷九種爲嵎夷必有根據杜氏通典亦用其說今從之　蔡沈曰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畧經畧爲之封畛也卽堯典之嵎夷于欽曰甯海州爲禹貢嵎夷案嵎夷卽今朝鮮國地與山東登州府隔海相望薛氏于氏說皆非是　胡渭曰九州唯此書略必有精義傳云用功少曰略非也按左傳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又曰封畛土略又曰侵敗王略略皆訓界經略猶言經界也王說本此而曾氏尤善林少穎稱之

濰淄其道

釋文曰濰音惟本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案曰漢書地理志引作惟甾師古曰惟字今作濰甾字或作淄古今通用也地理志琅琊郡朱虛下箕下又作維靈門下橫下折泉下又作淮王子侯表城湯頃王子東淮侯類封北海北海郡別無淮水亦濰之異文通鑑梁武帝紀魏李叔仁擊邢杲於惟水胡三省注惟當作濰是濰維惟淮一也說文有甾字菑字無淄字周禮夏官職方氏云幽州其浸菑時以菑爲淄是也　蔡沈曰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琅琊郡箕縣今密州莒縣東北濰山也北至

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案皇輿表密州莒縣今青州府莒州濰州今濰縣屬萊州府淄川縣今屬濟南府　地理今釋濰水出今山東青州府莒州西北九十里箕屋山卽濰山也土人名爲淮河東流逕諸城縣西折而北至萊州府昌邑縣東北五十里入海　地理今釋淄水出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南顏神鎭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卽原山也其山接濟南府章邱淄川萊蕪三縣淄水出於山之東谷東北流至青州府壽光縣北由

清水泊入海禹時淄水入海不入濟水經注敘述甚明史記河渠書亦云禹治水之後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是二水不通可知蔡氏因漢書淄水入沛一語云淄水東入濟非是案此則蔡傳謂淄水流至壽元縣皆不誤但謂入濟則誤耳　地理謂淄入濟水經謂淄入海杜預謂淄入汶鄭樵以入汶爲是今按左傳昭二十六年成人伐齊師之飲馬於淄者注云淄水出泰山梁父縣西北入汶此淄卽柴汶也杜注左傳不誤鄭據以爲禹貢之淄則誤耳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林氏曰此州之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案曰鄭云斥謂地鹹鹵者說文鹵部云西方鹹地也从鹵省象鹽形安定有鹵縣東方謂之㡿西方謂之鹵青州東方故言斥而鄭以鹵解之者對文則異散文則通也彼部又有鹹字注云北方味也故鄭連言鹹鹵也　蔡傳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愼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不煮爲鹽者也謹遵

欽定彙纂注斥鹵可煮爲鹽故青有魚鹽之利今登州千里長沙是其地漢志海濱作海瀕廣斥作廣潟　管子云齊有渠展之鹽燕

有邃東之煮渠展今不知所在水經注云平度縣有土山膠水北歴土山注于海海南土山以北悉鹽坑相承修煮不輟平度漢屬東萊郡故城在今掖縣東北自此以西歴昌邑濰縣壽光縣樂安縣其北境濱海之地疑即是古之渠展爾雅十藪齊有海隅郭璞以海濱廣斥當之渠展蓋海隅之别名也然廣斥恐不止於此按齊語桓公通齊國之魚鹽於東萊使關市譏而不征以爲諸侯利韋昭曰言通者則先時禁之矣東萊齊東夷也取魚鹽者不征稅所以利諸侯致遠物也由此觀之則東萊出鹽最多鄭康成周禮注云東西曰廣南北曰輪禮記注云横量曰廣從量曰輪廣者東西之地形也今登萊二府東西長八九百里三面濱海皆可以煮鹽海濱廣斥蓋謂此也金說良是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傳曰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鄭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傳曰絺細葛錯雜非一種案曰鄭以錯爲雜者采芑詩疏云錯者雜也祭義不併不錯注錯雁行也考工記紾而昔先鄭注昔讀爲交錯之錯是有雜義也

胡渭曰惟錯有别解林少頴云先儒謂海物錯雜非一種此說

不然夫既謂之海物而不指其名則固非一種矣何須更言惟錯竊謂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别是一物如豫州之磬錯也吳幼清云惟或在句中猶言與及暨也或在句端猶如越如若也錯石可磨礪者也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爲錯按此錯果爲石則荆何必又貢礪砥惟字在句中亦不盡如吳氏訓海岱惟青州豈可謂與青州暨青州邪

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傳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疏曰釋水云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谷是兩山之間流水之道故言畎去水故言谷也枲麻也鉛錫也　金吉甫云怪石如今萊之温石可爲器今青州黑山紅絲石紅黃相參文如林木或如月暈如山峰如雲霞如花卉即古怪石也淄川梓桐山石門澗石色如青金紋如銅屑理極細密亦奇石但不如紅絲石之堅凡此諸品皆可爲器用今取以爲硯登州府志云怪石出萊陽縣五龍山色類崑山石無文理過之按經之怪石本出岱畎青萊登之地去岱絕遠泛引無當也名醫别錄言白紫石英皆生太山山谷白石英大如指長二三寸六面如削白澈有光長五六寸者彌佳寇宗奭曰紫石英明澈如水精但色紫而不匀李

時珍曰太平御覽云自大峴至太山皆有紫石英太山所出甚瓌瑋斯二英者其經之所謂怪石乎英通作央說文瑛玉光也徐鍇曰案符瑞圖玉瑛仁寶不斲自成光若白華漢文帝時渭陽玉瑛見今白石紫石瑛皆石之似玉有光瑩者由是觀之二英之可代玉益信矣但近世器服之飾此石罕用人唯知有藥物故言怪石者不復以二英當之耳

萊夷作牧

蔡沈曰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司馬貞曰宣七年左

傳齊侯伐萊服虔以爲東萊黃縣是今案地理志黃縣有萊山恐即此地之夷地理今釋案蔡傳以萊夷爲今萊州之地然元和志云故黃城在登州黃縣東南二十五里古萊子國宣七年春秋傳曰齊侯伐萊杜注今萊黃縣是今之登州府亦禹貢萊夷地不獨萊州府矣

厥篚檿絲

傳曰檿桑蠶絲中琴瑟弦疏曰釋木云檿桑山桑郭璞曰柘屬也是蠶食檿桑所得絲韌中琴瑟弦也

浮于汶達于濟

曾彥和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縣泰山入濰者青州之汶也按原山北接淄川逕萊蕪青徐之境汶雖徐水其導源處猶爲青域故青之貢道書浮于汶云

蔡沈曰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也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也于氏欽曰入濟之汶見禹貢論語之汶上書傳謂之北汶即今大清河入濰之汶見漢書入沂之汶見水經稱有三汶清河爲大案是輿表襲慶府萊蕪縣今泰安州萊蕪縣屬濟南府鄆州中都縣今東平州汶上縣屬兗州府 地理今釋汶水出今山東濟南府萊蕪縣其源非一合流

於泰安州之靜安鎮謂之大汶又有小汶出新泰縣宮山之下至徂徠山南入大汶汶水舊由安民亭合濟水東北入海自明永樂九年於東平州東六十里築戴村壩盡遏汶水出南旺南北分流南流達於濟甯州會沂泗諸水入淮者十之四北流達於臨清州會漳衛諸水入海者十之六矣案蔡傳不云入海蔡氏時汶猶入濟也 案水經注有牟汶北汶柴汶元和志又有嬴汶禹貢錐指云汶水有五蓋北汶嬴汶柴汶牟汶其一則經流也嬴汶在今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新泰縣宮山之陰流合牟汶牟汶在萊蕪縣南門外西流至泰安州東入汶北汶即汶

水源出泰山分水嶺泰安州志謂之塹汶柴汶在泰安州東三十五里俗名司馬河又有水出萊蕪縣寨子村流合牟汶者近志號爲浯汶處漢志瑯琊靈門縣有高泵山浯水所出東北入濰說文云水出靈門山世謂之浯汶在今莒州界與萊蕪無涉志誤

禹貢滙解卷之一終

禹貢滙解卷之二

黃岡洪兆雲虞卿氏纂輯　姪艮猷晉臣校刊

海岱及淮惟徐州

爾雅濟東曰徐州郭注云自濟東至海似爲禹貢徐州之舊域然堯時揚州之境跨江北至淮而爾雅云江南曰揚州蓋殷割淮南江北之地以益徐視堯時之徐州則大矣周禮正東曰青州禹貢徐州之山水皆在焉蓋以徐爲青青地大半入幽而徐之西則又入於兖云呂氏春秋泗上曰徐州鄭漁仲釋之曰泗水出陪尾山至下邳入淮源委皆在徐州非若淮之與揚共濟之與兖共也故不章亦得以爲說焉　蔡沈曰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辯故畧之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也案不言四至蔡氏說精必言三至林氏論確　地理今釋徐州今江南之徐州及鳳陽府懷遠五河虹靈璧四縣泗宿二州淮安府桃源清河安東宿遷睢甯贛榆六縣邳海二州山東之兖州府滋陽曲阜甯陽泗水金鄉魚臺嘉祥鉅野汶上郯城鄒滕嶧費十四縣及平陰縣南境

濟甯東平沂三州濟南府新泰縣及萊蕪縣泰安州南境青州
府莒州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及諸城縣南境也

淮沂其乂

釋名淮圍也圍繞揚州北畧東至海也風俗通淮均也所以均
其勢也按淮水發源于胎簪水經云淮東流而會汝水又東流
至潁又東合澮水浸衍而入洪澤 東北出清江與河會東則
由黃河以入海南則達邗溝以入江此後世之淮而禹時異是
禹貢之淮發源于豫入海于徐不與江河通 曾彥和云淮出
豫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爲害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

言之此說非也徐揚共是淮而揚平較卑豈獨能無患蓋當時
淮患孔急不可須臾待故禹在徐卽令揚屬徐與徐協力治之
揚所以不復言治淮也 鄭康成曰沂水出沂山或云臨樂山
酈道元云沂水出艾山禹貢錐指謂雕崖臨樂艾山皆沂山支
阜之異名也蔡傳引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
水出尼邱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水出太公武陽之
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按水經注出
尼邱之沂水流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門亦曰
雩門卽曾點所浴也西入泗水與經文之沂無涉故金履祥謂

出泰山者禹貢之沂徑魯雩門者曾點浴沂之沂蓋水經注有
小沂水者二曾僅舉其一沂水出泰山郡之蓋縣今但云出於
泰山非也疑脫蓋縣二字

蒙羽其藝

蔡沈曰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
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藝者
言可種藝也按地理今釋蒙山在今山東青州府蒙陰縣南八
里西南接兗州府費縣界延袤一百餘里皇輿表朐山縣今海
州屬淮安府 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詩

魯頌奄有龜蒙論語季氏將伐顓臾孔子曰昔者先王以爲東
蒙主邢昺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
顓臾國在山下後魏志新泰縣有蒙山劉芳徐州記蒙山高四
十里長六十九里西北接新泰縣界元和志蒙山在新泰縣東
八十八里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
謂蒙與東蒙爲二山也 齊乘曰龜山在今費縣西北七十里
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禹貢之蒙羽論語之東蒙
正此蒙山也後人惑於東蒙之說遂誤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爲
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故今定正之邑人公鼒論曰蒙山高

峯數處俗以在東者爲東蒙中央者爲雲蒙在西者爲龜蒙其
實一山龜山自在新泰其北有沃壤所謂龜陰之田亦非即龜
蒙峯也叅之邢疏東蒙即蒙山非有二山明矣　地志蒙山在
泰山西南焦氏曰蒙山與龜山相連延袤八十餘里指南禹貢
有蒙山徐州者在泰山蒙陰縣梁州者在蜀郡青衣縣今曰蒙
頂　漢志祝其縣南有羽山杜預左傳注亦云在祝其縣西南
縣之故城在今贑榆縣界而隋志朐山縣有羽山元和志云羽
山在朐山縣西北一百里又云在臨沂縣東南一百十里與朐
山縣分界朐山今海州臨沂今沂州也近志郯城縣東北亦有

羽山接贑榆界齊乘云羽山舊在朐山縣東北九十里今屬沂
州在東南百二十里時郯城未復故在州境也諸說不同要之
此山在沂州之東南海州之西北贑榆之西南郯城之東北實
皆一山跨四州縣之境也明一統志云在贑榆縣西北八十里
則誤矣說者皆以此山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即左傳所云
其神化爲黃熊入于羽淵者也愚謂此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
宅孔安國舜典傳云羽山東裔在海中今登州府蓬萊縣有羽
山寰宇記云在縣東十五里即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
以近殛鯀之地而名此與孔傳謂在海中者合當從之齊乘九

目山東北二十里有龍山又北即羽山蓬萊新志云在縣東南
三十里禹貢之羽在徐域舜典之羽在青域不可以無辯　地
志羽山在東海之南焦氏曰在淮安贑榆縣西北即舜殛鯀處
然登州又有羽山在府治東亦以爲舜殛鯀處水經注羽山東
海之南山西有羽淵禹父所化其神爲黃熊入于羽淵

大野既豬

蔡沈曰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
鉅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又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
陂或皆大野之地也地理今釋元和志云大野澤一名鉅野在

鄆州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禹貢錐指云鉅
野屢遭河患自漢以來衝決填淤凡四五度高下易形久已非
禹迹之舊逮元至正四年河又決入此地及河南徙澤遂涸爲
平陸而畔岸不可復識矣案皇輿表鉅野縣今屬兖州府

東原厎平

蔡沈曰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厎平者水患已去而厎
於平也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案
地理今釋東原今山東兖州府東平州及濟南府泰安州之西
南境也　徐州之水淮爲大沂則入于淮者也淮不治沂亦因

而汎溢禹功施而淮既入海沂入泗以入淮水之流者無不治焉至蒙羽二山乃淮沂之下流也今淮沂乂而地利可興凡近山之地皆可種蓺上之高者平矣其次莫大於濟彼大野澤乃濟水橫絶之處蓋濟自陶邱北而下分而爲二一東南流爲菏一東北流爲泲皆會於大野大野不能受則奔潰爲患禹功既施而大野始能容受二流有蓄有洩而既豬矣則水之止者無不治焉至東原之地乃大野環抱之所濟水所經也今濟治而沮洳盡去悉厎於平而土之卑者治矣

厥土赤埴墳

案曰鄭云戠讀曰熾熾赤也者易豫九四朋盍簪簪虞翻作戠玉篇戠音之力切宋丁度集韻亦云埴或作戠是古有戠字晉成公綏傳天地賦云海岱赤埴華梁青黎埴即戠字後人加土也說文火部云熾盛也从火戠聲火盛色赤據蜀郡　丹砂赩熾劉淵林註引此經而善注又引鄭此注是鄭意以戠即赤也赤工博埴鄭彼注云黏土此經俗儒作埴訓土黏鄭不從者鄭必目驗徐州土不皆黏也虞翻訓戠爲聚會聚會有黏義劉熙釋名釋地云土黃而細密曰埴埴膩也黏昵如脂之膩也疑埴亦可與戠通傳云黏土亦得備一義也

草木漸包

案曰馬云包相包裹也者說文艸部蔪草相蔪苞也从艸斬聲書曰艸木蔪苞此孔氏古文當從之釋文反以作苞爲非唐人不識字也云相蔪苞與馬義同馬必亦作蔪苞釋文引作包就僞本也大雅生民詩實方實苞傳云苞本也箋云苞茂也行葦詩方苞方體箋同釋詁云苞豐也其本豐茂則相苞裹與馬合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傳曰田第二賦第五也

厥貢惟土五色

漢書武帝賜齊王閎策曰受茲青社燕王旦曰元社廣陵王胥曰赤社蓋古之遺制猶存故郊祀志元始五年令徐州牧歲貢五色土各一斗也元和志云徐州彭城郡開元貢五色土各一斗寰宇記亦云徐州歲貢五色土各一斗出彭城縣北三十五里之赭土山徐州新志蕭縣東南山出白土西山出紅土今按水經注姑幕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受之姑幕漢屬琅邪郡其故城在今諸城縣西北縣本魯諸邑亦齊琅邪邑古青徐接壤處也漢琅邪郡隸徐州元始之貢疑即是此地所出

李樂並云出彭城恐非古時貢物蓋後人唯知彭城為徐州遂尊以郡界所出當之竊意此土經不言所出之地則徐域必在處多有但他縣或止三兩色而始覓五色俱全故其名特著耳

案曰鄭云土五色者所以為大社之封者周書作雒曰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封諸侯鑿其方一面之土以為土封劉熙釋名釋地云徐州貢土五色青黃赤白黑也是也

羽畎夏翟

案曰鄭以羽畎為羽山之谷者近人注云壟中曰畎說文畎小

流也畎是壟中小水因此而山谷通水之處亦名為畎也又蔡傳羽山之谷也山雉之羽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其名山以羽者以此釋文曰夏行雅反翟徒歷反案曰夏古音戶鄭天官染人注作羽毗夏狄史記漢書亦作狄古畎從巜翟狄同也師曠禽經五采備曰翬亦曰夏翟注云雉尾至夏則光鮮也按夏讀若檟非春夏之夏注謬郭璞爾雅注曰伊雒而南雉素質五采皆備曰翬詩云如翬斯飛言其文之煥散也翬即夏翟審矣

嶧陽孤桐

林少穎云嶧山即詩所謂保有鳧繹非也按漢志東海下邳縣葛嶧山在西古文以為嶧陽魯國騶縣故邾國嶧山在北嶧繹古字通今兖州府鄒縣東南有嶧山一名邾繹亦曰鄒嶧此即鳧繹之繹左傳邾文公卜遷於繹史記秦始皇刻石頌功德者也水經注泗水歷下邳縣逕葛嶧山東即奚仲所遷之邳繹元和志謂之嶧陽山邳州新志云俗名距山以其與沂水相距也此乃禹貢之嶧陽漢志極其分明林氏混而一之大謬蔡傳主葛嶧是也而黃文叔以為在鄒縣非唯不見北征記語亦不知有地理志矣　應劭風俗通義曰梧桐出嶧陽山採東南孫枝為琴聲甚清雅金吉甫云桐性虛特生於山陽則清虛特異貢

之以為琴瑟後世難得則取凡桐之舊者為之謂桐不百年則木之生氣不盡木生氣盡而後能與天地陰陽之氣相應也按桐不限何地唯以生高山者為良張協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岑而孤生蓋凡桐之特生於山岡者皆足貴也禹時則嶧陽饒有其材遂令貢之耳蔡沈曰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為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焦竑曰在鄒縣者為鄒嶧在邳州者為葛嶧皇輿表下邳縣今邳州屬淮安府地理今釋嶧陽一名葛嶧山在今江南淮安府邳州

西南俗名鉅山以與沂水相距也

泗濱浮磬

孔氏安國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蔡傳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陳大猷曰石輕浮可爲磬者成而貢之磬聲清越取輕浮者良　傳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爲磬正義云泗水傍山而過石爲泗水之涯水中見石若水上浮然此石可以爲磬故謂之浮磬茅氏曰此州制貢大略並供禮樂之用按泗濱先儒但云泗水之涯

而不言在何縣水經注泗水自彭城又東南過呂縣南水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晉太康地記曰水出磬石書所謂泗濱浮磬者也　浮磬之浮諸家所說不一周希聖云浮過也與名浮於實之浮同惟泗濱之石其高過於水上者可以爲磬此一說也林少潁云磬之爲器必取其石之最輕者然後其聲清越以長但以輕故謂之浮此又一說也黃鎮成云浮磬出泗水之濱非必水中盡浮生土中不根著者金吉甫云浮磬如今硯石之取子石者蓋石根不著巖崖而特生故謂之浮者此又一說也三說皆不如舊解周氏小與孔疏異猶不相背云　浮磬先儒皆以爲貢石曾彥和曰不云浮石而云浮磬者成磬而後貢之蔡傳二義兼收愚謂曾說非是夔曰予擊石拊石卽磬也已成之磬可成名則石之宜爲磬者因其用以名其質亦可稱磬磬卽石之石太康地記謂之磬石是其義也　地理今釋泗水出今山東兖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陪尾山四源並發故名西南流至兖州府城東金口壩分爲二派一越壩西南流至濟甯州界爲泗河又西南至魯橋入運河一從壩上西流至兖州府城西爲府河又西南至濟甯州東合洸水又西南至天井牐入運河

淮夷蠙珠暨魚

釋文云蠙蚌也疏同其說集韻云蠙珠毋也莊子以水意爲蛙蠙之衣是亦以蠙爲蚌似亦得備一義　孔傳淮夷二水出蠙珠及美魚正義曰蠙與魚皆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名淮卽四瀆之淮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爲水名按淮夷見經傳非一處卽孔注費誓亦云淮浦之夷此獨以爲二水名不應前後相戾及檢陸氏釋文曰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馬云淮夷二水名孔傳云淮夷之水本亦作淮夷二水始知二字乃傳寫之訛穎達不知而曲爲之說殊

可笑也晁以道謂和夷二水名誤本於此王肅解經專反鄭學宜其從馬而違鄭也蔡傳淮夷淮之夷地理今釋淮夷淮南北近海之夷民今江南淮安揚州二府近海之地皆是案蠙魚水中皆生獨淮夷貢者必淮水所産更佳

厥篚元纖縞

曾彦和云先儒以黑經白緯爲纖徐州之篚元也纖也縞也凡三物釋者以元縞爲二物誤矣按說文繒帛也漢書灌嬰販繒注云繒者帛之總名則無論疏密厚薄皆可稱繒傳云黑繒白繒未失也但元纖連讀不當以纖字屬上下耳鄭康成禮記注

白經赤緯曰縞黑經白緯曰纖蓋當時别有此一種纖作爲祥禫之服宅書所稱纖縞非必盡然也曾氏據此以釋禹貢曰纖縞皆去吉凶即吉之服夫祥而縞禫而纖三年之喪變除之節次也使貢篚專爲此設是歲歲豫凶事矣有是理乎參考諸家總不如顔說之當　顔氏曰元黑也纖細繒也縞解支也即今所謂素言獻黑細繒及解支也　案曰鄭云纖細也者說文糸部文也又云祭服之材尚細者周禮齋服有元端又有素端是祭服有元縞也傳曰元黑繒縞白繒者漢書灌嬰販繒注繒者帛之總名故以元縞皆爲繒周禮染人注六入爲元其色緅緇之閒赤而有黑色爾雅縞皓也故以元爲黑縞爲白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諸州貢道皆以達河爲達帝都徐州經文遂云浮于淮泗達于河不知河字本是菏字之誤也此一字有大關係若淮泗可達河則禹時鴻溝已開無故而分支流僅爲徐揚貢道之利大害必及于河矣幸有許氏說文引古文作菏今人始知其誤　水經注菏水分濟于陶邱東北東南逕乘氏縣又東與鉅野黄水合又東入于泗水　蔡沈曰許愼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雝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雝至于泗也

許愼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案皇輿表浚儀今祥符縣屬開封府

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史記河渠書云自是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與濟汝淮泗會則汳水爲鴻溝分流禹時所未有許愼所云乃漢周以後水道不可爲禹時淮泗入河之証也蓋徐州貢道自淮入江自泗入泲入漯以達河當在菏澤以東菏澤以西泲水屢見屢伏與河無相通之理泗水安能達于河耶蔡氏所謂泗水上源自濟可以通河者亦未明晰

淮海惟揚州

蔡傳揚州之境北至淮東南至海　地理今釋揚州今江南之江甯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甯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鳳陽府鳳陽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六縣壽州淮安府山陽鹽城二縣河南之汝甯府光山固始二縣光州湖廣之黃州府羅田蘄水廣濟黃梅四縣蘄州廣東之潮州府及浙江江西福建皆是也案淮海惟揚州北至淮東南至海皆其域故最大

彭蠡既豬

蔡沈曰彭蠡地志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地理今釋彭蠡湖在今江西南昌府城東北一百五十里饒州府城西四十里南康府城東五里九江府城東南九十里上承章貢諸水與江水相呑吐週迴四百五十里亦曰鄱陽湖者以中有鄱陽山而名俗又稱在都昌縣者爲東鄱湖在南昌者爲西鄱湖案皇輿表豫章今南昌府饒州今饒州府南康軍今南康府

陽鳥攸居

林少頴云治水下言陽鳥攸居九州無此例古之地名取諸鳥獸如虎牢犬丘之類多矣左傳昭二十年公如死鳥杜注云死

鳥衛地以是觀之安知陽鳥之非地名乎鄭有鳴雁在陳留雍丘縣漢北邊有雁門郡皆以雁之所居爲名陽鳥意亦類此蓋雁之南翔所居故取以爲地名按此當與桑土既蠶三苗丕敘作一例看不必致疑陽鳥爲地名終無根據影響揣度之言亦何足信邪　案曰鄭云鴻雁隨陽氣南北者道藏本淮南子時則訓仲秋季秋皆有候雁來高誘仲秋注云時候之雁從此漠中來過周雒南至彭蠡季秋注云是月時候之雁來南彭蠡八月來者其父母是月來者其子羽翼稚弱故在後是也

三江既入

黃氏日抄三江程尙書主蘇氏指豫章江爲南江以足經文中江北江之數審如其說則三江皆在上流於揚州何與蔡氏闢其說而主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名曰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地理今釋三江孔安國班固鄭康成韋昭桑欽郭璞顧夷諸說不一惟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並與南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宋蘇軾實宗其說蔡傳專主唐仲初吳都賦

註以松江婁江東江爲三江誤矣自宜從蘇氏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之說爲是

震澤厎定

蔡沈曰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厎定者言厎於定而不震蕩也案地理今釋震澤卽太湖介於江南浙江之間今江南蘇州府之吳吳江二縣常州府之武進無錫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之烏程長興二縣皆其所分隸也

邱光庭曰孔安國云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旣入致定爲

震澤也鄭元云江自彭蠡分爲三旣入者入海也明曰厎致也安國之意以爲三江之水入于震澤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時包山襄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旣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旣入爲入海可謂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然後平陸出平陸出然後震澤致定也　揚之西偏有彭蠡納諸江之水跨數百里之地其爲浸大矣今禹治之乃能停蓄流通無潰決之虞而旣豬焉由是澤中洲渚悉厎於平隨陽之鳥皆得所居止而遂其性至東南近海之處有三江焉卽震澤之下流也向奔潰而無所歸此乃旣入於海而挈尾閭爲止宿至澤之以震名者據三江之上流縱橫八百餘里震蕩難定今三江入而下流旣洩乃亦停注而厎於定無復爲患矣彭蠡不豬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不定爲揚東偏之患故持舉二澤以見揚州之成功

篠簜旣敷

案曰鄭云篠箭者釋艸云篠竹箭是也又云簜大竹者儀禮大射儀簜在建鼓之間彼注但云簜竹也說文竹部云筱箭屬小竹也簜大竹也夏書曰瑤琨筱簜是簜大竹也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

案曰馬云云者周南桃夭篇毛傳以夭爲少壯少壯則方長傳

亦云少長也喬高也

厥土惟塗泥

蔡傳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說文泥黑土之在水中者案曰馬云云者魏風汾沮洳篇毛傳云其漸洳者是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案曰田下下據鄭馬言地卑下傳云田第九非也其云賦第七雜第六是也

厥貢惟金三品

傳曰三品金銀銅也正義曰金旣總名而云三品黃金以下惟

有銀與銅耳故謂金銀銅也按史記平準書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漢書食貨志古者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黃白赤卽金銀銅鄭康成謂銅三色非也　案曰鄭云金三品者銅三色也者秋官職金疏云古言金有兩義對言金銀銅鐵爲異散言總謂之金考工記六分其金而錫居一等凡六種內有鐘鼎鑒燧則所謂金者皆銅而職金云掌受士之金罰入於司兵則罰𣉻之金用作兵器者是銅僞孔於舜典呂刑贖罪皆以爲銅故鄭以此三品爲銅三色也今以目驗銅有黃白赤三色禹時亦當然也王乃云金銀銅黃金白銀旣

不爲幣施於器又寡王注非也

瑤琨篠簜

釋文曰瑤音遙琨音昆馬本作瑻韋昭音貫案曰琨漢書亦作瑻師古音昆篠說文作筱已見上文　案曰王云瑤琨美石次玉者也者說文玉部云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虞書曰揚州貢瑤琨玉篇玉部第七同衞風木瓜釋文云瑤美玉也說文美石則今本作玉之美者乃傳寫之誤陸德明所見說文瑤亦石之美者故王肅以瑤琨皆爲石次玉者也　孔傳云瑤琨皆美玉說文云瑤玉之美者琨石之美者按貢玉亦有差等瑤或是玉之次者於詩禮分別玉瑤之義亦未有害也但不當以爲玉之美者耳若琨則未有以爲玉者傳謬薛士龍云瑤今珧字蜃甲似玉者大非金吉甫云琨卽今崑山石恐亦未必然要之瑤琨不如美玉而優於怪石則可以理斷也　胡渭曰按篠定是小竹簜大而節更疎然亦有小者儀禮所謂簜在建鼓之間者也篠中實故中簫幹簜中虛故大者中節函小者中籥管郭注不誤入泥孔傳大竹之說反以爲非耳

齒革羽毛惟木

傳曰齒象牙革犀皮羽鳥羽毛旄牛尾木楩梓豫章林少頴云

齒革羽毛謂凡鳥獸之體可以爲器飾者皆是孔氏以齒爲象牙革爲犀皮毛爲旄牛尾似不必如此拘定按周禮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掌皮秋斂皮冬斂革左傳臧僖伯曰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此皆謂平當鳥獸近地之所生者若夫荆揚之貢卽不盡如二孔所舉亦必貴美之材他州所無故禹特令貢之不然則徵諸何服而已足矣舍近取遠何爲也哉、

島夷卉服

胡渭曰按卉服非一種猶皮服之不可專指爲豹若羆也說者以葛越爲中國所有而必求一異物以當之故有吉貝木綿之說要之二者皆未可定且吉貝出閩中古貝出林邑婆利尙不知是一是二又安見其果爲當日之所貢耶　案曰鄭云貢其服者以給天子之官者地官掌葛徵草貢之材於澤農往注云草貢出澤蓢紵之屬可緝績者是也

厥篚織貝

孔傳云織細紵貝水物夫既以織貝爲二物矣但曰織安知其爲細紵乎林少穎云古人以珠貝爲貨珠既入篚則貝亦可以

入篚按蠙珠不入篚其璣組入篚者璣貫於組以組爲主亦服貢故篚之不可與貝同論也蘇氏云吉貝文斑斕如貝亦引詩貝錦爲證故蔡傳謂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王明逸云吉貝之名但昉見於南史不可因亦名吉貝而遂以爲織貝之精者且篚屬通州實非出於島夷也　案曰鄭引詩者小雅巷伯篇文彼毛傳云貝錦錦文也彼箋云錦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是也傳以織貝爲二物然經但曰織安知其必爲細紵貝果水物不當入篚傳說非也

厥包橘柚錫貢

胡渭曰按今浙東江西橘柚更多福建多且美皆在揚域王肅云橘柚錫命而後貢之不常入當繼荊州乏無也謂揚少而荊多且善爲殊顚倒至於截包字爲句而以爲橘柚猶以織貝之織爲細紵也其謬妄不待辯而可見矣　鄭康成說錫貢云此州有錫而貢之或時無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此蓋據職方言揚州產錫故以此文當之然則豫州之錫貢亦爲金錫之錫耶豫不聞產錫也且貢錫而謂之錫貢又繫於厥包橘柚之下其不通甚矣聖經豈有是乎　案曰傳以橘柚一物但大小異說

文木部云橘果出江南柚條也似橙而酢夏書曰厥包橘柚傳微誤也又云其所包裹而致者木瓜詩箋云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卽引此經以證是鄭意與傳同也　案曰傳云云者職方揚州產錫考工記云攻金之工掌執金錫之齊是錫以柔念非其常貢故有則貢乏則不貢也豫州錫貢自爲錫命乃貢同文不嫌異解也王肅解此亦錫命乃貢者其意以橘柚本產荊州揚特繼其乏耳下荊州包匭菁茅王以包爲句注云揚州厥包橘柚從省而可知也疏申王意云揚州厥包文在篚下以不常故荊州文在篚上者荊州橘柚爲善故常貢揚州則不常也

按包匯連文自屬一事截包作句以爲橘柚割裂穿鑿之甚且揚州明言橘柚荆州則並無橘柚字反謂荆州當貢而揚州特繼其乏亦殊違反皆非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蔡沈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于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　按左傳哀公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　傳曰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正義曰文十年左傳云沿漢沂江沂是逆沿是順故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易氏曰揚之貢在北者可逕達淮泗在南者邗溝未開無道入淮必沿江海以達淮泗也按此經蒙徐之文曰達于淮泗則由菏入濟可知矣經敘東南四州之貢道首尾相銜層層脫卸化工也非畫筆也　林少穎云禹時江淮未通故揚之貢必由江入海以達于淮泗至吳王夫差掘溝通水與晉會于黃池然後江淮始通說本蘇傳今按溝通江淮事在左氏哀九年黃池之會則在十三年卽吳語所云夫差起師北征爲深溝于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公午于黃池者也

一自江通淮一自淮通濟本二役亦二地東坡誤合爲一如其說揚之貢道自常熟縣北之大江順流而下至太倉州北七鴉浦入海而東北經通州東又北經如皋興化鹽城山陽縣東而西入淮口泝流而上歷安東縣南山陽縣北又西至清河縣西南之清口入泗所謂沿于江海達于淮泗也

荆及衡陽爲荆州

曾氏曰荆山名此荆州之荆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也唐氏曰以衡山之陽爲至者南方惟衡爲最大以衡陽言之見其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漢志云周改禹徐梁二州合之雍青顏注謂省徐以入青併梁以合雍諸儒皆從其說而林少穎獨從之曰職方氏於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則徐合於青無足疑者若夫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梁州之山川無一存者果何所據而謂梁合於雍乎荆州其川江漢據江漢之水發源於梁由荆而東至揚然後入於海今以江漢爲荆之川則禹貢之梁州其無合於職方氏之荆州按林氏此言發前人所未發愚意實與之闇合

地理今釋荆州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安陸荆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及襄陽府南漳

縣德安府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五縣隨州南境黃州府黃
岡麻城黃陂黃安四縣四川之夔州府建始縣廣西之桂林府
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境也案此則荊州之地北接雍豫南
逾五嶺

江漢朝宗于海

蔡沈曰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
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
諸侯之朝宗於王也鄭曉曰江漢發源於梁而荊當其下流之
衝入海於揚而荊據其上游之會故於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

壅下有所洩茅瑞徵曰荊州之水以江漢爲主詩曰滔滔江漢
南國之紀此正記其合流處合則力大勢銳不至海不已故以
朝宗狀其勢案此經豈喜其勢力之大且銳乎茅氏說誤矣

九州孔殷

尋陽記九江之名一烏江二蜯江三烏白江四嘉靡江五畎江
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箘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
揚州之境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
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巴陵上卽洞庭也因九江所合遂
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
庭之爲九江益明矣　蔡傳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潯陽縣地
理今釋九江卽洞庭湖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西南蔡傳云
九江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域不得以荊州之水當之且導江經
文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卽今巴陵九江在巴陵之上其非尋
陽可知水經云九江在長沙下雋縣至宋曾彥和以沅漸辰溆
西湘資潕澧水皆合洞庭中東入於江是爲九江朱子去潕澧
二水而易以瀟蒸大抵通儒皆主洞庭之說　九江至春秋時
爲江南之夢戰國時稱洞庭五渚韓非子謂之五湖而九江之
名遂隱傳記鮮有言九江者及秦滅楚始置九江郡酈道元云

秦立九江名郡是卽尋陽之九江矣然洲渚參差長短其在當
時九派原不甚分明故鄭亦疑焉而有出自山谿之說必求其
水以實之則水經所稱巴水希水赤水蘄水刋水富水等亦皆
入江而初無總會之處則自岷山以東至海小江千百何可勝
數誠有如朱子所言者此其說又不可通故劉歆以胡漢九水
爲九江此九水者同注彭蠡以入大江謂之九江亦可然彭蠡
揚州之澤也而指爲九江則荊州之水而移於揚矣其可乎禹
貢之九江信非洞庭不足以當之也　九江之說漢地理志以
廬江潯陽之九江當之夫揚州之域豈足以言荊州之水乎竊

謂九江卽洞庭在巴陵之南北接華容安鄉西接龍陽東接湘
陰爲湖南諸水之所滙蔡傳備之矣蔡傳本會彥和以沅漸潕
辰溆酉湘資澧皆合於洞庭東入於江是爲九江其說非不足
據然猶未若朱子之論之更確也朱子去潕澧二水易以瀟蒸
而九江之說定矣　蔡沈曰九江卽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
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
州巴陵縣卽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洞庭之
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潕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
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

正也案鄭氏以爲殷者多也謂九江從山溪所出其孔甚多其
說非是　孔殷傳云甚得地勢之中頗費解蔡氏云殷正也九
江水道甚得其正蓋指其分處言之亦非經旨鄭康成云殷猶
多也九江出山谿所出其孔衆多孔字作孔竅解則涉於怪矣
今竊取朱子吐吞壯盛浩無律涯之義以釋孔殷而從說文訓
盛視舊說差覺穩當

沱潛既道

地理今釋案荆州之沱有二說漢書地理志云南郡枝江縣江
沱出西東入江顏師古曰沱卽江別出者也水經江水東逕上
明城北注云其地夷廠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
上故以枝江爲稱是古枝江縣有沱水也今不可考又孔穎達
正義引鄭注云華容有夏水首出江尾入沔此所謂沱也夏水
自今荆州府江陵縣東南首受江水曰中下口經監利縣沔陽
州界入漢水以其冬竭夏流故名曰夏水案枝江縣今屬湖北
荆州府漢華容縣今荆州府監利石首二縣地非今之岳州府
華容縣也　地理今釋梁州沱水則今四川成都府郫縣沱江
是江在縣北六里一名郫江至瀘州入大江其上流爲成都府
灌縣蔡傳所謂永康軍導江縣也案皇輿表永康軍導江縣今

灌縣屬成都府　地理今釋潛水一在今安陸府潛江縣東由
蘆洑腦分流遶城東南一支通順河入沔陽州境今淤一支南
流至拖船埠入漢水此荆州之潛也禹貢錐指云韻會潛水伏
流也荆州之潛雖不如龍門石穴之奇亦必漢水伏流從平地
涌出故謂之潛今漢水分流者名蘆伏宜取伏流之意以爲古
潛水庶幾得之蓋禹時本自伏流涌出復入于漢及乎後世通
渠漢川雲夢之際則開通上源以資舟楫之利禹迹遂不可知
矣案此則荆州潛水以蘆伏腦爲是　地理今釋潛水一在今
四川保甯府廣元縣亦名龍門水自朝天驛北穿穴而出入嘉

陵江此梁州之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舊俗云即禹貢潛水也又四川順慶府渠縣東有潛水渠縣蔡傳所謂渠州流江縣也　案荊州之沱在荊州府枝江縣潛在安陸府潛江縣梁州之沱在成都府郫縣潛在保甯府廣元縣案水自江出曰沱自漢出曰潛沱潛云者乃從江漢下流得名爾程大昌曰凡水之出江漢皆可名以沱潛也則荊州之沱潛不獨在枝江潛江梁之沱潛不獨在郫縣廣元矣　蔡沈曰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其名此

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于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王炎曰隋志南郡松滋縣有涔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涔既道今松滋分爲潛江縣矣案皇輿表南郡枝江縣今荊州府枝江縣華容縣今監利縣屬荊州府

雲土夢作乂

周禮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爲一别而言之則二澤也按雲土夢作乂者雲在前爲水所沒至是始得爲土夢在前雖土而未可耕作至是始可作而乂之蓋夢地差高而雲下論者既以雲夢爲一澤復謂古經乃雲夢土作乂者皆非也　地理今釋漢書地理志云南郡華容縣雲夢澤在南荊州藪編縣有雲夢宮又江夏郡西陵縣有雲夢宮水經注云雲杜縣東北有雲夢城又夏水東逕監利縣南縣土卑下澤多陂陁西南自州陵東界逕于雲杜沌陽爲雲夢之藪杜預云枝江縣安陸縣有雲夢蓋跨川亘隰兼包勢廣矣元和志云雲夢澤在安陸縣南五十里又云雲夢澤在雲夢縣西七里然則東抵蘄州西抵枝江京山以南青草以北皆爲古之雲

夢正義所謂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也案華容縣今荊州府監利縣編縣今安陸府荊門州此時不屬安陸爲直隸州西陵縣今黃州府蘄州及黃岡麻城二縣雲杜縣今安陸府京山縣州陵今安陸府沔陽州此時屬漢陽府安陸縣雲夢縣並屬德安府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傳曰田第八賦第三八功修又雜指林氏曰土雖與揚州同而地勢稍高故田加於揚州一等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傳曰土所出與揚州同正義曰揚州先齒革此州先羽毛者蓋以善者爲先由此言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皆以當州貴者爲先也林氏曰揚先金三品而此先羽毛齒革揚先齒革而此先羽毛孔氏謂以善者爲先薛氏謂以多者爲先二說皆通

杶榦栝柏

釋文曰杶勑倫反徐勑荀反又作櫄榦本又作幹故旦反栝古活反 案曰說文木部杶木也夏書曰杶榦栝柏俗以榦作幹非也又彼杶重文作櫄鄭注周禮三十九考工記亦引作櫄又云橁杶也左傳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杜注云橁木名杶也琴

材徐鍇曰杶木似樗中車轅實不堪食杶又作椿蘇恭曰椿樗二樹形相似但樗疎椿實爲別也蘇頌曰椿木實而葉香樗木疎而氣臭樗最無用莊子所謂其木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曲拳不中規矩者李時珍曰椿樗栲一木而三種樗栲皆不材之木不似椿堅實可入棟梁也按杶櫄橁椿爲一木字異而音義並同杶與樗栲雖相似而樗栲不材貢之何爲則杶與樗栲實異種也杶一作櫄蓋椿葉香故從熏杶之爲椿明矣其材大抵中琴中車轅蘇傳曰杶柘也以爲弓幹是以杶榦爲一木考諸書無言杶即柘中弓榦者恐非 案曰鄭云榦柘榦者說文木部

柘桑也皇矣詩其檿其柘彼疏引郭璞釋木注檿桑柘屬材中爲弓是榦爲弓榦弓榦柘爲上檿桑次之故以榦爲柘榦也又云柏葉松聲曰栝者爾雅釋木說文木部衛風竹竿毛傳俱有其文但栝俱作檜說文別列栝字與檜音義俱異然說文引此經作栝所引是孔氏古文與鄭必合是栝檜通也

礪砥砮丹

傳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正義曰砥以細密爲名礪以麤糲爲稱鄭云礪磨刀刄石也精者曰砥魯語曰肅愼氏貢楛矢石砮賈逵云砮矢鏃之石也丹者丹砂蘇頌圖

經本草曰丹砂今出辰州宜州階州辰最勝謂之辰砂其塊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顆芙蓉頭箭鏃連狀者碎之嶄巖作牆壁眞辰砂也按周書王會卜人以丹砂然則卜人實荆域故貢丹砂也丹砂與金銀爲一氣信矣 案曰鄭云礪磨刀刄石也者大雅公劉詩取厲取鍛鄭云鍛厲斧斤之石是也王云云者說文丹巴越赤石以赤爲主黑白皆其類故可爲采也

惟箘簵楛

胡渭曰簵一作簬說文箘簬也一曰博棊又云簬箘簬竹名引夏書惟箘簬楛箘或作箟招魂曰箟蔽象棊有六簙洪興祖補

注云篚竹名故說文以箘爲博棊呂氏春秋曰駱越之箘則南越亦産此竹箘簬或以爲二種或以爲一種未知孰是鄭謂大小異名理或然也詩大雅曰瞻彼旱麓榛楛濟濟陸璣草木疏云楛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婦人釵然則楛亦北地所有但不中矢榦故必取諸荆耳　案曰說文竹部簬字注云箘簬也夏書曰惟箘簬楛又重文簵字注云古文簬从輅許愼與鄭俱傳孔氏古文則宜作簵而說文木部引又直作輅傳寫誤也鄭云楛木類者木部楛字注云稾也夏書曰惟箘輅枯木名也枯木訓稾木名則別是一義馬云

云者馬亦必作枯與鄭同也

三邦厎貢厥名

疏箘簬楛三物皆出雲夢之澤三邦厎貢知近澤三國致此貢也指南荆州有蠻荆楚三國皆貢箘簬枯顏氏謂此州界本有三國致貢此物然案春秋荆人卽楚人也詩稱因時百蠻蠻非一國之名謂蠻荆楚爲三邦恐非經意考工記云材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注胡子之國在楚旁或三邦之類歟　林少頴云三邦之地經無明文難以考據按考工記材之美者有妢胡之笴鄭注云胡子之國在楚旁意者卽三邦之故地歟按胡歸姓之國也漢志汝南汝陰縣故胡國杜預左傳注同今鳳陽府潁州西北有胡城廢縣是也胡國後爲楚所併其初亦不可謂在楚旁禹貢爲豫州之域去雲夢絶遠三邦當闕疑林說殊屬附會又蘇氏曰三邦大國次國小國也按厎貢厥名與錫貢意相似但揚豫所言止一物而此則爲物甚多故列其所須之名而使致貢於京師經所以異其文曰厎貢厥名也

包匭菁茅

邱光庭曰禹貢揚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曰包橘柚也匭匣也菁以爲葅茅以縮酒僖四年左傳稱齊侯責楚云爾貢包茅

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元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卽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諸土不生故楚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爲葅是謂菁爲蔓菁也且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事楚國匣盛而貢之哉故知孔失之矣　案曰鄭云菁茅給宗廟縮酒者僖四年左傳文也王肅以包爲句匭菁茅別爲句而僞孔從之云包者卽橘柚而匭者爲菁茅僞孔又以菁茅爲二物左傳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管子二十四輕重丁篇稱江淮之間一茅三

脊名曰菁茅是包茅相連包不可別爲橘柚菁茅茅名不可分
而爲二也又馬融以厥名上連三邦厎貢爲句僞孔亦從之鄭
以厥名下連包匭菁茅爲句則句法與厥土厥田厥賦厥貢厥
篚一例亦當從鄭馬孔皆非也　孔傳菁以爲葅茅以縮酒周
禮醢人有菁葅鹿臡故知菁以爲葅鄭云菁蔓菁也處處皆
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美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
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莤讀爲縮鄭元以
菁茅爲一物　吳幼清云菁茅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三邦厎
貢其有名者舊以三邦厎貢厥名屬上文箘簵楛非是按孔疏

云鄭元以厥名下屬包匭菁茅吳說本此審爾則經何不曰包
匭菁茅三邦厎貢厥名乎其非可知

厥篚元纁璣組

吳氏幼清曰元染纁六入者七入則爲緇深黑矣纁染絳三入
者四入則爲朱深赤矣璣組以璣穿結爲組也按元纁之質蓋
織也其不言織者蒙徐元纖之文從可知也此州産璣善爲組
故貫珠於組以獻珠不入篚貫於組故篚之璣組是一物當從
吳說　案曰馬云組文也邶風簡兮毛傳云組織組有文章是也

九江納錫大龜

傳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孔傳云龜不常用錫命而
納之林少穎云如此則何以異於錫貢薛說爲當然東坡已先
得之不待薛也龜策傳曰神龜生於江水中廬江郡常歲時生
龜長尺二寸者二十枚輸太卜官是與常供無異食貨志曰元
龜爲蔡非四民所得居有者入大卜受直則王莽制也莽有所
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此令殆規摹納錫之意　案曰馬云納
入也者納錫史記作入賜考入卽古文內見南宮中鼎堯典出
內朕命內亦作入是也賜卽古文錫見儀禮注下賜士姓同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胡渭曰自漢逾洛之道黃文叔云舍舟陸運出汝潁金吉甫云
自漢入丹河白水河卽踰山路入洛今按陸行出汝葉則必更
天息女几嵩少轘轅諸山中崎嶇二三百里貢道必不由此丹
河卽丹水白水河蓋謂淯水是兩道淯水出盧氏縣熊耳山沂
此水而上亦可逾于洛然洛水在縣南五里淯源北去縣百五
十里宋元嘉中伐魏龎季明柳元景皆從山谷中度軍出盧氏
不聞有水道淯洛之間陸運百五十里殊費民力唯丹水爲自
楚入秦之捷徑水多陸少逾洛從此無疑　釋文曰本或作潛
于漢非疏曰本或潛下有于誤耳案曰史記作涔于漢並非是

案曰浮江沱潛漢荆州境巡行已遍洛與南河則豫州地逾洛至南河者將治豫也兗州疏謂九州之次郎施功之次治水從下起冀帝都河入海處故首冀餘八州西高東下治之從東而西兗最下故次冀雍最高故最後是也

禹貢匯解卷二終

禹貢滙解卷之三

黃岡洪光雲虞卿氏纂輯

荆河爲豫州

蔡傳豫州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地理今釋豫州今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甯五府汝州直隸之大名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之兗州府定陶城武曹單四縣江南之鳳陽府潁亳二州潁上太和蒙城三縣湖廣之襄陽府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五縣均州鄖陽府鄖保康二縣及鄖西縣東境德安府隨州北境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蔡沈曰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宏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案皇輿表宋上洛縣爲商州治今爲商州屬西安府盧氏縣漢屬宏農郡今屬河南府地理今釋伊水出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熊耳山至偃師縣南入洛又案縣志謂伊水出悶頓嶺之陽者古熊耳盤基甚廣悶頓亦熊耳也　蔡沈曰洛水地志云出宏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讙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案皇輿表

上洛縣今西安府商州地理今釋洛水出今陝西西安府雒南縣冢領山至河南府鞏縣東北入河　蔡沈曰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朁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地理今釋瀍水出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至縣東入洛　蔡沈曰澗水地志云出宏農郡新安縣東南入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澠池之間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縣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卽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地理今釋澗水出今河南府澠池

縣東北白石山至洛陽縣西南入洛　蔡沈曰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案傳寅謂下文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此序水之次第自上而及下也此言伊洛瀍澗乃治水之先後自下而及上也較蔡傳說更有理

滎波既豬

蔡沈曰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爲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按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卽滎水故瀆東注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案皇輿表孟州今爲孟縣與溫縣同屬懷慶府滎陽縣今屬開封府　蔡沈曰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滎波爲一水者非也　困學紀聞滎

波既豬古文云滎波既都職方氏豫州其浸波溠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播既都賈疏云禹貢有播水無波然則漢唐書本皆作滎播也　地理今釋滎波卽滎澤在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南三里之古城村案孔安國傳云滎澤波水已成遏渠正義曰鄭云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其縣東蓋水伏流地中絕河而南溢爲巨澤孔安國解作一水非二水以爲二水自顏師古始宋林之奇本之引周禮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水出自洛爲波蔡氏因之然案圖究義以滎波爲二水終無是處傅氏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言不當

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山海經涿婁之山波水出其陰今本作陂郭璞云世謂之百谷水非屬波水證一惟酈注引作波然亦出於山不出於洛非屬波水證二水經洛水又東門水出焉注云爾雅所謂洛別爲波也惟此堪引然余考門水下流爲鴻關水東北至靈寶縣西入河何曾見水豬爲澤乎非屬波水證三且職方豫州之波出魯山縣鄭注謂卽滎波固非而洛南之波水則與滎澤相距五六百里中隔大山豈可總撮而言之曰滎波既豬乎此可正林氏之失

導菏澤

蔡沈曰菏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爲菏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寃句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也案皇輿表興仁府濟陰縣今曹州曹縣屬兖州府定陶縣屬兖州府曹州故地理今釋謂菏澤古濟水所滙當在今山東兖州府曹州東南及定陶縣界

被孟豬

孔疏孟豬爾雅作孟諸周禮作望諸史記作明都聲轉字異總是一地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虞城縣二界有孟諸臺俗呼爲湄臺蓋澤中有臺也　洛濟二水皆于豫入河而洛尤始終于豫者也二水不治眾水皆因而橫決今則伊水自南入于洛瀍澗自北入于洛而洛東北會伊東南會瀍澗西水既皆入于河水之流者無不治至於濟水所溢有滎焉洛水所出有波焉今則滎可受濟之溢波能安洛之流而既豬矣且濟之所經有菏澤而菏澤之南有孟豬焉禹乃導菏澤之餘波及于孟豬以分其委而水之止者亦無不治矣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蔡傳壚疏也顏氏曰元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顧

氏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壚呂氏曰凡耕之道必始于壚爲其寡澤而後枯王氏曰壤則沃墳壚則爲瘠說文壚黑剛土也釋名土黑曰盧盧然解散也呂覽云凡耕之道必始於壚爲其寡澤而後枯也壚本作盧後人於旁加土耳墳壚是二種金氏較密若以爲一則與兖土之色黑而墳起無別矣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傳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枲絺紵

林少頴云顏師古謂織紵爲布及練然輕但言貢紵成布與未

成布不可詳也蔡傳取之按眞成布有絺綌之名紵成布無他名仍謂之紵而已紵在絺下則亦布也練傅氏集解引顏注作練說文練布屬从糸東聲唐韻在魚部音所葅切韻會云練綌屬後漢禰衡著練巾今漢書注旣作練而文苑傳又作疎皆字之誤也當從傅氏

厥篚纖纊

孔傳云纊細綿是以纖爲細也按絮之細者纊不聞纊更有麤細之分且貢綿必細何待言纖纖纊爲二物無疑疏引喪大記屬纊注以纊爲新綿尤可笑纊只是綿曰細曰新皆贅亂也招

魂曰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晉陽秋曰有司奏調睢陽綿元和志宋州出黃綿豫產也魏都賦綿纊房子劉逵注云房子出御綿縣屬常山郡斯爲冀域而非豫矣

錫貢磬錯

金吉甫云磬玉不可多琢以錯磨成錯鑄鐵爲之今鑢是按說文鑢錯銅鐵也韻會云卽考工記注曰摩鑢之器然則鐵與石皆可爲錯而鑢則所以錯銅非治玉石之具也詩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知玉錯亦唯以石爲之不用鑢也但豫產或精細堅利特宜於磬故錫命貢之耳　傳曰治玉石曰錯治磬錯

浮于洛達于河

蔡傳豫去帝都最近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茅氏曰洛滙衆流入河卽資爲運道轉漕爲最捷此在豫西者也若東境徑自入河矣又案曰因上荆州之文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蔡傳華卽太華孔氏曰華山在豫州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之南不得其山故陽云也曾氏曰華山卽西嶽在梁雍之東其陽爲梁州其陰爲雍州　武成云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樂記周本紀並有此文華山之陽卽禹貢之華陽也水經

注曰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廣員三百仞武王伐紂天下旣定王及獄濱放馬華陽散牛桃林卽此處也其中多野馬造父於此得驊騮綠耳盜驪之乘以獻周穆王又曰洛水枝流自上洛縣東北出爲門水又東北歷陽華之山卽華陽山海經所謂陽華之山門水出焉者也蓋藪因山而得名山藪竝在華山之陽正禹貢之華陽或謂今洛南商南二縣富屬豫非也　地理今釋梁州黑水卽今雲南之金沙江其源發於西番諾眞渾五巴什山分支之東曰阿克達母必拉南流至塔城關入雲南麗江府境亦曰麗水乘南流至姚安府大姚縣之左邦鄉北打沖

河自鹽井衛來會之又東入四川境逕會川衛南又東至東川
府西折而東北流逕烏蒙府西北馬湖府南又東逕敘州府南
入岷江　胡渭曰梁州之黑水自繩若而外又有五黑水焉漢
志符黑水出犍爲南廣縣汾關山北至僰道入江一也水經注
黑水出漢中南鄭縣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
宿黑水二也又黑水出羌中西南入白水通典扶州尙安縣有
黑水元和志云出縣西北素領山三也近志疊溪營城西北有
黑水卽古翼水源出黑水生番東南經茂州至安縣入於羅江
四也又崇慶州西北有黑水入江元大一統志云源出常樂山

溪石皆黑五也此皆水之小小者非禹貢之黑水也杜氏云顧
野王撰輿地志言黑水至僰道入江與禹貢不合蓋謂其不入
南海是爲異耳而薛士龍以爲野王指符黑水言之今顧書不
傳未知然否按南廣水在敘州府城東十餘里出西南夷呂部
蠻部自冢峨夷國過慶符縣東北至南廣洞入江源短而流狹
野王之所指豈謂是與韓汝節謂梁州別自有黑水千古卓識
而乃以疊溪黑水當之將以界南北乎抑以界東西乎吾不意
韓氏復舛謬至此也　案曰鄭云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者僞孔
亦云華山南疏云不得其山是也云至於黑水也者鄭意非謂

梁之黑水但以爲南界蓋黑水在西徼外故梁雍皆以是爲西
界但梁在華陽雍在華陰故雍但以爲西界梁則兼以爲西南
界因對華山言故云南也華卽太華地志京兆華陰縣南有太
華山在今縣南八里黑水今無考經凡三見雍州云黑水西河
惟雍州則是梁雍二州皆以黑水爲界也導水云至三危入南
海三危在西裔則黑水從西徼外流至極南入海不入江者也
要之黑水是一古時黑水見于紀載者漢志益州郡滇池縣有
黑水祠續漢志同但言有祠不言水所在則已茫昧久矣闕疑
可也又案曰殷周皆無梁州通典云梁當殷爲蠻夷此州遂廢

賈公彥曰雍豫皆兼梁地江漢發源梁州而職方爲荆州川則
荆亦兼梁地然三州雖兼梁地而禹貢梁州山川無一入職方
者大約不過羈縻不絶非九州內地比也　地理今釋梁州今
陝西之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陽鎭安商南四
縣鞏昌府兩當文成三縣徽階二州湖廣之鄖陽府房竹山竹
溪三縣及鄖西縣西境四川之成都保甯順慶龍安馬湖五府
潼川嘉定卭眉雅五州及敘州重慶夔州三府瀘州江北諸州
縣松潘建昌二衞疊溪營黎大所天全六番招討司是也

岷嶓既藝

地理今釋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衞以西大川重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凡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脈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衞北西番界之浪架嶺漢書地理志所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是也　地理今釋嶓冢有二一在陝西漢中府甯羌州北九十里東漢水所出一在鞏昌府秦州西南六十里西漢水所出二山南北相距三四百里而支脈隱然聯屬郡縣志所謂隴東之山皆嶓冢是也按東漢水所出卽導漾之嶓冢　蔡沈曰岷嶓二山名地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水

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江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繞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嶓冢山地志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冢一山跨于兩縣云川源既滌其山已可種藝也案皇輿表汶山縣省入茂州屬成都府隴西郡今鞏昌府興元府今漢中府西縣今沔縣屬漢中府甯羌州

沱潛既道

蔡沈曰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鬵谷水出西南入漢鬵音潛安陽縣今洋州眞符縣也案皇輿表永康軍導江縣今灌縣屬成都府宋渠州流江縣今渠縣屬順慶府廣安州宋洋州眞符縣今爲洋縣屬漢中府　蔡沈曰梁州乃江漢之源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導沱則江悉矣導潛則漢悉矣上至岷嶓下至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案吳澄亦謂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沱潛導則江漢之下流治

梁乃江漢上游之地彼岷山者江水所自出嶓冢者漢水所自出禹功既施二山之間其地皆可樹藝而江漢之上源治矣彼沱者江之別流潛者漢之別流也禹功既施二水各有所歸或入江或入漢無不順其故道而江漢之支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沈曰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㴟崖水脈漂疾歷代爲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㴟崖則此二山在禹爲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

也案皇輿表宋嚴道縣今省入雅州地理今釋蔡山宋葉少蘊謂卽周公山在今四川雅州東五里蒙山在今雅州名山縣西五里按雅州及蘆山縣界　傳曰蔡蒙二山名史記集解引鄭元曰地理志蔡蒙在漢嘉縣漢嘉卽青衣今按志有蒙山無蔡山而鄭云然蓋以蔡蒙爲一山也漢志青衣縣有蒙山谿大渡水蒙山谿卽青衣水大渡水卽沫水也水經注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與沫水合沫水出廣柔徼外東南逕旄牛縣北又東至越嶲靈道縣出蒙山南北與青衣水合自下亦謂之青衣水又東逕臨邛縣邛水注之又東逕平鄉謂之平鄉江又東逕峨

眉山又東注于大江以今輿地言之青衣水自蘆山縣北東流入雅州與沫水合沫水自威州徼外東南流經天全六番招討司西北又東南經蘆山至雅州東青衣水注之又東經洪雅夾江峨眉至嘉定州會涐水入大江二水本異源酈道元云濛水卽大渡水據下流合處言之耳禹導此二水而洽功已畢蔡蒙所以旅平也

和夷厎績

馬融云淮夷二水名晁以道倣其例謂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滎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巖州東而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按夷水在荆域與和川東西相距千五六百里總撮而書之曰和夷有是理乎蔡傳云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夷道漢屬南郡今爲荆州府之宜都縣夷水所經若嚴道以西之夷道則未有聞也其謬更甚於晁氏　蔡傳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案晁氏曰和夷二水名二說皆未可必地理今釋案水經注引鄭說云和夷和上夷所居之地和卽和川水在今四川雅州滎經縣寰宇記謂滎經縣北九十里有和川水從羅岩古蠻

州來也蔡傳以夷爲嚴道以西之夷道非是時瀾書說云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乃爲得之案厎績者言水平而可致功也蓋皆江漢平之效但經言厎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案和夷一作和𡰥師古曰𡰥古夷字　鄭康成云和讀爲桓地志曰桓水出蜀郡蜀山西南行羌中見史記及水經注案漢書酷吏傳云桓東少年場如淳曰陳留之俗言桓聲如和故桓表或謂之和表東京賦云敘和樹表雙植謂之桓桓表是也四植謂之桓桓楹是也

厥土青黎

傅氏寅曰獨言色之青黑而不及其性則非壤非墳可知使其果爲沃壤如孔氏之說則田宜上品而顧乃止居下上何耶董氏二酉曰黎訓黑以色言或訓疏以性言考黎字無疏訓疏乃黑土之性耳說者見蜀土疏惡遂以附會字義實不然也　案曰馬云黎小疏也者馬意謂青其色黎其質也王以青爲黑不知何據而青色黎質則同劉熙釋名釋地云土青曰黎似黎艸色也此是汎言不可以解此經至傳以黎爲黑則是梁州土兼二色矣但經文辨土有因色不一而不言色者矣未有言色而不言質者亦未有兩言色者傳非是當從馬說爲正至沃壤經文

所無傳說更屬妄添且傳以田上中下主肥瘠言若使果沃壤則田宜上品何以下文厥田止云下上耶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鄭曰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下者差復益少傳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疏曰傳以既言下中復言三錯舉下中第八爲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爲三案曰鄭云云者經云下中三錯自出于下品中品之中居其三若如傳說則云下三錯足矣非也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陸氏釋文曰璆韋昭郭璞云紫磨金又引爾雅注爲證今按釋器云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注云鏐即紫磨金也鏐與璆不同說文鏐黃金之美者从金翏聲徐音力幽切讀若劉球玉磬也从玉求聲或从翏作璆徐音巨鳩切讀若虯字音義皆別不知韋郭何以謂璆爲紫磨金豈不從經字而破璆爲鏐歟抑亦陸氏之誤也然左思蜀都賦云金沙銀礫暉麗灼爍後漢書云益州金銀之所出華陽國志云廣漢剛氐道涪水所出有金銀鑛又云葭萌縣有水通于漢川有金銀鑛民洗取之通典貢資嘉雅龍五州並貢麩金元和志成都温江縣大江眉州通義

縣大江蜀州唐興縣郪江龍州江油縣涪水瀘州瀘川縣綿水資州磐石縣牛鞞水並出麩金是金固梁產也又永昌蘭倉水出金如糠在沙中說者謂金生麗水即其地水經注云華俗謂上金爲紫磨金夷俗謂上金爲楊邁金則梁南徼外之夷多出紫磨金市取亦易且此州貢物凡六唯璆玉不知出何地餘皆有證據古不聞此州出美玉去于闐又遠頗難得璆或鏐字之訛亦未可知鄭又云鏤剛鐵可以刻鏤也者說文金部文彼即引此經爲證是也砮石磬華陽國志臺登縣山有砮石禹貢所賦是也

熊羆狐狸

熊羆狐狸或貢生獻或貢其皮也孔連下織皮爲句其說謬甚

辨詳下文

織皮

孔傳云貢四獸之皮織金罽正義曰與織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四獸之皮釋言云氂罽也舍人曰氂謂毛罽也胡人績羊毛作衣孫炎曰毛氂爲罽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是以織皮爲一物吳幼清云通外國之俗者爲澄言曰織皮者獸皮熟之去毛削令至薄裁令極細如鏤以金傳之織而

爲布非縫皮爲裘亦非織毳爲褐也此亦順孔而爲之說然經舉四獸之名以其毛文采可觀也若去毛而織其皮以織爲布則凡獸皆可何獨取於四獸而經舉其名且四獸之皮宜爲裘詩有明徵小雅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豳風曰取彼狐狸爲公子裘顏蘇曾之說終不可易　案曰鄭云織皮謂西戎之國也者雍州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知織皮謂西戎之國卽崐崘等是也又案曰晚晉古文以織皮屬上熊羆狐狸爲句以四獸爲貢皮以織皮爲罽疏由附之然經文但舉四獸何以知其貢皮雍州織皮與崐崘析支渠搜連文不爲貢物則此亦當與西傾連文不爲貢物可知傳疏皆非也

西傾因桓是來

漢志云禹貢西傾山在隴西郡臨洮縣西南漢臨洮在今爲甘肅洮州廳治所三面臨番南與四川松潘廳接界外連蒙古邊境西傾山在其界內郭仲產秦州記曰隴西郡隴山東西百八十里其上懸巖吐溜北人升此而歌曰隴頭流水流離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登高望遠涕零雙墮鄭所謂桓是隴阪名者蓋接隴山後漢隗囂傳謂之隴坻李賢注坻阪是也鄭以此阪盤桓旋曲故名桓者屯初九盤桓馬融云旋也屯初體震說卦

云震爲阪生是阪爲盤桓旋曲也鄭又連是字亦爲阪名不從馬融作虛字解者說文云阪山脅也氐部云巴蜀名山岸脅旁箸欲落墮者曰氐氐崩聲聞數百里象形入聲揚雄賦響若氐隤古氐與是通故鄭以桓是爲山阪之名也諸書言此阪大率皆就今鞏昌府隴西縣東至隴州汧陽一路而言此經言由西傾因阪以浮于潛水則當由今洮州廳東北行歷鞏昌府之漳縣伏羌縣秦州之禮縣至西和縣浮西漢水以入沔蓋西漢水出西嶓冢山漢志在隴西郡西縣今爲西和縣屬鞏昌府此卽潛也織皮諸國及西傾之山雖皆爲雍州境然欲由本州浮于

積石則西傾以西北距積石千里皆重山疊嶂道險難達況欲東行以至京師不行東北而反取西北路以往舍近圖遠斷無此理惟因桓是來則過阪卽入西漢經行甚便故鄭云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也下文浮潛逾沔皆是禹行巡州境非爲欲達帝都此因桓是來與下浮潛各爲一截但鄭解此節雍戎之人有事京師則自桓是來而浮潛以至亂河自是入京之道其實則因桓是來與下文本不連屬也

西傾山一名強臺山洮水出其東桓水出其南桓水一名白水水經漾水注三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

流與黑水合又東逕洛和城南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又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又東逕偃城北又東北逕橋頭又東與羌水合自下得其通稱又東南逕建陽郡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又南逕武興城東又東南逕吐費城南卽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以今輿地言之白水自洮州衛流經文縣平武劍州至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此卽禹貢之桓水西傾之戎所因以來者也釋桓水者當以酈注所敘之白水爲正　蔡沈曰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皇輿表洮州臨潭縣今爲洮州衛地理今釋西傾山一名強臺山在今陝西鞏昌府洮州衛西番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　蔡沈曰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地理今釋桓水一名白水出今陝西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至四川保甯府昭化縣東入西漢水案西漢水出秦州嶓冢山上流爲犀牛江下流爲嘉陵江　傳又以桓爲水名謂桓水自西傾山南行因桓水是來但出蜀山之桓水以解和夷則可若云自西傾因此水而來則此水乃行羌中入南海不入中國何由而來乎疏亦知其不通而附會以爲初發西傾未有水南行得桓水考元和志謂蜀山桓水在茂州今西傾乃在洮州西南距茂州千餘里何云因乎酈道元則謂

蜀山西傾俱有桓水以和夷之和爲蜀山桓水以因桓之桓爲西傾桓水其說據馬融王肅注云治西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他道也因謂自西傾至葭萌入于西漢卽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穴迤邐接漢沿此入漾所謂浮潛而逾沔矣酈此條所云桓水卽白水山海經曰白水出蜀而東南注于江郭璞云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從西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過陰平至漢壽縣入潛水經漾水注又云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山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又東逕洛和城南又東南逕鄧至城南又東南逕陰平故城

南又東逕傴城北又東北逕橋頭又東與羌水合自下得其通
稱又東南逕建陽郡東又東南逕白水縣故城東又南逕武興
城東又東南逕吐費城南卽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
以今輿地言之白水自洮州衞流經文縣平武劍州至昭化縣
東入西漢水近人以爲此卽禹貢桓水西傾之戎所因以來者
也但是與氏通是山阪之稱非水稱因桓是來究以鄭說爲確
葉氏曰熊羆狐狸織皮文當與西傾因桓是來相屬謂此四
獸之織皮因桓水而來貢也　吳氏曰西傾山雖屬雍州然西
傾之戎蓋在梁州境內此句特爲織皮之貢而言章末乃總言

一州貢物達于帝都之道
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蔡傳西漢卽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居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
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案今水經注云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
此入漾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岡穴卽郭所謂峒山括地志所
謂龍山大石穴也蔡傳作南歷岡北非是迤邐接漢沔句亦有
脫誤　傳謂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未可曉按褒斜谷在
褒城縣北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爲一谷地志
斜水入渭褒水入沔酈道元謂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

漢門潛水自潛水舍舟陸行至漢中由漢中而武功由武功而
北入渭沔至漢中是浮潛逾沔而入渭也蔡氏何以反疑其嘗
言逾于渭哉　蔡沈曰蘇氏曰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
中東行爲漢沔地理今釋沔水一名沮水漢書地理志武都郡
沮縣沮水出東狼谷沮縣卽今陝西漢中府畧陽縣也東南至
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　指南顔師古曰漢上曰沔正絶
流曰亂言度潛越沔得入于渭遂橫流濟河也或疑禹貢言西
傾因桓是來繼言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意謂自桓入潛自潛
入沔自沔入渭非也蓋沔在梁州山南渭在雍州山北無入渭

之道經言逾者逾越也自沔越陸而入渭其不相通可知顔師
古謂越沔得入于渭是也　梁州貢道經言西傾因桓是來浮
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蔡沈曰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
萌浮于西漢西漢卽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居于晉壽界阻漾
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曁于衙
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届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經言沔渭而不
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

案今水經注云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
書所謂浮潛而逾沔矣岡穴卽郭璞所謂峒山括地志所謂龍

山大石穴也蔡傳作南歷岡北非是迤邐接漢沔句亦有脫誤

黑水西河惟雍州

地理今釋雍州黑水出陝西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通河是也案括地志云黑水出伊州伊吾縣北東南流至鄯州又東南至河州入黃河今黑水上源為流沙湮塞已無遺跡可考其下流為大通河在瓜州之南歷西甯衛東南至河州入河西甯即唐之鄯州則括地志之說與今圖合　蔡傳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孔氏曰龍門之河在冀州西故曰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為東西也

地理今釋雍州今陝西之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長安咸甯咸陽興平臨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朝邑郃陽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永壽三水淳化長武二十七縣同華耀乾邠五州鞏昌府隴西安定會甯通渭甯遠伏羌西河秦安清水漳禮十一縣秦州及榆林甯夏甯夏中靖遠岷州洮州甘州莊浪諸衛所其在化外者南至西傾積石西踰三危北抵沙漠皆是也

弱水既西

蔡傳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歷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焦氏竑曰據今甘州衛有合黎山則亦不必遠求之別域而已以甘州之弱水為斷矣　案雍州黑水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在黃河之南其大槪之截然者如此蔡傳以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東南猶據紙上之言而臆度之也今依地理今釋正之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勢之自然

也

涇屬渭汭

地理今釋汭水出今平涼府華亭縣有二源北源出湫頭山之朝那湫南源出齊山至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涇水出平涼府平涼縣西南笄頭山亦名崆峒山東至西安府高陵縣西南入渭水渭水出今陝西臨洮府渭源縣西鳥鼠山東至西安府華陰縣東北入河案三水汭入涇涇入渭渭入河是渭連屬涇汭也故曰涇屬渭汭　雍州有二渭汭涇屬渭汭當為漢高陵縣地會于渭汭當為漢襃德縣地今朝邑高陵

者涇渭二水之會褒德者河渭二水之會均爲水相入均爲水之隈曲也　案地志注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今岍頭山也東南至陽陵入渭岍頭山一名薄落山見淮南子一名崆峒山見括地志山海經高山其木多椶其草多竹涇水出焉東流注渭九域志涇州有涇水屬秦回路鄭云涇水出洛陽指渭北洛水之陽陽水北也指南渭清涇濁溝洫志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地志渭水隴西首陽縣西南山海經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東流注于河水經注渭出首陽山渭首亭南谷山南谷在鳥鼠西北此地有高城嶺上有城曰渭源城渭水出焉三川合注東北逕流首陽西與別流合水出南鳥鼠山渭水出谷禹貢謂渭出鳥鼠者也又曰渭水東分爲二水廣雅曰水自渭出爲㴱由河之有灉也此瀆東北流　地志汭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地理今釋芮水有二源北源出湫頭山之朝那湫南源出齊山至縣東與北河合又東至涇州西北入涇水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芮鞫之即皆是也正義曰汭水涯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人皆南面望水則北爲汭也且涇水南入渭而名爲渭汭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是從故道也此條從孔傳汭不作水名說　蔡沈曰涇渭汭三水名

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岍頭山也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治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焉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案皇輿表今高陵縣華州華陰縣並屬西安府隴州汧源縣今屬鳳翔府渭源縣今屬臨洮府

屬注也謂涇水注于渭水之內古屬注二字通用士昏禮記酌元酒屬于尊鄭云屬注也匠人水屬不理孫謂之不行鄭云屬讀爲注此屬字之義正是如此孔傳云屬逮也非其義蔡傳云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文勢亦不安渭大涇小而汭又小於涇且先入渭不得以涇連之且汭爲水名者惟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其餘渭汭洛汭嬀汭及左傳漢汭滑汭羅汭豫章之汭沙汭淮汭桐汭其義皆爲水內屬字固有連屬之義而左傳韎韋之附注謂郤至著韎韋與足附相連屬是注字亦借字連屬之屬可知屬注二字古相通義亦可互借也　黃氏曰抄古注謂水內爲汭涇入于渭水之內而漆沮既從灃水攸同皆主渭言之文意俱協若以汭爲一水而入涇則涇屬渭汭者

是涇既入渭汭又入涇下文漆沮之從灃水之同孰從孰同耶
況經云涇屬于渭而乃云汭入于涇文恐相反又下文會于渭
汭若是二水則不以會言矣合依古注

漆沮既從

地理今釋漆水源出陝西西安府同官縣北高山流經縣城東
合同官水西南至耀州與沮水合沮亦出陝西延安府中部縣
西南流經宜君同官二縣境至耀州城南會漆水東南入富平
縣界名石川河又南流至臨潼縣北交口鎮入渭水　案蔡傳
漆水自同官東北來經華源合沮水然地志謂漆水出扶風水

經亦謂出扶風杜陽疏正義亦從其說而程子以為杜陽今岐
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經序
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蔡傳沮水自坊州昇平縣
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華
原合漆水至朝邑東南入渭地理志沮水出幾縣西東入洛
程大昌曰雍地四漆沮而實三派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
當其地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
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
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河三水雖分至白水縣遂混為一流較

氏昌武曰詩漆沮言于渭之上流書漆沮入于渭之下流詩自
土漆沮言于岐周之間書言于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之下
詩大雅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傳云沮水漆水也周頌猗與漆沮
潛有多魚傳云漆沮岐周二水也此皆謂扶風之漆沮而林少
頴以猗與漆沮釋漆沮既從恐非小雅瞻彼洛矣傳以為宗周
漑浸之水亦不言洛即漆沮謂漆沮亦曰洛水實自安國書傳
始而闞駰酈道元從之孔頴達復援以釋詩於是洛與漆沮合
而為一水矣其濁水上承雲陽大黑泉名漆沮水者乃土俗之
稱而洛水之為漆沮則先儒皆以為然故顏師古注漢書亦用

其說然直路之沮自櫟陽縣界合濁水分為二水一循鄭渠而
東注洛其間二百餘里實鄭國之所鑿漢志云沮入洛亦據既
有鄭渠後言之耳自鄭渠一廢而濁水絕於三原沮水不抵富
平見此水在古時元合濁水至櫟陽入渭而不與洛通也程大
昌雍錄謂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確不可易　蔡
沈曰漆沮二水名漆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東北界來經華原
縣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
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
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

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案皇輿表宋耀州同官縣今屬西安府宋華原縣今耀州亦屬西安府同州朝邑縣亦屬西安府宋坊州今中部縣昇平縣今省入宜君縣屬延安府

灃水攸同

集傳同者同於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言也葉氏曰灃在涇上漆沮在涇下今言涇而後漆沮言漆沮而後灃者漆沮既從而不違則灃可與渭同入于河灃以後成用力宜差多故語獨

言灃水東注維禹之績傳氏曰治弱水以及涇漆沮是自西而東涇漆沮治而後治灃則又自下而上也禹之規畫如此　地理今釋灃水源出扶風鄠縣終南山自紫閣而下至咸陽東南入渭水經注渭水又東與灃水會于短陰山內水會無他高山異巒所有唯原阜石激而已水上舊有便門橋漢武帝建　蔡沈曰地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案皇輿表鄠縣今屬西安府地理今釋灃水源出今陝西西安府鄠縣東南終南山自紫閣而下至咸陽縣東南入渭水　雍之水不一而有弱水者出窮石山

雖去雍甚遠向嘗雜雍水中以助其汎濫欲治主水先治客水今順其勢障而西之使正派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而水之變者治矣至於出岍頭山者涇水也出南谷山者渭水也出弦蒲藪者汭水也雍州之水渭為大但渭在東南下也汭在西北上也而涇水居二水之中上屬于汭下屬于渭已無散漫之患矣渭水既治而漆水沮水亦合流而相從灃水亦南注而同入水之常者亦無不治矣　按通州以渭為主曰涇屬渭汭者以涇水在渭汭之中先納汭水後入渭水順勢而言故曰屬其實屬渭汭者涇而納涇汭者則渭也漆沮曰從者漆沮小而渭大

如小之從大也灃水曰同者灃與渭二水相敵同于渭以入河也

荆岐既旅

集傳荆山即北條之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也左昭司馬侯曰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杜注荆山在新城沛鄉縣南　地志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詩譜太王居岐陽郡國志岐山南有周原說文山有兩岐因以名焉左傳椒舉曰成王有岐陽之蒐山海經其上多白金下多鐵溉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江顏師古曰岐山俗呼箭栝嶺　蔡沈曰荆岐二山名荆

山郎北條之荆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
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
也地理今釋荆山在今陝西西安府富平縣西南十里下有荆
渠詩譜曰周自太王居岐之陽皇甫謐云今美陽西北有岐城
舊址郡國志岐山南有周原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蔡沈曰終南惇物鳥鼠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爲終
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惇物地志
古文以垂山爲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

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爲青雀
山案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案水經注曰終南
杜預以爲中南亦曰太白山皇輿表萬年縣今咸甯縣地理今
釋終南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南五十里東至藍田縣西
至鳳翔府郿縣綿亘八百餘里惇物山古文以爲即垂山宜在
陝西鳳翔府郿縣圖志不載是山胡渭禹貢錐指以爲太一之
北峯在郿縣東四十里者是也鳥鼠山在今陝西臨洮府渭源
縣西二十里　地志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俗呼青雀山鄭
康成云鳥鼠之山有鳥鳥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

山焉是二山也鳥名爲鵌似鵽而黃黑色鼠如家鼠而短尾穿
地而共處鼠內而鳥外共爲雌雄杜亮成曰同穴止宿養子互
相哺食長大乃止張晏言不爲牝牡故因以名山爾雅其鳥爲
鵌其鼠爲鼵雖指鳥鼠同穴事見爾雅殆非誕妄竊疑與雉合
類爲雄鼠雌共爲陰陽首陽界中渭源以西往往有之雀化爲
蛤鳩化爲鷹造物之理何所不有未可以爲妄也　集傳荆岐
二山名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
既旅之文也鄭氏曰自涇屬渭汭至此眾水致功而眾山致祭
荆山漆沮徑其下也岐山涇汭徑其旁也終南灃水所出也惇

物灃水所徑也鳥鼠渭水所經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爾雅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原本作邍周禮夏官有邍師掌辨丘
陵墳衍邍隰之名說文邍高平之野人所登隰坂下溼也詩云
畇畇原隰曾孫田之又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又云皇皇者華
于彼原隰又云原隰裒矣兄弟求矣原隰處處有之公劉云度
其隰原當亦與流泉夕陽相類非一定之地名也又如復降在
原脊令在原隰有萇楚之類或單稱原或單稱隰二
字可合可離故公劉以隰原與泉單爲韻若一定之地名則豈

可顛倒以就韻乎周禮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其五曰原隰禮記孟春之月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他書言原隰者尙多皆非一定之地名也以公劉之隰原爲禹貢之原隰義實未安然論其地望則渭南渭北皆以旅平唯豳地宜致功且從此西北逾河以至武威道塗順便而原隰又無地以應之故諸家皆從鄭說　括地志云豬野澤在涼州姑臧縣東北二百八十里也舊志謂白亭海卽豬野澤今按元和志白亭軍在姑臧縣北三百里馬城河東岸因白亭海爲名白亭海一名會水在肅州酒泉縣東北百四十里以北有白亭故名白亭海是軍與海東西相距八九百里徒適取爲名耳後人以軍在姑臧而名白亭遂混爲一處陝西行都司志云白亭海一名小闊端海于五澗谷水流入此海蓋誤以休屠澤爲白亭海也

蔡沈曰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卽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豳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文以爲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案皇輿表今邠州屬西安府涼州姑臧縣今爲涼州衞地理今釋豬野在今陝西鎭番衞東北八十里卽漢書地理志所云休屠澤也

三危既宅

蔡沈曰三危卽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左傳曰瓜州今燉煌也後漢西羌傳注三危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案宅造廬舍定疆場也　正義云三危之山必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鄭元引地記書曰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必在河之南也按水經注兩引山海經以證尙書之三危一云三危之山三靑鳥居之廣圓百里在鳥鼠山西一云三危在燉煌南與岷山相接山南帶黑水與地記略同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今臨洮府南岷州衞北矣又云在積石之西南殊不可曉山南帶黑水蓋以扶州之黑水出素嶺山入白水者當之也妄言無疑三危山自當以在沙州者爲是後魏書太平眞君六年討吐谷渾杜豐追被囊度三危在雪山卽沙州之三危也肅州舊志云白龍堆沙東倚三危北望蒲昌是爲西極要路推其地望可以得三危之形勢矣　舜典三危在今陝西嘉峪關外廢沙州衞界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也蔡傳三危卽舜竄三苗之地不知禹貢所謂三危自在大河之南與舜典竄苗之三危異也括地志云三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

三苗丕敘

疏曰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將安定按此說是夫名蓋謂禹治水七八年之後也其時洪水已平然後舜伐而竄之於三危方苗民在其本境不知倫紀之敘況其所竄尤苗中之頑者也乃自水災既除三危可居而三苗之竄于三危者畏服舜禹之功用化而爲大有紀敘記者以證水土之平也其時蓋十有三載乃同之時也非始竄未有敘至此乃敘爾回視頑不即工已十年前矣而蔡傳於舜典謂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丕敘而舊都猶頑不即工毋乃謬歟

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彙纂董仲舒曰五行莫貴于土五色莫盛于黄陳氏曰土黄壤最貴故雍田上上塗泥最下故揚田下下傳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少疏曰此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云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濶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之後即此差在後隨人多少必得更立其等此非永定也案曰田之上中下鄭圭地形高卑言則與賦之上中下不妨參錯不齊也傳以上爲肥美下爲磽薄而賦輕重不能準是乃妄爲人功修人功少之說疏曲附之云治水爲之差後必更立其等云云聖王垂憲豈如此苟且紛更沇州云貞作十有三年乃同是固計其民困已蘇之後堪爲定制而立之法也安得云禹貢非永定者耶

厥貢惟球琳琅玕

案曰球史記作璆疏曰釋地云西北之美者有崐崘虛之璆琳琅玕焉又案曰鄭云球美玉也者說文玉部云球玉磬也既中磬材自是美玉也又云琳美石也者說文琳字次球亦云美玉

嫌與球無別故鄭不從也又云琅玕珠也者偁亦云似珠說文同並引此經以證是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地理今釋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門關西南境中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諸家多以此爲小積石別有大積石去此尙千餘里其說蓋本於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之文其實禹施功之始即此積石更無所謂大積石也班固所識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

流蓋河源在吐蕃境漢北蕃未通中國武帝以于闐出玉按古
圖書乃名河所出爲崑崙後人遂并積石亦失其實耳蔡氏據
杜氏說釋經最當　蔡沈曰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
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案皇輿表河中府今蒲州龍
門縣今河津縣地理今釋龍門山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
北五十里大河之西東與壺口隔水相望　積石至龍門三千
餘里河流甚險舟楫不通經言浮于積石按韻書浮有二義汎
也順流也積石山名諸州所謂浮者水也以舟楫而汎于水也
此所謂浮者山也言其路從積石順流而下也　彙纂熊氏曰

正道皆從渭達河惟脊以西之地渭道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
河經涉龍門然後達于西河以至帝都鄭氏曰雍之貢道有二
其東北境河見于積石經流于龍門而爲西河故貢賦由積石
浮河北行東轉南向而至龍門由龍門而達西河至西河則達
帝都矣其西南境渭水入于河漆沮東注于渭涇水北注于渭
灃水南注于渭故貢賦或由灃涇或由漆沮皆會于渭之北至
渭則達河矣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人行逆流而水
相向故逆流曰會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

蔡沈曰崑崙卽河源所出在臨羌案漢書張騫傳曰漢使窮河
源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云地理
今釋崑崙西戎國蓋附近崑崙山者　地理今釋漢書地理志
金城郡臨羌縣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西有弱水崑崙山
祠此蔡傳所據以爲崑崙在臨羌者也然不當若是之近按水
經崑崙去嵩高五萬里　案地理今釋崑崙山在今西番界其
山有三一名阿克坦齊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拉總名
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河源所出　蔡沈曰析支在
河關西千餘里地理今釋析支今西番在陝西臨洮府河州西

應劭曰禹貢析支屬雍州在河關之西東去河關千餘里羌人
所居謂之河曲羌也唐書黨項傳曰黨項西羌別種其地古析
支東距松州西葉護南春桑迷桑等羌北吐谷渾　蔡沈曰渠
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
地理今釋渠搜凉土異物志云古渠搜國在大宛北界隋書西
域傳云鏺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渠搜當在西
域非朔方也傳寅禹貢集解云陸氏曰漢志朔方郡有渠搜縣
武紀云北發渠搜是也然考漢朔方之渠搜非此所謂渠搜此
亦當是金城以西之戎也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當

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陸說非也　案曰崑崙二字說文山部無史記作昆侖漢書作昆崘搜漢書作叟師古曰叟讀曰搜鄭以昆侖析支渠搜爲三山者謂織皮之民居此三山之野者皆是西戎今已即敘即敘謂就而序之漢書西域傳贊引此而解之云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是也僞傳不用鄭義改爲四國書謂傳或分渠搜爲二或並西戎爲四者皆書言渠搜從無分爲二者西戎乃總名不得別爲一國傳非是當以鄭爲正

禹貢滙解卷之四

黄岡洪兆雲虞卿氏纂輯　姪貢猷晉臣校刊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

蔡沈曰岍雍州山地志扶風汧縣西吳山古文以爲汧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按寰宇記隴州汧源有岍山汧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晁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案皇輿表隴州吳山縣今隴州屬鳳翔府汧源縣省入隴州地理今釋岍山漢書地理志名吳山在今陝西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　胡渭曰岍一作汧汧縣唐爲汧源縣隴州治明省縣入焉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漢志以吳山爲雍州山是吳山即嶽山也爾雅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朱長孺曰商周之世疑以岍爲西嶽故爾雅職方皆云嶽山水經注汧水出汧縣之蒲谷鄉弦中谷決爲弦蒲藪爾雅曰水決之澤爲汧也汧水東逕汧縣故城北會龍魚川水又東會一水發南山西側俗以此山爲吳山三峯霞舉疊秀雲天崩巒傾返山頂相捍望之恒有落勢地理志曰吳山在縣西古之汧山也國語所謂虞矣今按吳嶽班酈皆謂即古之岍山然史記封禪書言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嶽山岐山吳

嶽鴻冢瀆山而無岍山又析吳嶽與嶽山而爲二唐六典關內道名山曰吳山亦謂之西鎭山有五峯於諸山中最爲秀異肅宗在鳳翔改吳山爲西嶽以祈靈助隴州志則以州西四十里之吳山爲岍山州南八十里之嶽山爲吳嶽諸說互異未知孰是愚竊謂吳山漢志雖云在縣西而岡巒綿亘延及其南與嶽山只是一山自周尊岍山曰嶽山俗又謂之吳山或又合稱吳嶽史記遂析嶽山與吳嶽爲二山而岍山之名遂隱其實此二山者周禮總謂之嶽山禹貢總謂之岍山當以漢志爲正蔡傳引晁氏說又謂今隴山天井金門秦嶺皆古之岍山不知何據

胡渭曰荆山有三一在雍域懷德北條之荆大禹鑄鼎處也一爲荆豫界臨沮南條之荆卞和得玉處也一在豫域與禹貢無涉漢郊祀志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按唐志虢州湖城縣有覆釜山一名荆山元和志山在縣南卽黃帝鑄鼎處晉灼以爲在馮翊懷德縣非也湖城元省入閿鄉縣山今在縣南二十五里韓愈詩云荆山已去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李商隱詩云楊僕移關三百里可能全是爲荆山卽此山也蘇傳以此爲北條之荆因晉灼而誤　集傳此下隨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河雍之東河冀之西河也鄭氏曰大禹隨山首于雍州岍岐荆三山謂之及者以其相距之近謂之至者以其相去之遠禹於是而逾河雍冀之間河流間斷禹自雍之東境而入冀之西境也按三山皆在冀河之西雍境之北雍河之南岍在岐西岐在荆西荆瀕河禹導此三山則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至華陰其規畫皆在胸中矣

逾于河

蔡傳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爲荆山之脉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呂祖謙曰入逾非山逾語頗問味别地脉之說如何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還是只要辨味點茶

如陸羽之流尋脉踏地如後世風水之流耶且太行自西北發脉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列言導岍及岐至于荆山山脉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底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荆山地脉却來做太行山脚其所謂地脉尚說不通况禹貢本非理會地脉耶案蔡氏此辨極有理山立不易方者也豈能逾河乎若以脈言又未必見如入之有脈故祖謙亦云人逾非山逾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

胡渭曰導山自荆逾河爲壺口故於冀言壺口於雍言龍門漢

志亦云壺口在北屈龍門在夏陽則兩山夾河而峙東爲壺口西爲龍門明矣自後魏太平眞君七年改漢河東皮氏縣曰龍門縣而龍門之名遂被於東岸故顏師古注司馬遷傳曰龍門山其西在今同州韓城縣北其東在今蒲州龍門縣北也龍門縣宋改曰河津縣縣西北二十五里有龍門山蓋卽壺口之南支古時東岸無龍門之名也河水傾注其中形如壺然故名壺口江海大魚至此不得上上則爲龍故名龍門兩山對峙體分而勢合東必得西而始成其爲口西亦必得東而始成其爲門舉此可以見彼壺口之治卽龍門之治故冀州與導山言壺口

而不言龍門至于龍門卽至於壺口故雍州與導河言龍門而不言壺口其文互相備也　蔡沈曰雷首冀州山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案皇輿表河中府河東縣今蒲州屬平陽府地理今釋雷首山括地志云此山西起雷首東至吳坂長數百里隨地異名通典云雷首在河東縣此山凡有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也胡渭曰太岳卽霍山又名霍太山在平陽府霍州東三十里及岳陽縣西北九十里趙城縣東北四十五里周禮冀州山鎭曰霍山漢志河東彘縣有霍太山在東冀州山是也水經注汾水南逕永安縣西故彘縣也又東與彘水合水出東北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卽霍太山矣閻百詩云崧高維嶽謂嶽然而高者維是四嶽之山非以太室山爲嶽名曰崧高也予最愛鄭康成注大司樂四鎭五嶽取諸職方九州之山而徧足少嫌其以嶽山爲西嶽而不以霍山爲中嶽又嫌其大宗伯注乃襲爾雅雜以嵩高忘卻大司樂注殆由不善讀崧高之詩也哉

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蔡沈曰底柱冀州山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案皇輿表宋陝縣省入陝州屬河南府地理今釋底柱

山在今河南河南府陝州東四十里大河中西北去山西平陽府平陸縣五十里金履祥曰三門分天門地門人門惟地門不可過　蔡沈曰析城王屋皆冀州山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峯四面如城地理今釋析城山在今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晁氏曰山狀如屋皇輿表絳州垣曲縣今屬平陽府地理今釋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九十里接山西平陽府垣曲縣及澤州陽城縣山有三重其狀如屋

太行恆山至于碣石

蔡沈曰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太行山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地理今釋太行山延袤千餘里起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迤而東北跨山西河南直隸界案皇輿表宋懷州今懷慶府河內縣爲府治定州曲陽縣今屬眞定府

入于海

正義云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按碣石之西爲逆河其東則海禹導山至此須浮海覩其形勢此句當與逾于河作一例看言山入海固非言山傍之水入海則尤非禹痛先人之功

不成而勞身焦思八年於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何獨於海憚風濤之危而不敢一涉邪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

胡渭曰西傾山在陝西洮州衛西南四百餘里一名強臺山水經注引沙州記曰洮水與墊江水俱出強臺山山南卽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郭景純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叚门以爲墊江水也洮水同出一山故知強臺西傾之異名也又名西彊山宋書景平中吐谷渾阿豺升西彊山觀墊江源是也隋大業三年裴矩撰西域圖記從西傾以去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蓋此山直西域之正東也通典云西傾山在臨潭縣西南吐谷渾之界衛志云西傾山延袤千里外跨諸羌今鞏昌府漳縣西北七十里亦有西傾山明一統志謂卽禹貢之西傾誤也孔疏言西傾在積石東爲河所經今按此山北距金城河四五百里東北距渭源亦六七百里似於河渭無涉其所出者唯洮水白水白水卽梁州之桓水也西傾之在貢道所由不可以不治故禹特往視之　胡渭曰漢志天水郡冀縣下云禹貢朱圉山在縣南梧中聚師古曰圉讀與圄同水經注云開山圖謂之天鼓山有石鼓不擊自鳴鳴則

兵起漢五行志成帝鴻嘉三年天水冀南山有大石自鳴卽此山也通典秦州上邽縣有朱圉山俗名白岩山元和志朱圄山在伏羌縣西南六十里渭水經縣北去縣一里伏羌縣志朱圉山在縣西南三十里又石鼓山在縣南四十里西連朱圉蓋卽其別峯諸家互異說者遂謂縣西南錦纜石鼓木梅天門等山皆朱圉之隨地異名者也百詩謂余曰據漢志山在梧中聚夫一聚可容則其阯而甚廣安得有如上所云云者吾嘗親經其山在今伏羌縣西南三十里山色帶紅石勒四大字曰禹奠朱圉余因思禹導山本爲治水唯大川出入經過之處則行之非

是則雖有名山弗由也岱爲四岳之長而隨刋不及焉他可知
已其山不必皆危峻干霄故若北條之荆若數淺源不得以其
澶漫靡迤也而疑之不必皆連峯疊嶂緜地數十百里故若底
柱若碣石若朱圉不得以其孤露狹小也而疑之彼謂朱圉非
一山凡縣西南之山皆是者坐不知此義也九域志云大潭縣
有朱圉山亦非大潭故城在今西河縣西南三百里本漢隴西
縣地蔡傳謂冀縣即大潭謬甚　胡渭曰西魏改漢首陽縣曰
渭源縣隋屬渭州唐因之元和志云鳥鼠山今名青雀山在渭源
縣西七十六里此即導水文所謂鳥鼠同穴者也水經注云鳥

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閒則鳥鼠
與同穴爲二山恐非又云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渭水出焉按
縣志鳥鼠山在縣西二十里南谷山在縣西二十五里鳥鼠與
南谷相去才五里當是一山後人强生分別耳禹導山固有不
直前而盤旋往復者如旣抵雷首而不東行乃北至太岳蓋所
急在帝都也若鳥鼠居洮水之東禹自西傾循洮水以至鳥鼠
最爲徑便今乃先抵朱圉復西行至鳥鼠然後東南行以至太
華殊覺無謂竊疑古經元作鳥鼠朱圉自秦禁學口說流行顚
倒其字耳　胡渭曰太華山在今西安府華州華陰縣南十里

即西岳也舜典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周禮豫州山鎭曰華山
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其廣十里郭緣
生述征記曰華山從麓至頂升降紆廻凡三十三里水經注曰
華陰縣有華山遠而望之若華狀西南有小華山也又曰山上
有二泉東西分流至若山雨滂湃洪津泛灑挂溜騰虛直瀉山
下寰宇記曰華嶽有三峯直上數千仞基高而峯峻疊秀迄於
嶺表三峯者芙蓉明星玉女也少華山在華州南十里東去太
華八十里峯勢相連視華山差小故曰少華西京賦云綴以二
華謂太華少華也今按二華與終南氣勢緜延雍州之旅平也

又川文

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禹隨刋自鳥鼠而東亦必由惇物終南
以至于太華篇末云九山刋旅刋始事旅終事旅不言西傾朱
圉刋不言終南惇物其文蓋互相備也　鄭曰地理志云朱圉
在漢陽南太華在宏農華陰南傳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
渭水所出在隴西之西三者雍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
東疏曰地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
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是三
者皆雍州之南山也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鼠東望太華太
遠故傳云相首尾而東也　蔡沈曰朱圉太華雍州山也朱圉

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俗呼為白巖山太華
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華陰縣二十里也案皇輿表秦
州大潭縣今伏羌縣屬鞏昌府華州華陰縣今屬西安府地理
今釋朱圉山在陜西鞏昌府伏羌縣西南三十里　案曰傳于
西傾朱圉牽引積石䟽申之以為河所經河自積石以東勢皆
向北西傾朱圉皆在河之南相距數百里安得為河所經此等
何異說夢又云鳥鼠渭水所出但言治渭之功而舉鳥鼠雍州
已言之下文導渭又詳言之此處言鳥鼠又為治渭何重見疊
出不憚煩耶若伊鄭馬以山脉言則非為治山旁之水何須妄

引總因偽孔廢四列三條不用別剏新說遂生支蔓又鳥鼠在
渭源朱圉在伏羌若從傳為治山旁水則自西而東應先鳥鼠
後朱圉經似誤倒若以山脉言則通典天水郡上邽縣有朱圉
山九域志秦州成紀縣有朱圉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圉山紛紛
不一是朱圉山脉綿亘于伏羌西南者安知與鳥鼠不可錯舉
耶必執班志梧中聚以為部落中一小山亦非
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蔡傳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
今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宏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地

理今釋熊耳山在今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七十里接陜西西安
府商州界熊耳雖有東西異名其實一山故郭璞云在上洛班
固云在盧氏蔡傳以班固為非非也　按古時皆指嵩高為太
室而韋昭戴延之則兼二室並稱然前賢題咏猶以太室稱嵩
高而少室則仍其本名故有嵩少之目其山東跨密縣西跨洛
陽北跨鞏縣縣亘百五十里太室中為峻極峯左右列峯各十
二凡二十四少室峯三十六先儒皆以嵩高為外方金吉甫曰
嵩高世名中嶽安得與江夏內方相為內外哉按唐志陸渾山
一名方山蓋古外方云此說非是嵩高當禹時未為中嶽即為

中嶽而仍名外方與東岱西華南衡北恒一例理無可疑且陸
渾方山亦何以知其為外方乎　胡渭曰漢志南陽平氏縣下
云禹貢桐柏大復山在東南淮水所出水經淮水出平氏縣胎
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注云山海經曰淮出餘山在朝陽東義鄉
西尚書導淮自桐柏即此也淮水潛流地下三十許里東出桐
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口水南即復陽縣也其山今在桐柏縣
境元和志云唐州桐柏縣本漢平氏縣東界梁置義鄉縣開皇
十八年改以桐柏山為名山在縣西南九十里一名大復山按
此山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界西接襄陽府棗陽縣界案[illegible]

奇秀餘山乃桐柏之異名縣志云大復山在縣東三十里胎簪
云在縣西北三十里蓋皆其支峰禹貢錐總謂之桐柏也　釋
文曰陪音裴案曰陪史記作負漢書作倍顏氏云倍讀曰陪孔
傳云淮出桐柏經陪尾今德安府安陸縣北有橫山漢志所謂
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者也又集傳云今安州安陸有橫尾山
古文以爲陪尾者是漢志之所謂江夏郡安陸縣即宋之安州
安陸也按地理今釋陪尾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泗水
不經此山下唐志泗水縣有陪尾山泗水出焉蓋此是也以橫
尾爲陪尾者非是　蔡沈曰熊耳外方桐柏豫州山也熊耳在

商州上洛縣外方地志潁川郡嵩高縣有嵩高山古文以爲外
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
州桐柏縣也案皇輿表宋西京今河南府登封縣屬焉唐州桐
柏縣今屬南陽府地理今釋熊耳山在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
西南七十里接陝西西安府商州界熊耳雖有東西異名其實
一山故郭璞云在上洛班固云在盧氏蔡傳以班固爲非非也
外方今中嶽嵩山在河南河南府登封縣北十里西接洛陽縣
北接鞏縣東接開封府密縣界綿亙一百五十里桐柏山在今
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東一里東南接湖廣德安府隨州西接襄

陽府襄陽縣界又桐柏史記索隱曰一名大復山　鄭曰屬豫
州地理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嵩高山也桐柏山
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傳曰四山
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
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互相備疏
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宏農盧氏縣東伊水所出嵩高山在潁
川嵩高縣古人以爲外方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
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
南皆在豫州界也按賈公彥周禮保章氏疏據春秋緯文外方

熊耳以至泗水陪尾屬搖星博物志亦云泗出陪尾隋唐志並
云泗水縣有陪尾山縣今屬山東兗州府本漢魯國卞縣陪尾
山在縣東五十里此又一陪尾爲泗水發源處諸說以爲禹貢
陪尾與鄭孔及班志皆不合不可從

導嶓冢至于荊山

胡渭曰嶓冢山孔傳不言所在之郡縣而正義引地理志以實
之曰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夫此水卽嘉陵水之上
源非禹貢之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而班固以西縣之
嶓冢爲禹貢之嶓冢謬矣自是以後言嶓冢者率依班氏如張

衡西京賦云終南太一連岡乎嶓冢潘岳西征賦云面終南而背雲陽跨平原而連嶓冢玩其辭意皆主隴西而言司馬彪郡國志亦云漢陽郡西縣有嶓冢山無異議也自後魏正始中析沔陽地置嶓冢縣以表其山而名始著酈道元卒於孝昌二年上距正始置縣之時凡二十餘歲本朝典故生所親見而注水經不言豈事在成書之後不足追改抑亦因其晚出而疑之乎然漾水注引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西流故俗以嶓冢爲分水嶺作者亦似知班氏之謬而以禹貢嶓冢爲當在漢中也者不然於漢中記奚爲詳及隴西之山邪由

此觀之則魏收以前已有知嶓冢在漢中者不待地形志出而後知也穎達豈未之考乎然班志雖以西縣嶓冢爲禹貢之山而養水則自繫氐道之下不言出某山自水經云漾水出氐道縣嶓冢山而氐道亦有嶓冢矣常璩華陽國志云東源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爲漾水而氐道之嶓冢且有漾山之目矣郭璞注山海經云嶓冢今在武都氐道縣南酈道元注水經云東西兩源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則似一山跨二縣之境而在西縣者爲西源在氐道者爲東源矣輾轉迷惑愈久愈僞說經者不能出其窠臼而禹貢之嶓冢幾不可問矣西縣故城在今秦州西

南底道今不知所在蓋自晉永嘉之亂隴西没於氐羌郡縣荒廢常璩郭璞皆云氐道屬武都而晉志武都郡無之則此縣之不可考者久矣要之二縣在隴西皆古雍州域也而禹貢嶓冢乃梁州之山不應闌入雍域故唯魏收所言爲得其實　胡渭曰漢志南郡臨沮縣下云禹貢南條荊山在東北漳水所出通典云臨沮故城在當陽縣北而南漳亦臨沮地按隋志西魏析臨沮置重陽縣後周改曰思安開皇十八年改曰南漳有荊山今南漳縣西少北八十里之荊山是也左傳昭四年司馬侯曰荊山九州之險十二年右尹子革曰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

後漢志臨沮縣有荊山劉昭曰荊州記云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卽荊山首曰景山卽卞和抱璞之處水經注曰沮水出東汶陽郡沮陽縣西北景山卽荊山首也高峰霞舉峻竦層雲山海經曰金玉是出亦沮水之所導故淮南子曰沮出荊山杜預曰水出新城縣西南發阿山蓋山異名又云漳水出臨沮縣荊山荊山在景山東一百餘里新城沛鄉縣界雖群峰競舉而荊山獨秀元和志云荊山在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唯東南一隅纔通人徑寰宇記云南漳縣荊山頂上有池喬松翠柏列繞其旁　蔡沈曰荊山南條荊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

襄陽府南漳縣也地理今釋荆山在今湖廣襄陽府南漳縣西
少北八十里昭四年左傳荆山九州之險指此
內方至于大別
胡渭曰後漢志竟陵縣有章山本內方劉昭曰荆州記云山高三十
丈周百餘里水經沔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注云山
上有古城太尉陶侃伐杜曾所築禹貢所謂內方至于大別者也旣
濱帶沔流實會尚書之文矣括地志云章山在長林縣東北六十里
漢水附山之東傳同叔曰五代晉改竟陵曰景陵通典云長林縣有
章山今景陵隸安州長林隸荆門以地勢觀之今其山不復濱漢者

矣按漢竟陵故城在今鍾祥縣界劉宋析竟陵至長壽宵城二縣後
周省竟陵入長壽明嘉靖初更名鍾祥章山本在此地自晉析編縣
置長林割竟陵西境以益之故章山在長林界中景陵故宵城從周
改曰竟陵雖襲漢縣之名而章山元不在其地也唐貞元末析長林
置荆門縣宋為荆門軍元陞為州明省長林縣入焉故章山今在州
東北與鍾祥接界此山在長壽不在宵城之明證也水經以章山繫
當陽豈以古當陽本在今縣東百四十里綠林長坂之南故山在其
境與元和志云內方山在沔川汉川縣南九十里汉川今為漢川縣
屬漢陽府此別是一山寰宇記謂卽禹貢之內方非也　胡渭曰大

別山在漢陽府城東北半里漢水西岸左傳定四年吳伐楚自
豫章與楚夾漢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杜預云禹貢
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水經注江水東逕
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旁者也
山上有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城蓋取二水之名地理志曰夏
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也舊治安陸吳乃徙此山左卽沔口矣
沔左有郤月城故曲陵縣後乃沙羨縣治也元和志魯山一名
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上
有吳將魯肅神祠按禹貢大別山杜元凱已知在江夏不在安

豐酈氏亦主杜說而終不能指魯山為大別至唐人始能言之
小別一名甑山在漢川縣東南十里詳見導漾　蔡傳大別在
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
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
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　蔡沈曰內方大別山
名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
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
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
在安豐者非是案皇輿表宋荆門軍長林縣今為荆門州屬安

陸府此時不屬安陸府爲直隸州地理今釋內方山在今湖廣安陸府鍾祥縣西周廻百餘里接荆門州界大别山一名啓山在今湖廣漢陽府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水西岸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

胡渭曰古今言岷山者凡四處一在今四川松潘衛衛東南去布政司七百六十里史記作汶山封禪書云自華以西名山七有瀆山蜀之汶山也漢書地理志云岷山在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蜀志秦宓曰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華陽國志云岷山一名沃焦山其跗曰羊膊江水所出任豫益州記云大江泉

源始發羊膊嶺下東南下百餘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闕水經注云岷山在蜀郡氐道縣卽瀆山也又謂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隋志汶山在汶山郡左封縣此皆謂在松潘者也一在今成都府之茂州州本冉駹國漢以其地置汶山郡治汶江縣晉改曰廣陽隋又改曰汶山山海經注云岷山在廣陽縣水經注云汶水出汶江道徼外岷山玉輪坂下元和志云汶山縣有汶山卽岷山去青城山百里天色晴明望見成都卽隴山之南首張栻西岳碑云岷山在茂州列鵞村其跗曰羊膊寰宇地廣記云岷山在汶山縣西北俗謂之鐵豹嶺王氏地理通釋云大渡河一名羊山江源出鐵豹嶺嶺卽羊膊之異名也此皆謂在茂州者也一在成都府之灌縣縣本漢緜虒郭江源二縣地周武帝分江源置青城縣因山爲名元和志云青城山在蜀州青城縣西北三十二里杜光庭成都記云岷山連峰接岫千里不絕灌縣青城山乃其第一峰也縣志云汶山在縣北三十里蓋卽青城矣一在今陝西岷州衛衛本漢隴西郡地西魏置溢樂縣今衛治卽其故城括地志云岷山在岷州溢樂縣南連綿至蜀幾二千里皆名岷山元和志云山在溢樂縣南一里此皆謂在岷州衛者也然則岷山最大志家各就其所在言之陸游曰自

蜀郡之西大山廣谷谽谺起伏西南走蠻菁中皆岷山也薛季宣曰今自岷洮松疊以南其大山峻嶺班班可考者皆岷山之隨地立名者耳此說是也觀漢志云山在徼外則固不可以湔氐一縣限之矣大抵岷山北起於溢樂實跨古雍州之境而南則訖於青城緜地千餘里與太行伯仲或專指松潘亦非篤論然大江所出則必直氐道西徼外者也　胡渭曰爾雅釋山云江南衡李廵曰南岳衡山也下文又云霍山爲南岳郭璞曰霍山在今廬江灊縣灊水出焉别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今彼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岳南岳本自以兩山

爲名非從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岳又云漢武帝來始乃名之卽如此言謂武帝在爾雅前乎斯不然矣按徐靈期記云衡山爲南岳其來尚矣至于軒轅乃以灊霍之山爲其副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岳此蓋本方士家言漢武信之遂移衡山之祭於灊霍其實南岳曰衡山初無二名釋山後一條當是漢人所附益璞據不經之言以衡山一名霍山自古以然非由漢武不亦謬乎　蔡傳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皇輿表衡山縣宋屬潭州今屬衡州府又廣雅曰岣嶁謂之衡山或謂五嶽衡山最遠唐虞時以灊山爲南嶽

非今衡山按爾雅霍山爲南嶽注云衡山一名霍山衡之爲霍猶泰之爲岱也漢武以衡山遼曠移其神於廬江潛縣之天柱山故亦名霍山則以潛山爲南嶽非古也自漢武始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蔡傳過經過也與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爲衡山之脉連延而爲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爲敷淺原者明甚　蔡沈曰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傅易山古文以爲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爲在鄱陽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爲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爲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爲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亦未見其爲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案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南　朱子云說者以爲漢歷陵縣之傅易山在今江州德安縣爲山甚小而卑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脉遂起而爲廬阜則高且大以盡乎大

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爲宜蔡傳遵用師說以廬阜爲敷淺原而復以無可考證爲疑按廬阜在今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南山北隸南康府星子縣路史餘論敷淺原蓋在州鄂之間今崇陽之西二百二十里有雲溪山峭峻清流界道如帶卽所謂敷淺原也　蔡傳地志云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爲在鄱陽者非是地理今釋案朱子九江彭蠡辨云敷淺原說者以爲漢歷陵縣之傅易山在今江州德安縣爲山甚小而卑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脉遂起而爲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

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爲宜耳蔡傳遵用師說指廬阜爲敷淺原而復以無可考據爲疑何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胡渭曰古之言弱水者不一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毛史記大宛傳安息長老傳聞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漢書地理志金城臨羌縣西有西王母石室弱水崑崙山祠司馬相如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師古曰弱水謂西域絕遠之水乘毛車以渡者耳非張掖弱水也而顧可乘毛車

皮船以渡乎此齊諧志怪之流不足深論藉令有之亦與禹貢之弱水無涉而韓汝節乃曲護程大昌之說以爲禹所導者雖在雍地而其水實與條支之弱水通爲一川嗜痂之癖吾所不解　鄭曰合黎山名地說云合黎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馬曰合黎地名傳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案曰鄭云合黎山名者鄭以言至于者皆非水名故馬與鄭畧同傳云水名非也又引地說云云者前續志酒泉郡皆有會水縣不言合黎故引地說也

胡渭曰合黎山自甘州衛西北綿延而西接高臺所界又西接鎭夷所界隋志張掖縣有合黎山元和志合黎山俗名要塗山在張掖縣西北二百里括地志云蘭門山一名合黎誤行都司志合黎山在甘州衛北四十里迤邐至鎭夷所石峽口三百里一作合離水經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注云合黎山也按漢會水縣故城在今肅州衛東北十六國春秋呂光遣呂纂討段業戰于合離離卽黎字之訛也羌谷水北至張掖縣合黎山下與弱水合故因山爲名曰合黎水是合黎水卽弱水也經所謂合黎果主水而言則其文當曰導弱水西爲合黎之水矣而經不然傳曰水名非也　胡渭云陳氏謂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也經曰餘波則必有正流在矣說者皆忘

此二字但據雍州之文則以爲弱水西流而不知有東北流也據導水之文則以爲弱水逕合黎入流沙而不知其正流遶合黎山東北以入居延也蓋禹所施功者止西流之道故曰弱水旣西禹所循行者止合黎山南故曰至于合黎入于流沙然有餘波二字則東北正流仍未嘗抹摋此化工筆也世都憒憒千年暗室唯陳氏一言爲之炳燭矣　胡渭曰水經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東北注云居延澤在其縣故城東尙書所謂流沙形如月生五日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元和志居延海卽居延澤其沙風吹流行故曰流沙按弱水自合黎峽口以北水

不爲患禹治此水止於合黎未嘗及其北故雍州云弱水既西
而導水則有入流沙之文無入居延澤之文後人以目驗之見
弱水實入居延澤則以是爲流沙云爾亦莫計其在合黎之西
與合黎之東也雖然經云西被于流沙苟在居延是北而非西
也經豈有二流沙哉若夫風吹流行則磧中往往有之未可以
是定爲禹貢之流沙也　蔡沈曰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
西北亦名羗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
故曰流沙案皇輿表張掖縣今甘州衛地理今釋合黎山亦名
要塗山在今陝西甘州衛西北四十里縣延而西接高臺鎮夷

二所界流沙在今陝西嘉谷關外索科鄂模以北東至賀蘭山
西至廢沙州界幾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禹貢之黑水有三一華陽黑水惟梁州一黑水西河惟雍州一
導黑水水經注所謂黑水出張掖雞山至于燉煌此雍州之黑
水也宋程大昌以瀾滄江爲黑水元史載勸農官張立道使交
趾並黑水以至其國此導川之黑水也漢書地理志註云汾關
山符黑水所出北至僰道入江此梁州之黑水也雍州黑水其
源在黃河之北梁州及導川之黑水其源在黃河之南　禹貢
黑水說者紛紛訖無定論今尚書地理通釋以大通河爲界雍
州之黑水以金沙江爲界梁州之黑水以瀾滄江爲導水之黑
水三黑水各不相通其說似是而亦多可疑惟金沙江爲界梁
之黑水爲最確耳大通河即古之湟水自西來合浩亹水至蘭
州入黃河者也玩經文黑水西河惟雍州是以黑水與西河相
對爲雍之西界必其水自北而南流乃足以爲界若湟水浩亹
水乃是自西而東南流可界南北不可界東西安見界雍之黑
水必爲大通河乎瀾滄江固是入南海矣　胡渭曰雍州自禹
貢黑水而外有十黑水焉一在今榆林衛西北廢夏州界水經

注云黑水出奢延縣之黑澗東流合奢延水入河赫連勃勃築
統萬城于黑水之南是也一在今鞏昌府伏羌縣縣西有落門
聚水經注云謂水自落門聚至黑水峽水出南山北流入渭是
也一在今秦安縣水經注云黑水出黑城北西南逕黑城西至
縣鏡峽又西南合瓦亭川入渭是也一在今延安府洛川縣水
經注云黑水出定陽縣西山東南流逕其縣北又東南合定水
入河是也一在今西安府盩厔縣水經注云就水出槐里縣南
山歷竹圃北與黑水合北流注于渭是也一在今平涼府固原
州北志云大黑水北流合小黑水至甯夏衛入河是也一在今

慶陽府安化縣志云源出太白山西南流經環縣甯州會九龍川至西安府長武縣入涇是也一在今延安府定縣合白水東流至延川縣入河志云舊置黑水堡因水以名宋元豐五年种諤遣曲珍攻黑水安定堡是也一在今行都司高臺鎮夷二所境卽弱水合張掖河出塞入居延海者俗謂之黑河亦稱黑水是也一在今肅州衛西北自沙漠南流合白水紅水至西甯衛入西海寰宇記云酒泉縣有鴻鷺山穆天子傳天子循黑水至于璧玉之山是也此皆水之小小者不經三危入南海韓汝節以在鎭夷者爲禹貢之黑水傳焉侯以在肅州者爲禹貢之黑

水並誤　肅州之黑水志云入西海余竊疑經文本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西海後來經生相傳誤以爲南海耳蓋中國不見西海雍州之黑水得入西海似爲可驗蔵謂此水必是西南流而入南海故遂以西爲南如雍州黑水可入南海勢必穿過河源江源諸大山大脉雖神禹亦不能爲旣不能爲而設經如此不滋後人大惑乎西北之地水豬而廣大者卽謂之海蒲昌海牢蘭海之類是也蒲昌海方三百里已稱爲海若西甯之西海方廣殆八九百里豈不可稱海乎或曰三危山說者皆謂在燉煌肅州黑水不經其地奈何曰黑水從肅州至西海其間所經

之山必多安知三危不在其間乎西海既皆訛傳爲南海則三危山亦皆謂在燉煌意其入南海必須經沙州而眞三危在西海之上源者其名遂隱矣且地理之傳訛傳會者甚多燉煌之三危亦豈得爲眞乎　胡渭曰南海者漲海也秦置南海郡治番禺其下縣揭陽王莽改曰南海亭蓋南海自此始韓愈潮州刺史謝上表云州南近界漲海連天是也謝承後漢書交趾七郡土獻皆從漲海出入南史扶南國東界卽大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是東起揭陽西訖林邑扶南東西相距六七千里並稱漲海卽禹貢所謂南海者也　蔡沈曰黑水地志出

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卽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地理今釋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番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南括地象云三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間鄭元云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是也案今雲南大理府雲龍州西有三崇山一名三危瀾滄江經其麓有黑水祠或以爲卽古三危也然其地太南地理今釋導川黑水卽今雲南之瀾滄江其源發於西番諸莫

渾巴什山分支之西曰阿克必拉南流至你那山入雲南界東岐一支爲漾備江東南流分注大理府之西洱海經流入順甯府境其正支南行絶雲龍江而東南至雲州北之分水嶺仍與漾備江合又南流至河尾國入南海案漾備江即程大昌所謂葉榆河雲州屬順甯府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河自積石以來東北會灕水又東北合洮水又東北湟水從西來注之又東北至富平折而北巨防在焉雲山迤邐平田千頃又北過雲中折而東又折而南大羅水注之又南圁水注之又

南諸次之水入焉又南至孟門淮南子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邱陵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孟門即龍門之上一口也實爲黃河之巨阸龍門崩浪萬尋縣流千支方知慎子下龍門流駃竹箭非駟馬之追也　疏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千餘里龍門底柱鑿山也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衆多渾濁故水色黃西域傳云

河有兩源一出蔥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爲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河郭璞云其出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

傳曰河自龍門南流至華山北而東行案曰水經河水篇南出龍門口汾水從東來注之此下歷敘所經至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正此經所謂南至于華陰也

東至于底柱

案曰鄭引地說云云者地理志不載底柱當以其無考故鄭亦云未詳但有地說可據故又約畧言之地說鄭屢引之必係古書可信者地說旣以河貫底柱又觸閼流故鄭以世所謂底柱爲閼流而底柱又別言之也水經河水篇歷數敘所經至又東過砥柱間酈道元此節注因西河無山可當底柱而以鄭爲非然酈以底柱即三門元和志同此說必相沿已久而唐王翰遊三門記曰三門集津在平陸縣東六十里禹鑿山作三門以通河流南爲鬼門中爲神門北爲人門鬼門迫窄水勢極峻急人門水稍平緩直東可五十步中流有小山乃砥柱也神門最修

廣水安安隋唐漕運之道山嵓上有閣道牽泐石深尺許翰蓋目驗知之然則砥柱與三門異地鄭之分析當亦爲此其說確甚酈以三門爲底柱五戸諸灘爲關流則非矣若西河者鄭于禮記檀弓注以西河爲龍門至華陰之地要之華陰以下皆得稱之若于華陰以上求底柱不但無山可當而于經文序次亦不順鄭何至倒置若此至傳云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在水中若柱然在西虢之界西虢卽今陝州此則總括言之不復細分析故也

又東至于孟津

此底柱以東河流之所經也河自砥柱東流清水西來注之又東會濝水又東湛水北來注之又東逕河陽至孟津雖指林氏曰河自華陽至底柱夾兩山之閒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可以横舟而渡矣此說非是孟津之上有茅津焉在平陽縣南秦穆公封殽尸自此濟河不待至河陽始可渡蓋孟津以都道所湊四通五通之衢故其名古今特著耳河自孟津而下地平土疏氾濫彌甚然自孟津以上亦不能無嵗蓋上流之怒不泄則害必鍾于下流治河者欲使洛汭以東永無溢決其可置孟津于度外乎　蔡沈曰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卽此今亦名富平津案皇輿表宋孟州河陽縣今爲孟縣屬懷慶府

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洛汭杜預左傳注在鞏縣南皇甫謐世紀在鞏縣東北三十里二說不同鞏縣漢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河南府鞏縣西南三十里據元和志隋時鞏縣移治東界則洛汭反在其西矣當縣未移杜云在南以洛之曲流言之皇甫云在北以洛之入河言之要皆在縣東孔疏當縣已移之後當云在西而云在東者誤也詳見白詰鄭云大伾地喉也沇出伾際矣者此必鄭引地說

文也知者鄭注禹貢多引地說大陸注引地說以爲地腹此云地喉義與彼相似故知地說文又此出酈注所引酈于引畢鄭注之下繼云然則大伾卽是山矣此是酈申鄭義之詞其上文然則大伾在河內修武武德云云自是鄭引地說而申解之之詞也然則今本說文乃是李陽冰輩所改壞耳知伾祗一成則知必非黎陽高大之山矣俗儒又妄疑成皋之山非從東折北之地西去洛汭太近當以黎陽者爲是不知經所敘者原指河之東向所經正不當求之從東折北之地者大伾在黎陽河已折而北矣何經以東字貫大伾而以北字繫于大伾之下乎當

以鄭說爲正　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爲在成皐鄭元以爲在修武武德臣瓚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皐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案成皐之山旣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須疏鑿西去洛汭太近東距洚水大陸絕遠當以黎陽者爲是案皇輿表修武縣亦屬懷慶府武德縣宋時省入河內縣亦屬懷慶府大伾山亦名黎山在今直隸大名府濬縣東南二里周五里　薛士龍曰大伾山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是其說不始于臣瓚矣今按岯伾二字說文俱無伾字下引詩以車伾伾坏字下云丘再成者與孔傳同並無薛所稱語慎有五經異義或出其中然宋時此書已亡薛何由見且鄭康成生於慎後云大伾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三國魏人亦云成皐縣山成皐河北岸卽修武武德也可見漢魏時未有指黎山爲大伾者實臣瓚倡之酈元猶不從從瓚自穎達始此後人勝前人處薛所稱疑是徐鍇說文繫傳語出楚金誤爲叔重耳志家漫載不復討論故辨之

北過洚水至于大陸

釋文曰降如字鄭戶江反案曰降漢書作洚此傳寫偶誤其地志以洚水爲降水說謬然亦不從水也　蔡沈曰洚水地志在

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洚渠也地理今釋洚水出今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八十里盤秀嶺至潞安府路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由是亦名洚水　蔡傳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洚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邱東南流爲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卽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洚瀆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爲合北過洚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爲是程大昌曰自洛汭以上山水名稱迹道古今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雖名山舊嘗憑河者亦不可究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變遷年世又違人知新河之爲河不知舊山之不附新河也　胡渭曰大陸地也非澤也以地爲澤自班固始安國於冀州云地名而導河又云澤名前後違戾反若乞靈於班固者朱子疑孔傳爲後人僞撰有以也若爾雅十藪自當主澤言孫炎解不誤穎達引以證經之大陸則誤耳然自禹河徙後去古日遠大陸不知所在賴有其澤名大陸猶可因澤以表地耳穎達云澤雖卑下旁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此說得之　此河自東又折而北也降卽濁漳或作絳蓋濁漳出發鳩山東北流絳水注之絳水出發鳩山之谷

流入漳漳降得通稱東流注于河河自大伾以下折而北歷內
黃至肥鄉曲周而漳水注之又北逕巨橋又北逕鉅鹿大陸在
焉此卽禹河北過降水至于大陸之道也

又北播爲九河

孔傳北分爲九河以殺其溢在兗州界程氏曰自大陸以北河
播爲九以其地不復平衍而特爲卑溼故耳顧氏曰河自肇洺
以東已出險就平大伾以北地勢並廣衍大陸又鍾水之區乘
建瓴之勢注沮洳之鄉奔騰橫溢所不能免禹因而疏之順其
性之所使從其地之所近而九河以名此在降洞之際故爲當

機而阨要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

胡渭曰碣石之東爲滄溟經之所謂海也其西則逆河後世謂
之勃海河渠書曰同爲逆河入于渤海蓋漢人以渤海爲海而
不知其爲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
石矣千年積謬至蘇薛程黃四公而一正蔡氏不收何以爲集
傳　正義曰九河將欲至海更同合爲一大河名爲逆河而入
于渤海也蔡傳逆河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旣淪于海則流
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爲九下同而爲一其合播

合同皆水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

禹貢滙解卷四

禹貢匯解卷五

黃岡洪兆雲虞卿氏纂輯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

案曰冢从勹从豕俗作冢冢音蒙从二从豕覆也非是漾夏本紀並裴駰引鄭注作瀁地理志省作養續志同說文水部漾同文瀁注云古文从養偽孔作漾非是　地理今釋漾水出今陝西漢中府甯羌州北嶓冢山東至漢中府南鄭縣南爲漢水亦名東漢水東流至白河縣入湖廣界又東流經鄖縣至均州又東南流歷光化穀城二縣至襄陽縣東津灣折而南流經鍾祥縣至潛江縣大漢口復東流經漢川縣至漢陽縣漢口合岷江

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原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導漾自嶓冢山東至今漢中府南鄭縣南爲東漢水是也西漢則其源出隴西嶓冢山會白水江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是也　蔡沈曰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案水經注云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蔡傳改云會泉始源曰沔辭義不明且泉字當是白水二字之誤即白水江也　胡渭曰山海經所謂漢山鮒嵎山也東北流得獻水口又東北合沮口同爲漢水之源故孔安國曰漾水東流爲沔蓋與沔合也至漢中爲漢水是互相通稱矣沔水又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又東逕武侯壘南又東逕沔陽縣故城南又東逕西樂城北又左得度水口又東右會温泉水口又東黃沙水左注之又東合褒水又東逕萬石城下又東逕漢廟堆下

又東逕南鄭縣南以今輿地言之漾水出甯羌州嶓冢山東北流逕沔縣西南合沔水又東逕沔縣南又東逕褒城縣南又東逕南鄭縣南爲漢水經所謂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者也

又東爲滄浪之水

蔡沈曰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地理今釋滄浪水在今湖廣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案孟子孺子歌滄浪即歌此水故滄浪歌爲楚曲　葉少蘊云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可單舉者則以水足之黑水弱水灃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地以爲名則

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沇水伏流至濟而始見沇亦地名可名以濟不可名以沇故亦謂之沇水乃知聖言一字未嘗無法也按水名或單舉或配水字各有所宜如漆沮既從自不可加水字灃水攸同無水字則不成辭矣如灃必配水導渭何以云東會于灃乎弱黑並配水漾單舉沇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義也山海經凡山水以二字爲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此經滄浪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爲地名而非水名乎信如葉言則山海經曰嶓冢之山嶓冢亦是地名而非山名矣　紀聞孺子滄浪之歌亦見于楚詞漁父考之禹貢又東爲

滄浪之水則此歌楚聲也按滄浪之水說者不一禹貢又東爲滄浪史記索隱云馬融鄭元皆以滄浪爲夏水卽漢河之別流漁父所歌是此水也然劉徵之酈道元俱以考之水勢爲不合又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均州武當縣有滄浪水明一統志云均州滄浪水卽禹貢滄浪之水又地記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滄浪不言所在又沔陽州北有滄浪明一統志云卽禹貢滄浪屈原逢漁父處又湖南龍陽縣亦有滄浪水明一統志滄山浪山俱在龍陽縣下各有水合流入江謂之滄浪水屈原行吟澤畔遇漁父歌卽此一水而記載互異若是又山東嶧縣有滄浪淵

明一統志卽孺子濯纓處庶幾近是據此則禹貢楚詞孺子之歌當爲三處不得混爲一矣　胡渭曰以今輿地言之漢水出南鄭縣南又東逕城固縣南又東逕洋縣南又東逕西鄉縣東北又東南逕石泉縣南又東逕漢陰縣南又東逕紫陽縣南又東北逕興安州北又東逕洵陽縣南又東逕白河縣北又東逕鄖西縣南又東逕鄖縣南又東逕均州北經所謂又東爲滄浪之水者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

蔡沈曰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

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又名汊水疑卽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薳澨則爲水際未可曉也地理今釋三澨案說文云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也王逸注西澨杜預注漳澨或云水涯或云水邊蔡傳以三澨爲水名恐非禹貢錐指云三澨當在淯水入漢處一在襄城北卽大堤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皆襄陽縣地在古邔縣之北也案前漢地理志邔縣屬南郡後漢宗室傳註邔縣故城在今襄州　案曰鄭云三澨水名酈注馬王並同鄭于弱水發例言過言會皆水名故也說文水部澨埤增水邊土人所止者卽引此經爲證但埤增水邊土亦卽可爲水名說

文與鄭未必異酈引地說曰漢水東行過三澨合流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曰過又曰合流明三澨爲水名也鄭又云在江夏竟陵縣界者考水經第四十卷末言禹貢山水澤地所在曰三澨地在南郡邔縣之北酈注云春秋傳文公十六年楚師次于句澨宣公四年楚令尹子越師于漳澨定公四年左司馬戌敗吳師于雍澨昭公二十三年司馬薳越縊于蓬澨服虔或謂之邑或謂之地京相璠曰杜預亦云水際及邊地也今南陽淯陽二縣之間淯水之濱有南澨北澨矣而諸家之論水陸相半又無山源出處津途關路惟鄭元及劉澂之言在竟陵縣界經云

邔縣北論者疑焉而不能辨其所在按左傳澨有五睢澨宋地故鄭不引就其所引不知何者可當三澨邔縣故城在今襄陽府宜城縣東北其北即襄陽縣東境今並無所謂三澨淯水注云淯水左右舊有南澨北澨此京相璠云在南陽淯陽間者與邔縣無涉若以爲入漢之水則二澨不可爲三澨是諸說皆非也惟鄭及劉氏言在竟陵界竟陵今天門縣史記索隱曰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是三澨水參音去聲明承天府志以司馬河爲一澨馬溪河爲一澨石家河爲一澨自京山合流入景陵界謂之三汊水即索隱所云三參水此即鄭注之所謂在竟陵者也

南入于江

海水自滄浪東流又南築水注之又東合檀溪水又東屈淯水北來注之又東夷水自房陵流注之又東敖水注之又東南與成白水合又東南逕章山即內方山又東南逕雲杜夏水西來注之又東南潰水入焉又東至大別折而南是爲漢口所謂南入于江也

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朱子彭蠡辨取鄭樵之說以東匯以下十三字爲衍文蔡傳因

之諸儒或信經文或從朱蔡經文畢竟爲主蓋古今水道遷移原不能歷久而悉合也　蔡氏極辨彭蠡不待漢水之匯且曰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匯彭蠡不應曰東匯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匯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於是欲以巢湖當之而自謂不應記其不而遺其大案蔡氏實因朱子彭蠡辨而云然然金履祥云禹治水時與今不同方江漢未奠今江西諸水壅遏不通匯而爲湖雖非江漢所匯而勢實匯之中江北江想當時方言如此以識江漢合流之別彭蠡源淺而與江

漢並列爲北中南此恐亦當時東南之方言爾　吴氏曰漢既入江與江爲一而又曰東爲北江入于海似別爲一水者葢江之入海非獨江水實兼漢水江固江漢亦江也故得分江之名而爲北江記其入海者著其爲瀆也導水九條始之以二水終之以二水中記四瀆河濟非無他水之文然皆以小入大故河得以大倂小而專爲瀆江漢體勢均敵二水合流不以漢附江而泯其入海之實故于漢于江並言入海而同爲瀆也雖指江漢皆發原于梁而東流入海獨漢水到大別入海則折而南流與江相合仍東流而匯爲彭蠡又東流爲北江入于海其東西

南北以天下大勢論不主一江南北而言也導水雖有北江中江之目亦就嶓漢言之則爲北江就岷江言之則爲中江云爾非劃然分爲二派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孔傳水自江出爲沱梁荆二州皆有之沱梁之江荆之夷水按江出岷山歷天彭至溼坂始大自是歷都安決野千里世稌陸海謂之天府沱水出焉沱水首受江逕新繁新都至江陽仍與江會江水由都安逕武陽與鄲江合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而注之又東南若水淹水合從西來注之又東過江陽沱水合湔維諸水從西北來注之是梁之沱都安出江至江陽入江矣江水又東强水涪水漢水白水宕渠水五水合而流注之又東涪陵水自南來注之又東逕魚復夷水出焉是爲荆州之沱夷水又名青江東南逕沙渠水流淺狹又南長陽漢水北流注于夷水又逕宜都仍與江會江水自魚復又東歷荆門虎牙之間又東夷水從宜都東北注之是荆之沱魚復出江至宜都入江矣此禹岷山導江東別爲沱之所經也　胡渭曰正義云以上云浮于江沱潛漢其次自南而北江在沱南知江東南流而沱東行是專以荆州之沱釋傳也蔡傳云沱江之別流于梁者則

又遺卻荆州之沱東至于澧相去不太闊絕乎唯林氏兼二州言之確不可易

又東至于澧

蔡傳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過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傅氏寅曰今長沙郡有澧陵縣其以陵名爲縣乎按地理今釋澧水出今湖廣永定衛西歷山至岳州府安鄉縣南會赤沙河入洞庭湖　胡渭曰鄭氏以澧爲陵名可也而又云今長沙郡有醴陵縣其以陵名

爲縣平拔郡國志醴陵縣屬長沙郡本漢臨湘縣地後漢析置醴陵西北距澧州五六百里大江妄得至其地鄭謂因醴陵以名縣蓋據史記漢書澧皆作醴故附會其說大非不可從易氏云澧州在江南無非山澤澧陵是小山因水而得名者此說近是然水或因山以得名亦未可知巴丘山臨大江今岳州府城其遺址也吳使魯肅以萬人屯巴丘即此尋江記云羿屠巴蛇于洞庭其骨若陵故謂之巴陵事涉誕妄郭氏江賦所稱巴陵地道則指謂此山矣

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陵即巴邱山一名天岳山臨大江今湖廣岳州府是其遺址集傳曰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酈道元曰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焉羅泌曰巴陵與夷陵相對爲東西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　案曰九江在今蘄水蘄州廣濟諸州縣境東陵在今黃梅縣境水經江水自下雋縣北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邾縣南又東過蘄春縣南蘄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下雉縣北利水從東陵西南注之即此經過九江至東陵者也

東迆北會于匯

胡渭曰傳云迆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爲彭蠡正義云迆者靡迆邪出之言故爲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迆者爲南江孔意或然至之與會史異文耳按馬融曰迆靡也即邪出之意謂大勢東行而微帶北也傳以迆爲溢而分流殊不可曉林少穎云孔氏以東迆爲句而北字屬下非經意也言北江中江者是至彭蠡而東方合爲二江鄭氏以東迆爲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爲三矣此說尤與經不合　案曰鄭云東迆者爲南江者猶云東迆北而會于匯者爲南江也上文言東爲北江下文言東爲中江則此匯爲

彭蠡自是南江故鄭補言之也馬云迆靡也傳云溢也疏云邪出者說文卷二下辵部云迆衺行也即引夏書此文以證是也江自九江東陵而東大勢邪行向北然自彭蠡入江處則南會于匯彭蠡在江之南北字句絕若傳及疏以北屬下句似反以彭蠡爲在北矣非是今江自黃梅縣東南德化縣北又東會彭蠡所謂東迆北會于匯也

東爲中江入于海

傳曰有北有中南可知疏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

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如其說則以岷江爲北江浙江爲南江又將遷松江而爲中江矣夫漢志水經分江水至餘姚之說若謂徑至則中隔宣歙難以越過若謂由太湖而至則太湖下流何嘗有入浙江之水已屬大非北人言南水故誤至此若鄺意則又以松江亦承石城分江水欲使並列爲二以配合大江而爲三種種迷誤皆不可從　地理今釋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衛北西蕃界源有三支正支自浪架嶺南流東支自弓槓口至漳臘營合正支西支自殺虎塘至黃勝關合正支南經茂州威州汶川縣以至灌縣離堆岐爲數十股滂沱南下左抱成都府西

環崇慶州眾流以次會于新津縣南又南行逕眉州嘉定州至敘州府東南合金沙江折而東北流至重慶府嘉陵江涪江自北來合流入之又東北經夔州府巫山縣入湖廣界東流至彝陵州東南流至枝江縣又東流至荆州府折而南流至石首縣又東流至監利縣又南流至岳州府折而東北流至武昌府與漢江合又東流至黃州府又東南流入江西界至湖口縣與南江合又東北流入江南界經江甯府至揚州府通州入海　胡渭曰江水至德化縣東北顏水合彭蠡湖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北逕湖口縣北又東北逕彭澤縣北其對岸則宿松縣望江縣又東北逕東流縣西其對岸則懷甯縣又東北逕貴池縣北其對岸則桐城縣又東北逕銅陵縣西又東北逕繁昌縣北其對岸則無爲州又東北逕蕪湖縣西又東北逕當塗縣西其對岸則和州又東北逕江甯縣西其對岸則江浦縣又東北逕上元縣北其對岸則六合縣又東逕句容縣北其北岸則儀眞縣又東逕丹徒縣北其北岸則江都縣又東逕丹陽縣北又東逕武進縣北其北岸則泰州又東逕江陰縣北其北岸則泰興縣靖江縣如臯縣又東逕常熟縣北其北岸則通州又東逕太倉州北其北界則海門縣又東入于海此東爲中江入于海之所

經也　兩水相合必有回合之勢漢從北入江是漢回合于江非江回合于漢東迤北會于匯者言江之東迤北而會于漢水回合之處也東爲中江入于海者江北則爲漢江江南則爲湘湖豫章諸水而江實爲中江始言導江終言入海亦以見江之首尾而已　蔡氏疑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江謂以經文考之彭蠡在大江南宜曰南會于匯不應曰北會于匯宜曰中爲中江不應曰東爲中江且彭城合數州之流豬而爲澤無仰于江水之匯而後成亦不復容江水案彭蠡在江之下流江自西來彭蠡自東受之不謂之東迤東爲不可且漢水自江之北而東

匯成彭蠡志以爲北江此在北則江不言北會于匯不可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

蔡沈曰沇水濟水也發源爲沇既東爲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于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温縣是爲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案皇輿表孟州今孟縣與濟源縣俱屬懷慶府温縣亦屬懷慶府地理今釋濟水出今河南懷慶府濟源縣王屋山既見而伏至濟源縣西北五里重源顯發有東西二池合流至温縣東南入河

溢爲滎

蔡沈曰程氏曰滎水之爲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爲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支流而冒稱爲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書導沇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　胡渭曰滎瀆非滎澤也鄭康成云滎澤在滎陽縣東杜預同京相璠云在縣東南滎澤縣志云在縣南其說不同按今縣西南十二里有滎陽故城漢縣也昔時澤在滎陽縣東今則在滎澤縣南矣鄭杜說是滎澤西北距滎口二十餘里其間必有水道相通而志家不詳余按水經注黃水自京縣東北流入滎澤下爲船塘俗謂郟城陂東西四十里南北二十里穆天子傳曰浮于滎水乃奏廣樂是也北流注于濟水此皆昔人導澤爲川之路澤水從此北出而爲滎瀆故謂之滎口濟水自敖山又東不得便合滎澤以是知經之澤字當爲瀆也

東出于陶丘北

蔡沈曰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案皇輿表廣濟軍今定陶縣屬兖州府地理今釋陶丘在今山東兖州府定陶縣西南七里　郭璞云在城中者定陶乃泲陰郡治其後徙西南包陶丘而爲城耳今縣屬山東曹州府縣治又徙于東北故陶丘與漢故城皆在西南七里也傳云陶邱邱再成疏引釋邱云云者說文𠂤部亦云陶再成成邱也在濟陰卽引夏書東至于陶邱爲證是也

又東至于菏

菏卽菏澤漢志泲陰郡下云禹貢菏澤在定陶東唐省定陶入

泲陰縣故通典泲陰縣下云菏澤在縣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
東北今曹州府治菏澤縣東南三十里與定陶接界處是也而
傳又增其文曰菏澤之水則定陶之菏澤與湖陵之菏澤水無
別矣酈道元時孔傳已盛行故宗其說言尙書有導菏澤之說
自陶邱北東至于菏澤又以湖陵入泗爲澤水所鍾而不知此
特菏澤之下流其所鍾則在定陶也且豫州導菏澤被孟豬乃
導澤餘波南入孟豬非謂東南至湖陵入泗之菏水酈乃混而
爲一種種紕繆皆爲孔傳所誤不知禹貢三言菏惟徐州達于
菏在湖陵其餘豫州及導水皆主澤言在定陶與湖陵無涉也

又東北會于汶

傳曰泲與汶合案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泲水
經于泲水又東過定陶縣南又屈從縣東北流下云又東至[redacted]
氏縣西分爲二其一水東南流其一水從縣東北流入鉅野澤
又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

又北東入于海

傳曰北折而東案曰地理志泲水自滎陽東至琅槐入海過郡
行九千八百四十里今青州府樂安縣東北一百十里有琅槐
故城漢縣屬千乘郡是也水經汶水歷敘所經須昌縣穀城縣
臨邑縣盧縣臺縣菅縣梁鄒縣臨汶縣利縣至又東北過甲下
邑入于河又東北入海以今輿地言之自東平會汶以下東阿
平陰長清齊河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
界中皆禹貢泲水入海之所經也

導淮自桐柏

蔡沈曰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
耳地理今釋淮水發源河南南陽府桐柏縣桐柏山水經云出
胎簪山者即桐柏之支峯也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又東由
固始縣入江南鳳陽府潁州界又東流至潁上縣東南淠水入

之又東北至懷遠縣合過河又東經長淮衞至五河縣合澮河
又東經泗州城之南盱眙城之北漫衍入洪澤湖東北出淮安
府清河縣清口與黃河會東則刷黃河以入海南則入運河以
濟漕歷楊州府寶應縣高郵州抵江都縣入楊子江案江淮本
不相通春秋時吳城邗溝始通淮于江歷代開廣遂爲今之運
河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孔穎達曰胎簪蓋桐
柏之傍小山河南通志胎簪在桐柏縣西南三十里又名大復
山胡渭曰以今輿地言之淮水出桐柏縣西北桐柏山東南流
逕其縣南禹貢所謂導淮自桐柏者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傳曰與泗沂二水合入海疏曰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葢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沛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案曰泗沂二水已見徐州于次宜言沂泗古文不拘漢志淮水至臨淮郡淮陵縣入海淮陵當作淮浦正義引之又誤作睢陵惟水經云淮水至廣陵淮浦縣入海淮浦乃漢縣屬臨淮郡晉改屬廣陵郡其後不見于劉宋書葢省入山陽縣也宋明帝于此僑置襄賁縣隋開皇初改漣水宋太平興國三年以縣置漣水軍熙甯

五年廢爲縣今江南淮安府安東縣西有漢淮浦縣故城又案曰水經淮水篇于桐柏下歷敘所經至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注之此下水經又敘過淮陰縣北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海卽此經入海之道也

導渭至鳥鼠同穴

蔡沈曰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孔氏曰鳥鼠共爲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案孔氏說爾雅其鳥曰鵌其鼠曰鼵或有其事　案曰鄭云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之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是二山也漢志隴西郡首陽縣禹貢鳥鼠同穴山在西南渭水所出東至船司空入河過郡行四千八百七十里雍州寖如漢志鳥鼠同穴似是一山但雍州及導山皆單言鳥鼠于此又益以同穴之文當必有異未可牽溷說文云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亭南谷東入河杜林說夏書以爲出鳥鼠山鄭氏尙書本於杜林杜說此經單明鳥鼠明析同穴而別言之故鄭用其說又地說古書鄭屢援其證禹貢水經渭水注引地說云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渭水出其中東北流過同穴枝閒鄭據此故以鳥鼠爲飛行而

處之之山同穴爲止而同穴之山是二山也僞孔以爲一山非也然經既言渭水同出于二山則必其山脈連屬非截然各爲一地相距遙遠者可知鄭又云鳥名爲鵌云云者疏引釋鳥文彼郭璞注云鼵如人家鼠而短尾鵌似鵽而小黃黑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鳥在外李巡注云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皆與鄭合也山在今渭源縣西渭水出東流逕其縣北又東入鞏昌府隴西縣界　胡渭曰鳥鼠同穴事見爾雅殆非誕妄李巡郭璞之後它書所載更鑿鑿有據宋書吐谷渾傳云甘谷嶺北有雀鼠同穴或在山嶺或在平地雀色白鼠色黃地生黃紫花草

便有雀鼠穴洛陽伽藍記云赤嶺有烏鼠同穴異種共類鳥雄鼠雌共爲陰陽杜寶大業雜記云大業三年隴西郡守獻同穴鳥鼠煬帝謂公雅曰其鳥曰鵌其鼠曰鼵當短尾今長何耶曰舊說未必可依遂圖以付所司元和郡縣志云同穴鳥如家雀色小青其鼠如家鼠色小黃近穴溲溺氣甚辛辣使人變逆嘔吐牛馬得此氣多痖臥不起而大汗岳正類博稿云鳥鼠同穴予戍甘時過莊浪親見之鳥形色似雀而少大頂出毛角飛即崖穴穴口有鼠狀如人家常鼠但脣缺似兔蓬尾似鼬與鳥偕入彼此比昵有類雌雄者甘肅鎮志云涼州之地有兀兒鼠者

形狀似鼠尾若贅疣有鳥曰本周兒者其形似雀色作灰白常與兀兒鼠同穴而處所謂鳥鼠同穴者也以上諸說微有不同竊疑此二物禹所見在首陽界中者渭源以西往往有之吐谷渾赤嶺莊浪甘肅之所產形狀毛色不無小異其爲同穴而處則均也程泰之據色青尾短以證其妄亦偏執之論張子韶云余曾詢官隴西者曰鳥鼠各爲雌雄如張氏之說造化之理何所不有雀化爲蛤鳩化爲鷹此豈可臆說乎旨哉言也此於經本非切要然自宋儒不信鵌鼵共處之事而說者遂以鳥鼠同穴爲二山言渭有二源故兼擧之或又云渭出同穴不出鳥鼠是

則有害於經故其事亦不可以不辨也　胡渭曰元和志渭川渭源縣鳥鼠山一名青雀山在縣西七十六里渭水所出有三源並下而縣志謂鳥鼠在縣西二十里又西五里爲南谷山恐非當以元和志爲正林少穎云渭水出首陽南谷禹之導渭唯自鳥鼠同穴而始蔡傳從之愚謂此說大謬凡名山大澤必多故大川之發源必非一處酈注所列諸源皆出鳥鼠同穴者也南谷即其枝峯後人別爲之名耳禹導水唯志其大端渭水出是山則曰導渭自鳥鼠同穴豈若後世地記必究其爲某嶺某谷也哉此與言淮出胎簪不出桐柏洛出冢嶺不出熊耳者皆

妄也

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

胡渭曰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渭源縣北又東逕隴西縣北又東逕通渭縣北又東逕甯遠縣北又東南逕伏羌縣北又東逕秦安縣南又東南逕秦州北又東南逕清水縣西又東南逕隴州南又北逕寶雞縣南又東逕岐山縣南又東南逕扶風縣西南郿縣北又東逕武功縣南盩厔縣北又東逕興平縣南又東逕咸陽縣南鄠縣北灃水東北流逕故長安城西又北至咸陽縣東南三里而注于渭經所謂東會于灃也渭水又東逕長安

縣北又東逕咸甯縣北高陵縣南涇水自涇陽縣界東南流至高陵縣西南三十里與渭水合經所謂又東會于涇也　傳曰灃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渭案曰灃涇見雍州水經渭水篇自烏鼠下歷敘所經至槐里縣南澇水注之下云又東灃水從南來注之此下又敘至又東過霸陵縣北霸水從縣西北流注之此經注所敘即渭會灃涇故道也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傳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疏曰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

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以爲洛水師古云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雕陰泰冐山東南入渭以上所言皆闞駰所謂洛此經所謂渭過漆沮也水經渭水又東過鄭縣北又東過華陰縣北東入于河以今輿地言之渭水自高陵咸甯縣界東逕臨潼縣北渭南縣北同州南華州北華陰縣北於是又東乃入于河是曰渭口漢爲船司空界也所謂又東過漆沮入于河也

導洛自熊耳

胡渭曰水經洛水出京兆上洛縣讙舉山東與丹水合又東水注之又東得乳水又東會龍餘之水又東至陽虛山合元扈之水又東歷清池山傍東合武里水又東門水入焉洛水又東要水入焉又東與獲水合又東逕熊耳山北以今輿地言之洛水出陝西西安府商州西熊耳山東北流逕州東又東北逕洛南縣北經所謂導洛自熊耳者也　蔡沈曰熊耳盧氏之熊耳也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案皇輿表盧氏縣今屬河南府又河南通志熊耳有三一在盧氏縣西南五十里兩峰相並如熊耳禹貢導洛自熊耳即此

東北會于澗瀍

傳曰會于河南城南案曰河南即周王城洛水至其城西南澗水自城西來注之又東至其城東南瀍水自城東來注之所謂澗水東瀍水西也水經洛水篇熊耳下歷敘所經至又東北過河南縣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南縣北又東逕陝州盧氏縣南河南府永甯縣南宜陽縣北又東入洛陽縣界逕河南故城南經所謂又東會于澗瀍也自周靈王壅穀水使東出王城北合瀍水南入洛而城西之澗水遂爲死穀及漢明帝復堨澗瀍二水使出洛陽故城北爲千金渠又東過偃師縣南東入洛而禹東會澗瀍之迹無存矣

又東會于伊

案曰伊。出豫州洛陽謂故洛陽城周下都也在今洛陽縣東北二十里水經洛水自河南縣南又東過洛陽縣南伊水從西來注之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河南故城南又東北逕洛陽縣東南又東至洛陽故城南伊水出偃師縣西來注之所謂又東會于伊也

又東北入于河

案曰鞏周邑漢置縣屬河南郡其故城在今鞏縣西南二十餘里水經洛水又東過偃師縣南又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以今輿地言之洛水自洛陽故城南會伊水又東逕偃師縣南鞏縣故城南又東北至洛口入河所謂又東北入于河也今洛水自鞏界東過汜水縣北又東從蒲家溝入河洛口乃移于東非古之什谷矣

九州攸同

胡渭曰古字州與洲通爾雅水中可居者曰洲說文堯遭洪水民居水中高土故曰九州今按禮記祭法曰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韋昭云共工氏伯者在戲農之間管子曰神農作殖五穀九州之民乃知穀食地理志云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陸氏釋文引周公職錄曰黃帝受命風后授圖割地布九州帝王世紀曰顓帝帝嚳建萬國而制九州杜氏通典曰顓帝置九州帝嚳受之州之為州也尚矣誠如許氏所言豈羲農之時亦嘗有洪水乎舜典疏云天地之勢四邊有水鄒衍書說九州之外有瀛海環之是九州居水內故以州為名共在一州之上分之為九耳此說近是

四隩既宅

傳云四方之宅已可居正義云室隅為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為居至于隩內遂以隩表宅故傳以隩為宅以宅內可居言四

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按隩者隅也故室隅亦曰隩直指隩為宅非是疏頗費辭終不明爾雅隩隈厓內為隩外之隈疏云隩當作鞫傳寫誤也李巡曰厓內近水曰隩其外為鞫孫炎曰隈水曲中也內曲裏也外曲表也詩大雅芮鞫之卽傳曰芮水涯也鞫究也箋曰芮之言內也水內曰隩水外曰鞫蓋詩之所謂芮卽禹貢之所謂隩也芮與汭同隩亦作奧衛風瞻彼其奧是也

九山刊旅

傳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

山川澤者皆舉大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之九山九川九澤言九州之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已治往前大水旅祭禮廢言旅見已治也呂氏曰九州之山已刊除置壇埸而旅祭以告成功金氏曰刊者去蓊鬱驅猛獸也旅者定祭秩立表鎮也王氏樵曰刊旅舉治末以包中間刊者治水之始旅者功成祭告按刊者隨山之事旅者告祭之名九州之山皆已刊旅則非特四列之所隨梁雍之所旅而已

九川滌源

傳曰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正義曰從其所出至其

所入皆蕩除之無壅塞也林氏曰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若必欲以弱水而下爲九川雷夏而下爲九澤則導岍而下果九山否乎呂氏曰滌源水平而復疏滌其源爲經久計也金氏曰九州之川不曰通流而曰滌源者此所謂濬畎澮距川則田里無水潦壅塞之患也按金說尤善九州之川皆已滌源則其所濬者非特岷嶓蒙羽諸山太原覃懷等地而已

九澤既陂

胡渭曰今按九藪二字始見於國語及管子說者以爲即九澤而周禮爾雅呂覽淮南之所列參差不齊或以州言或以國言各舉其大且著者與禹貢不合故釋此經者以爲兗之雷夏徐之大野揚之彭蠡震澤荆之雲夢豫之滎播菏澤孟豬雍之豬野乃九澤也取之經而已足不煩外求此說亦通

四海會同

按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爾雅四海繫釋地不繫釋水禹貢九州之外即是四海不以海水之遠近爲限劉向說苑云八荒之內有四海四海之內有九州是也自宋人撥棄古訓直以海爲海水故蔡傳釋四海會同云四海之水無不會同

而各有所歸順傳違經斷不可從　九州之土或地或山高卑不一而皆平治九州之水或川或澤流止不一而皆平治四隩不特兗之降邱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九山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而已九川不特青之濰淄其道徐之淮沂其乂而已九澤不特徐之大野既豬兗之雷夏既澤而已四海會同不特江漢同歸于海涇渭會同歸于河而已四隩既宅以下九州攸同之實也九州言山四十有五言川三十有六言澤十有二而實則山川澤不止此也故以九山九川九澤總之

六府孔修

金吉甫以府爲官府其說蓋有所本左傳昭二十九年蔡墨對魏獻子曰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元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元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今按五行之官及田正自

少皡氏已有之則堯時亦有此六官可知也禹爲司空平水土殆兼此二官益掌火焚山澤作虞若草木亦當兼木火之官稷播百穀爲田正但未知金正屬何人耳洪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其序與此小異蓋禹受洛書後所定

下文云土爰稼穡則穀附於土而不復別爲一府於是五官之名著而六府之號隱矣

庶土交正厎慎財賦

鄭曰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傳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案曰鄭以庶爲衆釋詁文厎爲致釋言文云衆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者謂若白壤黑墳之類是衆土之美惡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是衆土之高下明高下是言其地勢之高卬及卑下非言地力之厚薄也云致其貢篚者九州或言厥貢或言厥篚皆自遠而來故言致慎奉其財物之稅者九州每州皆言厥賦賦之多寡宜準美惡不可意爲輕重故須慎也禹治水旣畢更復行之見地肥瘠定貢賦高下故得交正而致慎也 胡渭曰萬物皆麗乎土土爲財賦之所自出故於六府之中特舉土

以言庶土吳幼清云川澤墳衍原隰丘陵山林也說本周禮大司徒即所謂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者也東陽陳氏云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土地無不辨非特墳壤壚之別而已此說非是夫墳壤壚即在此五地中豈厥土云云之外更有所爲五地之土性乎吳說不妨互證陳氏推廣言之則謬矣 正義云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溼土性之異惟有墳壤壚耳故舉三者以言也今按揚荆之塗泥不可謂非土性梁之青黎安國以黎爲黑馬融曰黎小疏也王肅從之蓋黎實土性青海濱廣斥斥鹵亦土性也土黏曰埴徐之赤埴獨非

土性乎傳云壤墳壚特舉其多者言之不必謂三者之外更無
土性也孔疏以衆土俱徧本性爲交正葉少蘊始云以九土相
參而辨其等此又較長故蔡傳宗之或疑經文田有等而土無
等葉說恐非愚謂田不外乎土特自人耕治出穀名之曰田九
等亦就壤墳壚別之卽田之等可以知土之等也但此云庶土
交正不專主穀土耳

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金氏曰中邦中國也古者田之可井者則甃齊經理謂之中國
其田不可井者則險塞之地疆以戎索故有九州內之夷狄按

金說最善中邦謂甸侯綏三服泛言九州者非田爲庶土中之
膏壤中邦乃井牧之地田賦所出生人之大命繫焉國家之積
貯賴焉視上貢尤急故特於上二句內抽出言之　古者以九
州之內地制爲五服甸侯綏方三千里爲中國要荒方二千里
爲四夷五服之外所有餘地亦屬九州九州之外夷狄戎蠻是
爲四海自漢以來說經者不明此義唯金吉甫得之　案曰傳
連下中邦爲句今用鄭讀鄭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傳曰皆
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明水害除案曰鄭云三
壤上中下各三等也者于三等中又分九等也上文財賦兼貢

與賦而言賦重于貢故又別言之咸則三壤而成正交正底愼
之實也　案曰鄭云中邦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者鄭注皐陶謨
言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每面二千五百里四面相距共方
五千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
受治水旣畢奄大九州四海之土廣輔五服而成之下文甸服
綏要荒是五服其間百里賦納總等是禹所弼則面方各五千
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方七千里每州
封二千二百國八州九千六百國餘四百國在圻內共爲萬國
故此以中邦爲九州天子建其國也

錫土姓

胡渭曰錫土姓是一事或云舊有土而今始錫姓者葢亦有之
愚謂衆仲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此必是始封之君卽使舊
有土者時亦必改封大國王制云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卽
其事也　古者諸侯胙之土賜之姓命之氏隱八年左傳衆仲
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是也說文云神農
居姜水黃帝居姬水虞舜居姚虛嬀汭皆以爲姓是胙土爲賜
姓也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金吉甫云台朕指禹也如春秋我魯也此義亦通然以爲史辭終不若作禹自言爲妙古者上下得通稱朕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伊尹曰朕哉自亳周公曰朕復子明辟屈原曰朕皇考曰伯庸是也至秦始以爲天子自稱之辭

禹貢匯解卷六

黃岡洪兆雲虞卿氏纂輯　姪艮猷晉臣校刊

五百里甸服

王氏云甸者井牧其地之謂王所自治也呂氏云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之一字見得井牧之法至此已成按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丘甸之王呂之說本此然井牧徧于中邦而甸服則惟千里當以安國解爲正陳氏云禹之甸法達于天下而王畿獨以甸名蓋農事國之本也京師聲明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棄本逐末制名必欲甸服所以示務本之義制賦必以稼穡所以責務本之實此亦是推說卻無礙

案曰鄭云甸服者堯制賦其田使入穀者詩小雅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大雅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毛傳云甸治也鄭箋云禹治而丘甸之是田賦之制成于禹但禹必因堯下文謂甸服本皆納總是穗稾兼送說文云穀百穀之總名是堯時甸服皆入穀也鄭又云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云云者鄭說以王畿甸服每面各五百里合計方千里下文百里賦納總云云乃禹弼成之後又爲殘數居其間不在五百里甸服之內傳則以每服

之內此句爲綱下文爲目故云去王城四面五百里與鄭異鄭說是也又云總謂所刈禾也者據疏云穗與稾總皆送之鄭意亦當然也又以銍爲刈穗去稾秸爲去穎從稾從皆與傳疏同也但鄭以入粟米爲銍送計粟米精銍秸麤若二百里三百里惟納銍秸不納粟米是反輕于四百五百里矣據疏推得三百里當稾粟並納疑納銍者亦兼納粟米也鄭又云甸服之制本自納總云云者鄭望文爲義計甸服與甸服之彌遠近既殊賦法當異故言甸服之內本皆納總其百里以下云云則在甸服之外故別爲之差不使與甸服制同此則鄭義與傳疏不同也

春秋傳云甸粟而納之王宮米而藏之御廩而九數有粟米之法爲粟二十斗爲米一斗粟米之辨也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舂人掌供米物於此可見蓋有殼曰粟無曰米總銍之實亦粟也賦粟多而米少粟宜于藏米不可久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

胡渭曰禾稾曰總對禾穗而言本自明白正義申之曰總者總下銍秸禾穗與稾總皆送之殊覺支離蔡氏云禾本全曰總視孔傳更優

三百里納秸服

胡渭曰傳以稾訓秸馬融亦云去其穎爲秸則納秸之不兼粟也明矣孔疏以爲納粟之外斟酌納稾非也服者傳云服稾役疏云於三百里言服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以服字通綰上下於文義不協王氏財力補除之說甚善然又似兼服內外四百里之稾役則財雖省而力太勞恐亦無是理至金氏以爲代外二百里轉輸粟米於都而其義始盡粟米不言納舊說皆云從上省文金氏以爲不自納於都三百里之民代爲之轉輸故不言納證據尤確眞可謂毫髮無餘憾事固有漸推而愈明者此類是也　蔡傳云半稾去皮曰秸古無此訓蓋其說亦以秸并穗納之當少輕于銍故云然今既從孔氏卽可不用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胡渭曰穀者粟米之通稱粟米對舉則有殼曰粟無殼曰米單言粟則粟亦是米春秋定公五年歸粟于蔡左傳僖公十三年秦輸粟于晉自雍及絳昭公二十五年晉令諸侯輸王粟于成周戰國策張儀言舫船載粟自汶山浮江以至郢史記主父偃言秦輓粟起負海之郡以輸北河計其道里並阻且長有殼者難於轉漕其所謂粟當卽是米也

五百里侯服

此定侯服之制也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案曰禹於甸服外四面各五百里制爲侯服蓋封建諸侯以衛王畿也

百里采

胡渭曰采之義傳云供王事而已不主一正義云采訓爲事事謂役也有役則供不主於一故但言采春秋左傳正義云人君賜臣以邑采取賦稅謂之采地漢書刑法志注師古曰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爾雅曰采寮官也說者不曉采地之義因謂菜地云以種菜非也三說不同謂因官食地者近是 王制曰

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采卽百里采流卽二百里流也舉首尾以該中閒此一句實包侯綏要荒卽禹貢之制殷人因之至周始於王畿千里之外析四服爲八服各五百里而益之以藩服是爲九服又移采地於畿內耳王制又曰天子百里之內以共官千里之內以爲御鄭注云謂此地之田稅所給也官謂其文書財用也御謂衣食據此則甸服之穀皆天子所斂以自給而采地不與焉與禹貢正相合孔疏以是爲殷法非也

二百里男邦

史記云任國漢諱邦改爲國案白虎通引書云侯甸任衞作國伯今酒誥作男古男與南通皆訓爲任故詩曰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又云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沈重音南爲乃林反外傳周語曰鄭伯南也先鄭司農注云南謂子男左傳昭公十三年傳子產云鄭伯男也賈侍中云男當作南謂南面之君王肅家語亦載子產語云男南古字通用鄭衆从左傳改南爲男賈逵據外傳易男爲南可以知二字之相通矣白虎通又云南之爲言任也故孔安國傳亦云男任也今文尚書皆以任爲南太史公以訓詁易經文故亦爲任正義云南聲近任故訓爲任

三百里諸侯

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周制也而鄭注以此爲殷所因夏爵三等之制今案虞夏邦君之爵不知有幾等據舜典輯五瑞修五玉是亦爲五等矣陸機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此言是也周室班祿孟子有明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并附庸爲四等然附庸不達於天子則亦三等而已殷制無可考鄭據公羊春秋家謂殷合伯子男而爲一說者以爲公一等侯二等伯子男三等理

或然也至謂殷爵唯有公侯伯而無子男周武王復增之則妄矣虞夏分土之制亦無可考據此經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則似公侯爲大國伯子爲次國男爲小國與殷周小異也列爵惟五分土惟三葢盛德之所同但其間少有變通耳

五百里綏服

綏服傳云安服王者之政教正義云要服去京師已遠王者以文教要束使服此綏服路近言安服王者正教以示不待要束而自服也按此說亦通但要是要束之荒是簡略皆以正教言獨綏爲自安於義不協張林之說較長故取之

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胡渭曰三百里揆文教謂揆之從此始耳非謂三百里之外更不用文教也泰伯開吳端委以治周禮箕子居朝鮮教民以禮義爲八條之禁文翁守蜀修起學官弟子學於京師者比齊魯任延守武威造立校官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郡遂有儒雅之士桂陽俗不識學義許荊爲太守設喪紀婚姻制度使知禮禁房州俗好淫祀而不修學校韋景駿爲刺史始開貢舉悉除淫祀閩人未知學常袞爲觀察使設鄉校親加講導由是歲貢士與內州等此皆要荒之俗素不知禮義而治之者未嘗不以文教但當舉其大綱略其節目使之易知易從回心向導而日遠於禽獸不必盡如中邦之制度耳　易象傳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眾葢古者寓兵於農因農事以定軍令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出則爲五兩卒旅師軍均是人也其四時講武主於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而步伐擊刺之事寓焉備豫而形隱如水之藏於地中故曰容曰畜傳曰武不可覿又曰先王耀德不觀兵而此經獨謂之奮則幾於覿武而觀兵矣其所以異者何也葢綏服之外二百里與蠻夷接壤蠢動之變不可以不虞大抵軍容常多而國容常少使蠻

夷望之如烈火之不可犯而後界限分明跬步不敢踰越此聖人所以杜猾夏之漸居安思危有備無患者也　傳曰綏安也安服王者政教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奮武衛天子所以安案曰綏安釋詁文揆度釋言文

五百里要服

釋文要一遙反蘇傳云總其大要法不詳也則要似讀去聲爲切要之義與孔訓陸音並異恐非

三百里夷

胡渭曰傳云守平常之教事王者而已正義云夷訓平也今按

訓平甚無謂釋文引馬融云夷易也後人皆宗其說春秋於介
葛盧之朝魯直書曰來公羊傳曰何以不言朝不能乎朝也范
注云不能升降揖讓盍遠方之民未染華風其喜怒哀樂亦猶
夫人耳但不能節之以禮子游之所云直情而徑行者也易之
謂也　案曰夷馬訓易釋詁及天作詩毛傳文傳訓常烝民詩
民之秉彜毛傳訓常孟子作夷則傳亦通也

二百里蔡

傳云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正義云蔡之為法無正訓也教
簡於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

不能平常也今按蔡訓法他書所未有不可從左氏蔡蔡叔凡
再見昭元年傳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云蔡放也
釋文云上蔡字音素葛反說文作𣪠音同字從殺下米云⿰米悉𣪠
散之也會杜義下蔡叔如字正義云說文𣪠散之也從米殺聲
然則𣪠為放殺之義故訓為放也隸書改作已失本體𣪠字不
復可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加點以讀之者尚書
蔡仲之命云周公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
孔安國云囚謂制其出入郭鄰中國之外地名是放蔡叔之事
地不知在何方也定四年祝佗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

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杜注云蔡放也與蔡
叔車徒而放之釋文云蔡蔡叔上素達反下如字蔡字為放無
可疑者穎達不取以釋此經欲順傳為義耳　鄭云蔡之言殺
減殺其賦者說文米部𣪠字注云⿰米悉𣪠散之也春秋昭元年傳
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云蔡放也釋文云上蔡音
素葛反說文作𣪠音同字從殺下米下蔡如字正義云說文𣪠
散之也從米殺聲然則𣪠為放散之義故訓放也隸書改作已
失本體𣪠字不可復識寫者全類蔡字至有重為一蔡字加點
以讀之者定四年祝佗曰王於是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蔡上

素達反下如字據左傳釋文及疏雖云蔡當為𣪠且明作蔡之
非要是蔡字本有殺音故張參五經文字云𣪠春秋多借蔡字
為之鄭于此讀為殺此古讀也據左傳為放殺之殺而鄭以為
減殺之殺者讀同故為此訓也　地理志曰二百里蔡刊誤曰
蔡讀如蔡蔡叔之蔡吳仁傑從之以為當作𣪠

五百里荒服

傳曰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簡略正義曰王肅云政教荒忽
因其故俗而治之金氏曰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井人民不多
故謂之荒所以經略之者又簡於要服矣按司馬相如曰王者

之如夷狄其義羈縻弗絕而已班固曰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
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
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何休說公羊曰王者不治夷狄錄
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此皆謂蠻夷在九州之外言語不通
嗜欲不同者也故王者以不治治之荒服在九州之內去帝都
裁二千里雖云簡略亦有政教王氏以荒爲不治非也

三百里蠻

正義曰王肅云蠻慢也禮儀簡慢與孔異傳云以文教蠻來之
不制以法正義云鄭曰蠻者聽從其俗羈縻其人耳故云蠻蠻

之言緡也其意言緡是繩蠻者以繩束物之名也按訓蠻爲緡
卽羈縻之謂今既以夷爲易則蠻自當從王肅說　案曰鄭以
蠻爲緡解爲羈縻者夏官大司馬疏云蠻者縻也以近夷狄縻
繫之是也馬云蠻慢也禮簡怠慢者王制南方曰蠻疏引風俗
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是也

二百里流

劉氏敞曰流如流共工之統傳云流移也言政教隨其俗正義
云流如水流故云移也其俗流移無常故隨其去來不復蠻來
之也按隨水草畜牧而轉移唯北方塞外諸國則有然者餘未
聞也以流爲隨其去來大非今既以蔡爲放則流自當從劉敞
說大學曰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之謂也
馬云流流行無城郭常居處者史記匈奴列傳云逐水艸遷徙
無城郭常處武王居酆鄗放逐戎夷以時入貢命曰荒服今此
二百里流正是荒服之弼故馬以爲流卽流行無城郭常居者
是也鄭注流爲九州之外夷狄流移或貢或不引禹貢此文爲
證是鄭解流字之訓與馬合也

東漸于海

胡渭曰凡禹貢疆理之所及皆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揚州傳

曰南距海非也吳語晉侯令董褐復命於吳王曰今君掩王東
海以淫名聞于天子越語范蠡對王孫雄曰昔吾先君固周室
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漢書惠帝三年立閩越君搖爲
東海王師古曰卽今泉州是其地然則吳越閩所濱之海皆東
海也至嶺南揭陽始爲南海而禹時不在九州之域故止於東
境言之

西被于流沙

流沙一在張掖漢志居延澤在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是
也一在燉煌通典云燉煌卽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

入十里是也經云西被于流沙而居延澤乃在張掖之東北則固當主燉煌矣沙漠自西而東且迤北居延澤雖非禹貢之流沙亦即此沙漠之地獨王制所謂流沙去西河千里而遙其地甚遠蓋又與禹貢漢志所言者異矣胡渭曰志言非也

朔南暨

爾雅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後生故北稱朔也朔南與上東西對非有一地之可指說者以朔為堯典之朔方南為堯典之南交亦無大礙或謂即漢朔方郡則其地太近以南交為交阯則又太遠

矣不可從暨與漸被似有贏縮之別鄭康成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是暨贏於漸被也今以經文考之東有嵎夷萊夷斗入大海西有三危黑水在流沙之中皆過之故指言其地而謂之漸被南抵五嶺北距大漠則及境而止不能越乎其外故但云暨暨之縮於漸被也明甚鄭說非是　鄭曰朔北方也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傳曰漸入也被及也此言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朝見疏曰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案曰鄭云朔方也者釋訓及小雅出車毛傳文又云南北不言所至容踰之者禹時東西縮而南北贏蓋帝都在北冀之北境直踰大漠其地最廣故其後分為幽并營南則至于南海其遠可知若東則沇青徐不過跨海西方不過踰流沙耳故鄭云南北踰之也考史記言顓頊之地已云北至幽陵南至交阯西至流沙東至蟠水其稱禹功則言南撫交阯北戶西析枝渠搜氐羌北山戎息慎東長夷鳥夷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蓋南北長于東西也四海者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小雅蓼蕭序箋用此文疏引孫炎注云海之言晦晦闇于禮儀也然則四海以地言非以水言也此節總結上文所言蓋在要服之外亦即

在九州之外要非在五服之外者要服外為要服之弼荒服及荒服之弼即蠻夷戎狄又為四海傳既以禹貢五服僅方五千里恐太迫狹以此為五服外疏遂以流沙不當近在居延皆非也

聲教訖于四海

吳氏曰聲教者雖不近見善教之實然亦遠聞善教之聲而效慕之也訖盡也顧氏炎武曰禹貢之言海有二東漸于海實言之海也聲教訖于四海槩言之海也按左傳云樹之風聲司馬相如云逖聽者風聲聲教之謂也四海謂東夷西夷南蠻北狄

在九州之外者時聲教所及東海之島夷西戎之崑崙析支渠
搜皆已來貢迨告成之後則南撫交阯北發肅愼而四海之外
無遠弗屆矣　黃氏日鈔曰古注以聲教斷句諸家皆從之余
友蔣樂甫云昔徐履赴試道求水村舍有老士人教四五童蒙
以朔南暨爲句徐言其誤老士人怒曰獨朔南預聲教而東西
無預邪東西皆有所止之地故以海與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
暨言而下文總以聲教訖于四海耳今按裴駰史記集解其注
在暨字下則自劉宋時已不從孔傳而以聲教屬下讀矣老士
人固有所受之也　王耕野云聲教至于海濱則止矣何以又

云漸于海被于流沙蓋海島之夷與流沙以西之戎咸賓貢于
中國則是有虞之聲教東不止于海且漸入于海中西不止于
流沙又蒙被流沙之外矣按此三句言九州之大界漸被暨皆
以地言非謂聲教之所及也與島夷西戎無涉舊以朔南暨聲
教爲句故孔疏以爲雖在五服之外皆與聞天子聲教來朝見
王氏承其誤乃有此說

禹錫元圭告厥成功

蔡注禹以元圭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又書傳云禹功盡加于
四海故錫元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正義並同按此文所用據
古注也今文只知蔡傳而不知注疏坊本乃以此文爲誤抑何
其輕議前人耶又案日傳以禹錫爲帝錫禹史記說同也　王
氏曰禹錫元圭于堯以告成功也蔡氏曰水土既平禹以元圭
爲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按或以爲錫堯或以爲錫舜未知孰是
時堯老舜攝蓋禹上之舜而舜歸之堯理當然耳傳曰禹功盡
加於四海故堯賜元圭以彰顯之言天功成按錫者與也下與
上亦可謂之錫經言禹錫不言錫禹則其爲禹之錫堯也審矣
呂伯恭以爲錫舜而蔡傳因之亦通

禹貢匯解卷六終

跋

先伯虞卿先生夙嗜根底之學猷髫齡時侍 先伯左右見其手不釋卷無間寒暑其生平著作甚夥並纂輯十三經滙解同治甲子經難散軼猷行篋中僅存禹貢滙解一編甲午入都呈之 先兄右臣驚且喜曰此 先伯數十年之心血也吉光片羽曷付手民乙未攜之至川適貲乏不果旋捧檄嘉定茂州差次課盈計虛有日不暇給之勢差竣寓居省垣時加檢校開卷棼如去歲奉委 臬轅核對晤理刑廳蔣君雁南賢喬梓竭數月之力為之清稿後又質之魏君幼堂大令亦贊襄其事慫恿公諸同好猷思禹貢一書疏義箋註各家具有正解若不求前人脈絡心源之所在自謂獨得真解愈解愈晦愈晦愈不可解將誣前人適以自誣
先伯滙解之出是否集諸家之大成折衷盡善海內耆儒宿學必有能辨之者猷非敢冀此書可以昭茲來許為後學津梁也抑亦不忘先澤之意云爾光緒壬寅夏四月姪良猷謹跋於成都會府寓次

〔清〕皮錫瑞撰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二卷

清光緒二十二年思賢書局刻本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二卷

光緒丙申歲
思賢書局刊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自序

毛大可檢討古文尚書冤詞八卷世傳爲駁尚書古文疏證而作予觀其書亦不盡然有明一代專以宋學取士其於宋儒之說如刪孝經改大學去詩國風皆奉爲科律莫敢異議獨檢討起而爭之在當時實能言人所不敢言不可謂非豪傑之士惟檢討之才長於辨駁務與朱子立異而意見偏宕遂有信所不當信疑所不當疑者朱子信儀禮是也檢討因其爲朱子所信乃詆三禮之中儀禮最下所訂喪禮肆意抨擊朱子疑古文尚書亦是也檢討因其爲朱子所疑乃大聲疾呼爲古文鳴冤橫暴先儒痛詆同時攻駁古文之人以曲護黎邱之鬼皆由意見偏宕使之然也夫古文尚書並非由朱子始疑之檢討欲爲平

反意必據有鐵案乃其所執爲左證者惟隋書經籍志隋志唐初人作其時崇信僞孔立學官作義贊史官所采皆左袒僞學之徒檢討乃據一家之言偏斷兩造之獄豈能反南山不移之案以鳴千載不白之冤乎尚書一經自東漢古文汩之於前東晉古文假之於後宋以來又各挾異說迄今紛紛莫衷一是或據宋儒之說以駁東晉古文或據東晉古文以駁宋儒之說或據東漢古文以駁東晉古文及宋儒說未有能守西漢今文之學以決是非正得失者矧在明末經義湮晦以閻徵君之精核攻古文猶用宋儒之說其餘郝梅諸君所批駁多不得要領僞古文雖當罪而罪之不得當宜檢討爲之負罪而稱冤也檢討是書其佳處在不用宋儒新說如武王封康叔周公留後之類

其弊則在專信僞孔並伏傳史記亦加訾議與疏證互有得失其是非可對勘而明予於疏證既爲辨正乃於是書更作平議冀以持兩家之平焉善化皮錫瑞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卷上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七歲受尚書卽聞有今文古文之分以問經師經師皆不能知也崇禎十六年國子助教鄒鏞疏請分今文古文尚書而專以今文取士爲言

平曰尚書有今古文之分人人知之而至今未有一人能分別不誤者兩漢立學皆用伏生今文孔壁古文罕傳於世至東漢衞賈馬鄭古文之學漸盛其原出於杜林蓋亦孔壁古文而不無小異至東晉僞古文出唐初崇信立學孔沖遠見其篇目與馬鄭異遂强謂馬鄭爲今文近人知孔說之謬矣而又惑於漢志所云遷書多古文說乃以史記所載皆屬古文而無以處馬鄭與史記異者又强謂馬鄭爲今文陳樸園專治今文而亦不分伏鄭襍糅今古夫史記用歐陽尚書明屬今文乃必以爲古文馬鄭傳杜林尚書明屬古文乃必以爲今文則謂未有一人能分別今古文者非過論也閻百詩作疏證亦沿孔疏之誤檢討間有所見又以袒護古文不復深攷況其幼時所聞者不過蔡傳今文無古文有之類當時經師安能知之鄒鏞所言固屬卓識其疏今不可見恐亦未能分別不誤古文行世已久難以猝廢　國朝通儒輩出經學昌明有疏請廢僞古文者而陽湖莊氏猶爲護法沙門剏在明末安能專用今文取士

予避兵山市客有能爲古今尚書說者急請敎之客曰今文者伏生口授書也古文者孔子屋壁中所藏而發而獻之官府者也乃自獻之官而外無其書是以兩漢名儒皆未之見暨永嘉亂後中外古文皆不可考而東晉之初有豫章內史梅賾忽奏上古文尚書此何來者非僞書乎乃自唐人作註疏幷爲改寫而其書至今行之獨新安朱熹斥爲假書其註四書五經已改大學刪孝經定詩滛風表太極圖說河圖洛書而加于大易之首唯尚書則疑之因不欲註而授其意于門人蔡沈使分別今古文有無註於各篇之下而別存雜說以著其僞于是諸門弟子共祖述之而元吳澄明郝敬歸有光輩俱競起攻辨迄無遺力吳澄作書纂言則但存今文二十八篇直削去古文以示毀黜僞書之意今其書具在也予聞言惡之歸而不食者累日

平曰客言尚書是也惟不應牽引改大學刪孝經等語反授人以倒攻之柄改大學刪孝經實不可訓而自元明以後狃於宋儒之說莫敢議其非檢討大聲疾呼可謂有廓清摧陷之功矣顧當其時經學方萌芽攷證尚未博不知宋儒疑諸經非是而疑古文尚書則是且疑之者並非自宋儒始丁儉卿尚書餘論備載之矣客但歸功於朱子固未究其本末檢討務與朱子立異又以疑古文尚書與刪改大學孝經等視而並加排詆豈非諺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乎使檢討見尚書餘論可不必歸而不食矣

因急爲攷定究其根柢知官府所藏名爲中古文漢晉皆存而民間授受者則名爲外學亦自相嬗不絕故劉歆校書自中自

外皆親驗其書名爲中外相應雖不立學官世多未見又令毌
森嚴立學者稱爲官書不立學者卽稱爲逸書然門戶擠排不
能遽廢卽有張霸僞書堂堂進獻尚得緣中祕直斥其僞至於
梅賾所上係孔傳而非經文而經文在內者直記曰永嘉亂後
猶存經文經文在外者則自都尉朝至桑欽尹敏至楊倫太保
鄭沖至梅賾皆歷有授受彼我傳述並無僞學夫然後快然而
號於世曰天乎天乎古文尚書今不旣復出矣乎
平曰近有專治今文攻古文尚書之僞者力辨孔壁古文中
祕古文之非世多駭爲挒論而龔定菴文集有說中古文一
篇言中祕書不可信十有二謂此中古文亦張霸百兩之流
亞成帝不知而誤收之或卽劉歆所自序之言如此託於其

父並無此事漢書劉向一傳本非班作歆也博而詐固也佪
而愿則已謂班固爲劉歆所誤爲近人說所自出矣予謂中
古文卽不僞而自劉向校書之後不復見孔氏所獻壁中眞
本疑已爲赤眉之亂所燬都尉朝傳至桑欽者乃孔氏家之
副本也中外相應語出劉歆不足據且漢止有中古文之名
無外學之名也楊倫傳古文語有誤見後鄭沖諸人皆依託
閻百詩等已辨之
按伏書二十九篇至武帝時外間疑泰誓爲僞遂去此篇孔氏
正義云尚書遭秦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時有太常蓼侯孔
臧者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二十八篇取象二
十八宿于是有謂泰誓非伏生書者自西漢末至東漢諸儒皆
造言出處而俱不得合
平曰伏書二十八篇史漢皆言二十九篇或謂幷數泰誓或
謂幷數書序或謂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今攷之史記當以
分顧命康王之誥爲定論若幷數泰誓古人雖有是說然皆
以爲二十八篇增泰誓爲二十九未嘗以爲二十九篇去泰
誓爲二十八也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
讀之注引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
之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尚書正義引劉向別錄略同
論衡曰伏生二十八篇孝宣皇帝之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
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書各
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矣趙岐注孟子曰今之尚書

太誓篇後得以充學隋書曰伏生口授二十八篇又河內女
子得泰誓一篇獻之檢討旣引論衡諸書又不從其說而自
爲之說不謂武帝時得之反謂武帝時去之則其說全無據
與漢人之說適相反矣疑今文泰誓始於馬季長武帝時董
子史公皆引之無疑之者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蓋今文
博士之說如是見於論衡若孔臧與安國書出孔叢子孔叢
與僞孔傳皆王肅一手所造故其說互相引援孔沖遠崇信
僞書固莫能辨若史漢皆言伏書二十九篇安得謂漢初不
知篇數乎泰誓非伏生書說見後
按此皆無據之言祇因漢世今文盛行必欲曲護其去此泰誓
之故而終無實據及東漢儒者造爲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孝經

易說卦傳及泰誓三篇而又不檢點天下無各經所逸同衆一處以待人之得之者況泰誓在武帝時早已盛行董仲舒對策已有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周公曰復哉復哉諸語而史遷作周本紀直云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皆僞泰誓文豈有武帝朝久用之文而在宣帝泰和年始出之者此夢中語也

陸德明釋文泰誓本非伏書司馬遷以武帝之世見泰誓之出而得行因入于伏生所傳之內孔氏正義說亦同此尤荒唐矣以伏生本無之書豈可妄爲攙入而不畏世譏者且伏書係孝文掌故錄入官府之書又武帝時特立五經博士以肄業之開

弟子員勸以官祿即一字一句皆不敢議而謂太史令可妄攙一篇此皆無學人所言陸德明陋劣其爲此言無足怪不謂孔氏襲陋亦復引之入正義內眞可笑也且此本伏書原不必爲回護者伏生自作大傳乃直用其語如云八百諸侯俱至孟津有白魚入王舟云云是明明伏書何必曲諱馬融辨此篇有曰今文泰誓都無此語直加以今文之名何等明快

平曰泰誓本非伏書陸孔之說是也而謂司馬遷入於伏生所傳之內則說猶未諦宜爲檢討所攻駁矣陸孔葢以伏生所傳止有二十八篇史記乃云二十九篇其數不合故疑并入泰誓不知史記用歐陽尚書即伏生之本而周本紀所載今文書序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則二十九篇之數已定不必史攙入泰誓矣大傳別撰大義本不與經字字比坿春秋繁露韓詩外傳體例如是西漢說經之文皆然不得以其傳有八百諸侯云云遂以爲伏書有泰誓也馬季長疑今文泰誓近儒江王孫段皆信之惟龔定菴直斥其僞所作太誓答問攷訂精塙然則非伏生引用泰誓乃作泰誓者据摭伏傳耳泰誓後得今文博士集而讚之故季長謂之今文泰誓不得以爲今文即是伏生所傳漢時泰誓立於學官何嘗有去之而復曲護之之事董子對策史公作本紀在泰誓未出之前或即引用大傳或別有所据非必引泰誓文葢作泰誓者襍采諸書爲之正如作古文尚書者襍采古書爲之耳檢討曲護古文泰誓乃謂漢人曲護今文泰誓欲以此誣伏生不

思伏生是孔安國之師乃護孔而誣伏是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豈不爲庾公所竊笑哉

伏書去泰誓祇二十八篇今云以考二十九篇之數餘者爲多篇則二十九篇中當補泰誓矣若大禹謨附皋陶篇內則皋陶爲二十九篇中所有之數所謂攷見行世二十九篇之外得多十六篇者正此謂也若孔氏正義以十六篇爲亡篇謂張霸補二十四篇爲十六篇則張霸並無補二十四亡篇之事誤之甚矣若賈逵鄭玄皆以十六篇爲逸書馬融云逸書十六篇絕無師說此皆不深攷致誤者孔原有逸篇此非是也

平曰檢討未攷史記不知伏書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故以爲二十九篇中當補泰誓其說小誤若大禹謨乃僞古文伏

書無之當云益稷附皋陶謨而云大禹謨附皋陶篇內則大誤矣正義謂張霸補二十四篇並無其事檢討糾之甚是賈馬鄭所傳古文與僞孔古文篇目不同故以十六篇爲逸書

檢討以僞孔古文爲眞古文與賈馬鄭之說自不符合

伏書不分堯舜典皋陶謨益稷顧命康王之誥則于百篇之名皆屬謬戾伏書非是也若孔傳所分以大禹皋益三謨俱屬虞書而以禹貢爲夏書之首則亦非是虞書當分在舜典及汨作九共槀飫之後而以大禹謨爲夏書之首凡春秋戰國閒引書皆如此孔傳不識耳若東漢諸儒如馬融王肅鄭玄輩不見孔傳誤以大禹皋益三謨分入虞書而攻之羣書引經其于大禹皋益三篇所引稱夏書者皆不相合因不能分劃妄稱爲虞夏書卽揚雄作法言亦云虞夏之書渾渾殊不知虞是虞夏是夏明明兩朝豈可通混嘗卽以羣書引經較之如左傳莊八年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僖二十四年夏書曰地平天成文七年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襄五年夏書曰成允成功二十一年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二十二年夏書曰念茲在茲二十六年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哀六年夏書曰允出茲在茲呂氏春秋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國語夏書曰衆非元后何戴后非民無與守邦後漢劉梁傳夏書曰念茲在茲此皆大禹篇者若左傳僖二十七年夏書曰敷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則竟在益稷篇中蓋皋益二謨總是夏書故史記載此二謨在夏本紀中禹貢之後史以皋益陳謨爲夏禹時事故歸紀

云禹興九韶之樂鳳皇來翔春秋卻缺以九功九歌爲夏書卽天問亦有啟棘賓商九辯九歌語是二典皆虞書三謨皆夏書而總以禹謨爲之界觀虞書亡篇汨作九共槀飫舊載之舜典之後禹謨之前亦正以兩界從此分也

平曰僞孔書大序云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檢討用其說以詆伏書案大學引堯典爲帝典則二典本可不分益稷據馬鄭古文作棄稷與皋陶謨文氣相承原是一篇僞孔改爲益稷而强分之甚謬顧命康王之誥據周本紀明分爲二當是伏書之舊僞孔大序不可信也大禹謨是僞書爲虞爲夏可不必辨檢討非伏又非孔則亦知孔傳之叵信矣僞孔傳卽王肅作詳見尚書餘論其小有異者或故爲此以揜其迹非不見孔傳也尚書正義卷二云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禮記王制正義云伏生書傳有虞夏傳是虞夏書之名伏生時卽有之檢討以爲馬鄭不能分劃殊爲失攷伏書止有皋謨一篇並無大禹益稷何不能分劃之有且馬鄭亦未嘗見僞大禹謨其所見古文名棄稷不名益稷豈因不見孔傳而分入虞書乎左傳所引夏書除敷納以言三句外皆不知何篇之文僞孔捃入大禹謨篇未可信據檢討據僞書分兩界失之

薛士龍作書古文訓其序引子夏學書于孔子有云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斯七者書

之大義舉矣則古原以大禹臯益三謨俱作夏書而以禹貢敘禹謨之後臯益又敘之禹貢之後篇第秩然

平曰外紀御覽困學紀聞小學紺珠並引伏生書傳云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惟薛季宣書古文訓序與孔叢子所引七觀同而與御覽困學紀聞所引七觀異葢薛氏引孔叢子非引大傳孔叢子言大禹謨益稷乃僞古文漢世今文及馬鄭古文皆無大禹謨而益稷統於臯陶謨中孔叢子與僞古文孔傳是一手所作竊取伏傳之文而羼入大禹謨益稷以互相證明檢討不知古文孔傳之僞故不知薛氏所引孔叢之僞

及孔安國獻書武帝命安國作傳時所獻孝經論語俱命作傳今論語註疏中有孔安國註藝文志孝經古孔氏一篇卽其傳也傳畢將上之而巫蠱事發遂不得上自天漢末獻書至征和元年巫蠱起凡四年而古文未行安國隨卒竟不得立于學官

平曰武帝無命安國作傳之事史記漢書皆不載僅見於孔衍家語後序及僞孔書大序家語王肅僞作則孔傳亦王肅僞作可知丁儉卿謂古文尚書孝經論語傳家語孔叢子五書乃王肅一手作以家語後序爲眞贓實犯其說郅塙安國蚤卒不及見巫蠱事當從荀悅漢紀作安國家獻之所獻有經無傳注不可立學亦非因巫蠱事劉歆妄說不足據

暨後漢而古文之名日盛然終不立學卽民閒除授受外亦罕得其書且令甲所在凡好古文者皆不敢踰越故安國註論語凡引經如君陳泰誓類皆不註篇名至予小子履敢用玄牡節反不註湯誥而註曰此墨子引湯誓辭而賈逵馬融鄭玄之徒極尊古文自稱受孔學者其註諸經引古文處皆註曰逸書以逸于學官外也徐仲山尚書日記曰立學者爲尚書不立學爲逸書猶之合官寫者曰官書否則曰野書且賈有不見古文者正義謂漢儒如劉向劉歆班固賈逵馬融鄭玄六人皆不見古文予嘗謂向歆校中外古文極悉而孔氏誣之以不見此仍是張霸僞補鄭本之餘說若賈馬三人則所受者爲杜林桼書本其不見孔壁古文斷有然者雖徐仲山曰馬融作忠經引大禹謨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非古文乎顧三人實不見古文其忠經所引偶然及之不足據也

平曰漢世不立學官之書非必禁人徵引安國若有受詔作傳之事何以注論語不敢明言丁儉卿沈西雝皆有論語孔注辨僞謂與尚書孔傳是王肅一人作而予小子履不注湯誥則不可解豈故爲異同以揜其迹耶賈馬鄭未見東晉古文故皆註曰逸書東晉古文漢儒皆未之見而正義但舉六人者以班固漢志用劉歆三統術所引尚書與僞古文不同故謂劉班不見古文賈馬鄭所傳古文篇目亦與僞古文異故並舉之也葢孔沖遠猶知向歆所校古文非僞孔本不免有疑檢討乃以孔氏爲誣則眞信僞孔本爲卽二劉所校矣賈馬鄭受杜林桼書非盡孔壁眞本近儒强合爲一殊誤檢討此說爲得其實若馬融忠經所引大禹謨乃僞中之僞或

謂此馬融別是一人非漢南郡太守徐仲山說非是

魯國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世傳古文不絕拜郎中陳留楊倫字仲理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講學大澤中弟子至千餘陽嘉二年拜大中大夫與將軍梁商不合以病免

平曰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又曰楊倫字仲理陳留東昏人也少爲諸生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尚書講授於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檢討所云蓋出於此然其說有可疑者漢書孔光傳曰忠生武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生光焉安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爲武帝博士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爲博士又儒林傳曰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則安國以下世傳古文之說未必然也蓋孔壁眞本獻藏中祕安國家雖有副本而無師說漢博士皆以今文教授不得不舍而從夏侯所謂世傳古文不過世守此孤本耳若後漢書丁鴻傳曰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不言其治古文儒林傳云古文尚書乃歐陽尚書之誤漢時教授必用今文受古文者不過一二好古之士自馬鄭以外未有弟子至千人者兩漢書可攷也

正義引晉書云（此係晉史十八家舊本今晉書無藝文志即儒林亦不分載諸經師授之說）晉太保鄭冲以古文尚書授扶風蘇愉愉字休豫休豫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皇甫謐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眞眞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奏上其書皆奏所授受之孔氏傳非古文經文也說見後）時亡失舜典一篇晉范甯爲古文尚書作解猶不得舜典

乃其所上書則固孔安國之傳非經文也隋經籍志云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郡賈逵馬融鄭玄爲之作傳註然其所傳唯二十九篇（謂古文廿九篇）又雜以今文（謂今文廿九篇）非孔舊本（此杜林漆書非孔壁本）自餘絕無師說（謂無爲傳註）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謂古文之經文內府尚存）今無有傳者（俱無傳註之人）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皆今文之傳今已俱亡）濟南伏生之傳（卽尚書大傳）唯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卽五行傳記）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是今文無傳矣）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至是始上古文之傳是梅賾所上者孔傳非經文也乃不善讀書者其言梅賾上僞古文經寃哉請世間人各開眼觀之）時又闕舜典一篇（其傳本又無此篇此下有齊建武年補舜典一段四句）於是始列國學（古文立學自此始）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此後言晉後孔鄭興廢梁與陳二家並行）齊代唯傳鄭義（齊時孔傳又不行）至隋孔鄭並行而鄭氏甚微（至是孔傳始單行）自餘所存無復師說（又應轉絕無師說之句）由是觀之是古文經文祕府舊有梅氏所上只是孔傳故志歷敘之以爲古文傳註師說興廢之由原未嘗謂古文已亡至東晉始上也是以前敘所存特曰古文尚書之經文後敘所奏則又特曰安國之傳其故爲明析不使謬亂如此

平曰檢討大聲疾呼爲古文尚書鳴冤其所據爲塙證者隋書經籍志也然試問之曰隋書何時人作乎則必曰唐初時人作矣又試問之曰唐初時古文尚書不已立學而命儒臣作正義乎則必曰古文尚書已立學命儒臣作正義矣夫以

當時廷議立學官作正義史臣安能灼知其僞卽知其僞亦敢昌言直斥其非隋志所云雖歷歷可徵要皆傳僞古文者臆造不經之說也其不得執單詞以斷斯獄明矣僞孔經傳一手所作僞則俱僞閻百詩諸人已明辨之檢討巧爲飾辭謂東晉所上書非經是傳以隋志爲左驗使斯言出漢藝文志固可據信若後漢儒林傳則已不可信矣以范蔚宗作書之時僞書已出不免爲所惑也況隋志修於唐初在古文立學之後哉斷疑獄者必兩造具備公聽並觀塙有證據始可平反若卽據此一家之言證此一家之是未有不偏聽致誤而顚倒是非者檢討據唐時崇信古文之書以證東晉古文經傳之非僞何不攷時代先後也所引晉書雖非唐人所修

然已在古文施行之後不足據

至于堯典舜典原有二篇孔氏小序已第其目爲百篇之二而伏生誤合爲一篇及孔壁出書時安國攷定篇次爲分而出之但不知其分在何處且失篇首一截祗以堯舜二典之序冠堯典之首而其文則仍合爲一于是立學之際始校舊文遂有疑爲舜典亡者舊晉書所云亡失舜典一篇隋志所云時又闕舜典一篇是也但予攷史記及諸書引經所據知舜典卽在堯典中未全亡也所亡祗四海遏密八音以後月正元日以前半篇耳然且篇首二十八字則孔傳原有其文而梅氏所上本偶失之至南齊姚氏始上其文又以堯典愼徽五典以後文而冠以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六句遂謂愼徽以後俱是舜典然前後不接因有疑二十八字爲僞書者不知亦非僞也

平曰堯典舜典實是一篇大學引帝典可證古書皆不引舜典惟馬鄭所傳古文書序別有舜典而其序曰歷試諸艱則經所云愼徽五典以下也鄭君注曰入麓伐木則經所云納于大麓也作僞者分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卽本馬鄭書序及鄭君注然漢時今古文皆無舜典篇目亦無分愼徽五典以下爲舜典者是不特僞古文書不可信卽書序與鄭注皆可疑矣宋儒辨書序之僞近儒力爭以爲不僞予謂史記所載今文書序可信馬鄭所傳古文書序不可盡信舜典之序卽不可盡信之一端史記不載二典之序今文家說未必同於馬鄭古文若舊晉書所云亡失舜典一篇則因其書雖以

强分故爲殘缺使人深信閻百詩之說灼見其情矣二十八字又僞中之僞檢討亦以爲非僞可謂倔强

然且此二十八字在漢末有引用之者王延壽靈光殿賦有云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王粲七釋亦云濬哲文明允恭玄塞此二王君者皆在王范二君之前則必孔傳舊本原有是文故彼此襲用之方興之非僞固不足辨也

平曰作僞者竊取古書餖飣成文元明以來已證其僞檢討欲翻此案乃謂孔傳舊本原有是文而古人襲用之其立說誠巧而辨然玄字近道家言帝典中不得已有玄字此則百喙不能解者

至沈約宋書禮志引魏明帝時高堂隆建議改朔引尚書文曰

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一十五字則亦先于方興者但建皇六字與協于帝三字濬哲文明十六字俱不通接是必此六字原在乃命以位後亡篇中文而高堂是時以改朔引及斷章取旨不必直接重華爲句觀其文勢原自奥阻可驗耳若謂此十五字當攙之正月上日之後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之前改朔與齊政正可相接則不特置協于帝三字幷濬哲文明十六字于無地執一書以廢羣書必無是理且顯與史記諸書之分堯典大相乖謬恐未然矣

平曰御覽皇王部引尚書中候攷河命云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欽翼皇象授政改朔與宋志所引無異則宋志所引亦當是尚書緯候非古文尚書也緯書如契握曰若稽古王湯摘雒戒曰若稽古周公旦皆仿尚書文法若謂卽是尚書豈若稽古王湯若稽古周公旦亦尚書乎朱錫鬯欲去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而冠以高堂隆所引之文段懋堂以强作解事譏之是也檢討乃欲以此接乃命以位後則是僞中作僞引或說以此十五字攙之正月上日之後亦宋儒移改經文陋習不可從建皇當從文選李善注引尚書中候作建黄

蓋史記諸書皆稱放勳殂落以前爲堯典以後爲舜典孟子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漢書王莽傳堯典十有二州後漢張純奏宜遵唐堯之典以二月東巡狩陳寵言唐堯箸典眚災肆赦晉幽州秀才張髦上疏引堯典文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凡稱堯典皆在愼徽五典之後則此後半篇其爲堯典方未已也乃自此推之至二十八載帝乃殂落之後則並無堯典一名闌入其內此眞舜典矣故予舊分二典謂堯典自曰若稽古帝堯起至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止舜典後截則自月正元日起至舜生三十徵庸陟方乃死止首尾分明而其所補闕則史記有之史記作堯紀卽載堯典如帝堯者放勳首節能明馴德次節乃命羲和三節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五六七節歲三百六十六日八節舉丹朱九節舉共工十節舉鯀治水十一節舉舜降二女十二節愼和五典十三節謀事至而言可績詢事攷言十四節受終文祖十五節在璿璣玉衡十六節遂類上帝十七節輯五瑞十八節歲二月東巡狩十九節五歲一巡狩二十節肇十二州二十一節定五刑二十二節誅四凶二十三節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二十四節此堯典也至以舜典作舜紀則自虞舜者重華起而窮蟬而下而瞽瞍而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就時父母弟欲殺舜四岳薦之堯乃使九男二女事之且試五典與愼徽五典同治百官與納百揆同舉十六族賓四門流四凶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此一段與堯典全同使攝行天子政天下歸舜此舜典前截文也自此以後則全是舜典如云乃至文祖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一節謀四岳詢于四岳二節命十二牧三節咨禹四節咨棄咨契咨皋陶五六七節咨垂八節咨益九節咨伯夷十節咨夔咨龍十一十二節嗟女一十有二人十三節三載一攷績十四節舜年三十以孝聞至崩于蒼梧之野舜生三十徵庸至陟方乃死十五節皆舜典文也則是二典之分當在帝乃殂落之後月正元日之前此彰彰者但舜典前截依史記所載則亦有試五典賓四門納大麓一段與堯典同故伏生之合孔書之

平曰朱子以東晉方出前此未見疑古文爲僞自是卓見惜
蔡仲默不守師說兼注僞書幸能分今古文猶可攷見眞僞
元明以來專守朱學經藝荒蕪此莊子所謂㬈姝者檢討識
之是也特不當以此論古文尚書

然而古文經文歷有方所其在官書則科斗原文見藏祕府而
在私學則安國所寫隸本親授都尉朝以傳至桑欽授受分明
並無斷絕是以劉向取內府古文以校博士今文之學劉歆復
取內府古文以校膠東所傳古文之學彼此徵驗名爲中外相
應間有張霸上僞書思相繆亂猶得援內府古文以斥其非是
何曾有無何之文可以公然相竄易者越至東京則孔僖爲安
國之孫世世守之而丁鴻楊倫且集弟子千人于大澤中肄習

之至魏晉之間則自王肅皇甫謐外由鄭沖蘇愉梁柳臧曹皆
一一相嬗以遞至梅賾未嘗有頃刻之間毫氂之隙也乃古文
藏內府者則永嘉亂後其書並存而特以無傳之故梅賾乃上
孔氏傳以補尚書諸傳之闕是梅氏所上者安國之傳非古文
之經也安國之傳東晉始行古文之經非東晉始出也故唐宗
晉書不載梅賾上書事以爲不關本經不足輕重而舊晉史及
隋經籍志則各爲載入然猶恐誤認孔傳爲古文乃先曰晉世
祕府所存有古文經文然後曰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
國之傳奏之此其明白爲何如者乃不學之徒妄云梅賾上古
文以致一譌再譌頓成此千古不白之冤獄嗟乎諸書具在何
不明啟其書一讀之也

失蕭齊舜典之擬割皆職是之故史記具在其爲餼羊顯然耳

平曰檢討所箸舜典補亡宗旨具見於此徵引史記似可信
據然史記不載堯典舜典之序不知其說如何史公傳伏生
今文二十九篇並無舜典則未嘗分堯舜二典爲二矣若五
帝本紀既分堯舜爲二故不得不以尚書所載堯舜之事分
屬二帝豈可據史記本紀以舜事列舜紀之中遂謂史公已
見舜典而以舜典作舜紀乎

古文之冤始于朱氏

朱熹曰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

又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之見可疑之甚此後元明間人皆以此二語藉口凡數十家茲不重載

朱氏欲註尚書見孔疏有兩漢諸儒皆不見語又有梅仲眞爲
豫章內史遂于前晉上其書語因不復深攷且並不究所由來
竟以臆見斷之曰此必假書舍之不註而以註屬之門人蔡沈
并授以意于從前不分今古文者今特爲分之且雜爲之說以
箸其僞凡諸門弟子爭相傳播而元明以來又苦無通儒善讀
書者爲之剖晰其在古學則鹵莽蔑略但鈔竊詞句而其在今
學則名爲通經而實無一經可通且過遵朱氏寍得罪先聖賢
必不敢一字道朱氏之謬加之入明至今立學取士皆用其所
註書雖孔子復出無如之何致使陋劣之徒旁搜曲引吹毛索
瘢鍛鍊成獄古經之冤至此極矣要其說則皆自東晉方出諸
儒不見兩大節始

平曰內府古文東漢已不見稱於世馬鄭所傳又非孔壁之舊不知其時中祕書尚在否孔僖楊倫說見上王肅皇甫謐皆作僞之徒鄭冲諸人傳經並無此事梅賾字仲真其名當作梅頤檢討皆未詳攷其說以爲僞孔古文卽漢中祕古文梅氏所上是傳非經專據舊晉史及隋志欲白孔書不僞之冤獄而取證於崇信僞書之唐人於古未有明徵何能翻此鐵案

若孔氏正義其於諸儒不見古文者祇限六人謂劉向劉歆班固及賈逵馬融鄭玄耳予謂此六人者反不在不見之數二劉校中外之學班氏詳述而志之何爲不見若謂劉歆作三統歷其所引泰誓與古文不合則箸書持論何所拘限杜欽議婚禮

以關雎爲興刺之作不必不見毛詩太僕議祀典以孝武爲齊襄復九世之讎不必不見左傳也若賈馬鄭三人則原非孔學雖賈逵父賈徽曾授書塗惲是古文正派而其後逵與馬鄭則皆受杜林漆書之學雖名爲古文而實與孔壁古文不同一是漆書一是壁經也正義載鄭氏極尊孔學而賤伏學其爲書贊于孔學則云我師棘子下生安國而于伏學則云疾此蔽冒疑惑未悛其意嚮去取非不分明而學實有異所謂不見古文者學在彼則不見在此耳

平曰正義謂二劉班固不見古文正以三統術引書不與僞古文合檢討曲爲之辨殊不知漢人家法今古文各有顓門太僕議祀典本由劉歆主議歆自無不見左傳之理若杜欽議婚禮而引三家欽非治古文者未見其曾見毛詩也鄭君注禮記時尚未見毛詩見鄭志答炅模何況小冠杜子夏乎賈逵受書塗惲檢討以爲古文正派許叔重師賈侍中說文屢引其說五經異義所引古尚書說葢亦本之侍中而說文異義未嘗徵引僞孔古文一句豈得以侍中之古文爲卽僞孔之古文乎賈馬鄭傳杜林漆書雖不必盡同於孔壁然東漢通儒止此數人若當時已有僞孔古文其書塙是孔壁之舊而三人皆不見何以稱爲通儒鄭君嘗注伏傳非必尊孔賤伏所云疾此蔽冒謂歐陽諸家失伏生之意非詆伏生鄭稱安國爲師其意以爲杜林之學卽安國之學也檢討知杜林漆書不盡出於安國何獨不知僞孔古文全非出於安國

平棘子下生安國鄭志作棘下生安國是也

但正義謂鄭氏所分以盤庚中下二篇康王之誥一篇泰誓三篇共六篇合伏書二十九篇而去僞泰誓一篇爲三十四篇正義所云鄭註三十三篇與孔傳同者是也以舜典一篇益稷一篇汨作一篇九共九篇典寶肆命原命三篇共十五篇合孔書十二篇而去仲虺之誥太甲三篇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十三篇爲二十四篇正義所云二十五篇增多鄭註者此也獨予謂必不然者既註古文則必不復分古今使各爲界限且但註今文而古文仍闕何以爲古文之註又且宋梁陳隋孔鄭並行若鄭註止半則豈有同行古文而鄭註獨空半部之理竊謂鄭氏註漆書時原自完備故孔鄭並行

雖稍有參錯不大懸絕而隋代儒臣猶得見鄭註九卷藏之經籍延至唐初當有墨守今文者又去其半而穎達未知也

平曰沖遠作正義時鄭注尚書猶在得之目睹豈有錯誤馬鄭雖傳古文其所注仍止伏生二十九篇漢儒不敢鑿空立說故其餘古文皆不注所謂逸十六篇絕無師說者是也宋梁陳隋孔鄭並行至唐初乃尊孔廢鄭當時定制正以孔傳增多鄭注二十五篇故謂孔傳完全而鄭注缺半乃別黑白以定一尊耳檢討不信沖遠目睹之說乃憑空臆斷謂鄭注原自完備至唐初有墨守今文者又去其半而穎達未之知豈知沖遠本隋之老儒非唐初人唐初亦無墨守今文者鄭注如眞完備何以沖遠不知似此無據妄言安能爲古人申

枉

泰誓三篇不可解伏生僞泰誓一篇既去之矣此有三篇則似乎孔壁所傳之本乃馬融作書序盛詆伏生泰誓爲非是而又以春秋國語禮記所引泰誓凡孔壁所有者俱未之見爲恨則漆書泰誓仍非孔壁所傳本豈卽河內女子三篇耶抑更有他本耶王應麟謂馬氏尚書註本之杜林漆書故不惟與古文異與今文亦異則自來亦有知其謬者葢東漢在光武時惟尹敏始受古文而其後遂有周防丁鴻諸學遞相嬗受杜林與尹敏同時而不入古文之列在漢史已疑之矣況書籍出沒須有確據且必合數書而並證之始爲可信今云得之西州此與僞泰誓之曰後得曰民間得曰掘地所得曰民有得泰誓者曰河內

女子發老屋得有何足據蔡元定謂自然圖得之蜀山隱者程頤謂未濟三陽失位得之成都箍桶匠皆笑話也嗟乎尚書不幸原有竊發如伏壁張霸百兩篇漆書五十八篇之明明可疑而有眼不識認賊作子反矯揉羅織以冤誣此孔壁所出之聖經亦獨何矣

平曰泰誓在漢時有今文古文之分如今文流爲烏古文流爲鵰今文師乃惛古文師乃稻之類是也而其文實無大異並未有疑其僞而去之者其書非出孔壁亦非伏生所藏或云得之民間或云出於河內馬季長疑之而仍注之檢討攷之不詳故以爲不可解所云伏生泰誓漆書泰誓說皆非是馬注本之杜林漆書深寧之說不誤杜林與尹敏同時而不

入古文之列范史葢以馬鄭本於杜林故別出之杜林古文得之西州又止一卷自來莫得其解予疑是孔壁眞本獻藏中祕新莽赤眉之亂或散民間西州地近長安漆書一卷當卽其中佚出而僅存者杜伯山精於小學得此一卷卽可以校全經說文載古文不多亦卽此一卷中之字此予所刱獲者詳見所著古文尚書攷實檢討疑泰誓百兩漆書獨不疑僞古文所謂坐照千里而不見其睫者

據正義謂鄭註舜典有入麓伐木語註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此不見古文者予謂不止不見古文并不見書序若見書序則胤征序明云羲和湎淫胤往征之豈有解作臣名之理意必漆書祇有篇名而無序其云註書序者冒

沬之語也但脣征諸序史記有之豈鄭并不見史記耶

平曰古文書序傳於馬鄭鄭豈有不見序之理史記本紀鄭亦斷無不見集解引鄭元曰允臣名孔疏引之誤衍征字顧命允之舞衣鄭注亦以允爲臣名不連征字爲句豈可據此爲漆書有篇無序

朱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難讀者皆今文（此說出自吳棫云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云云然棫說不過如此自朱氏指出且題爲僞而世遂遵信之）

又曰（一作蔡沈語）漢儒以伏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攷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何故或以爲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鼂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潤色之雅詞易

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

平曰書體無難易之分惟典謨渾穆頌命龐和訓誥通晳誓誡峻激每以體製分平險蓋廟堂之上高文典冊自與示師告眾者不同故有謂盤庚大誥義直意曲樸鍥與敻奔兼而有之且亦時代升降質文之然左傳簡整而國策悍曼大小雅至變後則其詞反險奧歷落與前迴異是以禹誓甘誓尚自坦緩至商周加之以槃紆之氣韓愈所云周誥殷盤詰曲聱牙專指商周言非無謂也今不分體製不辨時代單以古文今文較量難易且謂今文艱澁而古文平易豈古文中無盤庚大誥多士多方耶抑豈今文自盤庚大誥諸篇外並無堯典皋謨洪範無逸所云平易者參其間耶夫二十八篇中有難有易則五十八篇中亦有難有易不必難者屬今文易者屬古文也且此難易者非伏孔兩家故爲之也乃欲借難易以見眞僞遂謂此艱澁者或是伏生女子口授失之將謂此盤庚大誥諸篇是伏生女子口授時改文換句有脫落差誤故艱澁耶此孩孺之言也伏生有壁中原本竹冊儼然且又先教之齊魯之間又教張生又教歐陽生然後老而教鼂錯非無本之言可以洵口得失也老翁少女縱或多誤豈有古文書出參訂攷讎不更正者若謂紀實之言難工潤色之詞易好則總欲冤誣古文謂今文是眞是紀實故難工古文是假是潤色故易好則不惟無妄之冤不足置辨且未聞古來書評有以今文之詞爲不工古文之詞爲工好者若然則但論工拙已耳何問難易且此非儒者之語也儒者讀經當

論理不當論文卽欲論文亦當論其文之近于理者而難易工拙總可勿論故孔穎達曰古文經雖晚始得行然其詞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其說甚善明陳第惡梅鷟攻古文之急爲之作辨雖第亦寡學自坐謬誤不足以灑冤然其說有云夫書之所以貴眞以其得也足以立極也所以惡其僞者以其失也不足以垂訓也今自天子公卿大夫士庶人服習古文而皆黎然有裨于治理乃不求其精而反苛責之區區疏跡之間不亦過乎又曰二十五篇其旨奧其文卑而高近而彌遠幽通鬼神明合禮樂故味道之士見則愛愛則玩由繹而浸淫諷咏而服習擬議以身化裁以政定事功而成亹亹矣孰是書也而可以僞疑之乎此眞儒者之言

平日朱子以平易易讀疑古文自是墻論其說出吳才老而朱子名重於才老才老所著書稗傳十三卷今皆不傳朱子世所遵信故世但以爲說出朱子而不知才老開其先其勢然也檢討欲翻古文平易之案而曲爲之解然堯典皋謨等篇雖平易較之禹謨虺誥太甲說命微子之命等篇全然排偶迥然不同今文與僞古文判然兩體不待智者而後辨也朱子引或說以爲今文是伏生口授時失之此說非是檢討駁之明快可喜然朱子已疑其未必然矣又引或說記錄潤色訓誥誓命云云是以誓命爲記錄訓誥爲潤色也朱子於安國傳直斥其僞於古文猶爲調停之說曰書有二體有極分曉者有極難曉者又曰尚書諸命皆分曉蓋如今制誥是

朝廷做底文字諸誥皆難曉蓋是時與民下說話後來追錄而成之閻百詩古文疏證嘗引綴文駁詰之矣此引或說意正相似猶在疑信參半之際檢討不引爲將伯之助反爲倒戈之攻謂其冤誣古文以爲今文是眞是紀實古文是假是潤色則並未得朱子之意而誤以援兵爲敵兵矣僞古文多空言江左學尚清談故加崇尚北學篤實猶宗鄭注孔疏不求實據全是浮詞陳第所云尤屬時文家評八股之陋習檢討喜其同己推爲儒者之言其所見亦陋矣若但以其有稗治理遂以爲眞聖經則郢書燕說亦足治國豈郢書亦眞聖經耶

朱又曰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誤損一字者吳澄云夫千年古書最晚乃出而字畫略無脫誤文勢略無齟齬不亦大可疑乎

又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夫伏生口授如何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蔡沈云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攷定于科斗古書錯落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有不可曉者

孔壁出書距始皇焚書時雖及百年而簡漆不易損公然完具事未可知此固不足爲眞僞辨者但其所譌損之數在諸書已明言之其正書所損則漢志明云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簡若干字脫若干字是也其亡逸者所損則書序明云其餘錯亂磨滅弗復可知是也是譌損脫誤闕載甚明已則不知而反咎古人以無隙之隙古人不受也且論語孝經與書同出同是百年壁中之物論語不譌損世未嘗疑何獨至書而疑之

如謂今文難讀則伏壁所藏曾不止此散失之餘偶得此數原非擇其難者而讀之如曰記其難而忘其易則必所讀者多篇而所記者止此數則可云記此忘彼今伏生于二十九篇之外未聞有讀之而忘之者也且堯典皋謨並非難讀何以讀之而公然不忘則非易者偏忘而難讀者偏記亦可知矣且伏生何必記耶失此二十九篇者非竟亡其書而心記之口誦之也據史記儒林傳明云伏壁所藏書僅求得二十九篇而其餘亡矣伏生卽以此二十九篇敎授於齊魯之間則此二十九篇有壁本矣既有壁本則依本敎授何必强記況伏生無口授事在史漢傳志並無此說惟安國大序有云伏生年九十口以傳授然後有口授二字而其後衞宏定書古文序則又云伏生老不能

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而齊人語與潁川各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則又增伏女傳言一事于是作僞書者亦載口授二字于經籍志中則是口授二字出自孔序朱氏既疑孔書是僞書孔序是僞序而口授二字偏信僞書僞序之所言而以此相難則竊賊言以詰賊賊有不掩口而胡盧者乎

平曰朱子以不損一字疑古文未足間執其口檢討所說亦未盡是劉子政所校酒誥召誥脫簡是以中祕古文校三家今文脫簡乃今文脫簡檢討欲尊古文乃不引此爲古文無譌損之證反誤以今文之脫簡誣古文是尊古文而實毀之矣僞孔傳亡舜典一篇是故爲殘缺使人不疑之意朱子與

檢討皆未及知者檢討辨伏生無口授事最是口授之說出於衞宏衞榮古虐今刱爲傳言教錯之說僞孔大序乃云口以傳授此僞孔襲衞說非衞襲孔說也朱子以孔序攻孔書由習而不察未攷史漢故耳

朱又曰尚書孔安國序非西漢文章先漢文字重厚今大序格致極輕是魏晉間人作此大序

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伏生時無此文且其文甚弱亦不是先漢文字只似後漢末人此小序

書大序眞僞與古文全不關涉惟小序則古文中本有之書此不可不辨者但大序亦斷非僞作并非魏晉間人所得爲按漢志上斷唐虞下訖于秦諸語皆用序言而正義疏科斗書引鄭玄註科斗書爲證則科斗二字僅見大序既有漢註則非魏晉所得作可知也至於小序則漢志明云孔子刪書百篇而爲之序卽賈馬鄭三人亦皆云小序孔子所作今雖不定爲孔子然與書同出孔壁則眞正舊本非復後人可僞爲者況經義攷云周官外史達書名于四方既達書名則自當有序達作者之意此周古文百篇一弁冕也今槩言非先漢文字文體甚弱只是後漢末人所爲此必曾見馬鄭二人有書序註而二人皆東漢末人故以爲言而不知司馬遷作史記時已曾收其文入夏殷周三本紀中遷正是先漢人且其文亦不甚弱伏生時雖無此然遷曾問詁安國家則恰從孔門得之村父穿青嬰處處失眼故吾謂吳棫蔡沈吳澄郝敬輩專以文體平險詞旨厚薄定時

代先後此眞盲人瞎馬之論大不足道衹史記亦尋常書何以都不一觀多此饒舌爲可歎耳今攷史記本紀有五子之歌胤征湯征女鳩女方典寶湯誥沃丁高宗肜日高宗之訓歸禾嘉禾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周官賄息愼之命諸篇皆襲用書序無更改者請善識文體者一再讀之

平曰朱子疑書大序是也而並及小序則未諦檢討據史記引書序謂先漢已有之非後漢人所爲證據精塙然書序有今古文之異史記所載是今文馬鄭所傳是古文古文書序有舜典又以君奭在周公歸政後說皆可疑而史記引序無可疑者漢今古文家自伏生及馬鄭皆以序爲孔子所作宋人疑之近儒反宋人之說復加崇信予謂當一以史記所引

今文序爲正則可信爲孔子作矣漢志上斷唐虞云云與僞序同是僞孔襲漢志非漢志用序言鄭君書贊有科斗書之文並非僞序之注烏得據此以爲漢人曾注僞序

或曰序云承詔作傳傳畢會國有巫蠱事不復以聞此則僞也何也以安國未嘗遭巫蠱事也按漢武帝紀征和元年巫蠱起而史記一書則終之太初之年其自序有云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是也乃史記世家已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則在太初年已無安國其人矣乃自太初至征和相去八年中間越天漢太始二號而後巫蠱起而謂安國遭巫蠱事信乎此非僞乎

安國遭巫蠱事非大序私言漢志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

學官儒林傳遭巫蠱事未立于學官荀悅漢紀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立于學官劉歆移太常博士天漢之後安國獻之遭巫蠱倉猝之難未及施行隋書安國爲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其云遭巫蠱事諸書皆然此非安國一人可妄誕也若史記則何嘗終太初年耶毋論太初以後天漢太始其救李陵作史記方興未已凡列傳年表其記天漢太始事歷歷可指卽征和巫蠱事亦在在有之酈商傳子侯終根立爲太常坐法國除卽巫蠱事也衞將軍驃騎傳後將軍公孫賀坐子敬聲與陽石公主奸爲巫蠱族滅無後將軍公孫敖坐妻爲巫蠱族將軍韓悅掘蠱太子宮衞太子殺之將軍趙破奴坐巫蠱族匈奴傳貳師聞其家以巫蠱族滅因并衆降匈奴非巫蠱事乎

平曰史記雖不終於太初年而安國蚤卒明見史記荀悅漢紀云安國家獻之是獻書時安國已卒之證漢志儒林傳脫家字葢沿劉歆移文之誤古文無傳注本不可立學劉歆所云遭巫蠱未施行亦不可信見予所著古文尚書攷實

大禹謨若干章每章必有諸書引用之文吳澄所云傳記所引收拾無遺者此眞聖謨洋洋嘉言孔彰也沐宋人多輯格言世有集唐人詩爲珍祕者卽千文集字猶相傳至今古文總作僞而聖謨嘉言會萃一處則亦不可沒矣

平曰檢討此說最爲持平僞古文多引古傳記中有先聖格言郢書燕說亦可治國故其書雖僞而不可廢不必强辨以爲眞也尚書古文疏證第三十三言大禹謨句句有本雖卷

三全闕不盡可攻而冤詞所云德乃降一句人心道心四句戒之用休十五句疏證皆已辨之今不贅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卷上終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卷下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古天子諸侯皆只五廟呂覽五世之廟可以觀怪是也今太甲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非僞耶

按後漢質帝時韋元成論廟祀之數有云殷五廟周七廟之異時用其說立廟而劉歆非之其後馬鄭之徒又祖元成說而魏王肅作聖證論又非之此實韋鄭絀而劉王直者予已作廟制折衷二卷辨之詳矣今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是僞太甲文且謂天子無七廟則荀子云有天下者事七廟穀梁曰天子七廟王制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皆不可通矣況此二語尚書他本亦有之新唐書藝文志有尚書逸篇三卷爲晉徐邈註

中有云堯子不肖舜使居丹淵爲諸侯又云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非王肅可僞爲者若呂覽又云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蔚夫之長可以生謀則又襲尙書舊文而別爲言其云五世指諸侯耳豈指天子耶

平曰檢討所箸廟制折衷多獨到之論卿大夫以下尤精塙惟謂天子諸侯別有遷廟非是天子七廟則沿劉歆王肅之誤古文尙書姗通於劉歆僞撰於王肅故檢討於二人有臭味之合然攷古義如翼奉貢禹韋元成尹更始石渠論白虎通禮緯稽命徵孝經鉤命決春秋元命包皆不同劉王說予作天子七廟二祧攷六篇辨之詳矣荀子穀梁王制皆言周制夏殷以上不得有七廟禮緯云殷五廟至子孫六呂覽引商書但言五世之廟者葢作書時湯猶在親廟中也王逸注屈子天問曰見楚有先王之廟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是古廟畫怪物故云可以觀怪高誘注呂覽云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所觀魅物之怪異也古天子止五廟劉歆王肅獨言七廟且姗爲宗有德廟無數之說故肅僞撰古文據呂覽所引商書而易其文以五世爲七世以觀怪爲觀德此其蹤迹之可尋者若新唐志尙書逸篇又僞中之僞並在王肅作僞之後豈可信哉冤詞五卷所爭皆字句同異無大關係古文疏證已多辨明惟廟制乃大典先儒罕有折衷故予不得不辨章元成漢元帝之相此以

爲後漢質帝時尤大誤

咸有一德是告成湯文非告太甲文也

史殷本紀以伊尹作咸有一德與咎單作明居敘法相似誤列之湯崩之前而杜林漆書遂以咸有一德接湯誥後謂伊尹告湯之文致闕古文者謂告太甲卽是僞書不知湯本名履廟號天乙其稱成湯者謚也馬融所云稱謚近之是也故史記謚法則儼有除虐去殘曰湯見舊註中假曰告湯則湯尙未崩焉得有尹躬曁湯預稱其謚之理若謂湯不是謚則面呼君名尤爲無狀此皆不學人所言者

平曰史記今文馬鄭古文皆以咸有一德作於湯崩之前是今古文無異詞僞孔獨以爲告太甲此豈可信至以湯爲謚

尤非是禮記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謚周道也郊特牲曰死而謚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御覽引禮記外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爲也堯舜禹湯皆後追議其功耳案周書謚法解維周公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作謚法則武王將葬議謚時乃作謚法也御覽引大戴禮曰周公旦太公望相嗣王作謚法逸周書謚法無堯舜禹湯之謚但有文武二謚是作謚實自周公始殷以上不得有謚矣尚書釋文引馬注曰俗儒以湯爲謚然不在謚法故無聞焉又云禹亦不在謚法故疑焉是謚法本不列禹湯之謚季長亦疑之矣史記並無謚法不得以集解爲史記古者號謚通稱白虎通謚篇曰帝者天號也

以爲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爲號也釋文引馬注曰堯謚也又云舜謚也舜死者賢臣錄之臣子爲諱故變名曰謚是古者以號爲謚殷以上無死謚而有生號湯是號非名故可面呼堯舜禹湯一也如必以湯爲死後追謚不得生稱書曰虞舜曰伯禹皆在生時非死後稱謚王子淵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兮亦豈洞簫死而作謚乎

或謂漢儒林傳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今攷史記五帝夏殷周本紀及魯周公燕召公世家皆不出伏生二十八篇之外所云安國二十五篇者無旁語也若湯誥載其詞與古文絕不同惟泰誓有今殷王紂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

怡悅婦人蔡仲之命有以車七乘其子曰胡率德馴善舉胡以爲魯卿士言之於成王封之于蔡諸語然亦僅矣是必安國之古文原止此數今所傳者非是耳

如是則凡史漢以下及魏晉六朝諸書凡云古文五十九篇五十八篇與增多二十五篇二十四篇者其書皆可廢矣且古文今文非同是此本而以今古文書法相分辨也謂別有古文若干篇也若猶是今文耳則於古文何稱焉況果止此數則必於今文外別無一篇然後可令僞有二篇卽不能限此數矣甚古文多篇而史記祗引其二者則以史遷好古文之切就安國審問而不得其本因偶于作史時祗得此二篇而急爲採入以略見大意非有他也嘗考史漢二書知今文出於漢初自孝惠四

年除挾書之律伏生卽以其書教授齊魯間至孝文時又令鼂錯往受而立於學官則其書已顯然行世者四十八年而後至武帝是史遷之取其書以入史記非一日矣若古文之出則遲至武帝三十八年太初之後漢志所云武帝末得古文尚書而劉歆移太常博士則云古文尚書在天漢之後獻之則其距今文出時已八十六年在史遷作史記時並無其書何則史記作于太初元年越四年而後改元天漢況曰天漢後則幷非元年明矣乃既獻古文越太始四年而卽遇征和巫蠱之變則以四年之間將古文原本獻之官府祗以竹簡更寫一本藏之于家而此一本者又當藉之以作傳又況天漢太始正值遷救陵禍之際縲紲受辱發憤不暇雖極與安國相好問其大略然簡牘

屋壁必不能得其所寫之一本而更寫之斷可知也惟小序不多易於傳世則急採入之且竊取其所聞之泰誓湯誥諸篇而仿佛引之其好古文而必不可得爲何如者此則前賢之用心非好學深思者不能言也

平曰冤詞六卷所爭亦多字句同異不必深辨惟此條乃古文尚書一大關鍵當備論之或說據史記之文謂古文止此數今所傳者非是甚中肯綮惜其說未盡檢討猶得以空言爭之按史漢雖有古文若干篇增多若干篇之說然漢時引用古文者寥寥馬季長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鄭注畢命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序相應是兩漢時雖有增多之古文而若存若亡疑信參半故諸大儒皆不敢注

若僞孔古文卽是原本如此明顯何以諸儒不見而史公親問古文者不載其一字乎史記載太誓乃博士所說之今文與僞古文全不相符蔡仲之命其文明見左傳史公據左傳非據僞古文檢討喜其儼有二篇卽以反詆或說不加審覘史記所引左傳猶可强以爲引僞古文若今文太誓與僞古文不同乃亦幷爲一談試問僞古文泰誓三篇有乃爲淫聲等語乎史記但云安國蚤卒不云有作傳事所載書序與古文書序不盡合湯誥又不在僞古文內然則安國古文卽不止此數而史公所見古文非東晉所傳者斷斷然矣

若云堯典微子洪範金縢多古文說則亦有故伏幷二典而合之而史記分堯典于堯紀又分堯典之半于舜紀則用孔說矣若今文洪範頗涉變怪流之爲劉向五行之學大不雅馴而史記祇就其本文次第敷衍似用孔說至金縢大傳及夏侯歐陽之學皆謂周公之死成王欲葬成周而風雷變興谷永上書所云成王葬公以變禮而當天心張奐災異疏所云昔周公葬不如法天乃動威而史記不然旣知古文金縢與今文異而不得其本先于周公避居時作一發策迎公之事以從古文又于周公葬後別敘一發策賜郊祀之事以不從今文則其用孔說而不用伏說爲彰彰者惜其不得古文本不多載耳

平曰漢志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多古文說今不可攷似亦不可盡信詳見所箸古文尚書攷實今文尚書攷證史記以堯典一篇分屬堯舜二紀乃作史者行文不得

不然說已見上史記引書但列本文未有加引伸者非止洪範若金縢以爲周公葬後正與伏生三家及谷永張奐說同而其先別有周公出奔一事與蒙恬傳文合蓋卽本蒙恬傳其說不特與今文異亦與馬鄭僞孔全不相符論衡引古文說雖有周公奔楚之文而論衡以爲管蔡流言史記以爲反政之後亦未盡合檢討漫不加攷遂謂其從古文不從今文用孔說不用伏說豈非厚誣古人

郝敬云後儒誤解金縢以我之勿辟爲刑辟謂公致辟管叔遂作僞命夫流言何傷成王疑公公避則已何至甘心殺一兄囚一弟貶一弟此情理所必無金縢大誥歷歷可據也俗儒信聖人不如信僞書乃至鄙夫謂義可滅親兄可殺弟可

誅則是書爲口實周公爲戎首矣予不可以不辨

若然則不特蔡仲之命是僞書卽周公誅管蔡事亦僞事矣按春秋定四年祝鮀曰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放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若史周本紀則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以微子代殷後收殷餘民其在管蔡世家亦曰周公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七乘徒七十人從而分殷餘民爲二是金縢勿辟雖作孔傳者誤解刑辟然而管叔未嘗不辟也其大義滅親在周公爲戎首則有之若以之爲僞書口實則全未也夫大聖行事當滅親當殺兄子固不知吾亦不足與予言矣至于蔡仲之命則左傳明曰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世家亦云其子曰胡胡乃改行率德馴善周公聞之以爲魯卿士言于成王而復封于蔡是在周成王時卽命邦蔡又何嘗是東晉後儒誤解金縢始作僞命人苦不自知然亦當自量如此胸腹卽左傳史記未嘗窺見而反呼人爲鄙夫爲俗儒不知誰俗誰鄙也强顏哉

平曰郝京山說閒百詩頗信之予於疏證辨正已辨之矣檢討引史記左傳以駁郝說雖未詳盡亦可參看孔傳解辟爲法蓋本說文與馬鄭讀爲避居之避者不同此則馬鄭非而僞孔是者史記用今文說讀辟爲避而不以爲避居東都西漢以前皆謂居東卽東征東漢古文始有避居之說見於五經異義所引檢討極袒孔傳此條乃以孔傳不誤者爲誤則猶爲馬鄭所惑矣

羅喻義謂太師太傅太保非三公也然則何官曰此太子三公也賈誼新書保傅篇曰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置三少曰少保少傅少師皆上大夫也是與太子燕居者也其文甚明但其次則以保爲首豈有人主已長而須保者乎葢初本宮僚後遂入銜故殷有保衡周有保奭書曰在成湯時則有若伊尹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一曰阿衡阿猶保也然則傳之世胙太師詩之尹氏太師夫猶是矣儒者聞有其官不能徵其人則曰官不必備豈有具官而可不備又豈有既具而曰無官者乎

此名周官但列周之在朝長官以立訓而周禮一書則就其官而推類而備載之故亦名周官第周禮六卿與周官同而獨無公孤因有疑周官爲僞者實則三公三孤俱無所職掌且不必備宮但以六卿兼爲之如召公以太保領冢宰畢公以太師領司馬一如後世宰相兼六卿類故周禮六官以前雖不列公孤而其名儼然如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朝士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是明有三公三孤在六官上也葢公孤之名其來已久記曰虞夏商周皆有師保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且皆是天子之官王制天子有三公九卿傳曰古者天子有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今乃謂太師太傅太保不是三公夫不是三公則是何物豈可食者乎然且但見賈誼文遂謂此是太子官不是天

子官又但見君奭有保衡語遂謂伊尹以保太甲故稱保不知賈誼此文全襲文王世子及家語凡三王敎世子立太傅少傅以養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敎喻而德成也此言太子亦有此官爾今乃以太子有此而反謂天子無之則詩云尹氏太師維周之氐不聞曰維太子之氐也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不聞曰太子是毗也板詩价人惟藩太師惟垣則以二公爲屛翰常武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則以三公領戎旅無非天子所有事學究見白金稱爲束修乞兒見王糧指爲此給孤之米不知度支倉庾之所用不止是也卽伊尹保衡亦何嘗是太甲師保之稱商頌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商王湯也國語白公子張謂高宗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故書曰惟說命正

百官又曰爰立作相是以冢宰兼三公也然傅說不曾敎太子微子以箕子爲父師比干爲少師史記稱箕子比干爲太師少師家語比干官則少師然而箕子比干何曾作太子之官史記師尚父牽牲在伐紂時大戴禮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是武王初有天下卽以太公爲太師此時未能立太子官也故召公爲太保命作二伯領西方諸侯畢公繼周公爲太師卽命之治東郊並與太子無涉若謂官之次第以太保爲首此但見賈誼文保在前爾文王世子師也者敎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大戴禮天子不論先聖王之德太師之任也不厚於德不强於行太傅之任也進退無度升降揖讓無容太保之任也皆以太師太傅太保爲先後次第卽推而三孤亦然卽或有時太保在前如顧命敘太保召公在太師畢公上有時太傅在前文王世子少傅奉太傅之敎而後以出入師保繼之總是命服尊卑同在一等而以當事爲先後並非定例主謂官不必備爲儒者不能徵人之故世必無有官不備之理則吾不知其所謂徵人者何說若以官不必備爲無理則文王世子見云設四輔及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漢表引記曰三公無官言有其人然後充之已少所見而謂世必無腫背之馬可乎

平曰鄭仲師以爲周禮一書卽尚書之周官一篇後儒非之然周禮亦未必是周公所作若古文周官明屬僞書閻百詩以爲從漢百官公卿表來不合周禮是也天子三公有兩說

五經異義今尚書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許君謂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案許君說是也夏殷以前有三公九卿無六卿與師保傅之官周則以三公兼領六卿明見顧命今文說是古制古文說是周制說皆不誤而不可混羅氏但據賈子書固未究其本末檢討駮羅說甚暢而於僞周官不合周禮之處亦未能盡解之史記說微子之太師少師爲太師疵少師彊並非箕子比干檢討引史記殊誤

又謂三公卽立政之常伯常任準人也按白虎通有司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土之言因知常伯卽司徒常任卽司空準人卽司馬所云三事者三公也古公卿只一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卽不言卿君一位卿一位卽不言公凡三公九卿六卿皆漢儒之言古無是稱且六卿是軍制非國制也牧誓司徒司馬司空祇是三卿卽魯三家三卿季孫司徒叔孫司馬孟孫司空皆無冢宰宗伯二名卽虞氏九官禹司空也稷司馬也契司徒也亦無冢宰宗伯然則冢宰非官也宗伯亦非官也

立政諸官名多不可攷卽常伯常任準人三官舊說紛紛皆不足據若以司徒司馬司空當之則尤無理立政分序羣官原有

司徒司馬司空三名別列文內何可相混舊有謂準人近於庶獄而人卽非之曰如此則常伯常任當是庶言庶愼乎若以爲司馬則攻者接踵矣若公卿異等則孟子明有六等五等之分卽周禮亦有九服九命之別甚至易通卦驗亦曰君有五期輔有三名以公卿大夫判作三等其或言公不言卿言卿不言公祇是互詞猶稱歲爲春秋非無夏冬稱日爲朝非無昏也今謂三公九卿六卿皆漢儒之言則凡公羊荀子稱天子三公周禮攷工稱九卿之朝九卿之治皆不出自漢註卽王制天子命三公九卿元士皆入學月令天子親帥三公九卿以迎春於東郊並非東晉僞書也況大戰于甘乃召六卿則天子六卿本出自今文而又謂六卿亦只三官且必爲軍旅所用非在朝之官則

六卿並不限於三祇以六者之中其三者更切民用則又另稱之如洪範以三八政特稱司徒司空司寇類故漢公卿表專以司馬主兵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爲天地人三名而白虎通因之此卽東漢三公之所始而至於軍旅則亦以營壘尺籍三者頗重與冢宰統邦治宗伯專主禮儀者稍有不同故兵制用人又以三官立師中之長而實則天子六軍則六卿齊將之諸侯三軍則三卿齊將之凡出師命將皆用命卿故公穀註春秋直以三軍爲三卿二軍爲二卿並以官名軍可驗也彼第知三官爲三事而不知六卿之召有曰嗟六事之人則六官矣且六官並列隨所取用太皞五鳩於六官之外有司寇而多司事洪範八政於三官之外增司寇而反去司馬殷宋九卿於六官三官外

又增左右師司城而獨無司空至若唐虞九官則賈公彥謂天官爲稷地官爲司徒秋官爲士此堯時事至舜則命伯夷爲秩宗卽春官也垂爲共工卽冬官也又曰堯初天官爲稷至試舜天官之任謂之百揆卽冢宰也是九卿六卿皆三代習用之官其必非漢儒妄言而限於軍制已可見矣如謂稷是司馬吾不知所據如謂唐虞無冢宰則百揆秩宗所掌何事恐舍此二官定無所屬若謂冢宰非官宗伯亦非官則此二者是何物豈可食者乎

平曰冢宰宗伯明見周禮羅氏恭不信周禮者不必以周禮駁之而禮記王制月令昏義尚書大傳韓詩外傳歐陽說白虎通皆云三公九卿今文家主古制不主周制羅氏不信古

周禮說則今文說當可信矣若甘誓六卿卽周禮之軍將皆命卿而非周禮天地四時之官蓋夏殷之時止有三公無六卿不得以周制爲夏制卽以周制而論軍政統於司馬冢宰不當爲司馬之屬且六卿盡出誰與守國羅氏謂六卿是軍制非國制是也特其說未詳耳牧誓在周未有天下周公未改制度之前猶沿古制故止三卿魯侯國半天子之制故亦止三卿皆無冢宰宗伯也宋以武公廢司空見左傳司城卽司空耳唐虞九官並無六卿賈公彥謂天官爲稷地官爲司徒云云本於鄭注鄭以周制解唐虞其說非是稷爲司馬見尚書中候刑德放列女傳論衡潛夫論詩閟宮箋然舜命九官無司馬稷爲司馬當在夏時周禮序官疏引夏傳曰天子

三公一曰司徒公一曰司馬公一曰司空公又引夏傳曰司馬在前禮記月令正義曰案書傳有司馬公司徒公司空公領三卿此夏制也據此則司馬列三公自夏始稷爲司馬是夏時事史記以百揆爲百官則百揆非官名周官以百揆四岳並稱此作僞之證檢討於此等處多不了了故具論之

何謂冢宰非官也一見於詩曰鞫哉庶正疚哉冢宰庶正非官知冢宰非官也一見於荀子曰本政教云云冢宰之事也論禮樂云云辟公之事也全道德云云天王之事也天王辟公非官知冢宰非官也傳曰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謂國有大故推首位一人主之猶冢子家婦云爾冢與大不同大與少對凡官多有之冢與介對一人而已猶後世宰執之類非有是官也故曰冢宰非官也若宗伯之名見于春秋夏父弗忌爲宗伯然秖是宗人如宗人釁夏獻其禮類猶曰宗司云爾故曰宗伯亦非官也

如是則可笑之甚吾向以二者爲食物爾今曰宰執曰宗司則猶是人也雲漢詩庶正虛名與冢宰對猶曰虛名不對實銜若下文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則實銜矣猶曰實銜與冢宰非對文爾若十月詩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棸子內史蹶維趣馬楀維師氏則冢宰直與司徒膳夫內史趣馬師氏五實銜對文矣若謂冢宰與辟公天子對文便不是官則尤爲可笑孟子天子與公卿大夫士皆對列作一位辟公與卿大夫士亦皆對列作一位豈公卿大夫士皆非官乎天子穆穆諸侯

皇皇大夫濟濟士蹌蹌大夫士亦官也然或曰公卿大夫士仍虛名若顧命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則太保太史皆以實銜與王與邦君相對此非今文乎人苦不讀書不自揣量論語與書皆有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內則有后王命冢宰降德於眾兆民王制有司會以歲之成質于天子冢宰齋戒受質周禮乃有立天官冢宰使率其屬而掌邦治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掌邦禮則便不宜罝喙乃又謂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只是宰執是宰相虛稱則王制冢宰制國用量入爲出明明穀祿出入實有職掌此非宰相事也若謂冢不是大則爾雅云冢大也馬融曰冢宰大宰也鄭氏謂變冢言大者以進退異名爾至謂宗伯只是宗人宗司之稱則

左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而國語曰夏父弗忌爲宗韋昭註宗者宗伯也然當時別有宗官司事之臣名宗司故宗伯欲躋僖公而宗有司爭之曰非昭穆也宗伯曰我爲宗伯何常之有而宗有司又爭之是宗伯與宗司明明兩人亻主客而以兩人爲一人可乎若哀公欲以嬖爲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公曰汝爲宗司則此宗人卽宗司正宗官司事之臣故國語師亥曰男女之饗不及宗臣宗室之謀不過宗人正以宗臣是宗伯宗人是宗司故兩稱之雖宗伯亦有時稱宗人如曾子問大宰大宗裨冕又云宰宗人從一若對言之則大宰大宗與宰夫宗人高卑截然若通言則大宰大宗有時可兼稱宰與宗人而宰夫宗人無時得稱太宰與宗伯者是以康王之誥上宗曰饗是宗伯授宗人同是宗司分稱了了乃欲以宗人宗司妄當宗伯自己不通不讀書矣且斷斷曰宗伯非官將宗人宗有司都非官耶何也

平曰檢討駁羅氏雖詳猶未得爲探原之論也天官冢宰是周制殷以上無聞焉僞古文伊訓云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故羅氏疑之然論語子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伊訓雖僞非無據也蓋殷之冢宰與周之冢宰異白虎通爵篇曰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案白虎通之說最明王

度記所云是殷制或說是周制天官序官云冢宰卿一人周書大匡云乃召冢宰卿此周制也曲禮天子建天官先六太曰太宰太宗云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云云鄭君以爲殷制雖無明徵然太宰非正卿止爲天官之屬則與周制不合而與宋官制合宋承殷制六卿名見左傳文七年十六年昭二十二年哀二十六年皆曰右師左師司徒司馬司城司寇無所謂冢宰惟成十六年於六卿之外復有向帶爲太宰列之司寇之下其非正卿可知王度記以冢宰爲天子之大夫蓋殷以前之制如此殷以前天子三公以司馬主天故冢宰不得爲天官而但如大夫冢宰卑於三公而百官聽之者正以其制國用故耳王制亦是殷制與王度記可互證羅氏未能詳攷乃云冢宰非官宜爲檢討所駁然檢討但知周之冢宰不知殷之冢宰與周不同仍無以解殷無冢宰之疑也周有六卿故有冢宰宗伯之官諸侯止三卿五大夫崔靈恩曰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以其事省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據崔說則魯不得有宗伯之官左氏傳文二年夏父弗忌爲宗伯鄭注周禮大宗伯及禮記禮器皆云夏父弗忌爲宗人今左傳蓋誤文國語曰夏父弗忌爲宗是也又曰我爲宗伯則弗忌之僭稱耳若周天子自有宗伯卽顧命之太宗羅氏以侯國之宗人宗司當王朝之宗伯失之而檢討駁之亦未盡

論語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今無孝乎字何也

君陳篇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此本孝恭句兄弟又句有政又句言惟爾能孝亦惟爾孝故能友兄弟以施有政其所以命尹東郊上繼周公之職者爲此故也舊謂君陳本周公子故以孝命之文極明順惟論語引書則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多孝乎二字而以惟孝二字連孝乎讀如云孝乎惟孝蓋言孝之極稱猶漢語曰肆乎其肆謂肆之至也按論語引書有四無不改其詞篡其句易其讀者如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勿言論語改作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以四句作兩句而以諒陰屬高宗爲句三年屬不言爲句湯誥爾有善朕勿敢蔽罪當朕躬不敢自

赦惟簡在上帝之心論語改作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以五句作三句而以罪赦自爲句增帝臣二字而連蔽善簡心合作一句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論語改作所重民食喪祭以兩句作一句而去五教二字而自爲句此皆改句改讀之顯然者故包咸在東漢末明見馬融鄭玄有古文註本而以孝乎惟孝作句讀何晏在西晉亦明見王肅有古文註本而以包註孝乎惟孝引作集解故潘岳閒居賦夏侯湛昆弟誥陶潛孝傳贊正值梅氏上孔傳之際無不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即唐王利貞幽州石浮圖頌亦曰孝乎惟孝忠爲令德宋張齊賢在眞宗朝奉詔作曾子贊亦曰孝乎惟孝曾子稱焉此豈古文尚書猶未之見而相嬗不改必以此作譌句乎亦曰此所引者係論語引書而非古文君陳之原文也自後儒作集註誤以孝乎作句致書云以下忽自作孝乎一歎而後接以書詞引古者無此體矣

平曰檢討於僞書竊取古傳記皆以爲古傳記引僞書可謂巧於飾辭而此則遁辭知其所窮矣論語當以孝乎惟孝斷句檢討援引古書爲證精塙之至然則孝乎惟孝四字成句必不可去孝乎二字矣僞孔去之不知何意蓋作僞者已不能解孝乎惟孝之義而以孝乎二字誤屬上讀如朱子之說矣朱子斷句與古注異是爲僞孔所誤檢討既駁朱子之誤獨於僞孔之誤諱而不言且妄謂論語引書無不改其詞篡其句夫論語出自孔門豈有譌誤檢討所引四條皆在僞古

文中此乃僞古文改篡論語非論語改篡僞古文作僞者既引論語之文必改篡之已不免侮聖人之言檢討袒護僞書至於並論語不信若以聖人引書爲不曉文義者其詆人之毀經非聖乃自蹈之矣謂論語引書必改其文何以論語引易與詩未嘗改其文乎

馬鄭受漆書其所註書篇與今文同而字畫增損與今文異如今文夏侯之學以宅嵎夷爲宅嵎鐵克明德爲克明俊德類馬鄭無是也但馬鄭同受漆書而其註書與註書序凡字畫解義雖見孔氏正義及陸氏釋文者不惟兩家各異即鄭氏一家而正義與釋文又異是豈兩家有兩書耶抑一家一書而前後又各異耶抑亦傳述者之過耶予嘗謂書畫難校俗儒多譌錯傳

寫更變而好事者又必故爲改造以示新異如易箕子之明夷
趙賓作荄滋之明夷而明夷左股京房故以夷作胰王肅故以
股作般至春秋公伐邾取訾婁則公穀兩家有謂伐邾婁者有
謂取叢閭者此固大不足輕重無與經學而世復有取字晝以
相質難因姑取漆書之學其賈馬鄭三家各殊異者一審辨之
平曰漢時未有刊本傳經或有異文春秋三傳參差不同詩
分四家別異可攷周禮有故書儀禮有古文禮記有異本周
易各家尤不符合非止尚書一經歐陽夏侯三家各別馬鄭
古文又各別也其別異者或由文字叚借或由訓解本殊不
特古文與今文不同古文與古文今文與今文亦異近時校
刊之學大盛一字一句不厭求詳誠以文字不明卽訓詁不

塙且以古書散佚遺文僅存者皆零珪碎璧所以扶微學廣
異義也檢討生於明末未知校刊之學激於當時執馬鄭賈
許之異字以攻僞孔遂欲專執僞孔以廢諸家又不攷其異
同之故而漫以爲俗儒譌錯故爲改造且謂不足輕重無與
經學蓋由其時小學不講故也
正義載鄭玄註小序舜典云入麓伐木五子之歌避亂于洛
汭胤征云胤征臣名禹貢引胤征云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咸
有一德作伊陟臣扈曰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
三朡旅獒云獒讀曰豪謂酋豪之長
釋文載馬融鄭玄註書小序旅獒作豪伊陟贊於巫咸巫男
巫也金縢武王有疾下有不豫二字成王政作征將蒲姑作

溥姑王俾榮伯俾作辨賄肅愼之命肅作息康王既尸天子
此句上更有成王崩三字平王錫晉文侯王上無平字錫作
賜東郊不開作不闢
此惟旅獒作旅豪馬鄭相同餘俱無同者且正義此註極爲可
疑按入于大麓在古文始入舜典中若今文則並無以入麓作
舜典之事且此時蕭齊二十八字又未曾出也若註胤征爲臣
名則尤不解序明云羲和湎淫胤往征之而註之者謂胤與征
總是臣名是非康成病狂卽孔穎達病狂也且康成曾定百篇
之次以甘誓胤征入虞夏書二十篇中今乃以昭我周王爲胤
征之文則周書矣以周書當夏書在康成必不病狂至此況篚
厥玄黃昭我周王以四字作句此眞古文武成文也穎達謂鄭

氏不見古文又謂鄭氏所註書並無武成出三十四篇之外則
在孟子所引書祇有紹我周王見休之句以昭爲紹且多見休
二字與古文武成大不相合鄭氏安得而引其句乎
平曰馬鄭雖傳古文亦間用今文字或馬從古而鄭從今或
馬從今而鄭從古故不同也入麓伐木允征臣名說均見前
允征夏書有昭我周王者古以忠信爲周篆文又與君字形
近緇衣引尹吉曰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鄭注以忠信爲周解
之江聲說周當作君說尤近理然則允征周王亦當解爲忠
信之王或如江氏說周當爲君矣僞武成固鄭所不見然鄭
非不見孟子者亦豈誤引孟子爲夏書乎郭璞爾雅注引逸
書曰釗我周王

或謂許愼作說文其序云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據此則其所引書惟孔氏古文可知已乃攷之說文則僅有二十八篇中字而增多之篇無一字相及惟若藥不瞑眩一句屬說命文然孟子亦有之得非愼所引者孟子耶是今之古文在當時無其書也

若竟無其書則止二十八篇耳何以曰書孔氏耶若別有其書而非今本則必別有所引在今本之外何以又無此也不知此正賈逵桼書之本也東漢和帝時上命賈逵修理舊文而逵未之應于是許愼采史籀李斯揚雄之書博訪通人而以賈逵爲指歸乃考之于逵作說文解字若干卷至安帝十五年始奏上之則是愼所本者正賈逵之學也賈逵學杜林妄以桼書爲孔

壁之舊本冒稱孔氏古文爲之作訓而愼實祖之且東漢以後其以古文書法嬗名者衛宏也宏學于杜林受桼書古文林嘗詫于人曰林流離兵亂恆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宏濟南徐生巡復能傳之是宏受桼書較逵更親而愼作說文則多取宏學以爲之本故說文序曰愼又學孝經孔氏古文說其書皆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較皆口授官無其說則正以桼書古文亦官未立學但私相傳授以至于愼是愼所祖述一宏一逵皆杜林之本雖冒稱孔氏實桼書非壁經也夫馬鄭註尙書猶不能有孔壁舊本愼亦安得而有之但賈馬鄭三人同受林學馬與鄭所註兩家各異已見前說今賈與馬鄭益復大異說文中字並無一字與馬鄭二註相合何以解之

平曰許愼之學本於賈逵賈逵之學出於杜林此不易之塙論惟因其與僞孔不合謂賈逵冒稱孔氏古文則未得其解杜伯山非作僞者桼書又止一卷世無專作僞書一卷而冒稱全書者予謂杜林古文亦即孔氏古文而其書止一卷者乃中祕古文散失僅存伯山精小學其先必已熟習古文旣得一卷桼書乃以此校尙書全經其本較他本爲善故衛賈馬鄭皆傳林本間有不可信者乃傳寫之誤必非盡僞即逸十八篇或有僞者今文所有者斷不能僞也杜伯山無注解注解始於衛賈鄭君書贊曰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旣宣之矣鄭引衛賈而不及杜則以杜無訓解之故而又遠引安國

則鄭以爲杜林本即安國本矣若今所傳孔書即安國本衛賈馬鄭在當時號通博豈得皆不見其本與杜林本全不相合豈得皆無一言故今所傳孔書非安國書即此可徵而杜林本以爲盡中祕舊文固未必然以爲盡屬僞作亦未得其實也衛嘗作古文官書序非必以書法嬗名許書與馬鄭不同說見後

賈氏桼書又與馬鄭本無一字相合惟天用剿絕其命與我之弗辟二句同有換字而賈氏作劋絕作不辟馬氏作巢絕作弗避又必無同處即使有意分別亦不至如此之甚則彼此狂吠無一當矣然且二十八篇孔書析作三十三篇不過分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五篇爲三十有三孔穎達謂鄭氏所註

三十四篇不分舜典益稷而增多泰誓三篇爲三十有四則三家所註俱宜有泰誓矣乃馬融屢駁泰誓卽伏書一篇而並無三篇之泰誓爲之校註卽合三家所註字又並無一字涉及則是孜言誑訐祇知毁經而其自爲說輒如沙蟲鬼蜮之不可影響誣妄至此雖欲不加以非聖之誅得乎

平曰檢討以許氏說文爲賈氏滐書是也許氏師賈侍中說文屢引其說賈侍中傳杜林古文說文中所存古文不多葢卽滐書一卷中之字也而說文所引尚書之字又與馬鄭異者段懋堂以爲壁中原文未由子國改易猶周禮故書未經杜子春改易者其說甚塙檢討不得其解乃謂彼此狂吠嘻甚矣馬季長不見東晉古文所駁太誓卽今文太誓也諸儒

生於僞古文未出之前並無一字傷觸僞書檢討欲爲僞書報攻擊之仇遷怒古人已爲無理且以毁經非聖橫暴先儒曲媚黎邱之鬼不知何苦乃爾

至明崇禎末有羅敦仁喩義父子僞造今文尚書古本竊取史記異字集作藍本而雜摘他篇字以組入之乃以大字寫今文謂之尚書以小字雙行寫古文斥之不使爲經其意則猶之吳澄刪古文故智而奸狡過之名曰尚書是正二十卷乃鑒朱吳之失闢小序不勝反以小序分冠之伏書二十八篇之首又不言所據何書一若伏書自有者且曰書百篇尼父所作則直宗孔書矣夫百篇之序出自孔壁人人知之諸書皆能言之故當時安國之兄太常蓼侯孔臧者雖家藏百篇尚不得知曰世但知二十八篇爲二十八宿何圖有百篇耶則自伏生二十八篇出後幾及百年至天漢之末始知書有百篇而史遷好古于其初出急取之以入史記故小序之闕朱吳以不讀史記失之而此則讀史記而不敢闢然而回旛倒戈轉尊小序則在朱吳後凡攻古文者並不敢稱小序與伏書同出如金履祥黃鎭成王柏熊朋來輩猶必曰伏二十八篇合泰誓二十九篇孔五十八篇合百篇之序爲五十九篇今并此說亦亂之則引據俱絕矣又且以今文二字爲鼂錯所得名夫鼂錯未曾寫書也孔壁古文安國以今文寫之此明見史記漢書然仍稱古文何則以後寫非所據也錯不曾寫書卽寫亦安得稱今文憑臆撰造漫無義理其陋已甚然且指古文爲百兩爲霸書又忽指之爲東晉

所出則操刃兩端刺人者先無具矣其書例有正傳正字正術三則而傳與術並無正法祇將正字一例就其所輯者略爲附辨如左

平曰羅氏父子予鄉先生所箸尚書是正予求之二十年不可得閻氏疏證曾引其說其書必有精塙可信者檢討但引其正字一例加以辨證茲卽據其文而辨之案羅氏專寫今文是也以爲伏書有序亦是檢討乃引孔臧之書以爲序出孔壁不知孔叢子與僞孔傳乃王肅一手僞作以僞證僞宜其脗合史記所引書序是據伏生今文若以爲卽孔安國所傳何以史記所載序文與孔傳次序說義不盡合乎鼂大夫雖不曾寫書檢討謂寫亦安得稱今文於今古文尚未了了

伏生藏書亦是古文古文不通行故以今文寫之江艮庭尚
書集注音疏書以篆文孫淵如以爲不便誦習漢人授徒皆
用今文亦正類此檢討謂安國所寫可稱今文錯所寫不可
稱今文殊不可解
古文堯典以禺銕作嵎夷柳谷作暘谷伏物作朔易鄙德作
否德不怡作弗嗣璇璣作璿璣埶作贄北岳如初作如西禮
兆十有二州作肇十有二州惟刑之謐作惟刑之恤祖饑作
阻饑稺子作胄子五十載陟下增方乃死三字
孔氏正義云今文夏侯之學以嵎夷爲嵎鐵昧谷爲柳谷嵎鐵
不知何解若以昧谷爲柳谷此卽今文不通處柳谷卯谷也古
柳卯同字其地當在東方卯位而以西方之昧谷當之此伏氏

誤也羅氏不識今文既以嵎鐵爲禺銕而又以作昧谷爲作暘
谷夫暘谷卽湯谷在東極之地淮南所云日出於湯谷者改昧
作暘改西作東其于柳谷則近矣然而非今文字也虞仲翔三
國人其駁鄭注明云古傳卯讀作柳而以爲昧谷徐廣註史記
亦云昧谷一作柳谷日入處地名此眞正今文之證本欲藉今
文以攻古文而于今文本字全然不識可乎
若以朔易爲伏物以否德爲鄙德以弗嗣爲不怡以惟刑之恤
爲謐以阻饑爲祖饑胄子爲稺子竊史記文但史記不全是今
文惟舜讓于德不懌則索隱云古文作不嗣今文作不怡惟刑
之靜哉則徐廣云古文作恤今文作謐黎民始饑則徐廣云古
文作阻饑今文作祖饑餘皆非今文也史記註原有云史公博

採雜記而爲此史但廣輯異聞不必皆尚書原文也豈可就其
所改字而盡竊之
若以至于北岳如西禮作如初此漆書古文也見前馬鄭作漆書
古文註其說如此而竊作今文亂矣至于五十載陟據其自解
有云按竹書紀年書法只宜作五十載陟則欲攻晉後所出之
孔傳而乃取晉後所出僞書之書法以刪改古經豈有此理若
謂傳以方乃死爲陟之註則以陟訓死猶屬非義方乃何解蘇
軾引韓愈說謂陟方猶言升遐書曰惟新陟王是也則以陟方
爲義而訓以乃死似頗明順然猶多此一訓況欲刪去三字則
直焚書矣舊謂鄭玄讀此舜生三十句徵庸三十句在位五十
載句未聞以陟字句者縱今文多難讀亦不必如此

平曰古卯酉作丣丣字形易混柳當從丣不當從丣柳酉音
近柳卯音不近也西方酉位正與宅西義合檢討自誤伏生
不誤也羅氏以昧谷爲暘谷乃筆誤可不辨羅明云柳谷非
不識今文也史記引書皆今文而作史記註時今文已亡見
其與古文不同妄以爲博采雜記檢討信其說謂史記不必
皆尚書原文與小司馬謂史公不見古文同一謬論竹書紀
年亦僞書不可信檢討駁羅說是
左傳引夏書曰勸之以九歌使勿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此
大禹謨篇文而羅氏謂此是逸書汨作九共稾飫諸篇之文
九共者九功也九成之樂也遂仿束晳補亡申培詩說例作
解題三首謂之韶樂而以諸經所引大禹謨文實于其中汨

作美治民功興也 汨治也作興也

九共大招九成之歌也

膏飫燕享樂歌也 膏勞也飫私也國語王公立飫

記曰簫韶舜能繼堯之道也樂章宜以堯發端今以論語引
書堯曰咨爾舜節當汨作樂歌之文與文王曰咨同以左傳
引書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當膏飫樂歌之文與將賞爲之
加饍加饍則飫賜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同餘凡大禹
謨中臯陶邁種德地平天成念茲在茲成允成功等語無所
專屬任歸之九共篇中惟觀者自擇焉

此眞喪心病狂矣欲滅聖經而指爲僞書乃自造僞字僞經僞
逸經以侮嫚聖言有王者起不誅何待嗟乎誰爲作俑以至于

此且此種行徑在前似有爲之者觀洪邁曰孔安國强解汨作
明居而今幷九共膏飫皆註之而實以文何其無忌憚也則在
前似有爲之而被訕厲者今復蹈此則不止無忌憚矣彼徒知
左傳所引有九功九歌諸語遂妄以九共當九歌謂卽是簫韶
九成之樂而不知左傳所引者夏書也夏書正是禹謨史記以
臯陶謨益稷錄入夏本紀中列禹貢之後正謂禹謨是夏書首
篇而臯益繼之故左傳國語凡在禹謨臯益中文則皆稱夏書
是九功九歌其爲禹謨無疑也縱曰九功九歌卽大招九成之
樂亦仍是禹謨而斷非汨作九共等逸篇之文何則史作舜本
紀有云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于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
物鳳皇來翔是韶雖舜樂而實爲大禹所作徒以歌舜之功德
而歸之于舜是以楚辭有啟棘賓商九辨九歌語而王逸註云
啟能修明禹業重列其宮商之音則是九招之樂明作自禹故
九功九歌禹謨載之大禹又明明言之則與史記楚詞所云恰
恰相合人第知舜有韶樂而不知實作之于禹此亦註古文禹
謨者一大快事如此解經方能破庸妄之見發前人所未發乃
僅以九共二字聲音相近遂妄以汨作膏飫聯嗣當之則其陋
劣杜撰爲何如者且其所謂仿申培詩說例作篇題三首則尤
無理彼剿遵朱氏故恥引毛詩小序以爲證而偏引申培詩說
夫申培授魯詩未聞有所謂詩說也在前史志藝文者並未嘗
有此書名至明嘉靖間廬陵郭中丞家忽出子貢詩傳申培詩
說二書以爲得之黃文裕秘閣石本實則考功豐坊僞爲之子

向有駁義一書略斥之矣今引此自據使知之而引之耶則以
僞濟僞此妖言畔道之同黨可幷案也使不知而引之則近代
僞書尚不能辨而欲辨唐虞三代之僞書能乎且是人胸臆全
未讀書欲作僞今文則亦當覔眞今文讀之今文大傳其在虞
傳中有九共篇引書曰予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在殷傳
中有帝告篇引書曰施章乃服明上下則九共逸篇在今文有
眞書矣乃墨守今文者全不之知反攘古文之夏書而割綴成
篇不亦羞乎

平曰羅氏辨古文之僞顧不知今文之眞乃穿鑿坿會以求
之宜乎倒戈而授人以柄矣檢討正羅氏之誤義皆明塙引
史記與楚辭注證韶樂爲禹作尤足發明今文之旨惟以左

傳所引書爲大禹謨則仍曲護孔書別無證據

古文臯陶謨栞木作刋木無傲作無教天敘五典作有典五庸作有庸明威作明畏根食作艱食繪作會藻火黺黹作藻火粉米采政忽作在治忽帝曰無若丹朱傲禹曰娶于塗山刪帝曰禹曰四字

隨山栞木此說文也前見無傲逸欲有國天敘五典天明威暨稷播奏庶根食鮮食山龍華蟲作繪此漆書古文也前見若藻火黺黹則但竊說文黺字而又連改藻黹字者豈賈馬鄭三家本卽伏氏書耶

史記以臯益二謨俱入夏本紀有云來始滑以出納五言索隱謂來者采也始者治也滑者忽也古文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

忽此因而竊改之似矣若帝曰無若丹朱傲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遂竊之增帝曰禹曰四字而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則仍舊文而不知今文原本是辛壬娶于塗山癸甲啟呱呱而泣故史記襲之索隱云此今文脫漏太史但取其言而不諳其本意故如此豈有辛壬娶妻癸甲生子之理不經之甚則欲僞造今文亦須分辛壬癸甲四字屬兩句之首不當第增四字而餘文尙如故也況既依史記則予創若時一句亦屬禹言如王充論衡引此文曰無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禹曰予娶若時辛壬癸甲開呱呱而泣以若時句作禹言可驗也本欲造今文以攻古文乃今文亦不能造不惟古文遭厄今文亦遭厄哀哉

平曰說文雖稱書孔氏皆古文間亦引用三家今文馬鄭尙書亦有同於今文者特不得以其與僞孔本異遂據爲今文耳史記來始滑三字義不可通索隱云今文作采政忽亦非是漢書律麻志引作七始詠注曰七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玉海引作顏氏注今誤入漢志正文又禮樂志引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孟康曰七始天地四時人之始又敘傳曰八音七始五聲六律劉德曰天地四方人之始也尙書大傳亦有六律五聲八音七始七始天統也之文史記所云來始乃七始之譌七古作桼來與采皆形近而誤忽作滑者孫淵如謂忽當爲曶疑古本是曶字案漢志詠字隋書律麻志引作訓隋志實本漢志當從隋志作訓訓從川曶亦從川

訓從言曶從曰義亦相近漢志用今文作七始訓史記則作桼始曶文異而義不異自史記桼譌作來曶譌作滑一因形近一因聲近而誤雖曲爲之說不可通矣鄭本古文作曶蓋亦曶之譌也史記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啟索隱以爲今文脫漏陳樸園云小司馬所据史記本蓋傳寫有舛錯覲裴駰集解引僞孔傳曰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則知裴所見史記本實作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生啟也正義亦云禹辛日娶至甲四日往理水是正義所見史記本皆與裴同史記原文當讀予娶塗山辛壬癸甲爲句生啟予不子爲句案陳氏說是也史記云予不能順是在禹曰上則予創若時是舜言非禹言論衡云予娶若時義不可通又無塗山二字則

與辛壬癸甲文不相承論衡原文亦當作予娶塗山（引逵本鄒誕助）皆云當是塗山二字之誤說文引虞書予娶嵞山古文與今文不異僞孔妄改經文予娶塗山爲娶于塗山以舜言幷爲禹言刪去帝曰禹曰後人乃據妄改之經文以改論衡檢討專據索隱爲今文於此等處殊失攷究

今文增帝曰禹曰亦未必是原本此必後人以小人之腹揣度聖經謂大舜之聖禹必不當以丹朱爲規戒且非臣進君之體不知周公戒成王亦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聖心儆惕原自不同君臣之間故亦有此且周公實戒成王禹則汎汎陳戒而責重在己因以予創若時承之言已以此爲鑒也今增此四字則于予創若時屬上屬下兩俱有礙且在禹口中承

上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一氣進鑒泯然無迹若作帝語則似惡禹之規已而以此報戒大非虞廷吁咈景象且禹非不肖亦不當專出此數語故作訓懲也宋元儒者動以已腹量聖心遇有不合奮筆便改然仍無一通處聖經從此糜爛矣此加四字實後儒改經之濫觴不可不辨

平曰宋元儒者以已腹量聖心誠所不免然太史公王仲任一是西漢人一是東漢人非宋元儒者也尙書傳於伏生史公去伏生不遠何以知非原本漢書劉向傳向上奏曰臣聞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傲後漢書梁冀傳袁箸上書曰昔舜禹相戒無若丹朱敖是兩漢相傳之本皆有帝曰禹曰非止見於史記論衡僞孔妄刪經文使古帝王君臣交儆之心沈

晦不明檢討暖暖姝姝守一先生之言不知僞孔妄改聖經反詆兩漢經師所引原本爲後儒改經之濫觴其辨論亦多衍空不能徵實益詆宋儒而實效之矣

古文禹貢栞作刊鳥夷作島夷入于海作入于河沇州作兖州十有三年作十有三載既都作既豬赤埴作赤埴墳包作漸包均于作沿于滎播作滎波孟諸作孟豬汶嶓作岷嶓都野作豬野道作導汧作岍汶山作岷山瀁作漾稭作秸

栞木竊說文（見前）鳥夷竊史記夾右碣石入于河此今古俱同者故註曰尙書如此則入于海係史記文非今文也濟河惟沇州作十有三年大野既都（凡豬俱作都）皆史記然皆非今文若草木漸苞則說文古文也（見前）均于江海滎播既都雖史記有之而馬氏

皆註以爲漆書古文之文（見前）惟被孟諸與滎播則索隱註作今文而他仍不然若汶嶓既藝至于都野道汧汶山之陽嶓冢道瀁皆史記皆非今文若其以赤埴爲赤埴則可笑之甚晉成公綏作天地賦有海岱赤埴華梁青黎語遂以海岱徐州之赤埴改作赤埴則焉知此非成公綏所改而妄誕若此至以納秸爲納稭則以韓愈詩有郊告儼匏稭稭讀作秸字書引以爲禹貢納秸之證遂竊改之似此肺肝亦苦矣

平曰史記引書皆今文見予所箸史記引書攷注史記者其時今文尙書已亡故不盡得其解檢討謂史記非今文而其文又與古文不合然則史記所據何本豈史公揑造一書耶釋文埴市力反鄭作戠徐鄭王皆讀曰熾韋昭音試韋音蓋

出漢書音義漢書時存古字或三家異文有作戠者故漢書別本作戠而韋昭音試也成公綏賦則據鄭本尚書而加土於戠旁檢討但引成公綏賦不知鄭本作戠三家今文亦有作戠者羅說本釋文惟不必加土旁釋文又云秸本或作稭史記封禪書說文禾部皆有稭字羅說亦本釋文檢討乃以爲出昌黎詩並釋文不一檢閱獨不慮有爲羅氏作冤詞者乎

古文盤庚枿作櫱𢚩作憸弇作掩鞫作鞠敷憂脣腸作敷心腹脣腸丕乃告乃祖乃父作丕乃告我高后

若顛木之有由枿相時𢚩民俱竊說文但說文明以爲古文之字如此且明註曰今文尚書作憸民今反曰今文作𢚩古文作

憸是認賊作子也子不掩爾善爾惟自鞫自苦則今古文俱無作鞫與弇者此竊爾雅鞫窮也弇蓋也遂改二字因自解曰鞫作穉解並無作窮字解者則詩降此鞫凶鄭箋作鞫窮解何耶至于告我高后改告乃祖乃父則亂道之甚世無乃祖乃父告乃祖乃父者僞書至此直杜撰無術矣若書小序與古文同出孔壁古文之眞卽書小序是一顯證何則書小序採入史記凡本紀世家篇篇有之此非東晉梅賾所得僞幷非西漢成帝朝張霸所得僞也乃宋元發難草昧鹵莽朱吳二君皆黜小序爲魏晉人作及明而稍有讀書者謂史記有之則前說盡敗因改說爲大序僞而小序不僞且妄稱小序與伏書並出幷將小序移冠之今文各篇之首以爲得計予前已辨之屢矣至此篇首

公然大書小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嘗攷殷本紀稱盤庚遷亳遵成湯之德及崩弟小辛立而殷道復衰百姓乃思盤庚而作此三篇索隱註此直引小序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今云小辛之時百姓思之而作盤庚由不見古文故也夫史記不見古文則誠有之然非不見小序也卽偶用他說不用小序然並非不見之故卽曰不見亦不見小序與古文何涉乃以不用小序之故而曰不見以不見小序之故而卽曰不見古文是明明以小序卽古文矣小序卽古文而乃以小序強冠之今文之首通乎不通乎況尚書初出除今古二尚書外別無他說小辛之民作盤庚此必是今文之說如伏生大傳以金縢爲葬周公事夏侯歐陽多有此

等而近人無學欲造僞今文而不知今文之本說有如是也若古文僞說則漆書有之鄭氏註古文謂盤庚事陽甲時謀從湯舊都上篇陽甲時作中下二篇盤庚立後作見前此皆邪說之唑經者故太史公紀五帝曰其言不雅馴大抵不離古文者近是專以古文尚書爲可信而王充論衡有云六典不傳猶之古文尚書左氏春秋之不興其重古文如此是以伏氏之學在晉永嘉後卽已亡滅而孔學後起歷千百年而倍顯毛詩左氏孔傳皆立學最晚而所傳彌永所謂簸之揚之糠粃在前非與

平曰據說文則今文當作㽕櫱據石經則今文當作相時散民據五經異義則今文當作予不絕爾善釋文云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段懋堂謂別本是也當讀乃祖乃父丕乃告

句絕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句絕據段氏說釋文所引
別本義未始不可通檢討不加細攷詆為亂道過矣謂說文
明註曰今文尚書作憸民亦不知何據小序未入史記大序
則兩漢人皆不曾見此大序僞小序不僞之明證明人之說
實勝宋元史記以盤庚三篇為作於小辛之時檢討以為今
文說是也索隱以為不見古文固屬謬論檢討以為非不見
小序小序卽是古文而史記言作盤庚之事何以與古文書
序全異則史公所據者必今文序非古文序矣豈得謂小序
卽古文而以强冠今文為不通乎史公所云古文非必專指
尚書一經王仲任習歐陽尚書非崇信古文者檢討但見古
文二字偶合遂引為將伯之助誤矣古文立學最晚而大盛

由經學不明之故近日今文之學漸明漸覺古文不可盡信
不特孔傳皆知出於王肅是僞書卽毛詩左傳同出劉歆亦
疑其是僞作劉申受魏默深龔定菴皆有論辨治今文者當
更暢發其旨惜檢討不見此等書

古文西伯戡耆一作阢 作戡黎㔸作摯 微子旄遜作耄遜稠
斂作讎斂自淸作自靖 牧誓弗御作勿迓黃戉作黃鉞

史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徐廣註云飢一作阢又作耆惟尚
書作黎則當從黎矣今乃作僞以示異取耆字作今文將小序
書文俱改之而註一作阢于其下乃以黎字專坐之古文之字
豈今文非尚書乎大命不摯王左杖黃鉞說文作不㔸黃戉見前
用乂讎斂自靖弗迓克奔馬氏漆書註作稠斂自淸弗禦見前而

此通竊之乞兒作賊不顧是否祇路傍一假桃實而三偷焉至
吾家耄遜于荒則但以射義耄期作旄期孟子耄兒作旄倪遂
竊改旄字則凡字皆可改矣何必此

平曰檢討所引證是也羅氏書不可見其意蓋引諸書所列
尚書之字以證僞孔古文之非亦與閻氏疏證意同但不當
徑據為今文耳檢討譏之亦太過

古文洪範以極死作殛死羞用作敬用叶作協艾作乂畏作
威䫉作貌睿作睿悊作哲無侮作無虐頗作陂讀若祕古義
字皆音俄正與頗叶唐明皇以今音為乂詔改頗為陂也雺
作蒙圛作驛陽作暘奧作燠舒作豫霿作蒙卜五占之用無
之字衍貣作衍忒

說文殛鯀于羽山或作極此鯀則殛死以同是殛鯀遂改極字
然仍是說文也若羞用五事叶用五紀艾用三德畏用六極思
曰睿明作哲艾時陽若悊時奧若舒恆奧若霿恆風若皆漢書
五行志所改洪範之字毋侮鰥寡而畏高明曰涕曰霽占之用
二衍貣曰暘曰奧皆史記微子世家所改洪範之字然史記漢
書並不註定此是今文且如衍貣羞用諸字反有註曰尚書貣
本作忒羞本作敬者則明是兩史私改之字而一連竊入可笑
之甚至貌曰恭並無作䫉字者惟說文引漢刑法志人胥天地
之䫉或從豹省聲則此係後起字非尚書字也若字書引古文
尚書雨霽雺圛克註雺地氣上天氣不下也圛者雲半有半無
也則引尚書文而變其字不必尚書字如此也況既稱古文尚

可曰此今文字乎

平曰殛字古本作極見段氏古文尚書撰異非止說文史記漢志所引洪範一是歐陽尚書一是夏侯尚書故同一今文而不盡同並非兩史私改若謂必自注定乃爲今文則古人箸書無有如此瑣碎者若注家曰尚書貢本作貳云云由作注時歐陽夏侯三家已亡但知有古文尚書故疑與尚書不合而不知史漢所據之本與今不同檢討乃據注家之言爲兩史私改之證此與索隱詆史公不見古文同一可笑乃不自笑而笑人何也霁圛皆三家異字非引書者變改古文思曰睿今文作思心曰容若睿字非睿非容乃是譌誤

古文金縢弗悸作弗豫不音負子作丕子親迎作新逆懿作噫

筑作築

說文王有疾不悆悆與忬同故改作忬卽漆書也史記魯世家是有負子之責于天古不字有負音鄭氏亦曰不古讀作負然字義不同索隱謂三王負上天之責故曰負豈可以不字當之且此亦明註曰尚書作丕史記作負豈可改從負乎若惟朕小子其親迎則直取蔡沈註中俗字改聖經矣古凡迎字皆作逆如易之三驅舍逆春秋之逆女逆婦類豈有尚書直出一迎字者縱或他經有之尚書無是也信噫作信懿亦馬融漆書字皆不必有義者若築之改筑以爾雅筑拾也疏引金縢凡木所偃盡起而築之爲證因改之然並非今文字

平曰今文尚書作不豫見史記論衡負子亦見史記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段懋堂云今文尚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天子耳正義引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以不十爲三王不愛子孫與史記今文說異所據古文與僞孔同而與孔說亦異然則依今文當作負子依鄭本古文當作不子若注家曰尚書作丕史記作負此由其時止見僞孔一本豈得仍其陋妄謂史記改字乎逆作迎無據檢討說是論衡感類篇曰天乃反風偃禾盡起何不爲疾反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則今文家解築字爲築大木與馬鄭王訓築爲拾異築字不當作筑

古文大誥大誥猷爾多邦古文作猷大誥爾多邦降害作降

割矧肯構下有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一十二字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猷是語辭大誥多邦連文作句自是明順馬氏漆書註作大誥猷爾多邦本是脫誤而此又竊之且據王莽作誥亦道字在誥字下謂猷道也按翟義傳莽作大誥云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卿大夫元士御事此道字只作稱說解縱應劭有以大道告諸侯語然未必卽以道字易猷字也況此是書例後多士篇亦有王若曰猷告爾多士多方篇亦有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皆以猷字自作句有明證矣若天降割于我家仍竊馬氏漆書註作降害而于厥菑一段十二字則竟刪之此襲宋儒說有云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專承若考作室既底法一段遂刪此以就其說雖毀聖經犯天誅

而不顧莽作大誥並襲二段有云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厥子播而穫之是時古文未立學不見于世莽此所襲正今文也是今文有諸句矣羅君旣知莽有大誥何不取誥文全觀之

平曰莽誥作大誥道莽所用今文說正是釋猷爲道猷字當在誥下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云鄭本猷在誥下案釋詁曰繇道也方言曰猷道也繇猷二字同訓爲道則馬鄭古文與王莽所用今文義同多士多方作猷告亦卽道告若以猷字自作句則義不可通矣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肎構矧弗肎穫皆有弗字又曰鄭王本於矧肎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肎曰予有後弗棄基正義所引不知何本羅氏不引此而刪十二字宜爲檢討所駁

古文康誥周公乃洪大誥治周公下有咸勤二字非省作非眚咸勤者以上有四方民與侯甸男邦采衛百工等皆慰勞之故曰咸勤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言非過誤乃故犯也故下反之曰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言此非故犯乃過誤也此去咸勤以非眚作非省而惟眚則又如字不知何據且何解作僞至此吾不知之矣總是史漢無文而漆書說文又累竊自漸則直爲撰造而不知肺肝不可揜也按伏生大傳其引經文有異者在大誥民獻有十夫作民儀有十夫康誥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作克明俊德此眞今文也今大誥不曉民儀此康誥又不識克明俊德但思造金品而不知何者是金徒拾瓦礫何爲乎

平曰釋文云一本作周公迺洪大誥治故羅氏據之謂無咸勤二字潛夫論述赦篇引尙書康誥非眚作匪省羅氏蓋亦據此檢討謂不知何據殊失攷又引伏傳譏羅氏遺漏羅氏所漏尙不止此詳見予今文尙書攷證

古文多士敢翼殷命作敢弋殷命大淫屑有辭作大淫泆有辭不翅作不啻　無逸儼恭作嚴恭俾服作卑服惟政之恭作惟正之供　君奭迪見勖作迪見冒

多士非我小國敢翼殷命大淫屑有辭無逸儼恭寅畏文王俾服皆竊說文及漆書註見前惟政之恭則竊國語左史倚相引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語不知

政與正恭與供古通用字無逸本文原並無供賦惟正之說天下未有供賦而可以不正者禹貢厥賦貞但謂賦在第九正與九賦相當非如後儒說以薄爲正也且供字何曾有貢賦解乎唐蔣沆傳供億謂料度其所須而供之卽供給之供非貢賦也若貢賦與盤遊何干蓋文王用庶邦惟以正道供待之故成王用萬民亦惟以正道供待之本文固如是也國語但易字而不易義故祇是正供字而以正道恭敬爲解釋名正作政詩靖共作靖恭無所不可惟蔡註誤解耳若君奭迪見冒並無迪見勖之說惟康王之誥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漆書註作勖貢于非幾見前此卽陰竊彼以改此其狡獪乃爾

平曰漢書谷永傳引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于

游田惟正之共據此則今文作惟正之共上文文王不敢盤于游畋下句亦當作惟正之共可知國語引作唯政之恭政正恭共古通段懋堂謂國語當是本作共後人改之段說亦近是若供是俗字葢衛包所改耳崔瑗侍中箴曰昔在周文創德西鄰勗聞上帝賴茲四臣冒作勗與馬本同檢討不知羅說所出以爲竊康王之誥誤矣

古文多方勸于帝之攸作勸于帝之迪大罰極之作大罰殛之罔不克剔作罔不克臬　立政惪人作憸人

多方勸于帝之攸君奭爾罔不克剔俱竊漆書註(見前)若多方我乃其大罰殛之殛作極立政其勿以憸人憸作惪此卽前洪範鯀則殛死盤庚相時惪民以字同而又移及之

平曰殛作極本釋文釋文又云憸本文作惪檢討不攷釋文故未知羅說所出

古文顧命以不釋作不懌騏弁作綦弁三宼作三吒分王出在應門之外以下作康王之誥

王不釋四人騏弁三祭三宼皆漆書註(見前)若今文不分康王之誥正以伏生不曾有書序不知顧命與康王之誥之有二序也今僞竊古文之小序而冠之今文之首明有兩序而合而不分則將何說以解之若漆書分篇不分舜典益稷而獨分康王之誥然杜林無學又誤分王若曰以下別無一篇而以王出在應門之內全無壞我高祖寡命仍作顧命則于賓王壤奠諸大禮俱失之矣始知後人作僞卽一分篇間而錯亂無當已若此況欲舉全書而盡僞之乎

平曰據史記所引今文序則伏生本分顧命康王之誥爲二乃足二十九篇之數據尚書文義當從馬鄭分篇爲是近人皆以馬鄭古文爲眞孔氏古文爲僞檢討獨以馬鄭爲僞孔氏爲眞又以史記所引書序强歸之古文不知史記所引次序義說與馬鄭僞孔均不盡合難將一人手揜盡天下目請爲檢討誦之

古文呂刑劓誼作劓義臏宮劓割頭庶剠七字作劓刵㓟斀

四字矜我作俾我王曰于作王曰吁惟求作惟來

罔不寇賊鴟義義與誼字通董仲舒傳摩民以誼卽義也有謂古文尚書遵王之義本是誼字唐元宗改作義字故此亦轉竊

其說謂今文是誼字而古文改之其肺肝之窘亦可見矣惟爰始淫爲臏宮劓割頭庶剠是孔疏引今文說此爲有據若王曰于與惟內惟貨惟求皆漆書註(見前)然大是不通惟來者干請也若改作惟求則賕也卽物賄也與惟貨何別焉

平曰潛夫論述赦篇引鴟義作消義是今文當作消義矣臏宮劓割頭庶剠當從王伯申說爲臏宮割劓頭庶剠惟來當從馬本作求以爲請賕漢人隸字求或作来與來相似故譌作來

古文費誓敿乃擭作杜乃擭

說文敿字徐註引書杜乃擭爲解謂敿與杜通然非謂書是敿字也

平曰鄭注周禮薙氏引書柴誓曰敷乃擭釋文云杜本又作
敷檢討未得羅說所出似全不見釋文何也

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卷下終